生逢乱世，所事四朝十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七十三而得善终，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不倒翁。

馮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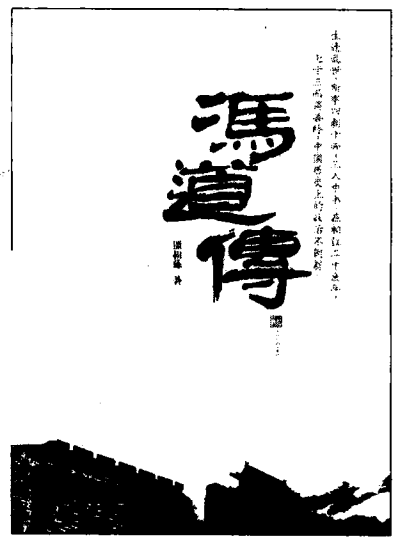
潘相陈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冯道传

潘相陈 著



收藏书坊

当代世界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玉琪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道传/潘相陈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090-0274-2

Ⅰ.冯… Ⅱ.潘… Ⅲ.冯道（882~954）-传记 Ⅳ.K82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171 号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83907528
发行电话：（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印　　张：26
字　　数：418 千字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090-0274-2/K·043
定　　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引　子

后周显德元年四月壬戌，汴梁城大小官衙的正门都挂起了白幡。

“是哪个王爷死了?”黎民百姓见了，交头接耳，纷纷打听。按当时丧仪，只有王爷以上级别的人物死了，才有这样的规格。

也就是半个时辰，好事的人就找到了答案：“冯瀛王薨逝了。”

新的疑问又出来了：冯瀛王是谁？大周朝肇建已经三年多了，没听说有这样一位王爷呀？太祖郭威在世时，曾封当今皇帝为晋王。太祖于四个月前晏驾，当今皇上柴荣几个儿子还都很小，没听说哪个封王，况且冯瀛王姓冯，肯定不是皇室成员，若不是有勋劳于国家，哪能晋爵为王？

不多一会儿，新的答案就有了。冯瀛王就是三天前刚去世的当朝太师冯道，瀛王是死后追封，昨晚当今皇上刚下的诏书，并命按王礼安葬。所以京师汴梁的各个大小衙门，今天一早便都挂起了白幡。

于是，街头巷尾，酒楼茶肆，冯瀛王便成了一时集中的话题。

这些议论，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贬多于褒；一种是褒多于贬。

贬多的这一派，当时人极少，就是几个朝廷命官，饱学耆儒。他们的说法是：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冯道却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历任高官，累朝不离宰相、三公之位，还事辽主耶律德光，为太傅，前后侍奉过十个皇帝，简直是个政治娼妓，毫无廉耻，不要脸！

而且此老特别圆滑，八面玲珑，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滑得似泥鳅。在四个朝代为官，而且做的都是位极人臣的大官，这在历朝历代都是绝无仅有的。他的圆滑，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在乱世中陶然自处，还作《长乐老自叙》自我炫耀，“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乐何如之?”简直是个混世魔王！

这一派不否认冯道的个人品德才学。但是“大节已亏，虽复才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冯道视朝代之兴亡，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

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他们心目中的忠臣志士应该是这样：“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可是冯道呢，“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默，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兴亡接踵，道富贵自如。”真是奸臣之尤！“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岂能以全身远害于乱世为贤哉?”所以对此老应该贬斥。

褒多的一派，多为平民百姓，青年士子。

他们认为，冯道为人清俭宽宏，关心民间疾苦，乐于提携后进，循礼而不泥古，居高官而不凌下，绝对是个忠厚长者。他对于战乱，深恶痛绝，渴望天下一统，和平民百姓的愿望一致。侍奉明君，勇于任事，出谋划策，不避嫌疑，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圆滑。只是昏君当朝，冯道才显得依违两可，那是情势所迫，无须过多地责备他。比干谏纣王，结果被挖心，不但无益于事，反罹杀身之祸，是愚不是智。那些以圆滑责备冯道的达官贵人们，他们自己做得又如何呢?

这一派又说，圣人讲三纲五常，是要所有的人，包括皇帝都要遵循的。孟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求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首先约束的是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条件是互相的。君没有君的样子，无德无才，专横残暴，凭什么要求臣下无条件地忠于他?所以孟子才说，武王伐纣应该肯定，不能说是以臣弑君，只能说是诛灭了独夫民贼。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这就是礼。相反，你还去忠于这样的君，如闻太师之于纣王，那只能说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自朱温称帝以来，朝代更替之速令人眼花缭乱，至今已历五代，长的十几年，短的几年。每一新朝立，皇帝都下诏任用先朝文武旧臣，无一例外。那些先朝的大臣们，除了极个别的，也无不对新皇迎谒劝进。这成了一股潮流。何独苛求冯道?要说不忠于前朝，首先得追究新朝的开国之君。朱温、石敬瑭、刘知远都是先朝的重臣，石敬瑭还是后唐的驸马爷，但取代先朝的恰恰是他们。若说对前朝不忠，首先得拿他们问罪。因为当了皇帝，便可置诸不问，反一味苛求不当皇帝的冯道。

说冯道“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这也在指责之列吗?自朱温以来，多昏君暴君，他们就该垮台灭亡。完蛋了百姓们乐还乐不过来呢，岂能不往心里

去！以暴易暴，去了一狼，又来一虎，五十步笑百步。凭什么就该往心里去？要说应该往心里去，倒是该想法叫他们赶快完蛋！换上一个能治国安天下的明主。

说冯道是“奸臣之尤”，这真是偏激到了极点，难道他比赵高、费无极、竖刁、易牙、屠岸贾还坏吗？

有一个青年儒生说，别的我不说，就说冯道首撰《百家姓》，开官府雕版印刷九经（诗、书、易、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之先河，即可不朽于世。当今皇帝赐冯道谥“文懿”，封为瀛王，实在有眼光，是圣明之君。

对于冯道的争论，自冯道死后至今一千多年，一直持续不断。

至今也没有定论。

不过，对冯道的褒贬，和时境有很大的关系。

五代之世，对冯道的评价是褒居压倒的优势，贬的声音很微弱。这种状况，冯道去世以后仍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

和冯道同殿为臣的后周宰相范质（后任北宋开国宰相）说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贸迁，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范质的话，代表了当时朝野的共同声音。所以才有北世宗柴荣追授冯道为王的诏命；所以才有宋初年撰成的《旧五代史》用了五千多字的篇幅，从正面去歌颂冯道。编撰者薛居正在《冯道传》里写道：“历任四朝，三入中枢，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授于诸侯，平生甚廉俭。”“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宇量深得大臣之体。”这些话说于冯道去世后二十年。

冯道生前为何有如此高的声望呢？

他特别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所持原则为“三不欺”：“上不欺于天，中不欺于人，下不欺于地。”而且持之以恒：“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财”，道德情操确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他达观而不迂腐，喜提携青年后进，学子们都觉得他可亲，乐意接近他。有一次他去国子监给生员们讲老子的《道德经》，讲毕，叫学生们大声颂读。生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发声。冯道问：“怎么不张口？”一个生员站起来回答：“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生员们都笑了，冯道也笑了。原来《道德经》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冯道的名，可道是他的字。古代盛行避讳，对于皇帝、上级、长辈、师长，是不许直呼其名的。

故而学生们不敢开口。

冯道说："在我这儿没那么多禁忌，尽管放开喉咙读！"生员们这才放心地诵读。

平民百姓也非常怀念冯道，出殡时家家户户为他烧纸钱，纸灰太多了，树上的叶子都变成了青灰色。

冯道的品德高尚，是对他持否定态度的人不可否认的。

然而不到百年，冯道的声望一落千丈。贬斥之声占了压倒优势；褒的声音，反而很微弱了。

首先出来挞伐冯道的是欧阳修。他撰写了《新五代史》，说冯道"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读《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为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紧接着是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中说："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胡三省说冯道："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得更为激烈："道之恶泛于纣，祸烈于跖矣！"说冯道比殷纣王还坏，其祸害比盗跖还可怕！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说："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方自称长乐老，叙己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矣！"

当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写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写到这里，范文澜骂道："好个奴才的奴才！"石敬瑭视辽主耶律德光为父，甘当儿皇帝，所以范文澜这样说。

近千年也偶有赞许冯道的声音。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说冯道"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

明代作《焚书》的李贽甚至称赞冯道：所以"历事五季之耻"，是因为"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简直把冯道视为耶稣了！

不过，赞许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而且一触及三纲五常，就显得底气不足。

褒贬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自宋代以来，人们的节烈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宋代理学盛行。理学可以说是儒家的极端派，把儒家的三纲五常理念发展

到极致。女子“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宋以前是不这么严格的。后周太祖郭威，先后娶过四位妻子，即柴氏（柴荣的姑姑）、杨氏、张氏、董氏，都是再醮妇。以堂堂天子之尊，于此并不计较，可见视女性再嫁为平常事，并没有“从一而终”的束缚。

对于大臣，宋以后受理学派的影响，强化其道德观，以做一姓之终生家奴为荣，提倡精忠报国，主辱臣死。冯道这样几家皇帝的奴仆自然就成了反面典型。

如果是春秋战国时代，冯道可能会成为苏秦张仪式的人物。连儒家创始人孔子都去国离乡，周游列国，寻找明主。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孔老先生那时绝不会提出什么主辱臣死的主张。相反，老先生倒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条件是互相的，不提倡绝对的忠。

这就是时境的不同。

生在承平之世的士大夫，用不着对君主或朝代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唱起“国破死节，主辱臣死”的高调是很容易的。其实根本没有这种危险。

冯道生活的时代就不同了。朝代更换的频繁，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冯道一生所事四朝十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不到八年，每帝仅三年多。这还没算他事辽的一段时间。如果他生活在清康熙或乾隆年间，其一生仕途只略多于皇帝享国的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了，连易君都赶不上。绝对不会出现“大节有亏”的问题。

五代时文臣武将转向之快成了一种风气，特别是州县两级官员，差不多是原封不动地从旧王朝过渡到新王朝。他们和冯道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冯道的官太高，声望太显著，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列入死节传的仅有三人，不是他不想列，实在是找不着。这有欧阳修自己的话为证：“吾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

欧阳修也承认：“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

既然如此，又苛责于冯道，欧阳修就自相矛盾。

欧阳修还有双重评判标准。对冯道是一个标准，对靠阴谋和武力坐上龙椅的又是一个标准。他们夺取帝位之前都是前朝或前一个皇帝的臣，其夺取帝位的过程充满了阴谋和血腥。但欧阳修不但不用对冯道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反而为他们作本纪，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是抛开政治道德方面，冯道也决不是个一尘不染的圣洁。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不论内心世界还是立身行事，都很复杂。

古人说，盖棺定论。对于冯道，是盖棺也论不定。

也用不着强行去定论。还是保持多样性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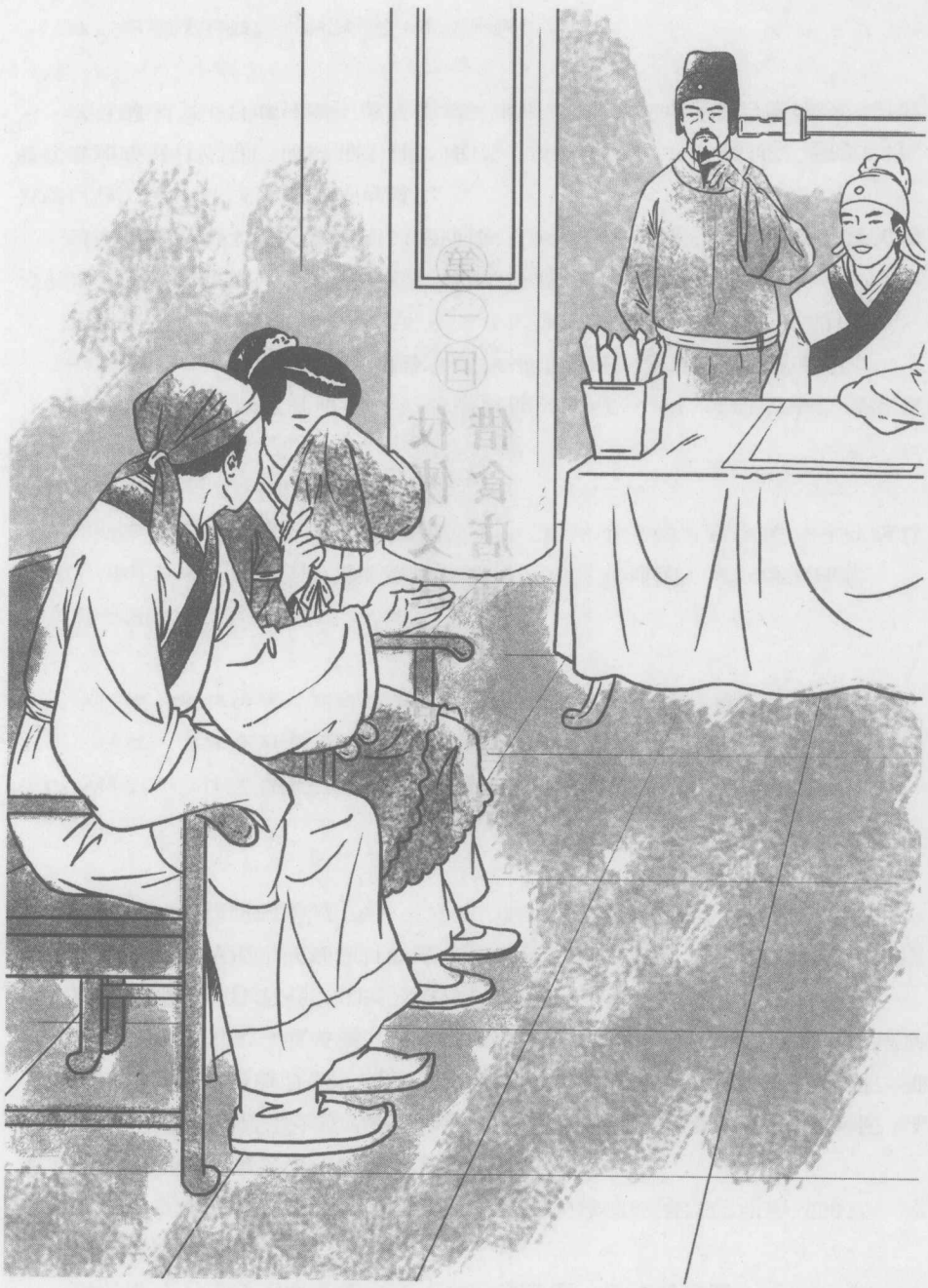
冯道享年七十有三，这在一千年以前是绝对的长寿了。杜甫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时人赞美他与孔子同寿，良有以也。

要了解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请看《冯道传》。

目　录

第一回　借食店演说大背景　仗侠义扶助落难妹 …… (2)
第二回　歇布店书生宴宾客　助酒兴众人谈世情 …… (18)
第三回　夜宿黑店命悬一线　偶遇故人绝处逢生 …… (34)
第四回　皇帝为质岐梁讲和　巨奸逞凶君臣遇害 …… (52)
第五回　日暮途穷冯道投燕　志满意得朱温践祚 …… (72)
第六回　破夹寨李存勖用奇　战蓟北刘守光屠兄 …… (100)
第七回　如晋阳冯道龙归海　战柏乡茂章虎落川 …… (120)
第八回　僭帝号刘守光丧命　宠儿媳朱全忠饮刃 …… (144)
第九回　三义村巡官扶贫弱　莫州城参军惩贪官 …… (168)
第十回　唱筹量沙刘郭作戏　借箸料敌冯道智取 …… (192)
第十一回　劝称帝冯道逞辩才　灭朱梁存勖登大宝 …… (216)
第十二回　李存勖因骄生荒诞　赵芸娘引史警夫君 …… (242)
第十三回　杀重臣同光帝埋祸　抚乱兵老令公得福 …… (266)
第十四回　辅新君冯可道入相　窥神器李从荣伏诛 …… (288)
第十五回　李从珂弑主登大位　石敬瑭借兵入龙庭 …… (310)
第十六回　事新朝冯可道使辽　入中原契丹主兴兵 …… (334)
第十七回　灭石晋辽主空欢喜　建刘汉知远做嫁衣 …… (356)
第十八回　河山有幸复归明主　吉人无恙远赴西天 …… (382)



第一回 仗侠义扶助落难妹 借食店演说大背景

唐昭宗天复二年的初秋。

虽然已经过了处暑，但长安城的白天仍然酷热难当，骄阳似火，热浪闷得人心焦火燎，大街小巷的道路、店铺、民居和官衙被热辣的日头晒得仿佛冒着白光，刺得来往行人个个眯起双眼。偏偏又没有畅爽的清风，连树梢也不摇一摇。只有树间的知了那令人心烦的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朱雀大街以东，靠近五十四坊的东市附近一家面食店里，坐着一位年方弱冠的年青人。他身穿浅绿色暗花纱长衫，头带乳白色儒冠，一望而知是个读书人。他清秀的脸庞略显憔悴，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带着伤感，他一边慢慢地进餐，一边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店里的陈设。

这虽是一家档次不高的食店，但却颇有名气，不仅长安城内家喻户晓，在佐近州县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它的名字叫做“天然居”，其拳头食品名唤“七宝棋子”。用精选的面粉团成围棋子大小的面团，和面的水取自郊外曲江池山泉。佐以七种配料，用肉汁汤煮熟，软硬适度，入口清香。而且物美价廉，是大众化食品。来光顾的多是市井平民，但也时有达官贵人光顾。所以店面装修得虽不华贵，倒也整洁轩敞，庭院里面辟有雅间，为方便寻常百姓，临街还设有外卖窗口。

这是座百年老店，额匾“天然居”三字颇有来历，是唐德宗宰相陆贽的手笔。陆宣公为何给这个店题写额匾呢？这里有一段谐妙趣闻：

陆贽有一次微服出游，经过这家面食店，听说“七宝棋子”好吃，便要了一碗吃了。结账时一摸口袋，才发现没带银钱。堂堂宰相付不了饭钱，好不尴尬。正为难间，恰店主踱步至此，审量老先生的器量风度，不似等闲之辈。于是带笑道：“老人家不必为难，些许饭钱不必挂意，权当小店孝敬长辈了。只望以后老先生多多惠顾，就是小店的福份了。”

陆贽道：“承店主美意，不胜感愧！这样吧，我看贵店牌匾略显得粗俗了些，实在是美中不足。老朽不才，略知书法，今为你题一额匾，略表谢意，你看如何？”

店主是精明人，更觉老先生来历不凡，称赞道：“老先生肯赐墨宝，实在为小店生辉。”便吩咐店小二：“快，纸墨伺候！”

当时这家食店规模不大，哪有什么上好的笔墨？不过是账台记账的普通羊毫而已。陆贽倒也不计较，蘸饱了墨，运了运气，刷刷刷，“天然居”三个行书字便展耀纸上。

写毕，陆贽端详了片刻，又道：“这三个字悬于厅堂尚可，用于店面额匾

便显得太小了，这三个字你先收下，待我回府后再给你写一幅大的来！”

听到“回府”二字，店主更料到这老者定有来头，于是满脸堆笑：“承蒙老先生抬爱，只怕小店消受不起！”又道：“老先生是上了年纪的人，待小人派店伙送你回府！”

陆贽道：“这倒不必！我本信步到此，舍下离此不远，不劳店主相送。你只管忙你的生意，那边等待招呼的客人多着呢！不才就此告别，明日我自会派人来！”

第二天，店主果然早早地见一个虞侯打扮的人带来一幅用巨椽笔书写的“天然居”三个大字，同时带来一付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店主虽然文化底蕴不深，但也粗通文墨，见楹联和额匾如此天然成趣，也觉妙不可言。忙不叠地拱手称谢，及至从虞侯的口里得知老先生竟是当今宰相陆贽，更是诚惶诚恐。虞侯又拿出白银一锭：“这是宰相大人要小的送来的饭钱，请店主收下！”

店主无论如何不肯收。虞侯急了：“不收，在下如何回复相爷？”店主才惴惴不安地收了，兀自不停地说：“罪过！罪过！”同时又拿出小元宝一个送与虞侯：“权且用来吃杯茶水！而后还请多多照顾小店！”那虞侯稍为推让，便袖了银子去了。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据说连皇帝都知道了。从此，“天然居”便远近驰名，生意蒸蒸日上。

不过这只是昔日黄花。近二十年来，“天然居”的生意已一落千丈。虽然还能勉强维持，但已显得萧条冷清，一天接待不了多少食客，当年的红火，已是过眼烟云。

不是店主的后代不会经营，而是天下大乱生意萧条。

先是黄巢率领农民揭竿而起，经过七年的殊死搏斗，打进长安，登上大明宫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齐”。唐僖宗李儇逃往四川成都，尽管唐王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灭了黄巢的“大齐”政权，僖宗又回到长安，但经过这场战火的破坏，长安已是百业萧条，生灵涂炭，黎民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有多少人还有心思去品尝“七宝棋子”？

本书故事开始的时候，唐王朝屡遭巨创，气运衰竭，天下四分五裂。大大小小十几个藩镇，拥兵自立，相互攻击，只名义上尊奉僖宗的年号，实则是关起门来成为独立王国。僖宗的政令根本出不了长安城。

各藩镇势力中最大的有两个。

一个是朱温集团。

朱温本是黄巢手下一员大将。黄巢在长安当了皇帝，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兼同州防御使，是独当一面的统帅级人物。朱温不仅作战勇猛有力，而且很有政治头脑，善于钻营投机。他见黄巢的大齐政权难以维持，便打算利用手中的力量独立开创新局面。

唐僖宗中和二年，朱温用“章邯背秦归楚”的策略，脱离黄巢，向唐室输款。唐僖宗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是上天赐朕哩！”当即下诏，授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朱全忠”。

这一年朱温二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此后十年，朱温统帅大军南征北战，东伐西讨，打灭收服了许多藩镇势力，又助唐室打灭了黄巢、秦宗权两个称帝建号的武力集团，处处表现出对唐室的“忠心”。唐僖宗也投桃报李，对他不断地加官晋爵：节度使、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沛郡侯、吴兴郡王。僖宗的弟弟、昭宗李晔继位以后，又加封东平王。最后一个头衔大得吓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百揆梁王。”非皇族而封王，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是绝少出现的。

此时的朱温手握三十万重兵，拥有河南大部和湖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一部分地盘，又把唐昭宗控制在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效法当年曹操的把戏，距登上皇帝的宝座，只差一步之遥了。

另一个是李克用集团。

李克用的先辈属于西北部的少数民族西突厥的一个叫沙陀的部落。以朱邪为姓。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唐懿宗时随神策大将军征讨叛乱的藩镇立下军功，被授予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李国昌。

李克用自幼习武，尤善骑射，能一箭射中两飞鸟，百步之外射中马鞭，为豪杰叹服。其乳名鸦儿，少年时常随父征战。敌军听说“李鸦儿来了”，往往闻风丧胆。

沙陀部久居内地，汉化程度很深，又保持少数民族骑射勇猛的传统，战斗力较强。唐懿宗有点不放心，把他们迁往大同、云州一带的长城脚下，李克用乘势除掉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自称云州留后，唐廷派兵征讨，却连吃败仗。于是朔州、蔚州及其以北，都成了李克用的地盘。沙陀兵经常南侵，忻州、代州、岢岚、离石诸州，少有安宁。沙陀兵甚至越过太原，到达晋中太谷。

黄巢在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时，逃到四川的僖宗有病乱投医，派曾对李克用有救命之恩的大臣带着珠宝玉器召沙陀兵勤王，但李克用率领四万大军，会集朱温等各藩镇，把黄巢逐出长安。

僖宗论功行赏，以“克复京师功第一”授李克用“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从此山西大部都成了李克用的地盘。

李克用不仅是赳赳武夫，也和朱温一样具有政治头脑。乱世造英雄，李克用决心乘机干一番大事业。

黄巢被消灭以后，僖宗加封李克用陇西郡王（实际上又是一个异姓王）。

这是唐僖宗中和四年，李克用时年29岁，也是一条血气方刚的汉子。以后近十年间，李克用扫平好几个不肯臣服于他的藩镇，还曾和朱温激战。实力迅速膨胀，拥有精兵二十万，控制山西大部，河北、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区，手下有一班骁将谋臣。李克用还爱养义子，见于史书的干儿子就有十多个，有一个后来还当了皇帝。

唐昭宗大顺二年，李克用加爵晋王。36岁的李克用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形成仅次于朱温的唐末第二大军事政治集团。

除了这两大势力之外，割据一方称雄称霸的还有：

李茂贞。据有陕西中部和甘肃一部。官凤翔节度使，封岐王，这实际也是一个异姓王。他本名宋文通，因破黄巢有功，唐僖宗赐姓李，名茂贞。

杨行密。据有安徽南部，江苏、江西、湖北一部。因平黄巢余部有功，授淮南节度使，封吴王。

王建。据有四川，官四川节度使。

钱镠。据有浙江全境和江苏、江西一部，封越王。后又改封为吴王，俗称吴越王。

马殷。据有湖南大部和湖北一部，授武安军节度使。

王审知。据有福建，官拜威武军节度使，封琅琊王。

刘隐。据有广东，官岭南节度使。

高季兴。据有湖北一部。唐廷授他的官衔是“荆南节度观察留后”。

刘仁恭。据有北京和河北北部，官卢龙军节度使。

王镕。据有河北中部。王镕父王景崇封常山郡王，死于唐僖宗中和二年，王镕袭爵时年才十岁，但承祖父辈百年之业（景崇以上四世皆为成德军节度使），富积蓄，为唐累世藩臣。部下辅佐得力，也成一割据势力。

罗绍威。据有河南东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罗父弘信官拜魏博军节度使，封长沙郡王（祖籍长沙）。罗绍威袭父爵。后因助唐昭宗修缮东都有功，晋封为邺王。

试看好端端的神州大地，东起大海，西至岐陇巴蜀，南至岭表，北至长城内外，竟无一块百姓安居乐业的净土，大大小小十几个藩镇割据势力，你争我夺，忽离忽合，连年征战，弄得赤地千里，山河残破，生灵涂炭，私斗尚无已

时，中国战乱，至是而极。

现在我们回到天然居面食店。

那青年儒生面带忧伤，一边进餐，一边打量四周，偌大的店堂中，食客稀稀落落。有的餐桌空无一人。店伙计也显得无精打采。用餐者好像也各怀心事，只是默默进食。偶尔有食客进店，伙计的招呼声和“七宝面”的传呼声打破了寂静，显得有点生气。店堂正面墙上陆宣公题书的额匾“天然居”似乎在向人们述说着百年沧桑。

忽然，从后面厅院的雅间里传来女子的哭泣声和男子粗野的斥骂声，那青年儒生和食客们都下意识地把脸转向哭骂声传来的方向。惊疑间，哭泣变成凄厉的嚎叫，夹杂着粗暴的撕扯和欧打。

不大一会，雅间的门被撞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发疯般地嚎叫着从里面飞跑出来，越过庭院直奔厅堂，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在后面紧追不舍，口里还不断地叫骂。那女子奔到青年儒生餐桌旁，慌急中绊了一跤，摔倒在地，中年汉子窜上前，扯住女子头发举拳就打。

“客官！有话好说！大厅广众之中如此动粗，成什么体统?”青年儒生见状急忙立起身来劝阻。

那壮汉见有人阻拦，又见四周的食客聚拢来，便住了手，气哼哼地兀自斥骂：“真他娘的把人气煞！这是我的婆娘，我好言劝她随我回去，她就是不听，可更气的是还来和我撕扯！若不是老子拳脚上有些工夫，早被这小贱人破相了！”

“别听他胡诌!”那女子见有人出面干预，便不哭了，爬起来本能地往青年儒生身边靠了靠，“俺和他素不相识，今儿个俺是被泼皮骗到这里来的。只说给俺介绍到一员外家做佣工，不想却是要把俺卖给人做妾，俺死活不干，他们就抓住俺的头发痛打，俺想反正也没有活路，就死命挣脱出来，想找口水井跳下去……”姑娘说不下去了，又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众人打量那姑娘，也就十五六岁的光景，虽然没有华丽的服饰，不像大家闺秀，倒也生得眉清目秀，身材窈窕，一头秀发虽然凌乱，却青丝如云，也是个百里挑一的美人坯子。淌满泪水的鸭蛋脸儿如雨打梨花似的，惹人怜爱。

儒生遂对那中年汉子一抱拳说道：“在下奉劝这位大爷几句：‘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哪里寻不到一个好女子。这姑娘怪可怜的，看来她也是个烈性女子。既执意不肯，你就是强拉了去，以后也未必安生。说不定闹出人命来，那时大爷人财两空。与其日后后悔，不如今儿个放她一马。再说，论年岁，她的生身之父也不过大爷你这样的年纪，怎忍心逼她为妾！救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图！

小生这厢代这可怜的女子向大爷施礼了！”说罢，躬身一揖。

不想那中年汉子却不买账，瞪圆了双眼，怒道：“你是哪里蹦出来的穷措大！敢来挡横，在大爷我面前绕舌！看你是个书生，给你存些体面，用完七宝面，快快走人，少管大爷的闲事，再不识相，休怪大爷不讲情面！”

这时，人们发现那中年汉子身旁站着三个人，都是打那雅间里出来的。一个三十出头，身穿绛色直裰，腰间系一条玄色带子，一双老鼠眼显露狡黠神态。另两个人年纪都在二十五六，身穿蜈蚣绊儿玄色箭衣，脚蹬乌筒快靴，一望而知是两个打手。这三人正用嘲笑蔑视的眼神注视着那青年儒生。那中青汉子是妓院老板，在院街开了一家妓馆，专干买卖妇女逼良为娼的勾当。

见这阵式，围观的人群中几个义形于色的汉子立刻气馁，缩颈躬背向后退去。

那青年儒生却不理会，仍然面带凛然之气，徐徐说道：“我好言相劝。客官怎么如此不通情理？这是长安城，天子脚下，难道没有王法嘛？”

中年汉子仰天大笑：“天子脚下？王法？现在长安城哪里还有什么天子！你到皇城那边瞧瞧去！皇帝老儿现在不知在哪条路上逃难呢！若说王法，哪个达官贵人没有三妻四妾，王法哪管这样的屁事！你真是读书读成了呆子，连这些极寻常的人情世故都不懂。我花五十两现银买了这妮子，一手钱一手货，公买公卖，碍得着什么王法！说着，用手一指老鼠眼，“你问问他，他就是卖主，已从我这儿兑了银子去。”

老鼠眼连忙点头：“对极！对极！银子就在我手里！”说着，提起钱袋，晃了两晃，里面就传出金属的撞击声。

青年儒生便转向老鼠眼：“既如此，我倒要问问这位爷，这女子是你什么人？怎能这么随便？说卖就卖？难道是一个物件，一头牲畜吗？”

“这个……”老鼠眼吞吐支吾，一时语塞。

“他是人贩子！”那女孩儿厉声喊道。“他只说带小女子去一员外家做佣工，不想把俺带到这里，卖给人家做妾！”

“这里没有你这贱人说话的地方！”中年汉子吼道，“老子花了银子，你就是老子的人！由不得你！”说罢，对身穿玄色箭衣的人一使眼色：“把这小贱人带回去！”

那两人就过来拉那女孩儿，女孩一边死命挣扎，一边哭喊：“天杀的！大白天抢人啦……”

“住手！”青年儒生怒喝道，“放开这姑娘！五十两银子我替她还你！”

“呀哈！可真出了新鲜事了！这是要演一出英雄救美啊！别是见色起意，

不安好心吧！看这妞儿有些姿色，有些想入非非了。看你那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弱不禁风的样子，也来充好汉？还不是小看你，五十两银子，你拿得出？把你的骨头砸碎了卖，也未必值五十两。”中年汉子满脸鄙夷挖苦的神情。

青年儒生气得有些发抖，涨红了脸道：“你怎么凭空污人清白？我虽不是富豪，但也开了一片苏绸庄，区区五十两，还不在话下。店铺就在附近，若不信，可随我去！要不咱们到万年县衙走走，我不信人间就没有是非曲直。”说着，就要上前护住那女孩儿。

原来长安城内各坊各市，分由长安县和万年县统辖。青年儒生提到万年县倒不是和县令有什么瓜葛，只是涉世尚浅，还把官府看得过于光明，主持公道，是父母官的天经地义。不怕到县里理不出曲直。

中年汉子勃然大怒：“真是给脸不要脸。老子今天得了美人，心里高兴，本不想和你啰嗦，可你却如此不识抬举。赖二儿，你去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其中一个穿箭衣的健壮后生上前就是一拳。那青年儒生被打得倒退两步，连人带椅子跌翻在地。吓得那女孩尖叫一声就捂住了脸。

青年儒生连疼带气，脸都变了形，挣扎着起来，中年汉子狂叫道：“来点狠的，叫他挂彩，不痛不痒的这小子得不到教训！”

那个名叫赖二儿的便抬起一只脚踩在儒生的胸口，攥起拳头就要运气。

店家一看事情要闹大，便忙拨开围观的人连连打拱：“这位爷，别动怒！别动怒！这一脚下去不死也得落下终身残疾，看在小店的份上，饶过这后生，他也是少不更事，惹恼了大爷。小的替他给你老陪个不是！”接着又是连连作揖，“要是小店里出了人命，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那中年汉子斜了店家一眼，发话道：“好！这是百年老店，陆宣公题的额匾呢！咱们不给店家添乱，把这个穷酸书生带回去，叫他写悔过文书认错。不能轻易便宜了这厮！既是读书人，笔下一定来得。这不能怪大爷我不义，是他自讨苦吃！”

说着，这一行四人就连推带搡，要把青年儒生和女孩子带走。

“慢！随便抓人，要私设公堂吗？”

众人闻声一愣，中年汉子和老鼠眼们也住了手。循声望去，又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后生一手叉腰站在那里。装束打扮和那青年儒生相仿，只是头上戴的不是儒冠，而是员外巾，叫人难以判断身份。看脸上，眉宇间透着英气，双唇微抿，不怒自威。身旁站着三个人，两个年岁也是二十上下，一个还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中年汉子有点摸不着头脑，又见这个青年人说话口气很硬，便不敢造次。一抱拳说道："承教了。敢问公子是……"

"不要问我的来历。快把人放了，连那女孩儿家，万事皆休。"青年人的口气仍然很硬，不容置疑。

老鼠眼低声和中年汉子嘀咕了几句，转过脸来说道："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这年月，谁不自扫门前雪？奉劝几位相公，还是少招惹是非的好。"说着，向中年汉子使了个眼色，一行人拉了儒生和女孩就硬往外闯。

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见状，疾速伸腿一绊，老鼠眼便跌了一个狗啃屎。两个穿箭衣的后生见同伙吃了亏，扑上前就抓那孩子。不想那孩子甚是敏捷，几步腾挪，跳到门口，向里招手道："店里施展不开，出来过几招耍耍！"穿箭衣的哪里肯舍，紧随后面追了出去。

那英俊后生并不着急，平静地对身边两个年青人道："存霸，存进，出去看看！别叫小石头吃了亏！"二人答应一声，一同奔出店门。

中年汉子此时已是气得额上青筋突暴，两眼冒火，怒目相视。老鼠眼从地上爬起来，犹自疼得龇牙裂嘴，一手揉着痛处，一手指着英俊青年道："这回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告诉你，这是我们朱二爷，万年县主的大舅哥！你们敢在这里折腾，真是瞎了狗眼，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见这斯骂人，英俊青年劈面就是一掌，打得老鼠眼一个趔趄俯在桌子上，一道鲜血从嘴角淌出来。那女孩受了老鼠眼的骗，早对他恨之入骨，在一旁骂道："活该！报应！"

被老鼠眼称为"朱二爷"的中年汉子按捺不住，挥手一拳照青年面门打来。那青年却不慌忙，一侧身躲过，用掌一搪，顺势扼住那汉子的手腕，往下猛地一压，往前一带，那汉子便跪在地下，不想那斯仍然嘴硬，骂道："好身手，我日你祖宗八代！"英俊青年见他口里出荤，不由分说左右开弓，噼噼啪啪就搧了几十个耳光。那中年汉子嘴里泛着血沫，兀自跪在那里呜呜噜噜地骂，只是已听不清骂的什么。

那青年被他骂得性起，一脚把他踹倒，顺势当胸一脚猛地跺去，中年汉子便双眼上翻，口吐鲜血，躺在那里只顾喘粗气。

英俊青年并不着慌，抬头看了看四周，对青年儒生和女孩儿道："跟我来！"便从容出店去。

三人来到街上，那两个穿箭衣的后生已被制服，连连叩头告饶："公子爷饶过我们吧！我们不过跟着凑个热闹，图几个酒钱，这事和我们不相干的！"

英俊青年冷笑道："看你俩这尿包相！从前的威风哪儿去了？和你们这些

下三烂一般见识，还怕污了我的手脚呢！记住，以后不许为虎作伥，欺压良民！快滚！”又转过面来吩咐：“叫这几个混账东西败了兴致。回大营去！”又指着青年儒生和女孩儿道：“把他俩也领到大营去，我还有话问他们！”

一行人便朝大明宫方向走去。

行不多时，快到禁城大内了。朱雀门那巍峨的城楼，已遥遥在望。十来个衙役装束的人吆唱着追赶过来，还有个都头挎着腰刀骑着快马。那老鼠眼也夹在这一群里。不问可知是他去万年县衙报的信。

英俊青年便示意大家停下，那都头跳下马来，虎着脸问道：“是哪个大胆的，敢当众打坏了县太爷的舅子哥朱二爷？”老鼠眼用手一指英俊青年：“就是他！还有那个小兔崽子也不是好东西！”又一指那青年儒生：“那书呆子也是帮凶！”

都头瞪着眼睛扫视了一番，喝道：“统统带回县衙发落！”众衙役抖开铁链子就要锁人。

被英俊青年呼作存霸的后生冷笑道：“你那县衙也许是藏污纳垢的黑窝子吧！不然，这拐卖女子的老鼠眼怎能在你那里得势？不要说拿链子锁我们，就是你家太爷请我去，还不一定赏他这个脸呢！打坏了什么鸟朱二爷，我们是代行天罚。他和老鼠眼勾结，诱骗拐卖良家女子，已犯了大唐立律，他还敢在食店里众人面前戏骂当今皇上是‘皇帝老儿’，听听，这是什么话！只这一条大逆不道，就该千刀万剐！打坏了他，便宜了那厮，打死他都是应该的！我料你这都头未必知道实情，俗话说，‘不知者不怪’。也不难为你，快带上这些鸟男女回去向你们县太爷实禀。若惹恼了我家殿下，你可要触霉头了！”

听他说出“殿下”二字，众人都是一怔。那儒生尤其用惊诧万分的目光打量那英俊青年。

那都头尚属正派，平素对老鼠眼和朱二的行径也有耳闻。他估计这是一场路见不平引起的事端，便不想多管闲事。但奉了县主的差遣，没个交待也不行。

正游移间，那老鼠眼大叫道：“别拿大话吓人！哪有这种架势的‘殿下’！各位差官，快动手！跑了这伙强人，县主那里是不依的！”

都头见他居然绕过自己发号施令，便有些不快，沉吟道：“你且待在一边，我自有理会。”又转过脸来问：“殿下？是哪一宫的殿下？”

“这位就是当今皇上钦赐御封的晋王世子爷。”被呼为存进的另一个后生指着英俊青年说。

青年儒生恍然大悟：他就是李克用的长子，李克用封晋王，立他为王世

子。他的名字应该是李存勖。那两个后生：李存霸、李存进，既然都有个“存”字，应该是他的弟弟。

望着这位王世子殿下，都头惶然中带着怀疑。

李存霸便对被称为“小石头”的孩子说：“你回去一趟，请张公公带些人来！”那孩子飞也似地朝朱雀门奔去。

不一会，一队骑兵疾驰而至。这是晋王世子的侍卫亲兵，约有五十来人，个个鞍马鲜亮，由一个牙将统领。亲兵滚鞍下马，齐刷刷向李存勖打千：“叩见世子爷！”然后垂手站在一边。

乘马而来的还有那个孩子和一个年近六旬、鬓发灰白的官员。那孩子别看才十二三岁，下马的动作干净利索，看来精熟马术，他先跳下马，就伺候那官员下马。

细看那官员，白净面皮，体微胖，却没有胡须，他叫张承业，原是大明宫的亲信太监，昭宗派到晋王那里的监军，和晋王李克用的关系极好。王世子李存勖每奉命行动，李克用总是派张承业随行，并嘱咐世子，要以对父执辈份的礼节相待（张承业比李克用还大十岁），因有了这一层关系，张承业下马时，李存勖也趋前搀扶：“张公公好！”张承业也一抱拳还了礼。李存霸、李存进也过来见了礼。

这张承业极是老谋深算，且绝对忠于唐王室。他看到皇帝大权旁落，藩镇争雄，便竭力笼络李克用，希望借助这雄据河东的异姓王恢复唐王室的权威。

张承业下得马来，便问：“殿下何时离开大营！老臣怎么不知道？如今遇到什么麻烦？”

李存勖笑道：“公公，这事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待回去细说。”说着一指那都头说，“万年县主派了他来，要拿我们！”

张承业踱至都头面前，威严地说：“这是晋王世子殿下，你们怎敢这么无礼？真是太放肆了。快去给世子爷行礼！”

都头哪里还敢分辩，急忙和衙役们过来叩头：“小人有眼无珠，冒犯了殿下。望各位爷念在我等不知情的份上，饶过小人！”

见这阵势，老鼠眼已是吓呆了，木然地随着跪下叩头，瘫在那里伏地不起。

李存勖笑着对都头道：“不知者不罪，你也是奉了万年县的差遣，情有可恕。回去吧！”又用手指着瘫跪在地的老鼠眼道：“只是这厮拐卖良家女子，还辱骂本世子，实在可恶！你们拿了他回去，着万年县重重地办他！”

那都头忙命一个衙役用链子锁了老鼠眼，牵扯着自回万年县去了。

青年儒生和女孩儿至此方知救了自己的是晋王世子，忙过来叩了头。

李存勖笑道："罢了！罢了！我也是路见不平。你二人且随我回大营去，我有话问你们！"

牙将要将自己的坐骑让给李存勖，李存勖摇了摇头，他不骑马，亲兵们也不敢上马，只好牵着马跟在后面。

一行人便朝宫门方向走去。

李存勖的大营就设在含光门外御河岸边。从东往西二百座帐蓬沿河一字排开，中军大帐就设在城楼上。

李克用的地盘在山西，怎么派兵到长安呢？这事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几年来，岐王李茂贞总想把唐昭宗掌握在自己手里，好仿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几次派兵骚扰京师。逼得昭宗李晔两次出奔。李茂贞又贿通宦官，通过他们控制皇帝，还派自己的儿子领兵数千，名为宿卫京师，实则要劫持皇帝。昭宗不堪其扰，乃密召朱温勤王。朱温率兵进到同州，宦官们和李茂贞的儿子害怕了，就把昭宗劫持到凤翔（李茂贞的大本营）。

京师成了空城，李克用便以保卫京师的名义派长子李存勖带兵三千进入长安。李克用算得上一个讲义气的人物，对唐皇称得上一个"忠"字，他自己多次表示，"此生决不失臣节"。也以此戒律自己的儿子。他告诫李存勖，只负责保卫长安城的安全，不干预地方行政事务。所以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等皇帝任命的首府首县官员照常供职。

李克用的主张，非常投合张承业的心思。他十岁进宫，在皇宫中呆了四十多年，对皇宫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官做到内常侍，是太监中的上层，和大唐王朝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大唐在，他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因了这层关系，他虽然是皇帝的家奴，对主子却忠贞不二，非常依恋。他投奔李克用，也是取了李对唐皇朝的一个"忠"字。

而且李克且还对他有救命之恩。昭宗的宰相崔胤，痛恨宦官和李茂贞勾结劫持皇帝，在宫内大杀宦官，又命各藩镇把皇帝派去监军的太监统统杀掉。许多藩镇乐得除掉一个障碍，执行了命令。李克用却把张承业保护起来，叫他躲进斛律寺以避风头。

于是在晋言晋。张承业把对唐室的感情，都投在晋王李克用父子身上，尽心扶佐。李克用对他也十分放心，派他随李存勖进驻长安，为儿子出谋划策。

张承业对李存勖说："皇上蒙尘凤翔，大明宫虽然空在那里，终究是要回来的。我们做臣子的不可把兵营安在宫内，只可扎营在御河岸边。"

李存勖点头称是，只时常派兵将入宫检视，防止有人乘机破坏。

李存勖回到军营，便叫那青年儒生和女孩儿来问话。

青年儒生道："回殿下，学生姓冯名道，表字可道，瀛州景县人，十五岁中的秀才，家父在京师经营一爿茶绸庄。原来生意尚好。只近些年京师屡遭巨创，蚀本太多经营不下去了。家父年事已高，又兼身体多病，叫小的来收拾歇业，也有叫学生出门见见世面历练历练的意思。这番若不是世子爷相救，险遭不测了。殿下的恩德，容后图报。"

李存勖道："些须小事，不足挂齿。早听说天然居的七宝棋子远近闻名，因和我这两个兄弟带了小敬瑭去品尝。也想顺便观看京城坊市。因不愿招摇过市，故而未着官服，不带护卫，也没知会张公公。却被朱二、老鼠眼们小看了。"至此一笑，又转了话题道："书生未冠即中了秀才，想必学问是有的。以文弱书生，不畏强梁，敢于仗义执言，尤其令人敬佩。"

谈话间，张承业一直静静观察冯道，至此插言道："我听到过一首诗：'穷达皆由命，何须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诸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当时听传颂的人说是一位叫冯道的儒生作的，这可是你的大作？"

冯道拱手道："这是学生和几个文友前不久游慈恩寺时即兴而发，题为《天道》，公公何以知晓？"

张承业道："是一位名叫赵凤的儒生拿给军营中一名百夫长看。说是冯道所作，不想今天巧遇了。赵凤还夸你文才冠于燕赵。"

冯道忙起立道："赵凤是学生的文友，现为长安县主簿。不过他对学生的夸赞，实为太过，学生可不敢当！不敢当！"

李存勖笑道："秀才郎不必过谦。今后有什么打算？"

冯道叹了一口气："如今世道，还谈什么打算？用诸葛武侯的话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家有薄田几十亩，尚可糊口。如能觅一教馆，教教蒙童，也算没寒窗苦读一番！"

李存勖道："秀才不必枉自嗟叹。方今天子蒙尘，四方扰攘，正要英杰出来效力。只有削平割据，混一域宇，才能恢复大唐昔日的兴旺，黎庶才能安居乐业。我家父王，据有河东广袤之地，带甲二十万，怀管仲之志，秉武侯之忠，正在广揽天下英雄，欲成就一番大事业。我观秀才人品，远出众人之上，何不投到我家父王麾下，建功立来，光宗耀祖。不强似终老田亩？"

冯道这才明白，这位世子爷把自己带回军营问话，原来是有这番用意。看来他也不是只靠吃老子老本的平庸之辈，其志也不小。且素昧平生，食店偶然相遇，便如此看重自己，知遇之情，油然而生。因拱手肃然道："承世子爷抬

爱，学生感激不尽。只是在下才识有限，怕辜负了殿下的厚望！”

李存勖微微一笑：“秀才不必过谦。我们沙陀人自幼习于骑射，疏于文采，我军营中缺的就是文学之士，秀才就留在营中作事如何？”

冯道没有想到他如此急迫，真是求贤若渴。遂道：“知遇之恩，感激不尽，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秀才惟有肝脑涂地以报！只是绸店善后还要我亲自料理。家父多病也须回去有个安排。尚祈世子爷宽限时日，待这两件事料理出个头绪，秀才一定前来报效！”

李存勖道：“好！我们就这样说定。不过，而今局势瞬息万变，几个月后保不准我们还驻在这儿，你料理完家事，可先到晋阳去，我要在更好，我不在，也会有人接待你，我事先知会家里。”说到这里，又转过脸来问那个女孩：“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被那人牙子拐骗的？”

女孩儿敛衽道：“小女子姓赵，名芸娘。家住临河驿。阿爹原是乡间塾师。膝下只我一个女孩儿。一家三口，光景倒也过得下去。前几年黄河发大水，屋舍被冲塌，仅有的一点积蓄又被窃贼偷光了。眼见得流离失所，衣食无着，俺娘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俺爹带着我来长安投奔一个远房叔叔，不成想我那远房叔叔一家为躲兵灾，也逃到别处去了。”

说到这里，那女孩儿已是泪流满面。听的人也是摇头叹息。

“后来呢？”李存勖面带同情。

“后来，听说明光寺舍粥，爹就带我去了。初起还能得个半饱，后来饥民越来越多，官府也拨不出救济粮。我爷俩就只能四处讨饭了。饥一顿饱一顿。夜里就睡在明光寺的廊檐下。爹受了风寒，烧得常常说胡话。那天我出去讨饭，午间回来俺爹已咽了气。听一同逃难的人说爹临死前总是喊我的名字……”

那女孩已是泣不成声。大帐里一片沉默。

那个被称作“小石头”的男孩插话道：“下面我替姐姐说吧。一定是人牙子到那庙里去买窑姐，相中了这位姐姐，说一个员外家要找佣工，把她骗了出来。姐姐，我说的是也不是？”

那女孩听了，不住地点头。

冯道长叹一声，凄然说道：“天下大乱，生灵涂炭至此，何时是个尽头啊！”

李存勖道：“这孩子叫石敬瑭，别看人小，机灵着呢！他父亲是我父王的部将，讨黄巢时阵亡了。父王见这孩子聪颖异常，很是喜爱，把他收养在身边，他没到过长安。这次听说我带兵进驻长安，执意要来，父王也就同意了。

说叫他‘开开眼界’。这孩子呆不住，军士们出去巡逻，他也常常跟着出去，长安城他差不多跑遍了。”

石敬瑭见李存勖夸他，越发得意，手舞足蹈地说：“大明宫我也去过的，那气魄！我原想皇帝的金銮殿不知怎样热闹呢！我那天去看，竟空空的连个鬼影都见不着。我想到龙椅上坐坐。张公公和同去的军士死活不让我上去，还吓唬我说‘坐不得，那是要杀头’的。我就不明白，空也空在那里。我就坐坐要耍，怎么就会杀头呢?”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叫芸娘的女孩也止住哭。

李存勖道：“小石头！千万记住：坐龙椅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真要杀头呢!”又转脸问芸娘：“你身世甚是可怜，多大年纪了！今后怎么打算?”

芸娘答道：“小女子今年十五岁，如今我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孤苦伶仃，还有什么奢望，只求到哪位老爷府上当个佣人，有口饭吃，就心满意足了。”

李存勖道：“求口饭吃不难。只是我这军营里，收留个女孩儿太不方便，给你找个什么可靠的去处好呢？明光寺不要去了，免得再叫人牙子骗了去!”

冯道说：“我那位文友赵凤，现为长安县主簿，熟识许多富商大户，人又忠直可靠，让他给芸娘找个吃饭的地方并不难，学生可领她去见赵凤。”

李存勖道：“这样最好，你们去安置吧，我还有军营的事需要料理。”又转脸对石敬瑭说：“长安城你很熟悉，带两个军卒送他二人去。有什么意外，快回来报个信!”

冯道和芸娘起身见了礼，和石敬瑭离开了李存勖大营。


半
楼
酒
家

第二回 助酒兴众人谈世情 歇布店书生宴宾客

赵凤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芸娘安置在一个员外家，那员外做过长安县丞，原是赵凤的上司。因老娘病故，丁忧致仕，膝下也只有一个女儿，十二三岁，爱如掌上明珠。怕女儿孤单，便想给她找个丫环，倒主要不是为伺侯女儿，是给她找个伴儿。恰好赵凤荐了芸娘来，员外见了很满意，就把她收留下来。月例银一两。这两个女孩相处不久，就好得如同姐妹，更难得的是两个人都识字，芸娘的父亲是塾师，便叫女儿和蒙童们一起读书，这样过了五六年，芸娘的文化功底已经打下了。那女孩也是一样，自小就由县丞亲自督课，文化功底也不浅。吉人天相，芸娘得到安身的地方，脸色也红润了。

冯道用清仓甩卖的法子，把库里的存绸悉数卖掉。每人发二十两银子的遣散费，打发了店里的几名伙计。店面是租来的，付清租金就完事。只有一个打更守夜的赵三，年已五旬开外，无儿无女，无亲无故，无处投奔，愿意跟冯道回景城："少东家那几十亩良田，有用得着老仆的地方。别无所求，只求给碗饭吃。"冯道就把他留下来。

又用几天功夫，结清了与商家客户的借贷赊欠，共得现银二千两，这数目不算巨大，但也不少。一个衙役，一年的薪俸，也不过二十两。二千两银子重在二百斤上下，当时还没有类似后来钱庄票号的金融机构，如何携带？况且千里之遥，路上又不安宁，能否平安运回家里？这很叫冯道伤脑筋。

赵三道："少东家不用担心。河中这地方，有的是毛驴。买上一头，脚力就不愁了。老奴有一身拳脚功夫，老掌柜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用老奴巡更守夜。老奴伺侍老掌柜十多年，从没出过闪失。也曾有几个毛贼，来店里打劫行窃，都被老奴打翻，捆了送长安县衙治罪。若不是上了年纪，县太爷早就找了我去县衙当差。不是老奴夸口，别看我年纪大了，可身子骨早打熬出来了，硬朗着呢，三五个响马毛贼，也休想近身，担保少东家平安无事，放心吧！"

虽是这样说，冯道终觉心里不踏实。央了赵凤，出一百两酬金，请了一位曾在长安县衙当过班头的人护镖，这才打点上路。

上路的前一日，冯道从太平楼酒家订了一桌筵席，同几个过从甚密的商户老板饯别。酒席就设在绸店里。除了几位商家老板，还请了好友赵凤，押镖的武师西方邺，还送了请贴到李存勖大营。李存勖以王世子之尊，虽和冯道有食店相遇的机缘，不便屈尊以降，因重冯道的人品才学，乃派了张承业带了小石敬瑭来赴筵，张承业年高位崇，自然坐了上席。石敬瑭虽然是未成年的孩子，却为晋王所爱，就安排在张承业肩下坐了。赵三虽是仆人，但一来年居长辈，侍候家父十多年，二来路上还多有倚重处，也安排坐了东位。打下手的则请了

赵芸娘。芸娘因感激冯道仗义相助，也想来为这位好心肠的儒生送别，所以向员外告了假，欣然而来。

冯道素性恬淡，但这样的场面，也得安排丰盛些。虽然谈不上山珍海味，但十几个盘碗，也摆了满满一桌。

待来客安坐了，冯道为自己斟满一杯琼花露，举杯道："张公公，各位好友，在下今日略备水酒，感谢各位好友多年来的关注之情，明天，在下就要登程返乡了。这也是饯别酒。诸位盛情赴邀，极是难得。我这里先敬诸位一杯！"说罢，一饮而尽，亮了亮杯底，"诸位请开怀畅饮！"

众客人一齐举杯，齐说："请！请！"纷纷举杯干了。石敬瑭虽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大的场面见的多了，一点也不拘束，也举着小杯干了。

冯道扫视了一下全桌，做了个请的手式："一点薄酒，不成敬意，请随意！"于是众人一齐下箸。一时间，席面热闹起来，布菜声、行酒声、交谈声，夹着相互敬酒谦让声，使小店充满了欢乐和谐的气氛。冯道是东道主，自然频频向客人劝酒、敬酒。一时间，大家都喝得酒酣耳热，双目微醺，渐渐地有些放浪形骸。

西方邺说道："少东家，今日畅饮，只是有一点缺憾。"

冯道有点惊讶："有何缺憾？明公请讲。"

西方邺道："缺少助兴的。"

张承业道："你且说怎么助兴？"

西方邺道："小人提议，在座的每位献上一艺，或歌，或舞，或一则笑话，或一则谜语。大家边饮边乐，岂不畅快？"

"这个提议好！"大家纷纷抚掌赞同。

赵凤笑道："我先提个议。别看芸娘是落难女，听说自幼受家庭薰陶，诗辞歌赋颇能。就请芸娘为诸公献上一歌如何？"

赵芸娘双颊微微发红，忙摇手道："小女子哪里懂得诗词歌赋？即自幼随家严学过几首，怎敢在各位爷面前卖弄？"

赵凤道："不是这个说法，听员外家小姐说你可是个才女呢！在座还有你的恩公，你可不要扫了大家的兴！"

芸娘赧颜道："那小女子就献丑了。我唱一段自编的家乡小调吧！"

众人纷纷鼓掌。

芸娘轻启朱唇，漫声唱道："我想娘，娘在太行第几嶂？抛下父女撒手去，黄泉一命丧无常。日也想，夜也想，夜半醒来哭断肠！我想爷，爷在黄水哪一河？忍心抛下孤女去，明光寺里哭声叠。日哭爷，夜哭爷，夜半哭醒北风冽！"

芸娘自感身世，动了真情。一曲歌完，已是泪流满面。满座为之止杯停箸一片嘘唏。

赵凤道："芸娘啊，这太伤感了，坏了大家的兴致，再唱一首叫人高兴的。"

芸娘擦着眼泪道："小女子多有得罪了。我再唱一首《减字凉州词》吧。

冯道和赵凤都是饱学之士，只听说王之涣的《凉州词》，还从没听说过什么《减字凉州词》。故问道："你且说说什么是《减字凉州词》？"

芸娘笑道："说来羞煞人！这原是小女子一时失误所致。幼时小女子和蒙童一起随家父学书，写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小女子一时大意，少了一个'间'字。蒙童说：'你遗漏了一个字！'小女子一看，可不是丢了一个'间'字！也是我情急生智分辩道：'哪里是丢了一个字，这是把七言绝句诗改成词了。不信我读给你们看！'"

冯道和赵凤饶有兴致道："你是怎么吟咏的？"

芸娘微笑吟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王之涣的原诗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

冯道和赵凤暗暗惊讶：这女孩子的才艺果然出众，只可惜是个女儿身，若是男儿，前程不可限量。

芸娘吟完，一个万福。众人不管听懂的，听不懂的，一齐鼓起掌来。酒宴又恢复了欢快的气氛。

西方邺接下来说道："我是个粗人，不会吟诗歌舞，曾在县衙当差，熟悉官场的事，讲一个官场故事。有一个贪官，名叫袁立本。为官十年，贪赂至少也有几十万。官衙里，人们都喊'大老爷'，'大人'；同僚间喊他'太守'、'刺史'或'明府'；同科进士喊他'世兄''同年'；酒桌上陪侍小姐当众喊他'老爷'，俩人窃窃私语时喊他'袁郎'；在家里，侍女当众喊他'老爷'，两人燕居则喊他'官人'；老婆喊他'夫君'、'官人'；儿子喊他'老爹'；老爹则呼他小名'狗儿'。他还养着好几个'外室'，这几个'外室'或称他'笨熊'或称他'笨猪'或称他'笨牛'，总之都是昵称。久而久之，他把自己的本名忘得干干净净。最后这贪官事犯了，皇帝派钦差大臣来查办。钦差捧着圣旨高喊：'袁立本接旨'。袁立本左顾右盼，不知道喊谁，钦差又高声重复一遍，袁立本怯怯地答道：'钦差大人，这里没有叫袁立本的。'钦差也是一怔，又问：'那谁是本州刺史？'袁立本答道：'就是卑职。''那你叫什么名字？'袁立本答道：'卑职名字很多，就是不叫袁立本。'"

众人听了无不捧腹大笑。芸娘也用帕巾掩了口，笑得眼泪都淌出来了。

赵凤笑道："我也说个官场的故事，一个大官僚告老还乡之后，天天小病不断，请过多少郎中来看，都查不出毛病。大家都很着急。他夫人笑道：'我有一个偏方，不妨试试。'第二天清晨，夫人把一张纸递到大官僚眼前。只见上面的标题是关于'冬储蔬菜的请示折'，大官僚眼睛一亮，立即提笔批示起来，最后一句批语是'由夫人组织落实。'这一整天，大官僚都高高兴兴，再也不喊这不得劲那不舒服了。原来病根在这儿。从此，一家人事无巨细，都上折子请大官僚批示，一日三餐的食谱菜谱，女儿女婿儿子儿媳的穿着，孙子外孙的玩具，都上折子请大官僚批示后实施。大官僚也乐此不疲。此后大官僚百病俱无，活到一百零八岁无疾而终。临咽气还嘱咐家人要天天在坟头烧请示折子，说若不这样到另一个世界也活不痛快。"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哄笑。

一个富商接着讲了一个笑话："我没有在官府当过差，不了解官府里的事，但亲眼目睹了一件事，说说以助酒兴。"他呷了口酒，"有一次我和几个店老板经过临潼，到华清池去洗浴。那天去的人很多，比较拥挤。有两个吃得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浴客，拥挤中不知谁撞了谁，吵了起来，其中一人勃然大怒：'好！有种你等着！'说完匆匆出去，待他回来，头上戴了一顶官帽，大喝一声：'你看看我是谁？'大家一看，原来是个县令。另一人见了并不害怕，也冷笑一声道：'你也等着！'也取了一顶官帽回来：'你也看看我是谁？'原来也是一个县令。二县令就这样一丝不挂地斗了起来，只官帽上的纱翅一颤一颤似在助兴。"

"后来呢？"冯道和客人们一齐发问。

"后来，"那富商又呷了一口酒："皇帝听说了，龙颜大怒，两个县令双双罢官，发到官马场去做厮养卒。"众人听了一起拍手："活该！"

又一个富商笑道："而今官场上盛行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我认识一位官员，他的手段与众不同，叫做'胁官'。"

众人道："这倒新鲜，你且说什么是'胁官'？"

富商道："就是用威胁的手段得官。这人原是个秀才，他风闻本州刺史的许多贪赂情事。便模仿他人笔迹写了一份检举信，亲自拿给刺史看。刺史大惊，问信从哪里来的。那秀才谎称叔父是朝廷御史，不忍心看着刺史倒霉，便把信压下没有上奏皇帝，叫不才给大人透个信。刺史自然感恩戴德，便视秀才为亲信知己，提拔他做了本州主薄。过了两年，那秀才嫌官小，要取刺史而代之。又如法炮制检举信，拿给刺史看。信中所列，件件属实，而且情节更为恶

劣，刺史吓得六神无主，面色惨白。秀才进一步威吓他：‘此事体大，怕瞒不住。大人惟有上奏折告个病休，才能保住性命。’刺史虽然贪官位，但保命要紧。只得上了病休折子并荐秀才代己。（刺史有举荐继任者之权）于是，秀才便堂而皇之地做上了刺史。”

这回众人听了没有笑声，只有叹息：如今官场是愈发荒唐了！

冯道道：“官场不荒唐，何至于朝政坏到如此地步，何至于引发黄巢造反？黄巢参加武举考试，本来可以拿头名，就因为没有靠山，没有银子送给考官，又长得黑丑，就名落孙山。似这等不平事天理何在？不造反才怪！秀才我无意功名，就是痛恨朝政败坏权奸当道。如皇路清夷，谁不想出来效力？谁自甘终老田园？”

张承业见这几个人所谈都是指斥朝政，讥讽官场之事，虽然也有同感，但他毕竟是皇帝几十年的家奴，具有卫护主子的本能，便想把话题引向别处。遂微笑道：“我也说个笑话。这笑话是别人取笑咱家的；咱家倒不在乎。拿出来助助谈兴。”

张承业慢条斯理地环视了一番，然后平缓地说道：“有一个人——”只说了四个字，便停住了，只顾埋头饮酒吃菜。

众人等了好一会，还不见张承业开口，便催问道：“下面呢？下面怎么样了？”

张承业笑道：“下面？下面没了。我的故事已讲完了。”接着又笑道：“我不是说了吗，这是说我自己呢。”

众人先是一怔，随后便是哄堂大笑。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一口酒叭的一声全喷到席上，有的笑岔了气。

只有芸娘愣在那里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不明众人何以如此发笑：“张公公，这算什么故事呢？‘有一个人——下面没了……’她这一叨念不打紧，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冯道止住笑道：“芸娘，姑娘家不要刨根问底。”

赵凤也笑道：“芸娘，张公公说过，这是说他自己。什么人才能当太监呢？”

这一说，芸娘立即飞红了脸，用手捂住脸跑开了。

“我再说一个关于‘东西’的笑话。”张承业待大伙笑过了，微笑说道：“开元年间，我大唐处于全盛时期，外国到中国留学的很多。他们学习都很刻苦。但对中华语言中的一些词汇，往往感到头疼。有一次玄宗皇帝接见外国留学生，谈话中一留学生问：‘中华词汇中“东西”是指的什么？’玄宗答道：

‘东西’二字放在一起，是指没有生命的物件，如扇子、椅子等。单说‘东’和‘西’，是指方位，和‘南’‘北’相对的那一方。如日出于东，没于西。不能说成出于南而落于北。留学生说：陛下真是善于排难解疑。这下我们明白了，东西原来是指物件，而不是人。就眼前说，茶杯茶壶是东西，陛下不是东西，玄宗左右的人听了，都吓得变了颜色：这不是骂皇帝吗？这还了得！但玄宗并不生气，不知者不怪罪么。他又急忙解释道：不能这样说，这是骂人的话，留学生听了大惑不解：皇帝明明说东西是指物件，不是指人，说‘陛下不是东西’怎么就成了骂人啦？难道只能说‘陛下是东西’？玄宗笑道：‘也不能这样说。’最后，留学生也没弄明白‘东西’这个词到底是不是指人。”

又是一阵笑声。

热闹的气氛感染了石敬瑭，“我也说个笑话。”他人小，索性站起来连说带比划，“我说的可是真事儿，亲眼见的。”

“那天我到草桥人市去溜达。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跪在那里不住地哭喊：‘求求老爷们买了我吧。我没钱埋我的哥哥……’身旁破席头盖着一具尸体。有人看着他可怜，就往下丢开元铜子儿，一个老头儿丢下几个铜钱说：‘别哭了，这点钱发送不了你哥哥，而今是在劫难逃，死于战乱和饥荒的成千上万，几个能得口棺材埋了？想开点，收起钱，买几刀纸，寻个乱尸岗埋了吧，咳，这世道……’”

说到这儿，有点卖关子似的，小石敬瑭打住了。众人说，现如今这最平常不过了，也算笑话？石敬瑭扮了个鬼脸儿，笑道：“好笑的在后头呢！”

“旁边一伙饥民正在烧玉米棒子，火星溅到死尸露在席头外的双脚上，那双脚便猛地一收。有人惊叫一声‘炸尸啦！’众人便惊恐地四散后退。”

石敬瑭看看众人，都紧张地注视着他，显出得意的神色，“这还不是最好听的。当时我也吓了一跳，也以为真炸尸了呢！”

“不是真炸尸，那双脚怎么会动？”有人急切地问。

“人根本就没死，怎么会不动！”石敬瑭别看人小，善于安排故事情节，知道怎样抓住听众。“闹了半天，是装死。这时，见那哭喊的孩子对着‘死尸’说‘还不快起来谢各位老爷的赏！’那‘死尸’一骨碌爬起来，连连作揖：‘谢老爷们！’两个孩子抓了地上的铜钱，飞也似的跑了。这样作戏讨钱，你说可笑不可笑？”

众人道：“可笑！这两个孩子，也真是机灵鬼！”

冯道叹了一口气：“这都是世道逼的。这两个孩子一定是孤儿，他们娘老子若在，哪里会忍心看着他们四处流浪乞讨！”

沉默了半天的西方邺对一位富商道："老财东，请开尊口，助助兴。"

富商捻须道："天天和钱打交道，说说俩富豪夸富的故事。"

一个富豪说：'我的钱多得数不过来，聘了晋朝富可敌国的石崇来我家为我数钱。石崇到我家一看，连连摆手：'干不了，干不了！你判我终身监禁也要比这好受些！'

"另一富豪说：'谢灵运说天下才分十斗，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得一斗。我说'天下财分十斗，我独得八斗，我的至爱亲朋得一斗，天下共得一斗。"

"我骑快马跑了三天三夜，还没跑出我的钱山。"一个富豪说。

"探险家到我的钱库去探险，攀了十天十夜，还只爬到半山腰。"一个富商说。

讲到此，富商说："钱这东西，人人都爱，没有它不行，上至朝廷，下至平民百姓，没有钱绝对寸步难行，但钱又是祸水，多少官员为钱而丢官，送命，历朝历代，贪官总是越杀越多，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敢断言，就是一千年以后，也是这个样子，人要是一钻进钱眼里，就鬼迷心窍了。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上了断头台，才觉悔之晚矣。"

他扫视一下几位同行，又说道："我们这些买卖人，钱都是辛苦挣来，干干净净的。但今日官府来摊派，明日恶棍来敲诈，后天寺庙来"化缘"，哪个敢不出？这还是太平年景。如今更不得了，兵荒马乱，第一受害的就是买卖人，不要说遭抢遭偷了，那是家常便饭。若大兵来硬讨，你不敢不出，还得陪笑脸。弄不好，连性命都会搭上，没听说眼下乡间流传的顺口溜：没有饭吃不用愁，带上镰刀和斧头，晚上盯着富商走，该出手时便出手。听听！多么可怕！我晚上是从不出门的。"

说至此，不禁摇头叹息，又道："说这些真令人扫兴，不说了，冯相公满腹才学，说些文雅的助兴吧。"

冯道拱了拱手道："财东过奖了。我就说一个本朝的故事。白居易、元稹都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他二人和一位西域僧是挚友。这位西域僧虽然是胡人，因久居内地，对华夏文化研讨甚深，功底实厚，三人常常在一起唱和诗文。西域僧食量大又性情豪放，三人聚酌，元、白二人往往不能尽兴。有一次月望，元、白二人背着西域僧聚酌曲江，西域僧偏偏知道了，事先藏在船板下面。"

冯道还担心大家对这类故事不感兴趣，及至看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乃继续讲道："那晚月明风静，曲江水微波荡漾，元、白二人乘画舫边酌边谈，甚

是恰旷，白居易提议用眼前的景再加一句《论语》或《孟子》里的话，凑成一首打油诗。元稹略一思忖，吟道：‘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白居易拍手称妙，随即也吟一首：‘浮萍拨开，鱼儿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还没来得及鼓掌，西域僧已按捺不住，大声唱道：‘船板拨开，贫僧出来！人焉瘦哉！人焉瘦哉！’元、白二人一惊之后，也不禁拍手称妙。”

除了赵凤抚掌大笑外，其他人兴奋中都带着茫然，冯道知道众人不了解三首打油诗最后一句的含义，便解释道：“‘天何言哉’‘得其所哉’、‘人焉瘦哉’都是至圣先师孔子所著《论语》里的话，头一句是说天并不开口说话，但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万物生长荣枯，表明天道的存在。第二句么，那是有一段故事的：有人送了一条鱼给郑国的贤相子产，子产把它交给厨师，厨师把鱼烹吃了，然后骗子产说：‘我把它放到水池子里了。’子产很高兴地说‘得其所哉，(那是得到它该去的处所了)！第三句的‘瘦’字，是‘欺瞒’的意思。孔子原话的意思是：“从一个人的言行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本质，他想瞒也瞒不住的！”

经冯道这么一解释，众人豁然开朗，都会心地笑起来。

冯道说：“且慢，这故事还没完，那西域僧跳进画舱，抢过杯箸就要动口，元、白二人急止道：‘秃儿莫着急，答得上一个题目才能动箸。’西域僧笑道：‘愿闻。’‘你说说为何叫打油诗？’西域僧笑道：‘你这就班门弄斧了，这俚俗之词，出自一位叫‘张打油’的乡老。那还是我发现的呢。那年我云游到延州，天下着鹅毛大雪，这乡老站在雪中吟道：‘数九寒天雪花飘，好似玉女下琼瑶，得到云开天晴了，动帚的动帚，使锹的使锹。’我说：‘虽是俚俗之词，却也颇有意境，不知老人家还能赐一首不？’那乡老看出我是有意考他，笑道：‘师父请出题。’那时安史之乱还未平定，我就要他以此为题。那乡老不慌不忙，略一思索，吟道：‘三万贼兵困河阳，外无救兵内无粮。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爹的哭爹，叫娘的叫娘！’”

讲到此，大家都抚掌称妙，冯道说：“这文体是张打油开创的，以后就称这俚俗之词为打油诗。”

张承业道：“冯相公果然才器非凡，将来必是国家栋梁。我家世子爷可算得惠眼识珠。而且，你这名讳也不一般，‘道’，表字又是“可道”，寓意高远。但对于这‘道’，人们总觉得有些玄虚，不得要领，秀才郎可否解析一番？”

冯道谦恭起身道：“国家栋梁实在不敢当，有些雕虫小技罢了。若说这‘道’字，说实也实，说虚也虚，总之是不难理解。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玩艺儿。”

张承业道：“这还是有些玄虚，你且说得实在些。”

冯道看了看窗外，指着蓝天说："古人云：'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就是虚。是说天的运行亘古不变，没有止境，不会因为圣君尧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暴君夏桀而消失。这个天道，一方面说，看不见，摸不着，是虚。另一方面，日月星辰，夜昼晦明，春秋四季，风雨雷电，常运不衰，又是看得见摸得着，这又是实。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这又是虚，这个'道'指的是天人之理，不是通常所说的实的道。俗话说，'天不为人恶寒而辍冬，地不为人恶辽而辍广。'这又是虚，不管人喜欢不喜欢，它都在我行我素的运动着，谁也没有办法。寒就是寒，远就是远，这是没法子改变的。"

张承业道："秀才郎这一解说，叫人茅塞大开。你且说说一朝一代，如何体现出'道'来？"

冯道笑道："公公心忧天下令学生肃然起敬。一兴一衰，一治一乱，这就是'道'。太史公撰《史记》，起于上古止于汉武帝，自夏以来，神州已历十代，最长的八百年，如周，短的不足四十年，如先朝的隋，没有一个皇朝长盛不衰，这就是'道'，非人力所能左右。雄才大略的君王，在'道'面前也徒唤奈何！秦始皇想传至千世万世，永不衰替，可是做不到，二世而亡。其亡之速，好像不可思议，实则'良有以也'，这就是'道'。我大唐皇朝自高祖肇造，至今已近三百载，以而今的乱象来看，学生实不忍心说它的结局。其实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有数。我这话可是大不敬，张公公也未必赞同，但这就是'道'啊！它在冥冥之中运行，没有人有回天之力！"

冯道呷了口酒，环视众人，见众人点头称是，继续说道："其实不仅张公公，除了乱臣贼子，天下人没有喜欢乱的。谁不希望天下永久太平？但是没有法子。周号称八百年，但自平王东迁洛邑，后五百五十年是在乱中苟延残喘的。春秋战国之际，谁能说是'治'？秦始皇'一天下'不到十五年，赤脚杆子陈涉振臂一呼，天下又乱了。汉以后呢，先有王莽之乱，后有董卓之乱，就把四百载大汉江山乱掉了。司马氏建晋，只五十年，又乱了，一直乱到隋统一，其间乱了二百六十多年！学生我常想，老天真是不睁眼，何以屡屡把战乱加于世上，令生民涂炭？终于想通了，这就是'道'。谁也拿它没办法，而今天下已乱，皇上何以蒙尘凤翔？藩镇何以称雄割据？生逢乱世，真是不幸。家严为我取名为'道'，据学生看，包含着在天意面前，无可奈何之意。"

说至此处，冯道有些激动："处乱世，如何安身立命？先贤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生逢乱世，其实这就是先哲立身处世的准则。当今世道，据学生看，立报国之志可，秉忠君之节不可，纵观历来，乱世称孤道寡者大有人在，谁是上膺天命的真龙天子？你忠于谁去？此际若执臣节，便

是愚，反做出助纣为虐的蠢事也未可知。”

张承业道：“如此说来岂不叫人无所适从？晋王殿下屡言‘决不失臣节’岂不是愚？”

冯道乘着酒兴，正色道：“晋王仗义勤王，收复长安，逐走黄巢，天下功推第一。秀才无限敬佩。当今皇室衰微，天下扰攘之时，晋王发誓不失臣节，其品格尤为高尚，足为千古楷模。怎得谓愚？晋王所谓‘不失臣节’，是说决不僭号称帝，并非事事按天复皇帝的诏命行事，何况眼下皇帝被李茂贞胁持到凤翔，几道诏命果真出其本心，公公心知肚明，何待学生剖白？如此时空言忠君，岂不被奸佞利用？非忠于皇帝，反忠于李茂贞矣。当此之时，果秉忠君赤心，就该率军勤王，迎天复皇帝还于禁城。试问公公，晋王果有此心乎？即有此心，复有此力乎？近来长安闾巷纷传梁王朱温将率军勤王。但那个朱阿三（朱温排行老三）果以恢复唐室为职志乎？他不过借‘勤王’之名，行僭逆之实而已。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张承业道：“秀才之言有理，但如今天下只有一个天复皇帝，各藩镇尚尊奉天复年号，不言忠君，又当如何？”

冯道答曰：“所以学生刚才说‘立报国之志可矣’。当今之世，报效国家，就是朝着天下安定、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乐业的方向去做，如有安社稷，一天下，救民于水火的大英雄出现，我辈相唤以随，以尽绵薄之力，斯可以矣，是为报效国家。何必汲汲于忠君乎？况当今皇帝，已形同囚徒，天下还有几人将他放在眼里？我敢断言，多则七年八年，少则三年五年，李唐天下就要改名换姓了。彼时，不知有几家称孤，几家道寡！五胡十六国，将再现于神州！”

这一席话，说得张承业闷闷不乐，但他城府极深，几十年皇帝家奴的身份，练就了掩饰真实情绪的本领。所以绝不在这种场合表现出来。稍微调整了一下情绪，张承业平静地说：“咱家要去方便，年纪大了，不耐久坐，也正好活动活动筋骨。”说着，就扶了石敬瑭的肩，起身如厕。

待张承业回来安坐了，冯道笑道：“为了学生的名字，引出来这许多闲话。我再说两句，把这话题结束。其实‘道’无处不在。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是‘道’；饥餐渴饮昼兴夜眛，是‘道’；繁衍生息，摇落枯亡，是‘道’；即如适才张公公如厕方便，也是‘道’。由是，也可以说一遗一溺，皆道也。”

听冯道如此说，大家又都笑了起来。

石敬瑭拍着手喊道：“听了这半天，也没明白到底什么是‘道’，这下明白了，原来拉屎撒尿就是‘道’，咳！早这么说，我不早就明白了。”

少年娃这么一诠释，又引起一阵笑声。

正说笑间，一个虞侯打扮的人匆匆进来，至张承业面前施了礼，轻声说道："世子爷请公公速回！"

张承业点首低声："知道了！"遂对众人一拱手："世子召我速回，必有要事商议，咱家这就告退。失陪了！"又对冯道拱手道："相公启程之时，我可能没有机会相送，一路多加保重，望相公勿忘世子殷殷之意，料理完家事，速来晋阳相会。"说罢，又一拱手，带了石敬瑭和从人自去。

众人送出店外，赵凤道："时光不早了，冯相公还要打点上路，我等也就此别过，明早在灞桥为相公饯行！"

又是一番寒暄，然后众人一一散去。

却说张承业回到大营，立即去见李存勖。李存勖和李存进、李存霸以及几个将佐正在议事。

李存勖道："刚刚接到晋阳发来紧急文书，梁王朱温亲率五万大军，向长安方向开来，看样子是要占据长安城。父王命我率部撤出长安，以避其锋芒。军情紧急，请公公速回来商议。"

张承业道："晋王没有明谕行止么？"

李存勖道："只令我们撤出长安后见机行事，没说要我们撤往何地。文书在此，公公请看。"说罢将紧急文书递过。

张承业双手接过看了，沉思片刻说道："这'见机行事'四字，就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行动方针。这个朱阿三率兵西来，目的在于增援围攻凤翔的梁军。自天复元年冬李茂贞以'护驾'为名把天子劫往凤翔，朱温就派重兵前往攻打。看来李茂贞善于打守卫战。朱温的五万人马攻了将近一年，硬是攻不下凤翔城。于是朱温改变策略：长围久困。这一招挺毒，城里的存粮有限，不久就闹了粮荒，据逃出来的人说，连天复皇帝，每天也只能喝两顿粥，有的饿极了就吃死人肉，战死的将士，不用埋，很快就被肢解分食。一个老翁的儿子战死了，老翁去收尸，半路上遇到几个人来抢。老翁急了：这是我的儿子，你们不能吃！看来凤翔是守不住了。朱温向那里增兵，马上就要对凤翔发起总攻！"

李存进问道："如此说来朱温这次不会占据长安？"

张承业道："不然。你想啊！朱阿三久有取代之祸心，他这次攻打李茂贞，意在把皇帝抢到手，借以号令天下，怎么会不取长安？他既然打着'勤王'的旗号就必然要迎圣驾还京师。但长安如今已是空城，他不会留下多少人马。李茂贞虽然被困在凤翔，但他拥有关中二十州，实力并未受损，朱温要打败他，不下大力气不行。"

李存勖道："那就是说，他这次带的五万人马，大部分都要开到凤翔。"

张承来道："对！我估计他留下占据长安的军队最多不会超过一万，咱们这三千人马，他是不会放在眼里的。"

李存霸道："朱阿三这厮太不是东西。当年父王率兵追击黄巢，路经汴州，驻军在北郊的封禅寺。朱阿三邀请父王入城，在上源驿设酒筵款待，热情得很。夜晚却派人火烧驿馆，欲烧死父王。幸随从死命相救，缒城而出，才逃脱一死。去年三月，还派兵围攻太原。朱阿三和我们已成世仇。而今他和李茂贞厮杀，我们正好利用。撤出城后，我们也别远离长安，就在附近观察动静，瞅准机会，狠狠打他一下子，也给父王出口恶气！"

张承业道："我们只有三千人马，不能和他硬碰。可以在别处做文章，朱温围攻凤翔的军队，前后加起来有十万众。人吃马嚼，粮草的数目可观。咱们在这上头动动脑筋。咱们派出细作，探明他的屯积处，找个机会放一把火那就有好戏看了。当年曹孟德和袁本初大战，孟德探知袁绍的粮草屯在乌巢，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袁之败，这实在是一大直接原因。而今和当年一样，打仗打的是粮食，军无粮自乱。朱温的粮食屯在哪儿？我看，十之八九会屯在长安附近的兴平。那里原就建有许多粮仓，朱温正好利用，此地距凤翔只二百多里，筑有官道，取用方便，朱温打败李茂贞后，必然迎天复皇帝还长安，也需大批粮食安顿。"

略一停顿，张承业又对李存勖道："世子殿下，可否这样：我们这三千人马，分为两支，一支由殿下率领，就在兴平附近活动，寻找机会烧粮。但不要太靠近兴平，那样容易暴露，引起梁军戒备。另一支呢，就是存进率领你的一千义儿军，活动于兴平、长安之间，掩护烧粮。我们三千人马和梁军大部队硬碰不行，但对付兴平的守粮部队，那是有好戏看的，这样安排，世子你看如何？"

李存勖满意地点点头："很好，就照张公公的安排办。我们马上分头准备，今夜悄悄撤出长安城，要偃旗息鼓，做到人不知鬼不觉。还要派人放风，说我们畏惧梁军势大，急速撤回河东，给朱阿三造成错觉，放松警惕，便于我们烧粮成功。"

又对李存进道："存进，你率一千义儿军撤出长安后，要随时派人和我联络，以便确知我们两支军队驻扎的地点，活动的情况。马上去准备吧。"

李存进答应一声："得令！"便出大帐去。什么是义儿军呢？李克用爱收义子，他们统领的军队都叫义儿军，每支人数一千数千不等。李存进所部就是其中的一支。他原姓孙，李存进是李克用赐给他的姓名，官任义儿军使。

李存勖又对一牙将下令："你派人到布庄去买布，再找裁缝缝制几百套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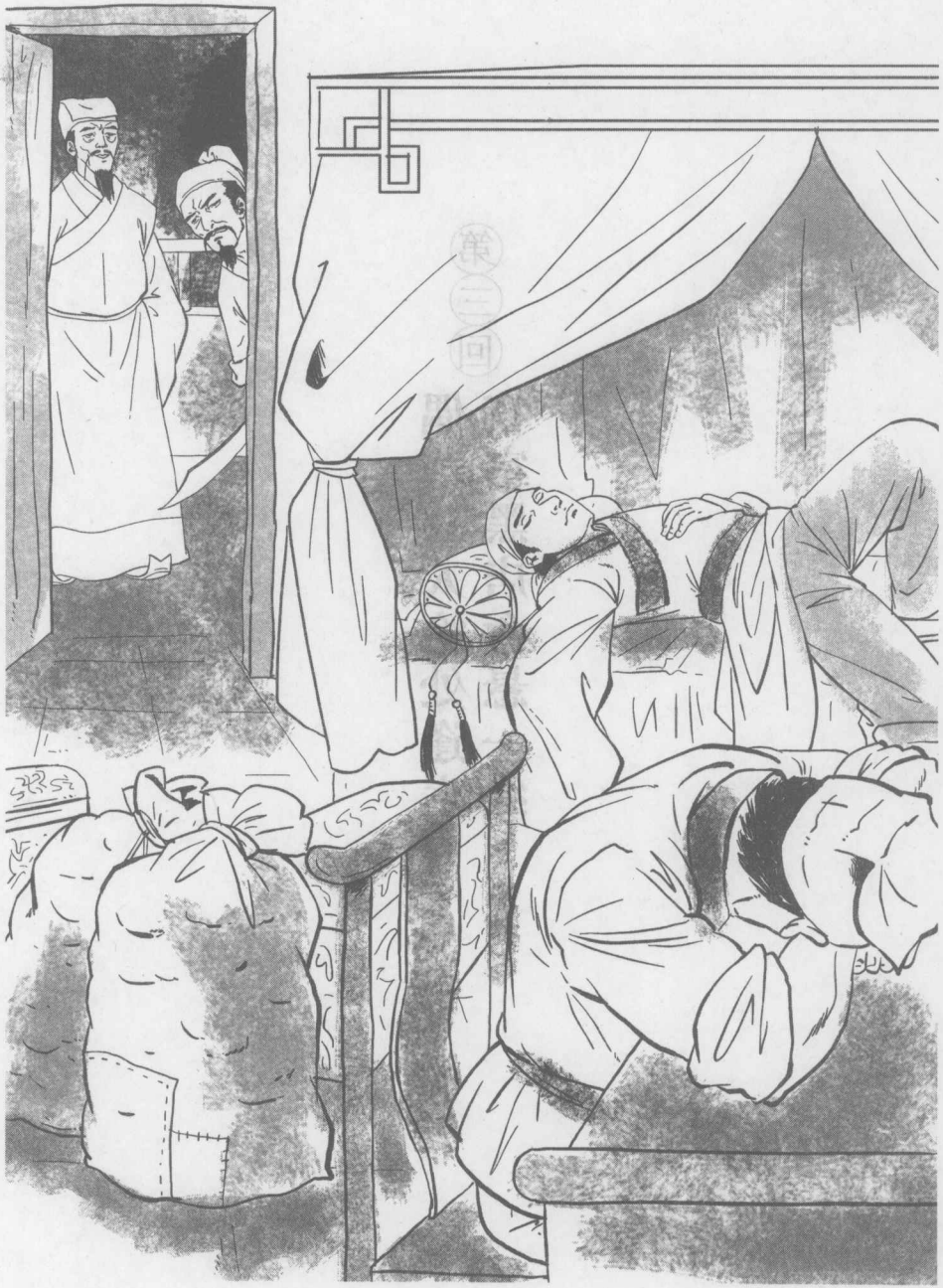
军的号衣，我们多次和梁军交锋，它的旗帜衣甲我们都见过。照样缝制就是，要快，你手下的几百人就穿上梁军的衣甲，打着梁军的旗号，到兴平以南的户县和我们会合。”那牙将一声“得令!”自出帐去准备。

李存勖又对张承业道：“张公公，我们这次撤出长安，须随时根据军情的变化决定行止，很难说在一个地方停多久，一有情况，连夜就得开拔，忽东忽西，忽行忽止，上了年纪的人吃不消。比不得驻扎长安。我意让存霸弟带些人护送你回晋阳，顺便把小石头带回去。见了父王，禀报我们的行动计划。烧粮成功，我们也立即撤回河东。”

张承业道：“那你身边没有个参赞军务的哪成?”

李存勖道：“父王虽然谕令我们见机行事，但我们只要完成烧粮，就是大功一件，再就是探听一下朱温的行止动静。这些我和存进足以应付，公公只管放心。”

于是诸人无话。当晚，李存勖和李存进分率两支人马悄然出城。张承业一行自回河东。



第三回 偶遇故人绝处逢生 夜宿黑店命悬一线

李存勖带着部队撤出长安城的第二天一早，冯道一行三人也离开了长安。三个人，两头毛驴，组成一支很奇特的小分队。毛驴是赵三从长安城郊一农户买来的。一头毛驴驼着装有两千两白银的大口袋。一头毛驴就由冯道乘用。这位文弱书生从未走过长路。长安距景城有千里之遥。赵三极力主张买一头毛驴供他代步，冯道年轻气盛，开头想和赵三、西方邺二人一同走路："你们能走，为什么我不能走？"经赵三极力劝说，才同意乘驴。

结果一上路，冯道才感到买驴决策之英明。就是骑在驴背上，时间一长，这位文弱书生也甚感疲惫，两腿内侧磨得生疼，不时跳下驴背步行一段，还要常常坐下来喘口气。再看赵三和西方邺，虽是步行，却有说有笑，甚是轻松，而且步履矫健，不但不落在后面，倒时时鞭策驴子趱行。

为了安全起见，一行人太阳露面才上路，天不黑就找旅店住下，找不着旅店也要找一户农家借宿，决不在野外露宿，虽然是初秋，天气仍很炎热。走的全是官道，险僻小路不走，赵三和西方邺都是紧身装束，各背了一口朴刀。

一路所见，甚是凄凉。路经的村庄，多是家舍破败，院墙残缺，撂荒的田地随处可见，绝少听见鸡鸣狗吠之声。村民们则多是老弱妇孺，衣不蔽体，面带菜色。极少见到青壮，偶一相问，往往答以"不是被拉去当了兵丁，就是外逃谋生去了"。官道上，碰见成群结伙的难民，艰难地伛偻而行。其中不乏蓬首垢面的妇人怀抱着饿得啼哭不止的孩童。实在看不过去，冯道往往周济些银钱给那些无告的饥民。倒毙路旁的饿殍，只剩下森森白骨，令人毛发直竖，每当此时，冯道便吟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吟毕连声叹息。偶尔穿越市镇，也大抵市面萧条，绝少生气。

"长安虽是百业俱衰，同这里比还算是天堂啊！"冯道和赵三、西方邺说起，三人都是感叹不止。

冯道说："这里是关中八百里秦川，与京师近在咫尺，人烟稠密，土地肥沃，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又道："可见曹孟德的'百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不是夸大。"

这样子走了三四天，冯道一行来到潼关，找了一家旅店住下。

潼关虽小，但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城墙高大坚固，箭楼巍峨壮观，这里是关中关东的分界，秦末纷争之际，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者王之。这个关，也就是潼关。结果刘邦捷足先登，当项羽率大军救赵，与秦将章邯大战于巨鹿之际，他率先带兵经潼关攻入关中，占领咸阳收降了秦朝最后一个皇帝子婴（当时用赵高计，自称为王，以示谦恭）。秦朝就这样短命而亡。

不过目空一切的项羽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清灭了秦军主力，收服了章邯之后，也带兵入关，驻军鸿门，上演了历史上有名的一幕——鸿门宴，差点要了刘邦的命。项羽虽然保全了刘邦，却没有按怀王的誓约，让他做关中王，而是把益州（今四川）的地盘给他，封他为汉王。而把关中一分为三，封了三个秦朝降将为王，意在牵制刘邦。刘邦当时势力远不及项羽，只好忍气吞声，进入四川，临行烧绝栈道，以示甘心做他的汉王，没有争天下的雄心。这一招真把项羽给蒙住了。以后刘邦声言要带兵东出派人修复栈道时，项羽反而嘲笑刘邦：看你修到猴年马月才能把栈道修通！不过刘邦修栈道是假，大军却悄无声息地从陈仓小路而出，结果打了四年，项羽最后兵败自杀，演出一幕霸王别姬的悲剧。

冯道对这些史实自然烂熟于胸，想着想着，便打起盹来，再加上一天的劳顿，很快便进入梦乡。

“少东家！少东家！”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冯道忽然听到有人在耳边轻声呼唤，睁眼一看，是赵三。

“什么事？”冯道也不起身，懒洋洋地问道。

“西方邺用过晚饭后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赵三说着，显得有些焦急。

“是么？”冯道一骨碌爬起来，才发现是和衣而卧，再看蜡烛，已将燃尽烛泪不规则地堆在烛台上，原来因为太劳顿，竟忘了灭烛，便睡着了，“现在什么时辰了？”冯道问。

“少说也有午夜时刻了。”赵三一边说一边领着冯道来到隔壁——赵三和西方邺合住的房间。但见西方邺休息的床铺原封未动。被子枕头整齐地叠在那里。

“他会到哪里去呢？”赵三仍然显得有些焦急。

“他大概去会朋友了！”冯道想起当日白天的一幕，思忖着答道。

那是刚进入潼关的时候，冯道一行见城墙脚下一字排了许多牛皮帐蓬，不时有士兵出出进进。城楼上，城门旁，都有手持兵器的士兵放哨。再看城上插的旗号，分明是梁王朱温的部队。从长安出发的那天，就听前来送行的赵凤说梁王朱温要亲率五万人马增援凤翔，东去一路上可能遇到麻烦，要冯道小心谨慎。没想到梁军来得这么快！大梁到潼关少说也有六百里，自己还没到潼关，梁军却已在此安营扎寨了。这朱温还真是个帅才，知道潼关的重要，大军未动，却已把它牢牢控制在手。

冯道不只一次听说士兵强抢强征民财民物的事。“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

清！”何况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两千两现银，多不安全呀！

冯道一行紧张地走在街上，赵三和西方邺下意识地从背上抽出朴刀，握在手里。

“那不是西方兄么？怎么会在这里？”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下级军官，在向西方邺招手，身后还跟着两个梁军士兵。

“啊！是璋弟！幸会幸会！”西方邺惊喜地边喊边向那下级军官奔去。

寒暄过后，经过介绍，冯道得知：“这下级军官名唤毛璋，沧州人氏。在梁军中任百夫长之职，正带着两个弟兄巡逻。西方邺原籍定州满城，距沧州不足百里，沧州是出名的武术之乡。拳师不少。西方邺五六年前曾到沧州拜师习武，和毛璋是一师之徒，所以二人有同窗之谊。今日一见，自然格外亲热。

因见军营中有熟人，冯道颇感释怀：在潼关不会遇到麻烦了。故道：“军爷既和西方兄有同门之谊，也就是在下的朋友，此地幸会，真是难得，我意一同酒店小酌几杯，不知可否赏光？”

毛璋道：“多谢美意，然军务在身，不得自由，暇时再来讨扰。”又对西方邺道：“师兄，我带百多个手下弟兄就驻在西关外，安顿下来以后可到军营中找我。如不急着赶路，可在潼关盘桓几日。我兄弟不妨做一次彻夜谈。”

在潼关停留，西方邺不便自作主张，遂向冯道笑问：“相公，你看可使得？”

冯道虽然赶路心切，但此际不便拂毛璋的意，遂道：“他乡遇故人，亦人生一大快事。不才岂能不给个方便，这几日我也着实累了，就在此歇息两天吧！”找了旅店住下，用过晚饭，西方邺留下一句：去见见多年不见的师弟，就出去了。

师兄弟在军营中直谈到深夜，天太晚了，西方邺便没回旅店，就在军营中和毛璋抵足而眠。

交谈中，毛璋得知西方邺受僱于冯道做了镖师，便劝道：“师兄此举不明智的很，如今强盗毛贼，到处都是，偌大中华，哪还有一块安宁净土？更何况还有比盗贼更厉害的大兵呢？千里护镖，风险太大了。从长安到潼关，是大唐繁华去处，官道宽广平坦，但也时有盗抢案发生，你们平安通过了，算是幸运。从此地再往东去，尤其过了三门峡，就进入黄河故道，那里可是强人出没的地方。如遇上一伙剪径的大盗，就凭你们两口刀，过得去过不去？倘遭不测，财物失去事小，为此而丢性命，值得不值得？”

西方邺听得有些头皮发乍：“会那么可怕吗？”

毛璋道：“怎么不会？师兄在长安县做都头，那是天子脚下，巨盗不敢放

肆，跟师兄打交道的，无非是些小毛贼。你离开京师看看，哪个强人会把一个小小都头放在眼里？现今是兵、盗、匪一体，即如我这一百个弟兄里，从前不少人干过剪径行当。幸亏遇上我，不然他们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不硬夺了去才怪。你如今千万不要相信大兵，以为他们是保护善类，其实他们就是穿了号衣的盗匪。”

见西方邺惊得合不上嘴，毛璋笑道：“你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吗？说的是三个人同行，一个是布商，一个是卖肉的，一个是军官。遇上几条狼，三人打赌：谁能叫狼服服贴贴，就尊谁为龙头老大。卖布的先对狼说：‘你们跟了我，我保证你们一生不受冻。’狼们摇头道：‘我们皮毛厚，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受冻。不跟你！不跟你！’说完龇牙裂嘴就要扑过来。卖肉的说：‘跟了我吧，我有肉，保证你们一生不受饥。’狼们说：‘这倒可以考虑，拿出肉来吧！’肉贩子把肉丢给它们。不一会，狼把肉吃完了，又眼巴巴地望着肉贩子，卖肉的说：‘肉都给了你们，没有了。’狼们说：‘你只能解决我们一时的饥饿，不能担保一生。不跟你！不跟你！’说着又要扑过来。军官说：‘跟了我吧，我手里有军刀，可以横行天下，不要说猪肉牛肉羊肉兔肉，就是狮肉虎肉熊肉豹肉，都能吃到，吃人肉也不在话下，而且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保证一生永不受饥！’狼们一听欢呼起来：‘我们这下可找到归宿了！跟了你！跟定了！海枯石烂心不变，天塌地陷志不移！’说完，狼们自动排成一行，心甘情愿地听从指挥。于是军官就成了龙头老大。”

说到这里，毛璋不无自嘲地说：“这就是而今百姓对官兵的看法：军官率领着一群狼。”

西方邺听了，摇头叹息：“不想世道坏成这样！难道只能离开冯道不成？俗话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男子汉大丈夫，哪能言而无信？何况我还收了他五十两定银？”

毛璋道：“师兄可谓迂，如今世道有几个讲良心义气的？再说给你一个故事：从前，京城人士爱养叭儿狗，经常牵了出来溜达。一人问：‘为何如今养狗的多？’一人答：‘是为了寻找良心，你没听说吗：‘良心都叫狗吃了’区区几十两银子要紧，还是性命要紧？”

见西方邺低头沉思不语，毛璋又道：“你既受聘保镖，就担着重大干系，就算不丢命，丢了两千两银子，虽不是官银，你能撕掳得干净？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依我说，立马辞了镖师，不可迟延犹豫。”

西方邺道：“这买卖还是长安县主薄赵凤荐的，我弃了冯道，回去怎对赵凤交待？”

毛璋道："师兄又短见了，还回长安做什么！而今天下大乱，正是男儿闯荡天下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机会。何不随了我去，凭师兄的武艺，还愁挣不出个功名来？"

西方邺道："这冯道别看一介书生，可是和晋王世子有些瓜葛的。那天离别宴，晋王手下的公公也出席了呢！"

毛璋道："那你就更应离开冯道了。当今天下，势力最强的莫如梁王。梁王最忌恨的莫如晋王。看现在阵势，梁王不久就要坐朝廷。到那时，和晋王沾边的人能不遇到麻烦？师兄是自家人，我也不瞒你，梁王即将亲率大军西进占领长安。我们现今驻扎潼关，就是奉了梁王的钧谕，把住入关的门户，听说长安只驻有三千晋王的部队，如何敌得住梁王大军？我估计，李存勖听到风声，早就溜得没了影儿，而后坐长安的不是梁王是谁？"

听毛璋这么一说，西方邺想到那天酒筵正在兴头上，张承业说："世子召我有要事商议"便匆匆离去，想必就是指的这事了。因是军机大事，不好细问，遂说道："幸亏师弟提醒，我回旅店去向冯道告别。这里，就烦师弟做一引见。"

毛璋道："那是自然。这里带兵的将军名唤朱珍，极得梁王信任的一员猛将，最是爱惜人才，我投这里不及一年，就做了百夫长，师兄之才远出我上，必见信用。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良士择主而事。'师兄弃凡庸而登峻岭，可称得上聪明。速去速回，我好为师兄引见。"

冯道焦急地等待西方邺回来，直等到第二天上午，还不见踪影，时近中午，忽见一军卒送来一信，也不多言，信送到即离去。

冯道拆开一看，是西方邺写来的，大意是：因了不便说明的理由，在下不能再护镖东行，黄河故道，历为强人渊蔽，须格外小心，他日相会，定银奉还，当面谢罪。

赵三不识字，急问道："信上写些什么？"

"他走了，不做镖师了。"冯道摇了摇头，失望地说。

"这太不仗义了。咱已经出来好几天了，怎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呢，再说了，不想干也行，总该露个面啊！这样的不辞而别，算什么事啊！"赵三有些愤愤然。

冯道说："他是不好意思露面，当面他拿什么话来答对？从信里看，他是怕万一有个闪失，不好交待，难道出了关就那么凶险吗？这年月，稍有点本事和头脑的，谁不出去闯荡闯荡。碰见那个叫毛璋的百夫长，西方邺就不想护镖了，那一定是听了毛璋的劝告，闯江湖去了。乱世尚武，凭西方邺的一身工

夫，挣点功名不难，何必跟着我们担惊受怕？咱们也应该谅解他。再者说，人各有志，他决心离去咱们也不能勉强。前路虽有凶险，事到如今，咱们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听天由命吧。”

赵三道：“我们路上多加小心就是了，我早说过，只老仆一人即能保证无事，少东家只管放心，西方邺走就走了吧。”

“再往东进入黄河故道，那里人烟稀少，是最令人担心的去处。”冯道担心地说，“我看咱们把银子用烟熏黑了，再买些炭块放在一起，也好遮人耳目，这样是不是安全多了？”

第二天日出，二人又上路了。两千两银子又加上百十斤炭块，一头毛驴驮起来吃力，只好用两头毛驴来驮，冯道不得不跟着步行。

走了两日，进入黄泛区。

黄河出青海后流经黄土高原，湍急的水流夹着大量泥沙，中下游由于黄沙淤塞，河床越来越高，高出原来的河岸，河水就要出槽夺路东流。于是形成黄泛区。可以想见每次改道，黎民百姓就要遭一次浩劫。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凶猛的河水吞噬，数不尽的庐舍被冲塌湮没。

改道后留下的河床成了故道，黄沙日积月累，厚达数尺，几乎寸草不生，所以这里也就绝少人烟。

黄泛区窄的地方十几里几十里，宽的地方上百里几百里，一望无际的沙滩，点缀着数不清的沙丘。风刮得黄沙漫天飞舞，迷人双眼，生命力极强的野草，和灌木这一丛那一簇顽强地生长着。给这枯寂的世界带来些许生机。

走在沙滩上，蹄踏沙陷，走得十分艰难，这里白天热得似蒸笼，晚上又叫人冷得打颤。因是初秋，二人都穿得单薄，晚上露宿沙丘，只好笼些枯草盖在身上御寒。

离开潼关时，因为已经知道要经过黄泛区，所以行前准备了足够的干粮。可是却没有备水。原以为多雨季节，不会缺水。没想到雨水入沙，很快渗进去，沙地上存不住。渴得实在难受，就拔些野草放在嘴里嚼。

冯道急得脸都白了：“难道渴死在此不成？”倒是赵三比较乐观：“少东家放心，吉人天相，总能找到水喝的。”有一次赵三用朴刀掘出地下的湿沙，放在衣襟里用力挤，居然挤出些水来。就这样渴了挤挤捱过了第一天。

赵三鼓励冯道；“我听少东家说过，老天要磨炼一个人，怎么来着？”

冯道听他这么一说，乐了：“孟子是这样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赵三拍掌道："对呀！就是这几句话，这可是圣人说的，没错，少东家将来是要成大器的。老天爷叫你眼下吃苦头，是特意磨练你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而今只求平安走出黄泛区，哪里还敢想得那么长远呢？"冯道望着一望无际的黄沙，忧心忡忡地说。

第二天上午，主仆二人拉着毛驴走着走着，忽然两头毛驴放开四蹄向前奔去，拉都拉不住。毛驴奔上前面的沙丘，又向下腾去。赵三跑得快，他跃上沙丘，向前望去，忽然惊叫起来："少东家，快来看！"

冯道气喘吁吁地奔上沙丘，向赵三指引的方向看去，他也惊喜起来：丘下不远处，就有一潭积水，两头毛驴正在低头痛饮！

"天无绝人之路！"冯道兴奋地叫道，怪不得毛驴忽然奔跑过来，原来这里有水。看来畜牲比人的嗅觉灵敏得多。

水潭不大，约有一亩左右，但很清净，四周满是鲜嫩的水草。蓝天白云，沙丘绿草，倒映水中，情趣盎然。茫茫沙海中竟有此等去处，真是造物者的神奇安排。

主仆二人快步来到潭边，两头毛驴已喝饱了，正在那里贪婪地撕掳潭边的鲜草，边吃边扫动尾巴，还不时打着响鼻，分明一幅潭边牧歌图！

冯道和赵三大口地喝着潭水。喝足了，又就着潭水洗漱。自进入黄泛区，他们还没有洗过手脸。

喝足了，洗净了，坐在潭边休息，二人顿觉分外清爽。

冯道说："这潭水喝起来清冽，不像是积存的雨水，潭底应该有泉眼。"

赵三道："畜牧有灵性，和地下的泉眼相通，它们能找到水源。"

冯道一拍大腿："对呀！你听说过'老马识途'这个成语吧？当年齐桓公小白率军伐大戎，在沙漠中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去，相国管仲想出了一个妙法，把一匹老马放在大军的前头引路，这匹老马果然把部队带出了沙漠。我们何不用驴子试一试？"便咏道："一亩清潭天镜开，沙光云影共徘徊，天赐灵畜通泉眼，老马识途今再来。"

吟罢上路。这回不再驱赶两头驴子，任它们在前面信马游缰，二人跟在后面，缓缓前行，晃然又发现了一处泉水。

靠着两潭清水，人畜支撑了两天，傍晚，终于走出了黄泛区，远处的绿树、屋舍隐隐可见。主仆二人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随着两头驴子一齐加快脚步。

走近了，看得清是绿树掩映中一座不小的庭院，黑漆的大门上悬挂一块额匾，上书"鸣沙店"。大门两旁挂着两个灯笼，因天还没黑，没有点着，门开

着，两个店伙计正站在门里朝他们张望。

冯道一行来到门前，两个店伙计满脸堆笑："远来的客官敢是要住店？里面请！"说着就过来帮助拉牲口，又对门里喊道："客人到！"话音刚落，门里走出个身体略显发福的中年人，一身员外打扮，像是店主人。同样面带笑容，对冯道一抱拳："两位财神惠顾小店，真是赏光！"一行说着，做了个"请"的手势，便把冯道和赵三让进院门。

"客官是住上房吧？"那店家边问边不住地打量冯道和赵三，又瞟了瞟两头驴子和驴背上的口袋。

"住厢房。"冯道不愿意露富。黄泛区没有遇上剪径的强盗，到了旅店虽然放下心来，但想到还有十几天的路程，还是谨慎些好。

"厢房两位。"店东向里面喊道。马上就有一个伙计拿了一串钥匙出来。"你两个帮着卸装头，牵了驴去槽头！"

两个门前张望的伙计答应一声"是了！"拉过驴来就要卸口袋。

"别忙，先安置好房间。"赵三急忙上前制止。待冯道进了厢房坐定了，赵三才出来把两只口袋从驴背上提下来，放到房间里，并不要店伙计搭手。两个伙计对视了一眼，便拉了驴向后面槽头走去。

安顿毕，一个店伙计端来两盆热水："客官路途劳累揩揩脸，洗洗脚，也好解乏。待冯、赵二人洗漱完毕，店伙计道："小店还备有酒菜便饭，客人要用，只管吩咐。酒是小店孝敬两位客官的，店主东待会儿要亲自为客官把盏，这是小店多年的规矩了。"

连续两天没有吃上一顿热菜热饭，这下该一饱口福了，遂要了酒菜。店伙计答应着，又替二人泼了洗过的残水，自去张罗。

不多时，店主东带了店伙计过来，店伙计手端托盘，上面放着一把酒壶和三只酒杯。店主东道："惠顾敝店的客官，皆是小店的衣食父母，理当孝敬这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权当为客官接风。"

说着，自壶中倒了一杯，先自干了，亮了杯底，然后亲自斟了两杯，奉与冯道和赵三，自又斟了一杯，举杯道："祝客官旅途顺畅，财源茂盛，福寿绵长，干！干！"冯道和赵三见店主东先自干了，遂放心饮用，忙举杯道："多谢店主美意，干！干！"也亮了杯底。

又寒暄了几句，店主东带了店伙计满面春风地离去。

过了片刻，饭菜还没有上来。冯道用手揉着眉心道："我甚感头晕！"赵三道："想是这几天太劳顿了，又吃了酒，少东家先躺一会儿，饭菜来了我再喊你。"一行说着伺侯冯道在床上躺下，冯道头一挨枕，便呼呼睡去。不一会儿，

赵三也觉意识朦胧，把持不住，伏在案上沉沉睡去。

二人都中了蒙药！

这竟是一家黑店！

店主东专干图财害命的勾当。但凡有客人住店，都由伙计细心观察。发现阔主儿就用蒙药麻翻，然后用车子把人拉到沙滩埋了。沙土松软，掘坑方便，半丈深坑，只需吃顿茶的工夫。沙海人烟稀少，又都是夜行事，没人发现。沙漠中又多风，大风一吹，沙土移位，一夜之间，痕迹全无，连车辙印也盖得一丝儿皆无。

自从黄巢造反以来，天下大乱，盗贼四起，这家黑店就干起这伤天害理的勾当。二十年不知伤害了多少条性命，从没失过手。

客人中了蒙药，机关都在那酒壶上。壶肚儿分两部分，一部分装的是纯酒，另一部分装的是放了蒙药的酒。壶柄是中空的，有两个气孔。手握壶柄注酒时，堵住一个气孔，纯酒注入酒杯。堵住另一个气孔，药酒注入酒杯。同一壶酒，店主东先喝，然后才给客人喝，客人自然不会生疑。殊不知店主东给自己注的是纯酒，给客人注的是药酒。

客人被蒙倒后，店家便指挥伙计翻检客人的行装，如有大量钱财，值得下手，便将客人用车运到沙滩埋了。如不值得动手，便似没事儿一样，客人睡一宿，药劲过去，自己醒来，还以为是旅途劳顿，不胜酒力，也不生疑。真是天衣无缝，神机妙算，神不知鬼不觉。

若是一进店就看出你是个穷主儿，店主东便不理睬，不会亲自把酒为你接风。哪有什么“多年的规矩”。

冯道二一人进店，便引起店家的注意。店东不住地打量冯道，又眼瞟两头毛驴和驴背上的口袋，心里便思谋着值不值得下手。及至看到赵三不用两个店伙计帮助卸行装，又亲手把两口袋提到房里，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

安顿了冯道主仆后，一个伙计悄悄对店主说：“那两个口袋脏兮兮的，还沾了不少炭粉，外表看里面好像是炭，但炭值几何？还亲手提了放在房里？里面十之八九是银子和值钱的玩艺儿。”

店主东点头会意：“准备好车子。待我先用蒙药蒙倒他们！”

冯道、赵三被蒙倒。店伙计打开口袋一看，乐得心花怒放，里面果然是被烟薰过的纹银，还夹着些炭块！估了估，总在两千两上下！

店伙计指着冯道和赵三骂道：“短命鬼！这点小手段就想瞒过你大爷！真是弄巧成拙！”

店主东道：“先不忙着送他们归西，等夜深人静别的客人睡着了再拉了他

们去埋。把这两个口袋抬到后面放好!”

两个店伙计低声道:“是了!”一人背起一个口袋朝后去。

店主东喃喃自语:“唉!可怜的人儿啊!兵荒马乱的年月,何苦带这么多银子上路?我不取,别人也不会放过你们,保你们全尸,还得念我的阴德。记住,明年的今日,是你们的周年,那时请高道名僧为你们超度亡灵!阿弥陀佛!”他双手合十,学着僧人念了一句佛号,一路哼着小调自回后面去。

一轮明月挂在中天,沙滩上泛着皎洁白光。

一队人马,约有二十余骑,行进在黄泛区的沙海中,这队人马虽然是民间装束,也没有旗号,实际上是一队负有特殊使命的官兵,他们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部下。为首的将军叫刘守光,二十二三岁,是刘仁恭的第二个儿子。他们担负着什么特殊使命呢?

这就需要从刘仁恭说起。

刘仁恭是深州乐寿人,因为家境殷实,自小养成了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习惯,又长得高大结实,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一头,自然成了孩子头,曾率领一群顽童大闹村学,塾师无可奈何。刘仁恭又好使枪弄棒,演习拳脚,因是独苗,受到溺爱,阿爹不但不加呵止,反为他请了拳师教他习武。

习武成了刘仁恭发迹的资本。黄巢起兵的那一年,刘仁恭已经二十四五岁,在幽州刺史李可举手下当一名军校。不久随李可举“勤王”,立下战功,从一名下级军官升任瀛州景城令。景城是冯道的故乡,冯道的父亲那时在景县城经营一家布店,就把小冯道带来在一家童蒙私熟中读书,刘仁恭的第二个儿子刘守光也就读于这家私塾,同在一个塾师门下受业,刘守光和冯道就成了好朋友。冯道天资聪颖,过目不忘,虽然尚是孩童,却写得一手好字,也能作得文章,且情性遂和颇得刘守光和众学童的钦敬。

其后瀛州守军暴乱,杀了州刺史,刘仁恭募得县中子弟千人赶到瀛州,平定暴乱,恢复秩序。已成为卢龙军节度使的李可举因此委任刘仁恭为蔚州刺史。刘仁恭带家眷和部众去蔚州赴任,刘守光依依不舍地和冯道告别,两个孩子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在蔚州,刘守光思念冯道,常对父亲提起冯道的文章和书法功底。刘仁恭道:“若真如你说的那样,着他来,可用,在州衙给他安排个差使。”刘守光喜出望外,忙带了从人到景县找到冯道,这时冯道已经十七岁了,父亲在长安经商,开了一家苏绸庄。家里几十亩农田全靠佣工耕作。冯道白天帮助母亲料理农课,晚上秉烛夜读直到深夜。两年前刚考中秀才。

冯道不想出去，怕母亲一人料理几十亩农田太劳累了，但他的母亲颇有头脑，凭儿子的才学，到外面做事不难出头，老守田园只能做个田舍翁。儿子不在身边，难免思念之苦，但不能因小失大，耽误了儿子的前程。

于是，冯道来到蔚州，在州衙做了一名书吏。

在蔚州不到两年，一场大变袭来，冯道又离开刘守光回到景县。

刘仁恭做了州太守，管辖着好几个县，地盘大了，人马也多了，野心开始膨胀，很想有一番作为。恰好这时卢龙节度使李可举病死。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节度使的位子互相厮杀起来，刘仁恭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以替廷绥靖地方为名，和大儿子刘守文带了五千人马向幽州进发，想一举登上节度使的宝座。

不想李可举的小儿子李匡俦很厉害，刘仁恭的人马未到，他早已把胞兄李匡威打跑，自领卢龙节度使，控制了局面。又用伏兵计，在居庸关杀得刘仁恭几乎全军覆没。

刘仁恭只好带着家眷和残部翻过太行山，投奔晋王李克用。刘守光力劝冯道同行，恰恰此时冯母来信，说在长安经商的父亲忽染重病，要冯道立马去接父亲回景县。冯道只好离开蔚州，取道赴长安。

李克用收留了刘仁恭，委他为寿阳镇将。寿阳在晋阳东二百里，是个富庶的去处。在这里将息一段时间，刘仁恭恢复了元气。他要报居庸关惨败的一箭之仇，屡向晋王李克用陈述幽州虚实和谋取的方略：李匡俦新立，人心未附，兄弟内讧，力量削弱，幽州而今兵仅一万，大王只需命一上将率兵东下，幽州唾手可得。臣感大王收留之恩，愿率所部为先驱。”

李克用遂命大将周德威率兵两万去取幽州。又命义儿军使李存审率兵三千和刘仁恭所部二千为左右先锋，率兵先行。

周德威是名闻天下的名将，智勇双全，屡立大功，晋王称赞他是“孤之关云长也”。周德威字阳五，敌兵只要听说周阳五来了！往往闻风丧胆。

居庸关守将听说“周阳五”率大军来打幽州，自知无法对敌，也不愿为李匡俦卖命，乃开门迎降。周德威兵不血刃得了居庸关。又命军士扮作燕兵由降卒前导赚开城门，智取幽州。

晋王李克用闻报大喜，上表昭宗，拜刘仁恭为检校司空，卢龙军节度使，留亲信燕留得等十余人为监军。命周德威率兵返回晋阳。

刘仁恭于是成了封疆大吏，卢龙军统辖幽燕十几州，地广千里，人口几百万，经过几年的经营，势力迅速膨胀，唐昭宗光化年间，刘仁恭派长子刘守文率兵袭取沧州，驱逐沧州节度使。从此沧州一镇所属各州，也为刘仁恭所有。至此刘仁恭统辖两镇，志满意得，骄横异常。

刘仁恭上表昭宗，委任长子刘守文为横海军节度使（下辖沧州、景州、德州等数州），唐昭宗没有及时答应，刘仁恭对皇帝派来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皇上，节度使的旌节我自己就有，要皇上颁布，是给他面子，别自讨没趣。难道我不能立自己的儿子吗？"昭宗不得已只好按刘仁恭的意思办，封刘守文为横海军节度使。

羽毛丰满的刘仁恭，不再看李克用的眼色行事，不能容忍李克用派来的十几个监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他的小儿子刘守光献计道："父亲放心，儿有法子叫他们走人！"

有一天，刘守光设筵款待燕留得等晋王派来的十几个监军，席间用毒酒把燕留得毒死。其他的监军吓得溜回晋阳，向李克用告状，李克用怒道："这厮如此忘恩负义，真是个小人，看我怎么整治他！"

张承业道："刘仁恭还没有公开背叛大王，此事不便大张旗鼓，听说燕留得死后，刘仁恭还为他发丧，大王即将有事于罗绍威，可向刘仁恭借兵，看他是不是答应再作考虑。"

刘仁恭果然拒绝借兵。晋王道："这厮果然不听使唤，要和我分庭抗礼了。咱们花了血本，养了一个狼崽子！悔不该当初立了这个无义的小人，千里之地，竟为他人所有！可恨！可恨！"

但晋王的大敌乃是梁王朱温，不便四面树敌。李克用暂时隐忍不发。到了第二年麦熟，李克用以军粮不足为名，派军士强割幽州境内之麦。刘仁恭也派兵护麦，于是多次发生磨擦。虽然双方都克制，没有酿成大战，但刘仁恭从此和李克用不睦。

唐昭宗天复初年，魏博节度使、长沙郡王罗弘信卒，子罗绍威袭父爵，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刘仁恭认为这是扩大地盘的机会，遂率幽沧两镇兵十万，号称三十万攻打罗绍威。攻下魏博统属的贝州，残暴的刘仁恭为了威吓罗绍威，竟下令屠城，贝州的男女老幼几乎被杀尽。罗绍威害怕了，向梁王朱温求救。朱温派大将葛从周率兵十万援助罗绍威，双方大战于内黄，结果刘仁恭惨败，十万军队损失一半，元气大伤，刘仁恭只好率残兵败将退回幽州。梁军乘胜追击，把瀛州和漠州夺去，又兵围沧州，还声言要攻打幽州。

这回该刘仁恭害怕了，只好派了小儿子刘守光带了珠币宝马、卑词厚礼向晋王修好，表示愿意附晋，请晋王派兵援助。

李克用深恨刘仁恭反复无常，但出于对抗朱温的需要还是收了重礼，答应出兵援助。不过，李克用并不急于发兵，对部下说："叫两家再斗一斗也好消耗消耗他们的实力。咱们先做个卞庄子，选个有利时机再出兵。"

刘守光说动了李克用，算是不辱使命。正待离开晋阳，忽得一信息：梁王朱温要亲帅大军增援凤翔，进取长安。这是重大军情，刘守光决定到长安看看虚实。

刘守光带了一行人取道凤陵渡过黄河，打算经潼关入关。

到了潼关，看到城上遍插梁军旗号，刘守光知道朱温已经开始行动。他要把这一军情尽快告诉父亲，便不进关，由潼关向东，经三门峡，取道豫北平原，这里虽然要经过一段黄泛区，但地势平坦，比折回晋阳，取道娘子关，出井陉要好走得多。

一路上刘守光心情畅快，一来不辱使命，得到李克用出援的承诺，二来朱温向凤翔长安发兵，势必减轻对幽沧二镇的压力，可以松口气。

也许是巧合，刘守光越过黄沧区的路线，恰恰是冯道和赵三经过之处。不过，刘守光一行二十几人骑的都是塞北良马，善跑长途而且耐得饥渴，越过百余里黄泛区，只用了不到八个时辰，卯正时出发，亥时就到了沙海的边缘，只午间在一处水潭边歇马。

再有五六里就走出黄泛区的沙海了。远处人家的灯火已经依稀可见，急于找到有人烟的地方歇息，刘守光一行催策快马，在平旷的沙滩上疾行。

“看！前面有人！”一个随从用马鞭指着前方。

刘守光定睛一望，果见一个不大沙丘旁有二三个人影，旁边似乎停着一辆牛车。

深更半夜的，这伙人干什么呢？莫非是剪径的盗贼？平素听说黄泛区常有强人出没。

“快！看看去！”刘守光低声命令道。些须几个盗贼，他并没有放在眼里。

这时，那几个人也发现了他们，丢下牛车撒腿就跑。

“蠢货！跑得了吗！”刘守光大声嘲笑着对几个军校道：“去把他们抓回来！”说话间一行人已驰到了沙丘前。景象令他们颇为惊疑：牛车上躺着两个人，一动不动，沙丘前有一个新挖的大坑，长约六尺，宽三尺。好像没挖完，只二尺深，两把铁锹丢在坑里。

“是要埋车上躺着的人？人已经死了？”刘守光摸了摸躺在牛车上的人，还有体温！分明还活着！“活着就埋？岂不是谋财害命？车上躺的什么人？”一连串的疑问，在刘守光的脑海里飞快闪过。他凑近两个人的脸看，惊叫一声：“这不是冯道吗？怎么在这里？”

虽然是夜晚，但借着皎洁的月光，也看得分明，其中一个确是冯道。

这时，那三个人已被捉回。刘守光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牛车上躺着

的是什么人?”

三个人支支吾吾不肯说。

刘守光从腰间抽出刀来，一下削掉一个人的一只耳朵：“不说，老子立刻送你上西天!”

那人吓得身子发抖，用手捂住流血的耳根，哆哆嗦嗦地说：“好汉饶命!不干小人的事，店东家叫小的们埋了这两个客官，小的是受东家支使的伙计，身不由己，也是没法子!”

刘守光用刀尖指着这三个人道：“混帐王八蛋!什么‘好汉饶命’?敢情我们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身不由己’不知道这是犯王法的事?快说，你们是哪个店的伙计?店主是谁?”

两个没被刀砍的伙计，这时也吓软了。三人一齐跪下叩头：“是小的们昏了头。小的们是鸣沙店的伙计，店主东叫吴良，是他劫了这两个客官的银子，用蒙药把他们灌倒，叫小的们拉到这里埋了，好汉爷，不，大老爷饶过我们!”

“贼店在哪?快引了我们去，没你们的事，好生伺候车上的人，有个三长两短，要你们的狗命!”刘守光大声命令道，又对二十几个军校一挥手：“押了他们去贼店!”

霎时到了鸣沙店。店主东犹自在门前张望。见一队骑马执刀的人押着店伙赶牛车折回，情知不妙，赶紧缩回店里掩了店门。

刘守光问道：“那缩头乌龟是谁?”伙计嗫嚅道：“那，那就是店东……”。

刘守光狞笑道：“看你躲到哪里去!”吩咐一个随从：“你带几个弟兄在店外巡逻，防止那厮越墙逃走。其余的跟我进店!”

两扇店门哪经得住武勇的军校冲撞，登时被砸开，众人一拥进了客店。

刘守光站在正房吩咐：“把这两个客官抬到房里，找解药汤醒酒。把店东给我捆来!”

店东此时已是瓮中之鳖，无路可逃，像捆粽子一样捆来跪在阶下。他自知罪孽深重，并不告饶，只瘫跪在那里闭目等死。几个店伙计也被押来关在一间屋子里，派了两个军校看守。只厨子不关，由两个军兵监视，在厨房烧菜做饭。

灌下解药汤，冯道和赵三醒过来。看见刘守光，冯道大吃一惊：“师兄怎么在这里?我这是怎么了，睡了这半天?”看看赵三，也是刚睡醒的样子，“酒饭还没上来?我可着实饿了!”赵三茫然地摇了摇头。

刘守光笑道：“谢天谢地，总算没事了!师弟啊，你和这位客官险些葬身沙海!是我把你们从鬼门关拉回来的!”随即将经过细说一遍。

“怪不得我此刻头还发胀呢，原来是贼店东下的毒手！救命之恩，何以为报？”冯道说着，就拉了赵三一同下拜。

刘守光急忙扶住：“师弟这是何来？你我同窗，焉能见死不救？这几年一点音信都没有，师弟怎么会到这里？这位客官是谁？”

冯道把赵三向刘守光作了介绍，徐徐说道：“自三年前家父身染重病，我就一直替老人家照看绸布庄，近两年长安屡遭兵灾，但凡有投奔的多逃往他处，生意没法做了，关了门，带了结清的银两回景城，不想黑店遇险，幸遇仁兄相救，不然就要做他乡孤魂了。”

刘守光道：“师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今后怎么打算？”

冯道说：“家父的病，三年来日见沉重。请了多少郎中，服了多少药，总无起色，一到冬天，病情就加重，去冬就险些过不去，全家人吓得没了主意。所幸过了年，险象消失，一家人松了口气，有个族亲说，赶快把媳妇迎娶过来，可以冲喜祛灾，于是匆匆把婚事办了。但自娘子进门，老父的病情也不见好转。子不语怪力乱神，我对这些是不信的，但家母之命难违。今冬还不知怎样呢。老父病成这样，哪能离开？而今我是归心似箭，照料家父的病体要紧，顾不得其他了。”

说话间，一军校来禀：“酒饭已备，请爷的示，在哪里用？”

刘守光道：“叫弟兄们随意去厨下用。上一桌来这儿为师弟压惊。”须臾酒饭上齐，赵三帮军校摆放停当，自去厨下和军士们一起进餐。

两人边用边谈，刘守光道：“自古忠孝不两全，当今乱世，师弟不在此时建功立业，更待何时？况且生死有命，不要说黎民百姓，就是皇帝老子，也没办法左右。你我分别三年，偏偏在此相遇，这不是天意？违天则不祥。师弟不如随了我去干一番事业，不是愚兄显摆，我家老太爷而今拥有幽沧两镇，地广两千，带甲十万，和三年前真有天壤之别。愚兄我也官居横海军团练使，正需要师弟这样有文才有韬略的人助我，贤弟意下如何？”

冯道说：“仁兄对我有再生之德，本当从命。但兄不知，我已许他人了。”

“他人，什么人？”刘守光很感意外。

“晋王世子李存勖。”冯道因把在长安遇见李存勖的前后情形，向刘守光述说一遍。

刘守光听罢，脸上闪出遗憾的表情。沉默一会儿，又说：“凤凰站高枝，也是人之常情。当今天下，势力最强的莫过梁王和晋王。英雄豪杰，争相前去投奔，师弟以身相许，有眼光，有见地，愚兄我佩服。”

听了这话，冯道忙分辩道：“我们自小相识，弟岂是那种趋炎附势之辈？

当时答应晋王世子，确是感激搭救之恩。我倒没考虑谁的势力大小。何况对李存勖我也有言在先，家父病在床褥，也不容我即刻前去报效。几年前我去蔚州做书办，也是出于你我兄弟的情义，那时仁兄有何势力可言?"

刘守光点头道："这话很是。师弟的人品，我岂能不知！三年前我们投奔晋王，师弟亲眼所见，当时我还力劝师弟和我们同去。家父有了如今的局面，也全亏的晋王慷慨相助，三年来我们一直以晋王的马首是瞻。"

这里，刘守光隐去了他父子羽毛丰满之后和晋王分庭抗礼的情节。

停了片刻，刘守光又道："我这次就是奉了家父的使令去晋阳向晋王述职，返回时途经此地，巧遇贤弟。我们都是晋王的部下，你跟了我去，也就是替晋王办事。"

古道侠肠的冯道有一弱点，就是耳根子软，拉不开面子。别人所求，不好意思当见拒绝。遂说道："即如此我随仁兄去幽州报效也未尝不可，不过父亲只我一子，实不忍心抛下病入膏肓的父亲远去，仁兄还需容我时日。"

刘守光不以为然："师弟太古板，在朝的大臣尚有'夺情'一说。先师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但孟子又说'嫂溺，援之以手'，也还主张权变的。"

冯道说："那个不同。大臣是国家栋梁，天子的肱股，离不开的。嫂嫂溺水了，用手拉她是情况危急。如弟这样的愚顿，有我不多，没我不少。没有我，你们不是照样搞出了大局面?"

刘过光心想：此人如此不识抬举，真是狗肉上不得宴席。因是多年的交情，不便发作。遂笑道："师弟被人搓弄了半宿，着实累了。我们一路上也甚是困乏。天不早了，我们歇息吧。"说罢，叫军校收拾了桌子，两人抵足而眠。

冯道和刘守光着实累了，直睡到第二天辰巳之交，方才起床。

此时店里很静。有数的几个旅客从军校口里得知这是一家图财害命的黑店，一早就纷纷离去，走光了。用了早餐，刘守光对冯道说："我们该上路了。师弟回景县，我可顺路护送一程。"又命令一个军校："去赏那店主一刀！这厮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恶贯满盈!"

一军校禀道："大人，那几个店伙怎么办?"

"这几个也不是善类，助黑店东谋财害命，死有余辜！一会儿叫他们和这座凶宅同归于尽!"刘守光面露凶光，大声命令道。

收拾停当，众人上路。出得店门，刘守光道："这是一处凶宅，冤气郁结太重，留它不得，放把火，烧了它!"

军校奉命放起火来。不大一会儿，整座宅院就被火龙包围，里面传来店伙计凄厉的哭喊声。



第四回

巨奸逞凶君臣遇害
皇帝为质岐梁讲和

自天复元年春岐王李茂贞把唐昭宗动持到凤翔以来，凤翔已被梁王围困了两年。朱温派大将葛从周率五万大军以“勤王”为名攻岐，沿凤翔四周掘了深壕，把凤翔围得铁桶似的。李茂贞多次组织突围，无奈兵力单薄，都被打了回来。

岐王李茂贞共占据二十州的地盘，总兵力不到五万。守卫凤翔的兵力只有二万。李茂贞素与占据四川的王建有隙，双方多次战于汉中，王胜多，李胜少，梁军围困凤翔时，王建又乘机派兵夺去了李茂贞的成州。李只得分出一万人马去防备王建，守卫其他州县的兵力只有将近两万，抽不出兵力来援助凤翔。所以葛从周很放心，只分出一万兵力驻在岐山，随时准备迎击来援之敌，集中四万大军做长围久困之计。

两年长围，城内景况惨不忍睹。粮食吃光了，柴草用尽了。这年冬天雪还特别大，黎民冻饿而死的无计其数。唐昭宗在行宫中设一磨，命宫人自磨豆麦供御，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人吃人的现象常常出现，狗肉一斤值钱五百，人肉一斤值钱一百。狗肉贵于人肉。

朱温见条件成熟，乃亲率五万大军从大梁向长安凤翔挺进。他先派大将朱珍率五千人马占据潼关，把住入关的要道。到了长安，留下大将庞师古率万人守城。又分出两千人马屯于兴平保护粮草，布置停当，亲率三万多人马向凤翔进发。李茂贞的地盘离长安最近，几次胁迫昭宗出亡。朱温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把皇帝抢到手。

不过朱温不想为此大动干戈。他虽然在诸藩镇中势力最大，但也只有兵力三十万。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钱镠……哪个手里没有十万以上的兵力？连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刘仁恭，居然也坐拥千里之地，十万人马，他要登上皇帝宝座，用兵的地方多着呢。必须十分珍惜多年积蓄起来的武力。“歼敌一万，自损七千”，他盘算过，就算把李茂贞连根拔掉，自己也得损失几万人马。何况现在正对刘仁恭用兵，两面作战，四面出击，可是兵家大忌。而且天子左右还有诸大臣、太监、宫女、后宫、诸王、侍卫近千人，破城之日，难保不玉石俱焚。那就不但收不到“勤王”的效果，反招来弑逆的恶名，于己极为不利。

所以朱温一起兵，就放出风来：只要李茂贞交出皇帝，马上罢兵言和。

消息传到凤翔城，李茂贞坐卧不宁。他实在舍不得昭宗这块金字招牌。有他在手，可以号令天下。但自己势单力弱，虽徒有岐王的名号，在诸镇中还是小字辈，一个凤翔被围，就弄得焦头烂额了。真要厮杀起来，如何抗得了朱阿三的三十万人马？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直至天亮，才朦胧睡去。

正惶急间，忽报有圣旨到。李茂贞忙命人开中门迎接。

圣旨很简单，只寥寥数语：宰相崔胤昨上奏章力主还驾京师。卿有何良策，拜章以闻。诏书后面附有崔胤的奏折。展开崔胤的奏折，洋洋洒洒足有三千余言。先陈述了驾幸凤翔的原因，又分析了当今天下的形势，接着叙述凤翔被围两年以来城中种种困厄情景，最后提出解除困厄的办法：还都长安。并强调：唯此一途，别无他法。奏章中特别陈述一事，引起了李茂贞的注意。那就是：崔胤散朝归第途中，数千饥民遮道陈情，说再不想法解除围困，百姓只有冻饥而死。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请宰相大人给指条生路！

看完诏书和奏章，李茂贞明白，皇帝把崔胤的奏章批给自己，是叫他拿主意。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李茂贞已经没有别的选择。皇帝急着回长安，崔胤等一班大臣建议回长安，城中饥民在死亡威胁面前，忍耐已到极限，不知会造出什么事来，守城的将士不用说，也渴望解除围困。就连李茂贞的大儿子李继嗣也劝父亲把昭宗交给梁王，何苦为一傀儡皇帝犯天下之怒！

李茂贞不再犹豫，立即面奏昭宗：同意车驾还都，请陛下谕令梁军撤围。

昭宗当即拟诏，派一中官出城，送达梁营。朱温得诏甚喜，赏赐了中官，拟一奏章，交中官带回城中呈送昭宗，大意谓：臣有本，面奏皇上。因有甲胄在身，不便入城面君。请陛下驾幸城楼，臣当面拜奏。

第二天，昭宗由李茂贞和崔胤等大臣拥簇着登上城楼。朱温早已率了葛从周等数员一班谋臣武将在城下恭候。梁军士兵则在数箭之外排着整齐的队列，旌旗招展，刀枪耀日，甚是威严。昭宗一露面，朱温和文武众臣跳下马来，行了大礼。梁军士兵见了，一齐三呼万岁。昭宗面露喜色。

参拜毕，朱温道："护驾来迟，让陛下吃了苦头，臣之罪也。望陛下勿听小人言，即刻起驾还都，臣率十万大军一路护送。保陛下万无一失。"

昭宗心想：没有你围困凤翔，我怎么会吃这么大的苦头？倒来做好人！到底是忠是奸，我还得看一看。但这话是万万不能出口的，遂和颜道："卿公忠体国，朕甚心慰。天子巡幸，自古有之，卿不要误听传言。你和岐王都是朕的肱股之臣。天下安危所系，不可生分。朕甚望卿等同心协心，扶佐皇室，安抚黎民，则贞观盛世，不难期至。而今巡幸凤翔的事已了，朕就要起驾还都，卿将勤王军退回藩镇便了。"

朱温道："臣谨遵皇上谕旨。车驾还都，是当今头等大事，天下百姓引领遥望久矣。其中还有许多细务，臣不便自专，臣意和岐王共同商讨出一套具体办法再奏请皇上宸断。"

听了朱温这话，昭宗对李茂贞和崔胤道："二卿以为如何？"

见二人点头称是，昭宗道："好，就依卿所奏，你们商量着办吧。"

第二天上午，梁王的代表敬翔、李茂贞的代表李继晔在昭宗临幸的城楼开会。商定昭宗还都的具体方案。这敬翔是梁王朱温的第一谋士，多计谋，有胆识，对朱温忠心耿耿，深得朱温信任。李继晔是李茂贞的大儿子，心地善良，本来就对父亲把皇帝劫到凤翔有看法，目睹围城两年来生灵涂炭的惨象，极力主张妥协，这次主动请缨为谈判代表。

打的两方都愿意妥协，所以没费多少周折，只经过两次会议就达到如下协议：

一、解除对凤翔的围困，梁军后撤五十里，恢复以前的军事态势。

二、解困后皇帝立即返回长安。

三、车驾返都由梁军协助警卫。

四、梁王输粮五万斛入凤翔，以舒民饥。

从协议看，梁王甚为大度，几乎全部答应了凤翔提出的条件。四条协议，只由梁军护卫皇帝还都是朱温提出来的。

朱温最关心的是把皇帝抢到手。所以"梁军协助警卫"这一条至关重要，名为协助，实则反客为主，数百禁卫军，如何抵得住十万人马？从此昭宗完全由朱温掌握。李茂贞起初不同意写上这一条：我不得不交出皇帝，你也别轻易捡了便宜。但朱温寸土不让：不写这一条，圣驾出事谁负责？李茂贞明知这是朱温要给自己挟持皇帝的行为找个合法的依据，但朱温说得冠冕堂皇，也只好让步。

李茂贞把四条协议捧进行宫，昭宗草草看了一遍，降旨照准，钤了玉玺，作为诏书颁布下去。

朱温得了诏书，立命梁军撤围，只留下两千精兵驻扎城下，等待昭宗出城。

初冬时节，草木半枯，树上的叶子还没落尽，不时有树叶随风飘舞，翻滚着落下，中原的初冬本不太冷，但漠北的寒流近几日乘势南下，气温骤降，又连续刮着西北风，夹着黄沙掠过人脸，显得格外凄冷。

一支军队由西向东走在风卷黄沙的官道上，约有五百余人，一色的梁军衣甲旗号。

傍晚，这支不大的部队到达离长安只有几十里远的兴平。这里是梁王大军的草料场。圆形尖顶的粮仓一个挨着一个，足有上百。仓壁由枝条编成，涂着

泥巴。仓顶苫着谷草。另一边排着几十个草垛，又高又大，很是威严。四周是两丈来高的围墙。草料场最怕失火，粮仓和草垛间，排着许多盛水的大瓮。

离草料场一里左右有一座兵营，驻有两千守卫部队。

掌管草料场的是个虞侯，手下有十几个夫役，这差事虽然干系重大，出了事就不得了，但人们还是争着干。这是个美差，粮草出入的数额巨大数量也不精确，也从没有人来盘点查验，稍稍使个手段，就能得不少的便宜。别看是个小小的虞侯，不给上司上贡还钻营不到。那些夫役也一样，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也干不成。

干系重大却也清闲。军粮流动性极大，每隔几天，就有一大批粮草运出，隔不上一月，又有大批粮草入场，倒仓、晾晒就省去了。夫役们的差事就是清扫、蓄水、防火、防盗。清扫蓄水几天干一次即可。闲下来就聚在一起吃喝斗牌。当然，还要小心伺侯顶头上司虞侯。他就是这里的皇帝。

这里算是军事禁地，不许百姓接近，也没有人敢于接近，所以多年来一直平安无事。

这一队兵丁来到草料场门前停住。

虞侯带了两个夫役迎出场门，见两个带兵的军官是偏将打扮，忙谄笑道："两位将军是来调运粮草的吗？请到管事厅坐。"

两个偏将点头称是，其中一个命令身边的军校："叫弟兄们解散休息，"说完就带了几个卫兵进了场门。

管事厅并不大，分成内外两间，里间是虞侯的卧室，外间是办事的地方，临窗安放一张书案，上面摆着笔砚。书案背后是一个大橱柜。里面放着粮草出入的账簿。书案前砌着个泥炉，因是初冬，里面燃着炭火。三面靠墙处横七竖八摆着几个凳子。

紧挨管事厅旁边有两间较大的房子，是十几个夫役的住房，每间房子里都有一个大通铺，足能睡下十几个人。夫役住房旁是一个小伙房。伙房旁是一间堆放扫把水桶的库房。此外场内再无其他建筑。

一个偏将问道："偌大个草料场，就这么几间房子？"

虞侯恭敬地回答："房子多了也没用，护粮的军队不住在场内，怕人多手杂，失了火可不是玩的！"

两个偏将点点头，说着进了管事厅。虞侯吩咐一个夫役："给两位将军上茶。"

一行人坐了，虞侯问："将军是从凤翔来？以前调粮草，没来过这么多人护送，这次一定调的很多吧？"

一个偏将答道："你还不知道吧？凤翔那边的战事息了。李茂贞那厮挺不住了，和咱们大王讲和，同意放皇上回长安。沿途就由咱大王的兵护送。凤翔被困两年，城里早断粮了。咱大王一高兴，就答应运五万斛粮食给李茂贞，救济凤翔城的饥民。所以派来护粮的兵丁也多！这是公文，请过目。"

说着拿出一角公文，虞侯接过看，上面写着："奉梁王谕令，着兴平速调军粮五万斛运凤翔，不得有误！"公文末尾盖着"泰宁军节度使"的关防。虞侯知道，这是凤翔前线主将葛从周的官衔。从前往凤翔前线调粮都不是葛从周亲自下令，可见这次非同寻常。何况公文上还写着"奉梁王谕令"，便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地说："一次调运这么多的粮食，运粮车怕不够用。我得马上派人知会护粮的军将，着他们多备车马。车辆就停放在护粮的军营里。"

偏将忙制止道："不忙，车辆不够，可分几次运送。这次运粮是给李茂贞，不是咱自家用。为他人做嫁衣裳，咱们犯不上着急。再者说，弟兄们走了一天，早累了。今晚也得找地方好好歇歇。明天再和他们联系不迟。"又对跟来的一个卫兵道："传我的话，叫百夫长带几个人进兴平城，给弟兄们安排住处。把咱们路上买的酒拿两坛来，暖暖身子，这鬼天气，刚交初冬，就这么冷！"

须臾酒到。两个偏将，就用茶杯盛酒，又斟了一杯给那虞侯："今晚相识，也算缘份，干了这杯！"

虞侯有点受宠若惊："两位将军赏酒，小的受之有愧，二位初到这里，应该是小人尽地主之宜才是。"

一个偏将道："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咱们大王就要护送皇上驾返长安，这一大片地方，今后就是咱大王的地盘了。送完这批粮食，我们可能要在这里驻下去。那时麻烦虞侯的地方多着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干了！干了！"说着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虞侯也举杯干了。

另一个偏将道："明天装车起程，少不得劳累那些夫役。叫了他们来同饮，也就便认识认识！"

"这两位倒不拿大。"虞侯这么想着，便出去叫那十几个夫役。

此刻，两个偏将各自倒了一杯，并不饮，等那些夫役进来。夫役们进得门来，见是两位偏将，乱哄哄地打拱请安。

待夫役们静下来站定了，一员偏将道："我们这次奉大王的命令来运粮，各位明日要受累了。路上买了点酒，聊表谢意。"说着命一卫兵："把那坛子也开了，给各位弟兄斟上。那坛子已开了的，赏给弟兄们以后受用！"每人都注了一杯，两个偏将举杯道："各位兄弟，干了！"大家举起杯来，一饮而尽。

须臾，一坛酒渴光。夫役们七嘴八舌地道谢，抱着另一坛酒，乱哄哄地退

了出去。

过了片刻，一个卫兵进来报告："都睡倒了！"

听了这话，虞侯面现惊疑，那两个偏将命令卫兵道："把这厮捆起来！"几个卫兵便向虞侯扑来。

岂料那虞侯并不胆怯，一脚踢翻书案，挡住扑来的卫兵，随即纵身跳入内室，摘下挂在墙上的朴刀，一刀劈下窗户，一个旋子就跳到屋外。没命地向大门跑去，边跑边喊："抓贼呀！抓贼呀！快来人哪！"

他这狂喊给自己帮了倒忙。为了防火，草料场离人家很远。又是黑天，还刮着凛冽的西北风，路上早断了行人，只有那几百军士，听到喊声，情知有变，都亮出兵器向呼喊的方向扑来。那两员偏将也带着卫兵抄向这里。

眼见得是杀不出去了，虞侯虚晃一刀，乘两个卫兵躲闪之机，飞步窜回夫役住的屋子，横着朴刀把住房门，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他想把夫役们惊醒，一齐死守，等待护粮的军将带队来援。

那两员偏将并不答话，带二十几个卫兵把房子团团围住。大声命令道："按来时的布置行事！"

只见那几百兵丁三人一组，飞快朝粮仓草垛奔去。不一会儿，熊熊烈火烧起，哔哔剥剥的响声越来越大。初冬时节，天气干燥，又刮着西北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粮草场便被大火包围。半边天都照得通红。

烧了足有两刻时辰，突然听到喊杀声从护粮部队的军营方向传来。

听到喊杀声，虞侯精神一振。一个偏将道："你高兴什么？我们就是抓不到你。烧了大军粮草场，你也逃不掉死罪，你不是问我们是什么人吗？告诉你吧，不然你做了刀下鬼都不知怎么死的，我们是晋王的部队，奉了世子爷的军令来烧粮的！"

听了这话，那虞侯面如死灰，哐啷一声丢了朴刀，声嘶力竭地狂呼一声："天哪！"就如泥塑的一般呆立在那里。

另一员偏将道："天无绝人之路，我看你拳脚上有些功夫，是一条好汉。何不随了我们去？等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见那虞侯呆立在那里并不回答，便大声命令士兵："快撤！"

这确是李存勖率领的部队。自秋初撤出长安城后，李存勖和李存进分别率领部队活动于兴平、户县一带，为了隐蔽，他们不进城，也很少到村庄里去，只拣山深林密处扎营。每天都派出小分队穿了便装四出打探消息。其间也多次潜入兴平粮草场附近侦察，摸透了周围的情况。

过了三个月，时令已入初冬，不能总在野外扎营，应该赶快行动了。

恰在此时，李存勖得到确信：朱温已和李茂贞讲和，凤翔撤围，皇帝驾返长安，朱温答应往凤翔城输送五万斛粮。李存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行动。

他派出扮做梁军的五百军士，由两名偏将统领，带上硫磺火种去烧粮。为了尽量避免对面格斗，李存勖挑出五百弓箭手，只要梁军露头，就一齐放箭。

不消说，调粮令和葛从周的关防，也都是伪造的。两坛酒，一坛放了蒙药。两个百夫长和虞侯喝的，自然是没有放蒙药的那一坛。原想，只要把其他人蒙翻，一个虞侯不难对付。但没想到那虞侯拳脚不凡，两个偏将和二十名卫兵竟然没有抓住他，于是演出了上面惊险的一幕。

烧粮的火光惊动了梁军的哨兵，急忙报与偏将，偏将急急带了兵丁准备救火，刚出营寨，就被密如飞蝗的乱箭射回。呐喊着冲了几次都是如此。晋军一面放箭，一边大呼："晋王世子在此，哪个不要命的敢出来！"偏将一听，知道出去也是送死，只好龟缩在营寨里。

火势渐渐弱了。李存勖看大功告成，命令一声："撤！"便和李存进率领三千人马沿着官道向东去……

刚走出几里，就听后面有人大喊："慢走……等一等……"

李存勖回头一看，见只是一个人影，不是梁军追击的部队，便放了心。命令部队停下来等候。

那人到了跟前，李存勖问道："你是什么人？黑天半夜的追赶我们，什么事？"

那人并不客气，朗声答道："我是什么人？我是被你们害得有家不能归的人！"

两个偏将认出来了，对李勖道："世子爷，他就是管粮草场的那个虞侯。"

李存勖大感意外，问道："你待要怎样？"

那虞侯听到"世子爷"三字，知道这位骑马的将军就是李存勖，便道："我待要怎样！我能怎样？我来，是要你给我一个了断！"

"你说说看，怎么了断？我这人从来不为已甚，不把人往绝路上逼！"李存勖道。

那虞侯道："还没把人往绝路上逼？我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烧了大军粮草，梁王不会放过我，追究起来，我必死无疑。你们人多势众。我一个人也敌不过，求你们赏我一刀，死也死个痛快！不过，这样死去我也不甘心！那两个骗我的鸟偏将，想必是你的部下，放这两个龟孙出来，我和他们较量一番，临死前也要出口恶气！或许拉上两个垫背的一同去见阎王也未可知！"

"看来他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来拼命的。"李存勖想，"倒也算得一条汉子。

听偏将说，两人带二十个兵士竟然没抓住他，看来是有一身功夫的。这样的人很难得，能不能叫他回心转意呢？”想到这里，对那汉子说：“你也算得一条汉子，就是一时气血攻心，想得太狭窄了，你想，我们素不相识，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凭什么要把你逼上绝路？你们护粮，我们烧粮，各为其主，谁也不能说谁的不是。这还仅仅是烧粮，战场上打死的成千上万。能说他们之间有仇吗？所以自古以来就不把战场上打死的算做血债，我们既然要烧粮，就要使用各种手段骗你。换个位置，你来干，也是一样，所以你对我们撒不得怨毒之气。”

见那虞侯陷入沉思，知道他是听得进去了，还不是冥顽之辈。李存勖进一步劝道：“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就显得见识不广了。天地之大，何处不能容身？非得吊死在一棵树上？朱温容不得你，你不会离开那厮？如今天下，朱温就算势力最大，能占几分？壮士何不往宽处想。再者说，朱温要行篡逆之事，是天地间第一号罪人，就算是当了皇帝，到头来也要受天罚。壮士离开他，另谋出路，那是弃暗投明，是义举。不胜似觅死觅活？你纵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你的父母妻子着想，就这样自寻死路，值得不值得？”

虞侯静静地听着，似乎动了心。李存勖又劝道：“听我的部下说，也曾劝你随了我们去，那时你可能怀疑这是诱擒之计，现在我以晋王世子的人格担保，只要你随了我们，决不亏待你，起码还给你个虞侯做。当然，你解不开恨我们的扣子，不肯随了我们，也不难为你。你现在就可以走人，如你有困难，我还可以资助你银两，只是千万别回到朱温那里。如你所说，那确是死路一条。以壮士的一身功夫，哪里挣不来功名前程？我这可是肺腑之言，望壮士三思！”

听了李存勖这样入情入理的话，虞侯激动起来，拱手道：“多承开导，西方邺愿随世子去！”

李存勖很高兴，对西方邺道：“欢迎弃暗投明。你这名字我有些耳熟，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西方邺道：“小人原是长安县衙的都头。曾和晋王殿前的张公公同赴冯道的饯别宴。世子爷想必是从张公公那里听到小人的名字。”

李存勖点点头：“是了，是了。你既然做过长安县的都头，怎么当起粮草场的管事虞侯来？”

西方邺道：“三个月前，经一个朋友的引见，我离开长安投入梁军。长官见我会拳脚，能办事又识字，便委我做了这个差使。”这里，他隐去了给冯道做镖师，又弃冯道而去的情节。

李存勖对身旁的李存进道："那就把他编入你的义儿军，给他个帐前虞侯的差使。"

"谢世子爷栽培！"西方邺给李存勖行了礼，便随了李存进加入继续前进的队伍。

梁王朱温得知兴平粮草场被烧，又气又急。五万斛粮食是李茂贞坚持的交换条件，不运到凤翔，就不放皇帝，这怎能不叫一心要把皇帝搞到手的朱温着急。那十几个夫役都被大火烧死，管场的虞侯不知去向。他就把气撒在保卫粮草场的偏将头上，下令砍了。又把镇守长安的庞师古臭骂了一顿，声言要追究他防守不力的责任，兴平离长安只几十里，一万人马难道都是混饭吃的？

朱温急忙下令四处征粮调粮，但五万斛，不是说说就能凑齐的。费了好大劲，筹了三万斛，又答应还差的两万斛尽快补上，李茂贞才同意皇帝离开凤翔。

经过许多周折，昭宗起驾的时候，已是天复三年的正月。

因是新年刚过，各藩镇贺岁的使臣还没有回去，都随了岐王李茂贞在城外跪送圣驾。官道两边送行的百姓黑压压跪了一地。因得了梁王送来的救济粮，百姓们的面色比围城时好多了，跪在那里齐声大呼"万岁"。

梁王朱温带了一班文臣武将在城边跪接，显出毕恭毕敬的样子。昭宗抚慰了几句，然后说声"平身"，朱温等起身肃立道边，等皇帝的仪仗车队过去，才率领大军徐徐跟在后面。

皇帝的车队到了咸阳，宰相崔胤率文武大臣奉迎。崔胤则是先期返回长安，来安排皇帝返宫的仪式的。

仪式刚一结束，朱温就从班列中趋出，对昭宗道："臣要亲自为皇上执辔！"还没等昭宗反应过来，朱温就快步走到龙辇前，一手揽住御马的辔头，大声命令道："起驾！"皇帝在辇上坐着，朱温在辇下走着，手不离辔头，一直走了十几里，显得十分恭顺。昭宗甚感不安，几次催促朱温："卿赶紧上马吧，不要累着了。"朱温执意不从，对昭宗道："臣受先帝厚恩，虽肝脑涂地，无以为报。而今要把一片赤心，报与陛下，只要有臣在，陛下断不会再吃凤翔那样的苦头。"说着，流下泪来，昭宗也为之唏嘘，流泪不止。君臣且行且说且哭，一直持续了十多里。直到进了长安城，朱温才两眼含泪离开帝辇。

昭宗左右的人，都为这情形所感动，夸赞朱温是大大的忠臣。

朱温说的先帝，是指昭宗的哥哥僖宗李儇。朱温在僖宗时降唐，王号也是僖宗给的。朱温怀念僖宗是真，说要把对僖宗的赤心报与昭宗，是拣好听的

说。

朱温的泪水，把这个胡涂的皇帝迷住了。告庙、回銮等大典过后，昭宗对宰相崔胤说："乾符以来国家多难，奸佞辈出，还没有一个像梁王这样的栋梁之臣，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天家的那份忠心。有了他，长安可保无虞了。"

崔胤道："陛下不可轻信于人。太宗皇帝在世时，贤相魏征曾有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当年曹操、司马懿，都曾被天子倚为栋梁之臣，也曾信誓旦旦忠于社稷。结果如何？南朝晋宋齐梁陈的更替，无不是权臣所为。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我观梁王为人，凶残又奸诈。战乱以来，梁王屠城的事，可不止一起。斩杀敌兵敌将，那是取胜的需要。百姓何罪？必欲和守军一起斩尽杀绝而后快，这岂是忠良之臣忍心干得出来的！当年梁王和李克用追击巢贼，对李阳示友好，设筵款待，夜则驿馆纵火，要烧死李克用。似这样凶残险诈，陛下需加防范。"

一席话说得昭宗踌躇起来："似卿之言，当如何？"

崔胤道："梁王异志未萌，当外示笼络。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越王钱镠，还有最近崛起的幽州刘仁恭，这些镇帅手握重兵，对梁王是有力的牵制，陛下应派出使臣加以抚慰，以备缓急。还要增强宫禁护卫。陛下数度蒙尘，禁卫军逃散了不少，赶紧增补扩充，加以训练，选一得力皇子统领，可保宫禁安全。如发现梁王有不轨之图，可设法诱其入宫除掉。"

说到这里，崔胤又换了口气："当然，这只是臣的揣测，但愿梁王恪守臣道，皇上无虑，那是我大唐的造化。"

昭宗听了默默点头。

过了几天，宫中颁出数道诏旨：

赐梁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称号，赐敬翔"迎銮协赞功臣"称号并赐宴内廷，以示优崇。

命皇子德王李裕为"护驾指挥使"，统领禁卫军。

命京兆尹负责募两千精壮男丁，送入大内，充实禁卫军。

接到诏谕时，梁王朱温正和几个心腹议事。见了诏旨，朱温笑道："看来这位多灾多难的天子对我还是不放心呐，表面上优宠得到了家。'回天再造'，哪个臣子敢当这样吓人的称号？这不过是拿话甜和人。反正这玩艺也不花成本，廉价得很。实际上对我们防着一手。我一万人马驻在长安，还保护不了他的安全？非要扩充禁卫军，还由儿子当统领，是怕咱们插手宫庭警卫。如果对咱们不是多心，怕什么？"

葛从周道："皇上也太天真。咱们若真有不臣之心，这三千纨绔子弟顶什么用？多此一举！"

敬翔正色道："可不是这个话！咱们既然还遵奉天复的正朔，大王就难免入宫参驾。万一有人挺而走险，不要说三千人，几个御前带刀的侍卫就把事办了。那时纵有千军万马，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汉末大将军何进是怎么死的。难道咱们不该记取吗？"

说至此，敬翔又对朱温道："大王还记得前几天和臣一起玉华宫奏事吗？四个带刀侍卫不离皇上左右。奏对间，皇上突然对大王说："朕的朝靴结开了，卿为朕系上！"臣听了一惊，又有侍卫又有太监，这点子事怎么叫大王去做？急忙上前："臣为陛下系上！"事后越想越怕，系靴结就要半跪在地上，侍卫要动手可是易如反掌！这几天臣老想着这件事，是不是什么兆头呢？"

朱温道："我当时倒没想那么多，这个喜好玩乐的皇帝倒未必有那么多的心眼。"

敬翔道："也许是我多虑了。就算皇上没那么多心眼，他左右的人呢？那个崔胤可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刚接到的几道诏谕，大概就是他的点子！"

朱温道："这个崔胤是皇上的主心骨。以后咱们在他身上用点心思。看能不能把他拉过来。他要肯向我们靠近，那走下步棋就便利多了。他要不识相，咱们就找个机会拿掉他。太府卿，这事由你来安排。"太府卿是敬翔的官职。

敬翔答应一声"是"又道："不过大王不宜久居长安。天家在此经营了二百八十多年，势力盘根错节，离李茂贞又近，我初到此根基不牢，亡命徒又多，我防不胜防。天下安危系于大王，王何必以千钧之躯蹈此危地？大梁为我故地，基业所在，臣夜观天象，王气聚于汴，长安则暗淡无光。王宜速返大梁。"

朱温道：咱们都走了，宫里有个风吹草动，可是两眼一抹黑啥也不知道。得留人在宫里随时掌握大内的动静。敬翔道："大王虑的甚是，还要花点钱，买通几个太监。这样我们虽在几千里之外，宫里的一举一动，都可了如指掌。"

天复三年四月，朱温留下庞师古镇守长安，从子朱友纶为皇城使，自率大军返回汴梁。昭宗很高兴，在延喜楼设宴为朱温饯行，还赐给《杨柳枝》曲五部。

朱温虽然离开长安，长安一带从此成了他的地盘，兴平、咸阳、长安、潼关，驻梁军四五万。昭宗已入梁王掌握之中。

如是这般过了半年，倒也风平浪静。唐代，上层社会圈子里盛行打马球的游戏。当时叫"击鞠"，游戏双方骑在马上，用一种特制的木杆在奔跑中击球。

昭宗是个马球迷，宫内特设马球场，专门养了一帮子人陪他击球，叫“击鞠供奉”。不过这种游戏很危险，二十余骑争抢一球，回旋奔驰，左冲右突，很容易出事。

也是合该有事。留在长安任皇城使的朱友纶也迷上了马球。有一次打马球，拥挤争抢中，朱友纶从马背上摔下来。恰巧一骑马飞奔过来，收缰不住，马蹄踢中朱友纶的太阳穴，登时头骨破裂脑浆流出，死在马球场上。

噩耗传到汴梁。朱温怀疑是昭宗左右的人有意暗害，上表昭宗，要求严查主谋，惩办凶手。表中口气强硬，不像臣下对皇上的奏章，倒像是上官斥责下属。昭宗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不敢对朱温发作，只好派人去查。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有人暗害的证据。崔胤把真实情况通报给汴梁。

朱温认为崔胤有意隐瞒真相，发敕令，命庞师古率兵包围大明宫，逼迫昭宗把那次参加打球的供奉全部交出，押往汴梁。朱温亲自审问，还是没问出个子午卯酉。盛怒中朱温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

这件事对昭宗触动很大。一介武夫，毫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竟擅自派兵包围皇宫，入宫捕人。堂堂天子，竟无力保护一群无辜者，连把他劫持到凤翔的李茂贞也没干出这样不忠的事，昭宗深悔不该被朱温的泪水和甜言蜜语迷惑。这是又一个曹阿瞒和司马氏！

想到这里，昭宗不禁胆战心惊，忙把崔胤找来商量。

崔胤道：“陛下虑得是。朱温早有不臣之心。几个月前，臣曾提醒过陛下。如今梁王虽远离长安，但四五万重兵驻在京城，长安非陛下安居之地。要想摆脱朱温的控制，陛下只有离开长安。”

昭宗道：“咱们刚从凤翔回来不到一年，还要出去？早知如此，还不如呆在凤翔，也比这里好受些。”

崔胤道：“李茂贞力量太弱，根本无法和朱温对抗。朱温一围城，李茂贞就只好妥协。这次出幸，要找一个又能和朱温对抗又忠于皇上的去处。如今天下能和朱温对抗的只有晋王。晋地离我们很近，过了黄河就是。最难得的，是晋王李克用对天家的忠心。自凤翔车驾返京以来，臣几次派人和张承业联系。张也盛赞晋王对皇上忠心不二，他几次在各种场合表示：‘此生决不失臣节’。据张承业说，李克用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他的话发自内心，应该可信。臣斗胆进言，皇上巡幸晋阳乃是万全之策，若对长安恋恋不舍，早晚要出大事。死了一个朱友纶，朱温竟如此作派，是可忍，孰不可忍！望陛下三思。”

昭宗对长安不无依恋。这是他的祖籍，自高祖李渊起，到他这儿已经经历了二十代，但身家性命更珍贵，且王朝迁都，古已有之。何况晋阳乃大唐发轫

之地。当年高祖李渊任晋阳留守就是从这里起兵，肇建大唐皇朝。如今返回祖先龙兴之地，也许是乱世重振大唐的契机！何况那儿还有一位对唐室忠心不二的李克用呢！

想到这里，昭宗对晋阳充满了神往。不过，这位柔弱的天子对能否顺利出幸又拿不准。他对崔胤道："如今除了驾幸晋阳，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法子。朕担心的是能否出得去。车驾一动，可是兴师动众，六宫、诸王、大臣、宫人、太监，还有卫军，声势浩大。朱温那厮不叫咱们君臣走怎么办？那么大的动静，瞒是瞒不住的。"

崔胤道："这些臣早已想过，这样走法，是走不出去的。臣有一计，请陛下宸断。声言游幸华山，臣派人通知晋王，悄悄派兵在山下接驾。华山距风陵渡不过几十里，过了黄河，就是晋王的地界。那时人不知鬼不觉，朱温想追也来不及。为了万无一失，皇上只能轻车简从，只带六宫、诸王和少量护驾禁卒，装出真游华山的样子"

崔胤的计谋叫昭宗又紧张又兴奋。当下传旨，声言游幸华山，命有司做好准备。同时，宰相崔胤派心腹密赴晋阳，约定日期，派兵去华山接驾。

信息传到汴梁，朱温并未在意。想是这好玩的皇帝在宫里呆腻了，想到华山散散心。

敬翔却多个心眼，对朱温道："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名堂？大王还是多加防备为是。现下时近初冬，并不是游山的季节。这位皇帝何以突然来了游山的兴致？会不会假借游山之名离我而去？华山距风陵渡近在尺咫，过了黄河，可就是李克用的地盘了。"

朱温道："那怎么办？挡驾，不叫他去华山？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围困凤翔，还搭上五万斛粮食，才把这位皇帝弄到手，不能再落到别人手里。"

敬翔道："那是自然。皇帝在手，大王才能号令天下。不过现今不宜来硬的。限制皇帝的行动自由，名分上于我不利。他要去华山只管去。咱们可以暗中下令，着庞师古派兵尾随，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他的行动。再派一支军队守住千尺幢，那里是登华山的唯一通道，自古华山一条路么！再令守潼关的朱珍就近率兵把守风陵渡口，防止晋兵过河接应。这样就万无一失了，皇上纯粹是游华山便罢，如果真是想跑到李克用那儿，这几支军队足以把他截回来。"

由于梁军防范严密，崔胤的计谋就落了空。晋王李克用得到崔胤的密信，果真派了李存进带领三千人马去华山接应。这支军队虽然到达华山，但是李存进多了个心眼，没有从风陵渡过河，而是选在韩城渡口，用皮伐子渡过黄河。可是他们无法登上华山，千尺幢这个天险没法通过。千尺幢又陡又窄，只能容

一人通过，兵力无法展开。李存进指挥晋军猛冲几次，都被守千尺幢的梁军打下山去。死伤了好多弟兄，只有徒唤奈何。震天的喊杀声连山上的皇帝都听到了。可是就是传不到眼前来。

击退晋军以后，梁军不用偷偷摸摸地尾随了，以“护驾”的名义大摇大摆，浩浩荡荡地把昭宗“请”回了长安城。

不过事情并未到此结束，这位可怜的皇帝大难还在后头。

这件事提醒了朱温，也给朱温送来了借口：皇帝不能再呆在长安，应该挪个地方。也不能随便出游。只游了一次华山，就有匪贼谋劫帝辇！太不安全了！出于政治的需要，朱温此时还不想把那层窗纸捅破。

应该迁到哪里呢？朱温说，洛阳是古都，离大梁很近，应该迁到那里。不等皇帝同意。朱温就命庞师古率领大队人马“护着圣驾”向洛阳进发，行前，朱温还以皇帝的名义布告天下，并把禁卫军遣散，每人发了十两银子的遣散费。禁卫军兵多为长安纨绔子弟，并不愿意离开家乡，又得了银子，忽啦啦倾刻散尽。只有小黄门数十人，打球供奉和内园小儿等二百余人随驾东行。

走到谷水这个地方，朱温又收买了一名御医，唆使他诬告这些人“图谋不轨”，悉数除掉。然后换上朱温派来的人。从此，左右职掌使令的人，全成了朱温的耳目。昭宗形同囚徒，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

天复四年正月，昭宗“驾幸”东都洛阳。朱温道：“陛下驾临东都。有臣在此护驾，从此高枕无忧，这是上苍保佑我国家。宜改年号为‘天祐’”。也不等昭宗答应，就代为发出一道诏谕。从此，昭宗的年号就改为“天祐”。

洛阳自东周以来，被历代王朝称为东都，宫殿巍峨，规模庞大。可是昭宗住在里面却高兴不起来。伴随左右的，只有何皇后、妃嫔、诸王子和朱温派来伺侯的小黄门等。偌大一座皇宫显得空空落落。随驾而来的崔胤等大臣也被朱温控制，很难见上一面，愁苦不堪的昭宗每天以酒浇愁。常与何皇后一起饮泣。有一次昭宗和皇后登上高高的齐云楼，向四处眺望。昭宗指着西北云天对何皇后道：“看见天边那片彩云了吗？下面就是长安，那是我天家祖祖辈辈享有天下的地方。不知道我夫妻还有没有回去的那一天！”说着悲从中来，凄声吟道：

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回大内中？

吟罢，这一对可怜的夫妇相拥而泣。

左右密报朱温。朱温嗤之以鼻：“事到如今，还幻想有人来救他？真是不

知好歹!”遂密令左右：“好生伺候皇上，再发生华山那样的事，就拿你们是问!”都知道梁王的脾气，谁敢怠慢？对皇帝看得更紧了。

敬翔对朱温道：“随皇上来洛阳的诸大臣，多存怨望，常常聚徒横议，紊乱纲纪。王欲图大事。不宜叫他们留在洛阳，以免生事。”于是朱温矫旨，把六部长官、太子太保等二十几个“不安分守己的”大臣都贬到外地去，皇帝身边力量更弱了。

晋王李克用、吴王杨得密、岐王李茂贞、蜀王王建、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等发檄文声讨梁王朱温，指斥他强逼昭宗迁都、改元，是“谋逆”。宰相崔胤一次进宫奏事时把这个信息传给昭宗。

转眼到了天祐二年的夏天。有一次昭宗召见崔胤。赐给他一顶缀了宝石的丞相冠。谢恩毕，昭宗看了看左右，注视着崔胤道：“此冠乃皇后亲手所制，一针一线都寄托着朕的厚望。卿可要仔细了!”说罢，又看了看左右。两旁侍奉的人只默默地站着，并没有什么反响。

召见毕，崔胤手捧盛了官帽的盒子出宫。还没走出金水门，就被军校拦住：“相爷捧的什么?”崔胤答道：“皇上所赐的相冠。”军校道：“恕小人冒犯，梁王有敕命，凡出宫之物都要检视。”崔胤怒道：“我是堂堂当朝宰相，相冠又是当今圣上御赐，尔等怎敢无礼?”军校陪着笑脸，但语气强硬：“相爷明鉴，违了梁王令，小人吃饭的家伙就要搬家。这样吧，相爷请到里边稍坐，容我禀过梁王，由王爷定夺。”转脸命令军卒：“侍候相爷里面休息，出了差错梁王可是不依!”说着，牵过一匹马来，飞奔而去。

不一会儿，那军校又疾驰而回：“禀相爷，千岁请您老人家过府。”又指着几个军卒道：“随我伺候相爷去千岁府。”

崔胤窝了一肚子气，又不能不去，只得悻悻地跟着这群军兵来到梁王府。

朱温把崔胤让进府中，略一寒暄，便将那顶相冠拿在手中，反复审视，没有什么异常，但他还不放心，对崔胤道：“这顶宝冠，甚是可贵，即上面几颗宝石，就不下千金！本王也非常喜爱，公肯割爱否?”崔胤道：“皇上所赐，怎好转赠他人？王既喜欢，明日奏明皇上，再制一顶赐与千岁便了!”朱温道：“如此驳寡人的面子，难道帽子里有什么说道不成?”崔胤见他疑心如此之重，非常不快，遂道：“千岁如此说，臣就是再喜欢也不能不割舍，大王收下好了。臣告退!”说着，起身一揖，便要出府。

朱温见没有什么破绽，笑道：“方才不过戏言，哪能夺人所爱呢！何况是皇上所赐！不过，如此宝冠，须储以宝盒，本王有荆南所献象牙宝盒一个，赠与公。宝盒储宝冠，称得上珠联璧合。”因命左右：“将宝盒来，换下宰相公的

盒子!”

崔胤换了盒子，以宝盒储冠，拜谢而去。

你道朱温为何如此慷慨？原来是从帽子里没有发现破绽，又疑心到盒子上。崔胤走后，朱温命人把皇帝所赠冠盒打碎，一无所见，方才作罢。

且说崔胤回到府第，反复回想昭宗的话：“一针一线都寄托着朕的厚望。”莫非相冠中藏有密诏，叫我拆开来看？急忙找来剪刀，亲手将皇帝所赐宝冠拆开，果见一方黄绫子上写有密诏：

> 皇帝谕晋王李克用、吴王杨行密、岐王李茂贞、蜀王王建及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朱逆全忠，久蓄僭逆之心，谋夺神器。近者不臣之迹弥彰，迁都、改元，皆强加朕躬。其倒行逆施，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诸卿公忠为国，仗言声讨，朕心甚慰。往者步伐不一，是以厥功不克。今若戮力同心，可集精兵百万，以此之众挥戈向洛，何愁不犁庭扫穴，歼此丑类！斯时山河重光大唐中兴，朕与诸卿共享太平，岂不忻欤？若奸佞谋危社稷得逞，被祸者岂独朕躬？诸卿亦在不免也。

诏书只有二百几十字，却写得铿锵有力。有对朱温的揭露和声讨；有对诸卿的褒状和鼓励；中心只有一个：只有大家戮力同心，步伐一致，才能收效。最后发出警告：朱温的野心一旦得逞，你们也要大祸临头!

读了密诏，崔胤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密诏是颁给晋王等五家的，却藏在赐给自己的宝冠里，显然是叫自己把它送出去，只此一份，送给谁呢？当然先送给晋王，五家中唯有晋王最忠于唐室。那么，派谁去送？千里迢迢，能否送到？就是送到？起不起作用？这五家各有自己的算盘，有的还曾兵戎相见，能听皇上的，会齐心协力打朱温？如果不送，对得起皇上么？自古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不送，即为不忠，枉为朝廷大臣。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绕案徘徊，流泪唏嘘。

“一针一线都寄托着朕的厚望”，崔胤似乎又看到了昭宗赐冠时那期待的眼神。最后下定决心：“送!”或许有一线光明。不送，不仅上负皇恩，下愧臣民，危及社稷。而且，密诏在手，一旦泄露，祸不可测。

崔胤封了密诏，唤来跟随多年的老仆崔福。叫他送往晋阳。临行，崔胤再三叮嘱：“此举不仅关系皇上社稷，也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出不得半点差池。你可要仔细了!”

崔福道："相爷放心，老奴屡受厚恩，这次就是报答的机会。有老奴在，就有诏书在！"

不想，多疑的朱温早派人监视了崔胤府第。见一上了年纪的人身着差官装束，背一锦袱上路，便暗中跟随，至郊外无人处，将崔福拿了就要押送朱温。崔福见事败露，便拼命争抢厮打，无奈力不从心，三拳两脚，便被对方打翻在地，押着来见梁王。

朱温见了密诏，气得暴跳如雷，对崔福严加审问，崔福就是一声不吭，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还是一字不招。

敬翔道："不用跟他费口舌了。事情明摆着的，他从崔府出来，分明崔胤所遣。还要他招什么！只是崔胤是怎么将密诏带出宫来的？"

朱温道："是了！一定是夹在宝冠里带出来的。也怪我那天疏忽，没有打开宝冠检视，被这厮瞒过去了，天幸今天落在咱们手里，该怎么处置？"

敬翔道："这等事不可声张，只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暗中处置为宜。这等诏书张扬出去，不但于大王名声有损，反而不便行事了。大王想啊！如果崔胤和皇帝突然有一天去世了，再愚顿的人也会和密诏联系起来。"

朱温道："你是说叫崔胤、皇上和密诏一起消失？"

敬翔道："这等丧心病狂的诏书，留他何用？终不成去拿了它和皇上对质不成？付与祝融氏便了，至于送诏人、崔胤和皇上……"敬翔凑近朱温耳语一阵。

朱温笑道："好主意！来人，把这厮拖出去关起来！"随即打着火石，把密诏烧了。

当夜，崔福被带到郊外活埋。崔福临死大呼："朱阿三！你不得好死！我先走一步，在鬼门关等着你！"过了几天，崔胤奉皇帝诏谕视察黄河。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被一伙"强人"杀死在郑州大堤下。

过了几日，朱温面辞昭宗，回到汴州藩邸。三天后，朱温养子朱友恭率百余军士夜叩宫门，声称有紧急军情，急须面奏皇帝。昭宗此时和妃子李昭仪睡在椒殿，听到宫人通报急忙起来接见。朱友恭已率人趋至殿门，昭宗大惊道："奏事为何带这么多士兵？"朱友恭并不搭话，拔出剑来刺去。昭宗绕廊躲避，李昭仪见状，奔过来用身体遮蔽皇帝，一边大喊："来人哪，有人行刺！"结果和昭宗一同命丧剑下。混乱中，另一皇妃裴昭容也被杀死。直到朱友恭带着军士退出皇宫，才有人哭喊着奔过来……何皇后听到噩耗，顾不得整装就奔到椒殿，看到昭宗浑身是血直挺挺躺在那里，痛呼了一声："天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第二天，敬翔召集群臣宣布："李裴二妃弑逆，已被宫廷卫士杀死。"这话犹如炸雷，惊得群臣面面相觑，望着皇帝的棺柩，谁也不敢吭声。有几个想提出质疑的大臣，见敬翔身后列着一队身披铠甲、手执兵刃的军士，也都禁若寒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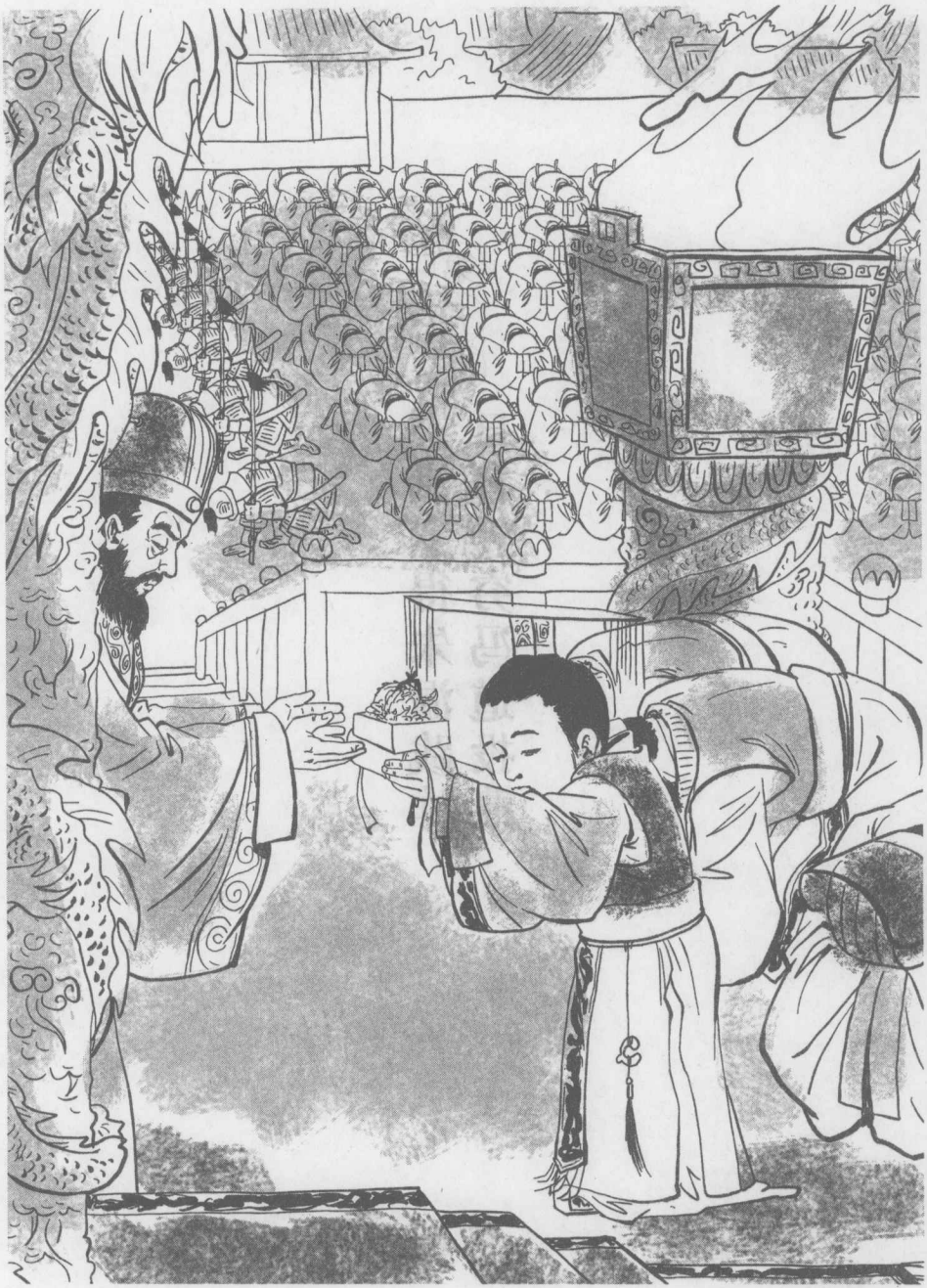
敬翔又高声宣布："国不可一日无君。奉何皇后令，以皇子辉王李祚监军国事，择日登基。"辉王李祚是昭宗的第九个儿子，才十三岁。朱温立他为帝，纯粹为的是便于控制。

又过了三天，也就是天祐二年八月的丙午日，李辉在洛阳即皇帝位，更名李柷，仍用天祐年号，历史上称之为唐哀帝。这个未成年的小毛孩绝对是个傀儡，一切大权全操于朱温。就是傀儡皇帝也当不长，还不到两年，朱温灭唐建梁，封李柷为济阴王。又过了两年，朱温又派人把他杀死，当时他还只有十七岁，不过这是后话。

既要为娼，又要立牌坊。朱温急于洗刷弑逆的恶名，从汴梁匆匆赶赴洛阳，在昭宗的梓宫前落了几滴眼泪，然后为昭宗发丧。

两个月以后，洛阳发生士兵去粮店抢米事件，参与者有朱友恭的部下。朱温借口朱友恭治下不严，把他远远地贬到岭南，做了一名崖州司户。司户的椅子还未坐热，朱温又假传李柷的诏谕：赐朱友恭自尽。朱友恭悲愤地大叫："把我抛出来就能封住天下人的嘴巴？人可欺，鬼神也欺骗得了吗？你断子绝孙吧！"

说完，端起监刑者放到眼前的一碗毒酒，一饮而尽……



第五回 志满意得朱温践祚 日暮途穷冯道投燕

冯道在鸣沙店遇险，幸得刘守光相救，拣回了一条命。因是同路，刘守光一直把冯道主仆送到景县境，才急奔沧州而去——朱温正在分兵一支，围攻沧州，刘守光要去看看战况，然后回幽州向父亲复命。

冯道祖居景县三义村。这是个较大的村落，三百多户人家，二千多人口。绝大多数村民务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日子。这里是冀鲁交界处，土质不是很好，产量也不高，只能是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村民勉强能够糊口，不过也是半年糠菜百年粮。如果是久旱不雨，多数人家就要闹饥荒，每到青黄不接，外出讨饭的成群结伙，拖儿带女，似乎已经成了传统。祖祖辈辈，年年岁岁，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成了定式，一代一代就这样流传下来，那时还没有科学种田的概念，也没人想去怎样提高产量。种子一播下，就听天由命。没有人在如何提高产量上做文章。

因为穷，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到三义村，所以这里的单身男人特别多。女人就显得特别珍贵，“有剩男无剩女”，珍贵是珍贵，女人的地位照样低下，受传统观念束缚也最深。

因为穷，这里的生育率很高。一个女人生七八胎的很平常，不过婴儿的存活率也极低，生下来几个月就夭亡的很普遍。这里也没有时间概念，天亮就起来，天黑就上炕，不点灯为的省下灯油钱。孩子是因为爹娘无聊才降临到世界上。村民们绝大多数不识字，当然没有起码的文化生活，夫妻交媾是困苦中的惟一乐趣。饮食男女是村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偶而也谈论听来的故事。

有一次一个塾师给村民们讲起西游记。说唐朝师徒到过夜叉国，那里全是黑人，历来在性方面敏感的村民们听了兴致大发。有的村民说，都是黑种，生出的崽子也肯定是黑的，有的笑道：“咱们要娶来一个这样的黑娘们儿生下的娃是什么颜色？有的说是白的，从父；有的说是黑的，从母；也有的说不黑不白，父精母血嘛。一个小混混的话引起哄堂大笑：“是白地带黑花的，就像斑点狗！”

这里也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习惯于随地便溺。土坷垃和秫稭杆就是手纸。因为穷，小病抗着，大病就听天由命，人们的寿命都很短。

当然这里的人也不全这样。这是压在最底层的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是贫农和雇农。另有几户被称为大户，是三义村的上层社会，他们家境富有，有地几百亩或上千亩，有的还在景县城里开着商号，不过冯道绝少和他们来往：“土财主，为富不仁！”

冯道在三义村居于中层社会，有地几十亩。父亲多年在外经商，家境殷

实。

且说冯道偕老仆赵三回到三义村，冯父已病人膏肓，无药可医。冯道和娘子褚氏衣不解带，昼夜侍奉在病榻前，冯父患的是“痨病”。挨到这年严冬，终于一命归西。冯道信儒，要为父亲守三年之孝。况且，父亲不在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家里没有男人支撑门户也不成，虽然曾经答应过李存勖，刘守光那里也希望他去，但家里的状况，已不允许他实践诺言。况现今世事瞬息万变。百姓的生命如草芥。李存勖、刘守光忙于征战，也未必还想着他。渐渐地，冯道就把这事放在脑后，不再去想它。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出师表》中这两句流传了近七百年的名言，成了冯道此时立身行事的信条。

自父亲去世以后，冯道一家三口：母张氏、夫人褚氏，另有从长安跟随而来的老仆赵三。有田几十亩，冯道又从长安带回银子两千两，虽不是大富大贵，倒也衣食不愁。几十亩祖田主要靠赵三侍弄，春种秋收忙不过来，就雇几个佣工帮忙。冯道一面帮赵三料理农事，一面读书自娱，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冯道是三义村惟一的秀才，在那些目不识丁的村民眼里，绝对是大知识分子。而且出外有年，见过世面，人又随和，没有架子。有个大事小情什么的，都愿意找冯道给出个主意。冯道也热心接待。亲朋邻里，偶有窘急来求，冯道也尽力周济。于是冯道成了全村最有威信的人，就是里正、族长也不敢看轻这个年青人。

这样子过了半年，三义村有一家私塾，就在家族的祠堂里。几十户殷实人家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就读。不巧塾师染病，辞了教馆。那几十户人家就央了族长出面，请冯道担任塾师。

族长显得很谦恭：“这档子事本不该来烦冯相公，以相公的才识，这实在显得不恭，你是大器之才。无奈眼下村里就找不出一个能当塾师的，那几十户人家又天天围着，要我出面。这么着，权当相公给老朽个面子，救救急，承担一段时间。至于束修，只会比先前那位塾师多。”

冯道笑道：“老人家过奖了。我不是什么大器之才，如今这世道，图个家道平平安安就心满意足了。能为乡里出力，也是书生的本份，你老不用过谦，我去做就是。只是这童子业也不是好操的。“术业有专攻”，即大学士来也未必做好。冯道有不是处，乡邻们只管说，不要误了人家子弟。至于束修，那倒无所谓，晚辈不计较这个。”

见冯道答应，族长满心欢喜：“我替大伙儿谢谢相公。那咱们说定，你把

家里的事料理料理，就去蒙馆吧！”

冯道于是当了一名塾师。

这几十个蒙童，年龄从六七岁到十来岁不等，“学历”也参差不齐；有的入馆不久，有的已三年以上。所以教起来非常繁琐，只能因人施教，有的从一笔一画的认字写字开始，有的已在读《论语》《孟子》。不过，十岁左右的孩子，读《论语》《孟子》之类儒家经典是不可能读懂的，当时塾师要孩子们读它们，一方面是识字，另一方面是强行灌输儒家思想，叫孩子们从小打下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长大了再慢慢理解。自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儒家思想就成了统治天下的思想学说。隋唐两代开始科举制，不通晓儒家经典就没有进身的希望。所以塾师都把传授孔孟这些儒家大师的学说当作第一要务。

蒙童习学儒家经典的程序是：先由塾师一字一句地诵读，然后全体蒙童诵读。诵读若干遍后，塾师再对诵读的内容做一浅显的讲解。之后就要求童子们把诵读的段落背诵下来。一个一个地叫到讲台前背诵。背诵得好，奖励几句；背诵得不好，塾师生气，或斥责几句，甚至打一巴掌，下去再背，直到背熟为止。这一环节做完，就该写“仿”了。“写仿”是童子习书法的重要手段。其法是：塾师把指定诵读的一段文字以中楷写在本子上，童子们在本子上铺上一层薄纸，仿照薄纸下塾师写的字描红，叫“摹”，“摹”过一段时间，就要在另外的本子上照着写，这叫“临”，不论是“摹”的还是“临”的，都要交塾师批阅。某字临摹得好，塾师用朱笔在旁边画个圈，有时加两个圈或三个圈，则意味着临摹得很优秀，对童子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这些都做完，则进到下一个程序，周而复始。

自实行科举制以来，这样的授徒方法持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绝少变化。

童子们虽然不能理解某段文字的含义，但能熟练地背诵出来，多年以后都不会忘记。

所有各地的私塾，无例外的，每天都会传出朗朗的读书声，那是童子们在诵读。

冯道授童子业，也不能突破这个传统模式。

但聪明的冯道便在这个大模式下搞出一些小发明。

已经开始读《论语》《孟子》的大些的孩子们，他根据孩子们记忆力的强弱，指定他们诵读背诵的段落长短不一。有的指定：“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有的后面再加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强者受到鼓励，激发上进心，弱者也不会因为困难而失去信心。

对于那些刚入馆的孩子，能认会念会写是最基本的要求。为便于孩子们认记，冯道把它们编成韵文，孩子们诵读上口，记起来容易："人口手，尺刀斗。马牛羊，猪猫狗。鸡鸭鹅，地上走。幼曰童，老曰叟。豆麦米，果瓜韭……"

他又选些适合儿童掌握的成语：狐假虎威、狡兔三窟、鸡鸣狗盗、老马识途、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孩子们既认字，又知道了一段历史故事或童话故事，学起来兴趣浓厚，收效也快。

孩童入馆受业，一开始先生就要求每个人都要认得自己的名字。有的名字就是先生给取的。冯道博览群书，掌握许多古人的姓氏。他想，把这些姓氏编成韵文，孩子们读起来，朗朗上口，一定会加快读认的速度。于是，冯道从各种书籍中收罗姓氏近百个，编成小册子，四个字为一句，两句为一韵，共得十二韵，九十六个字。因为收进来的姓氏近百个，所以冯道给它取名《百家姓》："赵张何李，安吴郑王。冯陈马魏，袁史韩杨。周刘秦邵，孔孟颜康……"

冯道编撰的《百家姓》，很快流传开去。先是景县境内的塾师，都用来给蒙童读认，后来就传向四面八方，几年间传遍中原。流传中，不断有人增补，姓氏远远超过一百，也一直是童蒙的必修课。五十多年以后，北宋初年，余杭生在冯道《百家姓》的基础上，又编撰了一本更完美的《百家姓》，收入姓氏四百三十多个，很快流传天下，冯道首撰《百家姓》反渐渐不为人知。

当塾师给冯道带来不少乐趣。看着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听着朗朗的书声、清脆的童音，对亡父的思念和对乱世的惆怅被冲淡了不少。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天复四年的深秋。

景县处于各敌对势力的边缘地区，也成为几大势力的争夺目标。朱温、李克用、刘仁恭、王镕等都曾派兵进驻景县，城楼也就不断地变换各家的旗号。每变换一次旗号，总有躲避兵灾的难民从城里涌出，流向附近村庄。这时候，冯道便带着学馆的孩子们，备了茶水浆汤，去抚慰难民，并从难民口里得知不少信息。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通过各种渠道，冯道得知，梁岐已经讲和，朱温已把昭宗控制在自己手里，还强迫昭宗迁往洛阳、改年号为天祐。嗣后又惊闻宰相崔胤命丧郑州，昭宗突然驾崩。官方宣布的原因是"宫妃弑逆"，冯道对此深表怀疑。不久传来辉王李祚继承皇位的消息。皇上有十个儿子，而且多已成年，却立一个十几岁的娃娃为皇帝，分明是便于控制摆布！"冯道想，"哼！什么'宫妃弑逆'，元凶就是朱温！"

过了两个月，又传来朱温养子、左龙武统军使朱友恭贬官，赐自尽的消息。"这是杀人灭口，看来直接动手杀害皇帝的就是这个替罪羊了！"冯道很愤

然，“这个朱阿三手段也太不高明，太卑鄙！”继而又叹道：“看来唐朝的气数已尽，李家天下就要改名换姓了！朱温要当皇帝，那就不知要冒出多少个皇帝来！已经大乱的天下，更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继而又听说昭宗的九个儿子同时遇害，投尸洛阳曲池。冯道感慨已极，遂口占一首，名为《伤时》：

已见神州乱如丝，又传朱逆凶焰炽。
梦里频闻鼙鼓号，城头变幻大王旗。
白骨蔽野窜狐鼠，黑云翻滚舞魑魑。
天若有情天亦老，悠悠苍生恨无极！

吟罢，只有仰天长叹而已。

有一天，冯道正在宗族祠堂督蒙童诵读，忽见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穿着褴褛，怯生生地在窗外探头探脑地望。冯道踱出门外，见那孩童虽穿得破破烂烂，却生得眉清目秀，拉住他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到这儿玩耍？”他孩子怯生生地不敢说话，只把两只黑葡萄似的秀眼望着冯道。

几个蒙童闻声跟了过来。其中一个道：“他叫二牛，是村东头李老根家的孩子。以前也在这儿转悠过几次，都叫塾师赶跑了。”

冯道问：“二牛，你可是要读书？”

那孩子见问，似乎触到了痛处，低下了头，撇了撇嘴，两颗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俺爹说家里穷，没钱供俺读书。”

冯道听了心酸，是啊，来这里读书的几十个孩子，都是殷实人家的子弟，绝大多数像二牛这样的孩子，哪有读书的条件，对读书也不感兴趣。像二牛这样读书欲望强烈的孩子还真少见。

望着可怜的孩子，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冯道俯下身来，摸着二牛乱蓬蓬的头发道：“回去跟你爹说，来这儿读书吧，不收你的学费。”

二牛听了，两眼兴奋得发亮：“真的？先生？那我马上回家去告诉俺爹俺娘。”说着，撒腿就跑。

冯道大声嘱咐：“慢走！别摔着！回去叫你娘给你好好拾掇拾掇衣服，梳理梳理头发！”

“哎……”那孩子远远地答应着跑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冯道刚来到学馆。蒙童们还没进门，只见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庄稼人，肩上背了两捆柴禾，领着二牛走来。见了冯道，那汉子急忙放下柴

禾，便吩咐二牛："快给先生叩头！"二牛便趴下叩起头来。

那汉子道："小的叫李老根，今儿个领着蠢儿子给先生叩头来了。二牛昨天回去说了，感动得他娘直抹眼泪。这孩子也是，特喜欢认字，自两岁起，看见纸片，非叫大人把那上面的字念给他听。我家祖祖辈辈也没出过读书人，谁认得上面写的什么啊！念不出来，这孩子就哭闹。唉！都是穷的呀！但凡家境好些，怎么也得叫这样好的孩子念几天书啊！"

冯道安慰他道："本乡本土的，谁没个为难处，这孩子我收下了！你也不用客气。"指着两捆柴禾问："这是何意啊？"

李老根不好意思地说："这孩子心很重，昨儿晚上他娘问他：'先生对你这么好，怎么报先生的大恩大德呀？'你猜这孩子怎么说？'娘，我每天去割两捆柴禾送给先生！'这不，今天一早天刚亮，这孩子就爬到岗子上割了柴禾，非让我背着给先生送来。我想也是，反正先生家里也要天天用，就让这孩子尽点孝心吧！"

冯道也被感动了，他深情地拉着二牛的手："好孩子！今天先生收下柴禾，就算是谢师礼吧！不过，以后不要送了。先生家里还能缺柴禾吗？你只要听先生的话，好生读书，就是对先生最好的回报啊！"

二牛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羞涩地点了点头。冯道拿出一本自编的《百家姓》交给二牛："就从这里读起吧！"

这时，蒙童们纷纷来到学馆。李老根连连给冯道作揖，千恩万谢地回去了。从此二牛就跟着冯道读书了。

初秋的一天傍晚，天气异常闷热。冯道坐在庭院里饮茶消暑。赵三拉着个男孩走进来，男孩手里抱着一堆玉米棒子，大约有七八穗。

"少东家，这小兔崽子偷掰咱地里的玉米，被我逮着了，您看怎么处罚他？"说着对那男孩喝道："放下玉米棒子！"那男孩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人，顺从地把玉米棒子放在冯道面前的茶桌上。

冯道看那孩子，一脸菜色，那是营养不良的表现。"你是谁家孩子？多大了？偷别人家的东西可不好呀！"那孩子只瑟缩着不出声。

"问你话呢，快说！"赵三在一旁催道，"再不吱声，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那孩子便现出恐惧的神色，颤声道："我……叫周连儿，十四了……"

冯道看那孩子的个头，和年岁不太相称，问道："家里还有什么人？好生说实话，不告诉你爹娘。"

听冯道这么说，那孩子神色黯然："家里只有娘……"

赵三问："你可是住在村南头？"那孩子点了点头。

“那我知道了。”赵三转脸对冯道说：“少东家，这孩子是周寡妇的儿子。周家那婆娘十年前死了男人，一直守寡。人很正派，有几个混混去挑逗，都被她厉声骂了出来，街坊邻居都很称赞她。可她的日子实在艰难，家里只有一亩几分薄田，好年景也收不了几百斤谷。饥一顿饱一顿地把这孩子拉扯这么大，不容易。咳！这女人命苦啊！”又指着周连儿道：“可这小东西竟出来偷东西，真给你娘丢脸！”

冯道说：“这孩子是饿急了。要不能偷玉米？烈妇家出孝子，别难为他了。去厨下看看，给他拿点吃的来！”

赵三略一犹豫，便去了厨房，不一会儿，端出一碗黄粱饭递过去。那孩子惊疑地看着冯道，不敢去接。冯道站起来，亲手接过饭碗，递给那孩子：“吃吧！别饿坏了！”

周连儿迟疑地接过饭碗，看了一眼赵三，赵三也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

两行泪水一下子流过孩子的双颊。那孩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边吃，泪水不断地往碗里落，看得冯道和赵三都心里发酸。

那孩子吃完了。冯道吩咐：“拿个口袋，去掰一口袋棒子给周家寡妇送去。不要对她说实话，就说周连儿给咱们打短工，帮忙掰棒子，这是给他的工钱。也别对外人提此事，孩子小，不懂事，将来要做人哩！”

周连儿听了，哇地一声哭起来，跪下就给冯道叩头。冯道用手扶起来：“好孩子！去吧，帮你赵叔掰棒子去！”

赵三道：“少东家，你好仁义呀！”用手抹着眼泪，拿了口袋领着那孩子出门去。

出了门，那孩子突然又折回来，趴在地下又给冯道叩了三个响头，哭着和赵三去了。

冯道望着这一老一少的背影，泪水模糊了视线。。

不知何时，夫人褚氏已站在冯道身旁，凄然地看着远去的赵三和周连儿。

“娘子都知道了？”冯道悄声问。

褚氏无声地点了点头，握住丈夫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自天祐元年朱温派人杀死唐昭宗，立李柷为帝以来，朝廷大权完全操于手中，此时朱温占据的地盘，共有七十八州，几乎占神州大地全部州数（二百五十三）的三分之一。远远超过其他割据势力。除了李克用、王建、杨行密、李茂贞和刘仁恭外，其他诸镇都不敢和朱温公开对抗。少数镇帅如罗绍威等甚至劝朱温早定大计，代唐为帝。

谋士敬翔对朱温说："今四方称兵与大王对抗的，都以翼戴唐室为名，那个小皇帝虽只有十几岁，却是他们的一面旗帜，不如早点废了，叫他们死了这份心，那时平定天下反而容易些。"

朱温深以为然。他把枢密使蒋玄晖和宰相柳璨找来，对他们说："有人劝我行禅让事，你们看这事可行得？应该如何实行，才能顺天应人？"

这两个人都是朱温信得过的人。蒋玄晖跟随朱温十几年，此人素有文才，朱温的军国文书，多出其手，而且熟知历朝典故，所以朱温找他来谋划代唐践祚的大事。柳璨是唐室旧臣，行贿于阉竖而得高官。此人心术不正，专门排挤善类。朱温强迫昭宗迁都洛阳以后，柳璨见朱温得势，竭力巴结，构陷宰相崔胤，又纳巨额贿赂于朱温左右，为之说项。天祐二年二月，彗星出现。柳璨乘机向朱温进言："上天示警，应该放逐那些怨望腹非、紊乱纲纪的小人，才能消除灾难。"结果导致十几个朝臣被贬。朱温对他很欣赏，崔胤被害后，让他做了宰相。

两人听了朱温发问，自然拿"唐室气数已尽，天命归于大王，宜早登大宝"之类的话向朱温献谄。朱温听了很受用，遂命道："这事就由你二人去办，先议出个方案来。"

蒋玄晖和柳璨议出三条，报朱温决定。其一，以皇帝的名义颁诏于诸镇，摸一摸诸镇对代唐的态度，以便心中有数。其二，自魏晋以来，凡禅让之事，必先封大国、加九锡，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显得名正言顺。其三，派人向何太后及小皇帝示意，看看母子的态度。如愿让出帝位，则给以优待，如拒绝，则除掉。

朱温见了二人所拟三条，对前两条表示首肯。对第三条，做了如下批示：为后世名誉计，除掉一策不到万不得已断不可行。要多做工作，务必让这孤儿寡母自动禅让。

领了朱温的敕令，蒋玄晖对柳璨道："公是唐室旧臣，容易取得太后的信任，做母子二人的工作，由你去做。拟诏和封大国、加九锡的事，由我来办。"

于是柳璨入积善宫面奏何太后："自黄巢造反以来，天下扰攘，先帝数度蒙尘，太后也跟着吃了许多苦头。尤其是在凤翔两年，令人不堪回首。幸梁王护驾有功，我君臣才得以跳出火坑。君夜观天象，见王气聚于大梁，紫微暗淡无光。看来天厌我大唐。如今唯有顺从天意。才能保住身家性命。如违天意，祸且不测，况自古以来天下为公，非一姓独有。尧舜以来，揖让为国，天下称颂。今天下滔滔，纷乱已极！试问，以太后圣上之力，能挽狂澜乎？臣斗胆进言：何不释却重负，将当国重任交付梁王，安度晚年，与新天子同保富贵。梁

王宽厚仁慈，必不负于天家也。”

何太后虽是女流，已年过不惑，和昭宗结为伉丽二十余年，又经历了乱世的磨练，大难临头，并不惊慌失措。自昭宗被劫持到洛阳以来，朱温的种种行径看在眼里，心里明镜似的：大唐气数已尽，拖不了几年了。只是在她手里，丢了近三百年祖宗基业，成了亡国太后，儿子成为亡国之君，想起来就痛苦万状，但又无可奈何。到了此刻，这个多灾多难的女人抱定了听天由命的念头道：

“柳璨，你是唐室旧臣，先帝待你不薄，我记得你是龙纪元年的恩科进士。没有几年官就做到四品，在同科进士中绝无仅有。而今你官居宰相，不管是谁保举，总是皇上下诏任命。是谁叫你来当说客的，我很清楚。自从先帝被弑以后，我就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而且不会拖得很久。我本应随了先帝去，偷生在人世，是为了当今皇上，那是我的小儿子，是我惟一的亲人了。他还没成年，你也经历过孩提时代，知道孩子对母亲的依恋。”

说到此，何太后流泪了，柳璨也很伤感，进一步劝道：“臣来就是为的保全太后和皇上，梁王指天为誓：禅让之后，皇上不失为王，太后亦是王太后，这样的优容，历代少见。望太后三思。”

听了这话，何太后收了泪，叹口气道：“王不王的，我也不敢奢望。你去告诉梁王，只求给我母子一块地方，衣食不愁，保我的小儿子平平安安，就心满意足了。”

柳璨听了，如释重负，忙道：“太后真乃女中豪杰，识大体，顺天意，应人望，我这就去禀明梁王。来日方长，太后和皇上也要保重御体，天下臣民都在为天家祈福呢。”

何太后再也耐不住柳璨的虚情假意，挥了挥手：“你告退吧，为我知会梁王，自古禅让必告祖庙。我大唐祖庙在长安。禅让大礼之前我要和皇上去太庙祭告列祖列宗。”

柳璨听了一怔：这个女人玩的什么把戏？梁王能答应吗？但口里却说道：“那是，应该的，应该的。臣想梁王一定会安排得太后满意。”

柳璨辞出后，何太后凄厉地喊道：“列祖列宗啊，你们当年何等英武，在天之灵难道不能保祐子孙吗……”

听了柳璨的禀报，朱温很满意，夸他会办事。但对何太后提出的告庙要求，朱温摇首道：“这个不行。长安离李茂贞和李克用那么近，出了差子怎么办？这婆娘没准借告庙的机会逃出洛阳，投奔别处。那我们不前功尽弃了。”

柳璨道：“大王虑的是。不过，拿什么理由去回复她呢？”

朱温有点恼了："怎么回复是你们的事，这点儿事还要我给你们出点子吗？"柳璨吓得唯唯而退。

敬翔徐徐道："叫她去也无妨，八百里秦川在我掌中，不出事便罢，万一发现异常，可以照处置崔胤的法子办，借助'盗贼'……"说着，比划了一个"杀"的手势。

朱温听了默然。继而命令："宣柳璨，着他去见太后。"

天祐二年底，以小皇帝的名义派往各镇宣谕禅让帝位的使臣陆续回来。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晋、岐、蜀、吴明确表示反对外，其他诸镇大都表示认可。只有山南东道节度使和荆南留后态度暧昧，这是两个弱镇，朱温立即派出大军攻打，两个镇帅都弃城而逃。这样一来，那些较小的镇帅害怕了，急忙上表劝进，讨好朱温。

敬翔献计道："大王宜乘南征之威，早行禅代之事，以免夜长梦多。"于是朱温命蒋玄晖和柳璨等人加紧策划运作，尽早举行禅代大典。二人不敢怠慢，按朱温的旨意加紧策划，多次出入积善宫，与何太后沟通意向，有时就在宫中夜宴。

这边加紧策划，那边偏偏又出了乱子。乱子出在魏博镇。

魏博镇节度使罗绍威素来依附朱温。罗绍威的儿子娶朱温的女儿为妻。两人结成亲家。前几年朱温攻打沧州时，罗绍威不但派重兵助攻，还自动担当梁军的后勤供应，自魏博至沧州五百里，运军需的车队络绎不绝，结果弄得财政拮据，百姓叫苦连天，军兵也极为不满。

天祐三年初，魏州发生地震，魏博牙军中的许多下级军官扬言这是上天示警，纷纷率部下作乱，暴乱波及魏博全境，罗绍威无力止乱，向朱温求救，朱温亲率大军平暴，杀死牙军及其家属八千余人。费了几个月时间才勉强维持住魏博境内秩序。

嗜好杀伐的朱温乘机再次攻打沧州。刘仁恭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取"围魏救赵"的战术，出兵攻打潞州。潞州守将抵挡不住，更兼对朱温谋夺帝位不满，便举城投降。这边攻沧州不下，那边又丢了潞州，急得朱温生起病来。

这一病，朱温更着急了。这一年他已五十四岁，生怕有个三长两短，贻误禅让大事。他怕有生之年当不上皇帝，那时多数人都活不到六十岁，便撤了沧州之围，急忙率军回到汴梁。这下禅让大事又耽搁了近三个月。

蒋玄晖和柳璨按照既定方针，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不过他们仍然是沿着封大国、加九锡——告庙——禅让大典的思路行进。朱温急于当皇帝，他二人却按部就班，这就出现矛盾。那些对二人不满的大臣，就找到可以利用的机会。

天祐三年深秋，唐哀宗李柷下诏，封朱温为相国，总百揆，天下兵马元帅，以宣武军等二十一镇为魏国，进封魏王，加九锡，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诏下，朱温上表辞让。蒋、柳二人还以为这是朱温假谦让，虚应事事，又催着小皇帝连下两道封大国，加九锡的诏书，朱温坚辞如故，这下蒋柳二人坐不住了，急忙赶往汴梁，叩问所以。

朱温面现愠色："我不受九锡，就做不了天子吗？"

蒋玄晖急忙辩解："唐室寿命已尽，天命归于大王，就是愚昧鲁钝的匹夫村妇也都清楚。但晋、岐、吴、蜀都是大王的劲敌。大王仓猝受禅，彼心不顺，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臣等绝对是为大王着想，想为大王创立牢不可破的万代基业。"

柳璨心想："曹营之事，真是难办！"遂嗫嚅道："臣等前议三条，加九锡是大王首肯，臣等也是奉敕令行事。"柳璨是急不择言，没想到触到朱温的短处，等于说朱温出尔反尔，自打耳光。

朱温如何忍受，勃然怒道："看来这倒是本王的不是了？你们是在熬熊掌吧？有人揭发你们用拖的办法延长唐室的寿命，等待机会。是不是这样啊？"

二个吓得急忙跪伏在地。还没等辩白，朱温断喝道："下去！待查实之后和你们计较！"二人狼狈退出。

其实，哪有什么举报？只不过柳璨平素排挤善类，行贿买官，又卖身投靠，早为士人不耻。有心人便乘机造作流言，广为散播，说柳璨、蒋玄晖等受了何太后的好处，用拖的办法延长唐室寿命，静待时局变化。甚至说"告庙"的主意也是柳璨出的。听了这些流言，生性多疑的朱温如何不迁怒于蒋、柳？

朱温怀疑蒋、柳，还未及查处，又有流言传出：蒋玄晖与柳璨夜宴积善宫，对太后焚香为誓，兴复唐祚。还有流言说：蒋玄晖爱慕太后的风韵，和太后私通。何太后为苟延唐祚，也情愿委身。还说太后左右的两个宫女了解内情。

朱温命人拷问两个宫女，硬要她招认流言是实。两个弱女哪经得住酷刑，只得胡乱招认。朱温也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找到了处置太后的借口，强迫小皇帝下诏削去太后尊号，废为庶人。何太后无以自明，羞愤难当。一束白绫，悬梁自尽。

蒋玄晖和柳璨二人，则被押往洛阳上东门斩首。柳璨临刑前大喊："柳璨有愧于唐室，该死！该死！"

于是，再没有人敢提封大国，加九锡的事。

天祐四年三月，禅让大典在汴梁金祥殿举行。久蓄代唐异谋的朱温早已大

兴土木，把梁王府改建成皇宫，正殿金祥，也是朱温取的名字。

这一天，金祥殿香烟缭绕，鼓乐齐鸣，文臣武将鹄立两旁。朱温头戴通天冕，身着滚龙袍，由一群宫人太监导引，大摇大摆从殿后出来。坪台安放龙椅，小皇帝李柷尚坐在上面。坪台下摆放一把太师椅，朱温入殿参拜毕，坐于太师椅上。

策礼使张文蔚手捧小皇帝的诏册，副使苏循捧着皇帝御玺，站坪台之上。

大典开始，先由张文蔚宣读哀宗的诏册：

咨尔天下兵马元帅相国总百揆梁王：朕知天下至公，非一姓独有。以尧舜为始，禅让之典，垂于无穷，略可道者七十二君。自古明王圣帝，焦思劳神，莫不居之则兢畏，去之则安逸。且轩辕非不明，放勋非不圣，尚欲游于姑射，休彼大廷。矧乎历数寻尽，期运久谢，属于孤藐，统御万方者哉？自懿祖之后，嬖幸乱朝，祸起有阶，政渐无象，天纲幅裂，海水横流，四纪于兹，群生无庇，洎乎丧乱，谁其底绥？洎于小子，粤以冲年，继此衰绪，能守洪基？

梁王圣明在躬，体于上苍，奋扬神武，戡定区夏，大功二十，光著册书。北越阴山，南逾粤海，东至碣石，西暨流沙，怀生之伦，罔不悦附。矧予寡昧，危而获存。

今则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是土德终极之际，乃金行兆应之辰。十载之间，彗星三见，布新除旧，厥有明征，讴歌所归，属在睿德。

今遣持节银紫光禄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等，奉皇帝玺绶，敬逊于位。

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王其祗显大礼，享此万国，以肃天命！

读罢，张文蔚将诏册双手躬付朱温，朱温礼拜接了，交与仪郎。再由副使苏循将玉玺交与小皇帝，小皇帝捧着玉玺走下坪台，亲手交与朱温。朱温同样拜接，由仪郎安放在龙书案上。

然后朱温由宫人引导登上坪台，于龙书案后的龙椅就座。小皇帝则坐于坪台下的太师椅上。是时乐声又作，包括刚逊位的小皇帝李柷在内，群臣由张文蔚率领，齐向朱温行跪拜大礼，三呼万岁。

志满意得的朱温终于如愿以偿。当了皇帝，朱皇帝颁布第一道诏谕，仍由张文蔚宣读。其略曰：

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祗事上帝，宠绥万民。革故鼎新，谅历数而先定，创业垂统，知图纂以无差。神器所归，祥符合应。是以三正合用，五运互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朕经纬风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纠合齐盟，翼戴唐室。

唐主知英华易竭，算祀有终，释龟鼎以如遗，推剑绂而相授，朕惧德勿嗣，执谦允恭，避景命于南河，眷清风于颍水。而乃列岳群后，盈廷庶官，东西南北之人，班白缙黄之众，谓朕功盖上下，深被幽深，宜顺天以应时，俾化家而为国。且曰七政已齐，万几难旷。勉遵令典，爰正鸿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庙神稷。

顾惟凉德，曷副乐推，栗若履水，怀如驭朽。方宏经始之规，宜布维新之令。改天祐四年为开平元年，国号大梁。宜以曹州济阳之地奉唐主，封为济阴王。中外文武旧臣，现任前资官爵，一切仍旧。凡百有位，无易厥章，陈力济时，尽瘁事朕。此诏。

读毕，群臣复跪拜行礼，齐声高呼："臣等谨奉圣谕！"

最后是原来的小皇帝李柷由人搀扶着叩头："臣济阴王李柷叩谢皇上天恩！"朱温由龙椅上略一欠身，满面春风地说："卿平身，择日就国，朕当为尔饯行！"

"谢皇上！"李柷又一次叩谢。这个亡国之君此刻并无戚容。也难怪，他毕竟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未谙世事。何况他也没有行使过一天皇帝的权力，不在乎亡国不亡国。两年以后，因那些和朱温对抗的藩镇仍以李柷为旗号，朱温感到留他们在世不利于已，便派人把他们暗杀。

从此华夏的历史翻过新的一页。唐帝国灭亡，这新一页，史书上称为"五代十国"。

朱温虽然当了皇帝，他直接控制的地方，只有河南、河北、山东、关中、荆襄等大部或一部共计不过七十八州。湖南、岭南、荆南、吴越、福建这五块地方，因素来和朱温没有大的冲突，所以格外加以笼络，加封钱镠为吴越王，王审知为闽王，岭南的刘隐为南平王，湖南的马殷为楚王，荆南的高季昌为节度使、同平章事。

这五镇虽然拥戴开平年号、上表称臣，但都是表面文章，求得境内无事，关起门来照样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钱镠本来由昭宗册为越王，朱温封他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部下有人劝他拒绝朱温的册命。钱镠笑道："做一个孙仲

谋不是很好吗!”因为钱镠喜爱玉带名马，朱温就赐给他玉带一匣，打球御马十匹。得了封号，还有赏赐。这样便宜的事凭什么不干?

对于朱温来说，这五处上表称臣就很满足。他也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些割据一方的土皇帝。这些地区有的离中原较远，鞭长莫及；有的实力较强，心存顾忌。朱温只求他们不来添乱。好倾全力对付晋、蜀、岐、吴等公开和他对抗的据割势力。特别是晋王，年年和朱温开战，大规模的战争就有三次。朱温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晋、蜀、岐、吴公开和朱温对抗，当然不承认开平年号。有的仍称天祐年号，有的连天祐也不承认，说那是朱温改的，不算数，仍奉昭宗的天复年号，称梁开年元年为天复七年。

朱温当皇帝的消息传到景县三义村，冯道倒没有怎么把它放在心上。唐室早已名存实亡，朱温早就是没皇帝头衔的皇帝。这回不过是抢过皇帝的帽子戴起来，其他都没有什么变化，逢此乱世，冯道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不过，冯道素来对这位朱阿三没有什么好感。所以他不愿意称开平年号，在蒙馆授童，与人闭谈，仍称天祐，这在朱温的地盘上，可是犯忌。

冯道也知道这是犯忌。一来习惯了，一时不好改口，二来山高皇帝远，僻远的乡村，那个朱阿三皇帝哪有那么长的耳朵?

冯道还做他的塾师，天天到蒙馆授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在纷乱如麻的世道上，小小蒙馆似乎是一块净土，冯道在这里找到了寄托，这里是他的一统天下，绝对的权威，可以任自己的思想自由地驰骋。在为读《论语》《孟子》的大孩子解惑时，常针对时事发些议论。爱议论时政，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不过也容易招惹是非，甚至杀身之祸。“腹非横议”，历来为专制的主宰者所厌恶。

二牛连着两天没来上学。冯道问一个蒙童：“二牛是不是病了?”

这个蒙童和二牛是邻居。答道：“昨儿晚上我还看见他了，没有病，说是要出远门了。”

冯道听了有些惊讶，“出远门? 上哪去?”这孩子入学馆一年半了，学习很用功，已读完大部分《论语》，认字两千多个。极少缺课，偶有缺课，也必告假。这回为什么不辞而别? 他爹娘怎么也不来说一声?

冯道决定亲自去看看。他吩咐一声：“好生习字，不许到外面玩耍!”便叫上和二牛邻近的那个学童出了门。

二牛家离学馆不远，须臾到了，那学童指一处蓬蒿门道：“这就是二牛家!”

进了蓬门，景象令冯道吃惊：从没见穿过囫囵衣服的二牛今天穿了一身新缝的绸衣，胳膊上挎着一个小布包袱，腮边带着泪痕。一个中年女人蹲在他的身旁，流着眼泪不停地用手抚摸着二牛。摸了头又摸身子，仿佛每一处都要摸到，摸了又亲，亲了又摸，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看样子是二牛的娘，旁边站着四五个孩子，一个比二牛大些，其余的都在几岁的年纪，穿着破烂，赤着脚，也在流泪。不用说，这是二牛的哥哥弟弟们，李老根木然地站在一边，神情凄楚。另有一中年人，衣着时鲜，手握一条皮鞭，站在蓬门旁，显出不耐烦的神情。十几个乡邻围在四周像是来为二牛送行。

冯道明白："这是卖子！那个中年人分明是人贩子！这年月卖儿卖女的事已是司空见惯。长安"天然居"那一幕又出现在脑海里。

冯道高叫一声："这是要到哪儿去呀？"

听到喊声，人们才注意到冯道进来了。二牛一见冯道，便奔过来："我再也不能跟着先生读书了……"话没说完，泪水涌出，哭出了声。二牛娘和几个孩子也号啕大哭起来。

李老根愧疚地走到冯道前面："冯先生，我李老根对不住你呀！可家景实在过不下去了。六七张嘴哪个不要吃的？没法子，给孩子找个能吃饱饭的地方。先生对孩子这么好，按理该跟先生说一声，唉，没法张口啊。"

那个手提皮鞭的男子走过来："哎！哎！我说，你们一家子也别这么死了爹娘老子似的。二牛去的地方，可是天堂，比在家里天天饿肚子强万倍！这孩子伶俐，模样又清秀，我也喜欢他，你们两口子就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他。"说着，就来拉二牛："好啦！跟叔叔去享福吧！"

二牛和娘紧紧抱在一起，哭作一团。几个岁数小的娃娃也过来哭道："哥哥别走！我想哥哥……"见这生离死别的场面，乡邻们也都凄然下泪。

冯道一抱拳，对那男子说："我斗胆问一句，这孩子卖到哪儿？卖了多少钱？"

那男子扫了冯道一眼："看来你是个读书人。是读书人就该知书达理。话不可说的这么难听！什么卖不卖的？我这是救人于水火，是积功积德的事。你既然过来打横炮，我也斗胆问一声："你能管这孩子吃饭？我不能告诉你这孩子到哪去，这是道上的规矩。至于给了多少补偿，问李老根去！"

冯道明白那汉子是花言巧语，便说道："你既自诩积功积德，那就好人做到底，告诉他爹娘这孩子的去处，日后也好有个探视。这孩子已经八九岁，懂事了，瞒也瞒不住。"

二牛娘也哭道："这位爷行行好，告诉我们这孩子的去处吧！"

众乡邻也齐声哀求："是啊！告诉她吧！"

见这阵势，那汉子叹了口气："好吧。也不瞒你们了。这孩子是要送到汴梁皇宫里去！这是大梁朝当今皇上下的诏，谁敢不遵？"

众人大吃一惊！原来，这汉子是给皇宫买太监来了！太监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挑选未成年的男孩阉割之后送入宫中，供皇帝和后妃役使。是最野蛮最不人道的制度。

听到那汉子如是说，二牛娘把二牛抱得更紧了，凄厉地哭喊："天哪！这是作的什么孽呀！孩子爹，快把银子还给他。儿子咱们不卖了！"又抚摸着二牛哭道："儿呀！妈对不起你呀！娘再也不离开你了，要死也死在一块……"

李老根用手猛砸自己的头，流着泪回房里取出二十两银子默默地交给人贩子。

那汉子迟疑着不肯接："我也不忍心把这么好的孩子废了。当今皇上登基不久，诏谕下到各州县，要限期选送太监进宫。我也是奉了县主的差遣，景县是赵王的地盘，但赵王是皇上的臣，王号还是开平皇帝登极后封的呢。县主差的事没办下来，我如何向老爷交差呢？"

冯道见一家子哭作一团，于心不忍，对人贩子说："买孩子送进宫去也得讲个自愿。你当初跟人家说清楚了吗？孩子还没出院门，人家不卖了，还有什么话说？你赶快收了银子走人！"众乡邻听说买孩子去当太监，都现出愤然的神色。

那汉子见犯众怒，软了下来："也怪我事先没把底亮出来。你们不卖了。我也不勉强，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这位先生说的是，凡事都讲个两厢情愿。你们不乐意，我寻别的主顾去！"接了李老根递过来的银子，那汉子又说："这孩子的一身衣服，可是我破费的，还有来往的车马费，事没办成，县主是不给报销的，你看咋办？"

李老根见那人直眼看着自己，没了主意。他实在太穷了，钱虽然不多，也拿不出。

冯道见李老根为难。对人贩子道："你说个数，这钱我替他出！"

那汉子道："这位先生果然侠义心肠，在下敬佩，也不要你多出，给四两银子足矣！"

冯道见那汉子天良尚未灭尽，抱了抱拳道："保全了这孩子，这位大爷阴功不薄。"转身对二牛说："你快去为师家里，叫师娘给你拿四两银子来。"

不一会，银子拿来了，冯道接过交给那汉子。

那汉子面带愧色："本不该叫这位先生破费，但在下混口饭也不容易，只

好做一回吝啬鬼了。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在下愿意结交先生这样的侠义丈夫。”

冯道笑道：“我姓冯名道，字可道。没有大出息，只不过是个蒙师罢了。”

那汉子也抱拳：“在下告辞，咱们后会有期。”说罢就要抬脚出门。

冯道说：“慢！我还有良言相赠。这位爷看来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世上谋食的路子很多。何必做这种拆散人家骨肉的行当。俗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能不悚然！见了今天的场面，我有几句俚词送你，望你体味其中之义：

贫家之子贫亦娇，骨肉恩重何堪抛？
饥寒生死不相保，断肠卖却为儿曹。
此日一别何时见，遍抚儿身亲儿面。
有命天涯识儿面，无命尺咫不相见。
嘱儿切莫想爷娘，忧思成疾命不长。
非是爷娘心肠狠，夜夜哭儿入梦乡！

这分明是一幅凄惨的“卖儿图”，众人听了，无不泪流满面。李老根一家更是抱头顿足，哭得天昏地暗。

那汉子也满面凄然，丢了鞭子，把四两银子塞回冯道手中，一揖到地：“先生这俚词作得好！我再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了！”说罢，疾步出门去。

李老根一家齐跪在冯道面前……

谁知老天不祐善良的书生，几年里冯道屡遭不幸。为父亲守孝三年未满，老母也一命归西。不及一年，未满周岁的儿子出水痘夭亡。夫人褚氏痛失爱子，忧思成疾，偏遇时疫流行，褚氏和诸多村民被席卷而去。

冯道素来达观，信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很快从悲戚中解脱出来。索性把家事和田亩都交与老仆赵三料理，自己整日在学馆课童。虽孑然一身，有几十个孩子相伴，倒也不觉孤寂。

一天，冯道刚从学馆回来，赵三说：“方才陈员外来过，说有事想烦少东家，我问什么事，他又吞吞吐吐地不讲。犹豫了一会儿，又说等少东家回来再说吧，说完就走了。看样子，晚饭后没准还要来。”

冯道听了，心里便有些犯嘀咕。

这陈员外名唤陈登云，有田近千亩，是三义村数一数二的大户，全村近四分之一的农户租种他家的田地。不过，这位陈员外虽然很富有，但为人很吝啬，对佃户们很苛刻，不管丰年歉年，租谷升斗不减，故而在村民中的口碑不

佳。因了这个缘故，冯道并不和他来往，只在路途相遇，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如今听说这守财奴要来找自己，冯道顿感不快，对赵三说："我不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咱们赶快用饭，饭后我躲出去，叫这土财主扑个空。

赵三便赶忙侍候冯道用饭。冯道匆匆用完饭，漱了口，刚要离家，便听门外有人喊道："冯相公在家吗？"

分明是陈登云！

冯道只好抑住厌烦，摆出一副欢迎的面孔："员外光临寒舍，真令陋室蓬荜生辉！请！请！"

让进客堂，分宾主坐定，冯道面带恭敬的微笑："听说员外已来过一遭了，不知找学生有何见教？"

"啊哟哟！在相公面前，怎敢当得起'见教'二字？那不是班门弄斧吗！"陈登云满脸诙笑，拱着手："我是烦劳相公来了。望相公看在乡邻的份上，无论如何帮这个忙！"

"学生一介布衣，能帮员外什么忙？"

"啊！是这样，我一个远房叔父，在洛阳做太守，今年是五十大寿，阖族各房都要派人去贺寿。我这位族叔是光启三年的进士，特喜爱舞文弄墨，故而只献寿礼还不成，还要献寿幛，才能讨得他老人家的欢心。寿礼好办，多用些银子就是了，这寿幛岂是随便凑合的？所以只好来劳动相公了。"陈登云说完，用热切期望的目光看着冯道。

"原来是求寿联的！"冯道思忖，"这倒不是难做的事。不过这洛阳刺史可是朱温的得力部下，朱温僭号称帝，已箭在弦上，我犯不上在这个时候去为他的部下凑热闹。"遂辞道："为太守大人撰寿幛，以学生的才识和资历，实在不配，员外还是另请高明吧！"

"哎哟！冯大相公，你太过谦了。"陈登云急道，"相公的文名，瀛州各县，哪个不知！你做的诗，听说长安一带都传诵呢，连天子派到晋阳的监军使张承业都称赞呢。我这位族叔，文字上最是挑剔的。四十寿诞那会儿，各房送的寿幛，文字平淡无奇，他老人家说："这等应景文字，不如不送。大相公你看看，族叔眼光这么高，谁敢再去讨他的不高兴呀！在下的犬子，已近弱冠，在下正要借拜寿这机会，央族叔给小儿谋个前程呢。我们几个近支各房合计，撰寿幛除了冯相公，再无人能胜任了。"

说至此，陈登云连连拱手："大相公无论如何得帮这个忙，润笔是不吝惜

的!”说着，就要往出掏银子。

到了这个节骨眼，冯道不好推辞了，忙挥手道：“不必如此，我答应你就是!”

听冯道答应了，陈登云忙不迭地称谢：“多谢大相公！多谢大相公！墨宝我过两天来取?”

“过两天？不必。你只稍候片刻即可。”冯道说着，就案上铺开纸，提起笔来，濡满了墨，略一沉思，刷刷刷一幅寿幛挥洒而就。陈登云伸着脖子看，只见纸上龙飞凤舞两行行书：

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
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这土财主虽不能尽参其中之意，也觉气势磅礴，非寻常文字可比，笑得两只小眼睛眯成了缝，连称：“妙！妙！实在是妙！真是大才子的大手笔！族叔一定喜欢！大相公这样的高才，窝在穷乡僻壤，整日和蒙童为伴，真是明珠没黄土，太可惜了。我一定在族叔面前推荐你!”

冯道正色道：“这点小事，于我不过举手之劳，员外不必过意不去。至于向太守大人推荐，员外千万不要做。于今这世道，能平平安安地终老田园，我心愿已足。”

又闲话一阵子，那员外拿着冯道所书，心满意足地去了。临行非要给冯道留下一锭小元宝，冯道推辞不过，待陈登云离去，对赵三说：“你拿了这锭小银去周寡妇的茶馆买些点心，明天送给学馆的孩子们!”

过了二十来天，冯道刚用过晚饭，陈登云又来了，这次是人未见声先达：“冯相公，我是给你道喜来了!”

一听还是那个土财主陈登云，冯道便感到腻歪。上次不过碍于乡邻的面子，替他写了一幅寿联，本想把他打发走了事，不想今日又来纠缠。想回绝，又抹不开面子，只好硬着头皮迎出门来：“我一个穷乡塾师，有什么喜可言?”

“大相公看看这个便清楚了!”陈登云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封书简递了过来。自己则坐在旁边美滋滋地看着。

信是陈登云的族叔写来的，只寥寥数语，说冯道才堪大用。愿意在刺史府给他谋一个满意的职位。

冯道看完信，还没等开口，陈登云就凑了过来：“冯相公，你这回可要发

迹了！我那位族叔见了你撰的寿幛，赞不绝口。说那么多寿幛，相公写的要数第一，不但意境高远，字也超众，问是出自谁的手笔。在下便乘机着实把相公夸赞了一番。又乘着他老人家高兴，极力推荐。族叔当即就写了这封书子。交给在下带回。以相公的才能，用不了几年，岂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岂不是相公的一大喜事！”

这土财主满以为冯道会喜上眉梢，不想这位不得志的相公倒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略一过目，便将信函放过一边，淡淡地说：“承太守大人厚爱，上次我就对员外说过，如今世道，晚辈还是安安静静地隐居田园的好。”

“相公可别错打了主意呀！”陈员外听冯道如此说，颇感意外，忙劝道：“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机会。多少读书人，托关系走门子，想在我族叔那儿谋个一官半职，我族叔理都不理，更不要说以亲笔信函来请了。他老人家可是思贤若渴，相公这样的大才，到了洛阳，定会得到重用。相公是不是觉得如今世道乱，出去做官冒风险？我看不用担心。如今天下，哪家会有梁王的势力大？将来天下一定是梁王的。在洛阳，族叔对我说，用不了多久，梁王就要坐龙庭了。相公想想，你投靠我族叔，不就是为梁王效力吗？只有飞黄腾达的份儿，哪里会有什么风险？”

这土财主哪里了解冯道的心境？对各家割据势力，冯道最反感的莫过于朱温，不久前还在《伤时》一诗中痛斥这位即将代唐僭号的暴君。所以他越劝，冯道越反感。但此刻冯道不能表露。一则，这土财主也是一片好心；二来，这里是朱温的势力范围，他族叔又是朱温的得力部下，不能自找麻烦。想到这里，冯道面带微笑，对陈登云拱手道：“员外一片抬爱真心，冯道感激不尽，但学生大孝在身，一时不便远行。再说学馆一时也脱不开身，待我把这档子事料理料理，一定去洛阳叩拜太守大人。”

冯道的本意是推拖，陈登云却理解成已经答应，立即喜形于色，又说了些洛阳的风情，高高兴兴地离去了。

以后陈登云又来催过两次，冯道总是找借口推拖。陈登云不满意了：“真是天生的贱命！犯得上为这不识抬举的酸秀才费心思么？”

不过，这件事很快传遍三义村，好心人都为冯道惋惜，也有来劝的，冯道只用好言回答，就是迟迟不见行动。

过了些日子，又有一位本村的马员外来找冯道，说是为了宅基地和邻居发生争执，想请冯道替他写一纸诉状，要到景县衙门上告：“冯相公笔下厉害，听说洛阳太守都称赞，由你来写诉状，我的官司一定能打赢！”

冯道很感为难：人家登门来求，不给他办，就得罪了他。给他办，他的邻居知道了，也会生怨。这马员外家有良田百亩，在三义村也算个殷实之家，还是不得罪的好。他的邻居牛员外，也是个殷实之家，而且还有个亲戚在沧州当差，也没有必要无端惹人家生怨。况且两家谁曲谁直，自己并不了解，何必去沾惹这个是非？遂道："是什么纷争？员外能对学生讲讲吗？"

"那是自然，不了解情况，如何写诉状。"马员外道，"我和牛员外比邻而居，两家宅屋之间有一条路，原来很窄。发达以后，为了车马出入方便，我两家商定，筑院墙时，各往后缩三尺，把路拓宽。这样子至今已维持了十年，不但两家车马出入方便，乡亲们也感到便利。近两年，牛家接连死了三口人。请了阴阳先生来看，说是院墙方位不正，犯忌。若要消灾须把东面的院墙向外移两尺。这样车马就难以通行了。我去劝说，他说车马通行事小，家人的性命事大。反正没超出他家的地界。昨日已雇人移墙了，我去劝阻，差点挨了打。请了里正出面说和，也不管用。看来只有经官了，所以才来请相公写诉状。"

听了这番话，冯道暗忖：听事须兼听，偏听则暗。应听听牛家如何说法。但牛家没来找，不便直接去问，既然里正出了面，问问他就清楚了。但这些话不便对马员外讲。遂和颜悦色地说："听了员外的话，学生很同情。诉状我替你写，不过眼下我有点急事，两天后员外再来。"

见冯道答应了，马员外放心地去了。

送走了马员外，冯道立即去见里正。

里正道："这事还真不好办。两家各执一词。牛员外对我是这样说的：十年前圈院墙时，牛家因地面宽，后缩了三尺，马家地面窄，后缩了二尺，而不是马员外所言各后缩三尺。听了风水先生的话，牛员外找了马员外，把外移二尺的打算讲了。并说马员外如也想外二尺，他也理解。两家各把院墙外移，当然车马是不能通行了，但不是没有办法，两家东西走向的院墙外，可以拓成车马道。"

冯道问："老前辈是如何调解的？"

里正道："我去劝牛员外：风水之说，本来就虚无飘缈，何必因此伤了两家的和气？但牛员外铁了心，一定要把院墙外移，只在东西走向的墙外拓展东马路。我又去劝马员外，马员外讲：毁旧路拓新路，是吹口气就能成的吗？如今不比十年前，那时两家宅屋间是一片平地。在哪儿筑院墙都不费力。如今要拆毁南墙，我的几间南屋、门房、照壁，都要推倒重来。只为风水先生一句话，我就得大兴土木，这损失谁来替我承担？"

“马员外所言也在理，后来呢?”冯道问。

“我又去找牛员外，是否给马员外点补偿？牛员外讲：我家的南屋、门房、照壁也要推倒重来，所费已然不小，还要给他补偿？这做不到。两家都不肯让，我就说，咱是无能为力了，你们写状子，经官吧。可能马员外听我如此说，就找了相公。”里正说到这里，不由地叹了口气。

“是这样。我答应为他写状子，那不过是应付他。”冯道不无担心，“我给他写了，牛员外不生我的气吗？这事儿还真叫学生为难。”

“你不会替牛员外也写一张状子?”里正出主意给冯道。

“可是牛员外没来找我呀，我总不能找上门去主动给他写吧。”

“还怕他不找你，咱村能写状子的，除了你还有谁？我敢说，出不了一两天，牛员外准得去央求你。”里正笑道，“这件事得罪谁都不好。你给他们写状子，千万不要带偏向，只原原本本地把两家申诉写上就是，叫县尊大人去拿主意。谁胜谁负，可不关咱们的事。”

“多谢前辈指点!”冯道很感释怀。

第二天，牛员外果然去找冯道，冯道同样和颜悦色地接待，也答应替他写诉状，牛员外同样满意地离去。

几天以后，两分诉状几乎同时呈送景县衙门。同时，牛、马两家分别调动所有的社会关系去县里打点走动，都盼着官司打赢。

不过，直到冯道离开三义村，县遵也没判出个子午卯酉。

三义村南口有一个小茶馆。老板娘就是周寡妇，一贫如洗的寡妇怎能开起茶馆？原是得了冯道的资助。

那次周连儿偷冯道家的玉米，冯道不但没为难他，还送他一口袋玉米棒子。周寡妇带着儿子亲自上门来谢。冯道见她人很精明，破旧的衣衫洗得干干净净，一看便知是个要强的女人。尤其敬重她的烈性，便产生助她一臂之力的念头。怎么助她呢？想了几天，想出一个主意，三义村三百多户人家，两千多人口，是个大村，村里殷实之家，也有几十户，闲时村民们爱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瞎扯。如开一茶馆，村民们闲谈时便有个去处，把茶馆开在道边，来往行人也有个歇脚喝茶的去处。如此茶馆不愁没有顾客。正好周寡妇家住村口，临着官道，就把茶馆开在她家岂不便当？

冯道把开茶馆的意思对周寡妇说了，周寡妇听罢激动得两眼放光。继而又为难起来：“先生知道我的家底，饭都吃不饱，哪有银子开茶馆?”

冯道说：“这用不了几两银子，我可以资助你!”

周寡妇自是千恩万谢。次日，冯道派人送来十两银子。周寡妇坚持是借，不要施舍，逼着来人写了借据，周寡妇画了押，交与来人带回，把一间闲置多年的破屋略加修理装饰。买了几张旧桌陈凳，置了茶炉、茶壶和一应饮茶用具，又进了些瓜子花生麻糖。门口央冯道写了一个斗大的“茶”字，小茶馆开张了。周寡妇凭自己的手艺，自制了几样饽饽茶点，供茶客佐茶。

周寡妇能干又勤快，极爱清洁，人正派，又生得清秀，小茶馆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村民们无事都爱到茶馆里坐坐。尤其是那些殷实之家，茶馆成了他们时常光顾的地方。不到一年，十两银子就还了冯道，周寡妇还提出给利息，冯道坚决拒绝了。

周寡妇一个人忙不过来，她儿子连儿就当了茶馆的小伙计。自从开了这家茶馆，母子俩衣食有了着落，心绪好了，脸色也红活了。

茶馆临着官道，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冯道闲时也常来坐坐，和茶客们发发议论，听听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信息。周寡妇嘱咐儿子，不能收冯先生的茶钱，冯道不好拂她的好意，但每过一段时间，总要送些茶叶吃食来。

话说有一天时近中午，本村的茶客都回家用饭去了，茶馆里只有三两个行人歇脚品茶。周寡妇正在厨下准备午饭，连儿在柜台上照应客人。连儿已经十七岁了。到了议论婚娶的年龄。小伙子长相酷似母亲，人很英俊。

进来两个公人，一身衙役打扮，手里拿着铁链，腰下挎着朴刀。

两个公人拣一处茶桌坐了，便大呼：“伙计上茶，有什么能填肚子的只管上来！这鬼地方，连个食店都没有，害得老子饿得肚子咕咕叫！”

连儿急忙过来沏茶送点心。

二人边饮边吃边低声嘀咕着，忽然一个公人高叫道：“那小伙计过来！”

周连儿急忙趋至：“两位差人有什么吩咐？”

一个公人道：“这村里可有一个叫冯道的？”

周连儿应道：“有啊，是村里蒙馆的塾师！”

公人道：“这就对了，不是塾师哪能写反诗！”

恰恰周寡妇从厨下出来，准备替下儿子去吃午饭，见这光景，又听公人口里吐出“反诗”二字，便吃了一惊，急忙上前笑问道：“两位公人从哪儿来？找冯相公有什么事？”

一公人道：“我们是奉县主之命，来拿写反诗的冯道，他家住哪里？”

周寡妇机警地回答：“他家离这儿不远。两位差官远道而来，饿乏了，在这用点午饭，再办差不迟。”说完，给周连儿递了个眼色，忙去厨下炒了两个

菜端出来："差官慢慢用！"

周连儿会意，忙跟着娘来到厨下，周寡妇低声道："这两个差人是抓冯相公的，这里我照顾着，你快去告诉冯相公，叫他躲一躲！"连儿飞也似地跑去了。

周寡妇小心侍候两个差人，试探着问道："这冯相公极是个老实人，怎么会写反诗？"

一个差官道："这年头还有什么是非，说你是反诗就是反诗，哪儿说理去。不过，这冯相公确不是个安份的主儿，现在是开平皇帝坐天下，听说这位冯相公与人闲谈，不称开平年号，仍称"天祐"，这不是自找苦头吗？哎！你这茶馆可是人们吃茶聚谈的地方，你没听到这个冯相公怎么议论的吗？"

周寡妇道："这冯相公性情孤僻得很，从不到茶馆里坐！"

另一个差官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摊在茶桌上："说这位相公写反诗，还真不冤枉他，看这两句：'已见神州乱如绎，又传朱逆凶焰炽。'对当今皇帝，敢骂作'朱逆'，这不是呆昏了头？这要是抓了押解到汴梁，还不千刀万剐？"

见冯道如此凶险，周寡妇吓得心头砰砰乱跳。她竭力自持住，对两个差人道："怎知道这就是冯相公写的呢？"

一个差人道："他拿了反诗教蒙童描红，传开了，县主怕担干系，叫我们拿了他去对质。"

周寡妇有意拖住这两个差人，又说道："这位冯相公经常去景城，一去三几天不归，也许他今天不在学馆，你们未必拿得住他。"

差人道："难道他没有家眷？"

周寡妇叹道："冯相公命苦。父母双亡，娘子和幼儿也新近去世，如今是孤身一人！"

差人道："这年月谁肯认真办差？得应付就应付。昨天还是李家皇帝坐天下，今天就是朱家皇帝坐龙廷，谁知明天又是哪家皇帝坐龙椅？今天是阶下囚，明天说不定就是栋梁臣，这事兄弟们见得多了。再者说，对于读书人，我们素来尊敬。拿住冯道，对我们未必值得欢喜，拿不住冯道，回县里如实交差就是。"

听了这话，周寡妇松了口气，暗暗祝祷："冯相公赶快逃走吧！"

见连儿回来，周寡妇忙把他拉到厨房，低声问道："见着冯相公了？"

"见着了，冯相公说他来不及准备，先躲到村外玉米地里。要我告诉赵三，给他准备些银两和洗换衣服，要到外地躲些日子！要我和赵三夜里到玉米地见

他!”

周寡妇一块石头落地，放下心来。两个差人用过饭，又吃了两杯茶，才不慌不忙地由周连儿领着朝冯道家走去。自然是铁将军把门，连个人影也没有。又到学馆，也扑了空。

差人也不多问，自回县里交差。

冯道忐忑不安地坐在玉米地的青纱帐里，想着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从周连儿的口里，知道是因写“反诗”捉他，他写过许多诗，大都针对现实有感而发，自任塾师以来，常常拿来教蒙童们诵读，还作为字帖写出来教孩子们描红习字。孩子们无意间扩散出去“流毒甚广”。冯道想起来了，最为“恶毒”的一首，要数昭宗被弑后题为《伤时》的七律，称朱温为“朱逆”。如今朱温当了皇帝，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写的，“逆”自然就该落到自己头上。这样的大逆不道，敢骂皇帝，被捉住必死无疑。冯道想到此不寒而栗，也深悔自己忘却了“祸从口出”的古训，这样的不谨慎，这样的胡写乱说，不知道何时触怒哪个暴君，以后必须慎言谨行，这一条教训必须时时记取。眼下景县是不能立足了。躲过今天躲不过明天，必须远走高飞！离开朱温地盘。好在自己独身一个，无牵无挂，来去自如。

人在极度紧张状态中时间会不知不觉过去。转眼间天黑下来。静听青纱帐外，传来脚步声和“少东家”的低唤声。听得出，这是赵三来了，冯道轻轻应了声“我在这儿呢!”一老一少两个人来到跟前，除了赵三，还有连儿。借着月光，冯道见赵三已经换了一身紧衣，足蹬快靴，肩背一个包袱，腰里挎一把朴刀，凄然道：“少东家！这真是祸飞天外，害得你竟不能在故乡立足。没别的，老奴会点拳脚，少东家走到天涯海角，老奴也要跟随始终!”

冯道此时倒异常平静，笑道：“老赵啊，事情没有那么糟！我虽是逃亡，也不用跑得多远，出了朱阿三的地界，就安全了。哪里用你跟随保护呢！你也走了，祖传的家业，谁来照应？你只管留下，如今各藩镇你争我夺，景县今天由朱温的人马占据，明天又不知由谁把持。你看：自天复以来，城头换了几次王旗啦？用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

赵三道：“少东家可有个打算？如今想到哪儿去?”

冯道道：“这里离沧州不远，那里是刘仁恭的地盘。他的小儿子刘守光和我有同窗之谊，我想到那里住些时日。几年前咱们在黄泛区遇险，他很盼我随了他去。”

赵三道：“那老奴护送你到沧州再回来。”

“这样使得。”冯道点点头，又问连儿：“你怎么也来啦?”

周连儿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元宝，递给冯道：“我娘说这是她的一点心意。要恩人务必收下!”冯道待要不接，赵三道：“少东家收了吧，不收伤了她母子的心!”冯道收了元宝，周连儿又说：“俺娘说恩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恩人只管放心去，家里她会帮助照看!”

赵三道：“少东家!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事不宜迟，上路吧!”

三人出了青纱帐，赵三机警地四处探看，除了唧唧的秋虫声，没有任何动静，二人迈开大步朝官路走去。周连儿挥手告别，看着主仆二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六回 战蓟北刘守光屠兄 破夹寨李存勖用奇

朱温灭唐建梁，反应最强烈的要数晋王李克用，当即召集文武众臣计议应对方略。

监军使张承业道："朱温僭逆，罪不容诛！大王应移檄天下，致罪声讨。昭示我匡复唐室的决心。同时派出使臣，联络各镇帅，共同出兵征讨，特别是蜀、岐、吴、燕等和朱温对抗多年的大镇，更要着意联络，只要这四处肯出兵，事情就好办了。我五路诸侯拥兵百万，占据天下州县过半，兵多地广，何愁朱逆不灭。"

李克用道："公公所言甚是。但这几镇各有自己的算盘，要他们与我合兵一处，他们必不肯。而且他们也久怀不臣之心，恢复唐室，他们不会用力。朱温弒逆称帝后，蜀王王建就曾有书给我要我二人各帝一方。我复书道：'此生誓不失臣节！'他才不来啰嗦了。公公想啊，这样的人，怎么会与我同心协力共复唐室呢！"

李嗣源道："眼下当务之急，是整顿兵马，加强戎备。去年咱们攻占了朱温的潞州。那时朱温正用兵荆楚幽燕，无暇顾及，儿臣估计不久朱温就会来夺潞州。须派一得力大将镇守才保无虞。"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出于狄族，原名邈佶烈，善骑射，父亲是晋王的部将，李克用见他勇武有力，又质厚寡言，执事恭谨，认他为义子，赐名李嗣源。晋王的诸多义子中，他的年龄最大，而且有勇有谋，本事不在李存勖之下。

李克用看了看左右，笑道："就叫嗣昭去吧。潞州是你夺来的，你去镇守我才放心。"李嗣昭是李克用的又一个养子，出身于太谷县民家。李克用有一次打猎，路过一片丛林，掩映着几间农舍，郁郁之气环绕屋上，一问，这家姓韩，刚生一小孩。李克用信星象之学，认为这个初生婴儿不凡，便多给金帛，买了来，赐名李嗣昭。长大后果然勇力过人，去年率3万人马攻占潞州。李克用封他为昭义军节度使。

正议论间，探马来报：朱温派大将康怀贞率军五万来攻潞州。

李克用笑道："正说曹操，曹操就到！这朱阿三也忒性急了。五万人马？来势够猛的呀！看来是志在必得！咱们偏不叫他得意。我就是要和这个阿三伪皇帝对着干！嗣昭，你率三万人先行，多用计谋，挫挫他的锐气。随后我派人支援你！"

李嗣昭领令去了。

李克用又吩咐道："张公公说的那两条，立即着人去办，叫书记起草檄文，读给我听再发出去。要写得铿锵有力，把朱阿三骂得狗血喷头，能骂死他更

好，当年诸葛武侯还骂死了王朗呢！骂不死，也要叫他难受一辈子！派使臣，就由张公公找人，带什么礼物，公公看着办就是。”

梁晋之间的第一次大战，从潞州之战开始。这朱温两易主将，陆续派兵至十万，又环绕潞州城以巨木构筑十来座营寨，取名夹寨，内防潞兵突围。外拒援潞的晋军，又沿夹寨掘壕深近两丈，为长围久困之计。晋王也命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率六万大军往援潞州。周德威有勇有谋，见梁军势大，不与力争，只遣轻骑夜袭，排墙填堑，彼出即归，彼归又出，借以疲惫梁军。又分兵袭击梁军粮道，迫使梁军往来应援，东西奔命，不能全力攻城。

这场战争自梁开平元年七月，打到第二年正月，整整打了半年，未见胜负。双方死伤数万，潞州仍在晋军手中。

正在前方吃紧时，晋军内部出了大乱子，差点儿为朱温所乘。

梁开平二年正月末晋王李克用病危。临终前，李克用把弟弟李克宁、张承业召到病榻前，命他二人扶佐长子李存勖：“这孩子志气远大，必能继我遗志，你二人好生扶佐，我死也无恨了！”二人涕泣受命。又召李存勖至榻前道：“潞州为河东屏障，今被朱温围困，恨我不能亲往救援。你须妥善调遣，务必保住此城。”

又命人取过平素佩带的箭袋，拔出三支箭，交给李存勖。交付一支，叮嘱几句。第一支叫他灭梁，梁晋世仇，李克用不能灭梁，引为第一大憾事。第二支箭叫他扫燕，燕王刘守光叛晋附梁，也是李克用所恨。第三支箭叫他灭契丹，契丹主耶律阿保机，原与晋王约为兄弟，及朱温称帝，阿保机与梁通好，自食前言，所以李克用也引为恨事。李存勖一一哭着领受了。

嘱咐毕，李克用又拉着李克宁的手道：“我把亚子托付给你，你可别叫我失望！”

当晚，李克用逝于藩邸，享年五十有三。

李存勖突遭大丧，心乱如麻，一连几天居于丧庐，未曾视事，丧仪和军国重事全由李克宁和张承业主持。李克用的亲儿子和干儿子加起来有二十个，服饰礼秩与李存勖相仿的有六七个，有的功劳、本事不在他以下，李存勖袭了王爵，他们难免心中不平，于是就有流言传播说李克用本不想把王位传给李亚子。只因亚子生母是晋王的宠妾，晋王为美色所迷，才嫡庶不分。立庶废嫡。又有流言说，李克用原想传位于弟克宁，因了同样原因，没有兄终弟及。

听到流言，李存勖深感不安。借生母曹氏来丧庐守灵的机会，李存勖把听到的流言对母亲讲了。曹氏听了，也甚感紧张。母子二人便屏退从人，在丧庐中密议起来。

次日，李存勖对李克宁道："侄儿孤稚，不谙庶政，虽有先王遗命，怕担不起这付担子。叔父扶佐先王多年，功高权重，通晓政务。侄儿打算以军政大事暂托叔父，待我经过历练，再亲理军政，叔父意下如何？"说罢，两眼直直地盯着李克宁，看他的反映。

听李存勖如此说，李克宁吃惊不小，不由得也盯住李存勖的眼睛。两人对视了多时，李存勖始终面带微笑。

"这个亚子娃儿已经怀疑我了！"这是李克宁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也难怪他在这个关头疑我，我身为河东制置蕃汉都知兵马使，掌握着兵马大权，又官检校太保，还兼着振武军节度使，多年来就是河东的第二号人物，深得哥哥的信任，不管大事小情，都和我商量。如今哥哥刚逝，外面又有兄终弟及的流言，亚子不生疑才怪。自古主疑臣则臣危，我必须赶紧表个态！"遂笑道："嗣王是要我效周公辅成王？这万万使不得！成王当时在幼年，没有亲政的能力，周公不得不如此。况且老臣我也没法和先贤周公相比，我精力已是不济了，嗣王若是成全老臣，就免去我总领河东兵马的职务，让我归藩振武。"说着，就要跪下叩头。

李存勖急忙趋前搀扶："叔父想到哪里去了？我是实意相托。叔父就是不成全侄儿，也不能舍我而去呀！先王临终的遗言，叔父难道忘了？眼下咱们和朱温正在潞州酣战，我身边没个拿主意的还行？这样吧，叔父要是感到太劳心了，我找个人给你当助手。叔父看谁合适？"

李克宁想："这个节骨眼上，要由我来提，亚子岂不更加生疑？况且最终还是由他拍板。我提的不中他的意，反为不美。"遂和颜答道："还是嗣王拿主意吧，我无不乐从。"

说话间，一个侍从禀道："千岁爷！上香的时刻到了！"

叔侄二人便结束了谈话。

对李克用的神位进香毕，张承业迟疑着不肯离去。李存勖料到他有话要说，便引他到了别室。

"老奴有话要对千岁讲。"李存勖刚坐定，张承业便开了口。

"公公有什么事？"

"是关乎晋室稳定的大事！"张承业单刀直入，"外面的流言想必千岁也有耳闻。在这大丧的敏感时期，千岁怎么能一味守在丧庐，不出理事？须知大孝在不坠基业，非寻常哭哀可了。今日汴寇压境，我又内势未靖，谣言百出。一旦发生不测，祸变立至。请嗣王墨缞视事，勉持危局，那才是真正的孝道。"

"公公提醒得是。你老有什么具体想法？"

“当前最要紧的，莫过于防止有人乘丧生变。要加强王宫警卫，派可靠的人管侍卫亲军。你叔父的兵权太重，应设法分一分。先王威武，无人能敌，足以驾驭群臣。如今先王去了，会不会出现魏延式的人物？千岁要多留心！”

这位在大明宫里生活了四十年的公公最担心此时晋室发生内乱，危及兴复唐室大业。故而也不忌诲“疏不间亲”的古训，敢于在新王面前直述对李克宁的担心。

过了几天，嗣王李存勖连下几道敕命：李存霸为侍卫亲军指挥使，李存进为河东马步军使。大丧期内，河东全境戒严，没有晋王手谕，不得调动一兵一卒。派使臣前往潞州劳军，命周德威回晋阳述职。

自打前几天和李存勖谈话之后，李克宁就心绪不宁，见了这几道敕令，李克宁思忖道：“亚子这小儿很有心计。存霸和他一母同胞，都是曹氏所生，由他掌握宫禁守卫，自然最放心不过。李存进在王兄诸养子中，和李存勖关系最密，情同手足，由义儿军使骤升为马步军使，这是在分我的兵权。没有手谕不得调动一兵一卒。我这个蕃汉都知兵马使，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派使臣劳军，是要察看前方兵将的动静。周德威和李嗣昭统领十万大军，调周德威回来述职，显然是对他不放心。我原以为亚子这个小娃娃好对付，没想到一纸敕令，就轻描淡写地把我放到闲人的位置。看来真如李存颢所说，我不理会别人，别人要来理会我了，我该怎么办呢？李存颢也是李克用的义子。年方而立，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官居义儿军使，手下有三千人马。是李克宁的亲信部将，兼任都知兵马使府都押衙，和李克宁关系最密。

正烦躁间，李存颢又来了。见过礼，刚一落座，这个后生小子就单刀直入：“叔父见了嗣王的敕令，一定感触很深吧？”李克宁道：“那自然，亚子这小儿已在削我的兵权了。”李存颢道：“这原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你来统领河东兵马，他如何放心？据侄儿看，这才不过是开头，大动作还在后头呢！”

李克宁惊愕地盯着李存颢：“他还要拿自己的亲叔怎么样？”李存颢咻哧一笑道：“叔叔太看重骨肉之情了。帝王家亲情淡如水。为了坐稳龙椅，什么手段使不出来？自古以来骨肉相残的事，真是擢发难数。远的不说，即如我大唐，玄武门之变是什么？母子之情应是天底下最深的。则天皇后为什么要杀死亲生儿子？叔父和嗣王之间的亲情，比得上太宗皇帝和一奶同胞？比得上则天皇后和亲生儿子？叔父不可自作多情，侄儿可是为您老人家着想。自古主疑臣，臣都没有好下场。叔父如不当机立断，恕侄儿直言，杀身之祸为期不远。”

李克宁见他说得如此可怕，不禁生了疑心：“你这样危言耸听，打的什么主意？你挑唆我叔侄相残，大概另有所图吧？”

李存颢并不着急，平缓地说："真是忠言逆耳！我另有所图？我图的什么？叔父是否疑我要夺这个王位？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不过是先王的义子，论亲疏，论功劳，论能力，论地位，世子中比我强的有的是。我从来不作非分之想。我是为先王基业，不致于断送在亚子手里！"

"你且说如何才能不断送王兄的基业？"李克宁见他如此表白心迹，疑心去了大半。

"惟有叔父你出来收拾局面。亚子他支撑不起。"李存颢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今前方战事吃紧，亚子却要周德威回来述职。我们几个弟兄见了这道敕令都感到很意外。就是对周德威不放心，也不能在这节骨眼上要他离开战场呀！潞州大战关系全局，有个闪失，那还得了？亚子也常带兵打仗，这样的军事常识岂能不知？这不是昏了头吗？看来，他是把保住王位放在一切之上了。但他不想想，河东若有闪失，他的王位能保得住？我们兄弟都很着急，委了我来见叔父，叫他收回这道乱命。不能为一已之私毁了先王几十年创下的基业呀！"

李克宁道："亚子对我疑虑很深，我去劝他能起作用？你们兄弟何不出面去劝？"

李存颢道："不是没劝。但我们几个弟兄素来和亚子不睦，他不听，反而很不耐烦。没法子，才来找叔父。"

李克宁道："要不我们一起去见王太妃，对她晓以利害，或许能起作用。"王太妃就是李存勖的生母曹氏，母以子贵。李存勖继承王位，便尊她为王太妃。

李存颢道："婶娘一女流，未必有此见识。我们几个兄弟倒想出一个挽救的法子，就看叔父肯不肯了。"

李克宁急问："什么法子？"

李存颢道："亚子前些天不是劝叔父摄理军政吗？你就行使一回摄政的权力，派快马把调周德威回晋阳的敕令追回，或者就以你总领河东兵马的名义，下一道军令给周德威叫他不必回来，专心指挥战事。"

李克宁道："这样的军令下不得，两个截然相反的命令下到军前，还不把军心搅乱了？再者说，周德威此时能听我的？王兄在日，称他为'关云长'。他是绝对忠于王兄父子的。当今新遭大丧，事权必须统一，若政出多门，那不乱了套？"

李存颢道："我们几个兄弟商议时，也想到了这一层。不得已，我们想出了一个快刀斩乱麻的法子……"

不待他说完，李克宁就打断他："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李存颢道："叔父不必犯难，这是明正言顺的事。既然亚子请叔父摄理军国政务，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试探，我们几个兄弟的意思是叔父就是去做这个周公，待亚子历练成了，再还政于成王，就做一个周公辅成王，史书岂不留下美名！这样两相保全，又不坠先王的基业，岂不是好？"

李克宁道："这倒是个万全之策。不过，诸将是否心悦诚服？李嗣昭和周德威将兵十万在潞州前线，河东精锐半在其手，若动作起来，那可是大麻烦。"

李存颢道："叔父随先王征战三十年，功高德重，河东基业，有一半是叔父挣下的。所以先王才叫叔父总领河东兵马。叔父的故旧部将，遍布各军，哪个不听叔父的调动？真有不听调遣的，立即处置。亚子虽然开始削叔父的军权，还没罢去你总领兵马的官，就是顾忌诸将不安。这时间不会留给叔父许多了。一俟局面稳定，亚子就没有顾忌了。若不当机立断，后悔就来不及了。"

李克宁被李存颢说得动了心："你派几个信得过的人，分头去找诸将摸摸底。看这事有几分把握。要注意话不可说的太露，免得打草惊蛇，给人留下把柄。如天意在我，我当召集文武群臣，宣布摄理军政。你们要切记：一切以河东基业稳固为要，不能出乱子。要保全亚子，最终还是要归政于他。我是周公辅成王，而不是取而代之。"

李存颢应道："叔父放心，侄儿这就去布置。"说罢，喜形于色地去了。

摸底，有赞成，有不置可否的，但多数都持反对态度。其中尤以都虞侯李存质反对最烈。理由很简单：先王遗命是以叔扶侄，没说是周公辅成王，何况成王当时年幼，嗣王已是成年之君。只能"佐"而不能"摄"。李存质也是李克用的养子，当年冻饿于太行山麓，已奄奄一息，李克用行军经过，将他救起，带回抚养。因有救命之恩，所以对李克用格外忠诚。

李存颢很着急，对李克宁道："找一两个反对最烈的，抓起来杀掉，才能把局面扭转过来。"

李克宁还在犹豫。李存颢道："这都什么时候了，再不当机立断，人家就要把刀搁在咱们脖子上了！"

李克宁点点头："这事你去处理吧！"李存颢就带人把李存质抓了，安了一个"大丧期间谣言惑众"的罪名，把他杀了。

李存质一死，晋阳城众情汹汹，浮言四起，有说李存勖被害的，有说李存勖逃出晋阳的，有说李克宁"兄终弟及"已袭了晋王位的，有说潞州前线的晋军要打回晋阳的，还有说李嗣昭、周德威已投降朱温的……纷纷扬扬，不一而足。

李克宁没想到杀了一个李存质，就惹出这么多麻烦，正没理会处，王太妃曹氏派人来请：入宫商议先王葬仪。

李克宁满腹心事来到王宫，刚进宫门，就被侍卫拿下。押往轩明殿。这是李克用生前聚群臣议军国大事的去处。李克宁再熟悉不过了。进得殿门，见王太妃和嗣王李存勖端坐于书案后，张承业侍立案旁。几十名带刀侍卫分列两边，一派肃杀之气。书案前捆着一人，跪在地上。近前一看，乃是李存颢。

李克宁并不畏惧，高声叫道："我有何罪？诱进宫来拿了？"

曹太妃凄然道："先王遗命，要你和张公公扶佐我儿，你如何生异念要取而代之？李存质何罪被杀？你当着我母子的面说清楚！"

李克宁抗声辩道："我不想取而代之，只想周公辅成王，这也是嗣王的心愿。是他亲口所言，不信你去问问他！李存质大丧期间谣言惑众，按律该斩！"

曹太妃道："周公辅成王也要有人授权给你。先王不在了，还有我这个王嫂在，你可曾征询过我半句？我儿劝你摄理军政，那是听了外面流言对你做一试探，看看你的反映。你既当面拒绝，如何又背后叫李存颢四处串联？这是什么居心？李存质不过反对你摄政，你就杀一儆百，害他性命，什么谣言惑众？分明是借口！就算李存质该斩，你也应禀明嗣王，由他处置，这不是军中，你有这个杀人的权力?!"

曹太妃说得理直气壮，李克宁不禁气馁，嗫嚅道："弟也是为王兄的基业和河东的安宁着想，并没别的意思。"

曹太妃道："你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基业、安宁。你也分明知道多数人反对摄政，还想硬来，还不惜用别人的鲜血为你铺路。你硬干起来，晋国就要分裂，就要大乱，河东就会变成瓦砾场。那时，先王基业何在？河东的安宁何在？你是败坏先王基业和破坏河东安宁的第一罪人。李存颢等不过是你的帮凶！不论国法还是家法，都容不得你！"说着，问张承业，"张公公，按大唐律条，该是什么罪？"

张承业躬身道："图谋不轨，谋夺王位，按律当斩！"

曹太妃接过话来："不过，念你跟随先王三十年，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又是嗣王的叔父，可以从轻发落。晋王你下敕令吧！"

李存勖取过一纸朗声念道："查内外制置蕃汉都知兵马使、检校太保、振武军节度使李克宁，乘先王薨逝之机，纠集党徒，谋为不轨，擅杀大将，着即赐自尽。此令。大唐天祐五年二月辛巳。"读罢，命人取来药酒、白绫、短剑，然后吩咐："去刑！"侍卫给李克宁松了绑，把三件物事交与他。

李存勖凄然道："为了先王基业，侄儿只好大义灭亲了。此举是祭告过祖

宗神主的，叔父请回府自择吧。监刑官已在你府上候命！”

李克宁神色凄然，叹了口气，捧着三样物事，踉踉跄跄地出了殿门。

李存勖又下令道：“将李存颢这个乱臣贼子拉出去正法！”侍卫答应一声，架了李存颢离开大殿。

一场未遂政变，就闪电般地被粉碎。

周德威接到李存勖的敕令，才知道李克用已逝，赶紧把李嗣昭找来商议：“晋王已逝，如今李存勖袭了王爵，下敕命我回去述职。现在军情正紧，夹寨未破，潞州之围未解，大将离开战场，恐怕于军不利。你看如何处置？”

李嗣昭道：“而今潞州正在吃紧，怎么却调你回去述职，难道这位嗣王不懂军事？我的意思你先别动，我和你联名上一道表章，派快马送回晋阳，暂缓述职，待潞州解围再走不迟。”

周德威道：“你我手握十万精兵，国遭大变，嗣主对我们未必放心。我看这就是命我回晋阳述职的用意。我若迁延不归，嗣王岂不生疑？于你于我都不利。我还是回去，正好顺便请求益兵。如今敌我双方兵力相当，要想退敌解围，只有增兵才有把握。眼下潞州固若金汤，这里由你调度支撑。料无大碍。我走之后，你切记不要出战，只紧守城池。我素以诚信待人，去的时间不会太长，嗣王见我表明心迹，必然很快命我回来。”

李嗣昭道：“这样也好，我派一支军队护送你。”

周德威道：“不必。这样反叫嗣王多心。我只带几个随从即可。好在潞州离晋阳只几百里，快马加鞭，信宿而至。”

李嗣昭道：“老将军一路保重，我和十万儿郎盼你归来。”

周德威回到晋阳，先到李克用柩前举哀叩拜，然后以臣礼谨见嗣王。

李存勖见周德威接命即归，不带一兵一卒，甚是欢慰。当下召诸将会议军情。先由周德威介绍潞州前线的态势。然后由诸将陈述意见。众将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最后形成如下共识：周德威素有威名，又熟悉前线形势，不必另行选将，益兵三万，仍由周德威统领，去解潞州之围。

李存勖道：“潞州为河东屏障，若无潞州，河东便暴露在朱梁面前，咱们就寝不安席了。所以朱温不惜血本来争。赖李嗣昭和周老将军指挥有方，梁军十万人马攻了半年。潞州始终巍然不动。如今潞州前线成胶着状态。周老将军建议增兵，诸将也都赞成，那就再派几万人马去。一定要打败梁军，解潞州之围，统兵的将领不变，还是李、周二将。”

环视了诸将一番，李存勖又说道：“我还有一个想法，各位将军看是否可行。其一，泽州距潞州很近，是朱温粮草屯积地，我若分兵一支往攻，梁军必

然分兵去救。那样潞州我军的压力就减轻许多，解围容易。其二，我准备亲自出马。”

众将听了都有些惊讶。李存勖笑道：“就是要出其不意。朱温以为我少年新立，忙于巩固王位，必不敢轻离晋阳，就是要利用他这种心理。前方将士见王驾亲征，定然大受鼓舞，人人振备，以奋兵击惰卒，何愁不胜！”

诸将听了都拊掌称善。张承业尤其兴奋：“晋王英明果敢，这一次必然旗开得胜。”

李存勖遂下令：“王兄嗣源领一万人马往攻泽州，吸引梁军救援。可多设旗帜，虚张声势，并不要攻下泽州。周老将军统兵两万，从黎州方向逼进梁军夹寨，我引一万人马从上党方向逼进夹寨，左右两路军兵都要多备硫磺等引火物，准备烧寨。十座夹寨不必都烧，隔一座烧一座，就如当年陆逊火烧连营，足以叫梁军惊惶失措，我乘势掩去，不愁夹寨不破。几年前我和存进、存霸烧了兴平梁军草料场，今天依样画葫芦，再攻他一把火。其余诸将各守本处，一定要严加戒备。也要提防朱温老儿乘虚来攻呢！我离晋阳期间，军事上的事，存进弟多拿主意，政务上张公公多费心。先王灵柩，存霸弟负责保护。大孝在不坠基业。我得胜回来，再举行葬礼！”

这次军事会议开得有声有色，人人振奋，一扫几天来紧张、不安、焦虑的气氛，众人对李存勖也刮目相看了。王位的椅子还没坐热，就不动声色地粉碎了政变的蓄谋，大义灭亲，除掉权势最重的亲叔父，布置军国政务井井有条，又亲冒矢石，带兵征战，对后方毫不担心，这位青年晋王的魄力和手段不亚于其父。众人心悦诚服。各种流言戛然而止。

两天后三路人马，四万大军，于李克用灵柩前誓师后分路出发。李嗣源先期抵达泽州城下，摇旗呐喊，摆出一付猛攻的架式，梁泽州守将忙向夹寨告急。梁军数万星夜兼程来援，夹寨就空了一半。

李存勖和周德威的两路人马乘着夜色悄悄接近夹寨，此时天降大雾，咫尺之间，难辨方向，李存勖喜道：“真是天助我成功！”命军士把硫磺缚于箭矢，射入敌营。夹寨都是由大木构筑，霎时烈焰腾空，浓烟滚滚，哔哔剥剥地烧将起来，梁军将士方在酣睡，急忙爬起来救火，乱哄哄你拥我挤，失了调度。没有被烧的夹寨，听说邻寨起火，急忙派人支援。慌乱间不防大队晋军乘雾夜杀来，喊声动天，不知有多少人马。梁军又要救火，又要拒敌，全然乱了阵脚。李存勖、周德威挥刀跃马，亲自杀入敌阵，军士们见主帅冲在前头，个个奋勇争先。周德威的一把大刀，甚是了得，上下左右翻飞，无人能敌，刀着处血光飞溅，和着敌军士兵的惨叫声。直杀得梁军士兵七倒八歪，连连向后退去。梁

招讨使符道昭的战马被周德威的大刀砍中，负痛狂跳，把符掀下马来，周德威手起刀落，斩为两段。梁军见主将毙命。四散奔逃。守寨将士料不能敌，弃寨而逃，半路上遇到前来支援的邻寨军兵，夜雾中误认对方为晋军，又自相残杀起来。待辨别清楚，已误伤了许多战友。梁军统帅刘知俊只好率了残兵败将，向泽州方向逃去。

破寨之战大获全胜。梁军损失逾万，委弃粮食兵杖如山积。

夹寒距潞州城不过十里。周德威在前，李存勖在后，引兵抵达城下，天已放亮。

周德威对城楼高声呼道："我是周德威，夹寨已破，快开城门！"守城军士急忙报与李嗣昭。不一会，李嗣昭登上城楼，并不答话，也不令开门，反而张弓搭箭"嗖"地一声直向周德威面门射来。周德威忙用刀拨落，怒道："嗣昭你这是干什么？"

李嗣昭也怒道："干什么？先杀死你这无义贼再说！"说着，又一箭射来。周德威并不躲闪，看着箭飞来，左手提刀，右手轻轻一接。捻住箭杆。二指一屈，折为两段，掷于地下。高声叫道："你吃了迷魂药了吗？今嗣王亲统大军来解潞州之围，夹寨已破，梁军溃败而去，你怎敢拒开城门，对我无理？"

李嗣昭道："既是嗣王在此，为何不见主面？你不用来诳我！"说着，又要张弓放箭。

周德威笑道："别浪费箭了，就凭你，能射中我？你要见嗣王好办。"遂命身边一军校："快去请晋王！"

须臾李存勖拍马驰至城下，对城上高呼："是嗣昭王兄吗？不要误会，快开城门！"李嗣昭见李存勖一身素服，白色的战袍上还带着斑斑血迹，不禁失声痛哭，急忙传令开门，迎接晋王入城。城中军民听说围城已解，梁军败遁，无不欢欣雀跃。

进了大营，诸人坐定，李存勖把晋阳近来发生的变故向李嗣昭粗略介绍了，李嗣昭听了唏嘘不止。

李存勖笑问李嗣昭："周老将军率军至城下，你为何拒开城门？还拿箭射他？"

李嗣昭愧然笑道："是我不明，差点中了朱温那厮的奸计！"说着，拿出一封书信，递与李存勖："嗣王请看！"

李存勖接过展读，原来是朱温写来的招降信。大意是：李克用西归，李存勖袭位。李亚子怀疑你们拥兵反抗，以述职为名调回周德威，要加杀害。周德威畏惧投梁，已任为上将，朕爱惜你是个将才，若肯幡然来归，朕岂吝公侯爵

位？如执迷不悟，杀身之祸旋踵而至，望将军以德威老将军为榜样，速归天朝。

看完，李存勖哈哈大笑："这个阿三皇帝也来施反间计，真是黔驴技穷。我兄弟和周老将军，岂是他离间得了的？"将信扯碎，用火烧了。

李嗣昭不好意思地说："是臣愚昧，差点上了这个蹩脚皇帝的当！请老将军恕我无理！"

周德威笑道："不知者不罪。若是换了我，决不用箭射，将周德威诳进城来，用酒灌醉，捆了交嗣王发落，不强似你那三箭？"

说得众人哈哈大笑，前疑尽释，欢好如初。李存勖论功行赏。周德威升任振武军节度使，治朔州。李嗣昭升任昭义军节度使，治潞州。其余将士升赏有差。然后下令，班师回晋阳。

梁晋第一次大战，以朱梁的惨败告终。

冯道由赵三护送来到沧州的时候，这里的政治气候已经大变。

这要从刘仁恭父子相残说起。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得到河东援助，挡住梁军的进攻。幽沧两镇境内稍稍安堵，军民都松了口气。

幽州两百里之外有座大安山。这山颇为奇特，四面悬绝，山上有平坦之地数里方圆，盛夏之季，气温凉爽，是个极佳的避署去处。

刘仁恭性侈贪色。有了这样秉性的人一旦骤然富贵，贪财贪色贪图享受的面貌就暴露无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刘仁恭从一个无赖少年一步步爬到节度使高位，奢侈好色的劣性充分暴露出来。他看中了大安奇特的山势，征发壮丁，搜刮民财，在山顶大兴土木，构造了一座巍峨壮观的宫室，虽然比不上皇宫，也极尽奢侈华丽之态。里面有上百个房间。歌厅舞堂、浴室柔间（即按摩房）、客厅餐室应有尽有。他的寝室，规模宏大，三丈见方，用上房山采来的特种石料铺地，打磨得光滑可鉴。四壁是和了香料的垩粉涂抹，香气经久不散，名之曰："椒房"。"椒房"两边，排列着几十个较小的房间，流苏垂幔，床几用檀香木打造，那是准备藏美女供他游幸用的。"椒房"前面，是规制更大的议事厅，是商议军政大事、接见下属和诸镇使节之处。

山上还筑有藏宝屋，用每块重千斤的巨石垒砌而成。里面多宝格排列成行。开闭此屋的钥匙，只有刘仁恭本人和他最宠爱的美女掌握。

役使了上万民工、耗资百万，历经两年，离宫才告成。民工不足，还时常抽调士兵补充。

离宫成，刘仁恭选了数十名美女入住其间，仿效帝王姬妾成群。从春到秋，一年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这里。又从民间搜刮来数千件珠宝文物，藏于离宫。至于金银帑币，更是多得难数。

有了高官显位，有了成群美女，有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刘仁恭又担心不能长享此乐，于是又召集方士炼丹服药，冀得长生。刘仁恭认为人的生命应该是无限的。秦始皇所以病死沙丘，是因为派出寻访长生不老药的徐福欺骗了他。初造离宫时即建造炼丹的特别庭院，取名“长生院”，取唐玄宗“长生殿”寓意，因为不是皇帝（刘仁恭对此尚头脑清醒，知道自己不是当皇帝的料，不像儿子刘守光那样自不量力）不敢称“殿”。

刘仁恭所蓄数十名美女中，有一罗姓女，杏眼桃腮，体态轻盈窈窕，雪肌如脂，青丝如云，千娇百媚，真个生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但罗女年仅十七，刘仁恭已年过半百，鬓发斑斑，大腹便便，脑满肠肥，形象令人恶心。罗女慑于权势，勉强承淫，郁郁寡欢，时常暗自落泪。

刘守光看在眼里，常常借机会接近罗女，给以温存和安慰。凄苦中的罗女把他视为知已，便向他倾吐衷肠。又见他正值青年，且一表人才，也生爱慕，一来二去，这对青年男女之间便生恋情。刘守光恨不早得罗女，被其父亲占了先；罗女恨不早识刘郎，被老头子占了身子。

有一次幽会，罗女又泣哭不止：“这样偷偷摸摸的，何时是个尽头？要被老爷发现，我还有命吗？你难道不能想个法子，把我救出火坑？”

刘守光道：“老爷子痴迷于长生不老，天天服用丹药，那物事可不是什么养生之宝，是戕身的利剑。你没见老爷子服下去有时烧得两眼血红？我看总有一天五脏六腑都要被那丹药烧焦！你耐心忍几年吧。五十多岁的人，哪受得了那样的热毒攻心！用不了几年就会一命归西。那时咱们不就是堂堂正正的夫妻了？”

听刘守光如此说，罗女惊愕地睁大了杏眼：“亏你想得出！就算熬到那一天，你敢堂堂正正地娶我？子娶父妾为妻，人言你受得了？你受得了，我还受不了呢！”

刘守光焦急道：“又要我救你出火坑，又畏人言，你叫我怎么办？”

罗女道：“路倒是有一条，看你肯不肯走？”

刘守光：“真有这样的路，有什么不肯走的？你且说说看！”

罗女正色道：“我要你带我离开幽州！天下大得很，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咱们逃得远远的，而今天下这么乱，找一处地方隐姓埋名，谁知道我们的来历，我俩厮守百年，不比这里偷偷摸摸的强？”

刘守光一时语塞。他现今已官居指挥使，地位仅在节度使之下，高官厚禄，对他这个才二十几岁的青年来说，真是天降洪福，怎能为一个美女丢弃呢？有权位在，何愁没有美女？

罗女道："我冒着杀身的危险，把心交给你，你却不以诚心待我，看来我俩并不情投意合。你不过贪恋我的美色，待人老珠黄，还不知什么结局呢！"说罢又啼哭不止。

刘守光把罗女揽在怀里道："不是这个说法，我要不是真心待你，敢和你来往？老爷子的脾气你还不清楚，咱俩的事若真露了馅儿，不要说你命难保，我也得扒了皮。你指的路未尝不是一条出路，总得容我想一想。"

罗女哭道："好！，我等你拿出主意来。我实在不想这样下去了。在这儿过一天比一年还长，夜里总做噩梦，常常被吓醒。老爷子盘问，我还得编词儿应付。不知哪天露了马脚，就一切玩完了！"刘仁恭别看已过五旬，性欲仍然很强，又生个大块头，压在娇小的罗女身上，令她喘息困难。罗女不但得不到欢快，反成了一种负担。可老头子又偏偏喜欢在她房里过夜，弄得她筋疲力尽精神恍惚，苦楚多于欢快。可是和刘守光在一起就不一样了。这个刚二十几岁的青年公子生得一表人才，只看上几眼就足够引起女性的好感，他又对罗女体贴温柔，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一天不见刘守光，罗女就感到失落。对老爷子的憎恶，对公子哥的期盼，把罗女折腾得心烦意乱，坐卧不宁。可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刘守光就是不露面。罗女知道，双双远走高飞的指望是没有了。也难怪，他怎么舍得如今的高官厚禄呢！

但她还不死心，她要再作一次努力，即便不能远走高飞，也许能想出别的好法子来。一个花季少女如喜欢上一个异性并从他那里得到性的极度满足时，这个异性就几乎占据了她内心世界的全部。刘守光就在她那里占据了这样的地位。

她决定马上去找刘守光，她涂抹打扮了一番，就出了门。

她来到假山旁边的一座花亭里。那是刘守光经常吟读的地方。这里很清静，刘守光喜欢到这里吟读赏景。事也凑巧，她刚在围栏上坐定，刘守光手持一卷，款款而来。她立即扑上去，搂着这位青年公子的脖子就狂吻起来。

刘守光初时有些惊慌，但看四周无人，也就顺势搂住她亲热起来了。

也是合该有事，正当两人缠绵难分之际，刘仁恭带着几个随从绕过假山。

"畜牲！干得好事！"暴怒之下，刘仁恭从一个侍卫腰间拔出刀来就向刘守光砍去。侍卫见是这两个人，大喊了一声："镇帅！息怒！"便死死攥住刘仁恭

举刀的手。刘守光和罗女惊得面色如土，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怒气不息的刘仁恭吩咐："先捆了这小畜牲，狠狠地打！再发落那小贱人！"

侍卫不敢怠慢，上前把刘守光捆了，刘仁恭命找来马鞭，亲自动手狠狠地抽了几十鞭子。鞭鞭见血，血痕透过衣衫，一条一条地很分明。打够了，刘仁恭一边擦汗，一边喝道："把这畜生关起来！那小贱人呢？"人们回过神来四处张望，哪里还有罗女的影子？

原来，罗女被这阵式吓坏了，哪里还等刘仁恭发落？乘刘仁恭施鞭刑的机会，她跳过假山，飞快跑向山边，一纵身就跳下了百丈悬崖……

刘守光从未受过如此苦楚。坐在阴冷潮湿的屋子里，抚摸着痛楚钻心的鞭伤，又恨又怕。他想挪动一下身子，不想鲜血和衣衫凝在一块，动一下就痛疼不已。"老爷子真够绝情！不就为了一个罗女吗！下手如此狠！"他不知道罗女已经跳崖身亡，还在担心罗女能不能经受住鞭打。

时近中午，一个虞侯带了一个军卒送来了午饭。刘守光对虞侯道："弄一桶温水来，我的衣衫脱不下来了！"虞侯忙赔笑道："小人也是被镇帅的威怒吓胡涂了，竟忘了这一层。"吩咐那个军卒："快打温水来，再弄一身干净衣服，把郎中叫来，多带金疮药！"

不一会，一个郎中带着药箱和军卒一起赶来。用温水慢慢浸退下血衣，敷了金疮药，换上干净衣服，刘守光感觉好多了，胡乱用了些饭食，歪在那里将息。虽然急于知道罗女的下落，但事由色起，不好在这些人面前打听。

虞侯安慰道："公子放心，小人这就央人去劝镇帅放公子出去。镇帅离不开公子，事事还得仗着公子去办呢，公子好生将息吧。"又指着军卒道："需要什么，派他知会小人一声就是。"说罢，拱手一揖，和郎中自去了。

过了两天，刘守光出了黑屋子。回到自己的下处，将息了二十多天，郎中天天来给他换药。鞭伤平服了，刘守光也不禀告父亲，到罗女跳崖处凭吊了一番，洒下几滴眼泪，便带着随从驰回幽州城。

刘守光思念罗女，刘仁恭也无法忘怀，在这事情上，父子心里都埋下了阴影。刘仁恭忧思过度，又加上天天服吞丹药，热毒攻心，渐渐地生起病来。已经五十好几的人了，刘仁恭担心一旦撒手人寰，千里基业，托付何人？他只有二子。论能力，次子强，但经过这次丑事，这小子又何能当重任？只有把镇帅的位子，传给长子。他派人到沧州，向刘守文传达了这一信息。刘守光一直以为镇帅非他莫属，听说父亲要把位子传给能力远不及他的哥哥，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知道，父亲还为罗女的事恨他。为一女子而置艰难创下的基业于不顾，岂不是昏了头？不行，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幽燕千里基业，我不能无动于

衷，我要行动。

刘守光把亲信将领李小喜、元行钦等找来商量。

元行钦道："此事不难。使君可上书镇帅，就说赵王王镕奉了朱温的命令，派兵来打幽州，请镇帅速还幽州主持。镇帅现正卧病，必不能来，必然命你统领军队。你就说，统领军队没有印信不行，要求镇帅把节度使印信暂交与你。你握有印信，就是幽州镇帅，谁敢不听你的号令！"

"老爷子不交印信怎么办？"刘守光忧虑地问。"

"那就以加强防卫为名，派兵去包围大安山，那里的警卫亲兵只有几百人，派一二千人去，足以对付了。到那时，镇帅不交也得交，为了燕地的大局，不能顾及其他。"

刘守光就派了元行钦带二千人马包围大安山。亲军无力抵抗，只有乖乖地听元行钦安排。元行钦取了印信，派人送到幽州。又按刘守光的意思，把刘仁恭软禁于离宫。

刘守光得了印信，宣布代行卢龙节度使之职，又行文至沧州，命刘守文听从调遣。

刘守文见了行文，惊疑不止："父亲明明传话给我，要我统管幽燕，怎么倒叫弟弟代行卢龙节度使之职？忙驰赴行宫，要见父亲问个究竟，到达大安山才知父亲被囚，四周全是元行钦的人马，印信已送往幽州。"原来弟弟发动兵变了！"刘守文又气又急，连忙返回沧州，与部下计议应对之策。

节度判官吕兖道："不久前老帅已明确表示，将传位给主公。指挥使此举，显然是强占卢龙节度使职位。咱们应该致书幽州，对此无父无兄的不义之举加以斥责。并行文各州，不承认他自封的节度使职位，强烈斥责他囚父的逆伦行为，要他立即解除对老镇帅的软禁，或者由咱们把老人家接来沧州。"

刘守文道："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当然要做，但这些对他作用不大。我太了解这个胞弟了。素来欺软怕硬，不采取强硬手段，他是不会回头的。"

吕兖道："来硬的只有动用武力。但沧州兵力只有两万，不及幽州的四分之一，动起手来，能否有把握达到目的？我不是长他人志气，实力对比太悬殊。纵然真理在我，力量不够，也奈何不得他。"

几个带兵的将领也纷纷附和。他们自知兵力不足，不愿意动武。

都虞侯李瑞道："单靠沧州一镇之力恐怕不成，若能得几个强镇助我，事情就有希望了。"

刘守文道："方今梁晋战于潞州，恐怕没心思考虑咱们的事。赵王王镕近

在咫尺，倒是一个强镇。但当年朱温攻赵，赵向我求救，我无动于衷，王镕至今耿耿于怀，怕是也不能助我。其他强镇离我太远，又不接壤，和他们联手不现实。再想想看有没有别的途径。”

众人沉默了半天，吕兖道：“长城以外的契丹，与我接境。其酋长耶律阿保机，颇有胆略，几年前曾与我通好。若得他出兵相助，或许能有转机，不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请神容易送神难。得他援助是好，尚需提防他乘机占我土地。”

刘守文道：“当务之急，是夺回节度使印信。借阿保机兵力可以考虑。至于后遗症，也不必过虑。使我得幽燕，地广兵强，阿保机一部落之酋长，能对我构成什么威胁?”

众人见节度使如此说便纷纷随声附和。

当下议定，向契丹借兵，刘守光派了吕兖带了珍宝玉币，秘密出使契丹，向阿保机借兵。阿保机得了玉币珍玩，爽快地答应借兵一万。并代为联络吐谷浑部，酋长也许诺出兵三千。吕兖不负使命，刘守文得报大喜，又搜罗境内壮丁，得二万人，稍加训练，便仓促上阵。

于是，刘守文率汉蕃五万余人马。对刘守光开战。刘守光也不示弱，将幽州士兵，尽数发出，亲自督领，浩浩荡荡向兄长杀来。两军战于兰田、芦台、鸡苏等地。刘守文虽有五万人，但两万是新募壮丁，未经阵战，战斗力很弱。契丹兵骁勇善战，无奈并不卖力，原来阿保机临发兵时密嘱统兵将：一万将士生命可贵，将来我要派大用场，你不可着实替他出力，咱们犯不上为了他刘姓的家事叫将士流血。得了这道密令，契丹兵处处保存实力，接敌即退，恨得刘宁光破口大骂。如此双方的胜负就不战可判了。真正能打几仗的，还是原来的两万人马。敌不过刘守光的八万大军。沧州军一败涂地，连刘守文也做了俘虏。

刘守光把兄长连同其家眷幼子带回幽州，独辟一院，名为优养，实则软禁。一天夜里，刘守文独坐一室，忽有两蒙面人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将他刺死。家眷听到动静过来查看，只见刘守文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中，刺客早已无影无踪。

刘守光闻报，急忙过来，洒了几滴眼泪，命以节度使礼安葬，但刺客始终没抓到。随着时间的流逝，此事就不了了之，留下一个不算疑案的疑案。

不过，外间纷纷传言，刺客乃是刘守光所遣……

刘守光总领幽沧两镇，志满意得，但他的所作所为，颇遭物议，传言很多，人心浮动。刘守光亦不自安，便想出一条稳定局面的途径。

梁开平元年十二月，刘守光派使臣带贡礼朝拜汴梁，代父乞请致仕，给自己以册命。敬翔献计道："刘氏父子向来附晋，与我为敌，今刘守光遣使通好，是天赐陛下，宜加以笼络，使不助晋。陛下如册他为燕王，此人必心怀感恩，甘心附我，从此幽燕无虑矣。"朱温乃赐刘仁恭为太师，养老幽州。封刘守光为燕王，兼卢龙、义昌两军节度使。

刘守光原只求册为节度使，不想却得王号，大喜过望，对朱温感激有加，便大摇大摆地做起燕王来。

这一连串的大变，冯道自然不知情。当他进入沧州城的时候，他面对的不再是那个同窗好友刘守光，而是那野心极度膨胀的燕王刘守光。

这就命定冯道还要再一次逃亡！



第七回 战柏乡茂章虎落川 如晋阳冯道龙归海

梁开平二年七月，也就是刘守光被朱温册为燕王的半年之后，冯道主仆二人到达沧州。近几年沧州屡遭巨创，先有朱温两次围困攻打，又遭刘氏兄弟自相残杀的破坏，已经残破不堪，城垣缺损，市井萧条。

主仆二人找旅店安歇了一日，冯道打发赵三回景县，便独自一人向节度使府邂逅而去，数年前他和刘守光在鸣沙店相遇，得知刘守光任横海军（治沧州）团练使，所以到节度使府去寻他。

沧州虽然经过几度战乱破坏，节度使府却完好无损，府第宏大，气势森然。府门两旁，八个守卫兵卒腰挎刀，挺然而立。一个虞侯打扮的人坐在门楼里的凳子上闭目养神，门前很清静。这也不足为怪，一般平民百姓谁无事敢来这里惹麻烦。

冯道走累了，刚要在上马石上坐下来歇歇脚，就听一声喝问："干什么的?"循声望去，见那虞侯睁了双眼，冷冷地打量自己。冯道双手抱拳，恭谨地答道："学生景县冯道，要拜会你家使君大人。"

虞侯走下陛阶，仍然冷峻地问道："看来你是个读书人，怎么不懂规矩?"

冯道问："学生见识浅陋，不懂帅府规矩，还望虞侯指点!"

虞侯傲然道："你就这样子进府吗?"

冯道问："那要怎样的进呢?"

虞侯很不耐烦："那要问你自己呀!"说着把手一伸："还不快点拿来?"

冯道明白，这是要门包呢！怪不得人言侯门深似海，不打点连台阶儿也别想登，更不要说入门了。便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元宝，递了过去："一点小意思，公人拿去吃杯茶吧。"

虞侯见了银子脸色立刻阴转晴。和颜道："你要见哪位使君大人?"

"横海军团练使，姓刘讳守光的，"冯道在逃亡中不晓得朱温已封刘守光为燕王，仍这样称呼刘守光的官衔。

虞侯又阴了脸："我家大王的名讳，是你随便叫的吗？你是我家大王的什么人?"

冯道吃了一惊：几年不见，刘守光就称起王来了？不用忙，见面便知端底，便笑道："我是你家大王的同窗好友。请只管进去通报，只说冯道来见就是。"

听说是燕王的同窗好友，虞侯不敢怠慢："冯相公，你来的很不巧，我家大王不在这里，王邸在幽州。相公要见王驾，只有到那里才成，王邸就设在原节度使府。不过，相公远道而来，先进来歇息一会。我进去禀报留后大人，既

然是殿下的同窗，留后大人也会盛情接待的。”

冯道推辞道：“如此我自往幽州就是。一介草民，怎敢惊动留后大驾?”

虞侯道：“既是千岁的同窗，就是留后的上宾。谁敢怠慢?”说着，就拉了冯道进了门房坐下。一个兵卒连忙献上茶来。

冯道有些不解：“这里明明是节度使府，为何没有镇帅，只有留后?”

虞侯道：“因幽沧两镇的节度使都由燕王千岁兼着，所以这里只设留后。冯相公且坐，我去禀报留后大人。”

冯道连忙起身谢过。虞侯笑道：“相公不必客气，将来见了千岁大驾，还望替小的美言几句!”说着，满面春风地去了。

“真是人情冷暖！先是轻慢无礼，一听说是刘守光的同窗，便低声下气，满脸堆笑，立刻换了个人似的。也难怪，如今世道，不趋贵附势的能有几人?”冯道一边喝茶一边想。

正思忖着，虞侯满面笑容地回来：“留后大人有请，随我来!”

横海军留后便是元行钦，刘守光派他来总管沧州，是借他的威名来镇慑沧州人，防范刘守文的残余势力捣乱。此人不仅作战勇猛，而且颇具政治头脑，很得刘守光信任。听虞侯说不过是一个书生，便不耐烦：“这可能是来打秋风的，到账房支点银子打发他回去算了!”虞侯道：“大人还是见见的好，咱们还不清楚他和千岁的交情有多深，若是至交，轻慢了不好，惹的千岁不高兴。他还要去幽州见千岁驾呢!”

元行钦这才出来见了，交谈中，冯道多了个心眼，不说自己是为躲避迫害，穷途来投，而说是兑现几年前对刘守光的承诺，出来效力的。遂把与刘守光同窗、在蔚州任书吏、黑店遇险刘守光搭救等情形，备细说了。

听说是刘守光劝冯道随他去做事，元行钦便知道这书生必是满肚子文才，否则千岁爷断看不上的。便备了酒席款待，席间得知冯道急于去幽州见驾，便赠了银两，又派一名虞侯带了十名军士护送。

刘守光见了冯道，自是高兴，委他做了一名参军。

参军是个闲官，没有实权也不担负任何实际责任。刘守光是看中了冯道的文才，叫他撰拟文书敕命表章之类。冯道才思敏捷，这类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往往文不加点挥笔而就。这实际是书记的职分。但书记的职位不高，为表示对冯道的重用，给了个参军的名份。这虽是个闲官，但因起草文件的需要，日日随侍左右，还参加军政会议，被人们看作是刘守光信得过的人物。

这是冯道进入官场的开始，而且开始的档次不低，一进便是高层，虽不参与决策，但掌握军政机密。一个有家不能回的逃亡者，得到这样安身立命的去

处，冯道很满意。“贵为王侯，不忘同窗之谊，义也。”——这是冯道初入幽州对刘守光的评价。虽然在老同学面前要天天行参拜大礼，有些不习惯，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人伦载于圣训，且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也就释然。

不过，这样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冯道的情绪就低落下来。

有一次参加军事会议，冯道发现一个裨将装束的人常常注视自己。这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散会以后，这人走到冯道面前，微笑着问道：“参军可记得末将吗？”冯道摇首道：“请将军原谅，实在记不起来了。”那人笑道：“那还记得潼关的百夫长毛璋吗？”

冯道吃了一惊。潼关的一幕又在脑海中显现出来：毛驴驮着口袋，和西方邺、赵三一起走在街上，晚上西方邺去军营会见毛璋，不辞而别……怪不得似曾相识，原来是西方邺的好友、梁将朱珍手下的百夫长。遂点头问道：“何时在燕王千岁麾下的？西方邺现在何处？”

“真是一言难尽！毛璋叹了口气，“西方邺辞了镖师之后，由我举荐，当了兴平仓场的虞侯。没干几个月，粮草被晋军一把火烧个精光，十多个夫役葬身火海，西方邺不知去向。朱温大怒，斩了护粮军的守将，又把朱珍臭骂一顿。西方邺是我荐的。若追查下来，我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三十六计走为上，回老家涿州呆了几天，就投到刘老太师的麾下。”刘仁恭由朱温赠为太师，所以毛璋这样称呼。

“听说老太师的称号是汴梁赠的，是吗？”冯道问。

“没错，连燕王千岁的王号也是汴梁册封的。”毛璋道。

“以前一直是晋燕联手对抗汴梁，朱温怎会册封敌人呢？”冯道有些不解。

毛璋向四周看了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晚上咱们找一处小酌几杯。潼关你我有一面之交，如今又一同效力燕王驾下，这就是缘分。参军是饱学之士，对天下大势参得透，在下我还要听您指教呢！”

“我可没有那样的慧眼，如今天下如团乱麻，谁能理出个头绪？”冯道笑道，“学生还要请将军指点呢！公退之暇，我一人也是闷坐，你我对酌谈心，也是快事！”

晚上，二人相约到一处酒楼坐了。冯道酒量很小，毛璋却是豪饮，几杯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

“你问朱温怎么会册封对手为王，其实不是朱温主动册封的，而是千岁上表称臣，主动求封的。还不是求封为王，只求封为节度使。朱温很慷慨，主动送了个王号，又兼两镇节度使。谁都看出这是朱温有意加以笼络。为的拆散晋

燕两家的联盟。但千岁却感激得很，从此绝晋附梁。”

冯道听了老大不安：变化之速，真叫人眼花缭乱！我为逃避迫害来到此地，原以为找到避风港，却不想这里仍是是非之地。刘守光既然甘心附梁，一旦得知我因写反诗逃难至此，还会念及同窗之谊吗？看来这也许不是久留之地！

正心神不安地胡思乱想，又听毛璋发问：“你骤来此地就授与参军之职，一定有什么背景吧？听说你是千岁的同窗好友，可是的？”

“那是孩童时代的事。”冯道点首道，“在同一先生门下受业六七年之久。”

“还听说千岁于你有救命之恩？”毛璋手握酒杯，两眼直盯着冯道。

“确有其事。当年，我投宿贼店，被店主用蒙药蒙翻，若不是千岁赶到，早埋骨黄沙了！”冯道说着很诧异毛璋为何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那你绝对是千岁信得过的人，”毛璋把目光移向别处，“这好极了，咱们就有了共同语言。”

“那么说你也是殿下的得力战将？”冯道这会儿也盯住毛璋问，“你说的共同语言是什么？”

“愿燕王的事业兴旺发达，这就是你我二人的共同语言。”毛璋道。

“凡在这儿谋食的人，都有这个共同愿望。”冯道认为他的理由不充分。

“那不一样，”毛璋断然否认道，“既为谋食而来，也可为谋食而去，只是为谋食，到哪儿都一样。‘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里是兴是衰，于常人无关紧要。不管谁来当皇帝，一样的完粮纳税。你我就不同，一个是心腹亲信，一个是统兵之将，都是燕王殿下高层圈子里的人，这里的兴衰，可就关乎咱们的身家性命。从你我二人的切身利益着想，可以说和燕王同呼吸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拿我来说，朱温若平定了诸镇，统一天下，我的末日就到了。因为兴平粮草被烧，我担着干系。”

“从老兄的话语里，我感到你隐藏着一层意思。”冯道似乎有些不解。

“对了！我下面就把它点明：对千岁殿下的一些行为，我很担心，很着急，如此下去，我很为燕王，也为我的前程担忧。我着急，是因为我说不上话，说了燕王也不会听，你自幼和他相交，说得上话，他也会听得进去。总归一句话：你去进谏言。”

“是些什么行为这么令人担忧呢？”冯道想问个究竟。

毛璋激动起来：“挺多的，拣几个特别失人心的说给你听。”

“千岁即王位不久，想把南边赵王的地盘夺过来，担心兵力不足，下了一道敕令：境内男子年十六岁以上，四十岁以下随时待命，准备出征，临阵要自

备兵杖给养，敕令一出，全境大哗。不经训练就上阵，还要自备兵器军粮，这不是残民吗？王镕发现了他的意图，严加戒备，才迟迟没有动手。

“要把节度使府扩建成王邸，计划拆除民居数百家，加收商贾税、田亩税以补经费不足，拟征发民夫上万，烧制砖瓦灰垩，采运石料巨木，既伤民力又违农时。

“据千岁左右的人说，有一次他穿了赭黄色的衣服，对侍卫说：‘我穿了这身衣服南面称帝怎么样？’侍卫没有敢回答，他生气了：‘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称帝，小者称王。我拥有幽沧千里之地，没资格当皇帝吗？’侍卫吓得连连称是。这想法太危险了，一旦称帝，不要说赵晋，就朱温也不会容他。燕地还有安宁吗？”

好像要吐出久蓄胸中的郁闷，毛璋说完，长长出了一口气，斟了满满一杯，一饮而尽。

冯道：“难道没有人出来谏诤吗？”

毛璋道：“有人委婉地进谏，惹得千岁大发脾气，差点丢官下狱。就没有人敢说话了。古语说：‘文死谏，武死战。’死也要死个值得。因进谏而死，还不管用，那不是白死了吗？”

这些大出冯道的意料。来幽州已月余，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毛璋敢于对自己说这样激愤的话，看来是个直性子，也信任自己。遂说道：“是叫我去进谏吗？”

毛璋道：“你一到这儿我就认出你来了，而且知道你和千岁的关系非同寻常，十多个兵卒护送，还有一位虞侯照料，大家都纷纷猜测你的来头。跟你倾诉肺腑，是经过一个月的观察的。你是位正直的读书人，对上不卑不亢，对下诚信热心，不是那种上拍下压的主儿，不会卖友求宠，所以我才敢跟你讲这些。以你和千岁的关系，他可能会考虑你的谏言。”

冯道答应找机会试试。毛璋道：“有件事我还得向你赔个不是，当年是我劝西方邺辞了镖师的，从前我对商人一向反感：‘仁不经商，慈不掌兵’。今天看来，这不能再奉为信条。义商也大有人在，体恤士卒，爱兵如子的将也不乏其人。西方邺离开你，害得你吃了苦头，还差点儿送了命！”

冯道笑道：“你和西方邺是挚友，为他着想可以理解。吃苦头，也是我合该遭此磨难，这是天命，西方邺在，也改变不了。你对我交心，我也对你实话相告，我是因写了反诗，躲避朱温的迫害逃难至此的。”遂把经过情形讲了。

毛璋听了大笑，握住冯道的手说：“那我们可谓同病相怜，更有共同语言了。来，为咱们的开诚布公干杯！”自满了一杯，又给冯道斟了一杯，二人同

时干了。

同病相怜一下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性情直爽的毛璋完全打消了顾虑。凑近冯道，悄声说："初次交谈，有些话我还不敢说。现在不妨说给你，遂把刘守光私通罗女受鞭笞，兵围离宫、囚父、强夺印信、兄弟互相残杀、派刺客杀兄等事情统统兜了出来。"

冯道听了，惊诧万分，心潮翻动：当年的同窗好友，变得令人陌生了。为了执掌大权，真是不择手段。为了扩展权势，已经利令智昏，权力真能腐蚀人！他还能回到头脑清醒的正常状态吗？也许他身边缺少一个得力的谋臣？姜尚、管仲、范蠡、张良、诸葛亮、郭嘉、魏征……这些古代著名谋臣的名字，一个一个闪过，继而又自失地一笑：自己怎么能比得了这些前辈的先生？刘守光也不是贤君令主。

怎么办？一个是留而不为，随波逐流，走到哪时算哪时，听从命运的安排。一个是走，赶紧离开这里，投李存勖去。来此不过一个多月，没有什么丢不下放不开的。找个借口或不辞而别，并不难。再一个就是留而有为，帮助这个昔年的同窗好友出谋划策，维持下去，保住地盘，保住王位。

思虑再三，冯道觉得选第三途为是。刘守光不但于他有同窗之谊，更主要的有救命之恩。知恩图报，乃人之本分。何况刘守光待己不薄，不但给以高位，而且颇见信用。一个寻常儒生，还能有什么过分奢望？

把这想法同毛璋讲了，毛璋也赞成。二人遂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自这次和毛璋夜谈之后，冯道的情绪低落了好些日子，直到想出自以为有效进谏的法子，才平稳下来。

过了两个月，冯道给刘守光上了一道表章，题为《讲说圣训以正人心杜邪僻表》主要内容是：

> 自乾符以来，天下纷扰，烽烟四起，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诈谋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得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元首蒙臣，生灵涂炭。天地闭，大道隐。何世变之极，至于此哉？
>
> 推其源，则人心不古，圣训不彰是也。人心不古则见利忘义，圣训不彰则邪僻横行。是欲正人心，杜邪僻，必自广布圣训始。
>
> 今我大燕地广千里，带甲十万，是天降大任于我王也，王欲顺天应人，混一区宇，建万世之业，树不朽之功，惟有法先王而已。法先王者何？一曰文教，一曰武功。二者并行，如车之两轮，舍其一则大

辂不行矣。

我王数年之间，崛起于幽燕，天下侧目而视，武功备矣，惟文教尚称不足。文教不足者何？圣训不彰之谓也。是以兴文教必彰圣训。

作了这样的分析之后，冯道在表章中建议，首先在将士中定期讲说圣训，以树起风气。然后带动全国蔚然成风。为了节省时间，讲说圣训取“少而精”的原则，冯道说这叫“走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谁来讲呢？冯道自告奋勇由他来讲，并建议刘守光于百忙中也要抽时间讲一两次，那样效果肯定不一般。

表章的最后，列举了冯道从《论语》、《孟子》中精选的警句几十条，名为《孔子语录》、《孟子语录》，供首批讲说之用：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路负其子而至矣！

恶死亡而乐不仁，犹恶醉而强酒。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德不孤，必有邻。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

冯道这份表章，用了不少心思。他是用这种方式对刘守光进谏言。刘守光也是读书出身对这些并不陌生，容易接受进去。既然是先贤的话：那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是对先贤不敬。知识分子不敬先贤，是要受谴责的，这就等于给刘守光施加一点强制力，要他不折不扣地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而不能违背了圣训肆意妄为。

为了叫刘守光听得进去，冯道取的是戴高帽的方法。其实，何止刘守光，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掌权者，当官的，都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子，听起来舒服受用，从谏如流的，古今中外其实找不出一个。一时一事能做到，全部时间所有事情，都能从谏如流，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有“忠言逆耳”的感叹。你谏了，他不听，仅仅到此为止，也还算不错，可怕的是因此倒霉。冯道熟读史书，这类事他看得多了。所以，他要迂回前进，他不直接说千岁你该这样做那样做，而是借先哲的嘴说应如何做。

冯道怎样给刘守光戴高帽子呢？“天降大任于我王”什么样的大任呢？“顺天应人，混一区宇”这是最高级别大帽子，——你不仅是大燕皇帝，将来还会是天下的皇帝，“混一区宇”么，就是统一天下。其实冯道是不赞成刘守光称帝的，几个月的观察，冯道非常清楚，不论从实力还是从他本人的素质来说，都和皇帝沾不上边。冯道和毛璋的看法一样，称帝只能加速垮台。

但刘守光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只能像哄小孩一样，顺着这个思路，去规劝他。这就只有戴高帽子：你不仅能当大燕皇帝，将来还能统一天下，不过，要当皇帝按现在这一套去做可不行，必须尊圣训。关键是行仁政，得人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不仅从正面说，还从反面说：“行暴政，失人心，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的人都赶到别人那里去，那就是贼害仁义的独夫民贼。下场就和桀、纣一样。

不过，所有这些话冯道都不直接说，都隐在“圣训”里。

表章上去以后的几天，刘守光屏退左右，单独和冯道谈话。

“表章我看了，写的好。表中所列圣训发人深醒。当年你我同窗，也是熟读了的，只不过近些年戎马倥偬，无暇温习，忘却不少。幸师弟提醒。今后当铭记在心。”说到这里，刘守光话题一转，问道：“师弟表中以天降大任，统一天下相许，可有什么依据吗？”

冯道听了，心中未免着急：本来是给他戴高帽，他却当真了，还要我拿出根据来。既然发问，只能硬着头皮瞎编，哄他高兴就行。遂说道：“脱友于难，义也。臣前宿黑店，命悬一线，得千岁相救，得以脱险。是知千岁乃仁义主，推此仁义之心于天下，孰能敌之？是知千岁终能一天下也。”

也许是急中生智，冯道又杜撰了一个瞎话说给刘守光：“臣前在景县，遇一星相家，言谈间，臣问：‘方今天下扰攘，何时是个尽头啊？’彼答：‘膺天命的王者出，天下就太平了。’臣问：‘王者兴于何地？’答：‘北方。’吾夜观天象，屡见北方天际有王气升空，按之地舆，则应在幽燕，是知一天下的王者当兴于幽燕。’臣所以不远千里来投，是借此风云际会，立功业于今世，标令名于不朽也。”不说是穷途来投，为的是博得燕王高兴。

刘守光果然被高帽子戴得很舒服，兴奋得两眼放光："我若统一天下，师弟便是中书令，别人做我还不放心！"唐朝称宰相为中书令。

"谢千岁寄以腹心，臣肝脑涂地无以报！"冯道只好顺竿爬上去。

"有人劝我即大燕皇帝位，参军以为如何？"刘守光表情严肃，称呼也变了。这是今天找冯道谈话的中心。他说的很平淡，冯道却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和毛璋的谈话知道，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刘守光急于称帝，铁了心，不容别人说不。但看来他也有顾虑，不说自己要做，而说是别人劝他做。刘守光问得很刁，不容你模棱两可，只能在"可"与"不可"之间做一选择。

说"不可"是不可以的。已有前车之鉴，刘宁光可能翻脸，说"可"，是等于把这位当年的师兄推向灭顶深潭。不但弃了同窗之谊，有违做人的本份，也和此次上表的意图相悖。

"既然天命所归，千岁即帝位乃天经地义！"冯道说得斩钉截铁，刘守光听了心花怒放，正待发话，冯道接着说："不过须待条件成熟！"又一瓢冷水泼下，刘守光心里一沉，脸色也不那么好看了。

"怎样才算条件成熟呢？"刘守光冷冷地问。

"我大燕地广千里，带甲十万，将士用命，百姓悦服，从内部条件说，足以称帝。"见刘守光脸色冷峻，冯道便有些心怯，这几句话显然言不由衷，但刘守光听了脸色有所缓和："那么说外部条件不成熟了？你说说看！"

"正是外部条件不具备。"冯道松了口气，掰着指头分析道："第一，梁、晋、蜀、吴越、淮南、岭南、闽、实力都不弱于我，彼若不奉诏，我何能制之？无力制之，有损于皇帝威名。第二、我方附梁，若称帝号，朱梁必视我为叛逆，若兴兵来犯，彼强我弱，彼众我寡，如何抵敌？往者得晋助，方保无虞。今晋以我附梁，已视我为仇敌，安肯助我！无大国相助，我焉能胜梁？第三、我燕地仅为华夏十分之一，若过早称帝，则为众矢之的。千岁何必以天命所归之躯，为众矢之的乎？当年曹魏实力远大于孙吴刘蜀，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说这是孙权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曹操拥有华夏五分之三，尚觉称帝条件不足，千岁可以为鉴。"

这一席话，说得有理有据。刘守光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容我好好想想，以后再议。"

冯道临别恳切地说道："千岁于我有救命之恩，故不揣冒昧，披胆沥胆，望千岁熟思之。"刘守光点了点头。

当晚，冯道把和刘守光谈话的情形，细细对毛璋说了，毛璋道："我得劝你一句，此事可一而不可再。你已看出来了，劝他不要急于当皇帝，他脸色马

上难看。我在这里已快五年，比你了解这位千岁。他想干的事，别人只能说成，不能说不成。你是他的同窗好友，这次还算不错，给了你面子。换了别人，早大发雷霆了。”

冯道说：“他好像受了触动，说要好好想想。”

毛璋道：“但愿如此吧。不过，我还是劝你，不要再劝阻他了。同窗关系再亲，能亲过父子兄弟?!”

又过了半个月，刘守光把冯道找去，郑重地说：“我考虑好了，又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还是尽早建帝号为宜。而今王建称帝于蜀，年号武成，钱镠亦建号于吴越，吾既有命在天岂能后人？今命你为筹安使，一切筹备事宜，由你总负责，你赶快组成一个班子，分别负责草拟诏谕、登极大典仪礼、郊天、制玺、铸钱、历书颁赏诸事。交给你办，我放心。待皇朝立，你便是第一功臣，中书令非你莫属。你马上会同有司，把预算造出来，大典要隆重，不要怕花钱。”

冯道牢记“不可再谏”的劝告，只好答道：“谨遵敕令，臣一定把事情办好，千岁放心!”

于是王邸仪卫司的门前，挂起了“大典筹备处”的牌子。冯道办事认真极讲效率。此事虽极不情愿，也办得有板有眼，没有几天，冯道会同王府长史，就把筹备大典的班子搭好，人员配齐，为了叫刘守光高兴，筹备处下的办事机构，名号都叫得很亮，什么典宝司、仪銮司、鸿胪司、铸币局、书记厅、钱粮厅、司务厅，不一而足。抽掉大大小小的官员、军校、隶卒数百，很有排场声势，令刘守光眉开眼笑。

冯道又会同度支科主事，率司计、照磨、管勾等吏员，夜以继日地编制预算。冯道吩咐：“王爷有令，不怕花钱。”这些人早知道这位千岁的性格，喜排场奢侈，何况是登极大典。预算规模造小了他会不高兴。在这节骨眼上，谁去找那个不自在？

大典筹备轰轰烈烈地进行，冯道表面上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冯道已暗中盘算着悄悄抽身他处的主意。

这期间，冯道几次找到毛璋，告诉他准备离开幽州的打算：“这位千岁已鬼迷心窍，不戴上皇帝的帽子不甘心。肯定地说，他建帝号之日，就是末日来临之时。别看我表面上挺卖力，实则痛心疾首。咱们不能眼睁睁地当他的殉葬品。唯一出路就是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你打算怎么办?”

毛璋道：“这不是明摆着吗？事情既已无可挽回，只有抬脚走人。没什么可犹豫的，只是，咱们去哪儿好呢?”

冯道说："去投晋王！听说李存勖嗣了王爵，谨遵父亲遗命，誓兴唐室，不失臣节，在诸镇帅中算得上一个有血性的汉子，他当年也搭救过我。"因把当年李存勖在长安相救的事说了："他还劝过我随了他去。"毛璋高兴地说："那太好了。这样的主子，跟了他也舒心。咱们一起走，走的路线，最好是选涿州——易州——雁门关。我带兵在那里驻过，对那一带熟悉，过了易州就是晋王的地界了。这条路多山谷，便于隐蔽，而且骑了快马也就是两天的路程。"

冯道说："我只身一人，要走容易。你拖家带口，怎生是好？"

毛璋道："这也不难。三年前我在易州驻防，和一位员外相识，可以先把家小安顿在那里。"

冯道笑道："老兄真是有心人。你早就有这个打算了吧？怎么会想得这么周道呢？"

毛璋也笑了："这事不能迟疑不决，说办就办，这几天我就把家小送出幽州！"

冯道说："送出家小以后，马上知会我！"当下分别了，暗自各做准备。

第二天一早，两人接到通知：速到王府议事堂议事！"

冯道和毛璋一先一后来到议事堂，见堂前廊柱上捆着两个官员，冯道并不认识。先到的官员都目光疑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须臾众官到齐。刘守光面色冷酷地大步走来，两旁二十多名带刀侍卫拥簇着。众官忙跪伏叩拜。刘守光摆了摆手："罢了！罢了！平身吧。"目光威严地扫视一圈，然后喝令："行刑！"

两名虞侯每人手持铁刷一把，趋至被捆着的两名官员面前，在额头、两颊反复拉刷，随着两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皮开肉绽，鲜血淋淋，两张面孔立刻血肉模糊，两人混身颤抖，痛苦万状地扭动着。众官员从未见过如此酷刑，个个吓得心惊胆战，低头不语。冯道偷眼看了看刘守光，只见他兀自面带怒容，两眼不住地在众官脸上扫来扫去。直到两个犯官昏死过去，头无力地垂到胸前，刘守光才令停刑。

"为什么这样处罚他们？"刘守光自问自答，"因为他们不要脸！这两个阳奉阴违的东西在本王面前说的非常动听："大王上膺天命，下顺民情，宜早称帝。"可是背后却说这是"惹火烧身，自讨苦吃！"这是典型的两面派。古先哲说的好：'汝无面谀，退有后言？'可是他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本王今天不能不略施薄惩，以为阳奉阴违者戒。这不是我毁了他们的脸，是他们自己不要脸。不过我向来法外施恩，"回头对几个侍卫下令道，"解下来送良医所将息！"

几个侍卫忙将两人拖走。

刘守光看着他们去了，转过脸来说："今天叫大家来，给大家一个说话的机会，本王应不应该早即帝位？赞成的就不必说了，不赞成的尽可以发表意见。不要顾虑，畅所欲言。如多数认为不宜称帝，本王决不拂众意。"刘守光停下来，又对众人扫视一过。整个议事堂鸦雀无声，众官只低头看地，连左顾右盼的都没有。

"怎么样？谁先说话？本王决不是引蛇出洞，也不是什么'阳谋'。不是不叫说话，而是讨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派。只要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是反对的意见，本王我一律虚心听取。不信你们问问冯道参军，他当面说我现在称帝条件不成熟。结果怎么样？我照样信任他，还特地委他为筹安使，筹备登极大典。"

众官听了，不由自主地偷眼看着冯道——只见他呆板地凝视前方，看不出是喜是悲。

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人说话。刘守光道："看来是大家都赞成了？那好，冯参军，"冯道连忙应道："臣在！""你的筹备处按即定目标行进。"冯道轻轻答应一声："是！"

刘守光又转向众官："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如果有谁背后再散布反对称帝的言论，那就以妖言惑众论处！散会！"

这阵势把众官都镇住了。从此，再不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称帝的是与非。铁刷刷得血肉模糊还算"薄惩"，重刑又当如何！人人心里有数，"妖言惑众"大罪，可不是闹着玩的。谁不怕吃饭的家伙搬家！

刘守光大发淫威的结果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十多名官员离开幽州，不知去向。

梁开平三年正月，一文一武两官员率领十余骑护着一辆安车邏迤来到雁门关下。守关军卒见十余骑是燕军装束，如临大敌，急忙关闭城门，登上城楼，刀出鞘，箭上弦，大声喝问："干什么的？"

武将在马上拱手答道："我们是来投奔晋王报效国家的，别误会，快去报给长官！"这武将便是毛璋，那文官便是冯道，十余骑兵都是毛璋的牙兵，安车里坐着毛璋的母亲、娘子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他的儿子。

原来刘守光大发淫威的那天晚上，冯道对毛障说："我们得赶快行动！你看着吧，刘守光在为渊驱鱼，有些人很快就会离他而去，迟了，刘守光生了戒心，我们再走会遇到麻烦。"当晚商定，毛璋立即把家属送往易县。然后找个借口，两人同时出城。一切安排妥当后，冯道向刘守光提出，要到南郊踏看郊

天场地，需拨军卒随行保护。毛璋自告奋勇，带兵卒随护。刘守光并不生疑，立即答应。毛璋从部下挑选了在幽州没有家小的十余名兵卒随行，为了不走漏风声，直到离开易县，才告诉他们真实去处。

这些军卒倒很爽快："愿意追随长官去！"他们对刘守光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也不愿意为他卖命。一路上，冯道又为他们对比了晋燕之间的优劣，李存勖和刘守光的为人，然后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毛将军带你们走的是光明大道。弟兄们不能白白去为那个刚愎自用痴迷于帝号的燕王送命！我们弃暗投明，也是这位千岁逼出来的。兄弟们看着吧，用不了两三年，刘守光的末日就会来到！"

听了冯道的开导，那些军卒便庆幸自己跳出火坑，一路快马扬鞭，只一天工夫，就驰至雁门关下。

守关军士听说是来投晋王的，急忙报与雁门关守将，说来也巧，守将一正一副，副将就是西方邺，雁门是晋北重镇、李克用即葬于此，李存勖格外重视，派了大同军防御使李存璋来此镇守。雁门是李克用起兵时的根据地，守军侍宠骄横，多行不法，李存璋是李克用的义子，为人正直威严，李存勖派他来此，就是要他狠煞这股歪风。李存璋严办了一批犯法逾禁的军士，军风为之肃然。西方邺自投降李存勖，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且忠勇可靠，五年之间从一名下级军官提拔为孝义指挥使，李存勖派他来协助李存璋守雁门。冯道和毛璋来到城下时，李存璋正在晋阳参加军事会议。

西方邺听说有人自燕来投，急忙带人登上城头朝下望去，城高壕宽，面孔看得不分明，但燕军的衣甲甚是鲜明。喊道："既然来投晋王，怎么还穿着燕军的衣甲？"城下答："来得仓促，更换不及！。"车中是什么人？""在下的家眷！"毛璋说着请母亲和娘子下了车。

西方邺听这人说话有些耳熟。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因见城下只有十几个人，其中还有两名女眷和一个孩童，便命令"开门！"随着又低声命令道："作好准备，谨防有诈！"手下兵卒手执兵器走下城楼排成左右两行，几个兵卒在城头瞭望，密切注视着城下的一举一动。毛璋和十余个军士下了马，解下腰间的战刀挂在马鞍，和冯道缓步进城。

走近了，西方邺和毛璋几乎同时惊呼："哎呀！你还活着！"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当晚，西方邺设宴为冯道、毛璋一行接风。席间谈及往事，都感慨无限。

两天以后，西方邺派人把冯道和毛璋一行护送到晋阳。

因为李存勖主持军事会议，张承业出面接待。

礼毕，护送的虞侯呈上西方邺的荐书。张承业展开看了，见是幽州的两名高官，很是高兴："欢迎两位大人弃暗投明，共举兴复唐室大业。晋王现正主持军事会议，抽不出身，日后自然还要接见。二位有什么打算和要求，不妨对咱家明言，禀过晋王千岁，自有满意的安排。"

冯道仔细观察这位公公，六年多不见，苍老了不少，两鬓如霜，脸上已现老人斑，但精神仍健旺，两目炯炯有神。冯道拱手道："六年前我曾和公公有一面之缘，不知公公记得否？"遂把当年长安宴客的情形说了。

张承业道："原来你就是当年的秀才郎！怪不得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呢！唉！六年间世事变化太大了！贼子朱温连弑两帝，竟敢自建帝号，罪不容诛！是可忍，孰不可忍！应该千刀万剐，叫他遗臭万年！"这位绝对忠于唐室的太监，每说及此事，都恨得咬牙切齿，捶胸顿足。说着，一阵咳嗽，侍从忙上前为他捶背。稍微平缓下来，张承业又接着说："杭州的钱镠、成都的王建这两个逆臣，也趁火打劫，居然行僭逆之事，也称起帝来。真是自不量力！绝不会有好下场！"

稍停，他又拱着手说："只有晋王千岁，矢志不移，以匡复唐室为己任。大仁大义大忠大勇，千古忠臣，虽诸葛武侯难与匹俦。潞州一战，大破梁军，朱逆丧胆，是天不厌我大唐也。而今天下人心向晋，忠义之士，纷纷来投。晋王正秣马厉兵，准备犁庭扫穴，一举殄灭丑类。你们看吧，朱温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活不了几天了！"

张承业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冯道："我记得晋王千岁当年率兵宿卫京师，曾与你有一面之缘，劝你投奔晋阳，你怎么倒投了刘守光啦？"

冯道急忙离座，拱手道："公公就是不问，学生也要详细禀告的。遂把和刘守光同窗，鸣沙店相救，写反诗被迫逃亡的情节，一一说了。"当时是慌不择路，只求赶快逃出朱梁的地盘。沧州离景县最近，当时也不知刘守光已背晋附梁。"

张承业听了，不住地点头："哦……，是这样，现在来投也不算晚。忠君一家，忠君不分先后，参军高义，令人敬佩！又问道："这里盛传刘守光那厮也要建帝号，可有此事？"

冯道回答："确有此事！还任命学生为筹安使，筹备登极大典，我也曾切谏，但不管用。"又把刘守光用非刑镇慑众官的事说了。"学生和毛将军计议，再不脱身，祸且不测了，是以幡然来投。幸大王收留，感恩匪浅！"

毛璋道："燕王已众叛亲离，而今已有十多名官员逃离幽州，我们不愿和他同归于尽，只好携家眷出走。"

张承业道："二位弃暗投明，足见有胆有识，有什么打算和要求？不妨直言，我虽不才，千岁颇见信用，言听计从。对二位的任用，我当得了一半家的。"

冯道和毛璋都表示：幸蒙收留，于愿已足，至于名位，不计较的。张承业满意地点了点头："千岁以匡复唐室为己任，收揽天下英才，决不吝于爵位。二位的职位，不会低于原来。这一点，老夫能保证的。"又转了话题道："刘守光父子，没有晋王的鼎力相助，哪有今天？可是却叛晋附梁，是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今又欲僭帝号，狼子野心，暴露无疑。不久就要对他采取行动。二位久居幽州，对彼自然了如指掌，见了王驾千岁，可详细陈述。这对制定对燕方略，大有用处。"

冯道、毛璋表示：誓为光复唐室大业尽力！

过了两天，晋王李存勖接见冯道、毛璋，听取他们对幽州形势的陈述和分析，任命冯道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毛璋为忠义军副使。

潞州之战以朱梁惨败告终，朱温觉得河东是块硬骨头，不好啃，转而采取先弱后强的战略，移兵李茂贞。为了集中力量，对王镕、刘守光等割据势力，采服联姻、封王等手段，加以笼络。对河东暂时采取守势。

梁开平三年四月，朱温派大将刘知俊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率大军攻岐，连下丹州、延州、鄜州、坊州。李茂贞的地盘只有二十个州，前不久已被四川的王建夺去两州，这次一下子失去四州，心里着慌，一面集中兵力坚守，一面向李存勖求救。还没等晋军出动，梁军内部发生了变化。

刘知俊有一好友王重师，朱温称帝后派他到长安代替葛从周。王重师也是个怀有野心的人物，想占据关中搞成一个局面。朱温渐渐有所察觉，就在刘知俊连夺岐王四州向梁廷告捷的时候，把王重师调离长安，先任溪州刺史，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没有几天，又赐他自尽。朱温知道他和刘知俊很铁，一面令刘知俊向邠州进军，一面派人分任保大军节度使（管鄜、坊二州）、保塞军节度使（管丹州和延州），名为支援刘知俊，实际是来监视他。刘知俊的弟弟在洛阳为官，得知王重师已死，派人密报刘知俊，嘱他千万不要入朝，又把他的家眷送往军营。刘知俊便降了岐王李茂贞，回师南下，占住同州和潼关。

朱温担心关中失去，派兵来战，你来我往，形成拉锯局面。

这里还没扯开，河北那边又出麻烦。

成德军节度使赵王王镕祖母病死，朱温派出使臣吊问。使臣回来报说王镕还接待了晋王派出的吊唁使臣。性情多疑的朱温便怀疑王镕与晋阳暗通声气，

便派魏博兵数千分屯深州、冀州，名为助守，实为掩袭。成德军的辖地，只有赵州、镇州、深州、冀州四州，一下子失去一半，如何不急？派人分赴晋燕，相约拒梁。刘守光忙于帝号，顾不上，况且久有并吞赵地的野心，自然不搭理他。晋王李存勖则毫不迟疑答应出援。

梁晋间的第二次大战，就此展开。

李存勖发兵救赵之前，先发檄文一道：

王室遇屯，七庙被陵夷之酷；冥天不吊，万民罹涂炭之灾。必有英主奋庸，忠臣仗顺，斩长鲸而清四海，靖妖祲以泰三灵。

予位忝维城，任当分阃，念兹颠覆，讵可宴安！故仗桓文辅合之规，问莽卓凶狂之罪。

逆温砀山庸隶、巢孽余凶。当僖宗奔播之初，我先王扫平之际，彼束身尼首，请命牙门，阳示妇人之态，阴藏奸诈之计。我先王抚怜穷鸟，曲为开怀，特拜表章，请帅梁汴，方出萑蒲之泽，乃居茅社之尊。

讵彼虺蜮为心，豺狼成性。我国家二十圣之磁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则五侯九伯，内则百辟千官，或代袭簪缨，或门传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冤。

镇、定两藩，国家巨镇，冀安民而保族，戚屈节以称藩，逆温惟伏阴谋，专行不义，欲全吞并，先据属州。赵州特发使车，来求援助。予情惟荡寇，义切亲仁，躬率军旅，赴此盟约。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旌旗蔽日，戈矛森列。叱咤则山岳崩颓，咽鸣则风云变色。雄卒如潮，猛将如云，以此制敌，何敌不灭！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旌麾所指，剪除元恶。凡尔汴魏邢洛之众，感恩怀义之人，乃祖乃孙，为盛唐赤子，岂徇虎狼之党，逆忘覆载之恩？盖以封豕长蛇，凭陵荐食，无方逃难，遂被胁从。空尝胆以衔冤，竟无门而雪恨。

今义旅徂征，止于招抚。昔耿纯焚庐以向顺，萧何举族而从军，皆审料兴亡，能图富贵，殊勋茂业，冀子贻孙。转祸见机，决在今日，若能谐辕门而效顺，开城堡以迎降，长官则改补官资，百姓则优加赏赐。所往诖误，更不推究。

三镇诸军，已申严令，不得焚烧庐舍，剽掠财物。但仰所在生灵，各安其业。

予恭行天罚，罪止元凶，以外归明，一切不问，凡尔士众，感谅

予怀，檄到如律令！

大唐天祐七年十月丙午

这篇檄文，说得堂堂正正，慷慨淋漓。正是出于河东节度掌书记冯道的手笔，檄文传到汴梁，朱温叫读给他听，书记官不敢读。敬翔道："纯系犬吠，至为恶毒，有污圣听，陛下不听也罢！"朱温道："既是仇敌的檄文，能为朕歌功颂德？不是有一句话叫'奇文共赏'吗？朕何等胸襟，还怕人家骂？读来无妨，不怪罪尔等。"于是敬翔亲自展开读了。

读毕敬翔偷眼看了看朱温，果然泰然不怒，反而笑道："朕纵横天下三十余年，见过的檄文数也数不清，这一篇应该给他打满分。以前李克用父子发的檄文多了，没有这样高水平的。给我查一查，看看出自谁的手笔。若能把此人挖来，给咱们耍笔杆子才好。俗话说'文人无行'。别看他骂咱家骂出花来，弄到咱的手下，骂别人照样妙笔生花！"

敬翔道："那是。'桀犬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陛下真是一针见血！臣立即派人去查访，不惜重金把他网罗来就是。"

朱温道："李亚子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纯粹是个欺世盗名之徒，他口口声声说匡复唐室，眼里盯着的，还不是皇帝的宝座？"说着，大声命令："把那檄文的最后几句再读一遍！"敬翔展开读了。朱温笑道："你们听听！这几句的口气，不是以皇帝自命吗？狼子野心，骗得了谁？"既而又以嘲笑的口气道："李亚子这小儿，七八岁时我见过，最是顽皮不过，也想当皇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看样子他还要亲自出马。犯不上和无知小儿过招，我就不御驾亲征了。"停了一下，扫视了一班武将，大声命令："王景仁！""臣在！"朕命你为北路行营都招讨使，统领各路人马，即日出征！"

王景仁应道："臣领旨！"

"韩勍！李思安！"朱温又用手指着葛从周："还有你！"三人同时答道："臣在！"

朱温命令道："你三人各领本部人马，俱听都使节制，到赵州取齐！"三人领旨自去准备。

朱温对王景仁道："几年前潞州之战，朕用人不当，叫李亚子得了便宜，这次李亚子亲率十万众救赵，其志不在小。朕亦付十万人马与卿，卿不要以客将缩手缩脚，朕许你临机决断一切，不必事事请旨，此战关系重大，朕等候茂章的捷报！"王景仁字茂章，原是吴王杨行密的部将，有勇有谋，杨行密死，其子杨渥与王景仁不协，王景仁逃离淮南，朱温把他罗致在麾下。

王景仁道："陛下如此信任，臣肝脑涂地无以报。臣决不负陛下，誓血潞州之耻！"

王景仁率各部人马抵达战场时，李存勖也率周德威、李嗣源、李存璋、史建塘等诸将到来。张承业已六十五岁高龄，不顾别人劝阻，仍以监军的名义，亲临前线。冯道撰写檄文，名声大噪，李存勖非常满意，也带在身边，随时起草各类文书，冯道第一次亲临战场，既紧张又兴奋。

晋军六万屯于野河，号称十万。梁军十万屯于柏乡，两军相去不到五里，中间隔了一条野河。河上有一座桥，控制在晋军手中。

李存勖命周德威统兵五千逼近敌营挑战，以试探虚实。梁将韩勍率万人出寨迎敌。梁军盔甲鲜明，光耀夺目。晋兵见了，心里发虚，面现惧色。周德威道："梁卒都是市井屠贩，衣甲虽然鲜明，未经训练，十不当一，尔等不要惧他，看我如何退敌！"说罢，拍马向前，往来冲突，晋兵呐喊助威，高呼："周阳王！周阳王！"梁卒果然怯阵，周德威驰向哪儿，哪儿的梁兵纷纷后退。晋兵信心倍增，一齐向前杀去，呼声震天。无奈梁兵人多，营寨内又冲出数千人马，晋兵渐渐不支。周德威亲自断后，麾兵后退。李存勖见了，急忙率军过桥接应。梁军遂退回营去。这次接触，双方死伤数百余人，而晋军为多。

晋军初战不利。李存勖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周德威道："梁军斗志不如我军，但梁军人多势众。数量上占优势。我应该采取疲劳战术。多造浮桥，派轻骑夜袭敌营，打了就跑，叫他不得安生，待敌疲敝，再相机歼敌。"

李存勖道："我军远来，利在速战，疲劳战太费时间，怕于我不利。"

时冯道亦在侧，进言道："我不懂军事，但也读过几部兵书，不揣冒昧，把我的一点想法，贡献给千岁和各位将军参酌。"

李存勖道："你讲，只要于歼敌有利，谁的话都听，只要你说的对，就照你的办！"

"臣的想法是把梁军放过野河来！"冯道指着营帐外的野河说："我虽号称十万，实则只有六万，敌众我寡。今我与贼只有一水之隔，近在咫尺，倘被彼看出虚实，大造浮桥，倾巢攻我，对我大为不利。臣在幽州时就听说我多骑兵，长于野战，但此处逼窄，不利于骑兵展开，野河之北有几十里的开阔地形，在那里摆开战场，能发挥我军的长处。"

李存勖和诸将听了，大感意外，没想到这个文弱书生竟能说出这番具有军事头脑的话来，纷纷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冯道。

李存勖紧接着问："退到什么地方好呢？"

冯道拱手答道："这个，臣还没有想好。"

李嗣源道："我看退往高邑为好，那里距此四十里，城墙坚固，可为依托，

进可攻，退可守。城南至野河，地形平坦开阔，利于野战，发挥我长处。”

张承业道：“我军退到高邑后，可采取诱敌计，把梁军调出营来，然后以骑兵从左右两边包抄，如此反复多次，彼出我归，彼归我出，待敌疲惫，全力击之，定可破敌。”

李存勖道：“这样时间拖得太久，咱们粮草供给线太长，理在打仗，一半是打的粮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所以主张速战，原因就在于此。”

冯道说：“依臣愚见，可否这样，粮草尽量就地采办，这次大战，实因朱温对王镕生疑，欲并吞赵地引起。赵王除和我一心抗梁，没有别的出路，大军粮草供给的事就交给王镕去办。事关赵王的生死存亡，他不会不尽心，臣料自此之后，赵王必倾心于晋，不会再如从前那样反复无常。”

张承业道：“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掌书记把军事融于政治，对人启发不小。老臣看这法子好，这样我的短处——运输线长就消失了。相反，朱温那厮运输线长的弱点就暴露了。咱们再派轻骑去袭他的粮道，他就得分兵护粮，这样用于一线的兵力必然减少。敌众我寡之势会有所改变。”

正说着，探马来报：“王景仁正派军士砍伐树木，编成排筏，赶造浮桥，看样子要对我发起全面攻击。

李存勖一拍几案：“果然被掌书记说中了，诸位将军，散会后就去准备，今夜悄悄拔营，撤往高邑。咱们给他来个持久战！”

冯道又献计道：“方今关中战事形成僵持状态。可派人将这边的情况通报给李茂贞，叫他在那边发动攻势，牵制朱温，使他不能专心对我。臣读兵书，上面说两面作战，历来为兵家大忌。这个朱温太骄狂。他可能也没想到千岁会发兵救赵。咱们可派人潜入梁军驻地，散布朱温西线失利的流言，以乱其军心！”

李存勖称赞道：“这个主意好！这事就由张公公去办，挑选胆大心细的军校去。”又对冯道说：“你不但文笔了得，还有军事头脑，我于掌书记之外，再给你参军的职务。以后参与军政谋划！”

“谢大王信任！”冯道稽首道，“臣一定竭尽驽钝，鞠躬尽瘁！”

周德威见李存勖不再坚持速战，很高兴，又想出一个点子：“当年孙膑用增兵减灶之计，打败庞涓。我们可反其道而行之。今夜撤兵时，可令各营多挖坑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令他未战先怯。”

李存勖笑道：“对！传令下去！各营多挖五万人的坑灶。先吓唬吓唬王景仁这老小子！他千方百计地探听咱们的虚实，一定会到我废弃的营寨中数坑灶，不怕他不上当。要吩咐士兵，假灶要造得像，不要叫人家看出破绽！”

第二天，天刚亮，就有军校来报：晋军拔寨而去，不知去向。

王景仁听了大起疑心，亲自带人过河查看，哪里还有晋兵的影子？连构寨的木料，都悉数运走。正低头沉思间，忽见晋军埋锅造饭的炕灶。传令：派人数炕灶！结果令王景仁大吃一惊：炕灶的数目有两千多个！据此判断：晋赵联军至少有十一二万人！

王景仁急忙召诸将会议。

“原来估计晋赵两镇兵力至多不过七八万，”王景仁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看来不止十万，人数超过我军。现在又拔营而去，已派出探马，看看退到哪里。咱们是不是越过野河扎营？诸位有何高见？”

葛从周道：“我估计李存勖是撤往高邑。那儿距野河约有四十里，城墙坚固，他是想凭借坚城，在开阔的地面上和我野战，发挥他的优势。”见王景仁捻髯点头，继续说道：“他后撤，我也不要轻易过野河扎营。如我众彼寡，过河扎营为是。如今看来彼兵力可能超过我，那过河扎营就不明智。前对坚城，后背野河，背水而战，一旦失利，将人危地。”

李思安道：“我看还是过河扎营为是。李亚子是因为初战不利，已有惧我之心。又见我大造浮桥，不敢临河结寨，才退得远远的。兵书上讲背水而战易陷危地，但也讲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若过河扎营，军士见无退路。必然拼死而战，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将士人人死拼，晋兵哪是对手？”

韩勍道：“我大军深入赵地，利在速战。野河和高邑间几十里开阔地，倒是比较理想的战场，要保证取胜，可否请皇上增派几万援兵？咱们原来对李亚子的兵力估计不足，应如实禀告皇上。”

王景仁道：“皇上大概不会给咱们增兵，关中那边正在僵持，还要派重兵防备淮南方向，哪里还能抽掉兵力？而今我与李亚子兵力大体相当，若调度得法，尚可取胜。韩将军说的好，我军利在速战。旷持日久，咱们耗不起，运一石军粮，途中夫役就要耗去两斗。粮道太长，也于我不利。粮道被断，军中乏粮，还怎么打仗？现在晋赵联军集结于野河一线，赵州、镇州必然空虚。我若派一部兵力攻打，李亚子和王镕必定回兵救援，咱们就在半路设伏，准打他个措手不及。若能歼彼上万，就是大胜。那时班师回朝，对皇上也有个交待了。”

李思安道：“既如此何不移营过河？省得往返涉水，不胜其烦。”

王景仁道：“过河结营，倘立寨未成，晋兵倾巢来攻，如何拒敌？”

李思安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正愁他不来攻哩！他若来攻，背后就是河水，士卒没有退路，必然死战，还怕不能破敌！”

王景仁道：“主上以十万众付我，我不能拿士兵的生命去冒险。还是谨慎为是！”

李思安道：“主将如此多虑，这仗还怎么打？我随皇上征战二十年，大小

数百战，从没见如此胆小怕事的！你不过河，那我率本部人马过河扎营，待破敌之日，你不得分我功劳！”

王景仁见他口出不逊，也动了气：“三军统帅是我，不是你！过不过河，须听我将令，你不能擅自行动！”

李思安道：“你不过淮南一降将，主上信任你，你就如此拿大？今日我就率兵过河，看你怎么阻我？我是有专折奏事之权的，这就拜表皇上，弹劾你畏敌不前之罪！”

王景仁怒道：“皇上赐我临机决断一切，不必事事请示。我这就撤了你的职，送往汴梁请皇上发落！”

李思安也怒道：“不用你撤！我这就回营去写表申拜皇上！”

说着就站起要走。葛韩和众将见二人反目，急忙劝阻。葛从周道：“主帅息怒，临战换将，于军不利，望三思。待大战结束再处分不迟。李将军所言也不无道理。我看是不是这样：我和李将军过河结营，主帅和韩将军不动，我们夹河结寨，互为应援，岂不是更好？”

王景仁思忖再三，点头应允。他不是心胸狭窄之辈，凡事能以大局为重，虽然李思安如此傲慢无理，作为主帅，在这紧急关头，不能失去理智。况且李思安跟随朱温二十年，是其心腹爱将，他也有顾虑，不能做得过分。遂下令：“李思安率所部过河结营。若有晋军挑战，不可轻出。众将做好准备。何时攻打赵州，听我的将令！”

于是梁军夹河而营，河南有王景仁、葛从周和韩勍统领的八万人马，河北有李思安统领的两万人马。

李存勖见晋军夹河结寨，李思安的两万人马孤立突出，派了李嗣源和石敬瑭各率几千人去寨前叫骂诱敌，梁军冲出寨门，二将就率兵后撤。李思安怕中埋伏，并不远离营寨，晋军撤走，也就率军回营。如经反反复复，经过了十几天，双方没有大的接触。

忽然梁军士兵中纷纷流传，说关中晋军被李茂贞和刘知俊打败，损失了两万多人马，皇上准备御驾亲征，要结束战事，好抽掉兵力援助关中。军卒们听了这些传言，都无心再战盼着赶快回家。又传说，晋赵联军截了粮道，粮食就快接济不上了，弄得人心惶惶，士气低落。李思安非常烦躁，催促王景仁赶快下令进攻赵州，实施原定的作战方案。

过了两天，又有晋兵数千，由李嗣源率领，来梁军营前挑战，见梁军紧闭寨门，并不出战，索性脱去铠甲，坐在寨前叫骂，李思安本来就心烦意乱，见晋军如此轻慢，忿然下令，大开寨门出击。

李嗣源见梁军潮水般从寨门涌出，急忙挥军后退，梁兵紧追不舍，晋军且

战且退。李思安率人马追至柏乡，忽由高邑城中涌出大队人马，足有三万多人，分两路向梁军包抄过来。李思安大惊，正待引军后退。忽听后面杀声震天，五千铁骑冲击过来，马上军兵手持大刀长枪，横冲直撞，乱砍乱刺。梁军敌挡不住，纷纷溃逃。梁军被团团围住，前面飞箭如蝗，后面铁骑横扫。李存勖站在高处手执令旗，梁军向哪里突围，令旗就指向哪里，立刻就有无数晋军掩杀过去。

战至中午，梁军士兵饥不得食，渴不得饮，渐渐不支。李嗣源大喊："梁兵也是大唐赤民，只要放下武器，一概免死！"梁兵听了，纷纷丢下武器。李思安无法制止，只得率了亲兵数百，死命杀开一条血路，从斜刺里突围而去。

再说王景仁闻报，急率大军出寨接援。刚到野河边，就见上万晋军，由周德威等统领隔河摆开阵势。河上唯一一座桥已被破坏。王景仁命速架浮桥，无奈数千晋军弓箭手一齐放箭，专射驾桥的士卒，一排弓箭手放完，迅速后撤，第二排又上前猛射，架桥军兵不断有人惨叫着栽倒在河里，血水和着河水哗哗地流去。王景仁急调弓箭手对射以压制晋军。无奈晋军的目标集中，几千只弓只对着架桥的梁军发箭，双方战了两个时辰，士兵不断有人中箭，浮桥始终架不起来。

正鏖战间，忽有一晋军骑校自北飞驰而至，对着周德威大喊："柏乡大获全胜！千岁命老将军速速撤回！"周德威听了大喜，隔河高呼道："茂章将军听着，李思安已全军覆没，你不必费心思去救援了，咱们后会有期！"又对晋军将士大声命令道："撤回高邑！"晋军齐声欢呼："周阳五！周阳五！"高举周字大旗，齐奏凯歌，向高邑退去。

王景仁看着看着，忽然口吐鲜血，一头栽下马来！

柏乡一战，李存勖大获全胜，李思安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突围出来的不足千人。晋军缴获战马三千匹，铠甲兵杖三万件，粮食五十万斤，俘获梁军官兵一万六千人，百夫长以上军官近三百人！自野河至柏乡，尸骸枕籍，败旗断戟，沿途遍及。晋军损失不足两千！这是梁晋间的第二次大战。

王景仁拖着虚弱的病体。由几名牙兵护着帅印，带领着情绪低落的梁军，黯然向汴梁退去。大队后面，一小队官兵押着槛车，车里囚着已褫去军职的李思安。深、冀两州的梁军守将听说柏乡惨败，急忙率军向汴梁逃去。

赵王王镕的四州保住了。从此王镕绝梁附晋。因为王镕曾和李克用有一段交情，李亚子对他以叔父相称。朱温为渊驱鱼，就这样把归附了四五年的王镕赶到对手一边。

晋王李存勖正欲借新胜之威，乘势攻取魏博。正在整队进发，忽由军校递来一信。李存勖拆开看了，传命道："停止前进！"



第八回

宠儿媳朱全忠饮刃
僭帝号刘守光丧命

李存勖正在乘胜向魏博用兵，忽然接到留守晋阳的李存进派人送来的紧急文书，说燕王刘守光正在集结兵力，乘我救赵之机，准备袭击云州，扩张地盘。于是命令大军停止前进，召张承业、冯道、李嗣源、周德威等诸将计议行止。

李存勖道："柏乡大战全歼李思安部，梁军胆寒，悉数退回汴梁。恰好罗绍威这个一向以朱温马首是瞻的软骨头病死了，他的儿子罗周翰继承爵位，才十多岁的小娃娃，懂得什么！这是天赐良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我想一鼓作气，打下魏博再去收拾刘守光。"

诸将七嘴八舌，多主张乘势夺取魏博，周德威道："臣以为此时应放弃魏博。"

"快到口的肉，舍弃了多可惜呀！"武将中有人表示反对。

"一块滚烫的肉，急于入口可要把嘴烫坏！"周德威分析道，"魏博与汴梁近在咫尺，且为汴梁屏障。我若用兵，朱温一定全力来保，以我六万对朱梁几十万，实力相差太大。且我军经两个月鏖战，已很疲劳，亟需整顿休息。目前不是取魏博的时机。臣以为放弃为是。"

"参军说说你的看法。"上次野河议军，冯道的军事头脑为李存勖赏识，此后每聚诸将会议，冯道都与会。

"周老将军说的有理。云、代两州与燕相接，若燕王兴兵犯境，河东震动，摇我根本。根本动摇而能专心于外者，未之有也。当年魏武平定陇右，有人劝他乘胜夺取西川。曹操认为时机不成熟，说'得陇岂可复望蜀？'乃引军还。臣以为而今千岁不可得赵而复望魏，其理一也。"

李存勖大笑："参军熟读史书，出言引经据典，听了真受启发。"又转问张承业："就这样吧？监军公公。"张承业颔首赞可。

"好！掉转马头，全军回河东休整！"李存勖大声传令。

燕王刘守光自上次大发淫威，心情一直很坏，动辄发火拿左右出气。幽燕之士出逃的很多。特别是对冯道不辞而别，刘守光更为光火："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若落入我手，决不轻饶！"但刘守光知道，这都是因为要称帝引起的轩然大波。无奈之下，只好把欲火压一压，暂且作罢。但大典筹备处的牌子并不摘下："我就不信，别人可以称帝，我怎么不能？总有一天我要登上这个宝座！"

正烦闷间，李存勖兴兵救赵的消息传来。"朱李两家又起兵端了。这两个

死对头看来不争个你死我活是不会罢休的。”刘守光想：“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是坐山观虎斗，做个卞庄子？还是帮助其中一个？”恰好他的亲信大将元行钦从沧州来幽州述职，刘守光便把他找来商议。

元行钦道：“梁晋两家都曾对我加兵，也都曾对我加以笼络。用兵也好，笼络也好，总之都有他们的小算盘，并非有爱于我。但就而今来说，权衡利敝，大王应近梁远晋。李克用临死曾以三箭付李亚子，其一便是灭燕，与咱们已是势不两立。当然天下没有永恒的仇敌，也没有永恒的友国。尤其是乱世，合合离离，就像昼夜那样频频变换。但晋与我接境，对我有直接威胁。梁与我隔着魏博和赵镇，不能直接加兵于我。况大王接受汴梁封号，总得给他个面子，臣以为向梁为是。”

“该怎么行动呢？”刘守光点头称是，“来虚的还是来实的？”

“虚的实的都要，不过雷声不妨大些，雨点撒几滴即可。”元行钦笑道：“这样汴梁那里，交待得过去。晋阳那里，也不至于有太激烈的反应。”说至此，元行钦又凑近些，低声道：“臣听说冯道和毛璋已叛投晋阳。尤其那个冯道，很得李亚子信任，委了掌书记，又加了个参军衔。那篇讨汴梁的檄文，就出自冯道之手。这二人熟知我大燕的虚实，大王要对晋阳加强戒备。必要的话，可以从沧州调人马去充实西边。”

刘守光听了元行钦的献计，上表汴梁，信誓旦旦“绝对忠于皇上，为陛下守牢燕土”。表中还提出，将加兵云代，以牵制晋军。朱温见表自然欢喜，特下诏褒奖，又赐以珍宝名马。刘守光乃命边境守将，入晋所辖云代境内强行割麦，说是索还当年李克用的积欠。当年李克用曾派兵强割幽境之麦，以示惩戒，所以刘守光以此为借口，也照样画瓢。于是晋燕边境冲突不断。但都是小打小闹，刘守光并不深入晋境。李亚子正集中兵力和王景仁鏖战，自然对燕取守势，不把事态扩大。

转眼已是梁开平五年正月。忽有大鸟自北方飞来，栖止于洛阳牡丹园林中。鸢人罗得之，献于官府。鸟全身墨缘，腹白如雪，颈部有金色羽毛一圈，身长二尺，两翼展开足有三尺。西部留守献于汴梁，朱温遍问群臣，没有人认识。朱温以为祥瑞集于西都，乃迁帝辇于洛阳，改元乾化，大赦天下。

梁晋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北方暂时平静。刘守光召元行钦密议道：“梁晋两家大战方休，都在恢复整理，无暇外顾。我想乘此时机建帝号，了我多年心愿。你看怎么样？”

元行钦和多数人一样，都不赞成刘守光称帝。但他也知道刘守光的脾气，在这个问题上最讨厌别人说“不”，犯不上去碰这片逆鳞。大典筹备处的牌子

还挂着，可见刘守光对此迷恋之深。遂说道："而今朱温和李存勖打了好几个月，都很疲劳了。没有心思管别人家的事，何况称帝者不止一家，谁把他们怎么样了？今大王地广千里，带甲十万，以王之心，行王之意就是了，不用管那么许多。"

刘守光听了，很是欢喜，但也不无忧虑："要是朱温和李存勖干涉，咱们该如何对付？"

元行钦道："朱温和我隔着晋赵，又新败于柏乡，大王不用担心。值得考虑的是李亚子，和我是近邻，不久前咱们为了策应朱温，又主动挑起事端。他要兴兵犯境，倒是麻烦事。他的土地和兵力都多于我，又挟两次胜梁的气势，怎么防备他，咱们真得好好计议一番。"

元行钦的本意，是想借此提醒刘守光，叫他知难而退。燕王和大燕皇帝。不管什么名号，反正都是燕地的主宰，何必图此虚名？"痴迷于心的刘守光没听出元行钦话里的寓意，说道："我打算派人去晋阳修好，就说年初的边境冲突是下面干的，已派人严肃处理。造成的损失，咱们愿意赔偿。建帝号只是不再臣附于朱温的一种表示，并无别意。这样可以稳住西边。不过，也不能放松戒备。多调部队去西部边境，沧州那里也抽调一些。咱们摆出这样的友好姿态，李亚子总得给点面子吧？"

"也好，看看晋阳方面的态度，再决定下一步。"元行钦赞成对晋修好。

燕王派出的使臣到了晋阳，献上国书和礼品，向李存勖说明来意。

李存勖倒也以礼相待，舍以馆驿，然后聚众商议。

张承业道："先王临终时以三箭付与千岁，其一为灭燕。而今时机已到。正可乘此兴兵。老臣平时经常和冯道参军谈论，对刘守光的家底清清楚楚。他派了使臣来，咱们也礼尚往来，待他僭号，派使臣去致贺，他必放松警戒，然后再派大军突击，出其不意，一劳永逸地除掉我卧榻旁的大患！"

李存勖道："朱温不会坐视不顾吧？"

众臣七嘴八舌，都说朱温会出兵援燕。

待众臣静下来，冯道说："朱温会有行动，但不会不惜血本。一来刘守光称帝，对朱温也是个挑战。二来，朱温内部不稳。近几年来朱温总是病病歪歪的，他的几个儿子为继位明争暗斗，朱温很伤脑筋，没有心思多管旁人的事。梁和燕也不接壤，他只能加兵于赵和我南部各州，牵制我兵力。"

李嗣源道："朱温最希望的局面，是我和刘守光两败俱伤。他清楚，刘守光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一定会出兵支援。我们这次伐燕，是南北两线作战，目标是灭燕，但用兵的重点不在北线，因为刘守光那里人心涣散，不堪一击。重

点是能挡住南线朱温的攻势。虽然是彼攻我守，没有十万兵力是不行的。至于北线，我看有七八万人马足够了。”

这次会议，意见一致：“待刘守光称帝，先派臣祝贺，然后出兵伐燕。

李存勖接见燕使道：“晋燕为与国，唇齿相依。朱温篡唐建梁、有鲸吞天下之心。其视天下诸镇皆为寇仇，非我晋阳一家也。今日加以笼络者，明日即为俎上肉。狼子野心，路人皆知之，燕王能与我协手抗梁，不特晋燕两国之福，乃天下百姓之福也。今天下已建帝号欲建帝号者，不知凡几？幽燕沃野千里，带甲十万，山川壮丽，物阜民众，或王或帝，任王自为之！惟愿晋燕两家睦邻友好，保境安民，共存共荣。太史公言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当今天下英雄，惟我与千岁。他日为君为臣，惟天命所归耳！”

燕使听了这番话，暗忖道：“都说这位李亚子文化水平有限，今天竟能吐出这番儒雅之言！”

他哪里知道这篇外交辞令是冯道为他拟就的。李亚子很聪明，只一刻功夫，就熟记于心，故能说得从容、流畅。

燕使不辱使命，高高兴兴地向刘守光复命去了。

梁乾化元年八月，刘守光即大燕皇帝位于幽州，年号应天。取上膺天命之意。李存勖派了太原少尹为贺典使，赴幽州祝贺。刘守光得意非凡，少不了接待慰勉，礼送归国。

谁知皇帝的宝座还没坐热，边境便发来急报：数万晋赵军队潮水般开入燕境！

刘守光闻报大惊：这个李亚子玩的什么把戏？刚说过“睦邻友好，保境安民，共存共荣”，言犹在耳，就大动刀兵？原来是个两面派！甜言蜜语是为麻痹我！一面紧急下令，调兵迎击，一面硬着头皮派人紧急赴洛阳求援。

原来李存勖自送走刘守光派来的使臣，就密调军队，开赴南北两线。刘守光称帝后不到一个月。李存勖便命李嗣源和周德威率领六万人马分两路大举攻燕。李嗣源一路从云州出发，向武州、澶州、顺州一线进攻。周德威一路兵发代州，出雁门关，攻易州、涿州一线。两路最后会师于幽州，合力攻城。

因为毛璋曾为燕将，李存勖命他随周德威出征。冯道则主动请缨，随军入燕。李存勖命他跟随李嗣源参赞军务，兼筹备粮草。

周德威一路一鼓作气攻下岐沟关，直抵易州城下。毛璋在城下大呼：“我是毛璋。晋王发大兵为国家除逆贼，你们何苦为那个杀兄囚父骄横残暴的人去送死？”毛璋驻守易州有年，为军民所熟识，听他这么一喊，呼啦啦散去一大群，守将乃开门迎降。涿州、房州守将料不能守，都仿了易州，献城投降。周

德威几乎兵不血刃，进抵宛平。

刘守光手下有一员猛将，名唤单廷珪，早听说“周阳五”大名，久想和他一比高低。听说周德威逼近幽州，便主动请战。刘守光自然高兴，给他凑了一万人马。开到宛平，沿无定河摆开阵势。统兵入燕已近半月，周德威还没打过硬仗，对单廷珪也没放在心上。挥军排阵，鼓噪相迎，不想单廷珪一杆长枪，左冲右突，确是厉害，人马到处晋兵纷纷后退。

毛璋道：“这单廷珪虽然勇猛，却头脑简单，将军可以用计胜他。”周德威点头，挥军退至长辛店，依阜冈列阵。单廷珪以为晋军怯敌，便率军冲过芦沟桥。一边挥军急进，一边大呼：“周阳五，快来受死！”挺着一杆长枪，当先向晋兵驰来。燕军紧随其后齐声呐喊助威。

单廷珪见高阜处树着周字大旗，旗下一员老将横刀勒马指挥军队，料定必是周德威，不顾一切策马驰去，要上冈独战周德威。毛璋见他杀上冈阜，挺枪来迎。单廷珪骂道：“负主贼！有什么面目再入燕境！”抖动长枪连连进招，毛璋抵挡不住，败下阵来。单廷珪便持枪直奔周德威杀去。周德威见来势凶猛，拨转马头向冈后急走。单廷珪紧追不舍，赶至近前，挺枪刺向周德威的后心，恨不得一枪洞穿心腹。哪知周德威只一个蹬里藏身，就闪过枪头，就势横刀向单廷珪的马腿扫去。断了一条腿的马负痛抢跌在地，把单廷珪掀下马来。周德威顺势一刀，结果了性命。

燕兵见主将被斩，慌忙四散溃逃，周德威和毛璋挥兵追杀过去。这一仗，燕兵损失四五千人。周德威挥军过了芦沟桥，直逼幽州城下。

再说北路晋军由李嗣源率领，连下武州、蔚州、檀州。和南路一样，没经过大仗，守将不是望风而逃，就是迎降。一路势如破竹，进抵居庸关前。

居庸关是幽州北面的门户。晋军入燕以后。刘守光急调元行钦领沧州一万人马前来防守。

李嗣源没有到过居庸关，见形势如此险要，叹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亲临此地，才知这不是夸张。看来这儿要费周折了。”遂登上山岗观察，见四面俱是崇山峻岭，兵力难以展开，对冯道和手下将佐道：“看来强攻难以奏效，只可以智取了。守关的将是哪个？”

冯道答道：“卑职早派人打探过，守将名叫元行钦，原来镇守沧州，新近刚调来守关。此人我认识，是刘守光的一个亲信。当年兵围大安山，阵前擒住刘守文，都是他带兵干的，但他对刘守光称帝也有看法。此人有个绰号叫“黑瞎子”，打起仗来不要命。口外人管黑熊叫黑瞎子，敢和老虎搏斗，肠子流出来都不顾，还和老虎死拼。此人不仅打仗勇猛，还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不是那

种只会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一介武夫。刘守光很倚重他。当了皇帝以后，叫他当兵部尚书。如今由他亲自带兵把关，可见这一仗关系这位大燕皇帝的生死存亡。”

李嗣源问：“用什么计谋取此关？参军有什么想法？”

冯道说：“当年钟会、邓艾奉命伐蜀，钟会率主力和姜维相持于剑阁，邓艾却率兵从阴平翻越悬崖，直取成都。结果是，剑阁那里还在僵持，成都的刘禅却投降了。使帅可否派一支人马，翻越长城，插到居庸关背后，突然发起攻击？秦始皇修筑长城距今已有千多年，圮毁之处甚多，缺口不难找到。”

石敬瑭进前道：“参军这主意好。小婿愿带兵翻越长城，插到居庸关背后，打他个措手不及。只是战马用不上，只能用步兵。”这个当年的“小石头”如今已是年过二十的威武军将，李嗣源将女儿永宁公主嫁给他为妻，他常随军征战，官职为左射军使。

李嗣源道：“好样的，不愧为李家驸马！带多少人好呢？”

石敬瑭道：“三千人足够了！”

“给你五千人！”李嗣源道，“带足两天的干粮。注意隐蔽，要选在离关十里以外去翻越长城。多带绳索抓钩，翻越悬崖峭壁用得着。和你约定时间，两天后夜里丑末，你率军突然发起攻击，不要在关里和燕兵纠缠，直插北门。我在关前发起正面进攻配合，里外夹攻，不愁破不了城！”

当夜，石敬瑭率五千晋兵，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离开营寨，向八达岭方向开去，他们要在那里翻越长城，潜入居庸关背后。

第二天，李嗣源指挥军队扑城，看看对方的反应。士兵们呐喊着冲到城下时，城上箭如飞蝗，虽有盾牌遮挡，仍不时有人中箭。李嗣源命弓箭手和城上对射，掩护士兵爬城。云梯刚刚架起，滚木擂石便劈头盖脸打将下来，云梯多被砸坏，根本无法攀登。还有的燕兵将柏油浇在云梯上，掷下火把，云梯被火烧着，倾刻瘫塌下来。

李嗣源下令停止攻城。检点人马，死伤了百余人。回到大营，聚将佐商议。

冯道进言：“燕兵用柏油火把烧云梯，启发了我一个想法。用火烧城。城门是用厚木造的。浇上柏油，不难烧毁。就是把它烧焦，再派敢死之士用巨木猛撞，也会把它撞烂。只要城门洞穿，燕兵就无法阻挡我打进城去。城门洞是弓箭的死角，兵士可以安全作业。时机要选好。刚才石敬瑭派军卒来送信，说他们已在八达岭那里越过长城，正在向居庸关背后运动。保证在原定时间发起突击。我们应该在丑初攻城，把燕兵的注意力吸引到关前来，掩护石敬瑭突袭

成功。”

计议停当，李嗣源挑选了三十名精壮的军卒，每人奖赏百金，担任烧城。又挑选五百名箭技高超的弓箭手，仰射城上燕军，掩护军卒运动到城下。又命多备火把柏油硫磺等物，砍伐树木，绑制云梯，以备攀城。

次日午夜，李嗣源命令攻城。霎时鼓声咚咚，号角呜呜，喊声大震，晋军似潮水般涌向关前。燕军士兵从鼾睡中惊醒，急忙登上城墙应战。元行钦手执战刀，立于城头指挥。晋军弓箭手一字排开，足有两里长，对准垛口猛射，只要燕兵露头，就有强弩射来。元行钦命弓箭对射，一时箭如飞蝗，遮天蔽雾，嗖嗖嗖掠过夜空。城上城下不断有人中箭。

晋军上千军卒抬着几百架云梯，由强弩掩护抢到城下，云梯刚刚竖起，城上滚木擂石、柏油火把雨点砸下，但晋军并不急于爬城，只呐喊着做出爬城的样子。他们在等待时间，等待那三十名敢死士兵把门板烧焦捣烂，等待石敬瑭从燕兵背后发起突击。

三十名烧门的士兵把成桶柏油倾洒在门板上，投掷火把引着，倾刻间烧起熊熊大火。哔哔剥剥的响声和着滚滚浓烟从门洞中涌出。士兵门冒着难耐的灼热不断地浇洒柏油。大火足足烧了半个多时辰，几寸厚的门板已被烧得焦黑，连门轴的铁折页都烧化了。这群敢死士兵抱起三根巨木，喊着号子，向已被烧焦的门板撞去，只几下就把门板撞烂，轰然倾倒。

李嗣源见烧城成功，挥军向门洞涌去。城中燕军早已作了准备，把成桶的柏油点着后投放到城门洞中，熊熊大火把四周的空气烤得滚烫，根本无法接近，燕兵又用强弓集中对着门洞猛射，密集的箭镞不要说人，一只小小的麻雀也休想飞越。李嗣源见进路受阻，命令士兵找来木板，挡住箭镞，又命士兵提水挖沙，洒向烈焰飞腾的火海。

正酣战间，忽见燕军慌乱地向后退去。李嗣源知道这是石敬瑭偷袭成功，立刻指挥晋兵猛攻。火熄了，箭也停了。晋军终于攻下居庸关。

原来石敬瑭率军运动到居庸关背后，天还没黑，找了一处山坳隐蔽起来，待约定的亥时到，才悄悄运动到关下，命一百名士兵用抓钩绳索攀上城墙，杀散守门的燕兵，把城门打开，放进五千晋兵。元行钦没料到石敬瑭会来个“偷渡阴平”，把兵力全放在居庸关的正面。把守背面城门的士兵只有上百人。晋军突然从背后杀来，元行钦大惊失色，还不知道晋兵是怎么进的城！

燕军腹背受敌，黑夜中也弄不清晋军有多少人马，只听人喊马嘶，声动山谷。元行钦只得引兵退向校场。刚刚立住阵脚，李嗣源和石敬瑭分两路率兵杀

到。两万晋兵把一万燕军团团围住，燕兵更加慌乱。元行钦犹纵马往来驰骋指挥。

冯道对李嗣源说："那个马上将就是元行钦！"李嗣源张弓搭箭"嗖"的一声射去，元行钦不及提防，被射中左臂。暴怒的元行钦拔出箭镞，搭上弓，一箭射回，也射中李嗣源的右腿，因为穿着铠甲，箭镞只伤着皮肉。冯道在旁看得真切，急道："使帅中箭了！"李嗣源笑道："这厮好箭法！不过无大碍，看我再射他一箭"说着，拔出箭矢，搭上弓，瞅准机会，又一箭射去。这一箭正中元行钦的马腹，那马负痛狂蹦，一下子把元行钦撩下马来。李嗣源挥军掩杀过去，燕兵见状，四散奔逃。石敬瑭率几十名亲兵飞奔到元行钦面前。元行钦力战，无奈摔得不轻，而且左臂已伤。只好席地而坐，眼睁睁被人捆起。

这一仗，李嗣源大获全胜。燕兵死伤数百人，逃散几千人，另有五千人向晋军投降。晋军损失不到二百人。

无行钦被捆着来见李嗣源，李嗣源对冯道说："这人算得一条汉子！"冯道听了，觉得李嗣源有爱将之意，遂道："使帅若能将他收在麾下，岂不得一员猛将？"见李嗣源点头，冯道说："卑职和此人有一段交情，待我来说动他！"遂命军校，"给元将军松绑！"

元行钦一副听天由命架式："要杀就杀，不必耍鬼把戏！你们要是正大光明的打，是攻不下居庸关的！"

李嗣源笑道："作战以获胜为目的，什么手段不能用？你带兵多年，连兵不厌诈这点常识也不懂？"

没等元行钦答话，冯道说："将军可还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不是我派人把你送到幽州的吗？"元行钦面带卑夷的神色，"都说你是大燕皇帝的故人，还委你做了筹安使，听说你干起来很卖力呀，怎么忽然间又背燕投晋了？"

冯道听得出他语带挖苦，倒也没有计较，笑道："先贤孟子说过'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我上书燕王谏阻称帝，想必你也知道吧？有识之士离开刘守光的，何止十几位。你口口声声称'大燕皇帝'，难道你真心拥戴他称帝吗？"

元行钦一时语塞，继而抗声道："他当不当皇帝不关我什么事，况且如今建帝号的也不止一家，谁来管这档子事？我只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大燕皇帝对我信任有加，让我主管兵部，又命我北山募兵，我当然要为他效力！"

李嗣源质问道："俗话说：'文死谏，武死战。'听说你并不赞成刘守光称

帝，却不谏阻，受命统兵守关，如今关也失了，兵也散了，你却活得好好的，在这儿和我们嚼舌，就这样子忠人之事吗？”

元行钦听了，激动得涨红了脸：“我是力屈被俘，不是下跪投降！怎说是不忠！不用再费口舌了，请你赏我一刀！”

“赏你一刀不难，”李嗣源冷峻地说，“不过你该想想，死得值不值？”

“古人有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替刘守光这样的人去死，是重是轻？”冯道开导元行钦道，“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你我都知道不去说他。单说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沧州刺史孙鹤，也是你的部下，刘守光称帝前一日，把他斩首。只为他说了一句：‘燕王若称帝，不出百日，就会大兵临境！’无耻之徒向刘守光告密，遂落得身首异处。这等残暴的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你倒愿意替他去殉葬，你的老母妻小怎么办？还不到三十岁呀，我都替你惋惜！”

元行钦似乎被说到痛处，竟掉下几滴眼泪。

“我和你过去都是燕王的臣，也都受到信用。你如能和我一样，弃暗投明，报效晋王麾下匡复唐室，安定天下，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事。可以光宗耀祖，可以荫庇妻小，不强似为残暴贼送命？”冯道见元行钦已被说动，继续帮他转弯：“你可能认为，臣叛君总是有悖于三纲五常的。但三纲五常不是光为臣下制定的，君同样要遵守，孟子说得好：‘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前提是君要拿出君的样子来，才能去要求臣下。”

“我给你看一段圣人的话吧。”冯道说着命人取来《孟子》——冯道嗜书如命，虽随大军行动身边也总带几卷书——翻到《梁惠王（下）》那篇，然后把书递给元行钦：“你看看吧！”

元行钦粗通文墨，接过看时，却是这样一段：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我大致看明白了。”元行钦把书还给冯道，“武王伐纣不是弑君，纣太坏了。”

冯道拍掌道：“对呀！所以孟子回答说：‘只听说诛杀的是独夫民贼纣王，没听说这叫弑君！’可见忠君要看是什么样的君，值不值得忠。而今建帝号者，如朱温，如刘守光都是孟子所说的‘一夫’，在该诛之列。刘守光若不是众叛亲离的‘一夫’，我两路大军何至势如破竹！”

冯道一席话，把元行钦的精神支柱击断了。他呆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李嗣源大声命令道："拿酒来！"

须臾酒到，军校为几个人每人斟了一杯，也按李嗣源的吩咐给元行钦斟了。

李嗣源举杯道："元将军拔矢而战，是令人敬佩的壮士。为这样的壮士干一杯！元将军请和我们同干！"

"败军之将，蒙使帅看重实在惭愧，哪敢当个壮字！"元行钦显得不好意思。

"不打不相识么！"李嗣源很兴奋，"谁没打过败仗？这是军人的家常便饭！举杯！举杯！"

元行钦也被说乐了。众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李嗣源攻下居庸关，略加休整，即统兵经南口、沙河进抵幽州城下，与周德威合兵一处，准备攻城。周、李二人一路上收降不少燕兵燕将，此时已有兵力八万。幽州守军不过三万，而且已成惊弓之鸟，军心涣散。刘守光惶急异常，再次派使臣赴洛阳求援。

朱温怒道："你家主子反复无常，一会儿附晋，一会儿向梁。前年卑辞厚礼，向朕称臣。朕对他仁至义尽，册他为燕王，兼幽、沧两镇使帅。不想这厮以为羽毛丰满了，竟敢背着朕称起皇帝来。这样忘恩负义的东西，还有脸来求援？"

使臣赔着笑脸道："陛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前者晋赵各镇，花言巧语，唆使燕王背叛陛下。燕王为稳住他们，权且应允。去岁柏乡之战，燕王出兵云、代二州牵制晋兵，实为报陛下厚恩。由是得罪于晋、赵。今幽州危急万分，若陛下坐视不救，恐河朔非国家所有了！

来使又呈上刘守光表文，内中多为悔过乞怜之词，又表示自动削去帝号，誓为陛下守燕土。

朱温与谋臣敬翔等计议。敬翔曰："河朔若为晋所得，是虎添翼也，救燕为是。"于是朱温命杨师厚等大将率兵八万，分两路攻赵及晋南各州县，以牵制晋军。

不想晋王李存勖和赵王王镕早有准备。或坚壁清野，或声东击西，或巧设疑兵，或乘夜偷营，或截击粮道，左出右入，右入左出，弄得梁军一夕数惊，疲于奔命，没占到什么便宜。虽然杨师厚亲冒矢石，攻下赵镇的栾强县，但于

大局无补。八万梁军和十万晋赵联军一直僵持着，不能前进半步。

李存勖稳住了南线，乃下令李嗣源、周德威放心攻燕。时燕境多数州县都已向晋纳款，幽州几成一孤城。李周二将扫荡了幽州外几处燕营，进逼城下，督军猛攻幽州东南两面。冯道、毛璋、元行钦分别向城头喊话，劝说燕兵放下武器。燕军兵将人心涣散，悄悄出城投降的燕兵日数十人。刘守光见大势已去，派人带了银万两，绢千匹，锦百段，献入晋营。来使谓周德威道："富贵成败，人生常理，录功叙过，也是霸主盛业。燕王不欲为朱温下，所以背梁称尊。哪知得罪大国，劳师来讨。今已知罪，乞少恕！"

周德威道："回去告诉你们燕王，叫他登城相见。来使返报，刘守光只好硬着头皮登上城头。对周德威道："将军三晋贤士，一向宽仁大度，奈何迫人危机，不网开一面啊？"

周德威答："我奉晋王之命，来讨僭逆。你除了开门报降，没有别的出路。其他一概免谈！"

刘守光有一嬖臣，名唤李小喜，生得眉清目秀，绛唇皓齿，很为刘守光宠爱。时正立于身旁，悄对刘守光道："大王不可投降，臣听说朱温已发兵来救，王耐心坚持一段时间，形势必有变化！"

刘守光乃对周德威喊道："求将军少宽一线，俟晋王亲至，我便开门迎谒。"

见他如此说，周德威便下令休兵，派军校请来李嗣源、冯道等商议。

李嗣源道："咱们不可轻信，这是他的缓兵之计。"

冯道说："卑职以为不妨答应他。刘守光心存幻想，不外两股力量。一是朱温，一是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我已得到确信，朱温的八万人马被李存进、史建塘的十万大军挡在南线，寸步难行，耶律阿保机正为统一内部大动干戈，根本无暇他顾。不会派兵助他。既使派出万八人马，也无济于事。幽州城指日可下了，咱们也该速报晋王，由千岁来定夺。"

元行钦道："在下蒙使帅收留，尚未立功，我愿面见燕王，向他晓以利害，放弃幻想，赶快投降。"

毛璋道："末将愿和元将军同往！"

李嗣源道："刘守光性情残暴，反复无常，你们两位孤身入城，万一被害，岂不白送了性命！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元行钦道："不然。我深知燕王为人，贪生怕死，欺软怕硬。如今他已陷没顶之灾，什么稻草都捞的。只会把我二人看做救星，不会伤害的。使帅只管

放心，若说动燕王来降，幽州可免兵刀之灾。只是他如问纳降之后的出处，我怎么回答？还请镇帅示下！”

李嗣源道：“这个么，没请示晋王，咱们不好答应他。”

“他若用的缓兵计，便不会认真对待出处。”冯道说，“但我示之以诚，应认真回答他。依卑职看来，刘守光献城之后，公侯之位是可以保证的。当然，他得离开幽州，这样回答可使得？”

周德威道：“二位将军公而忘私，不惜冒险入城劝降，精神令人感动。但我以为眼下没有必要。刘守光既然声言等晋王亲至便降。那晋王没来之前，你们去见他又有何用？他用同一个借口就把你们打发回来了。我看咱们赶快派人去向晋王报告，请他快来这里。那时刘守光就没有借口再拖下去。”

幽州前线诸将中，周德威的职位最高，官居振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嗣源虽然是李克用的义子，和李存勖的关系自然比周德威近，但此时官仅代州刺史，比周德威低好几级。而且周德威智勇双全，屡立大功，威望甚高。他的话最有分量，又说的在理，进城劝降的事便作罢。

却说晋王李存勖接到周德威的报告，马不停蹄，仅用三天时间，就到达幽州前线。

次日天明，周德威、李嗣源等诸将拥簇着李存勖立马幽州城下。周德威对城头高喊：“晋王殿下在此，请燕王上城答话！”守兵急忙进去报告。

刘守光没想到李存勖会亲临前线，本是以此为借口拖延时间，而今只好硬着头皮登上城楼。

李存勖见刘守光登上城头，单骑近前道：“没有我家先王的鼎力相助，哪有你刘家幽州的基业？不想你恩将仇报，帮助逆朱，又竟敢僭帝号，还派兵侵我燕境。落到这个地步，是你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我是得了你的话才来这里的，那就请下令打开城门吧！”

刘守光在城头凄然道：“我今日已成釜中鱼，俎上肉，明公何必逼迫太甚？”

李存勖听了，大为恼火：这厮真真反复无信！但他仍然克制住自己：“你只要打开城门，我保你不失公侯之位。如若不信，以此箭为誓！”说罢，取出一枝箭来，折为两段，掷于地下。

刘守光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答道：“请明公再宽限几日，容我清点府库，办理善后。”

李存勖道：“可以，给你三天时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要拿稳了主意！

如再失信，可休怪我不讲情面！”

三天过去了，城中依然如故。李存勖命军卒喊话，也无人应答。李存勖大怒，亲披甲胄，指挥攻城。四面八方，纷纷架起云梯，晋兵奋勇攀城，城上士兵只有零星抵抗，其余逃下城去，四处乱窜，正猛攻间，忽见东门城头竖起白旗，随即有人大喊：“别打了！别打了！开门投降啦！”喊声过后，果然东门洞开，晋兵一拥而入，拔去燕帜，换上晋王旗号。

李存勖叫来献城的人盘问：“你是谁？是奉刘守光的命令献城吗？”

“我叫李小喜！燕王于黎明前悄悄带了妻妾儿女离开府邸，不知去向。献城是臣自作主张。”

李存勖慰勉一番，便叫李小喜带路遍城搜捕刘守光。

此时幽州城已乱成一锅粥，失去指挥的燕兵东一群西一伙满城乱窜，家家阖门闭户，多处大火熊熊，浓烟滚滚。哭喊叫骂声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这是士兵在乘乱抢劫！”冯道对李存勖道，“千岁赶快下令制止！”

李存勖便命李嗣源：“你赶快派人灭火，组建一支执法队，凡有抢劫放火奸淫者，不论晋兵燕兵，不用审问，一律就地正法！”又命冯道：“你带人去燕王府第，晓谕各级官吏，叫他们严守岗位，安心办职，除了刘氏父子，其他人一概不问！”

李嗣源和冯道答应一声，各自带人去了。

两个时辰以后，喧嚣渐渐停息，秩序逐渐恢复。十余处街巷中，卧伏着被砍去脑袋的士兵尸体，有燕兵也有晋兵。旁边张贴着晋王手谕：“放火掠抢奸淫者就地正法！”

李小喜带晋兵搜查，只捕到刘仁恭和刘氏眷族数十人，没有刘守光的影子，只好来禀李存勖。

李存勖发急道：“继续搜！不信他会飞到天上去！”抽出上千人，由投降的燕兵引路，细细地搜了三天，挨家挨户地搜，每个角落都搜到了，还是没见刘守光的影子。

“估计是乘乱逃出了幽州。”李存勖想，“那就由他去吧！反正他再也成不了气候了。”

从此河北千里之地，尽为晋王所有。李存勖率众将进入幽州，驻跸原燕王府邸。出榜安民，委派官吏，召见降官降将，收编降卒，计点府库积存，一连忙了六七天，才逐渐有了眉目。

冯道献言曰：“燕境有地千里，州近二十。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经营十多

年，专横暴虐，民受其困，将士离心，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今天所以资大王，以为霸业之基。大王信义著于海内，以匡复唐室为己任，人心所向。宜广布恩信，以纾燕民饥困，恢宏法度，肃整吏治，则不法之徒，不敢为非。选德高望重、忠贞信义之士，抚恤镇守。则不出三年，一个政治修明、黎庶安堵、兵精粮足、将士用命的幽燕，现于大王之前矣。然后率河东、幽燕两地之众，往击朱梁，何愁大业不成乎？”

李存勖抚掌称赞：“你的意见甚好。说说看，谁来镇守此地为好？”

冯道答：“老将周德威有勇有谋，忠贞不二，能体恤士卒，深得将士爱戴，燕人久知他的大名，可任为镇帅。马步军都虞侯李存进，公忠体国，刚正廉明，所统义儿军纪律严明，对犯法的官兵，严惩不贷，可任为副帅。”

李存勖道：“这两个人都是武将，对于政治不熟悉。你是本地人，熟知这里的风俗人情，了解民间的疾苦。我想叫你留在此地一段时间，帮他二人整顿吏治，修明法度，收拾人心，你看怎样？”

冯道答道：“千岁信任臣，臣一定竭尽全力。臣还想深入各州县巡视，实地考察，情况明，办法也就有了。”

过了几天，李存勖发布命令：周德威为卢龙军节度使兼横海军节度使，帅三万晋军镇守燕地。李存进为二镇节度副使，辅佐周德威。冯道为卢龙节度巡官，其河东节度掌书记、参军仍旧。元行钦为散员都部署，赐姓名李绍荣。免燕民租庸调一年。

晋王伐燕的惟一一场恶战发生在居庸关。元行钦的骁勇顽强为李存勖赏识，故有此任命。意在由他出面笼络降官降将，为晋王效命。

李存勖发布了这几道命令后，准备返回晋阳。

就在李存勖动身回晋阳的前一天晚上，部下来报：刘守光已经抓到了！

原来刘守光于晋王下令攻城的前一晚上，带了妻妾儿子悄悄地出幽州南门，向沧州方向逃亡。时值严冬，北风凛冽，百草衰枯。刘守光知道各城都已为晋兵所据，不敢走大路，只捡荒僻小径疾行。妻妾负着脚痛，勉强跟随。三个年幼的儿子也常常喊累。就这样走走停停半个多月，才走到燕乐地界。这一天，一家人又冷又饿，走不动了，便找了一垛麦秸堆歇息。三个孩子都喊饥，刘守光便叫妻祝氏去附近农家乞食。田家见她神情疲惫，但衣服华丽，容貌姣美，不像乞丐，好奇地询问。祝氏不敢实言相告，只说逃难至此，迷失道路，几个孩子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求点残羹剩饭。

那农夫原是从幽州逃散的士兵，跟祝氏来到麦垛旁，认出刘守光，见这般

光景，明白了一切，暗想：若将这消息报与附近驻守的晋将，必然得到奖赏。便假意留刘守光一行食宿，暗中却派人飞报燕乐城的晋军守将。

李存勖听说抓住了刘守光，大喜，立命押来幽州，刘守光和妻妾儿子押到。李存勖笑道："王是幽州主人，怎么出城避客？"遂命将刘守光与其父刘仁恭及数十口刘氏眷属关押一处："把他们带回晋阳处置！"

这了两天，李存勖班师回晋阳。备了十几辆槛车，由军士押着刘守光父子和眷属随行。周德威、李存进、冯道和留守诸将齐来送行。

王驾临发，冯道进言道："圣训曰'罪人不孥。'祸首只刘守光父子，其余似可宽囿。伏望千岁以宽仁为心，则民德归厚矣！"李存勖含糊答应。

路经赵州，赵王王镕于王邸设宴为李存勖一行洗尘。酒酣，王镕笑道："愿见大燕皇帝一面！"李存勖遂命军校从槛车中提出刘守光。王镕见刘守光押到，举杯离席至阶下，对刘守光说："赵燕多年来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岂料你贪心不足，甘心附逆，僭号称帝，不但欲吞我赵镇四州，还与大国为敌。遂落得众叛亲离，自寻绝路，实在是咎由自取。念你我过去的交情，今天为你送行！"说罢，以酒洒地。又命左右："拿酒食来，为大燕皇帝壮行！"左右便于阶下另设一席，扶刘守光坐了。

刘守光枵腹已久，着实饿了，举起酒杯便饮，拿起匙箸便食。左右皆窃笑。饮食毕，刘守光离席道："大王所赐，不敢拒绝，莫笑我失态。公为座上客，我为阶下囚。如念昔日情份，何不于晋王前为我美言几句？"

李存勖斥道："事到如今，你还幻想活命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刘守光道："教我拖延待变的，实出李小喜一人，把他捉来便知。"

李存勖道："推到别人身上没用。你是君，他是臣，大主意你自己拿。你的部下不论劝你降的还是劝你不降的，都是当时做臣子的本份。本王我不会怪罪他们，各为其主么！再说了，囚父杀兄，和父妾私通，僭号称帝，也是李小喜教的吗？我也曾在城下折箭为誓，保你不失公侯之位，如此推心置腹，你都不顾。放着阳关道不走，非要走独木桥，怪得了谁呢！"

刘守光无言以对。

李存勖回到晋阳，命人用白练把刘仁恭、刘守光和刘氏眷属牵入太庙。李存勖跪在李克用神主前祭道："父王！儿今已灭燕，父王的三大恨已去其一。"说罢，起身至香案前取出李克用临终前所付箭矢一枝，就香炉上焚化了。然后命令："行刑！"

刽子手架起刘守光就往外拖。刘守光一边挣扎，一边带着哭腔大喊："大

王！大王！刘守光已知罪了！饶我一命吧！我能帮你成霸业呀……”喊声凄厉，声震庙宇，眷属们都掉下泪来，幼小的孩子们吓得嚎啕大哭。刘守光的妻子祝氏搂着三个幼子哄道：“乖乖别怕，妈妈在这儿呢！”又对刘守光叱道：“这么贪生怕死，真丢人现眼！”

李存勖听了怒道：“你说什么？”

祝氏一手搂住一个大哭不止的孩子，直视李存勖道：“贪生怕死，丢人现眼！”

“这么说你愿意随他去？”李存勖面带杀气。

“愿从夫君于地下！”祝氏毫无惧色，“失了恃怙，这几个孤儿也难成活，母子们情愿一同上路！”说到这里，祝氏已泪如雨下，眷属们也放声大哭。

李存勖正要发作，李嗣源急劝止道：“千岁记得幽州送别时冯参军的话吗？”

张承业也劝道：“杀俘自古就没有好名声，况眷属们多为妇孺。千岁欲成匡复唐室大业，不可滥刑！”

李存勖默然良久，点了点头。继而又命令道：“先王遗言犹在耳，刘仁恭不能赦免！”

殿外刘守光尚哀求不已，直到身首异处，方才寂然。

刘仁恭则被押解雁门关，剖心祭了李克用墓。

时为梁乾化元年岁末，刘守光集团灰飞烟灭。其眷属流落民间，莫知所终。

却说梁主朱温，得知李存勖已灭燕，丧气郁闷，撤回援燕部队。梁晋之战，暂告平寂。

转眼到了乾化二年。时方初夏，天气晴朗。朱温宴群臣于洛阳九曲池。酒酣兴发，率群臣泛舟池中。突然刮来一阵怪风，竟将御舟吹覆，朱温和几个近臣落水。幸亏侍从捞救及时，方免溺死。但已拖泥带水，惊悸不堪。

时朱温已年过花甲，连年抱病，时发时止。加上这次惊吓，又染上癔症。料不久于人世，急于安排身后。

朱温有五个儿子：博王朱友文，郴王朱友裕，郢王朱友珪，均王朱友贞，康王朱友孜。朱友文年龄居长，朱友裕死得早。但朱友文并不是亲生，而是义子。此人原姓康名勤，美风姿，好学不倦，能诗文，又有一副好口才，善谈论。朱温为黄巢部将时，收养为义子。朱温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时，以朱友文为度支监铁制置使，实际上是后勤供应的大总管，为朱温四

处征伐立下汗马功劳。在朱温诸子中，地位最高，贡献也最大。朱温驾幸洛阳时，命朱友文为汴梁留守。

朱友文妻王氏，生得如花似玉，朱温诸儿媳中，最得乃翁欢心。偏朱温又是好色之徒，借着侍疾为名，召来洛阳，陪伴枕席，做了扒灰老。王氏每自洛阳归汴，总是容光焕发带回御赐珍宝，朱友文不觉生疑。暗中派人打探，果然侦得翁媳间的风流韵事。

有一天，朱友文含沙射影提到此事。不想王氏不但不慌忙掩饰，反而振振有词："阿翁身为皇帝，强我侍枕，妾哪敢不从？郎君细思，你贵为亲王，又是天下少有的帅哥，妾得配你，心满意足，怎会喜欢上精力衰竭、老气横秋的阿翁？我曲意奉承，是要得他欢心，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完全是为郎君着想。"

朱友会疑惑道，"你且说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王氏道："要阿翁把帝位传给你！"

朱友文惊道："这怎么可能呢！父皇亲生儿子并不乏人。我也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

王氏道："这事已有几分把握了。这几个月我常常在枕边吹风，阿翁心眼已活，你就等好消息吧。不用多久，就能讨回一道阿翁百年后由你继位的诏书来！"

朱友文道："这事可非同小可，你可不要鲁莽。弄不好，兄弟们刀兵相见，还不知怎样的结局呢！"

"看你这点胆量！"王氏嗔怪道，"你是东都留守亲王，大梁江山的一半在你手里，手握重兵，掌管天下钱粮，又有父皇的诏书，名正言顺。谁敢惹事生非！"

朱友文叹道："你哪里知道那几个弟弟，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表面上亲亲热热，暗地里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一口啄瞎对方的眼睛。父皇在，他们不敢怎样。父皇一旦晏驾，他们不把洛阳搅翻了天才怪？"

"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下去，"王氏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一旦皇位落到别人手里，咱们连命都难保！他们不会因为你谦让就放过你！你好好想想吧！我还得赶快去洛阳，阿翁身子骨眼见得不行了，可不能叫别人抢了先。你快命人给我备车！"

朱友文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来人！伺侯王妃上路！"

三天以后，一辆温车由几十名骑校护送停在洛阳皇宫的万春门前。王氏由

两名宫娥搀扶着下了车。守门的禁军认识王氏，急忙施礼放行。王氏心急，早在车中就妆抹停当，进了万春门，直奔朱温的寝宫。

朱温双目混浊，懒懒地仰卧在龙床上。几个宫女悄无声息地侍立在旁。王氏见这情形。心里酸楚，禁不住滴下泪来，趋至床前叫了一声："父皇！"就跪下行参拜大礼。

朱温见王氏到来，眼睛一亮："免礼吧！难得你这份孝心！刚从东都来？"

见朱温挣扎着要起身，王氏急忙趋前替他放好靠枕，扶着阿翁斜依靠枕坐了。然后娇声道："孩儿在东都惦记着父皇的龙体，吃不下睡不安。这一个月来身子骨可好？"又转脸对侍立两旁的宫道："你们可照我走时吩咐的做了？"

"奴婢们不敢马虎！"宫女俯首低眉。

"你们先退下，这里有我照看皇上！"王氏命令道。待宫女们退出，王氏放下御床的寝帐，搂着朱温的脖子就接了一个吻。朱温也顺势搂住王氏，用一只手在她的两乳上反复揉搓。王氏被撩拨得欲火燃烧，先帮朱温脱去衣衫，然后自己退去首饰衣裙，赤条条的翁媳就在龙床上淫媾起来。朱温毕竟年过六旬，又兼患病，拼着全身力气，才将阳物插入，待到精液射出，高潮已过，已大汗淋漓，喘着粗气瘫伏在王氏身上，胸脯紧紧压着王氏的两乳。

王氏见状，一双玉臂紧紧搂住朱温，流泪道："阿翁如此气衰，倘有不讳，媳妇和友文可咋办呀！"

朱温喘息道："明天你返回东都，速叫友文来，我要对他嘱托后事！"

王氏道："郢王最是狡黠，觊觎帝位好久了。孩儿怕他出来作梗！"

朱温道："这好办，放到外地去就是了！"

王氏满心欢喜，收了泪，见朱温昏然欲睡，忙替他整好衣衫，侍侯睡下，然后整衣出帐。

第二天，崇政院使敬翔宣布皇帝的诏谕：召东都留守、博王朱友文入宫；郢王朱友珪为莱州刺史，克日赴任。崇政院即唐时的枢密院，为朱温所改，皇帝之下权位最高的中枢机构。

见了诏书，王氏满心欢喜地回东都去报信。

郢王朱友珪却吓得心惊肉跳，急忙与妻张氏商议。张氏哭道："看来大祸临头了。叫你去莱州当刺史，一下子降了多少级呀！这明明是给博王清路啊！近来左迁的官员往往都找个借口处死。看来咱们没几天活头了！"

朱友珪方寸已乱，只呆坐在那里，面色灰白，不知如何是好。

正惶恐间，左龙虎军营绕军使韩勍来访。韩勍是朱友珪的密友，两年前柏

乡大战，梁军大败。朱温盛怒之下要将李思安和韩勍斩首。朱友珪急忙去找敬翔："柏乡之败，罪在李思安一人，和韩勍没甚干系。如此处置，岂不令将士寒心？父皇对相国向来言听计从，为国家计，相国不可袖手旁观。何况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敬翔答应在朱温面前替韩勍说情。结果韩勍只受到撤职处分。由是韩勍视朱友珪为救命恩人。后来，韩勍又以重金贿赂敬翔，在朱温面前为之说项，复起用他担任此职。得知朱友珪外贬莱州刺史，急忙过来探视。

张氏哭道："千岁和我都离死不远了，将军能无动于衷吗？"

韩勍道："我就是为此而来。千岁对我有救命之恩，今千岁有难，我岂能坐视！"

朱友珪道："最令人不解的，就是要把皇位传给养子，这不是要把江山送给外姓吗？"

张氏道："还不都是因为那个骚狐狸！她一定是妲己转世！每次从东都来，她都直入父皇的寝宫，干了些什么，谁心里没数？父皇是被她的狐媚子给迷住了！"

朱友珪叹道："我心里乱的很，不知该咋办。若离开洛阳去莱州赴任，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若不去，就是抗旨，父皇也不会答应……"

韩勍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人算有时也胜过天算。事情办得好，难道不能转祸为福？既然根子是在皇上要传位给博王，那如果博王病了，残了，或是……还能传位给他吗？"

张氏早已止哭收泪，恨恨地说："对！除掉他！除掉他！连那个骚狐狸一块干掉！"

朱友珪道："你说的轻松，怎么干掉？他为东京留守，警卫森严，那么容易靠近吗？又有哪个人肯冒着生命危险替你出面去干？"

韩勍凝眉道："若是传一道诏命给东都的均王，由他下手，岂不便当？"均王朱友贞是朱温的第三子，任东都马步军都指挥使，和朱友珪是同父异母兄弟，对朱温要传位给养子也深为不满。若没了博王，继皇位的，非千岁莫属了。郴王早死，诸皇子中，千岁居长，不传位给你给谁？"

"只是父皇安肯下此诏书？"朱友珪苦笑道。

"所以我说事在人为么！"韩勍似胸有成竹，"当年燕王刘守光是怎么自领幽州使帅的？臣所率五百左龙虎军，日夜宿卫皇宫，正好派上用场！"

听韩勍如此说，朱友珪如梦初醒，咬牙点了点头。

张氏道："难得韩将军如此忠义。为了朱家天下不致落入外姓人手里，王

爷不可犹豫，这可是生死关头！”

当下商议定了。

几天后的子夜，朱友珪和韩勍率左龙虎五百军士以皇上病危、加强禁卫为名，把朱温的寝宫团团围住，二人复带了二十名军校直入朱温寝处。

朱温惊醒，对朱友珪怒道：“你怎么还没上路？却深夜带兵入宫？”

朱友珪道：“儿臣有紧急军情面奏！”说着，不等朱温答话，就命宫女侍从退出。

朱温直视二人道：“有何紧急军情？莫不是晋阳又发兵了？”

“倒不是河东那边动兵，”朱友珪到底有些心虚，不敢直视朱温：“是博王友文谋逆，带兵奔洛阳来了，儿臣请父皇赶快下诏书除掉他！”

朱温狞笑道：“是我下诏叫他来的。你说他谋逆，有何证据？”

“均王友贞的密报，儿臣刚刚接到，急忙入宫来禀父皇！”原来朱友珪和韩勍密议时，早料到这一层，事先已伪造了均王的密报。朱温接过边看边疑道：“已知要传位与他，怎么会兴兵谋逆呢？”看完，朱温直视二人良久，方道：“此事待友文到，一问便知。”

朱友珪道：“兵临城下，就来不及了。父皇不可犹豫，赶快下诏吧？”

这一催，朱温更生疑了：“他手里有多少人马？能和禁军的劲卒对抗？汴梁距这里六百里，不是一两天能到的，这个诏不能忙着下，明天上朝聚议后再定，你们出去吧！”

“为了我大梁江山不落入外姓之手，父皇不下诏，儿臣决不出宫！”朱友珪固执地说。

“啊哈！你这是要逼宫啊！我明白了，是看我不把皇位传给你不满呀！什么博王谋逆！谋逆的就是你！”说着就连声大呼“来人！”

一直在旁静观的韩勍手握剑柄道：“陛下别喊了，百步之内都是臣的部下，今晚是臣的左龙虎军当值宿卫。喊不来人的，还是下诏除逆吧！”

朱温听了大怒，不由分说，拔出挂在床头的宝剑就向韩勍刺来。毕竟年老气衰又兼多病，只听“哨”的一声，朱温手中的宝剑便被韩勍磕飞。想到柏乡之战差点被朱温斩首，怨怒之气直冲肺腑，韩勍仗剑便向朱温刺去。朱温绕柱而走，剑中柱三次，都被朱温躲过。朱温边逃边呼道：“逆子！眼看这厮弑逆吗！”未等朱友珪反应过来，韩勍一剑刺中朱温的肚子，血流如注，肠子流出，一声惨叫，半个身子倒伏在御床，一命呜呼了，时年六十一岁。

朱友珪面色惨白，呼息急促：“怎么办？”

韩勍满脸杀气："事到如今，还有退路吗！按咱们原来商量的办！"又对随行的二十名军校怒吼："谁泄露出去，我灭他的满门！"然后命令就在寝宫掘坑，用被褥裹尸，埋在坑内，洗除血迹。收拾停当了，天也快亮了。

朱友珪命人严密把守寝宫，任何人不得入内。又命供奉官捧着伪诏，连夜驰往东都，令均王朱友贞诛杀朱友文夫妇。朱友贞不知就里，就以宣诏为名，诱朱友文和王氏入府。这小两口还以为是宣他们入洛阳的诏书，欣然而至，结果双双被杀。供奉官马不停蹄驰回洛阳报信。

朱友珪得知朱友文已死，乃聚百官宣布伪诏：

> 朕艰难创业，逾三十载，托于人上，忽焉六载，中外协力，期于小康。岂意友文阴蓄异图，将行大逆，暗派甲士，乘夜突入大内。赖郢王友珪忠孝，领兵剿杀，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靡伦，宜令权主军国重事，再听后命。

这道伪诏一布，举朝惊骇。敬翔率百官欲至寝宫问安，都被一一挡架。朱温自皇后病逝，始终不立正宫，几个后宫嫔妃当不起家来，也没人敢于硬闯寝宫。

数日之后，朱友珪又宣布皇帝驾崩，并称遗命传位于郢王。于是乘夜命韩勍率军校偷偷掘出朱温遗体，安置棺中，然后令百官举哀。哀毕，朱友珪就在棺柩前即皇帝位，特授韩勍为侍卫诸军使，总领左右龙虎军，守卫皇宫。又多出金帛，遍赐群臣、军士，以取悦士心。

过了月余，已是乾化三年元旦，朱友珪改元凤历，大赦天下。以均王朱友贞诛友文功，任为东都留守，加官检校司徒。令朱温女婿驸马都尉赵严，至东都传达敕命。朱友贞密问道："君与我系郎舅至亲，不妨直告，先帝升遐，外间啧有烦言。君在内延供职，见闻较确，究竟真相如何？"

赵严流涕道："大王不问，也当直陈。种种象迹表明，先帝乃遇弑而崩，祸首即是嗣君。"遂将种种疑团悉数倾诉，又泣道："内臣无力讨贼，全仗外镇了。"

朱友贞即联络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等镇将，率大兵向洛阳进发。又命赵严回洛阳联络朱温的外甥、右龙虎军统军使袁象先，要他届时打开城门接应。袁象先久对朱友珪不满，要为朱温报仇，当然乐从。

凤历元年三月，朱友贞、杨师厚等率十万人马进抵洛阳。赵严、袁象先夜

开城门，放大军入城。各军无心应敌，乘势大掠，洛阳乱得一塌糊涂。朱友珪鸣钟召百官，并无一人前来，韩勍所统五百左龙虎见此阵式，也纷纷逃散。朱友珪携妻张氏和韩勍急忙越墙逃命，还未攀上宫墙，追兵已到跟前。自知不能走脱，乃令韩勍先杀张氏后杀自己。韩勍随后也自杀身亡。

于是均王朱友贞就变成了朱梁最后一个皇帝，历史上称他为梁末帝。他废去凤历年号，仍称乾化三年，两年后改元贞明。



第九回 莫州城参军惩贪官 三义村巡官扶贫弱

冯道率领二十余骑，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疾行。北风掀起的冒烟雪直扑人面，像鞭子一样抽得脸生疼。鹅毛大雪只飞舞了一个多时辰，就把乾坤搅得白茫茫的一片，天连地，地连天，所有的沟渠塘坎一鼓荡平，分不清道路和农田。抬眼望天，铅云凝重，看样子一时放不了晴。

“大人，雪太大了，找地方避一避吧！”一个人在马上叫道。

“离莫州还有多远？”冯道眯眼朝四方看了看，问道。

“少说也有五十里。”虞侯答道。

“好吧，去那边！”冯道用马鞭指着前方一处树丛掩映下的一簇院落。一行人便下了白雪覆盖的官道。

走近了，原是一座尼庵，正门檐下悬一额匾，上书《清水庵》三个大字，庵门有些破败，紧闭的庵门几处油漆已然剥落。两旁粉墙上“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大字有的笔画已退了色。里面隐隐传出木鱼和诵经声。

“战乱所及，连庵观寺院都被祸了！”冯道暗叹，便命人上前敲门。

一个十几岁的幼尼开了门，见是一队骑兵，吓得变了色，急忙又把门掩上了。

冯道上前高喊：“小师父不要怕，我们是官兵！来这儿避避雪！”

庵里诵经和木鱼声嘎然而止，过了好一会儿，一个老尼把庵门开了一条缝，探出头来观看。

冯道拱手道：“打搅贵庵了，我们是幽州节帅的部下，来避避雪！”

那老尼仍然面带不安，命身后的小尼：“把门打开吧！”冯道和一行人便牵马进了庵门。

这是一座规模中等的尼庵。大雄宝殿虽不算宏大，也有三四丈高，殿两旁有山门通向后院，左右两边庑廊后面排着两溜厢房，也足有十几间。楹柱上朱红的漆皮已褪成灰红色，多处剥落，甬道中间一人高的青铜鼎却闪着幽光，上面积了厚厚的雪。

虞侯近前介绍：“这是我们幽州节度巡官冯大人。”

冯道点头对老尼笑道：“给老师父添麻烦了，老庵主法号怎么称呼？”

“阿弥陀佛，你就叫我净慈吧！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这大雪天还出门？”

“我们要到莫州去巡视，遇上大雪，到老师傅这避一避。”

“原来是这样！”老庵主点点头，吩咐小尼：“惠竹，你带军爷们去厢房歇息，再告诉后面烧点茶来。”又对冯道说：“施主请随我来！”便把冯道和虞侯引到一间禅房里。

分宾主坐了。冯道打量这禅房，虽然陈设简朴，倒也收拾得干干净净。须臾茶到，冯道和虞侯的茶水中，各放了一枚红枣。冯道呷了口茶，对老庵主称谢，问到："近来香火如何？"

老尼叹了口气："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百姓们连饭都吃不饱，谁能到庵里施舍？"

"那你们怎么维持生计呢？"虞侯问道。

"庵后有几十亩庙产，我们就近留下几亩，种些蔬菜，其余租出去，四六分成，每年能收三几千斤租谷，十多个尼姑，就全指着这些活命。年成好还凑合着有碗粥喝，歉年就惨了，只好出去化缘。这是好听些，其实就是乞讨。施主们见我们可怜，多少能施舍点。唉，这也是罪业未尽，佛菩萨有意磨难我们。别看我们是弱女子，心还特别齐，不管是谁化来斋饭，一律带回庵里，大伙儿匀着吃。"

"这很是难得呢。"冯道很感慨，"当今世道，处处是恃强凌弱，尔虞我诈，你争我夺，人心之坏，已到极境。似师父们这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真是少见。终归是佛门子弟，境界就是不凡，真叫世俗之人惭愧了。"

老尼姑道："施主过奖了，这也是逼出来的。这十多个女子，全都是无家可归，走投无路逼到这里来的。所以特别珍惜这能遮风避雨的去处。每人都有一段辛酸泪，特别能互相体谅。就说给军爷开门的惠竹吧，爹娘死于兵灾，孤苦零仃，四处飘流，被人牙子卖到妓院，才十三四的女孩呀，就强迫接客。她逃到这儿的时候，全身青一块紫一块，衣衫和血都粘在一起，姐妹们看她被打成那样，都哭了。这样苦命的孩子，佛门能不收留吗？"

"师父不必过于悲观。"冯道劝解她，"天下统一了，就安定了，百姓们就能安生过日子了。"

"那还不知等到哪一天呢。"净慈摇头道，"老尼虚度五十四岁。自年青时起，黄巢造反，天下就乱了，至今三十多年，一天比一天乱，叫人看不到尽头。就说这莫州吧，换了几次旗号了？如今是晋王占据着，明天又不知换了哪家大王呢！"

"晋王和别人可不一样，乃仁义之主。"冯道显得满有信心，"不嗜杀，不扰民，信义著于四海，以匡复唐室为己任，人心所向，必能统一天下。百姓们安居乐业的日子不远了！"

"那感情好，就盼着这一天呢。"净慈木然道，显然不像冯道那么乐观。

"老师父何时皈依佛门？"冯道问。

"早啦。三十多年了，黄巢造反那会儿，我就出家入了佛门。爹娘饿死了，

我成了孤儿，流落到此。庵里众尼都逃散了，只剩庵主慧明一人，就收留了我。听慧明师父说，那时庵里几次遭兵灾，几个模样俊俏的徒弟被大兵糟踏了。就在佛菩萨的神座下，干那事，把徒弟们都吓跑了。我不怕，反正到哪都是死，若被大兵玷污了，就去投河。托菩萨保佑，平安地过来了。师父于十年前圆寂，我就成了住持。”

冯道问虞侯：“咱们还有多少银两?”

“回大人，离幽州时带了二百两，路上用去些，还有一百六十两。”虞侯答。

“拿出五十两，算作咱们的香火钱，施舍给老师父。”冯道说。

净慈忙起身打一稽首：“阿弥陀佛！大人若可怜我庵中众尼，略作施舍，老尼就感激不尽了，哪里敢受这么多的香火钱呢!”

“百姓有难处，官府就该管，不然要父母官做什么？况且我们来庵里打扰，理应布施。老师父不必客气，我回去还要禀告使帅，多周济些!”

那老尼听了，眼里便闪出泪花，从虞侯手里接过五个大元宝，不住声地稽首念佛。

过了一个时辰，雪没有停的意思。

老尼姑道：“近晌午了，军爷们就在这里用些斋饭吧!”不等冯道推辞，又对外喊道：“惠竹！惠竹！你过来!”

小尼姑应声而至：“师父有何吩咐?”

“去告诉芸娘，多做二十几人的饭，不要熬粥。把存的干菜粉条鸡蛋取出来，给军爷们下饭!”

小尼姑答应一声去了。

“实在给老师父添麻烦了。”冯道谢过，又问道：“师父庵里还有未入佛门的人吗？芸娘好像不是法号。”

“这也是个苦命女子。”老尼叹道，“是半月前投奔敝庵的，惠竹早上开庵门，发现她昏倒在门檐下。救醒了，才知道也是个流浪女。还没有剃度受戒，没取法名。”

“原来是这样。”冯道点了点头。芸娘，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说过，一时却记不起来了。又谈了些别的，半个时辰过去了。

惠竹来报：“师父，饭好了。”

“军爷们请到餐堂用饭吧。”老尼立起身做了个请的手势。

“叫弟兄们同去!”冯道对虞侯吩咐道，跟着老尼出了禅房。

待冯道坐定，虞侯和二十名军校也同坐了。老尼道：“大人应该单设一

席。”正要吩咐，虞侯笑道：“老师父不用费心，我们这位巡官大人，最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自幽州出来，就和弟兄们同器而食。”

净慈暗暗钦敬：今儿个真遇上好官清官了。大声吩咐道：“芸娘！上饭！”

只听厨下答应一声：“来了！”一个女子和惠竹捧着钵器应声而出。

冯道见那女子是个少妇装束，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头上白巾，上着月白背心，下着白裙，心想：这原来是个孀妇！再看面容，冯道不禁一怔：好像在哪里见过！

老尼见冯道怔怔地注视，便道：“芸娘！见过巡官大人！”那女子并不抬头，给冯道蹲了个万福，又去厨下忙去了。

冯道问：“她可是姓赵？”

“对呀！”老尼惊疑答道，“大人认识她？”

“她对你说过她的身世吗？”

“说过，”老尼叹了口气，“这孩子命苦，十几岁上，娘自尽，爹病死在逃荒路上。被人贩子拐卖，幸得一儒生和晋王世子相救。在一个员外家侍候小姐。梁王占了长安，她被掠到军中，配了一个百夫长。那军官对她很好，她也就认命了。小两口倒也相亲相爱，还得过一个千金，活到四五岁，染上时疫夭折了。谁知祸不单行，泾州之战，夫君受了重伤。临死嘱她投奔莫州去找令公令婆。到了莫州，得知令公令婆已饿死数年了。她无家可归，流浪了一年多，饿昏在庵外，幸被我们救了。”

“怪不得这么面熟呢，”冯道惊叹道，“当年那儒生就是在下！晋王世子就是如今的晋王啊！”

“这可太巧了！”老尼惊喜地喊道，“芸娘！快来谢过恩人！”

芸娘从厨房里出来，犹自摸不着头脑，呆呆地立在那里发愣。

“芸娘啊，我背首俚词你来听。”冯道认出这确是赵芸娘，并不急于相认。遂诵道：“我想娘，娘在太行第几嶂？抛下父女撒手去，黄泉一命丧无常。日也想，夜也想，夜半醒来哭断肠！我想爷，爷在黄水哪一河？忍心抛下孤女去，明光寺里哭声叠。日哭爷，夜哭爷，夜半哭醒北风冽！”

冯道用这首哀伤的俚词来激起芸娘的回忆。这是十年前芸娘在席面上唱给客人的。当时冯道大出意外，没想到这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竟能吟出这等高水平的词章，虽是俚词，却情真意切，低迴哀婉，遣词造句无不精当。一打听，才知道其父是塾师，家学渊源，是个才女，顿生怜爱之心。当时冯道尚未娶妻，有心央人说媒，又怕沾了“乘人之危”的恶名，又急于回乡照料久病的父亲，及至回到景县，娶了褚氏，便把这个念头彻底打消。不过那首动人肺腑的俚

词，冯道却熟烂于胸，常常吟诵，故而至今记得一字不差。

冯道没有诵毕，芸娘已是泪流满面，而且也认出了冯道。

“今番又见恩公，真像在梦里！”芸娘泣道，一面叩下头去。

“快快请起！老师父，替我扶她起来吧！”男女有别，冯道刚过而立之年，不便亲手去扶，细观芸娘，虽是穿着孝服，却比十年前成熟、丰满、妩媚。十年前的激情，此刻又被重新唤起。

老尼姑道：“大人刚才吟的这首思亲词，听了叫人难受。没有亲身感受，断难唱出来，大人得自谁人之手？”

冯道说：“这就是芸娘的大手笔啊！她可是个才女呢！”遂把十年前布店歇业宴请宾客请芸娘帮忙的情形说了。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净慈稽首说：“我真是有眼无珠，竟叫小娘子干厨下的粗活。”又转脸对冯道：“巡官大人，老尼斗胆作主，叫芸娘入席吧？”

“师父这么说，岂不折煞小女子。我哪里称得上才女。不过把失亲之痛托之于俗词而已，承恩公错爱了。没有老师父搭救，芸娘早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救命之恩，衔环结草也难以报答呢。师父、恩公和诸位军爷在上，小女子哪敢入席呢，还是在厨下侍候的是！”

“师父叫你坐，你就坐吧，也好叙叙我们别后的情形。”冯道笑道。芸娘才斜签着身子在老尼姑的下首坐了。

席间，谈起十年沧桑，两人都不胜唏嘘。谈及今后打算，芸娘道：“爹娘公婆夫君女儿，一个都不在了，世上没有一个亲人。我一个弱女子还谈得上什么打算！若蒙师父收留，与青灯古佛为伴，不致填躯沟壑，也就心满意足了。”

冯道听了，沉默了许久，他对于神佛之类虚无飘渺的事，历来持怀疑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冯道笃奉儒家之言，不能不受此影响。所以对遁入空门的，虽同情，也认为那是消极避世，并不赞成。但今身处庵中，不便表示。况芸娘一入空门，便不能再生他念。只能把对芸娘的爱慕，永藏心中。想到这里，对芸娘道：

“有一事相烦，不知芸娘可否答应。”冯道问。

“恩公这是说哪里话，”芸娘道，“没有十年前恩公仗义相救，芸娘早不知埋骨何方，大恩大德至今未报，时常耿耿于怀。恩公只管吩咐，小女子无不从命。”

“脱人于难，原是为人本分，芸娘不必念念不忘。我家娘子已有两个多月的身孕，我在晋王千岁驾前兼着好几个职务，常常离家在外，实在不放心，想请你去帮着照料，你看可使得？”说罢，用炽热的目光注视着芸娘。

芸娘见冯道用这样的眼神注视，心跳脸热，不知是惊是喜，晕上双颊，俯首低眉道："恩公所命，岂能不应承？只怕小女子才力有限，辜负厚望！"原来冯道自褚氏去世，一直没有续弦。到了晋阳以后，才续了高阳县孙县主的千金孙氏为妻。

净慈见二人这般光景，心里就有所感觉了。便对芸娘道："芸娘啊，不是我不留你。冯大人那里，才是你的归宿，你们十年间两次邂逅，这是老天安排的缘份，要不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家娘子只有二十岁，生育上的事一概不知，心里没底。临盆时我能不能回晋阳也难预料。找个托底的照顾她，我就放心了。芸娘，请你去不是当下人，你们姐妹相称就是了，自有丫环服侍你们！"

见芸娘点头，冯道很高兴："你先在师父这里住几日，我到莫州去寻一辆油壁车，派几个弟兄护送你去晋阳。还记得赵凤赵主薄吧？他现在哪里？"

芸娘道："朱温占了长安，赵主薄就辞官而去。临行，我们还见过一面，他说要去黄河省亲，后来便失去联系。"冯道听了，摇首叹息。

用过饭，天晴雪霁。冯道率军校踏着瑞雪，向莫州奔去。芸娘、老尼和众尼姑到庵门外送别。七天后，冯道派来三名军校护着一辆驮轿，把芸娘送往晋阳。

冯道由幽州出发巡视燕地各州县，是奉了晋王的敕令。行前李存勖交待："刘氏父子残暴不仁，弄得部下离心离德，百姓怨气冲天，所以亡得快。孤今新得燕，你要替我好好整顿一番。军事上的事由周德威处置，政务上的事就委了你。对于那些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贪官，该杀的杀，该办的办，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地痞恶棍，也要重重地惩治，还要把百姓的负担减下来。燕民恨刘守光父子，就是他们向百姓索取摊派的太多，那简直是杀鸡取蛋么！总之一切以安民为要。百姓安，咱们才能在这儿立住脚。我读书不多，但载舟覆舟的道理，还是懂的。汉高祖入咸阳，约法三章，把暴秦的苛政都除去了，非常得民心。今天咱们就学一学汉刘邦。"

作了这一番布置之后，李存勖说："委你办事，就得给你事权。你虽是巡官，可不光是巡视，还要办实事。孤授你临机决断的事权，不必事事请示。赐你一把尚方剑，持着它，就如孤亲临，对于该杀的，可以先斩后奏！"

对于晋王如此信用，冯道自然非常感激。也决心一展平生的报负，干出一番事业来。

得到周德威允许，冯道组织了一个精干的班子：虞侯一名，作为他的助手和文吏。十名百夫长以上的中下级军官，组成一支执法队，取名为"大令"，

护持晋王所赐尚方剑，行“先斩后奏”之权。另选十名军校，也都是伍长以上军士，武功好、人品正且有一定文化素养，既是护卫也是办事人员，冯道经常派他们去了解各种情况。

冯道一行来莫州已经十天。这十天里，只和州官接触了两次，其余时间就是带人满街转。多数时间都不着官服。市坊、店肆、歌馆、作坊、学馆、兵营、三教外地，集圩，无不涉足。有时也到近郊农家，和村妇农夫交谈。凡诸物价钱、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物产、正租、庸调、杂税、徭役兵役、和雇、复除，巡视时无不涉及。于官吏的政声民间的疾苦，尤其注重。冯道和所带从人，有时分成几组，集中行动。有时分散开来，每人专门调查某项内容。

一天巡察毕，晚上回到住处——就在州衙旁，是州刺史吴良举专门为冯道一行安排的。一军校禀道：“小人今日去一处败庙察访，遇一残疾人，甚是凄苦。听说大人来莫州巡察，要找大人申冤。小人不敢擅自作主，不知大人接不接待?”

冯道问：“残疾人？残在哪里?”

“断了一条腿，拄着拐仗。说是叫州刺史打断的。”

冯道沉吟片刻道：“明天你带我去那座败庙，不必叫他来此!”

第二天，由那名军校引路，冯道微服带了几名侍从来到那座破庙里。

“你们就在庙外警戒。”冯道吩咐道，“免得那残疾人畏惧。”自和引路的军校进入庙里。

这是一座山神庙，规模不大。只有三间正殿，没有两旁配殿。东西两边各有两间厢房，可能是当年出家人的住处，正殿前的栏杆都没了，大概是被人拆了生火用了。神座前有木灰和没燃尽的残余栏杆。山神的塑像积满灰尘，已看不出本来颜色，神头也不知被哪个淘气的劈下了一半，供桌和香案早已不知去向，梁间挂满蛛网。

神座下一堆破棉絮，两只破碗和一只瓦罐，还有一只缺了一角的小铁锅，由几块石头架着。破棉絮中卧着一人，正在熟睡，旁边放着一根拐杖。看来这就是那个自称要申冤的人。

那人被军校唤醒，从破棉絮中坐起，呆呆地望着冯道和军校二人。

“这是节度巡官大人，你有什么冤情，尽可陈述。”军校道。

那人听了，急忙拖着一条断腿要爬起来叩头。冯道说：“免了吧。这里连个坐处都没有，殿里也阴冷，咱们到殿外慢慢说。”

那人拄了拐杖，随冯道来到殿外。冯道拣了一处石阶坐了道：“你腿脚不便，坐下说。”

那人拢了拐杖，在军校的搀扶下挣扎着坐了，便开口叙说原委。

“我名叫李阳，今年三十岁，莫州河庄村人。在元行钦帐下当过百夫长。朱温围攻幽州时腿受了伤，就回家了，家里有几亩薄田，也还勉强糊口。去年大旱，地里几乎绝收。州县不但不赈济，反而加收庸调钱，说是为大燕皇帝登基筹办贡礼。还说，谁敢抗拒不缴，就是对大燕皇帝不忠不敬，要办罪的。我家就摊了七千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乡民们交不出，县里就派衙役催，闹得鸡飞狗跳。两个老汉上了吊，几户人家逃往外地。我在外面闯荡过几年，见些世面，乡民们就推我去县里请命。我带了几个人去县衙，县太爷还算个有良心的父母官，并不难为我们，说是州里的命令，他也没办法，还拿出州刺史下的公文叫我们看，谢过县令，我又带人去了州里。”

“州里怎么答复你们?”冯道问。

“州里先派了一名判官出面，说是幽州来的敕令。我不信，要他把燕王的敕令拿出来，判官说，大王的敕令岂能轻易示人？我就和他顶撞起来。我也在元行钦帐下当过军官，你判官有什么了不起，我不相信燕王会下这样的敕令。”

“且慢。”冯道说，“你怎么肯定燕王没下过这样的敕令?”

“我媳妇娘家在瀛州，和莫州相邻，那儿就没有这样苛毒的摊派，可见不是燕王的命令。”

“是这样。”冯道点点头，“那时我正在燕王府当差，很得他的重用，也没见过这样的敕令。后来呢?”

“争吵声惊动了州刺史吴良举。他大骂我们是刁民，胆敢带头抗捐。二话不说，就把我们几个关进牢房，一顿暴打。我的腿本来受过伤，就被打断了。”李阳边说边用手抚着一条断腿。

“这事怎么了结的?”冯道问。

“关了些日子，吴良举传下话来，叫我们悔罪具结，保证以后不再带头闹事，就放我们回去。我们不从，就天天挨打，有两个伙伴被打得吐了血，实在挺不住了，只好画押具结。回到村里，乡亲们看我们被折磨成这样，都哭了。我媳妇更是哭成泪人儿。我没哭，咬牙挺住了，对乡亲们说：这个州官心太黑，我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幽州，一定面见燕王讨个公道回来。几个有血性的乡民也要和我同去。央村里的塾师写了状子，乡民们又为我们凑了盘缠。”

“去幽州了吗？燕王对你们怎么说?”

“唉！别提了，要不是为了去幽州，我媳妇和才四岁的儿子也不至于丢命!”李阳愤愤地说。

听了这话，冯道就吃了一惊："这怎么说?"

"我们要去幽州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吴良举的耳朵里。他派了一个书办对我说：'老爷赏识你是条汉子。只要不去幽州，免了你的捐输，额外抚恤你十两银子。'这是要收买我呀。若贪了这点好处，在乡亲们面前我还算个人吗?我说：'光免我一家不成，要免就全免!'那书办就变了脸：'不识抬举!走着瞧!"袖了银子悻悻地走了。两天后的深夜，我一家三口正在熟睡，就有人来我家放火。媳妇和儿子当场烧死，我也被烟薰得昏死过去。乡亲们来救火，我才拣了条命!"

"怎么知道是有人放火?"冯道追问道。

"火是从外面往里烧的，救灭以后满地流水中还漂着油珠儿，窗下横着没烧尽的秫秸，糊拉半片的，显然是有人堆放的。"李阳答道。

"查清是谁干的吗?"

"没有。告到县里，县太爷亲自下来勘检，也说是有人放火。后来改口了，说是我自家不小心失火。案子就这样放下了。我估摸一定是有人给县太爷施了压力。联系两天前书办来收买我，除了州刺史，还能有谁?"李阳眼里闪着怒火，继而又暗淡下来："自那以后，就没有人敢说去幽州上告的事了。"

"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家毁了，我失去种田能力，只能出来乞讨。吴良举这狗官，害得我家破人亡，我和他势不两立。我一边乞讨，一边访听他的坏事，收集起来，还要去幽州上告。刘守光倒了，吴良举献城投降，照样做他的刺史。我很失望，以为晋王、燕王都是一路货色，听说大人奉命巡察州县，我又燃起希望。大人既肯微服私访，想必是清官，能为民申冤的。所以向这位军爷提出要见大人。"

"你这样做很对。"冯道称赞他："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今天就是来听你陈述的。你还访听到吴良举的什么坏事?"

"好几桩呢。一个是卖官。高阳县令是他举荐的，得了二万两银子。莫州通判，给了他三万两。再一个是侵吞库银。前年夏，他以赈济灾民为由，一次就支取库银七万两。真正发到灾民手里的不足一万，其余六万被他吞没。他还经常向百姓摊派，随便立个名目，百姓们就得出钱出粮。去年他以筹办贡礼为名向百姓摊派，大人已经知道了。听说是为了堵亏空。他向莫州各商号借了几万两银子，不知干什么用了。到期从州库里支银偿还，听说上面要来查库，他慌了，就从百姓身上打主意。"

"这几件，只要有一件，他的人头就不保了。"冯道直视远方，若有所思："不过，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回大人，我只是听说。但无风不起浪，”李阳道，“就算传闻和事实有些出入，但那些勾当，他肯定没少干，绝对是一个赃官。听听市井上的歌谣怎么说他：‘州刺史，吴良举，贪心没有底。吞库银，刮地皮，顶顶官帽换银子！’大人要查起来并不难，他做得再隐蔽，也总要留下蛛丝马迹。”

冯道听了这样的歌谣，冷笑道：“看来这位刺史公口碑甚孬。不过光靠传闻不行，总得拿到真凭实据，才好办他的罪。这事非同小可。如你所说，掀翻一个刺史，很可能牵出一窝子。上自刺史、通判，下至判官、吏役，落马者绝不是几个人。办这么大的案子，不仔细谋划不成，况且我这里人手不够，得从幽州调人。”

“小人明白。”李阳见冯道如是说，顿感轻松，自己这苦没白吃，申冤报仇有希望了。又提醒道：“大人要多加提防，狗急可要跳墙，身家性命相关，怕他会派人像放火一样对大人下毒手。”

这一层冯道原没想过，听了也是一怔。遂说道：“你提醒得是，办这样的案子，得罪的不止一人，是该加小心。今天的事，你且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免得走漏风声，打草惊蛇。你也不要乞讨了。我周济你些银两，找个旅店住下，需要时我自会派人找你。”

回到馆驿，冯道拟了一份详细的呈文给幽州节度使周德威，谈了自己查办莫州刺史的打算，要求增派通律法和精数术的文吏十人来协助办案。周德威答复的很快，七天以后，十名文吏奉命来到。另加派军校二十名，由一百夫长率领，保障冯道的安全。

这是冯道第一次独立办案，颇为激动兴奋，又见镇帅如此支持，决心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

冯道把文吏们召集起来，商议如何查办。一文吏道：“从大人介绍的情况来看，这位刺史犯王法的事集中在卖官和贪赃两项。至于横征暴敛，虽然百姓们恨之如骨，却不好定罪。一则都有名目，打着为朝廷的旗号，二则不要说如今乱世，就是太平年间，这也层出不穷，不激起民变，上面从不追究的。不但不追究，在上司的眼里反而是好官、能员。这一条就是查实了也不好定罪，定个什么罪？”

冯道摇首道：“不然。据李阳所诉，因为科派太重，逼死人命，能说不是犯罪？如果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入了刺史个人的腰包，这是什么性质？是不是贪墨？”

一精通律法的书吏道：“那自然要治他的贪赃罪。这是上了律书的，但大唐律中，确没有聚敛罪。这是两码子事，不能混为一谈的。卑职建议先查他的

贪赃罪。比起卖官来，这一项好查。卖官、买官往往都极为隐蔽，不好查，可以往后放一放。”

“你说的有理。”冯道赞许道，“就从查他的贪赃罪入手。但从哪里查起呢?”

“从查州库入手。”另一书吏道，“贪赃就是侵吞官银。如果库存现银和账面不符，证据就拿到了。这事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大人可用巡官的关防先封了州库，然后细细地查。且不可事先声张，免得他从容做手脚。不过，封州库可非同小可，等于冻结了一州的财政。按大唐律，只有节度使才有这个权力。大人可要慎重。”

“后果我自担待。”冯道果决地说，“明日就去封库!”

当下商议定了。第二天，冯道便派虞侯带了十名军校封了州库，并替下守库的吏卒。

封库刚办理停当，一名军校就急忙进来通禀：刺史吴大人来访，冯道说了声：请。吴良举已带了两名随从进了驿馆大门。冯道迎出屋门，见吴良举面带愠色，情知是为了封州库而来。这一层，冯道早已料到，所以并不感到意外，只平静地一拱手：“吴大人请!”

吴良举只略一拱手，也不答话，径直进了客厅，尚未落座，双目直盯着冯道：“听说大人封了银库，今儿个特意讨个明白!”

“请大人坐下说话。”冯道做了个让坐的手势，然后自己在主位上坐了，一字一顿地说：“州库是我下令封的!”

“这么大的事，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专擅得忒出格了。封州库需镇帅下令。我为一州之长，也没这个权力，你用巡官的关防，说封就封了？你眼里不但没有镇帅，连朝廷的规矩都不要了。”吴良举因为激动，双唇有些颤抖。

“你不必说得这么吓人!”冯道见他口出不逊，抬出节度使和朝廷来压自己，也不客气地回道：“这件事谈不上蔑视哪个人。我出巡时，晋王予我临机决断之权，还赐我尚方宝剑一把，可以先斩后奏。你要不信，不妨和晋王说去!”

听了这话，吴良举眼神中闪过一丝儿不安，但他毕竟久历官场，转眼自持住了：“这么说你是怀疑我侵吞库银了?”

“在下岂能轻易疑人？但也不会平空相信随便哪一个人。封库，为的是核查帐目。实在说，我听到些传言，于大人的官声很不利。如果查清账面和存银数目相符，还大人一个清白，流言不攻自破，于大人有什么不好？那时我还要奏明晋王，表彰大人。所以诚请大人予以配合。”

“我身正不怕影斜，你只管查好了。如果账物不符，我愿意领罪。如果账物相符，兄弟我有话要说。”吴良举似乎心里有底，显得很有信心。“不过，大人动作要快，州衙需动用库银的事甚多，不可迁延时日，以免耽误公事。”

“库里实有现银多少?”冯道问，“我好计算一下几天查完。”

“说个整数，库里实有现银二十五万。原定三几日内就要大部分递解晋阳，以备军需。晋王是有敕令的，拖延不得。”吴良举说着，命随从打开公文袋，拿出一角公文，双手捧了递给冯道。

冯道展开看，果然是晋王的敕令：“速解二十万现银至晋阳，以充军需。”遂说道：“我多抽人手，保你三日开封，决不误起解。”

“这样最好。”吴良举干笑道，“误了晋王的事，兄弟可担待不起。愿大人马到成功！兄弟告辞。”

送走了吴良举，冯道立即命令十名文吏入库核查。冯道亲自坐镇指挥，不到三天，核查完毕，结果大出冯道意外：库里实有现银二十五万零三百二十四两，账物完全相符，不差一分一毫！

这样的结局，冯道心里翻起波澜。难道市井传闻不实？难道李阳申述的情节和实际出入太大？吴良举竟没有侵吞库银？或者侵吞的部分没有入账？不管怎么说，查库没有查到侵吞库银的证据，这就是硬梆梆的现实，吴良举若问起：怎么向他交待？三天的期限说话就到，晋王那里催得紧，看来只好开封了。

正心绪不宁冥思苦想，一名文吏求见。行过礼，不待冯道发问，那文吏道：“大人查看库存现银，从中发现什么名堂没有?”

冯道怅然道：“账面和现银明明白白完全相符，还能有什么名堂?”

文吏往前凑了凑，轻声道：“卑职们奉命查库，发现一包一包的现银多是杂银，少有京锭。索性全部拆包验看，结果发现京锭不过十万两，杂银竟在十五万两以上。”

“杂银也罢，京锭也罢，反正都是银子，这还有什么说道吗?”冯道不解地问。

“可疑之处就在这里!”文吏正色道，“朝廷有规制，征收上来的银子，入库前必须送铸银厂重铸，重量、式样、成色必须整齐划一，一律仿照京城所铸，谓之京锭。这就是说，凡库银，应一律是京锭，不应有杂银，而今莫州库银杂银在十五万两以上。名堂就在这里。它们是为了应付查库临时凑来的。原存库银不足十万！可账面上却是二十五万!”大人试想，这里面名堂还小?”

冯道悚然而悟，冷笑道：“原来如此！看来这位刺史大人是欺我没管过钱

粮，不晓其中的门道，所以敢和我叫板！只是——十五万银子不是小数，一时哪里凑得来？”

文吏道：“大人离开幽州已经月余。又在涿州巡查了好些天，风声早就传扬开了。莫州岂能不预作防备。急来抱佛脚，他可以暂借银两堵上漏洞。全州几百家大小商号，太守张口借，又有库银做抵押，再诱以可观的利息，谁敢不借？谁能不借？临时凑个十几万两银子应景，还费事吗？”

“这么说，咱们只要掌握了借据，就把吴良举的把戏揭穿了。我这就派人到各高号去查验借据！”冯道兴奋地说。

“这样未必查得到！”文吏忙摆手道，“大人请想，借商贾的银子既为应付查库，那吴良举必然告诫商家不许声张，陌生人去查，他哪里敢拿出来？卑职有一个主意，包叫拿了借据来州库兑银子的挤破门！”

“你有什么好主意？说说看。”冯道显得有些着急。

“大人可用节度巡官的印信贴出告示，凡与州库有银帐往来的商贾，限三日内结清。过期不候。商贾们见了告示，会自动拿借据来结帐。只是告示贴出之后，需把吴良举控制起来，免得他下令堵截前来兑银子的商人。”

冯道默然良久，点头道：“就这么办，看来得用上晋王赐我的尚方剑了！好！你去办理告示，我派人去请刺史来馆驿。”

吴良举已得知州库核查的结果是账物完全相符，颇为得意。得冯道相请，便带了几名衙役乘官轿兴冲冲地来到馆驿。寒暄毕，吴良举道：“听说州库账目已核查完毕，大人可否向我通报一下结果？”

“核查结果正如大人所说，账面和现银相符，不差一分一毫。这实在是难得。”冯道面带微笑，“待核查完全结束，学生当上奏晋王。大人不要有怨言，核查州库，是我的例行公事，是奉了晋王的敕令，不然谁愿意讨这个麻烦？”

“大人说哪里话，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生怨言？你我同在晋王殿下为臣，自当尽心王事。各有所职，在下完全理解。如今还我一个清白，我想大人不再相信那些市井的流言了吧？”吴良举同样面带微笑：“大人找我来，想必是为了库银的事？既然核查已毕，银库应当马上启封，州县用银事小，可不能误了向晋阳递解。”

“那是自然。晋王敕令，谁敢不从？”冯道有意避开启封的事：“不过这次请使君来，是另有一件事相商。”

“什么事？”吴良举有点意外。

“去年夏初，高阳县河庄村出了一件命案，至今未破，苦主已上告到晋阳。这次出巡，晋王命我过问这个案子。我想，高阳是大人的属县，一定会把案情

上报到州里，想请大人介绍一下查办此案的情形。”冯道一边说，一边观察吴良举的反应。

吴良举笑道：“莫州管辖三个县，如今这年月，每年命案几十起，有被盗贼杀死的，有死于兵灾的，还有失火、溺水而死的，也有村民械斗而死的。查不胜查。有的破了，有的破不了，也没有必要全破，不知大人指的哪一件？”

“纵火案。”冯道语气冷峻，不容置疑，“乡民李阳一家，被人夜里放火，烧死妻儿，苦主本人也险些丧命。这案子过去只半年多，想必大人还记得。”

“命案例由县初审，州复审。若凶手尚未抓到，只是立案而不审。这案子，我知道，但高阳县报的是失火案，而非纵火案。不知大人何以说是纵火案？因是失火案，没有凶手，自然没有复审，只备个案就是了。李阳这人我也知道，是个顽劣刁民，曾带头抗捐。”

“因是奉了晋王之命过问此案。我特地到河庄村了解过，苦主和当时救火的乡民都异口同声，说是有人纵火。证据就是火灾现场残留着没有烧尽的秫稭和油珠，如不是故意纵火，何以把秫秸堆放在房子四周？还浇上油？”这些不过是听李阳所说，但为了镇住刺史，冯道有意抬出晋王，又诈称亲临现场堪验。

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吴良举的眼神中分明闪过一些不安。“高阳县既说是失火案，想必也有他的道理。大人既然奉命过问此案，派人召他来问问便知。”吴良举有意转移话题，“纵火也罢，失火也罢，都不是当务之急，而今最紧迫的是州库启封，不能误了大事……”

正说话间，一名军校进来禀道：“巡官大人，有一位州衙的差官说有紧急公务要面见刺史大人！”

“叫他进来！”冯道命令。

差官进来行了礼，对吴良举道：“大人！近百名商贾拿了借据挤在州库门口，一片声地嚷嚷要兑还银子。还有些人正陆续往银库赶，请大人速回！”

吴良举听了惊得面色灰白，头上冒出冷汗，腾地站起，失态地吼道：“这是怎么了！快备轿！快备轿！”竟忘记了和冯道告别，就向门外走去。

“且慢！”冯道大声叫道，“银库还未启封，银子跑不了，大人不要着急。一会儿事情就全部清楚了。请安坐！安坐！”

吴良举下意识地看了冯道一眼，迟疑着坐了，问差官：“到底怎么回事？”兀自掏出帕子，擦着脑门上的冷汗。

差官禀道：“大人离衙以后，几条街巷张出了限商贾三日内持借据来州库结账的告示。各商号互相传递信息，一下子就聚拢近百人拥到州库！”

“告示？谁张贴的？上面可有官印？”吴良举急切问道。

“上面盖有鲜红的节度巡官的关防！”差官边说边怯怯地看了冯道一眼。

“巡官的关防？”吴良举气急败坏，双目直盯着冯道：“玩的什么把戏？”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冯道面现揶揄，“你着的什么急！是我命人出的告示！实话告诉你，核查州库，发现你做了手脚。库里京锭不足十万，杂银多达十五万两！库里不应有杂银，这你比我清楚。这十五万两杂银是你临时凑来应付核查的。你说，账面上那十五万京锭哪儿去了？”

听冯道如是说，吴良举面如死灰，颓然瘫坐在椅子上……

冯道命人将吴良举官服剥下，监押于馆驿，着四名带来的军卒看守。州刺史印信，由通判署理。然后带人亲往州库，监督各商号持据兑银。各商号听说扳倒吴良举，欢声雷动，只一天功夫，十五万杂银全部兑现完毕。商贾们再三向冯道致谢，欢天喜地，携银离了州库。

又命人查抄吴良举的家产，查得京锭、杂银共二十万两、钱八万缗。经审问，全系吞没、卖官和科派所得。

由李阳指认，查实了替吴良举出面收买他的那名书办。审问中，书办又供出奉吴良举之命买通一泼皮去李阳家纵火的事。派人去拘捕，那泼皮却机灵得很，怕吴良举杀人灭口，早已带了银子远走高飞了。

又传来高阳县令。县令承认受了吴良举的压力，把纵火案报成失火案。

案子真相大白。冯道请出尚方宝剑，在州衙前将吴良举斩首。贪墨银钱全部充公。

书办助纣为虐，杖一百，发配云州牢营。

高阳县令渎职徇私，撤职查办。

李阳举发贪官有功，赏银一百两。

几天以后，冯道望着由百名军卒护送的递解二十万两库银的车队向晋阳方向隆隆进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以后八个月，冯道又巡视了沧州、瀛州。乾化二年春夏之交，冯道带人顺路回到故乡三义村。

此时的冯道，一身兼任河东掌书记、晋王殿前参军和幽州节度巡官三职，地位相当于刺史，官帽、官服、官靴，高头骏马、尚方宝剑、衣饰鲜亮、器宇轩昂，随从前呼后拥，和一年前狼狈出逃有天壤之别。“衣锦还乡，荣归故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冯道自是得意，他是受儒家思想董陶甚深的人，深信“满招损，谦受益”的圣训。何况这是祖宗居住之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不可露出些须洋洋得意之态。

冯道回到故乡，轰动了全村，里正族长和几个有头脸的长辈都过来拜见，一口一个“巡官”、“大人”地叫个不停，请他们坐，也只局促不安地斜签着坐了。那些平素不来往的殷实大户也纷纷前来相与套近乎，手里还提着点心盒子等礼物。恭维的话，谄媚的笑，不断地在冯道面前现出来。这样的趋炎附势，冯道虽然很不舒服，但毕竟是乡里乡亲，只得耐着性子应酬。晚上，由那些殷实大户作东，在宗族祠堂为冯道接风洗尘。

酒席宴上，冯道说：“我这次回来，除了看望乡亲，祭扫祖坟，也是想为家乡做点事。”

听说要为家乡做点事，席面上活跃起来。众人都用期望的目光看着冯道。

“家乡本来就穷，碰到这样大乱的世道，乡亲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冯道叹了口气，“尤其是那些孤寡老弱，真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本官在故乡时，虽欲助之而力不从心，而今显贵了，有了这个能力。就要把它使出来。做点什么事呢？就是建义仓，置义米。”

看众人面带疑惑，冯道说：“这不是我的发明，古已有之，三国时汉中张鲁就设有义仓义米。不过他不是周济孤弱，而是招待过往行人，是吃饭不要钱的免费旅店。我想在咱们三义村建义仓储米，以周济孤寡老弱，力不能耕田时，雇人替他代耕，以义米充佣金。逢歉年或青黄不接断顿时，以义米周济之。非孤寡老弱的，只借不施，借多少，秋后还多少。”

里正道：“大人抚孤恤弱，功德无量，只是建义仓，置义米，都要银子，钱从哪里来？建了义仓，就得有人管，防止鼠咬霉烂，派谁来管？佣金几何？这些总得有个章程。”

“这些我都想好了。”冯道兴致很高，“我家院落还算宽敞，放在那里也是闲着，可用两间来做义仓。盛三几万米，没有问题。平时就由赵三照料，养几只猫儿，老鼠就绝迹了。需要翻晒倒仓，就以工代赈，由需要赈济的户出人来做。建仓时的钱，我捐五百两银子，按如今市价，买几万斤米足够了，以后买米充仓，我已和瀛州刺史讲好，由州库每年拨几百两。至于盛米用的甕和口袋，我想请在座的各位员外捐助一些，各位定会给我这个面子！”

“应该的！应该的！”“大人如此乐善好施，我等岂能落后！”“这是惠及乡里父老的善举，积功积德的事，对我们来说，不过小事一桩！”众人七嘴八舌，纷纷表示赞同。冯道笑容满面，不住的点头。他素来知道，这些殷实大户大都是守财奴，惜财如命。所以并不要他们捐银，只叫他们献出盛米的器具。

里正道：“应该举出几个人来掌管义米的发放。什么人该周济，什么人不该，都要有个说法。不能苦乐不均，好事反办成坏事，还需找一人管理出入账

目。钱粮上的事，马虎不得。”

“你老说得是，这事马虎不得。”冯道说，“我看就由您老和族长牵头，再找几个办事公道、有威望的人共掌义仓。谁家需要周济，周济多少，可以出告示，合族公议。这样就不致于出漏子，乡亲们也心服。账目么，我看是不是请塾师管起来。好在事不多，义米不是经常发放，误不了别的事。”

大户们宴请冯道，塾师也请来坐陪。听冯道如是说，遂慨然应道：“这是大人抬爱，学生岂能怕麻烦？好在也是寻常的流水账，不过举手之劳。”

第二天，冯道就打发赵三送来五百两银子交给里正。塾师的账本上记下第一笔收入：

天祐九年六月甲子日，巡官大人冯道捐银五百两。

当晚冯道回故宅，赵三早烧好热汤伺候，冯道洗浴罢，请出家谱焚香祭拜。又由赵三引导祭扫了父母和发妻的坟墓。

赵三禀道：“自从一年前护送老爷回来，老奴天天为老爷祈祷。老爷这样仁义，老天一定保佑的。而今出头了。老奴得知十分欢喜。吉人天相，老爷今后定会大福大贵。请示老爷，老奴今后是跟了老爷去？还是留下来看护老爷的家业？”

“赵三啊！你伺候先父时，我还是个孩子。而今我虽然做官了，总是你看着我长大的。这样一口一个老爷的叫，叫得我多不自在呀！以后还叫我少东家就是。”

“使不得！”赵三急忙分辩，“像老爷这样的大官，是顶着天上的星星下来的，要胡乱称呼，老天会怪罪老奴的！要折了老奴的寿！”

冯道听了，只好付之一笑：“先人留下的家业，总得有人照料。我那里人手不缺，你不必跟我去，也只有你照料我才放心。再者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说不定哪天我不当官了，还要回归故土。通达之时不要忘了可能还有穷蹙之日，得意莫忘失意，瞻前也要顾后，人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赵三点头道：“老爷放心，我一定照料好这份家业。去年收了二百斗粮食，农忙时雇了几个佣工，用去三十斗，老奴日常吃用，耗去二十斗，剩下的囤在那里，原想把它卖了，如今老爷拿个主意，怎么处置好？老爷从长安带回的银子，现下还有上千两，老爷这次要不要带走？”

冯道说：“粮食除去种子，人吃马嚼，余下的都归义仓。银子你还保管，有用得着的时候，我那里俸禄足够用了，你年纪大了，以后还要管义仓。那几十亩地，你留下一亩半亩菜田，都找佃户租出去吧，注意歉年租谷可看情景或减或免。不是贫穷的乡民，谁乐意当佃户？乡里乡亲的，能照顾就照顾吧。”

冯道在故乡盘桓了数日，周寡妇带着连儿，李老根带着二牛，左邻右舍扶老携幼，纷纷前来拜望，冯道都热情接待，以好言抚慰。

义仓筹备就绪，几万斤义米已然入库。冯道亲笔写额匾，取名“方舟义仓”，意思是它可载着孤寡无告者渡过苦海。

悬挂匾额的那天，场面非常热烈，扶老携幼的乡民，聚集在冯宅门前，有近千人。几个衣衫褴褛的老人眼里闪着泪花，一遍一遍地抚摸着用红绸子覆盖着的仓匾。

里正、族长和几个有头脸的乡民引着一班鼓乐，吹吹打打，后面一伙人抬着两块匾牌逦迤而来，上面分别大书四个烫金大字，一曰“泽被桑梓”，一曰“民沾其惠”，这是乡民们自发送给冯道的。

冯道见了不住地抱拳拱手：“乡亲们过誉了！冯道实不敢当！”

里正道：“大人不必过谦！建义仓、捐银两，有古君子风。受惠泽的何止孤苦无告者，咱们三义村也感到风光。义仓里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大人对故乡的眷恋。咱们三义村两千乡亲，没齿不忘。大人完全当得起！”说到此，里正高声对村民们喊道：“乡亲们，大家说冯大人当得起当不起？”

近千乡民不管男女老幼齐呼：“当得起！当得起！”声震屋宇。

冯道眼里闪着泪花，拱手道：“谢谢乡亲们！我冯道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记乡亲们的深情！”

里正兴奋地高呼：“挂匾喽——”

鼓乐声又起。冯道居中，里正、族长分立左右，三人各持一拄香，站在阶上，面南而拜，拜过皇天后土，又拜谷神，拜毕，插香于炉，退立阶下，目送着义仓额匾徐徐挂起。

待乡民们送的匾牌于仓匾左右悬挂妥当，里正朗声道：“请冯大人训谕！”

在如雷的掌声中，冯道登上门前石阶，对三块匾额深深一揖，转过身来，满怀激情地说：“乡亲们！宇宙万物中，第一个可宝贵的是什么？”略一停顿，环视着佇立静听的乡民，“是人！皇天后土载育万物，都是为了人而造的，不论贫贱富贵，上天都赐与他免于冻馁的权力，吃饱穿暖，是天经地义。”说到这里，乡民们不由地鼓起掌来。

“那自古以来怎么总是有受冻挨饿的呢？”冯道自问自答，“那是因为大小官吏没尽到职责。天子设官，为的是管理天下百姓，叫牧民。既然是牧，起码就要保证民吃穿不愁。牧羊牧牛还要给它草料吃，何况牧民？牧人把畜牲饿死，是他失职，牧民者冻馁其民，难道不是他的失职吗？”被这番话打动的乡民们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

“做个尽职的官很简单，只需把仁爱之心施于百姓就行了。圣人说，‘仁者，人也’。仁政就是为百姓做事。不为百姓做事，已然失职了。还要贪赃枉法，榨取无度，不管百姓死活，这是施虐政、暴政、恶政。这样的官，猪狗不如，就要除掉，晋王躬行天讨，灭了刘守光，就是为燕民除掉暴政。莫州刺史吴良举催逼科敛、贪赃枉法，还雇凶杀人，前不久，我请出尚方宝剑斩了他！”乡民们又一次响亮地拍起巴掌。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天下无好官’，这是因为而今官场风气太坏了。有的地方流传这样的民谣：‘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到最后，天塌地陷。’‘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贪和捞成了如今官场最普遍的风气。清廉本是官声的主要尺度。如今不顶用了，因为清官只是凤毛鳞角。他那个官本来就是买来的。花了血本，一旦为官，就要加倍地捞回来，焉能不贪？他那个官是买来的，对于属下，自然也是谁孝敬银子就升谁的官。故而如今的官场，贿赂公行，买官卖官成风。这样的官，同僚之间，可以利用的，就拉帮结伙，朋比为奸。碍事的，就落井下石，倾轧排挤。对于上司，则溜须拍马，极力巴结，只要能把上司拍舒服了，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有一个县令，为了巴结州官，把美妻献出去陪宿，结果升了官。一天夜里，有人就在县衙的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下联是‘忠孝仁信礼义廉’。”

见村民面现茫然不解之状，冯道笑曰：“上联写到七，没写八，隐喻亡八，‘亡’‘王’同音，换个字，不就是王八嘛？那县令把老婆献给上司，不就是缩头乌龟（王八）吗？”村民们恍然大悟，一阵哄堂大笑。

冯道又解下联：“古语说，礼义廉耻为四维，说的是为官做人的四项标准。维是标准，是维系人间关系的纲。四维只写到礼义廉，没有耻，是隐喻无耻。那个县令为了巴结上司，连老婆都叫上司睡，不是无耻之尤吗？”人群中又是一阵会心的笑声。

“我在幽州刘守光手下干过几个月，深知幽州官场的风气，用‘酒色财气’四个字来概括，很是贴切。酒代表吃喝，幽州官场吃喝成风，官吏们找个由头就聚拢来大吃一顿，钱都是从库银里出，没有一个是自掏腰包的，有时一天就要赶几个饭局。甚至外面正在烽火连天地大战，城里照样吃喝不误，有人讥笑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人估算了一下，一年吃喝的钱，仅一个幽州城就用去十万两银子，占岁入库银的十分之一。”

说到此，冯道笑了：“有人会问，你也置身其间，吃了喝了没有？我实话实说，也吃了喝了。那种环境里，你不去吃喝，洁身自好，你就会被孤立，甚至受到排挤，初去幽州，我跟着吃了喝了，后来看到，那吃的都是民脂民膏，我就尽可能找理由推脱了。我不是王婆卖瓜，自买自夸，我是吃得最少的。”

下面又是一阵笑声。

“色，大家都理解，就是搞女人。凡贪官都有一共同点：贪色。哪个官不是妻妾成群？可是很怪，他还要包养外室，甚至到烟花巷去宿妓。见着美貌女子，不择手段弄到手玩弄。也有的女人贪财贪权势，自动地投怀送抱，来个权色交易，财色交易。财，就是捞钱，同样是什么手段都使，其危害百姓最烈的便是巧立名目没完没了地摊派，弄得百姓叫苦连天，你要顶着不缴，他要捉你去坐牢，有的人家就被逼上吊投河，有的逃亡在外。”这时，人群中传出哭泣声。

“不过今后会好起来！”冯道坚定地说，“大家可能知道了吧？晋王宽仁爱民，灭了刘守光以后，听了本官的条陈，已下令免去你们一年的租庸调。各种无端的摊派，我在这里打个保票，今后再也没有了！”人群欢腾了，里正带头高呼：“晋王千岁，千千岁！”“冯大人福寿绵长！”近千乡民一同振臂高呼，地动山摇。

冯道拱拱手，继续说道：“气，是什么？是说的精神状态，如今的官，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骄奢淫逸、道德沦丧，不管百姓死活，不知公忠体国。劣迹不那么多的，也不过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总之是没几个好东西，是官们自己把官场搅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难怪百姓们有那样激愤的话！”

“对如今的官场之风，我同样深恶痛绝！不过，天下总还是有好官！”冯道面色凝重，“我就要立志做个清官廉官，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冯道自幼熟读圣贤书，立身处世不敢违背圣训。咱们三义村首建义仓，就是遵从圣人的教导，孟子说，一个村落的人，应该‘守望相助，出入相友，患难相恤，疾病相扶持’。咱们的义仓，就能起到恤患难、扶疾病的作用，能‘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咱们的义仓若办得成功，就是个模范，‘见贤思齐’，就会有人跟着仿效，回到晋阳后，我还要上表章给晋王，凡治下乡村，都要兴义仓，如果行于天下，百姓们就都能安居乐业了。”

说毕，冯道拱手走下石阶。乡民们长时间热烈地鼓掌。

第二天，冯道率军校离开三义村。村民都来为冯道送行，全村为之室空。

离开三义村以后，冯道又在幽沧两镇所属州县巡察了半年，两镇所属近二十州，八十余县，大部分都留下了冯道的足迹。

此时的冯道，以辅佐晋王统一天下为己任，意气风发，自信能成为彪炳史册的开国贤臣，庆幸自己遇到了英主，要呕心沥血报答晋王的知遇之恩。一路上，冒酷暑，顶霜雪，风尘扑扑，不惮辛劳。所到之处，惩贪官，除暴政，安

庶民，纾民困，恤无告，察民情，平冤狱，宣扬晋王的仁德，为刘守光的暴政所困苦的燕赵百姓，看到了安居乐业的希望。冯道也由此赢得百姓的景仰和称誉，他的名字很快传遍燕赵大地。

巡察毕，冯道回到幽州，向节度使周德威详细汇报了近一年的行踪，周德威大加称赞，设宴为冯道洗尘。

梁乾化三年岁末，冯道回到晋阳。公事未毕，冯道不能回私宅，在馆驿歇息一宿。第二天，冯道进王宫参见晋王，缴还巡官印信和尚方宝剑，呈上一份详细奏章，提出《治燕八策》，其略曰：

一、核丁亩。经几十年战乱，燕民死、徙、逃甚众，丁口锐减。田地易主、撂荒、被毁所在多有，宜责成州县核查丈量，掌握确实底数。

二、奖农桑。撂荒被毁农田五年以上无主认领，许农户垦耕，发给契照，且免二年租庸调，官府平价供给谷种、蚕种、桑叶，收购蚕丝谷物。葛、麻之属亦然。

三、废墐钱，一货币。墐钱为刘守光所制，以墐土为之，百姓深受其害。亟应废止，许百姓兑换天复铜钱。定天复钱成色为铜六铅四；定京锭银成色为九八七；定银钱比价为一兑一千。此乃便民惠商要政，刻不容缓。

四、正官风，汰冗员。燕地官风之恶，冗员之多，臣为之痛心疾首，非严刑峻法无以杜之。宜核定各级官吏隶皂员额，禁绝超滥。凡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之徒，严办不宽贷，则官风正矣。

五、实兵额、杜虚冒。刘守光部将吃空额者众。有士卒战殁三年名籍犹在者。长官以此虚报兵饷。甚或克扣士兵饷银，激起哗变，致上下离心，将骄兵惰。此种兵扰民则有余，退敌则无术，宜其一战即溃也。若不严明军纪，此兵于大王为无用，徒虚糜粮饷而已。

六、置屯田，蓄军马。臣巡察州县，荒田随处可见，至有百里无人烟者，可招集流民，贷给种子、农具、耕畜，聚屯垦耕，所获或官四民六，或官民对半，是为民屯。又有军屯，调部分军队结营于此，农时务农，农闲习武。所获即为军粮、屯兵岁一更换如轮戍焉。昔战马购于口外，所费甚巨，且补充不能及时。不论军屯民屯，皆奖励蓄马，由官给种马。蓄马一匹，奖谷若干，殖驹一匹，额外奖谷，如此则兵精粮足马壮，所向无敌矣。

七、兴义仓。臣在故乡兴办义仓一处，民甚德之。宜推广于各县，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责官置办，俾孤独老弱无冻馁之虞。无冻馁则百姓安，百姓安则国运兴。然而不能一天下者，未之有也。

八、敦教化。国家安定，以德为先导。德者，礼义廉耻也，谓之四维。四维张，国乃安；四维亡，国乃危。今燕地官风恶，民风薄，皆四维不张之故

也。行不合于礼，言不及于义，为官贪而不廉，为民无心向善，皆无羞耻之心也。孟子：‘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无耻，则为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故四维张必以去无耻为先。人性皆有羞耻之心，犹水之就下也。故教教化可以唤回人的本性。又必自童蒙始。

因为李亚子疏于文采，冯道口说指画，足足用了一个时辰，才把他的《治燕八策》讲说完毕，最后，冯道说：“大王用臣之策，燕必大治，是晋又得一统天下的基地，望千岁熟思之！”

李存勖道：“这八策说得好，不是尽忠于王室，哪能这等留心？不过这不是小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定下来的。我再找人议一议，还得禀告王太妃。你很辛苦了，放你几天假，回家好生歇歇。听说你夫人生了个胖儿子，有七八个月了吧？当时赏赐什么来着？”

“山荆报信给臣。”冯道感激道，“说王赐一只玉雕的长命锁。臣这里再次叩谢千岁。”

“免礼吧！对！是长命锁。”李存勖笑道，“取了名字了吗？”

“因王赐的玉锁上刻着‘吉祥如意’四字，就取名吉儿。”

“听去你府上的宫女讲，说有一女子。”李存勖问道，“不像奴婢，也不像亲戚，称你为恩公，那是什么人呢？”

“她就是当年千岁和臣在长安‘天然居’搭救过的芸娘，如今算来已有十年了。张公公知道，还是个才女呢。臣慕其才华，悯其身世，想和她白首偕老！”冯道因把尼庵邂逅相遇的情形说了。

李存勖听了哈哈大笑：“缘分！十年前仗义相救，十年后意外相逢，真是缘分！这真是天赐良缘！快回去吧！”

冯道谢过李存勖，回到家里，先看了孙氏和幼儿，又见了芸娘。一家人吃了团圆酒。当晚，冯道就宿于芸娘房中。

由是，冯道便有了两房妻室。孙氏是明媒正娶，人们自然视为冯道的正室。芸娘是寡妇再嫁，又没有经过三媒六证，人们自然视之为侧室。说白了，就是一妻一妾。但是冯道自有他的说法：“娥皇女英分得清谁是妻谁是妾吗？所以冯道叫她们以姐妹相称。因为芸娘比孙氏年长，孙氏自然尊她为姐姐。芸娘也对孙氏敬重有加，遇事都商量着办。俩人始终相处得很融洽。

不过冯道更看重芸娘。一则视这是天赐良缘；二则芸娘性喜读书，终日手不释卷。冯道的藏书自然不少，经史子集、应有尽有，正好满足才女对知识的渴求。遇到不通晓处，便请冯道指点；还常常和冯道交流读书心得。在芸娘眼中，冯道不仅是夫君，还是师长兼文友。



第十回

借箸料敌冯道智取
唱筹量沙刘郭作戏

自从朱友贞当上皇帝以后，梁廷内部就少有安宁的时候。

大将杨师厚因为助朱友贞讨灭郓王朱友珪有功，封邺王，镇守天雄军，统领原魏博所属六州，拥兵自重，几非梁主所能制。所幸不到四十岁就病死了。朱友贞乘机把天雄军分为两镇，以削弱它的势力。原镇只领魏、博、贝三州，以贺德伦为节度使。分出相州、澶州、卫州另建昭德军，以张筠为节度使。

贺德伦到魏州赴任，依照梁主的谕旨，将原有将士分派一半，徙往昭德军治地相州。

魏博镇自罗绍威盘踞经营以来，已历三世，将卒皆父子相承，族姻联结，未尝远出河门。接到分徙的命令，诸营哗噪，相率拒命。贺德伦无力制止，急报梁主。梁主就派领镇南军节度使、开封尹刘郛率兵六万，星夜赶往魏州，防止变乱发生。魏博将士听到消息，便造起乱来，冲入衙城，奉裨将赵在礼为首，劫持贺德伦，逼他上表梁主，许恢复天雄军旧制，撤回刘郛兵。贺德伦本是贪生怕死之徒，顾命要紧，只好按乱兵的要求，上表梁廷。偏偏朱友贞十分固执，拒绝复旧，只令刘郛速进，赵在礼对乱兵说："刘郛大军一至，我等无噍类矣！于今之计，只有投晋了。"乱兵道："悉听将令。"

刘郛率兵进抵洹水，距魏州已经不远。赵在礼便率乱军挟持贺德伦向晋阳输诚，乞请援助，一面布置御敌。

晋王李存勖得贺德伦来书，命张承业留守晋阳，命李存审、李存进等大将率部先行，亲率大军东下。刘郛闻晋王亲统大军，不敢造次，乃移营魏县，相机破敌。

晋王李存勖率将士进入魏州，对魏兵慰勉有加，自领天雄军节度使，委贺德伦为大同节度使。贺德伦辞别晋王，带了家属、亲兵前往晋阳。被张承业留住，不令之任。

参军冯道进言："魏博四战之地，当梁晋要冲，天所以赐大王。宜速派兵分取所属各州，听说刘郛在梁将中，最能用兵，甚至有说他'一步百计'的，大王须多加小心。魏州新遭变乱，抢劫、伤人、纵火的事时有发生，人心惶恐，流言四起，百姓一夕数惊，安定百姓、恢复秩序是第一要务，大王须派一能员治理。"

李存勖便派兵攻取贝州、博州、澶州，又派素有严明廉正之声的李存进为天雄军都巡察使，遇有杀人、抢劫及制造讹言者，悉诛戮无赦，于是诸州黎民安堵。

李存勖血气方刚，乐于冒险。听说刘郭军于魏县，亲率百余骑潜往探察。不料被刘郭侦之，派了几支人马埋伏于城郊四野，待李存勖至，鼓噪而出，齐呼“活捉李亚子！”将百余骑团团围住。李存勖跃马大呼，死命杀出重围，自己带了好几处刀伤，梁军尚紧追不舍。正危急间，李存审率军接应，放过李存勖，截住梁兵厮杀。刘郭见李存勖已突回，鸣金收兵。

李存勖回营，检点从骑，只有六七十名回来。冯道谏道：“刘郭诡计多端，臣日前提醒千岁多加小心，千岁一身系天下安危，万不可再出此险事！”

李存勖笑道：“差点叫刘郭这小子取笑了！”

刘郭集诸将计议道：“今晋军远来，利在速战。咱们就给他来个坚壁不出，耗他的锐气。而且他远离晋阳，深入魏博，粮道拉得太长。咱们也学学李亚子。他善于袭人粮道，咱们就用他的矛去刺他的盾，多派几支兵去袭他的粮道，逼他抽重兵护粮，减轻咱们正面的压力。多设疑兵，迷惑他们，还可以学学诸葛亮，来他个空城计，把兵力悄悄转到他处。契丹耶律阿保机那儿，是不是也奏明皇上，派人去。契丹若能出兵，李亚子就得分兵去抵挡，咱们乘势反攻过去，就是擒不到李亚子，也可以把他赶出天雄军！”

排阵使谢彦章道：“元帅神机妙算，令人敬佩，只是我军中粮草不足，恐难以持久，如何是好？”

刘郭道：“这个我早已想到，已派人去洛阳，奏明主上，发六十万斛粮来。”

谢彦章道：“六十万斛可不是小数目，去岁豫地大旱，存粮有限，主上必不肯发这么多粮来，粮不足，军心便不稳，元帅须想个法子才好。”

过了几天，洛阳派出的使臣到魏县，向刘郭传谕：你屯积这么多粮食，是为的疗饥呢？还是为破贼呢？六十万斛一时无从筹措，旷日持久，不是善策，胜负总须一决。速寻机与敌决战。

刘郭思忖道：“主上深居禁中，不知军旅，只与少年新进，谋划军机，急于一逞，全不晓敌我形势。这便如何是好？看来只有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遂表面上接受，心中却另打主意。

诸将得知梁主派使臣传旨令速战，纷纷前来打听消息。有说该徐图进取的，有说该速战速决的。刘郭答道：“明日都到中军帐商议。”

第二天一早，诸将来齐，每人面前放水一器。刘郭请中使向众将传谕毕，对诸将道：“议事前先传一令：器中水须饮尽！”诸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刘郭葫芦里卖什么药，都迟迟不饮。刘郭催道：“不听令者军法从事！”诸将

这才举起水器猛饮，但没有一个饮尽。一将道："元帅下此军令，总得叫末将们明白，这是做甚？"刘郭笑道："就是要诸位明白：一器水，尚难饮尽，滔滔之水，能一口饮尽吗？"

众将释然而笑。刘郭又道："李亚子率众八万，加上魏博叛军，不下十万众，今我兵力不足七万，且粮草不足，有没有力量打速决是普通士兵也清楚的理儿，然圣谕如此，我很为难，把诸位将军请来，当着中使的面，议一议，持久好？速决好？我听多数人的。"

谢彦章首先发表意见："敌利在速战，我亦速战，岂不正中敌下怀？李亚子新收魏博之众，锐气正盛，我应避其锋芒，待彼懈怠，可寻机击之。我赞成元帅的坚壁固守！"

众将七嘴八舌，纷纷发表看法。大多数都主张持久，连几个主张速决的青年将领，也不那么激昂慷慨了。

刘郭道："既如此就按既定的方针办。"又顾视中使道："请钦差大人回朝后向皇上奏明。这不是我刘郭专擅，不听圣命。这次大战关系甚大，我将朝廷六万多兵卒，不能不慎之又慎！"

中使道："将军放心。我回去奏明军情，当竭力劝皇上放弃速战。离京时，派往契丹的的使臣已星夜离京。将军用心坚守，待契丹兵出，再相机破敌。军粮，我也奏明皇上，六十万斛筹不到，可以少些，但总要保障最低需要，粮不足，这仗怎么打！"

"钦差大人忠心为国，令刘郭敬佩。若能将我等隐情婉奏，就是将士们的福泽。"刘郭拱手道，"我这里代六万将士拜谢了！"说罢一揖，中使也离座还礼。

聚议毕，刘郭送走中使，招一行军虞侯，吩咐他如此如此，虞侯领命而去。

两天后的夜晚，月光皎洁，浮云尽散。刘郭带部分军将驰往大军草料场。众人勒马立于场门前，月光中见粮谷堆积如山，一些军卒正在用斗称粮，边称边报："一斗，二斗，三斗……"声音洪亮，清澈入耳。刘郭用鞭指道："看到了吧？皇上已派人送来十万斛军粮，加上我们原有的，足可支持一年。诸位将军回营后告诉军卒，叫大家放心！"

果然此后浮动的军心安静下来，其实，哪有十万斛军粮，不过是刘郭密令虞侯弄来的沙子而已。这一招也瞒过了李存勖，侦卒听到唱筹量沙之声，急忙归报，李存勖皱眉道："刘郭弄来这么多粮食，是要和咱们长期周旋了。这只

老狐狸，果然狡黠得很！”时刘郭已经五旬开外，所以李存勖如此骂他。

晋王李存勖脱险回营后见刘郭营中毫无动静，急于引刘郭出战，日日派兵去魏县城下叫骂，刘郭只是闭门不出。指挥将卒几番猛攻，都被刘郭击退。李存勖很是烦躁，一面聚众将商议攻战，一面派侦卒伺察刘郭动静。

十余日后，侦卒来报：“城中动静甚是可疑。一连几天，不见梁兵登城，只竖着旗帜，甚是整齐，另有数十面旗帜，于城头往来移动。”

李存勖大疑，忙亲带诸将驰往魏县城下，果如侦卒所言。“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李存勖疑道。

李存审道：“难道是座空城？刘郭那厮已悄悄退走了？”

“守得好好的，咱们几次猛攻都没得手，怎么倒退走了呢？”李存勖满腹狐疑。

冯道说：“千岁还是小心为是，刘郭诡计多端，不要着了他的道儿。”

李存勖审视城头有倾，下令道：派一只小股部队架云梯攻一攻试试！”

待兵卒们呐喊着爬城，城上并无反应，竟是座空城！那往来移动的几十面旗帜，原来是插在驴背的木架子上！

李存勖笑道：“当年诸葛武侯施空城计是万般无奈，逼出来的，为的是吓走司马懿！刘郭用空城计为甚？为的请咱们入城？”

冯道说：“臣以为这是刘郭长期和我周旋的打算。魏县太小，不便久屯大军，他要找一个较大的城池固守，我大军屯于魏州，和魏县近在咫尺，刘郭睡不安觉。”

“嗯，是这样。”李存勖点头道，“他要退到哪儿呢？”

“一个是滑县，一个是莘县。此二处城池高大坚固，四周围以壕堑利于固守，听说朱友贞已派人往说契丹，若契丹出兵助梁，我势必分兵去挡，刘郭就是盼着这一天。我们得想法子逼刘郭速战，不待契丹出兵，就把他解决了。”

正议论间，有军卒来报：“我一支运粮车队距魏州五十里处被梁军伏击，百余辆粮车悉被掠去。”

李存勖怒道：“护粮部队干什么去了？”

军卒道：“梁军人数太多，约有五千，且都是骑兵，听说是刘郭亲自统军。我护粮部队只有两千，抵挡不住，而且死伤了近一千！”

李存勖拔出宝剑，刷的一声斩下一段树杈：“抓住刘郭，定要叫他碎尸万段！”又转脸对一偏将命令道：“派人弄清刘郭的去向！”

只一天，李存勖就得到确报：刘郭率军屯驻莘县，又派人去滑县加固城

墙，清理壕堑。

冯道笑道："俗话说狡兔三窟，刘郭也给自己多备个穴，万一莘县守不住再退往滑县。"

刘郭退守莘县，设堑固守，为持久计。梁主也被说动，不再坚持速战，命人督办军粮运送前线。刘郭自莘县经阳谷至于黄河，筑起通道以通粮饷。晋王数次挥兵攻城，都被刘郭击退。又分兵攻其甬道，用大刀巨斧，斩伐栅木，刘郭也督兵坚拒，随坏随修。如此对峙了数月，双方互有伤亡。

正相持间，忽得张承业自晋阳发来急报，梁匡国军节度使王檀，率关西兵三万掩袭晋阳，老臣已传檄各镇来援，请千岁定夺。

李存勖道："晋阳是咱们的根本，可不能出岔子，我得回去看看。"

冯道说："这会不会是刘郭的声东击西之计呢？彼只有三万兵马，晋阳足以守得住。张公公既已传檄各镇，援军会集晋阳当不要很久，屯兵坚城之下，四面援军一到，内外夹攻，那后果王檀不会不知道。臣料他打不了几天，见不着便宜，必然急忙撤走。我倒想，这给咱们一个将计就计的机会。"

"声言我带兵回援晋阳，诱刘郭出莘县来伏击或诱他来攻魏州，是不是？"李存勖笑道。

冯道微笑点头。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正是朔日，不见月光，只见满天星斗。李存勖和李存审分别率领军队悄然离开魏州，人衔枚，马摘铃，真个是神不知鬼不觉，渐渐消失在夜幕中。魏州城里只留下两千兵卒，城上却遍树旗帜，巡更的梆子也一递一地响个不停。

这些早为刘郭派出的侦卒探得明明白白，急急驰回禀报。

刘郭笑道："李亚子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今番到底着了老夫的道儿！他怕老窝有失，急忙回援晋阳去了。"遂下令："只留少数兵卒守城，大队人马随本帅去攻取魏州！"

到了魏州城下，刘郭带人绕城察看毕，笑道："李亚子学老夫弃魏县的把戏，不过他没有学到家，城内守兵有限，将士们放胆攻去！"转念一想，又道："攻城用不了这许多人马。谢彦章！"

"末将在！"谢彦章响亮地回答。

"你带三万人马屯驻魏州城外，防止李亚子杀回马枪！"刘郭命令道："不管这边打得如何激烈，没有本帅的将令，你都不要管，只专心防止李亚子就是！"

谢彦章领命去了。

刘郭指挥攻城。没费多大力气，梁军将士就爬上城头。守城晋兵见梁军如潮涌来，急忙弃城而逃。魏州落入梁军手中。谢彦章那边也传来“风平浪静”的消息。

“看来李亚子是救援晋阳去了！”刘郭很兴奋，整军入城，准备上表洛阳告捷，又拟分兵收复魏博六州，正得意间，探马来报：“莘县丢了！”

刘郭大吃一惊：“丢给谁了？”

“带兵的将是李存审，大约有二万人马。”探马禀道。

“老夫带兵几十年，不想中了乳臭小儿的奸计！”刘郭恨得咬牙切齿，“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快去通知排镇使，叫他速速撤往滑县！”

刘郭顾不得埋锅造饭，急忙率军撤出魏州，与谢彦章合兵一处，赶往滑县。时近中午，走到濮阳地界，人困马乏，正要停下休息，突然路旁林中鼓声大震，一支晋军从林内涌出。当先一员统帅，神色不同寻常，相貌很是英俊，腰挎宝剑，手执令旗。刘郭定睛一看，不是李存勖还有谁！

李存勖笑道：“都说你一步百计，常以诸葛亮自诩，今番失算了吧？”

刘郭也不答话，急麾兵布成圆阵拒敌。阵未成形，李存勖已挥军杀来。兵对兵，将对将，杀得难解难分，刘郭勒马于高阜处张望，见晋军人少，大呼道：“李亚子没有多少人马，不要怕他！”喊罢，率亲兵杀入阵中，梁军气势为之一振。

正在鏖战，东北方向鼓声大震，吼声震天。李存审率一支军队杀到，梁军受到夹攻，将士们心里慌乱，又兼枵腹，渐渐不支。素来长于野战的晋军却越杀越勇。

刘郭引兵且战且走。李存勖见状，跃马大呼道：“刘郭逃跑了！快追呀！”执剑在手，当先策马奔向刘郭。刘郭无心恋战，纵马狂奔，李存勖紧追不舍。梁军将士见主帅如此，谁还顾得厮杀，骑兵纵马逃奔，可怜了步军，只捡无晋军处狂奔。真个兵败如山倒，梁军早已失了队形，四散溃逃。

晋军直追过濮阳地界，李存勖才鸣金收兵。这一仗，刘郭损失近一万人马，李存勖损失不到三千，缴获军械旗帜无数。

刘郭率败兵逃进滑县，闭门不出。梁主得知败信，又气又急，派中使召刘郭入朝。刘郭担心战败受诛，托言晋军未退，不便离军。自此刘郭惴惴不安，日以亲信军校百人护卫中军。

却说王檀奉命率关西兵掩袭晋阳，探得晋阳留守兵力只有一万，心中暗

喜，急挥军突过汾河桥，扎营于晋阳城下，犒劳将士，备足云梯抛石机，准备攻城。

时李存霸遥领关中军节度使，并不赴镇，只食俸禄于晋阳，入见张承业道："晚辈空食俸禄，心甚不安。今晋阳有警，千岁征战在外，正是用得着我的时候，愿乞一支兵，偷袭贼营，挫挫他的锐气！"

张承业劝道："你的志气可佳。但汝是千岁爱弟，万一有失，我如何向千岁交待？袭贼营可派别将，你只助老奴守城就是。"

无奈李存霸百般要去，张承业只好拨五百兵付与他去袭营。临行再三嘱咐统兵佐将，务必保护王弟的安全。

当晚，李存霸率五百军卒，悄悄开了西门，向王檀营驰去。不想王檀早有准备，也怕立营未稳，晋军来偷营，早预伏两千军卒于营两旁，李存霸哪里料到，刚冲到王檀营前，两旁伏兵齐出，一下子把李存霸连五百人团团围住。李存霸挺枪跃马，左冲右突，佐将轮着大刀，左杀右砍，不叫伤着李存霸，无奈敌兵太多，虽反复冲杀，总突不出重围。

正危急间，城内一队骑兵杀出，来救李存霸，原来张承业深恐有失，早登上城头观望，见李存霸陷入重围，立即下令救援，这边王檀见城中冲出一支人马，即命营中兵前往截击。城中冲出的晋军虽奋力冲杀，却无法接近李存霸。

张承业急得直跺脚，想再派兵支援，又担心王檀乘虚攻城。正惶急之际，忽然一队骑兵自东而来，转过城角即向厮杀的方向冲去，黑夜中看不甚分明，只听马蹄声和着兵将的喊杀声响成一片，人数总在五千人以上。张承业大喜，急派人下城去问，原来是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率潞州兵杀到。李嗣昭听说王檀掩袭晋阳，不得张承业檄文，就率镇兵五千星夜兼程，来援晋阳。张承业听了大喜，连声高喊："来得好！来得快！晋阳不用担扰了！"

王檀见援军来得如此之快，心下不安，无心再战，乃鸣金收兵。李存霸才得脱身。

李嗣昭救了李存霸，并骑入城，来见张承业。张承业既命李嗣昭扎营城外，以成犄角之势。

时贺德伦尚留住晋阳，王檀出兵前，派一精细军校，持函混入晋阳来见，要他于攻城之际，率亲兵开城门接应。贺德伦犹豫未决。不想那军校缒城而出时，被晋兵发现，解来见张承业。张承业来不及禀告李存勖，就将贺德伦和所带几十亲兵，连同王檀派来的军校，一并处斩，悬首城头。

王檀见贺德伦被斩、李嗣昭率援军赶到，料想掩袭无法成功，便于晋阳四

郊大掠一番，退回关西去了。

晋阳解围的消息传到魏州，李存勖自是欢喜。正欲整兵再攻刘郓，幽州那边又传来警报。没奈何只得亲率大军援往幽州。

你道幽州警报来自何方？原来是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亲统十万大军，来攻幽州以助梁。此时阿保机自称天皇王，年号神册。见了梁使，答应助梁攻晋。送走梁使，便派兵自麟州、胜州攻入晋境，占据新州，又亲自统领大军围攻幽州。晋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一面布置守城，一面飞书向李存勖告急。

李存勖得报，忙聚众将商议。

李存审道："契丹兵素称强悍，而且骑兵多，阿保机亲统大军来打，不仅仅是为了牵制我军，声援朱梁。这位酋长自称天皇王，他的野心已膨胀得很了，他久有向南扩地的意图，这次看来是志在必得了！千岁应把这边放一放，全力对付阿保机。"

李存勖道："咱们费了好多心思，才把刘郓打败。若大军都转移幽州，梁军势必卷土重来，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乃顾视冯道："参军，说说你的主意！"

冯道拱手道："李将军说得是，阿保机举国南下，其志不在小。千岁亲统大军应敌为是，但臣以为这里的兵不必悉数撤离。刘郓新败，不敢轻易出动。千岁可留下三万人马，再加上天雄军降兵，合起来也有五六万众。由巡察使统率，只固守，不出战。料想刘郓占不了多少便宜。"

李存审道："若朱友贞见我大军撤离，给刘郓增兵，奋力来攻，如何应付？"

冯道道："而今朱友贞已经疑刘郓很深了。魏州之败，朱友贞命刘郓还朝，刘郓怕兵败被诛，托词不往，又以亲兵日夜环卫中军，这是拒命。梁精兵半在刘郓之手，朱友贞既疑他，断不会再给他增兵。刘郓拒不还朝的借口，便是我军未去。故而为自家安危计，刘郓希望和我对峙的局面持续下去，他不会下死力和我决战。"

李存勖问道："梁主会不会派人代替刘郓？"

冯道答道："梁主自魏州之战，就有此意，若不，为何征刘郓还朝？但梁将中，刘郓智推第一，朱友贞也担心无人能替代他。更主要的是自朱温死后，几个大将都把自己手里的兵握得紧紧的，拥兵自重。刘郓手下的六万人，他已带了七八年，别人指挥不动。朱友贞不敢轻易派人取代他，正在于此。所以臣以为千岁只需留下三万人，尽可放心北去。"

听了冯道这一番分析，诸人都点头称赞。李存勖道："这边的事就这样定下来。李存进！"

李存进答应："臣在！"

李存勖道："孤命你为天雄军节度留后，代孤掌管魏博六州，巡察使的名义也保留，三万人归你指挥，魏博降兵，符习的赵军也由你调遣。你要好生守好魏博，刘郭那厮甚有心计，不可掉以轻心！"

李存进拱手答应："谨遵千岁谕令！"

李存勖又命道："除留下的三万人马，其余统由李存审统领，即日起程，星夜赴援幽州！"

"遵令！"李存审答应一声，又有些疑惑："千岁不亲往幽州吗？"

"我要亲自去！"李存勖道，"但我得先回晋阳，王太妃晋国夫人有疾，我须去探视，然后由晋阳去幽州！我派冯参军随你同行，凡事多听听他的计谋！"

李存审拱手答应，又微笑着对冯道点了点头，冯道也对晋王拱手称是。

原来李克用有一妻数妾。正室刘氏，心地宽仁，久居沙陀，颇善骑射。自李克用起兵代北，刘氏便随军而行，耳濡目染，也略知兵机，为李克用一得力贤内助，及李克用受封晋王，刘氏亦受封秦国夫人。惟刘氏始终未生育，不为无憾，及后李克用纳妾曹氏，刘氏不但不妒，反与曹氏相得甚欢，形同姐妹。刘氏屡与李克用言及曹氏相当生贵子，后来果然生了长子李存勖，母以子贵，曹氏亦受封为晋国夫人。刘氏视存勖如己出，抚爱有加，曹氏也甚敬重刘氏。李存勖长成，立为晋王世子，每归省生母，曹氏亦必令问候嫡母，不致缺礼。

曹氏虽是李克用的妾，因了这些缘故，几与正室相匹俦。远非他妾所能比。李克用对刘氏和曹氏亦很敬重。有一出京剧名《珠帘寨》，说的是唐末黄巢农军攻入长安，唐僖宗李儇逃往西岐美良川，派大臣程敬思去沙陀国搬兵，沙陀国王李克用不满李儇，不肯发兵，不满的原因是当年入长安庆贺千秋节，国舅段文楚看不起沙陀来的李克用，嘲笑他。李克用被激怒，抓起国舅摔在丹墀，下手太重，段文楚被摔死。唐皇李儇大怒，要斩李克用，幸得程敬思说情，才免去一死。程敬思知李克用敬重刘氏、曹氏，便用计激她们促使李克用发兵。李克用率军向长安进发，途经珠帘寨，为寨主周德威所阻，李克用战败周德威，并收为帐下太保。

这个故事只有人物是真实的，情节大部分都是虚构。段文楚只是唐僖宗时的大同防御使，根本不是什么国舅，李克用起兵时为段文楚所阻，便设计擒斩之。

后来李存勖当了皇帝，册封生母曹氏为皇太后，嫡母刘氏为皇太妃。曹氏非常过意不去。刘氏道："名分算个什么！只要咱们的儿子享国无穷，咱姐妹安度晚年，寿终正寝，随先君于地下，足以令我姐妹欣慰了！"

李存勖灭了朱梁，迎生母曹氏入洛阳，奉养于长寿宫，册为皇太后，把嫡母刘氏留在晋阳，姐妹分手时相抱痛哭。刘氏思念曹氏，不久病倒，曹氏得知了，要亲往晋阳视疾；刘氏死了，又要亲往送葬。李存勖劝道："太后为太妃送葬不合国体。群臣也交章劝阻，曹氏自此思念过度，茶不思饭不想，不到两个月，也随刘氏去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冯道对李存勖道："千岁谕令李嗣源率河东各镇兵马出娘子关、井陉赴援幽州，再令燕地各州刺史，筹办粮草输送幽州军前。阿保机劳师远征，粮草接济困难，必然分兵四出劫掠，令幽州附近各州县坚壁清野。再令沧、瀛镇各军赴援，派一将统领。我数路大军云集幽州，阿保机屯兵坚城之下，人乏粮、马乏草，腹背受敌，安得不败？"

李存勖点头，当即就由冯道草拟谕令，由快马发了出去。

送别了李存勖，又和李存进告别，李存审和冯道率三万人马悄悄离开魏州向幽州进发。十几天后，大军进抵无定河畔，距幽州城不到四十里。

冯道对李存审道："契丹多为骑兵，善于空旷处野战，我应扎营于山谷崎岖处，依险自固引诱彼入山谷，令其长处无所发挥。"

李存审称善，遂扎营于山谷路狭处，沿无定河结营十余座。一面派出侦卒，伺察契丹军动静，一面派人进入幽州城，通报周德威。

时周德威已守城月余，阿保机挥军几度攻城，都被周德威击退，阿保机用降将计，造火车地道，仰攻俯掘，周德威则令士兵用铜铁熔汁，见契丹兵露头即向下挥洒，契丹兵多被烧得肌肤糜烂，惨号之声，震动垣宇。阿保机又令兵士于城外大掠粮草，但郊民或避入城中，或逃往山谷，四郊坚壁清野，所获无几。周德威又派敢死之士，夜袭敌营，契丹兵一夕数惊。

周德威得李存审通报，知援军已抵幽州，心中大悦，立刻将这一消息遍谕城中军民，全城振奋，士气高涨。

十来天后，李嗣源率河东兵四万，元行钦率沧、瀛等镇兵三万赶到幽州，依山傍水结寨，连绵数十里，与幽州城内守军互为犄角。各州所筹粮草，则由石敬瑭和李从珂统兵护送，亦屯积于山谷险狭之地。

此时晋军已有十万进抵幽州城外，加上周德威三万守军，人数超过契丹

军。阿保机乃不敢攻城，忙后撤二十里扎营。

数天以后，李存勖从晋阳驰至，在石景山召开军事会议，诸将都来与会，周德威亦率一队亲兵从幽州赶来。

性急的李存勖正在用膳，听说诸将会齐，便传令开会，边吃边议。待诸将汇报毕，李存勖道："周老将军仅以三万众，竟能阻止阿保机十万人的猛攻，坚守月余，实在是大功一件，应加奖赏。今我大军十几万，粮草充足，对敌已占优势，又在自家门口作战。今与各位将军共商一破敌之策。"

周德威道："幽州守得住，全仗千岁洪福齐天，还有阖城百姓，感大王恩德自动前来助守。青壮登城击敌，妇孺老弱运送石矢滚木，箪食壶浆饷士卒，摇旗呐喊，加起来何止十几万众！守幽州是对民心的大检阅。人心之向背，和刘守光据幽州时真有天壤之别！故而守军虽有三万，却能拒阿保机十万！"众将听了无不欣然。

"各路援军一到，敌我态势就变了，如今我人数上已占优势，而且士气正盛，虏几度攻城，已显疲惫，且已伤亡数千，士气低落。"周德威分析道，"阿保机的致命弱点还不在此，而在粮食，他自带粮草不多，主要靠抢掠。攻陷新州时，掠得谷几万斛。咱们坚壁清野，阿保机就没辙了，那几万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我看阿保机用不了几天，就要撤兵了。"

李存勖愤然道："就这么叫他走了，不是太便宜他了吗？总得狠狠地打他一下子，叫他知道咱们的厉害。"诸将纷纷赞成，都主张打一仗。

李嗣源道："打是要打，不能摆开战场硬碰硬，那样咱们损失也不会小的。不打笨仗、呆仗，那是胡人的打法，咱们要打巧仗，在用计谋上多动心思。"

冯道道："待阿保机拔营撤退，派出几万人马紧紧尾随其后，于虏必经之地，派重兵伏于两侧，以举火为号，出其不意突起击之，彼必大败。"

李存勖问"怎么知道他一定走哪条路呢？"

冯道答："彼多为骑兵，崎岖山僻小路不走，必走颇为平坦之途。幽州往北，檀州、密州、蓟州三路皆可出长城，三路相较，蓟县一路较为平坦。臣料其必走蓟州。我大军可于彼处设伏，可在火字上多下些工夫。"

"阿保机若不走蓟州那条路咱们可就白等了，将士们不但白白地往返奔波几百里，那几万尾随部队还可能陷入险境。"李存勖对阿保机从哪条路退去，还拿不准。

"可以逼着他往蓟州那条路走。"冯道拿起食箸，作了个逼的动作，"派出两支小股人马，于檀州、密州山谷间。多树旗帜，夜则举火把。虏性多疑必不

敢往那两处去。即便阿保机硬走檀密两线，其辎重车仗也必然从蓟州一线回撤。我于彼设伏，也必有斩获。再派几支人马，分头去几处番营放火，逼阿保机拔营。”

当下计议定，李存勖命众将分头准备。

两天后的夜晚，正当朔日，一片漆黑、大雾迷漫，数丈之外，不辨人面。距幽州城几十里外的来广营至管庄一线，连绵排着近二十座营寨，里面契丹兵正在沉睡，只听见巡逻军卒的脚步声和报更点的梆子声。

按预定的方案，几支晋军悄悄地在大雾掩护下接近契丹营寨，距寨门只有数十丈了，守寨门的兵士才发现，正待高声喝问，百余张弓一齐搭箭射来，契丹兵应声而倒。晋军千余弓弩手迅速接近营栅，将附有硫磺焰硝的箭矢一支支连续射向契丹的毡帐和营栅。时值初春，天气干燥，霎时烈焰腾空，四面八方，大火逞威，毡帐和营栅统被大火烧着。契丹兵或烧着衣服，或烧伤肌肤，四处乱跑，人喧马嘶，一片嘈杂。统兵将砍翻好几个逃窜的兵士，才把乱局稳住，一面指挥灭火，一面组织人马扑出寨门。晋军弓弩手早已撤去，两边埋伏的晋军一左一右呐喊杀出。雾夜中，不知有多少晋军士兵，只听得喊杀声震天，契丹兵不敢交锋，统退入营中，邻营军兵闻声来援，晋军早已退走。

是夜，有五座营寨被晋军放火烧毁，毡帐残破，不能使用，士兵们在料峭的早春寒风中缩瑟露宿，困苦不堪。尚有数百被火烧伤的士兵，在寒夜里哀号挣扎。

被这场大火一烧，阿保机决计撤兵。

退兵前，阿保机派出侦卒察看晋军动静，得报：檀州、密州两路山谷间有晋兵张帜举火，蓟州一路没有动静。

阿保机笑曰：“这是李亚子耍的小把戏，他要把我往蓟州这条道上赶，那两路虽有晋兵张旗举火，不过虚声恫嚇，实际只有少许兵卒。他要在蓟州一路打咱们的埋伏。”

一番将曰：“那我们另选一条路？”

阿保机曰：“就走蓟州！这条路最好走。檀州、密州两路多崎岖山路，古冶一路，多盐碱水洼，都不便车马通行。咱们从哪儿来的，还从哪儿回去！十万铁骑，还怕李亚子这小儿不成？只要沿途多加小心就是！”

数日之后，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如钩新月挂在西天，满天繁星闪闪忽忽，把一点微光洒下大地。蓟州至滦阳的起伏山谷中，曲折蜿蜒，由西南向东北，排列着二十几座由车仗等临时拼成的营寨，连绵五十余里。这是由幽州撤

往长城以外的十万契丹兵，正要宿营，最前面的营地，已设在长城脚下，最后面的营地，刚刚过了蓟州的马伸桥。将士们走了一天又饥又累，正在埋锅造饭，打水解渴，遵照阿保机“多加小心”的谕旨，虽是宿营，马不卸鞍，只松开嚼子，喂草料饮水。士兵们都卸了铠甲歇息，等待开饭。

契丹兵的一处宿营地设在马兰峪。乡民们早躲往另处。村外的山谷间传来牛羊的叫声。

“哈哈，好久没吃烤全羊了！快去逮些来！”几十个士兵兴奋起来，操了弓箭刀矛就往传来牛羊叫声的方向奔去。好像这些牛羊专门是为他们预备的。十几头牛、几十只羊正从山谷间边叫着边走下来，却不见放牧的村民。

契丹兵一拥而上。不大一会儿，这些牲畜就悉数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契丹兵个个喜笑颜开，忙着杀牛宰羊，寻来树枝干柴，乱哄哄准备吃烤牛肉、烤全羊。全然不知这是李存勖一计。

就在这时，两处山丘后面冲出两支晋军骑兵，一边飞马疾奔一边张弓放箭，箭矢上束着硫磺焰硝，箭矢着处，立刻起火，马中箭，烧着毛尾，四面八方嘶鸣狂奔，许多契丹士兵被冲撞践踏；中箭的士兵凄厉的喊叫，慌乱地撕扯吐着火苗的衣服满地乱滚。被火烧着的车仗发出哗哗剥剥地响声。全营倾刻大乱，到处是火光。

晋军骑兵驰入营中挥刀乱砍，许多契丹士兵来不及上马就做了刀下鬼。统兵番将耶律马达忙披挂上马，引番兵招架抵抗，无奈晋军太多，足有上万，耶律马达手下只有五千人马，且被杀被伤者极众。耶律马达只得引残骑拼命向东北方向突围。正逃间，晋军一员大将着王冠、披银甲，引数千骑兵当头拦住去路，一望而知这是李存勖。耶律马达见无路可逃，只得硬着头皮挥着大刀来战。两人战不上十合，李亚子躲过劈来的大刀，反手一剑，削去耶律马达左臂，耶律马达惨叫一声，跌下马去。契丹兵见主将落马，四散逃命，哪里逃得出去？除了被杀死的，统统束手被擒。五千契丹兵无一漏网！

邻营契丹将得讯率兵来援，哪里过得来？只见山路上堆满统被烧着的树木，火光冲天，延深足有里许，两旁山岗上，元行钦率沧、瀛兵严阵以待。契丹将无计可施，只好派骑兵飞报耶律阿保机。

与此同时，马兰峪以南的两处契丹营地也受到优势晋军骑兵的猛攻。带兵将一为李嗣源，一为李存审。周德威率两万尾随部队也加入围攻行列。这两营上万契丹兵也几乎全军覆没。

这一仗打得漂亮，前后不到一个时辰，全歼契丹兵一万五千，夺得战马万

匹，车上百辆，兵仗器械堆积如山。

待耶律阿保机率军驰到马兰峪，哪里还有晋军的影子？李存勖早率领人马押着数千俘虏兵进入蓟州。到处是倒伏的马匹和士兵的尸体，还有上千受伤的士兵在寒夜的冷风中辗转号泣。又见一堵墙上由烧焦的树枝写着：

晋王致意契丹国主麾下：

尔无端犯我疆土，不得不略示惩戒。所遣伤员亦尔部下子弟，宜加体恤，以仁爱为心，带回疗治，战殁者皆无谓之牺牲，宜加掩埋，勿令暴骨。所获数千，日后当奉还，必不令背井离乡别父母抛妻子也。今后宜各守疆土，相安无事，共奉大唐天子，书不尽言，后会有期。

阿保机不懂汉文，听通事译完，气得暴跳如雷，挥剑对墙猛砍："必报此仇！"

李存勖击走耶律阿保机，率军回到晋阳，休整部伍，屯积粮草，准备再出师伐梁。梁主朱友贞得知阿保机兵败马兰峪，甚为不安，乃谕令各处守将，小心守城，不可轻易出战，于是，陆陆续续打了几年的梁晋第三次大战，又进入休眠状态。

恰于此时，梁宫廷内发生一件大事，结果是朱梁元气大伤，离寿终正寝的日子不远了。

朱友贞宠妃张氏，系大臣张归霸之女，貌美且富有文才，友贞为均王时纳为王妃。朱友贞不仅生得一表人才，且喜文学，雅好儒士。与张氏年貌相当，男欢女爱，甚是相得。及朱友贞继帝位，要册张氏为皇后。张氏却甚重视名份，坚请待朱友贞祭告天帝之后再行册封。朱友贞担心帝位不固，一直使用乾化年号。又因梁晋连年战争，总是失利，所以郊天大典，也就无心举行。册张氏为后的事，也就一直延宕下来。

偏偏红颜命薄，张氏年纪轻轻就身染重病，眼见得医治无术。朱友贞只好匆匆册她为德妃，总算给了她个名号，日间行了册礼，夜间张妃便逝去，年只二十四岁。朱友贞痛悼不已，神形俱惫，为之辍朝有日。

一夜，朱友贞独自在寝宫假寐，忽见张氏面带春色，轻移莲步，缓缓而来。朱友贞惊道："原来爱妃尚在人世！想得朕好苦！"急向前欲挽妃手，忽然惊觉，原来是梦境。正徬徨间，忽闻御榻上剑匣中有丝丝之声，惊疑中急开匣

操剑在手，张惶四顾道："难道有刺客不成?!"言未毕，忽见一蒙面人手持宝剑闯入寝宫。朱友贞惊呼："有刺客!"蒙面人见有防备，即转身返奔，不到一箭之地，即有十数名殿前带刀侍卫闻声而至，将蒙面人团团围住。一场拼搏，蒙面人自度不能脱身，将剑向项上一抹，鲜血喷出，倒于地上。众侍卫上前扯下刺客的蒙面黑纱，大吃一惊：原来竟是控鹤牙将冯何！弃于地上的宝剑竟是康王友孜的佩剑!

控鹤军就是御林军，专为禁卫皇宫而设。牙将是控鹤军的高级军官，日日侍卫于皇帝左右，竟然手持康王的佩剑入寝宫行刺，显然不是个人的一时冲动，乃是一场有预谋的宫廷政变!

你道朱友贞为何知道刺客的宝剑是康王的佩剑：原来康王朱友孜是朱温最小的儿子，和朱友贞一样爱吟诗击剑。朱温册封他们为王的时候，便命良工选上好的镔铁打造二剑，一命名为"倚天"，一命名为"青钭"，皆削铁如泥，饰以七宝，分赐于二子。两剑规制完全一样，称为姊妹剑，所以朱友贞认识此剑。

当夜，朱友贞派驸马都尉赵严带御林军逮捕康王朱友孜，抄了康王府。

经过讯问，案情大白：

自朱友贞即帝位以来，梁屡败于晋，魏博六州和大河以北许多州县，相继失去，土地日削，国势日弱。大臣们和许多镇帅，对前途担忧。他们认为朱友贞软弱无能，优柔寡断，无力挽回颓势，欲振兴梁朝，只有另立新君。朱温诸子中，除了朱友贞，现存者只有康王朱友孜，他自然成了诸人拥立的目标。

由谁去说动朱友孜呢？疏不间亲，自然由朱姓诸王出面最妥，而且对朱家王朝命运最担忧的也是他们。经过串联，左金吾大将军孙德昭、宁武军节度使蒋殷、定昌军节度使华温琪等手握兵权的大将，借贺寿的机会，对广王朱友谅说："大王于诸王中，年最长，今国势日蹙，大王能不担忧吗?"朱友谅是梁太祖朱温大哥的长子，已年过不惑，性格酷似其父，不愿参与政争，乃答道："众卿之意，我明白。但我素来不与人争，你等可去找吾弟惠王、邵王商量。"

惠王朱友能、邵王朱友诲都是朱友谅的胞弟，并非安分守己之辈，早已对朱友贞不满，经几个大将一番游说，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于是，由惠、邵二王出面，约康王密谈。康王朱友孜时年二十五岁，血气方刚，桀骜不驯，也看不起他的皇帝哥哥，见有人出来拥戴自己，当然乐从。几个人日夜策划起事方案。

最初定的方案是以"清君侧"的名义，由蒋殷、华温琪等镇帅带兵入京，

孙德昭做内应，除掉赵严、袁象先、国舅张汉伦、张汉杰（皆张妃兄弟），驾空朱友贞，再逼其逊位，继而又觉得这办法不妥，一则担心其他镇帅不服，朱友贞虽优柔寡断，尚有号召力。若动起武来，势必一场混战，没有成功的把握，而且极易为外敌所乘。朱友孜亦认为此计太缓，不干脆利索，牵动的面太广。

“一荆柯、专诸足矣！”朱友孜道，“我有先皇所赐的‘青钭’剑，削铁如泥。只要得一死士，持之入宫，足以制皇帝的命。这法子最便捷。”

“对！事成之后，再除掉刺客，为大行皇帝发丧，兄终弟及亦属正理。”惠王朱友能道，“只是这样的死士可不好找。而且宫禁森严，也很难闯入。”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邵王朱友诲道，“我倒想起一个人，就是控鹤军的牙将冯何。此人原是山东抱犊崮的小匪首。当年我奉先皇之命剿匪时，他才十七岁，却有一身好武艺，我可怜他，没有和别的匪首一样处死，带回府里，当了一名侍卫，后又荐他到宫里警卫銮驾。他视我于他有再生之德，每年都来孝敬一番，并说有用得着时，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而今他已升了牙将。日夜警卫在皇帝身边，由他伺机下手最为方便。”

朱友孜兴奋地说：“这真是上天所赐，该着咱们立大功。就把我的‘青钭’剑拿给他用。此事还烦王兄出面为是！”

当朱友诲持着宝剑说明来意后，听说是刺杀皇帝，冯何也是一惊。见他面现惊疑，朱友诲道：“不记肝脑涂地之言吗？当年不是本王保全，你早做了刀下鬼！而今我们行的是挽救大梁朝的义举！事成，你就是新皇的第一功臣，勋位决不在镇帅以下！”说着，又拿出黄金五百两：“这个你先拿着，重赏还在后头！”

冯何握了握拳头，收了黄金和宝剑：“王爷等候佳音吧！”

不想行事之夜，朱友贞的‘倚天’剑匣中自鸣，结果行刺未成，事情败露。你道‘倚天’剑为何自鸣？原来并没有什么神人相助，乃是因为‘倚天’和‘青钭’二剑系姊妹剑，规制完全相同。当冯何持剑闯入寝宫时，‘青钭’剑的风声传导给‘倚天’剑，引起共振自鸣。这一普通的物理现象救了朱友贞一命，揭出了一个政变阴谋集团！

此案处理的结果是：控鹤军八百名将士，近一半被清洗。孙德昭、蒋殷、华温琪等七八名大将、镇帅，有的处死，有的事先得到风声叛逃。

广王朱友谅、惠王朱友能、邵王朱友诲削去王爵，统统幽禁起来。

康王朱友孜被视为罪魁祸首。朱友贞祭告祖庙之后，下诏赐他自尽。

当奉谕监刑的将士把白绫、毒酒和宝剑放在朱友孜面前时，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王爷贪恋人生，迟迟不肯动手自裁。他见几个堂兄都保住了命，也幻想胞兄皇帝会心生怜悯，改变主意，放他一条生路。不断哭喊："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

监刑官不耐烦了："王爷，安静点儿，快上路吧！不会有后诏了！"

可这位贪生怕死的皇弟还是哭闹不停，连嗓子都喊哑了。监刑官没了耐性，一挥手，六七个军校一拥而上，把朱友孜缚于床上，往他的脸上糊绵纸，糊了一层又一层，直到这位年青的王爷停止了呼吸！

经过这次事变，朱梁王朝元气大伤。梁主从此疏远宗室，专任赵严、袁象先和张氏兄弟，对敬翔、李振等一班勋臣，也言不听计不从了。弄得文武众臣灰心懈体，眼见得朱梁的气运，快到末日了。

消息传到晋阳，冯道和张承业联名上书晋王李存勖，谓梁廷新遭大变，君臣猜忌、将士离心，正是灭梁的大好时机。李存勖深以为然，乃亲帅大军进驻魏州，又命李存审、周德威、李嗣源、李存进、元行钦等各率所部将士，齐集魏州。赵王王镕，亦派将率镇定等州上万人马，前来助战。大军十几万齐集魏州，结营数十里，军威雄壮，晋王择日誓师，将士呼喊之声，恰如海啸山崩，声震百里。

时大河以北，除黎阳一座孤城，已尽为晋有。偏偏不久前梁黎阳留守刘郛因惧祸不应召入朝，朱友贞又暗中派人将他毒死。刘郛在梁将中智推第一，只因被梁王猜忌，贬官送命。守黎阳的将士闻之寒心，乃放弃黎阳，相继撤至大河以南。

李存勖兵不血刃，得了黎阳，大军进抵河畔，沿河结营，横亘几十里。河对面即杨刘城，梁军亦沿河几十里，列栅相望。时为贞明四年初冬。李存勖命广备木筏战船，准备渡河。

冯道献计道："朱友贞知我兴兵伐梁，必派大军前来抵挡。彼大军若云集河岸，我则渡河不易矣。宜乘梁大军未到，速派一支军队偷渡黄河，出其不意攻占杨刘。则我于河南岸，有立足之地。贼即想阻我渡河，亦无能为力了。"

性急的李存勖听了冯道的话，就要下令渡河。冯道急止道："臣有一计，可保渡河成功。几天来臣观察河面，现值初冬，河上雾大。可令一部分将士驾船接近南岸，擂鼓呐喊，佯为渡河，吸引杨刘梁军。同时派出几千人乘船筏从上游偷渡，掩袭梁军背后，一举攻占杨刘。"

李存勖道："彼列栅数十里，兵不下万人，几千人渡河，如何够用？"

冯道笑道："臣已问过当地土人，亦派侦卒偷过河去侦察，杨刘城梁军不过三千，彼营栅皆虚张声势以惑我，五千人渡河偷袭足矣！"

李存勖拊掌道："此计太妙！"命按计行事。果然兵不血刃，占了杨刘城，三千梁兵四散逃去。

梁王闻李存勖大举兴兵，急召近臣会议。敬翔奏道："陛下深居宫中，所与计事者，非近习即亲戚。此辈多不知兵，是以河朔尽失。昔以先帝之英武、御貔虎之师，犹不得志于晋。今晋日益强，我大梁日益弱，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若不改弦更张，臣有不忍言者。李亚子继位以来，攻城野战，辄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故将士用命，所战辄胜。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遭将又常常掣肘，而望成事乎？臣从先帝用兵三十余年，今虽老疲尚颇知兵，愿为陛下统兵出征，不敢说收复河朔，然阻李亚子于大河之阳，游刃有余矣！"

朱友贞道："卿公忠体国，朕素知之。不顾老迈之躯，欲亲临疆场御敌，其志甚嘉。但此事体大，容朕熟思。"

敬翔素知朱友贞优柔寡断，急道："此事急于水火，陛下听臣之言，早定大计！"

会议毕，张氏兄弟和赵严等私谓梁主道："陛下不可从敬翔之言。此老虽从先帝征战几十年，却从未独自统兵。而今老迈气衰，哪堪当此重任？且其自恃宿望，口出怨言，藐视陛下已甚，宜下诏切责之！"

朱友贞即把此事搁下，命贺环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率军十万抵挡晋军。又命河阳节度使谢彦章、匡国军节度使王彦章各率本镇兵，向濮州进发，俱听贺环节制。

贺环统领十余万军队进抵濮州时，晋军已有六万众渡过黄河，十几万晋军夹河结垒，连绵几十里，声势夺人。

朱梁诸将中，葛从周、朱珍、贺环皆以勇力闻，号"三虎将"，时葛、朱已故去，惟贺尚存。贺环虽已年近六旬，尚骑得劣马，拉得硬弓，即以勇力自诩，慨然目空一切，常谓："李亚子，小儿也。如遇我，有来无回！"今见晋军夹河结营，乃率大军屯于行台。命河阳节度使谢彦章道："敌夹河筑垒，此兵家大忌，你引兵三万，于上游处决开河堤，放河水灌他的营垒，乘他混乱时夺回杨刘城。"谢彦章领命而去。

时李存勖驻跸魏州，得到杨刘方面警报，率轻骑驰抵河上。见滔滔河水弥漫十余里，低洼处营寨俱浸于水中，将士皆选高阜处避水，部伍紊乱，登舟测水，深且没枪，暗暗吃惊："敌如乘机来攻，如何是好？"

冯道站在李存勖旁边，注视河水良久，回道："臣以为梁军放水阻我，意在夺回杨刘，不会攻我夹河营垒。水深没枪，能阻我，也能阻敌。据侦卒来报，谢彦章率数万人向杨刘方向运动。我杨刘守军只有石敬瑭部不足万人。千岁应赶快调集部队增援杨刘。臣观水势已不如初时凶猛，一两日后水势更弱，人马可以涉渡，我出其不意攻敌背后，必能破贼。"

李存勖乃派人驰入杨刘，命石敬瑭务必死守三日。三日后如见梁军后撤，开门猛攻。

过了两天，果然水势大减，深才及膝。李存勖乃命周德威和李嗣源率四万人马分两路涉水向杨刘急进。其他各部严密监视贺环各军。

谢彦章原以为晋军夹河各寨被洪水阻住，不会来援杨刘，乃集中力量奋力攻城。石敬瑭得了李存勖的死命令，自然不敢怠慢，催将士死守。两天之内，谢彦章七次挥军爬城，都被石敬瑭击退。城堞毁而复修者数次。

第二天傍晚，梁军正在造饭，忽然侦卒来报：两支晋军从东西两个方向涉过大水，已接近我营栅！谢彦章大吃一惊：没想到水势减弱得这么快！急命整队撤退。撤离营栅不及二里，周德威、李嗣源已率军杀到。石敬瑭见梁军急忙后撤，知援军已到，乃登城大呼道："援军来了！开城门出击！"一马当先，冲出城门，众将士欢呼呐喊，紧随在后，向梁军冲击。谢彦章见前有晋军挡路，后有晋军追击，只见喊声震天，鼓声动地，黑夜里不知有多少晋军，忙引军向斜刺里撤退。这下子反进了泛水区。将士们在没膝的大水中艰难涉行，速度大慢，被晋军赶上，冲得七零八落，不能成列。周德威、李嗣源、石敬瑭驱军大杀大砍，处处流血，河水为赤。谢彦章由亲兵护着冲出一条血路，拼命南奔。及至逃回行台，检点军士，失去了一万多人，遗失粮草器械不计其数。

这一仗晋军大获全胜，李存勖乃命全军悉数渡过黄河，离行台十里下寨。

贺环见谢彦章大败丧师，晋军逼近行台，十分暴怒。亲统数万人马，逼晋军寨前列阵叫骂，单搦李存勖出来对仗。

李存勖也不示弱，亲挥大军列阵营前，单枪匹马来战贺环。梁军门旗开处，贺环提着大刀，背着弓箭，跃马向前。

李存勖笑道："你偌大年纪，犹不识羞，还亲自出阵，我不忍心伤你，还是回家抱孙子去吧！"

贺环骂道："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死到临头，还这般嘴硬，不知我三虎将的利害吗？"说着，抡起大刀，带着风声，兜头劈将下来。李存勖忙用枪架住。两人你来我往，斗了三十回合，不分胜负。

“这厮果然宝刀不老，我须用计胜他！”李存勖想着，虚刺一枪，乘贺环躲闪时，拨马便向本营奔去。贺环见状，大叫：“亚子小儿休走！”策马随后赶来。李存勖把枪挂于鞍桥，张弓搭箭，回身便向贺环脑门射来。贺环见李存勖摘弓，早有防备，待箭飞到，不慌不忙向后一仰，伸出右手，轻轻向上一捻，便把射来的箭杆夹在两指之间，梁军将士见状齐声喝采。“这枝箭还给你！”贺环叫道。说话间，早把箭搭上弦，一声“去！”箭如流星般飞回，直奔李存勖的后脑。李存勖并不躲闪，只用弓轻轻一拨，那箭便被击落在地。晋军将士同样齐声欢呼。李嗣源怕晋王有失，急鸣金收兵。贺环见晋军撤回营栅，亲自断后，指挥梁军退入行台。

两军在行台一带对峙，转瞬就是百余天。晋军利在速战，所以李存勖屡屡派人挑战，梁军时出时不出，双方没有大的接触，李存勖未免急躁。

贺环见把晋军阻住，略觉安心。一日与谢彦章并马出城，巡察地形。行至一处高地，贺环道：“李亚子性急，早晚要来攻城。我当于行台城外高阜外设立营寨，与城中形成犄角之势。”遂以鞭指道：“此地可以安营。”谢彦章默然点头。

谁知第二天，晋王已派石敬瑭先在此立了营寨。贺环闻报大疑：莫非谢彦章通敌？便把此事密报梁主，请示定夺。行营都虞侯朱珪素与谢彦章有怨，对贺环道：“彼既有通敌之嫌，安能不严加防范？须将其禁锢一处，不令随便行动，以待主上旨谕。”

贺环道：“这事就由你来办！”

过了几天，朱友贞的谕旨到：谢彦章解京勘问。贺环便安排槛车，准备把谢彦章解往汴梁。起解的前一天晚上，朱珪派看管谢彦章的军士将其勒死，将尸体吊在梁上，伪装了自杀现场。又找了个借口，将勒毙谢彦章的两名军校处死。此事便神不知鬼不觉，军中都传言谢彦章私通晋军，于解京前畏罪自缢身亡。贺环本就怀疑谢彦章，又对丢失杨刘大为不满，也就不加追查，以“畏罪自缢”上报。

消息传来，晋王语诸将道：“彼将帅不和，自相猜忌，是老天助咱们一臂之力！贺环这老儿坚壁死守，我求战不得，真令人心烦。现今咱们背对黄河，前面十几万梁军固守，总这样下去不是法子。我想避开正面之敌，向汴梁进发，直捣他的老巢，岂不胜过在这儿和贺环僵持？”

周德威谏道：“梁人虽损上将，兵甲尚是完全，我若冒险轻行，恐难得利。”

李存勖有些生气："怎么能说是冒险呢？三国时邓艾以轻骑偷袭成都，迫使刘禅投降，亡了蜀国。当今我兵力数倍于邓艾，又乘屡胜之威，如何不能攻取汴梁？"

冯道进言："周老将军的话，值得千岁深思。当年邓艾长途奔袭，是因为蜀军主力都被钟会牵制在剑阁，姜维无法分身。邓艾偷渡阴平之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邓艾的成功纯属侥幸。千岁若想避开贺环的十余万众深入梁地攻打汴梁，贺环必然率众从后掩袭。梁人见我捣其巢穴，岂能不和我拼命？我屯兵坚城之下，面对死战之士，背对十万尾随之众，腹背受乱，千岁请想，能有几分胜算？"

"有几个会为朱梁死战？"李存勖对冯道的话亦不以为然，"自朱友孜事变以来，朱温的功臣宿将被清洗不少，连敬翔那样死抱着朱梁不放的大老元臣都不见信用了。眼下是人人心怀疑惧，互相提防。肯为朱友贞卖命的不过就是赵严和张氏弟兄那么几个人。眼见得朱梁没有多少时候可撑了，多少人都在为自己的出路盘算。我大军所到之处各州县不望风迎降才怪！"

说至此，李存勖颇为激动，遂不听周德威、冯道的谏言。下令全军拔营齐进，向汴梁进发。只留下李存进率三万人守杨刘城，控制黄河渡口。

大军行至胡柳陂，刚刚扎营完毕，侦骑来报："贺环已率大军尾随而至。"

冯道进言："此地离汴梁只有一天的路程，守军瞬息可至。贺环尾随至此，是要我腹背受敌。我宜乘他远来疲惫，尚未立营，以逸待劳，迎头痛击，破敌不难矣。"

李存勖即亲统大军冲向梁军。贺环正指挥军士设栅，忽见晋军趋至，来不及列阵，仓皇对敌。李存勖率骑兵如急风骤雨驰至。梁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贺环拍马舞刀来战，怎奈溃兵如潮，遏止不住，屡将战马冲撞。贺环无法，只得挥军后撤，直退至数里外，引军登上无石山，方才立定脚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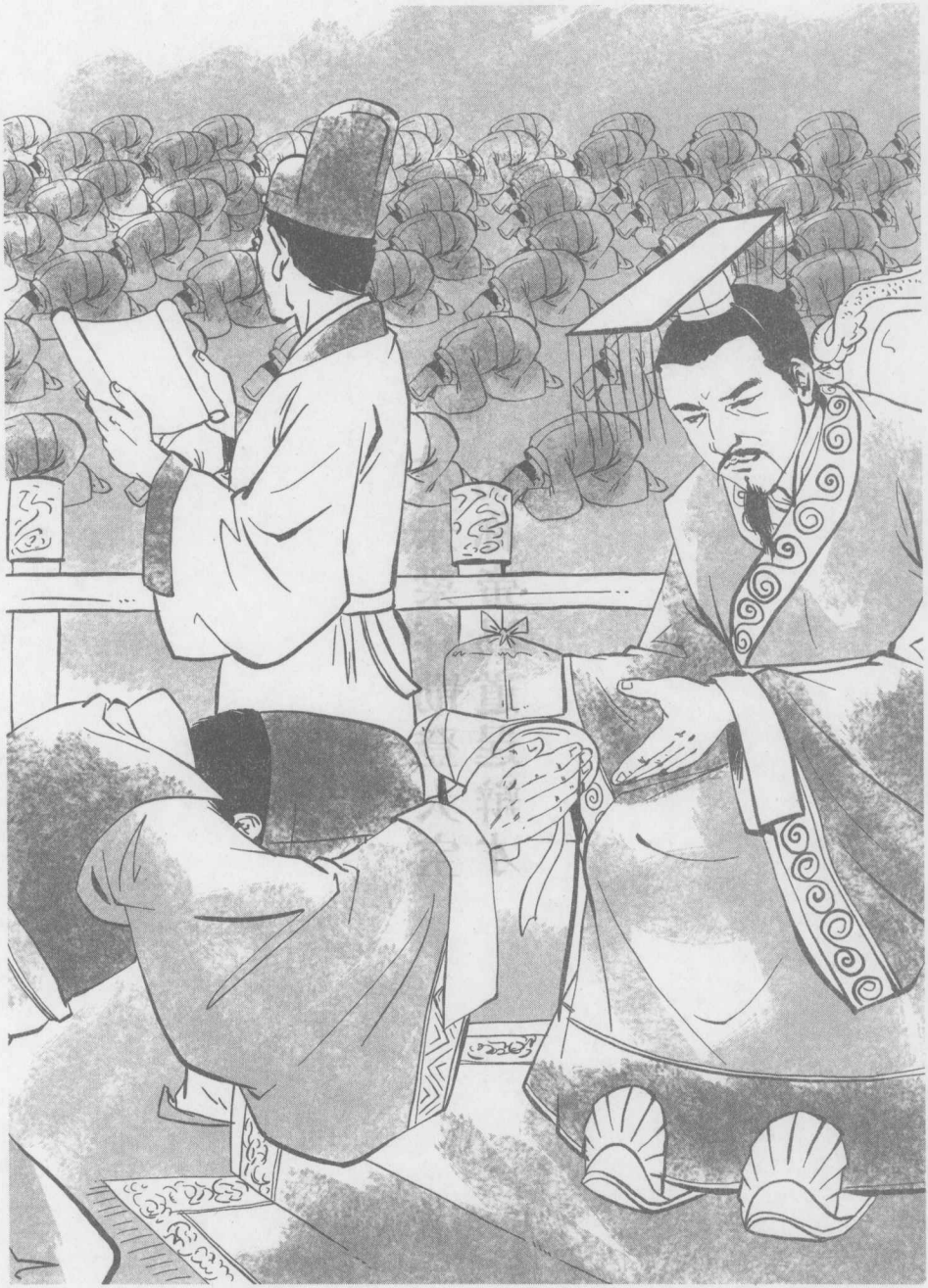
不想喘息未定，晋军已驱至山下。李存勖跃马大呼："攻上土山，活捉贺环！"他便奋勇先登，众将士紧随其后，齐向山上杀来。时天已向晚，梁军将士正在枵腹，无力抵挡，纷纷向山后溃逃。

这一仗，梁军损失人马数千。贺环不敢接近晋军，于三十里外扎下营寨。

不想这边取得胜利，那边却出了岔子。原来李存勖见周德威不赞成奔袭汴梁，便派他率幽州兵万人护送辎重先行。当晚周德威于胡柳陂以南十里宿营。李存勖率兵追击贺环时，梁宣义军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王彦章率铁骑两万来袭营。幽州军多为步卒，被王彦章军冲散，彼此不能相顾，辎重大部被梁军夺

去，周德威挥军死命来夺，无奈敌众我寡，又兼步卒难敌骑兵，周德威竟战死于乱军中。

得到报告，李存勖大惊，垂泪道："损我大将，是我的过错。辎重丧失，不得不还军了！"遂引军退还魏州。设香案祭奠周德威，感念周德威的战功，录其子周先辅为岚州刺史，厚恤其家。命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检点军马，损失近万人。乃把伐梁的事暂时搁下。



第十一回 灭朱梁存勖登大宝 劝称帝冯道逞辩才

梁晋暂时息兵，成德军又生变乱，引得李家兵甲，又不能安心休整。

晋王李存勖留下李存进、李存审、李嗣源等率重兵屯于魏博及黄河以南杨刘诸城，自己返回晋阳，打算休整一段时间再向梁用兵。

成德军节度使、赵王王镕背梁附晋后，得一强援，居安忘危，治宫室，选美女，宠信方士，炼丹制药，冀求长生之术。又素近佞谀、疏远忠直，弄得士庶生怨，人心离散。

王镕已年届五旬，日日吞服丹药，如何不残害身体？长生没求到，反弄得病体支离。王镕自知不起，召长子进宫安排后事。长子王昭祚，于王镕附梁时娶朱温女普宁公主为妻。王昭祚美容仪，朱温很喜爱，普宁公主更不必说。王镕背梁附晋后，王昭祚仍顾念泰山的旧恩，普宁公主亦一直住在赵宫。

王镕养子王德明，本名张文礼，素性狡狯，工于心计。见王镕晚年务为荒唐，人心离散，便生出不安分的心思。他派亲信去晋阳，对李存勖说："赵王若将位子传于朱温之婿，将不利于晋，大王不可坐视不问。"

晋王召张承业、冯道等计议此事。

张承业道："千岁宜阻王昭祚继王爵。赵王系王镕附梁时朱温所封，本不合法。我为大局计，待以王礼，是不得已。而今晋强梁弱，宜乘王镕病殁时废去其王爵，只保留其节度使足矣。王昭祚即亲梁，为大唐天下计，不应立他为镇帅，宜立王昭诲。当年千岁与王镕会于天承军，曾许以女妻之。今昭诲虽未成年，终是千岁家女婿，若立之为镇帅，则成德军四州皆倾心向晋，我于赵地可以高枕安卧了。老奴以为千岁应援助张文礼，着他扶佐昭诲为镇帅。"

冯道主张则和张承业相反："由谁来继承王镕，臣以为应尊重赵王的选择。自天祐八年王镕绝梁以来，凡我与梁战，赵王常以兵从，可谓倾心向晋。我若于此事加以干预，于情于理于利都不妥，反招赵人怨府。且废长立幼，自古取乱之道也。于大局计，赵地安定不生变乱最好，我得以全力对梁。王昭祚即为朱温婿，执翁婿礼亦无可指责。且自朱温死后，除普宁公主岁一归宁外，昭祚与梁已无往来。赵镇数州，其四周皆我晋国之地，且今晋强梁弱，即立昭祚，彼安能疏晋亲梁？若立昭诲，彼方在冲龄执赵柄者不知为谁也。"

见张承业面现不悦，冯道拱手道："晚辈只是一得之见，还望公公赐教。"又对李存勖道："若王德明赵人都目他为奸佞小人，心术最是不正，彼派人来游说大王安知不是制造混乱以便乱中取利？千岁不可惑于此等邪佞之言。"

李存勖听了两个人的意见，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沉吟一会儿，说道："那这样吧，王镕还没死，咱们派人去赵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就是。关于王德明那

儿，既然好意陈言，咱们也不必一口回绝他，告诉他注意事态的变化，随时来报，本王自有主张。”

张承业、冯道听了，回道：“一切由千岁定夺！”当下打发王德明派来的人回去，并派人同行。

谁知过了月余，派往赵地的人发来急报：王德明自以为得到千岁的默许，煽动军士发动兵变，杀死王镕、王昭祚，尽灭王氏之族，只留下普宁公主不杀。王镕幼子王昭诲不知去向。王德明自称成德军留后。

听到这个消息，张承业急忙来见李存勖：“千岁不能再迟疑了，应速发兵讨伐王德明，找到王昭诲，由大王派人扶佐他为镇帅。王德明灭了王镕一族，独留下朱温之女，其要向汴梁通款明矣！若不立即行动，赵地非我所有了！”

李存勖道：“公公放心！王德明如有二心，我决不放过他！本王立做准备就是！”张承业愤愤地退出。

时冯道也来打探消息。李存勖道：“适才张公公要我立刻出兵征讨王德明，参军以为如何？”

冯道答曰：“臣以为千岁宜静待几日，王德明将会有表至。且看他如何说法，再采取行动不迟。”

李存勖道：“王镕举族被屠，独留下朱温的女儿，显然是讨好汴梁。咱们岂能容他？”

冯道道：“臣料王德明不敢公然背我。赵镇四州，皆在我包围之中，两万兵力，又有一万由符习统领，多年在外，助我攻梁。现驻于黄河岸边。王德明公然叛我，岂不以卵击石？留下朱温之女，或许是为将来考虑。他屠灭王镕全族，结怨太深。也知八年来王镕倾心向我，惧我为王镕复仇，故而准备一条退路。一旦不能赵地立足，好奔亡汴梁。千岁有志于统一天下，应忍于小愤。只要王德明不打出反叛的旗号，我就不向赵地用兵。”

正议论间，适有王德明表至。其略谓：赵王宠幸宦官石希蒙，与之同起同卧，政事皆听之。又宠信方士，炼丹制药，冀图长生。亲军将士愤宦官专权，群起攻之，石希蒙等陨首。赵王怒，欲尽坑亲军。亲军人人自危，乃相率造逆，赵王举族遇害。臣闻义父遭难，悲痛欲绝，当即率众疾往王宫，见亲军数人威逼公主，欲行无礼。臣即将公主救下。臣已将造逆亲军祸首处斩，值此非常之变，群龙无首，赵人汹汹，秩序混乱。臣上表请为成德留后，永为大王守此土。

李存勖只略通文墨。表章由冯道且读且说。听罢，李存勖道：“看来残害王镕一家竟不是王德明干的。朱温之女得以活命是被他救下的。看来咱们疑他

疑错了。今又甘词以求为留后，我看咱们就答应他吧。”

“王德明的话，是否可信，臣窃有疑。赵州盛传王镕灭门系此子所为，当非无风起浪。”冯道仍有疑虑，“千岁应派人先把真相弄清，再做定夺。不过，为稳住王德明，为赵地不再生乱，可许他为留后。‘国不可一日无君’，权力不容出现真空。”

李存勖遂派李存霸为宣慰使，捧了册王德明为成德军留后的敕命，带人去赵州。其实，他的主要使命是弄清事变的真相。

李存霸没费多大力气就将事情弄得明明白白：亲兵诛石希蒙是实，王镕为此大发雷霆也是实。所谓王欲“尽坑亲军”之说，乃是王德明造的谣言，意在煽动亲军造乱。杀王镕者为亲军，而灭王氏满门者系王德明派人所为。其最忌恨的为王昭祚，密嘱亲信定要除掉。普宁公主也并未受到亲军侵害。且事变之后不几天，王德明即派人护送公主回汴梁。现正在途中，王镕幼子王昭诲，由亲将救出，向晋阳方向逃去。

与此同时，王德明写给朱友贞的表章也由李存进派人送到晋阳。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德明派亲信对王镕一家行凶时，将普宁公主的丈夫王昭祚和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统统杀害。

王德明担心所为不见容于晋阳，把普宁送回汴梁，以向朱梁通款。给朱友贞的表章即藏于普宁的妆奁里。普宁与王昭祚伉俪之情甚笃，今痛失亲夫爱子，自然切齿于王德明。一行人到达杨刘城，普宁公主便将表章交于李存进，然后跳入滔滔黄河。李存进闻讯急派人去救时，普宁早葬身河底，其尸于两日后才在十余里的下游发现。

李存勖展开表章，其略曰：伏惟亲军造逆，赵王阖族被戕。幸臣及时赶到，公主得免遭毒手。今臣已控制赵镇四州，差人护送公主回京，陛下若能泽被赵地，则臣之幸也。

读罢，李存勖拍案道：“这厮原是个两面派，对孤上表称臣，又暗送秋波于朱梁。若不是朱女，咱们还被这厮蒙混住了。告诉李存进，对朱女以公主礼安葬，立碑表彰！赵州之乱，原来都是这厮干的，我卧榻之侧，难容此贰心之辈，我定要兴兵问罪了！”

正布置间，赵镇都指挥使符习自黄河前线驰至。谒见李存勖道：“王德明屠灭故主阖家，又召令我还镇，说是另有任用。这分明是忌我手握重兵，于他不利，去必然凶多吉少。习非贪生惧死之辈。但我也犯不着自入陷阱，白白送命。我已将都指挥使印信交于李存进。望念我统赵兵相从千岁征战多年，乞予收留，赵州我是不能回去了。”说着，流下泪来。

李存勖手抚其背安慰道："将军不必悲泪。王德明那厮的小伎俩，我已尽知了。正要兴师问罪。幸将军来见，此天以将军赐我。你可速回杨刘，尽起所掌赵兵，向赵州进发，剿灭此贼，为故主报仇，我这儿也发兵助你！"符习乃收泪拜谢。

正要启程，王昭诲由亲将护送，来到晋阳，见了李存勖，哭拜于地，符习也抱住昭诲痛哭。晋王和左右都用好言安慰。

冯道献计道："赵王以上五世六人，世为成德军节度使，已历百年。今遭此巨祸，赵人哀之。千岁欲收赵人心，于兴兵之际，应予昭诲名义，以为号召。自古称燕赵多慷慨之士，必蜂起响应，则定赵地易如反掌。"

李存勖乃发布册命：王昭诲为成德军节度使，符习为节度副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李存霸为巡抚使。褫去王德明成德军留后之职，兴兵致讨。

符习和李存霸率赵兵一万和晋军五千拥簇着王昭诲进抵赵州城，王德明尚欲聚众守城。但军卒应命而至者不足千人。守又不能守，战又不能战，想逃亡汴梁，四城又被围得水泄不通。王德明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得饮刃自尽。

一场变乱就此平息，前后不足两个月。从此赵镇四州尽入晋王掌握。

李存勖兵不血刃，平定王德明之乱，又经过一年休整，士强马壮，粮草器械充足，乃决计伐梁。李存勖命李存霸扶佐王昭诲留守赵镇。符习率赵兵万人南下魏州取齐。自己率众离开晋阳。临行，李存勖对张承业道："公公把河东给我守好。此番出兵，是对朱梁的最后一战，有把握确保成功，公公听好消息吧！"

张承业喜道："千岁此番翦灭朱逆，功在社稷，老奴已年过七旬，终于看到大唐重振的这一天，死亦瞑目了。千岁放心去。老奴不才，愿效汉之萧何，兵员粮草器械，源源不断输送前方，要多少输送多少！"

梁龙德元年秋，李存勖大会诸将于魏州，只有幽州兵不来与会。因为接到边报，契丹有欲犯境迹象，乃命李嗣昭为幽州节度使，严密监视。

时冯道已升为王府长史，进言道："我大军十万云集，正面贺环梁军亦十万人。正面相持，进展缓慢。臣以为千岁宜兵分两路。一路由杨刘趋行台，此路距汴梁甚近，贺环必以重兵防守。另一路由德胜口渡河直指郓州，贺环必分兵去救。我可相机破敌。"李存勖征询诸将意见，众人亦无不赞同。

于是李存勖命李嗣源、李存进、符习各率本部，共五万多人马逼近行台下寨。声言攻取汴梁。自己亲率李存审、石敬瑭、元行钦等众将，亦五万余人马，占据德胜口向郓州方向进攻。这德胜口正当河北要冲。李存勖命李存审督

军卒夹黄河筑垒，分为南北二部，亦称夹寨，内屯积粮草，又置浮桥连通两岸，输送兵员给养，准备攻取郓州。

适梁主友贞已改元龙德元年，闻李存勖大举兴兵，命王彦章、段凝为招讨副使，协助贺环抵挡晋军。

贺环闻李存勖分兵两路，亦分两路对敌，命王彦章、段凝率军挡住杨刘晋军，自己亲率大军来战李存勖。

贺环和李存勖在德胜口一带打了一年，大小上百战，双方都死伤了上万人，也没有战出个子午卯酉。贺环夺不回德胜口，李存勖攻占郓州的打算也成了泡影。

双方都知道这次大战非同寻常，尤其是朱梁，关乎生死存亡，所以格外用心，打了一年，两路晋军都被阻住。但是天不佑梁，这样紧要关头，贺环病殁。主帅死，梁军为之气夺。李存勖乘此机会，一鼓作气攻下郓州。

梁主得知贺环病殁、郓州失守，很是惶急，命段凝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王彦章为副，统兵抵抗晋军。诏旨未及发出，宰相敬翔听到消息，急入见梁主："臣随先帝几十年，言无不用，今敌势益强，陛下弃忽臣言，臣尸位素餐，生亦何用，不如请死于陛下面前！"说着拿出一条白绫，就往脖颈上套。梁主大惊，急命左右阻住："卿何苦如此，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敬翔戚然道："今大局危如垒卵，不选良将统兵，欲用段凝。段凝并不知兵，安能统兵御晋？臣不忍见汴梁入于李亚子之手，是以先请死也。"

段凝乃段美人之兄，为人险巧，善窥迎人意，以妹献于梁太祖朱温。由是渐得亲信。朱温死，段凝又千方百计取悦于梁末帝朱友贞，亦得亲信，为军巡使，常监诸军。段凝又结好赵严、张汉杰兄弟，戏弄权柄、排挤善类。文臣武将无不切齿。今见梁主以精兵悉付段凝，敬翔不得不以死相争，务要梁主收回成命。

朱友贞道："不用段凝，何人可代贺环？"

"宣义军节度使、北面行营副使王彦章可代！"敬翔用不容置疑的口气道，"王彦章不但骁勇异常，且天性忠义，若任之为帅，必不负陛下。"

朱友贞尚在犹豫。敬翔大呼道："事急矣！陛下不听臣言，臣决不苟活于世！"

见敬翔如此果决，朱友贞只好收回成命，改任王彦章为招讨使，段凝为副，当即命将谕旨发出。

敬翔又争道："陛下只可专任彦章，不可以段凝副之。段凝为天家外戚，倘恃宠掣肘，彦章何能指挥自如？"

朱友贞不耐烦了："王彦章从先帝及朕征战四十年，非别人可以摆布的。朕已许卿，卿不必再来聒噪！"说罢，离座退入便殿。敬翔怔怔地呆立一会儿，只好叹息退出。

王彦章素性刚直，疾赵严、段凝、张氏兄弟等所为，接过招讨使印信后，愤愤地说："待我破贼还，必诛此辈以谢天下！"

段凝听说了，冷笑道："走着瞧！看谁算计过谁！"

却说晋王李存勖驻跸魏州指挥各路军队与梁军鏖战。一日，一个老僧前来谒见，献上传国玉玺一枚，谓黄巢攻入长安，唐京丧乱时所得，秘藏四十年，今见真主出，特来敬献。李存勖甚喜，要重赏他，老僧却坚辞不受："老衲皈依佛门，四大皆空，财宝皆身外之物，愿大王早日统一华夏，普济苍生，胜过赏贫僧黄金万两！"遂口诵佛号，稽首辞出。李存勖找来专家鉴定，玺通体以兰田之玉琢成，配以金纽，上刻八个篆字："受命于天，即寿永昌。"真真是传国之玺。群臣听说得了传国之宝，纷纷前来道贺，还有的索兴就上了劝进表。开始，李存勖还热情奔放，不到两天，情绪又低落下来。他对前来道贺的李嗣源道："得了传国宝，是件美事儿。可是宝的主人是谁？而今已是天祐十九年，可天祐皇帝在哪儿？十二年前就被朱温给毒死了。咱们空奉了一个天祐年号，却没有掌宝人。"说罢低声长叹。

李嗣源笑道："殿下何必为此烦恼？那高僧将宝献于千岁，又愿千岁早日统一天下，你不是掌宝的人，还有谁？"

李存勖道："当年朱温僭称帝号时，蜀王建曾劝先王称尊，先王回书道'此生誓不失臣节！'父王临终时，执我手嘱咐：'我家世代忠良，他日务当规复唐室，保全唐祚，不要学朱温、王建，坏了我家名节！父王之言犹在耳，我怎么能背弃呢？"

"这倒是个难题。"李嗣源一时也没了主意，沉吟片刻，眼睛一亮，微笑道："殿下何不把冯道找来，听听他的说法！此人博学多才，而且思想开明，知权变，凡事向前，不死抱着古董不放，以他的才学胆识，定能找出一条令殿下满意的路子来！"李存勖豁然道："王兄提醒得是。派个人把得了传国之玺的事儿告知他，要他把对这事的看法写个表呈来！"

原来李存勖攻下郓州以后，得李存霸的报告，说赵州、镇州、定州的百姓士子，纷纷上告州县官胡乱摊派、贪赃枉法，百姓不堪其扰。请派冯道来赵地协助查办。当年冯道巡抚幽燕，惩贪官、恤孤弱、建义仓，深得民心，所以李存霸想到了冯道。

此时冯道正奉命巡察赵地，见了晋王的敕书，对李存霸道："千岁得了传

国玉玺，要我说说看法。这是大事，文字上不能尽详，我须见千岁面陈。”

李存霸：“先生到此不足旬日，又要鞍马劳顿，未免太辛苦了。”

“为了统一天下的千秋大业，这点辛苦算什么?”冯道很兴奋，“真主出，国宝现，这是何等祥瑞！咱们的事业兴旺发达，晋王快有天下了！我去魏州，时间不会很长，此地距魏州只数百里，来回也就是四五天的路程，不会误了这里的事!”

李存霸听了也自欢喜：“我派军将护送先生回去!”

三天后，冯道回到魏州。李存勖把传国之宝拿给他看：“参军有什么看法?”

冯道拱手道：“臣特来给千岁贺喜！此乃真主出的征兆，千岁快要得天下了。”

李存勖显得很冷淡：“不过是一只皇帝的印信，能搅起这么大的风雨?”

“自古祥瑞都随真主而现。凤鸟棲于岐山武王兴、河图现于渭水穆公霸，都是上了典籍的。今高僧献传国之宝，应在千岁。臣未离魏州前，见城西北角有黄气冲天而起，继而仰观天象，帝星见于斗牛女之分，煌煌如月。种种祥瑞，非止一端，千岁还有何疑？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既然天命所归，那就唯有奉天才能承运!”

李存勖道：“当年王建曾劝先王称帝，先王回答说：‘此生誓不失臣节!’临终还嘱咐我务必规复唐室，保全唐祚。十几年来咱们也一直为这个南征北讨，至今咱们还奉的天祐年号，如一下子把这些全丢了，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王？天下人又怎么看我？‘顺天应人’，不能光顺天这一头，还得顺应天下人的心才是。”

冯道答道：“惟明哲能与时俱进，惟与时俱进，才能顺应天道。俗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即是说，当时有当时的打算，而今有而今的主意。时已过境已迁，就得变个说法，不然就落伍了，连圣人都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以后呢？那就要视情况而定。圣人并不主张不看时境而一味拘泥于父之道。朱温篡唐，杀唐废帝，是恃强凌弱，天下怜废帝而恶朱梁。如当时亦建号称尊，是又一朱梁也。必招天下侧目，故尔先王有不失臣节之语。时梁强晋弱，势亦有不得不然者。今我收幽燕、得魏博、败契丹，大河以北已尽为我有，三次大战，梁屡败，我军锋已逼近汴梁。朱梁之亡，已指日可待。这真是天予人归之时，不顺天应人，更待何时?”又道：“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时，曹操笑道：‘孤做个周文王吧!’周朝开国君主是武王姬发，但基础是父亲姬昌奠下的。姬发当了天子以后追封其父为文王。曹操用意清楚，开国称尊的

事，留给儿子去干。先王说此生不失臣节，只限于自身，并不要千岁也照着做。”

这一席话，说得李存勖茅塞顿开，频频点首称是。然而这位好大喜功的青年千岁还不无顾虑：“先王要我以复唐室、保唐祚为己任，这却如何是好？”

“这有何难？国号不改，还称大唐。这不就复唐室了？至于延唐祚，何不效法光武帝？当年王莽篡位，灭了西汉。刘秀不过南阳一豪强，自称刘氏后裔，起兵讨莽，终成帝业。建都洛阳，仍称国号为汉，后世称之为光武帝，取汉中兴之意。千岁为晋王，又蒙赐姓李，胜过光武帝多矣！建号称尊，名正言顺。岂不是既规复了唐室，又延了唐祚？我奉天祐年号至今已十九年。而今天祐皇帝安在？其后裔安在？找都没处找去！臣与同僚论及此事，常觉尴尬。不必再空奉一个没有皇帝的皇帝年号了！”

李存勖被冯道这番话说得心花怒放，所有顾虑一扫而光：“参军的话，我当好好思量思量！众臣中，亦有不少上表劝进的！”

“千岁宜早定大计。”冯道见说动了李存勖，亦感到轻松，“将士们追随大王南征北战，谁不图个封妻荫子，荣耀门庭，不可冷落了将士们的心！”

于是李存勖决计建号称尊。对冯道说：“参军不必去赵地了，我另外派人去，你在刘守光那儿做过筹安使，熟知这上面的事，先把摊子铺起来，待秉告过王太妃，便可行事。”

这信息传到晋阳，引出一个强烈反对的人。这人是谁？就是唐昭宗派往河东的监军太监张承业。

前面说过，李克用救了张承业的命，张承业甚为感激，把全部心血都用来辅佐晋王。李克用对张承业也推心置腹。临终前，拉着张承业的手说：“我把亚子托付于公公！”李存勖与朱梁大战十几年，常以张承业留守晋阳，军国重事皆委之。张承业亦尽心不懈。凡所以积蓄金谷，收市兵马，劝课农桑，成就李存勖大业者，张承业之功最多。此老又正直无私，守晋阳，有违纪犯法者，虽王室眷属戚贵，亦处治不宽贷。冯道巡抚燕地，上《治燕八策》，张承业甚为称赞，极力向李存勖推荐。冯道晋升王府长史，即张承业所荐。二人同样清心寡欲，性亦相近，遂成莫逆之交。张长冯近四十岁，冯以长辈事张，执子侄礼甚恭。张亦不以长辈拿大，每于军国重事，辄倾心下问，冯亦言无不尽。

李存勖生母曹太妃，亦甚敬重张承业。有一次李存勖想给王世子讨几十万钱用。张承业道：“钱是国家的，支取当有法度。世子私用，不能支！”李存勖怒道：“我连用点钱的自由都没有吗？”

张承业仍不买账：“臣是昭宗派来的老敕使，断子绝孙一宦官，心疼钱非

为子孙计，是用来成就千岁规复唐室大业的。王认为可以自由支取，拿去好了，就别用我掌管钱粮了！待财尽兵散时，受祸的可不单是我一人！”

李存勖被抢白得下不来台，怒对左右道：“取孤的宝剑来！”

张承业毫无惧色：“臣受先王顾托之命，所为无愧于心，今为爱惜国家钱财而死，也对得起先王了！”

这话说得义正辞严。李存勖怔了一会儿，悻悻地离去。

曹太妃得知此事，忙召李存勖入内，又派人谢张承业道：“小儿忤公公，已笞责过了。”第二天，曹太妃又和李存勖一同去慰勉张承业，于是君臣和好如初。

但这位张公公怀旧情结实在太重。总认为大唐时代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非常值得留恋的，甚至一些习惯用语的改变，也很反感，长板凳，昭宗时称长凳，而今人们称条凳，他也要骂：“真是人心不古，咱家在宫中时，是这么称呼的吗？”一次经过农家院，指着架上的葫芦骂道：“长的歪歪扭扭的，昭宗时的葫芦，是这个样子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唐亡，张承业认为不是皇帝老子的过，“都是朱温那些乱臣贼子造的孽！”经常这样咬牙切齿地骂。

张承业的全部行动，一言以蔽之就是：“规复唐室，延续唐祚。”他曾派人四出寻找唐昭宗近支宗室之后（废帝李柷年少，不可能留下后代），但始终没找到。有黠狡之徒希图意外富贵，弄了几个假冒的来走险，一验查，全都露出马脚。这事就只好搁下了。

李存勖以张承业功高，曾加援他为左卫上将、燕国公。张承业坚辞不受。常语人曰：“唐室规复之时，即咱家退归田里之日。愿百官送出洛东门，路人指而赞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时监军也。’于愿足矣！”终身只称唐官。

如今听说李存勖要建号称尊，又气又急。顾不得年高卧病之躯，乘肩舆颠簸了十几天，来到魏州，要拼着最后一点力气阻止此事。

张承业先见了冯道，劈头便问：“晋王要建号称尊了，是吗？”

冯道见此老满脸病容，老态龙钟，千里迢迢来到魏州，很感意外：“公公因何到此？”

“我为唐家天下而来，晋王不是要代唐称尊了吗？”张承业口气生硬，带着气。

冯道见他气鼓鼓的样子，便明白了八九分：“要称尊是有的，但不是代唐，而是规复唐室。”

“看来你是参与谋划了。”张承业带着揶揄的神情，“即是规复唐室，我请问，国号是什么？年号是什么？是哪个近支宗室之后为帝？”

面对连珠炮般的追问，冯道感到此老过于固执、僵化和保守。但因是长辈，冯道仍然心平气和地解释："国号还是大唐，年号千岁没定，我也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天祐。换了皇帝，年号自然要换。就是同一个皇帝，换年号的也屡见不鲜。这也不足为怪。至于说一定要找一个近支宗室之后为帝，学生觉得公公过于苛求了。你老人家也多方派人去找，可有着落？因为找不到，皇帝的位子就只好一直空下去？天祐的年号就一直尊奉下去？自朱温僭逆以来，一个没有皇帝的年号，我们已尊奉了十九年。自古以来亦无此先例。只此即可见晋王殿下对唐室已仁至义尽。而今朱梁逆贼行将殄灭。公公请想，当是时，是晋王殿下登大位为是，还是把大位空在那里，继续徒劳无益地寻找唐室之后为是呢？国不可一日无君哪！"这番话，入情入理，义正词严。张承业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但脑子里那个李唐的僵尸缠得他太紧了，感情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李存勖称帝的现实。怒道："全是花言巧语！而今我明白了，陷千岁于不仁不义、无君无父之地者，全是你们这些佞幸之徒。我也不想和你们多费口舌，只和千岁说去！"说着就要起身。

冯道和张承业相交十几年，还从来没被他如此不客气地骂过，因此也有些性起："张公公，十几年来我一直把你当作可敬的长辈，是敬重你的人品和胆识。我冯道的为人，你老也不是不知，怎么能开口骂我'佞幸'呢！今天我要奉劝公公几句：过去我也感到你有怀旧情结，但没想到你固执守旧到如此地步！大位，公器也。惟有德者居之，非一家一姓所专有。自三皇五帝至于今，换了多少个朝代？都是有道代无德，有德取代无道。隋炀帝昏聩失德，乃为大唐高皇帝取代。大唐最后几帝，若不失德，怎会落得亡国灭家？僖宗，公公熟知者。荒于政务，游玩无度，凡击剑、骑射、博弈、击球、斗鸡，无不精妙，常自夸道：'朕若应击球进士科，状元就落不到别人头上！'黄巢都快打进长安了，还照样和内园小儿走马击球。又别出心裁斗鹅，至一头鹅价涨至五十缗。至于天下百姓的死活，全不放在心上。这样的皇帝，别人取而代之，不应该吗？故而圣人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晋王英武天纵，顺天应人，将登大位，犹不忘故主，大唐国号相沿。高太懿昭四主，分别建庙、俾得血食，仁至义尽如此，公公尚有何不满？至于是否我等忿愚晋王如此，公公自可去问千岁！"

张承业知道李存勖不是别人可以支配的主儿，听了冯道的话，也感到迁怒于人不该。还是找李存勖做最后的一次谏诤，遂对冯道拱拱手："老夫一时性急，话说过了头，别在意！"

张承业见了李存勖，说了一些军国重事和晋阳的近况，便话转正题："大

王父子与朱梁血战三十年，本欲雪国家之仇，规复唐之社稷。所以老奴事王至今亦三十余年，为千岁聚积财富，召补兵马，用尽心血。今元凶未灭，而却以尊名自居，实与大王父子之初心自相矛盾。信义因之不彰，天下因之离心。今为千岁计，莫如先灭朱梁，为列圣复仇，然后求立唐后。南取吴闽，西取蜀秦，泛扫宇内，合为一家。则王之功德，虽高祖太宗不过也。王让国愈久，即得国欲坚。老奴并无他意，不过受先王大恩，为千岁立万年基业罢了。”

李存勖道：“这事原不是我的初意，但众志从同，我也不便冷了将士们的心！”

张承业明白这不过是托词，知道事情已不可挽回，流泪道：“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乃自取，不仅误老奴，也误诸侯。老奴实不愿目睹此事。王好自为之，老奴自去了。”遂不听挽留，第二天就乘肩舆离开魏州。张承业自此病情加重，至饮食不进，几个月后逝于晋阳。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特为两名宦官立传，其一便是张承业。

却说王彦章受命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决心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挽回颓势。王彦章在梁将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的人物。虽然不入“三虎将”之列，也颇有勇力，手中一杆铁枪重六十斤，舞动如飞，人称“王铁枪”。能跣足履棘行百步，眉头都不皱一皱。他也轻视李存勖：“李亚子不过斗鸡小儿，何足惧哉！”更难得的是他忠于朱梁，常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丈夫立世，大节不能亏！”

晋军攻下郓州，继而又攻下澶州，主力部队集结于大河以南百里，守德胜口的军队只有几千人。王彦章探得信息，亲率精兵五千人沿河疾进，去偷袭德胜口。同时命甲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从杨村乘船，顺流而下，船中载着木炭和引火物，又以重金招募锻工几十人，到了德胜口南岸，命锻工举火烧断铁索，甲士以巨斧砍断浮桥。王彦章挥军猛攻，南垒遂被攻下，晋军死伤千余人，所屯粮草悉被烧毁。

李存勖得到军报，亲自率军去救德胜口。到了北岸，见浮桥已断，李存勖命撤掉北寨栅木，捆成木筏，准备夺回南寨。王彦章见晋军势大，弃了南寨，引兵向杨刘方向退去。李存勖道：“杨刘守兵不多，赶快去救！”也引兵向杨刘疾驰，两军一在南岸，一在北岸，夹河而进。两军另有舟筏上百，亦各行一岸，每遇湾曲处，相及辄战，一日数接，互有胜负。两军同时到达杨刘。王彦章见不能得手，急引兵退至滑县。

王彦章向梁主报捷。不想阴险的段凝也向梁主报捷，竟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德胜口取胜说成自己的功劳，派人急急驰回汴梁，告诉赵严匿下王彦章的报

捷表章。梁主朱友贞乃派使者至段凝军传谕嘉奖，赏赐酒食钱币。独不提及王彦章。手下将士对此惊愕不已。不久，王彦章又率军突袭博州，结果失利，损失数千人马。段凝乘机上书梁主，说王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赵严、张汉杰又多方在梁主面前诋毁王彦章。昏聩的朱友贞竟下诏罢免王彦章，而以段凝为招讨使。

王彦章既惊愕又气愤。星夜驰还梁京，详陈胜败情形，质问朱友贞为何有功不赏，反赏赐重用段凝。说到激愤处，指手画脚，以笏画地。

赵严在旁斥道：“你这样放肆，眼里还有皇上吗?”又对朱友贞道：“陛下应该治他大不敬罪。”

朱友贞未及回答，王彦章厉声对赵严道：“大梁江山就败坏在你们这几个奸佞的手里，还有脸在皇上面前饶舌!”说着举笏便要打去。

朱友贞怒喝：“住手！在朕面前殴击大臣，真是目空一切！来人！把他拉出去!”几名殿前侍卫答应一声，便要来架王彦章。王彦章威严地扫视几个侍卫，不待他们靠近，自己除下官帽，含泪凄然道：“陛下如此痴迷不悟，可挖下臣的双眼，挂在汴梁东门，臣要看着李亚子的人马怎样进入京城!”说罢，头也不回，昂然阔步下殿而去。

“关进天牢！关进天牢!”朱友贞暴怒了。

敬翔见王彦章入狱，急忙来救。他对朱友贞道：“彦章武人，刚烈如火。陛下宜体念他屡立大功，宽囿才是。且臣闻德胜之战，段凝并未参与，如何反受嘉赏？无怪彦章之不平也。今举梁主精锐悉付不知兵的段凝，忠直之士，如何不心急如焚？陛下听臣之言，起复彦章，尚有望扶大厦于即倒!”

朱友贞余怒未息：“手里没兵，尚如此藐视朕躬。重掌兵权，不知干出什么不忠的事呢？起复王彦章不可能。看在卿的份上，叫他回家养老去吧!”时王彦章年届六十，所以朱友贞如此说。

敬翔还要谏诤。朱友贞道：“王彦章是你举荐的，朕不追究你举荐非人就是了，不要再啰嗦了，下殿去吧。”敬翔只好喟叹而出。

转眼是龙德二年。冯道率领一班人经过半年的筹备，登极大典已准备就绪。众文武复上表劝进。恰五台山僧人又献上古鼎，目为祥瑞。李存勖乃任冯道为大礼使，就在魏州牙城南面，筑坛张幄，于天祐二十年四月乙酉，行即位大礼。李存勖着衮服帝冕登坛祭告天地神祇。冯道捧祭文高声朗读：

惟天祐二十年四月乙酉朔，皇帝李存勖，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唐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安禄山谋逆，赖列祖在天之灵，肃宗皇帝

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窃据神器，载肆凶逆之朱友贞，乃朱逆温之子，阻兵残忍，罪恶滔天。群下将士，以为唐祀堕废，存勖宜延之。嗣武高祖太宗，躬行天罚。存勖惧无德忝帝位，询于士庶，外及遐荒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不答，祖业不可久替，四海不可无主。率土式望，在存勖一人。存勖畏天明命，复惧高肃之业，将坠于地，谨择吉日，登坛告祭，受皇帝玺绶，抚临四方。惟皇天后土飨祚唐家，永绥历服！

这祭文乃冯道手撰，读来抑扬顿错，甚为有力。读罢，冯道恭上玉玺。李存勖受了，升御座接受百官朝贺。文武各官，皆山呼万岁，舞蹈跪拜。拜舞毕，李存勖下诏谕：

以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大赦天下。李嗣源、李存审、李存进、元行钦等一班功臣，统加官进秩。冯道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晋阳号为西京，镇州为北都。追尊曾祖为懿祖皇帝、祖为献祖皇帝，父李克用为太祖皇帝。又奉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为四主，与三代合称七庙，立于晋阳。尊生母曹氏为皇太后，嫡母刘氏为皇太妃。追赠周德威为太师，张承业为左武卫上将军。

惟皇后尚未册封。李存勖原有三位王妃：卫国夫人韩氏、燕国夫人伊氏、魏国夫人刘氏。正室为韩氏，伊氏位次亦居刘氏之上，而刘氏最得宠幸。李存勖与梁战于河上十余年，独刘氏相从。且生了王世子李继岌。至是李存勖欲册刘氏为皇后，谋之于冯道。冯道不赞成，但说得很委婉："何以处韩、伊二位夫人？"李存勖只好暂把此事搁下。

过了一年，枢密使郭崇韬为李存勖出主意：欲册刘氏为皇后，须先立太子，然后援"母以子贵"例册之，别人就无话可说了。李存勖很高兴，先册立皇长子李继岌为皇太子，然后御文明殿，遣使册刘氏为皇后，又告于太庙，以示庄重。刘氏原出身微贱，因色得宠，骤得大贵便生出许多令人摇头的事来。不过这是后话。

李存勖建号称帝，历史上称之为后唐，以和李渊创建的唐朝相区别。这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第二代，新朝既建，上下洋溢着喜庆气氛，士庶都视李存勖为创业令主，期望他早日扫平割据势力，统一区宇，致天下于太平。文武群臣也以君臣风云际会自诩，尽责用命。李存勖集团一时呈现兴旺发达气象。

惟此时距统一天下的目标，尚有甚大距离。朱梁自不必说，尚拥有几十州地盘和近十万军队，和后唐势不两立。其他割据势力中，表示臣服的有：岐王

李茂贞、楚马殷、吴越的钱氏、闽的王氏，南平的高季兴甚至亲自入京朝拜。而南汉的刘氏、淮南的杨氏、蜀的王氏都拒绝奉命。

鉴于此，李存勖即位后的首要目标当然是消灭朱梁，其次是蜀和淮南。只要这几处荡平了，偏居岭南一隅的南汉不敢不表示臣服。然后再政治军事两种手段共用，双管齐下，彻底解决其他割据势力。

恰于此时，王彦章被黜，段凝统军。李存勖闻之大喜。即在兴唐府聚诸将誓师，大举伐梁。

梁招讨使段凝，见唐军势大，自料难以正面对敌，便令军士决开酸枣黄河大堤，滔滔河水溃决而出。曹州、濮州、郓州一带，顿成泽国，淹及农舍田地无数，几十万灾民流离失所。这一招虽阻住了唐军，但殃及无辜百姓，无人不切齿痛骂，人心尽失。眼见得朱梁气数已尽，离败亡不远了。

敬翔听说段凝决河自固，急人见朱友贞道："段凝不知兵，岂有以河水可以长久阻敌者哉？今李亚子精兵皆集于河上，后方空虚。为今之计，惟有命将分出，一路攻晋阳，一路攻镇州。迫使李来子分兵回救，减轻我正面的压力。再派使臣入契丹，约他出兵。臣还要保举王彦章，命他统一支兵去守兖州、中都，相机攻取郓州，以分李亚子的军势。请陛下熟思，非此不能挽回颓势。"

此时朱友贞已弄清德胜口大捷的真相，但碍于脸面，不便斥责段凝，复王彦章招讨使职位。但终觉有愧，至此顺水推舟，命王彦章为东路招讨使，然此时朱梁和李唐一样，精兵都在前线，后方空虚。汴梁只有守军八千，乃分出一半，又临时抱佛脚，连征带募，凑得数千，草草训练，交给王彦章，去守兖州一路。朱友贞还不放心，派张汉杰为监军，临行密嘱道："彼若有异志，便可断然处置！"这王彦章统不满一万之兵，且半数未习战阵，又有张汉杰掣肘，结果便可想而知了。

王彦章统兵，怏怏东行。

梁右军先锋指挥使康延孝为人正直，常与段凝意见相左。为酸枣决河，二人几乎反目。段凝恨恨地对左右道："早晚找个机会剃了这个刺儿头！"时汴梁解来军卒的饷银。段凝心生一计，命康延孝部的军卒减半拨付。却胁迫簿吏造了一份足额拨付的假账。同时使人放出流言：指挥使克扣军饷！

康部军士不明就里，结伙到招讨使行辕告状，要求查办。段凝假意以好言抚慰："本帅定会与尔等作主，严惩克扣军饷的不法之徒！"

康延孝召来粮饷官，问明确是减半拨付，即到行辕质问："为何他部都足额拨付，惟我部减半拨付？"段凝故作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本帅历来对各部一视同仁！待我找来簿吏问问！"可想而知，簿吏呈上的自然是足额拨

付的假账。康延孝疑惑了："难道是本部粮饷官做了手脚？这可是杀头的勾当，他有这个胆量？"正表示回去调查，段凝冷笑道："不用你费心了！本帅自有安排。日前你部兵卒结伙来告，都说你克扣军饷。你如今却来质问本帅，这不是贼喊捉贼么？为整肃军法计。审查只能先从你这里开始！"

此时康延孝尚不知这是段凝要置他于死地的毒计，坦然道："居然有人说我克扣军饷？身正不怕影斜！你审查去好了，纸里包不住火，这事不难水落石出！你既然说贼喊捉贼。那我就要看看，到底谁是贼！"说罢就要离去。

段凝狞笑道："你还想走?！审查期间，你不能随意行动！本帅已给你安排了去处。"遂厉声吩咐亲信牙将："送指挥使去别室接受审查！"牙将说声："请罢！"便要来拉。康延孝只轻轻一掌，把牙将击得蹬蹬蹬倒退数步。怒视段凝道："我是皇上钦命的先锋指挥使！你没权随便拘押我！"说着，就往外走。

段凝大吼一声："简直是反了！牙兵何在?"便有十几个牙兵手执利刃一拥而入，把康延孝团团围住。

康延孝见不得脱身，怒斥段凝道："看来你是借机报复！我要到汴梁去告你！"

"你还想见皇上？死了这份心吧！只怕你等不到那一天了！"段凝面带揶揄，对牙兵牙将命令道："把他押入囚室！待审清了，军法从事！"

康延孝被囚，康部军士议论纷纷。有说他罪有应得的，有说他冤枉的，也有替他惋惜说他聪明一世胡涂一时的；有少数胆大的，怀疑是招讨使裁赃陷害。最感震惊的便是那位粮饷官，饷银是他带人取回，又是他亲手造册发放。明明白白是减半发放，没有丝毫克扣贪挪，怎么忽然生起克扣风波呢。弄清此事并不难，只需找到招讨使行辕的簿吏一查对便清清楚楚。

粮饷官带着发放饷银的花名册找到簿吏："你我打交道多年，历来是从你这儿领回多少，发放多少，从不差毫厘的。此事最清楚的，莫过于你我。只要我二人据实禀告元帅，一场风波顿时平息。先锋使实是冤枉的。"

簿吏苦笑道："你哪知其中的隐情。大帅执意要这么办，谁敢违抗？咱们都有妻儿老小，可不能惹火烧身。此事你不要较真了，惹怒了大帅，不是玩的。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冤鬼！你我相交多年，我才跟你说。别人，我只字也不会露。这年月，还是自扫门前雪，少招惹是非吧！"

粮饷官听了黯然："明白了！谢谢兄台指点！"告别了簿吏，心神不宁地回到军营，仰在席上怔怔地出神。康延孝对他不薄，今蒙冤被囚而不救，感觉不是滋味。欲施以援手，又人微言轻、无能为力，欲向梁主举报，又级别太低，没有专摺奏事的资格。况梁主正宠信段凝，也不会听信。

正没头绪间，康延孝的亲兵牙将张琼来访。这张琼乃沧州南皮人氏，自幼习武，在县衙充任都头，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媳妇，人人都称他艳福不浅。小夫妻奉着年近五旬的老娘，日子过得倒也和美平静。不想县令是个色狼，见张妻貌美，起了歹意。诬称张琼勾结海贼，杀人越货，打入死牢。把张妻骗入县衙欲行奸污。张妻死命抗拒，抓破了那县令的脸，暴怒的县令杀死张妻，埋于县衙后院。张母遭此惊变，立时颠疯，四处乱走，溺水而亡。恰值康延孝奉了朱温之命巡察沧州，得知此事，处死县令，从死牢中放出张琼。

从此张琼做了康延孝的一名亲兵。十年间，积战功升为牙将。康延孝见他诚实可靠，便叫他统领亲兵，至此闻康延孝蒙冤，便想设法搭救。

张琼对粮饷官道："指挥使蒙冤，你最清楚，为何不去行辕说明真相？"

粮饷官道："我已见了行辕簿吏。此乃招讨使挟私报复，欲置恩使于死地，我也正为此烦乱呢！"因把簿吏的话详细复述一遍。

张琼道："使帅大人于我有救命之恩，知恩不报，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拼死也要去救他。找你，就是商量个相救的法子。"见粮饷官面现惊怕犹豫，又道："你怎么如此胆小胡涂！倘若使帅被害，段凝那厮岂能放过你？饷银是你亲自取走，亲手发放，为了堵住军士们的嘴，段凝能不把你一起除掉？可以肯定，使帅被害之日，就是你掉脑袋之时！你好生想想吧。"

一听这话，粮饷官就吓黄了脸："这一层在下没想到，亏得将军提醒！你说怎么办？"

"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救出指挥使，一同去投奔晋王——不，而今已是大唐皇帝。"张琼坚毅地说。

"怕是不好办吧？行辕戒备森严，怎么动手？只你我二人也无济于事。再者说，我和使帅大人的家小都在汴梁，岂不因此受累？"粮饷官仍然顾虑重重。"

"这事用不着你出面。我自有办法。"张琼道："至于家小，咱们派可靠的人去汴梁，先把他们密秘转移，只要出了汴梁城，就好办了。"

"既然不用我出面，那你何必来找我？"

"找你出银子呀！"张琼看来已经深思熟虑，如今的世道，把银子看得比爹娘还亲。金钱能使鬼推磨。在使帅的亲兵中，以重金募得敢死之士，由我带领潜入囚室去救人。还要用银子买通把守囚室的兵卒，许可我们进去探视。只要军卒收了银子，就好办了。派人去汴梁转移家属，也需要银子。还要有人在行辕外接应。"

"大致需要多少银子呢？"粮饷官问道。

“七八百两吧。”张琼道，“总须募得十几人，入囚室救人的要四五人。行辕外接应的也少不得四五人。转移家眷的也得两三人。还要准备咱们路上的用度，七八百两并不宽余。”为了粮饷官不再犹豫，张琼给他打气道：“而今梁朝气数已尽，支撑不了多久了。多少人已在暗暗寻找出路。就是没有此事。我们也犯不上为朱家去殉葬了。何况这还关乎你的身家性命。临事不断，祸不旋踵！”

“好吧！只能走这招险棋了！”粮饷官终于下了决心，“我这里还有用来采办粮草马匹器械的现银千几百两。你先拿去八百两，救出使帅大人后，其余的都带上走人。既决心离开此地，犯不上再给段凝当守财奴！”

当下计议定了。张琼先派两人带着银子去汴梁转移家眷。又以每人五十两银子募得敢死亲兵十余人。营救行动颇为顺利。张琼带十几名亲兵乘明月初上东山的薄暮，悄悄接近行辕。张琼和三个武功好的亲兵搭人梯翻墙而入。两个当班守囚室的兵士于前一天晚上已买通，每人得了白银百两。这两个兵卒也感到朱梁快完蛋了，早有另谋出路的打算，如今又得了重金，何乐而不为？待张琼等人救出康延孝，也悄悄离开招讨使行辕。

康延孝搭人梯翻墙而出。墙外接应的亲兵早已备好马匹。粮饷官也带着银两等在那里。一阵马蹄得得，十几人便消失在夜色中。

李存勖见康延孝来投，欣喜异常，立予接见，赐他锦袍玉带。张琼、粮饷官和十几个亲兵也各有赏赐。康延孝乃尽将朱梁政情、虚实和军事部署面陈：“梁主暗懦不明，宠任赵严、张氏兄弟和段凝。又不善择帅，且用人不专，每一发兵，辄令近臣监制，进退行止，悉取监军处分。其精兵尽在段凝，汴梁原有守军近万，又分一半付予王彦章，令他去守兖州。近又闻准备数道分兵，袭晋阳、镇定，派使臣邀契丹南犯，以分散陛下兵力，只待契丹兵出，便要大举行事了。”

“朱友贞又起用王彦章了？”李存勖对此颇为关切。

“起用他亦无济于事了。是敬翔一力保举，给了个东面招讨使的名义。他手中兵不满万，且半数是新募征来的，没有战力。还有张汉杰监军掣肘，他能有什么作为？倒是联络契丹，分兵大举的部署，陛下不可不防。”

李存勖聚众臣商议行止。有主张分兵防备契丹的，有主张加强晋阳防卫的，有主张重点放在正面段凝之敌的，有主张先打王彦章的，也有主张奔袭汴梁的，总之是其说不一。

冯道进言道：“臣主张奔袭汴梁。而今伪梁已人心离散，士无斗志，汴梁只有数千守军，几近空城。正好利我突袭。康延孝来投，尽道汴梁虚实，此天

助我也。只需一万轻骑往袭，便可成功。同时于杨刘、郓城两线，对段凝和王彦章佯攻以牵制和迷惑敌军，使彼不敢分兵。此地与大梁间，无山险梗阻，轻骑可以方阵横进，日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就是想回军去救，也来不及了。汴梁既失，伪梁残余各州，能不望风而降？陛下不栉沐、不解甲，已十有五年，无非欲灭伪梁，雪仇耻，一天下，此千载难逢之时也。若仍在此和段凝僵持，劳师费时，拖至契丹南寇，灭伪梁不知何年何月了。”

李存勖听了眉飞色舞：“卿言正合朕意！谁敢为朕率轻骑去袭汴梁？”

李嗣源答道：“臣愿往！”

李存勖道：“皇兄去朕最放心！郓州一线，朕要统兵亲往。王彦章自恃其勇，蔑视朕为‘斗鸡小儿’，而今必叫他败在朕的手里！”

当下分派李嗣源统帅一万轻骑奔袭汴梁，冯道随军同往。李存进率众牵制段凝，李存勖亲统大军去战王彦章，李存审等留守兴唐府。

却说王彦章统兵东行，刚进抵中都，即得侦报：李存勖军已离中都不远。王彦章急命先锋率数千人出城十里，前往堵截。不想这数千军卒半数为新兵，见唐军旌旗蔽空，戈铤耀日，漫山遍野，横冲而来，早已魂飞魄散，不顾军令，向着中都溃逃。溃兵冲击本队，列阵不成，也只好退入中都。

唐兵紧追至城下，奋力攻打，强弓硬弩，接连射箭，抛石机把几十斤重的石头，连续掷上城头，石矢如雨，梁军新兵哪见过这等阵势，纷纷哗走城下。中都本是城小堞破，如何抗得住两万唐军攻打？王彦章见守不住，只好弃城向兖州逃去。不料出城未及三里，即被唐军团团围住。王彦章虽然骁勇，无奈唐兵太多，密麻麻不知围了多少重。他舞动铁枪，挑开一重，又有一重，及至冲出重围，身已多处被创，流血不止，身边只有数十骑相随。马亦被伤，行不及半里，人马俱倒卧荒野，唐兵追至，连人带兵捉将去了。

这一仗，捉住监军张汉杰和梁军将佐百余人，斩杀数千人。

李存勖命将王彦章押至帐中，笑问道：“汝尝目我为斗鸡小儿，今日服我否？”

王彦章叹道：“天命如此，还有什么说的！”

李存勖爱他是一员勇将，命医官为他敷药裹创，劝谕他降唐。

王彦章正色道：“我本是一介武夫，蒙梁主厚恩，位至上将，与晋交战十五年，今兵败力竭，不死何为？且忠臣不事二主，我岂能朝为梁将，暮作唐臣？就算是大王欲保全我，我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人？”

李存勖为之动容，令军士扶王彦章去别室静养，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为唐所用。过了一些日子，王彦章的伤势已大为减轻，李存勖又派人去劝降。

王彦章道："唐主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会为了活命而投降，你们不用再费心机了！"

李存勖叹道："如此忠勇之士而不见信用，朱梁不亡才怪呢！王彦章欲保全名节，只好成全他了！"遂命将王彦章处死，厚葬之。然后率军向汴梁疾进，期与李嗣源会合，攻取汴梁。大军经过曹州，梁守将开门迎降。

梁主迭接警报，惊得手足无措，急召群臣问计。众人皆面面相觑。朱友贞泣谓敬翔："悔不用卿言，事已万急，卿念在先帝面上，为朕设一良谋！"

敬翔亦泣拜道："臣受先帝厚恩，已将三纪，名为宰相，实天家一老奴耳，今虽良、平复出，亦难为陛下设法，城中只有控鹤军数千，何能守御？只有驱令市民登城助守，火速派人召还段凝军，或许尚有一线生机。"

梁主亟遣使驰滑州去召段凝，又命四出张贴榜文，命市井男子悉数登城。使臣刚刚驰出汴梁，李嗣源率轻骑已驰抵城下。唐军尚未扑城，城中已是一夕数惊，朝不保夕了。

梁主朱友贞和几个近臣登建国楼，欷歔北望，无计可施。控鹤军都指挥使皇甫麟请道："而今陛下惟有乘敌军尚未合围速幸滑州，段凝尚有精兵六万，足可一战，再传檄各镇各州率兵勤王，或许有所转机，臣于路上誓死保护圣驾安全！"

敬翔道："段凝本非将才，官由幸进，并非忠贞之士，临此危急，能望他临机制胜，转败为功吗？"敌军就在城下，陛下一旦弃城，必陷彼重围，何人可保圣驾无虞？赵严亦接口道："事已至此，陛下一离皇宫，谁心可保？"朱友贞默然无语，泪流满面。

捱到第二天，近侍来报，宰相敬翔卧病，不能上朝。租庸使赵严亦不告而别，奔许州去了。

朱友贞见大势已去，长叹一声，拔佩剑自刎而亡。皇甫麟亦自尽于侧。史称梁主友贞为末帝，在位十年，享年三十六岁，梁自朱温称帝，国仅二传，共得十六年而亡。

梁开封尹见梁主自尽，便开城迎降。由是李嗣源兵不血刃，进入汴梁。

冯道一入汴梁，立即派人接管了朱梁的文籍档案。又对李嗣源道："汴梁为伪梁巢穴，情况甚为复杂。都总管宜派数千轻骑，昼夜巡逻。防止奸宄之徒乘乱生事。派兵严密封锁伪宫，除日常用品采办人役，严禁其他人出入。嗣皇上驾到再行处置。组织一支执法队，凡抢劫、杀人、放火、奸淫者，一律就地正法。再发布告示，令伪官伪将及控鹤兵卒，限期到指定地点报到，照常供职，等待接收。已往文牍卷宗，不得损坏。伪钱可继续使用，待条件成熟兑

换。安抚百姓无须惊扰，各安其业。”

李嗣源按冯道所言一一布置，又派出快马向唐王报捷。

李存勖正率军向汴梁疾进，接到捷报，大喜道：“天下大定了！”率轻骑昼夜兼程赶赴汴梁。

李嗣源、冯道率梁降臣出城二十里迎接。梁臣拜伏路左请罪。唐主下诏：“所有降臣一律免罪，待授新职。”梁臣皆山呼万岁。即入城，进皇宫，御温德殿受贺。第二天，李存勖赐宴，犒赏李嗣源、冯道及有功将士。梁降臣四品以上皆与宴。

席间，李存勖喝得满面红光，兴奋异常。酒酣处，手牵李嗣源衣，首触其膀道：“朕有天下，卿父子的功劳居首，此后富贵，与卿父子同享！”李嗣源麾下有两员勇将，一个是义子李从珂，一个是女婿石敬瑭，都以勇猛顽强著称，屡立战功，这次奔袭汴梁，这两人任左右先锋，率军最先进抵汴梁城下。又对梁降臣道：“尔等往昔在朱家为臣，自然为朱家办事，不论做过多少不利于朕的事，都能理解，各为其主么！而今既然弃暗投明，归顺我大唐，也当为朕尽心做事。朕对尔等和朕的旧臣一样，一视同仁，都视为肱股，量才录用，有功的照样升赏。而今就有两个立功的机会，一是说敬翔出来，为朕效力；一是说段凝率部来降。哪位卿家愿往？”

梁崇政院使李振应声而出：“臣与敬翔交厚，愿往说敬翔。”

梁开封尹王瓒亦趋前道：“臣愿去说段凝。”

李存勖自然慰勉一番，二人领旨去了。

结果是段凝率六万梁军投降。因梁军精锐尽在段凝，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尚未归附的各镇各州，纷纷效仿，相率纳款，旬日之间，梁地已定。

不过，李振去说敬翔，却碰了钉子。敬翔慨然道：“我二人同为梁相，君过不能谏，国亡不能救，今国亡君死，如腼颜事新主，有何面目见太祖于地下乎？虽新主有诏赦罪，我与公能不慊于心？”李振再三劝说，敬翔只是摇头。李振无奈，只好回去复命。

李存勖大为感动，正要亲自出面去劝，人报：敬翔用一条白绫，吊死在朱温陵墓的封树上。李存勖叹道：“敬翔于朱梁是第一功臣，追随故主而去，也算得了去处。可惜不为我所用！”

朱梁已灭，李存勖召集近臣商议善后。

冯道献策道：“当今第一大事为正名，陛下既以复兴唐室为职志，对朱梁宜名正言顺的处置。朱温倾移唐祚，建号称帝，是为僭逆。陛下应下诏，废除伪梁国号，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其年号亦一律作废。毁去其宗庙神主，

朱温墓亦不得继续使用宣陵称号，改为宣林。颁诏天下，以后凡文字上涉及朱梁的，一律于梁前加一‘伪’字。”

李存勖笑道：“要这等咬文嚼字吗?”

“陛下，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文字游戏呀!”冯道引经据典加以解释，“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代表一种地位、权力。循名才能责实，名不符实，乱臣贼子就会加以利用。所以孔子把正名看作头等大事。我和朱梁血战十几年，一直宗奉天祐年号，就是表示不承认朱梁的僭逆，而今如不正名，等于否定了我们自己！陛下请看，这是可省可无的小事吗?

“看来还真得正一番名!”李存勖笑道，“那就依卿所奏，要做，就做得彻底些，干脆把朱温的墓平了，棺木砸烂，尸骨给他烧了!”

冯道急忙摇首：“不可不可！发墓毁尸，神鬼怨愤。罪大恶极之徒，伏法后也准许入土，以安其魂，防止游魂为厉。当年伍子胥因恨极而对楚平王掘墓鞭尸被后世讥讽了千几百年，陛下信义布于四海，不可为此遗讥后人之事。”

李存勖道：“那就把阙室铲除，封树削去，既然废陵称林，那么大的规模就名不符实了。”

冯道继续奏道：“所有天下官府名号，寺观名额，曾经朱梁改名的，一律复旧。汴州既为伪都，亦不得称汴京，应恢复宣武军称号。我大唐故都长安，朱梁改为永平军大安府，应改为西京，仍置京兆尹。晋阳为陛下发祥之地，宜号为北京。”

李存勖道：“这也应该，卿为朕拟一道诏旨，颁示天下便了。”

冯道又奏：“这些事虽大，做来并不难，一道圣谕足矣。臣还有几件大事要奏。这可不是单单颁一道诏谕就办得了的。要集思广益，廷议后才好施行。其一是定都，汴州为伪都，既不称汴京，则不应定都于此。定都何地为好呢?长安为我大唐国都，但自安史之乱以来，屡遭巨创，宫阙残破，且王气已衰，不宜居帝辇。晋阳为陛下基业发祥之地，王气盛，但规制不宏，少宫阙，不足以显天子之尊，幽州曾为古燕都，但逼近契丹，且距中原较远，亦不宜为都。臣反复思考，洛阳据中原四达之地，且为数代古都，文物蕴厚，宫阙壮丽，宜为我大唐之新都。此为臣之管见，当否还须宸断。”

李存勖道：“诸位臣工，定都关系国运，说说看，哪儿做都城为好?”

诸臣众口一词，都赞成定都洛阳。

见众人意见一致，李存勖道：“那就定洛阳吧。既是首都，那就非一般州镇可比，需派一得力人员去，谁去好呢?”停顿片刻，他把目光停在李存进身上：“皇兄，你挪挪地方，离开天雄军吧，替朕把治理洛阳的重任担起来。魏

博那儿，我另派人去。”

李存进拱手道：“臣遵旨。散朝后我就去办交割。交给哪位大人呢?”

“交给赵在礼吧。”李存勖道：“魏博的事，还是由当地人管起来。”

赵在礼原是梁大将杨师厚的裨将，当年率乱兵逼贺德伦投降晋王，几次率魏博军随李存勖对梁作战，很得李存勖器重。李存进为天雄军节度使。赵在礼为副使。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李存勖又转向冯道，“可道，继续说你的大事。”

“陛下即位已半年有余，尚未铸钱。市面上流通的还是天祐制钱，伪梁各州，还是用的朱家钱。”冯道当胸捧定笏板，缓缓而奏：“臣主管户部，深知铸同光钱刻不容缓，已会同有司就同光钱的成色、制式、分量及银钱之比，铸若干缗拟就了初步方案，请皇上裁定。伪梁的钱宜尽快停止使用，一俟同光钱铸出，即应兑换，以何种比例兑换才能为百姓接受，也要朝议后由皇上定夺。”遂把户部拟定的铸钱方案，详细地说了。

李存勖道：“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里头学问很深，朕是马上皇帝，这方面不在行。你们好生议一议，朕采纳就是了。”

议的结果，诸臣对冯道提出的方案没有异议。李存勖道：“那就照户部的主意办，先造几枚样钱拿给朕看。”

“遵旨!”冯道答应一声，“臣需要说明，方案中所定铸的缗数，只是个约数，到底需铸多少，须视兑换、发行的情景而定。不可能一蹴而就。臣从伪梁留下的档案中知道，伪梁十六年中，只开平初铸钱一次，铜铅比例也不一，很乱。咱们这次铸钱，需特别注意成色和重量，一定要把伪梁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否则不论是官是商是民，总有一面要吃苦头。”

见李存勖面现疑惑，冯道进一步解释：“臣说个实例，皇上就明白了。朱温的制钱，铜铅比例是六四。用的铜多，铜价就贵了。奸民得了钱，熔化重炼，铸成铜器去卖，一翻手就是成倍的利。于是市面流通的制钱大大减少，结果物价就上涨。钱少了，又致钱贵银贱。朱温定的银钱之比是一两足银抵开平制钱一千七百文，实际上只抵八百文。官府收税，只收银不收钱。乡间百姓手里哪有许多银子？于是按一千七百文一两折缴制钱。如此百姓实际上多缴了一倍的税。那些贪官污吏再按八百文一两去兑现银，一两就变成了二两。那多出的一两，就入了官吏的腰包！皇上明鉴，这里的弊端实在大得不得了！伪梁之亡，钱法之坏也是个缘故呢!”

李存勖一拍几案：“这里面竟有如此大的说道！你主持户部，一定要替朕把持住，不能叫百姓吃亏，更要堵住贪墨的漏洞!”

冯道拱手道："臣定不负陛下的重托！臣斗胆进言，此次铸钱，不图美观好看，只图便民流通！少用铜，钱不那么鲜亮，却可堵绝弊端！"李存勖道："可以，照你说的办。再议议别的事。"

李嗣源道："伪梁精兵尽在段凝，六万人马虽随段凝归降，今尚屯驻封丘，须尽快处置，以免生事。"

李存勖道："段凝是赴你军前投降的，如何处置，就由你去办吧。"

李嗣源道："臣遵旨。六万人不可聚在一起，分别编入李存审、石敬瑭、毛璋、西方邺、李从珂等部，原统兵将要一律调换。段凝尤须调离，授以他职。愿意回家的，赏给钱帑。康延孝久在段军，熟知彼情，可命他助臣办理。陛下如可臣所奏，臣即同康延孝率军进发封丘。"

李存勖道："这思虑的很周详了。你到封丘，即传朕的旨，着段凝速来汴梁。安置六万兵将，可不是小事，千万不要出乱子。需要拨多少钱，你和冯道商量。"李嗣源和冯道同时答道："遵旨！"

李嗣源又道："段凝任伪梁招讨使时，勾同赵严、张汉杰等，欺上压下，排挤善类，是个奸佞小人。陛下召他面君不宜重用。"

李存勖笑道："段凝将六万伪梁主力输诚，这功劳不小，若不然咱们君臣哪能这么容易进入汴梁？方今新收伪梁之地，朕还需要借他安降兵降将的心。所以，该给他的，还要给他，至于他的为人，朕心里明镜似的，皇兄尽可放心。"

李存进道："我新得伪梁几十州之地，情况不明，宜派出得力人员前往巡视，把那儿的情况摸准摸透，以便对症下药。制定咱们的大政方针。"

李存勖道："皇兄之言甚是。不过这样的能员而今还真不好找。需文韬武略俱备，就你们几个卿家来说，只有可道堪与此任。然可道为朕掌管户部，如何离得开？其他几个皇兄皇弟朕也都知道，都是带兵的主儿，缺的就是文韬。如何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呢？"

见诸人都在瞑思苦想，冯道进言："臣以为可把眼光放宽，不妨到降臣中去找一找。"

李存勖道："这也未尝不可。可道莫非有了目标？"

"臣举荐一人，请皇上宸断。"冯道奏道，"伪梁郓州节度判官赵凤，可当此任。此人少即以儒学知名，天复初曾任长安县主簿，与臣相知。昭宗蒙尘，长安大乱，赵凤避乱兖、郓间。朱友贞闻其才，征至汴梁，因性刚正好直言，为张汉杰、赵严等所忌，只授郓州节度判官。此人才学不在臣以下，熟知民情，若信用之，必不负陛下。"

李存勖："一个小小的州判官，骤当此大任，能力尚不说，难道不会引起诸臣的骇怪？"

冯道对曰："可任他为采风使，只巡视不予办事实权。为减少大臣骇怪，可于皇族中选一人为采风使，赵凤为副。如此处置就妥贴了。"

李存勖赞道："这个办法好。就着存霸同他一道去。存霸虽领河中节度使，并不到镇，只在晋阳坐食俸禄。也该叫他历练历练了。朕这就下诏，召见赵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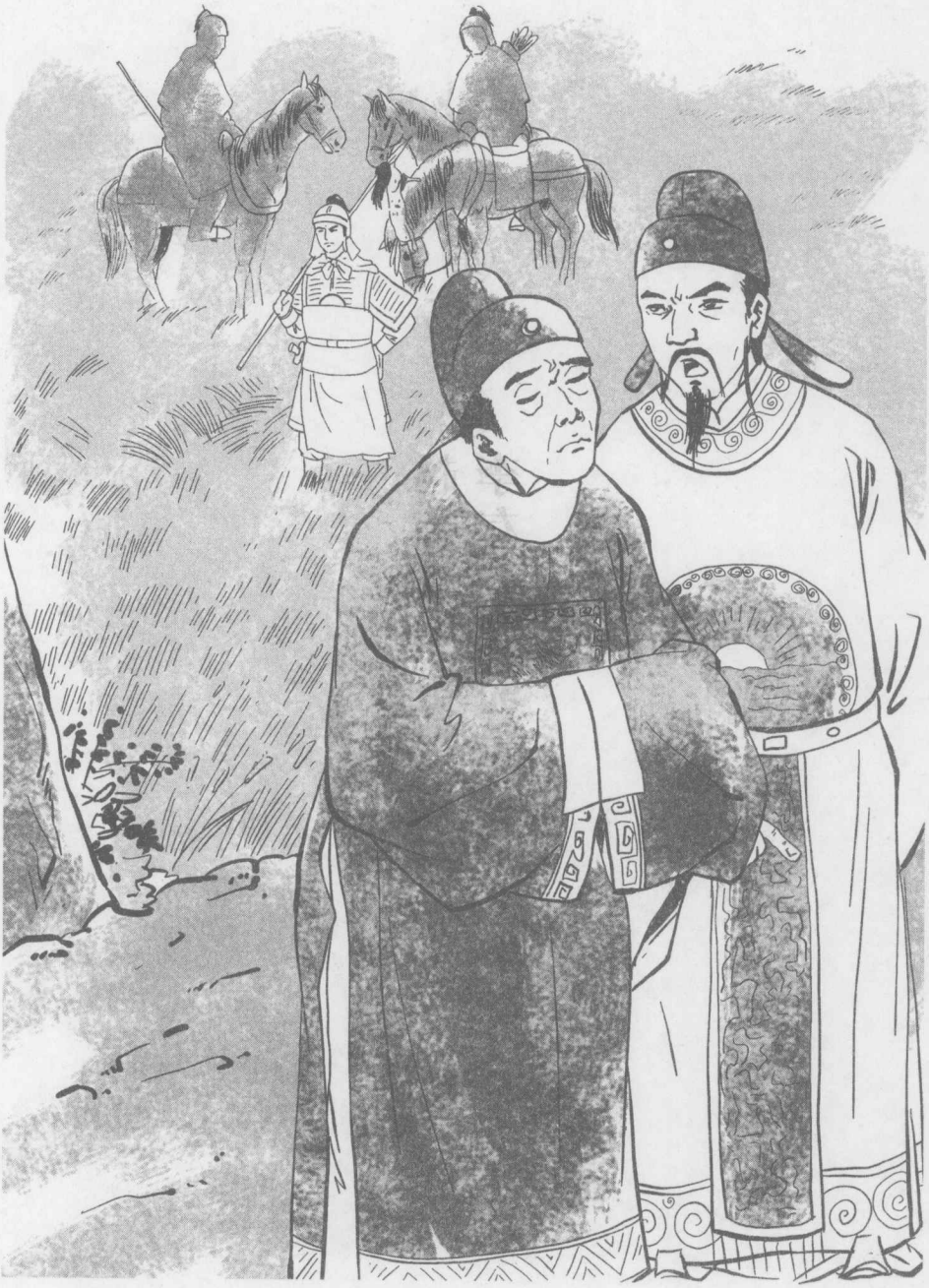
李嗣源又奏："伪梁已灭，天下诸镇只有蜀和淮南不奉诏，看来还得有两场大仗要打。陛下应早作准备。"

李存勖道："朕以统一天下为志，自然须臾不忘此二处。诸卿说说，先取蜀呢？还是先取吴呢？"

冯道答道："蜀虽路途艰难，蜀主王衍荒淫日甚，人心离散。我以百战正义之师无患不胜。待全蜀扫平，顺流而下，取吴易如反掌。此王濬当年楼船下益州之势也。"

李存勖道："甚好，就按这个思路准备。"又对李嗣源道："伐蜀之事，就由皇兄负责筹备，朕委你为蕃汉内外马步军都总管。当此天下即将统一之际，朕要处置的事实在太多。军事上的事，你就替朕管起来！"

几件大事都议得很顺利，李存勖赐宴于内廷，君臣尽欢而散。



第十二回

赵芸娘引史警夫君
李存勖因骄生荒诞

同光二年的暮春，洛阳城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御园中的牡丹花仍然千娇百媚，还看不到衰谢的迹象。

唐主李存勖已驾临洛阳三月有余，且行过了郊天大礼，洛阳既为古都，宫阙壮丽，城垣高大坚固，又经李存进先期运来许多珍宝充实宫廷，益显出帝王豪华气派。曹太后、刘皇后、韩氏伊氏二妃，也随同抵洛，分居宫中，母子团圆，妻妾欢聚，李亚子好不欢畅。惟刘太妃留居晋阳，不为无憾。刘太妃乃李克用正室，因非李存勖生母，遂不得册为皇太后。刘氏性情豁达，倒也不达意。李存勖派人迎奉时，刘太妃道："陵庙尽在此处，若同住洛阳，岁时何人祭祀？"听了此话，李存勖也不好相强。

此时冯道同样心情愉悦。自随同李存勖来到洛阳之后，于户部侍郎之外，又获翰林学士之职，成了同光朝的中枢大员，李存勖所下诏谕，多出其手，甚见信用。李存勖又于皇宫之侧，赐予府第一处，为的是便于随时垂询，府中门子、护卫、仆役、卑女不下百人，冯道两妻孙氏和芸娘，一封万年县君，一封兴平县君，也很荣耀。儿子吉儿，也十多岁了，一家团聚，其乐融融。赵芸娘没有生育，视吉儿为己出，疼爱有加，亲自为他启蒙课读。

冯道每天入学士院当值，还要照管户部的事，忙得不可开交。

忙归忙，冯道却十分愉快。他常对芸娘讲，天复二年认识当今皇上，是天赐的缘分。若非缘分，何以十年之后得以君臣际会；又用了十年功夫，打出了大唐复兴的局面？自天祐九年我归于晋王麾下，言听计从，君臣甚是相得，自咸通丧乱以来，称帝建号者何止十几人？惟有我大唐当今皇上可称英明令主。跟着这样的主子，令人心悦诚服。皇上虽是马上皇帝，疏于文采，但绝不排斥读书人，不但不排斥，还推心置腹，信用有加。皇上未登大位时，我曾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概括主臣之间的关系，主上深以为然。不是英明令主，哪有这样的主臣关系？我说的令人心悦诚服，就是指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不是没有误会，不是不出裂痕，但一经沟通，立即冰释，欢好如初。当年扫灭刘守光时，今上在幽州设宴庆贺。新得千里之地，大家都兴奋异常，席间开怀畅饮，都有点醉了，主上执杯问我："今日宴会，可算人生一大乐事吧？"我乘着酒兴，居然回答："伐人之国而以为乐，有伤仁者之兵！"今上听了，顿时面现愠色："有道伐无道，乃仁义之师，是你常对孤说的。今日怎么反说这个话？我看你是喝晕了！出去！出去清醒清醒！"我当时大笑连声，踉踉跄跄地退出宴会厅，与宴众将都有些不知所措。第二天酒醒，李嗣源把当时的情形向今上说了。今上立即向我道歉："昨天喝多了，参军不要见怪。"我说："是

臣下不该对千岁说那样的话，是臣失礼在先。”这么一解释，谁都没有芥蒂了，欢好如初，今上照样委我以重任，照样言听计从。这样礼贤下士心怀宽广的主公，怎不叫人心悦诚服呢？侍奉这样的主子，把心剖出来都值得。”

芸娘道：“自从和老爷结为连理，从未见你这样高兴过，原以为老爷是为得高官而喜，今日才知道老爷有更高的心境。”

冯道感叹道：“我年轻时，正值乱世，各割据势力征战杀伐无已时，那时我非常苦闷，以为人世间又一个劫数来临了。自东晋迄于隋初，神州乱了二百六十多年，不是小乱，也不是中乱，而是大乱，乱得不能再乱。南边有东晋宋齐梁陈，北边有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中间还夹着五胡十六国，那个乱劲你想都想不出。天下黎民百姓遭的罪那就没法说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肯定不是文人的夸张！”

芸娘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两句是王粲的诗，是说的三国时的情形吧？”

冯道先是一怔，随即笑道：“这我岂能不知？反正这样的诗句凡乱世都适用！”其实冯道是记混了，但在芸娘面前只好巧言掩饰。

芸娘也是微微一笑。又道：“妾知道了，老爷而今心情愉快，是因为遇到了英主，而且看到了天下统一、太平可致的希望。”

“是啊，”冯道愉快地说，“我最担心的二三百年长的大劫难看来可以避免。而今天下诸镇不奉表称臣的只有吴、蜀两家。他们的实力比朱梁差远了。朝廷已定下先取蜀后灭吴的方略，眼下已着手准备，扫定此二处，我看也就是三几年的事。当年朱温僭帝号时，拥有七十八州之地，远比晋强，然而终被晋所灭，是上苍将扫荡群雄混一区宇的大任托付给同光皇上。我有幸扶佐皇上开创大一统局面，功成之日，标名于凌烟阁，流传千秋万代，读书人尚何所求？每想至此，我辄激奋难眠。”

芸娘也受了感染，喜道：“妾这几年读史有些体会。天下大势，总是合为主流，分总是暂时的。分的时间有长有短，终归还是统一。统一实现前总是有些征兆，如英明令主出。如老爷所言，今上便是这样的英明令主。看来天下一统的局面为期不远了。老爷刚过不惑之年，安享太平的日子还长着呢！”

冯道挽住芸娘的玉臂，高兴地说：“夫人的学识大有长进。尔后你多读些开国君主和臣下治理国家方面的书，对我也是个帮助。眼下事太繁，我抽不出时间从容读书。”

芸娘温婉地点了点头。夫妻说了好长时间的话，都有了睡意，于于相挽着进入红罗纱帐。

过了些日子，同光钱的样钱铸出来了。冯道兴冲冲地带着样钱入宫去见皇

帝。刚到宫门，就有太监来报："皇上带人去魏州了！"

冯道听了一怔："皇帝出巡这样的大事，我怎么不知道？"遂问道："枢密使和大臣们知道吗？"

太监回道："他们也未必知道。皇上说到魏州转转就回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不必知会大臣们了。"

"皇上没说到魏州做什么？都带了些什么人？"

"皇上说去看看即位坛。也没带什么人，除了侍卫亲军，就是十几个年青的太监。"

李存勖的登极大典，是在魏州举行的。筑即位坛还是冯道督办的。虽然是一座普通的高台，因是御用之物，大典过后，专门派人加以保护，普通百姓是严禁接近的。"皇上旧地重游，也许是重温一番当时的盛况。"冯道暗忖，"这也可以理解。但而今即位也只一年，百业待举，只为了看看即位坛，就率然离开京师，连大臣们也不知会一声，实在是对政务的疏荒。这可不是好兆头。皇上回来，我可得给他提个醒。"想到这里对那太监命道："皇上回来，你赶紧告诉我！"

"冯大人放心，奴才一定照办！"太监躬身回答。

冯道闷闷地离开了皇宫。

李存勖到魏州做什么去了？原是为了拆即位坛，改建马球场！

李存勖自做了后唐皇帝，灭了朱梁，志满意得，以为平定天下，只需派一得力大将，将吴蜀两镇扫灭，即大功告成，于是命蕃汉马步军都总管李嗣源，督率众将操练兵马，相机出兵。自己一门心思去做太平天子。他本出自豪门，童年时其父即封晋王，他自以为血统高贵，优越感非常强烈。人又聪明，当时流行的诸戏，如马球、游猎、俳优无不喜好。及长立为世子，承袭王爵，十几年间，与朱梁殊死战斗，几无虚日，诸般游乐自然顾不上。而今日以为平定天下只在反掌之间，便把幼时喜爱的诸游戏重新拾起。

李存勖对魏州有感情，虽然定都洛阳，仍常想着到魏州去玩儿。一次心血来潮，要到魏州玩马球。但魏州城已无那么大的隙地，李存勖便命将即位坛拆毁，改建成马球场。有人谏阻："即位坛至为神圣，哪能拆毁？"李存勖笑着道："朕只即位一次，难道还有第二次？那坛空在那里，白白地占地方，一点用处也没有。拆掉吧，不妨事的。"

不过，即位坛虽然拆了，马球场也有了模样，但马球却没玩成。

李嗣源、郭崇韬、冯道等重臣等了几天，还不见李存勖回来，都很着急。几个人一商量，便入宫去见曹太后。曹太后倒是知道李存勖去了魏州，因为李

存勖行前去后宫请安，和太后打了招呼，说打算到魏州看看。不过没对太后说是去玩马球。

听几个大臣一说，曹太后也感不安，便道："派人去魏州传我的话，请皇帝快回来！"

冯道自告奋勇，愿意去魏州劝驾。曹太后同意了。

到了魏州冯道才明白，这位新皇帝是来玩马球的！不在洛阳玩，偏到几百里外的魏州玩，大概是为了避开臣下的眼睛。偷眼看看皇帝的表情，果然很不自然。对自己也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一股陌生感油然而生。原来准备的一大篇劝谏的话，竟没有勇气说出口，只平平地传达了太后的旨令。

李存勖虽然老大不高兴，但太后要他回去，也不便违拗，只好很不情愿地下令："回宫！"

冯道随圣驾一起回洛阳。一路上君臣很少交谈，而且李存勖时不时地对身边的侍卫和太监发火。冯道见了很不是滋味，也很紧张，总感到皇帝的无名火隐含着对自己的不满：不是你用太后来压我，马球何至于泡汤！

冯道第一次产生了伴君如伴虎的惶恐感，也对这此魏州之行很后悔。

车驾行至中牟，几只受惊的兔、獾、鼬、狐从田野奔突而出。李存勖又来了打猎的兴头。

军士们在李存勖的指挥下，驰骋突奔，踏坏不少民田。正当麦黍抽穗，百姓痛心疾首，又不敢上前阻止，中牟县令时侍奉在侧，实在看不下去，于马前叩谏道："数百亩禾稼，于陛下是小事，可是几十家庶民饥饱的大事。宜部勒军士勿伤民田！"李存勖正玩得高兴，听县令这么一说，立刻面现不悦之色："没什么大不了的，朕发内帑补偿他们就是。"县令还要开口，冯道在旁叱道："别多嘴，下去吧！"李存勖回头看了冯道一眼，大声命令："继续围猎！"军士们听到命令，纵马搭弓，又奔驰起来。

围猎毕，冯道把中牟县令拉到一旁，悄声说道："你不了解皇上，玩得高兴时，最忌人扫他的兴。你没见皇上的脸色？已拉得老长了，再谏下去，他就有可能发作了。发作起来就不得了，至少你要挨鞭子。"说着，拿出一封便笺，"皇上说了给毁伤的民田补偿。你把各户受损的详情查清，拿了我的便笺去找河阳镇帅西方邺，钱由他那里出。好在数目也不大。多向田家解释，皇上是马上皇帝，与朱梁在河上血战十七年，毁伤民田何止千万数？那时有谁得过补偿？这几十户田家就算好造化了，以后再见到皇上，说话千万留心，现今比不得艰难创业那阵子，皇上的脾气可长了不少！"

中牟县令平素也风闻冯道为人正派，正惊疑今日何以反阻自己进谏，听了

这话，才恍然大悟，忙躬身拜谢："大人想的深远，卑职感激不尽。只是这区区补偿之数，怎敢劳动大人费心，卑职县衙里，不论哪一笔账，抽出些就是了，也算卑职对皇上的一点忠心。往后还望大人在皇上面前多为小人美言几句。"

"那是自然，"冯道摆手道，"你为民请命的胆气，也实在难得，本官钦佩的就是这个。放心吧，皇上那里，我当尽力维护，西方邺和我是老相识，你只管拿了我的笺去见他。不光为的这区区补偿之银，还关照他以后对你多多照应。"

回到洛阳，冯道把去魏州的情形对芸娘细细地说了。芸娘心里也罩上了阴影，当晚，夫妻谈起朝廷的事，因为有了这层阴影，便不如从前那样轻松欢畅。

过了些日子，芸娘对冯道说："妾照老爷的吩咐，专找开国之际君臣之间的史籍看，于太史公的《史记》中看了《高祖本纪》那一篇，发现刘邦入咸阳后，为秦宫的珍宝美女所陶醉，美滋滋地住进去，不想出来了，听了樊哙、张良的劝谏，才明白这不是玩乐安逸的时候，立即退出咸阳宫，还军霸上。如今皇上这方面和当年汉高祖有点相似。老爷若是找个机会，讽谏皇上，或许能起作用。当然，得注意方式。樊哙一武夫，话说的很难听，又粗率，刘邦不但不听，还很反感。张良的话，又委婉，又警人，刘邦就听进去了。"

冯道答应试一试。

机会还真来了。

冯道一次进皇宫奏事，事毕李存勖留下冯道闲谈。李存勖叹道："当年和朱梁对垒于河上，虽严寒盛暑，披甲跨马，不觉劳苦。而今住在深宫，冬有暖阁，夏有凉殿，居处反倒常常感到不适，这是怎么回事呢?"

冯道听了暗喜：进谏的机会来了！遂恭敬地答道："臣先说个自己的事。当年臣为河东掌书记时，奉使中山，进井陉之险，惧马蹶失，不敢急于衔辔。到了平缓之地，以为不用顾虑了，乃策马急驰，不想马失前蹄，将臣掀了下来，全身几处被伤。这就是足履险地，因为小心谨慎，生怕出事，反而挺安全。及至平夷之处，以为险恶已过，反而放松了警惕，不想倒出了事。"

李存勖击案道："是这样。朕也多次经历过类似情况，不过朕的骑术精，还从来没有发生过闪失。看来这里面包含了'居安思危'的理儿。是不是这样啊?"

冯道躬身道："陛下英明天纵，时时心存'居安思危'，是我大唐之福，也是臣下和万民之福。陛下当年以一统天下为心，艰难困苦，生死存亡，无暇顾

及寒暑劳苦。而今强敌已去，无生死存亡之虞，难免懈怠轻松。所以先哲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 者国恒亡’。自古创业容易守业难，陛下宜时时留意，况且吴蜀还在拒命，天下还没统一呢！不是逸豫安乐的时候！”

李存勖笑道：“朕知道你这话指的是什么。马球不是没有打成么。况且，就是玩了一次马球，何至于就引出那么严重的后果呢。”

听了这话，冯道疑惑了：“我的谏言，皇上到底听进去没有呢?”

在冯道的主持下，第一批同光钱很快铸造完毕。铸了二千万缗。要把天下的旧钱都兑换成同光钱，二千万显然不够。按照冯道的设想，旧币兑换回来之后，熔化重铸，再兑换出去，如此反复几次，同光钱便可通行天下。

但是刚刚兑换没见天，问题就出来了。自朱梁以来，只开平元年铸过一次钱。十六七年间，磨损、盗铜等原因，开平钱数量急剧减少，不敷流通。一些奸佞之徒就私铸取利。结果是开平钱成色极乱，官铸的铜六铅四，私铸的黄铜不足三成，甚至杂以铁锡。久而久之，一文私铸的开平钱抵不上官铸的。有的地方三文顶两文，有的地方甚至两文才抵一文。只有闭塞的穷乡僻壤一文抵一文。于是兑换起来就非常麻烦。按冯道原来的设想，为简便易行，不论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一律开平一文兑同光一文，他估计私铸的开平钱，不及官铸二十分之一。刚一开兑，冯道就发现这个估计太保守了。实际上官铸私铸为三一之比。这么大的数量。都按一兑一的比例兑换，骤然多出三成钱在市上流通，物价势必大涨。这一来岂不人心浮动，天下扰攘？而且，谁手里私铸的钱多，谁就大得便宜，无形中手里的钱两个变三个，有的地方甚至一个变两个。这便导致苦乐不均，人心难平。冯道正为此头痛，接到诏书，命他火速亲到宋州查办兑钱一案。事情的起因是：

归德军宋州刺史吕严原在朱梁时就是个敛钱的能手。一日正在州衙办公，书吏呈上一角公文，是户部发来的，折开来看，内称：同光钱首批已铸就，即将兑换流通，比例为同光钱一文兑换天平钱一文。新铸同光钱即将解到，何时开兑，太守可视本地情状决定。

“一文兑一文，一文兑一文……”吕严兴奋得拍案而起，“这可真是天赐良机!”说罢，急忙转入内院见夫人去了。

原来吕严素来惧内，搜刮来的钱财都由夫人掌管，他为官十年，从县丞、县令直做到一郡太守，聚敛来的不义之财达十万缗，都是成色好的官铸钱。

宋州地处中原，商业发达，交通便捷，历来为商贾云集之地。市面流通的开平钱一文官铸制钱可抵二文私铸制钱。这一约定俗成的比价已行了近十年，

宋州的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无不认可。今见户部来文，觉得这是一个敛钱的天赐良机，如果把十万缗官铸钱都换成私铸的，将来兑换同光钱时，岂不反手间变成二十万？如此不显山不露水，一个就变成两个，这岂不是天上掉馅饼！

他把这打算和夫人一说，夫人眉开眼笑，连呼妙妙，催他赶快去办。

第二天，州城各繁华去处都张出告示："为杜绝私铸制钱，行将禁止私铸开平钱流通，凡持有私钱者，速按官私一二之比去州衙兑换。

见了这告示，手里有私铸开平钱的谁不心急？众人一窝风的都拥到州衙前去兑换。不上三天，吕严手里的十万缗官铸开平钱就兑换干净。变成了二十万缗私铸的劣质制钱。前来兑换的仍络驿不绝。吕严又把州库里的钱拿出来兑换。这样既可掩饰自己捞钱的丑行，也可将来兑更多的同光钱，扩充州库。

前后不到十天的时间，宋州城和四郊的私钱都收进州库和吕严的手里。又过了不上十天，户部铸的同光钱就解到。宋州是中原繁华所在，户部解来五十万缗用来兑换开平钱。其中二十万缗，吕严以同样数量的开平私钱冲抵的法子据为己有。

吕严和夫人喜孜孜地在后堂抚摸着明光锃亮的同光钱。自以为得计，不想就因此翻了船。

二十万缗同光钱入了吕严的家库，再除了入州库的、拿到市面上兑换的只有二十万，自然不敷兑用。于是引起百姓怀疑和议论。没用多久，人们就得知，户部解来的同光钱是五十万缗，只拿出二十万兑换，其余三十万到哪儿去了？宋州为交通要冲，信息灵便。人们很快得知，周围几个州并没有在兑换同光钱之前来一个开平钱官铸私铸之间的兑换。户部也没有此类部文颁下，为何宋州多此一举？联想到宋州只把不到一半的同光钱抛到市面上兑换，是否州刺史玩了什么把戏？那他为什么要玩把戏？玩的什么把戏呢？一些有心计的人顺理成章地就会想到这一层：这个吕太守素有"钱痨"之称，捞钱不择手段，开平钱官铸私铸兑换，一文可变两文，同光钱兑天平钱，又不论官铸私铸，都是一兑一，吕严这么一鼓捣，他手里的钱转瞬间多了一倍！于是，茶肆酒楼，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议论兑钱的事。

"怪不得这位钱痨太守这么急于搜罗开平私钱，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一个花白胡须的绅士愤愤地说道。

"原来手里有私铸开平钱的可吃了大亏！"一个秀才模样的人激愤得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我原有私铸的开平钱上千缗，若留到而今，稳稳地兑千缗同光钱。吕严狗官的一纸告示，就叫我白白丢去了五百缗，原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孝敬他了。"

“你吃什么亏？你老兄并没吃亏！”又一个秀才打扮的后生笑道，“按咱们这里的习惯，你那一千缗实际只抵得上五百缗，兑换成同光钱也是这么多。所以你不必有气。你恨的是吕严没有叫你成为暴发户！”

又一个曾做过书吏的人说道：“说起暴发户，我倒想，户部那些主事的老爷们怎么如此不更事，一点也不了解下情。怎么能千篇一律，不管什么地方，不管官铸私铸，一律一文兑换一文。谁手里的私钱多，谁不就大得便宜？”

“而今户部是冯道主持，”花白胡须的绅士道“他善于谋政，食货非其所长，乃有此误。不过，这位冯大人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恤贫抚孤，在燕赵一带口碑甚好。眼下的局面，一定是他始料不及的。”

一个秀才道：“统一货币，用心是好的。但光有好心不成，不通食货，会把事情弄乱，皇上不该让这样的人管户部。”

做过书吏的人说道：“自唐季以来，朝廷用人方面的事，令人不理解的地方太多，像冯道这样清正的官，眼下的官场中也真是凤毛麟角，太难得了。咱们不去说他。还是说说咱们的吕太守，他若果真借兑钱的机会大捞一把，可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朱家天下的时候有张汉杰张汉伦兄弟为靠山，他再贪再捞，谁也奈何不得。而今不同了。他的靠山已倒。咱们只要访实了，把他的劣迹往户部一举，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你在州衙里做过书吏，熟人多，就由你去访听，不难得到实情，访实了，我联络商绅士子，上万民折！”花白胡须道。

“好！好！老丈的主意高！访实吕太守的劣迹，由孔目兄去包能马到功成！”几个秀才附和道。

那老书吏点了点头。

几天后，花白胡须绅士联络了二百余名商绅士子上书枢密院，举发吕严这个“钱痨”。李存勖闻奏大怒，于是下诏户部命冯道彻查。

冯道接到皇帝的诏命，不敢耽搁，立即进宫面君，请示机宜。李存勖道：“吕严这混账小子，捞钱不择手段，已犯了众怒。你到宋州，查实了他的贪赃情事，不用奏请，就在州衙前当着百姓的面把他砍了。”

冯道自魏州劝驾归来，在李存勖面前已存了谨慎小心，说话不敢那么直率了。请示道：“士绅们的联名折，臣已看过。若情况属实，委委是骇人听闻。不过，告发毕竟是告发，须要核实。未核实前，如何对待吕严，请皇上宸断。”

李存勖道：“民告官，本就冒着极大风险，非劣迹昭彰，惹了公愤，谁肯去做这仗马之鸣？俗话说，‘灭门的县令’，一县之主，就能造作罪名置人死地，何况是州官？你到宋州，先摘了吕严那厮的官印，令他待罪听参。还叫他

坐着刺史的位子，不但绅民们心存疑惧，证人也不敢出来提供佐证。他还会用手中的权力，百般掩饰。事关他身家性命，狗急还要跳墙，卿此去要小心为是。毛璋带兵驻扎在归德军，你们是老熟人了。你先去见他，传我的谕旨，着他选一百亲兵归你调遣。”

冯道躬身道：“万岁圣明，考虑得很是周详了。臣不胜感激。臣定不负圣恩，把差事办好！”

到了宋州，冯道先到军营会见毛璋，宣了李存勖的谕旨，把来此查办吕严的事说了，老朋友相见，自然有一番热情的叙旧和款待，也不必细说。

毛璋道：“我带兵驻防这几近半年了，因军需上的事和吕严打过几次交道。他也到军营中拜会过，官场上都说他是能员，点子多，不管多么棘手的事到他手里没有办不下来的。但不少人说他功利心太强，把钱看得太重。一位秀才说他府衙里昼夜都是‘板子声、戥子声、算盘声’。真的如此，他的官声可不怎么样。”冯道：“士绅上的联名折子里，说此人有‘钱痨’之称，而且施了一点手段，就私吞了新铸的同光钱二十万缗，有没有这档子事呢？”

毛璋道：“这只是风闻。依兄弟看，二十万可不是小数，就是钱痨也未必有这个胆量，而今通天下不捞钱的官，如道公者能有几人？胆敢冒杀头之罪，一次吞没二十万缗，兄弟没见过。即我吧，也吃点空额，只不过每年千八百缗，不然那点俸银能派多少用场？

“于兑换同光钱之前，吕严下令天平钱，官铸私铸兑换，对此将军有何见解？”冯道问。

“开平私钱成色太差，百姓持有的，都想早些出手，吕严的兑换告示，我也见过。兑换的场面很热闹。只可惜不到十天，兑换就停止了。我营中兵卒手中的私钱，尚有不少未来得及兑换。当时很着急，及至见到兑换同光钱的告谕，又都转忧为喜，庆幸当时没有兑换。当时是二文私开平兑一文官开平，而今却可兑换二文同光，谁不高兴呢。令兵卒们扫兴的是，兑换没几天，又停了，据说是户部解来的同光钱数量有限。”毛璋口气间有些疑惑，“宋州是商贾云集之处，大人主管户部，为何不多解些同光钱来？”

“第一批就解来五十万缗，数目不小呀。冯道也疑惑了，“即便满足不了全部需要，也不会缺亏太多。怎么没兑几天就停了？或许问题的奥妙就在这里。皇上命我查办此案，我看以此为突破口，不难了结。”

毛璋点头称是：“大人办这个案子，须多加小心，州刺史手下也有武力，上百衙役、数百州兵，野战不行，单打独斗却是好样的。皇上命我拨一百亲兵归你指挥，我再给你加一百。馆驿就作为钦差行辕，收拾干净，其他人不许入

住。需要兄弟帮助，随时派人通知我。”

第二天，冯道把吕严召到钦差行辕，宣了李存勖的诏谕，收了刺史印信，令他待勘，谁知吕严并不惶急，待冯道宣旨毕，立起身来，平静地说：“钦差大人奉圣谕来此查办兑钱一案，下官理解。既然皇上下诏卑职自当凛遵。但下官有辩白的话，还望大人察纳。”

冯道见吕严镇静如常，不免有些诧疑，一摆手说道：“你讲，合于情理，本官自有主张。既为朝廷命官，自当秉公办理，并不是要故入人罪。”

吕严躬身一揖道：“大人明鉴。这次兑钱，下官都是循规办理，出入相抵，钱账相符，不知哪里出了差错，累得钦差大人奉圣谕来查办？”

“户部解来的新铸同光钱有五十万缗，你为何只拿出二十万用于兑换？那三十万哪里去了？”冯道逼视着吕严问。

“先拿二十万兑换，是遵了大人的谕令，部文也说分批兑换的。”吕严不紧不慢地回道，再者说，州库库里的开平钱也要兑换：毛将军那里，采办军需，发放津饷，也需要同光钱，下官不能不预作准备。那二十万，还在卑职的州库里，分文不少。大人只需派员核实便知。”原来吕严早听说二百士绅上了联名折子，料到朝廷必派人来查办，故而将吞没的同光钱悄悄地送回州库。心里有底，应对之间便显得从容镇定。

听到风声，赶紧把钱送回州库，风头过去再取出。这点把戏瞒得了谁？但既然有三十万在库，眼下便没有破绽。想到这里，冯道把话锋一转，问道：“兑换同光钱之前，你出告示官铸私铸开平钱限期兑换，这又是为何？”

“为了统一货币呀！”吕严对此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宋州这地方，历来开平钱官铸私铸之比为一二。流通中难免混乱，私铸开平成色甚差，百姓持有的，都想尽快出手。我此举正是想百姓所想，也便于以后兑换同光钱。”

这话说得振振有词，台面上竟无懈可击。“此人果真精明！”冯道边听边想，“二十万缗在库，便寻不出贪墨的破绽。查起来还真费周折，遂对吕严道：“皇上命我查办此案，只说查清后据实奏闻，并未定下一定有贪赃的调子。不过，圣谕命你停职待勘，我只能谨遵圣命。这里，本钦差要奉劝使君一句，当今天子圣明，乃不可欺之主。眼下说出实情，尚为时不晚，本钦差可在皇上面前为你转圜。若查明个中有欺蒙情事，恐怕难逃朝廷的显戮！使君可要想仔细了！”

听到“显戮”二字，吕严眼中闪过一丝不安，但随即就掩去了，对冯道躬身一揖：“谢钦差大人提醒，下官的这些辩白，句句属实，不敢有丝毫欺瞒掩饰的。”

“那就好，你回去待勘吧。”冯道略一点头，表示送客，吕严躬身退了出去。

冯道送走了吕严，心情并不爽畅。他虽然不完全相信吕严的辩白，但清楚那二十万同光钱而今还在州库。既在州库，就无法坐实吕严的吞没之罪。就算是吕严闻风偷偷送回去的，毕竟是送回去了。官钱在官库，不在吕家的私库，凭谁也说不上这是侵吞的。

“二十万在州库”！这就足以否定一切对吕严的举发、指斥。但从联名折子看，吕严确有侵吞巨额公款之嫌。案子从哪里入手呢？冯道犯了难。再者，给吕严可乘之机，还是自己的疏漏。如不是各州一律一比一兑换，怎么会给不法之徒钻空子的机会？即便没有不法之徒，兑换中苦乐不均之弊也由疏漏而起，这责任全在自己。户部下到各州的兑钱咨文已二月有余。其间指责疏漏，参劾自己的折子不知有多少尽飞枢密院，甚至直达皇帝面前。想到这里，冯道甚是不安。

因了这一层干系，冯道倒希望吕严的辩白都是真实的。联名折子里所说“吞没二十万”纯属道听途说，子虚乌有。最后以“查无实据”结案，起复吕严的官。

核查的结果，恰恰符合冯道的愿望：除了兑换出去的二十万，州库里二十多万缗同光钱分文不少！

冯道准备按这个结论给皇帝上奏折，结束查办，又打算出告示：尽快把州库里的同光钱兑换出去。

这消息一传出，上联名折子的士绅们大感意外，他们推出代表，写了条陈到钦差行辕呈递并请求接见。

冯道对他们说道：“以民告官本来就有罪，所告不实更是罪上加罪。你们上枢密院的联名折子皇上已转给我看了。说吕严侵吞二十万同光钱，可而今分文不少封在州库里。可见你们告发不实，按《大唐律》是要治罪的。本钦差念你们初衷并无私心，原是为宋州百姓，其情可原，就不追究了。如何不知收敛？还要生事？”

代表们道：“吕太守精着呢。钦差大人按临宋州，必然要查库。傻子才会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顶风作案呢。吕严和他的那位夫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儿。看着吧！大人前脚离开宋州，后脚他们就敢把二十万搬进家库！”

冯道笑道：“诸位还不知吧？本钦差马上就要出告示，提出二十几万同光钱投到市面上兑换。吕严就是有此心，也没这个机会了。”

代表们道：“吕岩和他的家人兑换，大人能不能禁止？”

“当然没有理由禁止。”冯道道，“不过，他不可能一下子把二十几万都兑去吧，那不也太显眼了吗?”

“要采取‘化整为零’的法子呢? 他本人并不出面，由他的眷属和亲戚出面，”代表们道，“用这样的法子瞒天过海，谁能查觉?”

冯道听了默然不语。他只想尽快结束这件差使，却不曾想得这么多，遂点了点头，用迟疑的目光看着这几位民意代表。

一个代表建言道：“出告示兑库存同光钱，大人这主意好极。这是宋州士绅百姓的强烈愿望，谁都想尽快把手里的开平钱兑换出去，担心不知哪一天它们就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而且这法子一下子就能把吕严的贪赃面孔浮上水面。”

冯道问：“这是怎么说?”

那代表道：“吕严和他的夫人都是爱钱如命的主，更担心手里的开平钱变成废物。故而大人兑钱的告示一出，小人敢说头一个来兑换的就是这个钱痨! 当然他不会亲自出面，派他的亲友替他来。小人建议钦差大人在兑换处派人暗中监视，凡兑换万缗以上的大户，要查钱的来源，说不清的扣押审问，不怕得不到真相。”

这法子果然有效，兑换开始的第一天，就来了近十个万缗以上的兑换大户，其中有五户查问中神色不安，言词闪烁支吾。且所持开平钱多为私铸。带进钦差行辕，稍稍给点压力，都招出是为吕严兑换。这五个大户兑钱的总数近二十万缗! 超出吕严俸禄的十倍!

面对不愿看到的现实，冯道把吕严传到行辕，要他交待巨额钱财的来源，吕严有口难辩，只好低头认罪。

冯道怒道：“我当初坦诚相劝，你却信誓旦旦，绝无欺蒙情事。我是奉钦命来此，你欺蒙本官，就是欺蒙皇上! 若宽纵了你，不仅难以面对宋州的士绅百姓，皇上那里也是没法交待的。念你是朝廷命官，给你个体面，你如肯自尽，免得当众受辱，也不牵连你的家眷后辈。我既为钦差，能做得了这个主。你若不体谅这个法外之恩，那就等着显戮吧!”说完，又对侍卫的军校大声吩咐：“引吕太守到别室，把东西给他准备好，备一桌酒席为他送行，可丰盛些!”

那军校答应一声，引着面如死灰的吕严去了。

两个时辰后，军校来报：“吕严用了酒食后仰药自尽，请钦差谕示，尸体怎么处?”

冯道正在起草奏折，头也不抬地答道：“着他的家眷领回!”

办完此事，又别过了毛璋，冯道忐忑不安地上路回洛阳复命。

因为尚未缴旨，不便回府，冯道就在馆驿胡乱歇了，第二天去宫中见李存勖。奏对完了查办吕严一案的经过，冯道从怀中取出一份奏折，躬身呈给李存勖，惴惴不安地奏道："这是恭请皇上撤去臣的户部堂官职位和给予处分的折子，请皇上御览。"

李存勖接过奏折，只看了一眼就放在书案上："折子以后看，先说说你的想法。"

"兑换是食货中的大事，臣料事不明，不晓得伪梁开平钱私铸的数量之巨和各地长期流通中官铸私铸形成的比价，下部文令各地不论官铸私铸，一律按一一之比兑换同光钱，结果造成苦乐不均，给不法之徒乘机敛钱的空子。若非臣的决策失误，哪有吕严的侵吞之机？臣实在昏聩无能。哪堪掌管户部？故而请皇上撤去臣户部差使。由于臣的失误，朝廷和百姓都蒙受损失，这不是小过失，故而自请处分。就是明正典刑，臣也只能俯首领受。"冯道说罢，连连叩头。

李存勖道："这件事，不论朝臣还是地方官，都有不少折子递进来。朕也同宰相、枢密使等议过。户部你就不要管了，朕另委别人去。翰林学士么，你还干着，草诏的事，眼下还离不开你。既然办差出了岔子，少不得要有处分。至于给个什么处分，待朕和几个大臣议一议再定。你办交割前，再为户部拟一咨文发往各地：私铸开平钱兑换同光钱的比例，各地据实际情形而定，不再整齐划一。"

"臣遵旨。"冯道木然地答道。

李存勖把宰相、枢密使和李嗣源等找来，把冯道自请处分的奏章给他们看："冯道已自宋州回来，查实了吕严侵吞公款的事，他上折子自请处分，你们几个看看，议一议，给个什么处分？"

几人传看了冯道的折子，宰相豆卢革首先发言："冯道惹的乱子不小，私铸的开平钱本不值钱，也按一比一兑换，朝廷白白搭进去几百万缗同光钱，还开启了贪墨之徒非分之念。这虽不是侵贪，但罪责重大，臣以为应押付刑部，议其渎职害政之罪。"

"臣以为给予处分是应该的，因为给朝廷造成几百万缗的损失。但是否交刑部议处，臣以为应慎重。太宗皇帝时贤相魏征《谏十思疏》中说：'恩所加，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无以怒而滥刑。'陛下应熟思之。冯道跟随陛下十年，多有建树，其功不可泯。古有议亲议功之例，可以参酌。"枢密使郭崇韬平素对冯道的印象不错，不同意豆卢革的意见，但说得比较含蓄。

李嗣源道："冯道和臣共过事，深知其为人，对皇上忠贞不二，办差出了

漏子，能自请处分，不失为耿介君子。如今的官场，盛行跑官卖官买官，为达目的，使出浑身解数，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哪有主动承担自请处分的？这点风骨也算少有。况且皇上也深知冯道，而今这样清廉的官，上哪找去？臣以为，还如上次提议的，免去冯道户部的差事，着他专做翰林学士。至于处分，臣的意思是降两级使用。当否，请皇上宸断。”

李嗣源在同光朝权位最重，他的话自然有分量。这样一说，几个大臣不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李存勖道：“今日先议到这儿，朕再想想。”

为了不叫孙氏和芸娘担心，冯道回到府里，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细心的芸娘还是看出来了。这次外出归来，她发现冯道不像以前那样兴高采烈，滔滔不绝，说起来没完没了。丈夫话语不多，而且时时两眼发呆，显得心事重重。待孙氏和吉儿回房歇息了，芸娘轻声道：“老爷这次去宋州办差，是不是不大顺利呀？”

冯道叹了一口气：“倒不是宋州的差没办好，是兑钱的事出了大麻烦，户部的官也丢了，还不知道要领个什么处分呢！”遂把兑换同光钱中出的乱子和同李存勖的谈话细细地对芸娘讲了。

芸娘听了，也甚感苦楚。但此时丈夫需要的是安慰，这样的处境，不能再给他增加心理负担。遂劝道：“此事老爷用不着过于伤怀。户部的差撤就撤了，那是个什么好干的差使！自从老爷主管户部，那个费力劳神劲儿，妾又替老爷着急又为老爷担心，真怕不知哪一天就累坏了身子。幸好卸了这付不堪重负的担子，落得个轻松呢！至于处分，妾认为肯定不会太重，老爷也不用忧虑。即然翰林学士的职位还保留，还能处分到哪儿去？”

冯道忧心忡忡地道：“那可难说。听皇上说，朝廷大臣和地方大员参我的折子很多，听皇上的口气，翰林学士也只是暂时叫我干着，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人来顶替呢。魏州之行，又得罪了皇上。咳！这些日子我总觉得要出事，天威难测呀！”

听了这话，芸娘的心也直往下沉。沉默一会儿，芸娘道：“事在人为。咱们想个法子，也许会有转机。”

“有什么法子呢？夫人晓得，我平素最厌的就是找关系撞木钟。”冯道一脸的无奈。

“叫刘皇后说话！”芸娘的话音一落，冯道便现惊疑之色：“这不是痴话嘛！刘皇后会替咱们说话？”

“所以我说事在人为么！”芸娘似乎成竹在胸，“去年千秋节，妾曾以命妇身份去后宫祝贺，刘皇后对我送的贺礼挺满意，还和我说了会儿话。皇后身旁

有头脸的太监，我也有所打点。这回咱们在刘皇后那里搞点大的动作！”

“要怎样的大动作呢？”冯道不知芸娘藏着什么机关，“夫人知道，我从来不取不义之财，也一向以清廉自律，哪里有钱去搞大动作？”

“用库银！”芸娘断然道。

冯道腾身站起，瞪着双眸直视芸娘：“你怎能打这上面的主意?！那我不成了贪官污吏？”

芸娘叭哧一笑，忙去扶冯道：“老爷请坐下，这样子怪吓人的！芸娘怎能叫老爷去做贪官呢！听芸娘慢慢地说。”

“说吧，说的不当我可不答应！”冯道坐了，仍然双眉紧锁。

“刘皇后本出身农家，骤得大贵，以为是神佛保佑，因此特信佛，抄佛经、馈僧尼几无虚日。近来又听说要修白马寺。那白马寺自东汉由明帝敕建以来，已历八百余年，屡遭破坏，若修缮，花费肯定少不了，必然得动用库银。那时一道圣旨下来，你能不给？与其被动地拿库银，倒不如咱们去抢这个头采。老爷明天就上奏章，说为了弘扬佛法，劝人向善，请拨库银修缮白马寺。奏章还写明，竣工之日遍请高僧讲说佛经，并请皇帝皇后两陛下临幸布施僧众，用的银子自然由户部库银中拨付。这既讨得刘皇后对老爷的好感，又保存了文物古迹，这样子动用库银，和贪官能沾上边儿？”芸娘侃侃而谈。

冯道听了转嗔为喜：“这个主意高明！前些日子咱们一家子去游白马寺，残破的叫人心痛，也是该修缮一番了。不过，那可要几十万两的民脂民膏啊！”

“老爷心疼，别人可不心疼。”芸娘催促道，“咱们动作要快，不然朝旨一下，就没咱们的戏唱了！老爷明天就把奏章呈上去。妾这边命人去找皇后身边的太监，叫他把老爷上奏章的事告诉娘娘，然后咱们就静等好消息吧！”

第二天，冯道就上了奏折。刘皇后得知大为高兴，手捻佛珠道：“冯道和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我立马去见皇上就由冯道管修缮的事。”

仅过了两天，李存勖就下诏：拨库银三十万修缮白马寺。由翰林学士冯道（降两级使用）兼督缮使，全面负责白马寺的修缮工程及而后的佛事会典。

满天乌云一风吹散。处分之轻，出乎冯道意外，后来得知是李嗣源援手，遂备了厚礼，亲到都总管府致谢。从此，二人的关系更密切了。

虽然离开了朝廷决策圈，冯道倒没有怎么难过。他仍然很忙，除了替李存勖拟诏，全部心思都用到修缮白马寺和佛事盛会上去。由于常接触高僧和佛经，冯道对佛教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李存勖和皇后刘氏对音律戏曲都有极浓的兴趣。刘氏虽贵为皇后，于深居宴乐，时常歌舞一阵过瘾，全不顾及臣民议论。李存勖既喜戏曲，便养了许多

优伶在宫中，常令优伶排演各种戏目，与刘皇后观戏，有时也召大臣们进宫观看，因是皇上所召，纵然公务再忙，也得放下入宫去领皇恩。政务哪能不受影响？受影响也不敢不来，否则便是大不敬，是要坐罪的。玩到兴致高处，李存勖竟粉墨登场，亲自扮演剧中人物。有一次排演《马嵬驿》，一名优伶扮演唐玄宗，李存勖扮演高力士。唐时俗称皇帝为“李天下”，这个俗称也编入戏文。“李天下”为皇帝一人专有，平时如此称乎别人，那就是大逆罪。李存勖扮演高力士，戏中便不断地对扮唐玄宗的优伶称“李天下”。奉旨观戏的诸大臣都惊疑不止。

冯道悄声对李嗣源道：“皇上亲自演戏，已大遭臣民非议，又以‘李天下’称乎别人，虽在戏中，究竟甚骇视听，大人贵为皇兄，谏言不容皇上不听！”李嗣源正为此皱眉，听了冯道的话，点头称是。

不一会儿，台上又传出李存勖呼优伶为“李天下”的喊声。李嗣源即于座上立起，疾声道：“‘李天下’只有皇上一人，岂可随便称呼别人！”

这一声喊，全场骇然，连舞台上的优伶和李存勖都怔住了。须臾，李存勖悻悻地命道：“收戏！收戏！”

回到寝宫，李存勖余怒未息，愤然道：“这个邈佶烈欺朕太甚！纵然朕有过失，在那种场合，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那样疾言厉色，不是太叫人下不来台么！”

刘皇后乘机煽惑道：“伯虽贵为皇兄，终是人臣，怎能以那样的口气说话？臣妾觉得那不是谏诤，倒像是长辈教训晚生！臣妾见观戏的大臣都惊讶不已。这可有关天家的威仪，陛下应下诏加以申斥。”

李存勖听了，默然不语。

过了几天，刘皇后又提及此事。李存勖道：“朕想过了，放过他这一次吧，先皇诸子中，都总管年最长，他成年时，我才两三岁，他虽是父皇的义儿，但和朕弟兄从未生分，平时代父皇管教我们也挺严。幼时呵斥朕弟兄已习以为常。这回也许是情急而发，没想那么多。况且皇兄说的确有道理。‘李天下’只有朕一人当之。”继而又叹道：“朕自十几岁即随先皇四处征战，又与伪梁在河上血战十七年。近三十年中，岁岁不离鞍马，其间甘苦，谁人理解？朕今已年届不惑，身子骨大不如从前，再不堪在战场上拼杀了。打灭吴蜀，完成天下统一大业，还要仰仗皇兄呢！”

李存勖说了这一番话，这回该刘皇后默然不语了。

诸优伶既得皇帝宠幸，其中几个不安分的，便结交宦官，希图非分之望。宦官得了好处，便在皇帝和皇后面前极力推荐，说他们材堪大用，能安邦治

国，几个人又以宝货贿赂皇后，刘氏亦是见钱眼开的主儿，自然在李存勖面前一力撺掇。李存勖本就喜爱优伶，经过一番撺掇，决定授两个伶人为州刺史，命冯道拟诏。冯道婉谏道："故事，除刺史以上官必于诏书中表其业绩，此二人功绩为何？臣不知，请陛下明示。"其用意是，二人未有尺寸之功，骤得高官，怎令人心服？李存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就写二人护驾有功，朕当面答应他们了，不好收回来。"冯道不得已，只好草诏。

这个先例一开，伶人幸进者接踵而至。有的官做光禄大夫、散骑常侍、武德使，有的与闻军机国政。人们背地里都称他们为"伶官"。其中对李存勖影响最大的是从马直指挥使郭门高。从马直就是亲军御林军，而由伶官统帅，可见李存勖对伶官的信任，但李存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伶人出身的亲军指挥使郭门高，要了这位雄武一时的皇帝的命。不过这是后话。

降将段凝惮于李存勖的英武，自率六万人马归顺后，处处谨慎小心，低调为人。如此过了两年，发现李存勖的种种行为，哪有半点英明令主的影子？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昏聩君，"圣上"变成了"混蛋上"。

"真是不可思议！"段凝叹道，"当皇帝才两年多，就变成这个样子，历代帝王中也罕有。讨得这样主子的欢心，不愁得不到信任！"

原来段凝以六万大军归顺，李存勖赐他御马、锦袍，又赐名李绍钦，委为泰宁军节度使。但外示优宠，实则并不信用。虽有节度使之名，但不令他之镇，只坐食俸禄于京师而已。段凝闲居无事，心中不免苦闷。至是思得一计，去讨李存勖的欢心。

这年夏天，大雨连绵，足足下了两个月多，引得百川泛滥，遍地浸湿。洛阳宫中亦是如此，李存勖为避暑湿，乃移驾嵩山少林寺，一直住到初冬，始还驾洛阳。

段凝乘间进言："臣见长安全盛时，宫中楼阁，不下百数。今陛下为避暑湿，不得不驾幸少林。我们做臣下的甚为不安。臣愿献钱二十万缗，于洛阳宫中筑一清暑楼，以尽臣忠爱皇上的寸心。"

李存勖自然乐见，乃命宫苑使召集工匠，昼夜营造，仅用了三个月，便把清暑楼造成。竣工之日，李存勖亲临验看。他登上高楼，极目远眺，高兴地说："而后避暑不用风尘仆仆地跑嵩山了。"

刘皇后侍驾在旁，附和道："多亏了绍钦一片忠爱之心，陛下和臣妾才得适意。这样的忠臣，陛下应该褒奖赏赐！"原来段凝素知刘皇后爱财，于捐输二十万缗筑楼的同时，又用重金买了珠宝首饰献上。刘皇后得了珍宝，故在李存勖面前为段凝说好话。

见李存勖首肯，刘皇后又道："段凝在朱梁时掌兵多年，熟知军事，宜授以军职，都总管年届六旬，精力已是不济了，由他统兵伐蜀，怕是难以胜任，臣妾以为西南方面的军事，由绍钦担起来好。况都总管握天下兵权，恐非朝廷之福，也该叫他歇歇了！"

见李存勖一惊，刘皇后笑道："臣妾没有别的意思。而今天下即将归于一统，用兵的日子不多了，兵权要收一收，这也是为保全都总管，和陛下共享太平。当年灭伪梁时，庆功宴上，陛下不是对都总管说过'天下与你共享'！都总管没的说，他部下有不安生的，生出些非分的事来，陛下如何区处？前些日子观戏，'邈佶烈欺朕太甚'之语，陛下可还记得？"

两天后，李存勖发了两道诏谕：一是授段凝为西面行营招讨副使，整饰兵马，准备伐蜀。二是拜李嗣源为中书令，不再担任蕃汉马步军都总管职务。

这两道诏谕一下，举朝惊疑，大臣们议论纷纷。中书令位居宰辅之首，唐高祖李渊时，秦王李世民任此职，位高权重，及李世民即位以来，中书令一职便一直虚在那里，如今授与李嗣源，外示尊崇，但同时又免去统领天下兵马的职务，实则夺其兵权。原本由李嗣源督练兵马，准备伐蜀，如今代之以段凝，分明是对李嗣源不放心了。

适逢李嗣源六十寿辰，百官都去祝寿。冯道见李嗣源于受贺之际时现心神不宁之态。于百官辞去后，屏去从人，对李嗣源道："卑职见大人面带忧色，是为解除兵权的诏谕吧？"

李嗣源叹道："老夫自随先帝破黄巢于长安，身不离甲胄四十年，大小数百战，积功至兵马都总管，对先帝及嗣君忠贞不二。这是对天可表的。而今已是花甲之年，也是该息肩的年纪了。皇上解除我的都总管职务，授予中书令，这是位极人臣的职位，没有比这再尊崇的了，对此我本不该有想法。但正当我筹划征蜀之际，忽然以段凝代我，事出突然，不能不心有疑虑。"

"都总管于卑职恩重如山，故不揣冒昧，披肝沥胆。"冯道拱手道，"自古君疑臣则臣危。都总管于兴唐大业中，功劳无人可比。然功高亦难免为主所忌。故而多有藏弓烹狗悲剧。自那次观戏之后，卑职心里总感到不安，皇上似有'藐视朕弓'之愤。而今解除都总管兵权，不为无因。皇上疑忌都总管如此，大人须多加小心。"

李嗣源点首道："学士如此推心置腹，老夫能不感激？学士素来足智多谋，想必能为我设一万全之策。"

"大人岂不知'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居内而危'？"冯道献计道，"为今之计，大人应寻一机会，离开洛阳，到外地任职，如能掌握一部分军队那就更保

无虞了。”

“皇上既疑我，岂能再令我掌军?”李嗣源不无疑问。

“皇上不放心的是你掌管天下兵马，如于吃紧去处，由大人统一支兵御敌，皇上断不会担心的。”

“那征蜀的事，为何不着我去，而由段凝代替?”

“那不一样!”冯道为李嗣源剖析，“蜀地素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盈，人口众多，又易守难攻，皇上忌你灭王氏后据以自立，故而于出兵前夕，忽然换将。”

“如此去哪里为好呢?”

“据北疆来报，契丹国主耶律亿正于边境集结军队，即将大举进犯，皇上正在选将。这个机会难得，都总管若是请缨，皇上不会不许。”

李嗣源如梦初醒。次日，即上表请御契丹，冯道又请枢密使郭崇韬从旁协助，李存勖乃命李嗣源以中书令领卢龙军节度使，驻幽州，统兵抵御契丹。

李嗣源奉命即行，百官饯之于金水门，李嗣源临行，握着冯道的手，悄声说：“学士计谋殊出于人，老夫此番真是蛟龙归于沧海啊!”

段凝任招讨副使，得意洋洋，傲视旧时同僚，难免引起众人反感，不止李存勖的旧部，即朱梁的降臣降将，也议论纷纷。因为此公本无军事才略，只因妹妹被朱温所纳，又兼本人长于逢迎，故而深得信任。梁未亡时，即多遭同僚非议，至是尤为群臣所不直。康延孝尤其恨之切骨，屡屡鼓动诸臣在李存勖面前弹劾段凝。

段凝听说了，也同样恨得咬牙切齿：“三年前算你命大，没来得及除掉你。而今又来和我作对，等着瞧吧!你不就是仗着皇上宠信么?而今皇上信任我也不在你之下，看我施个手段给你看看!”

乃进谗于李存勖道：“当年党同朱温共倾唐祚者，敬翔、李振、赵严等皆为祸首。今李振、赵严等因未得重用，口出怨言，陛下应交有司议他们的罪。”

于是李振、赵严都被处斩。敬翔已死，乃戮其妻孥，又贬斥朱梁时大臣十一人，一时朱梁降臣降将，人人自危。连李存勖旧部都觉得此举未免乖张。

冯道对郭崇韬道：“使相为朝廷柱石之臣，不能听任段凝这样的小人如此败坏朝纲。两年前皇上进入汴梁，已有明诏，朱梁文臣武将，只要归顺，一律不究既往。而今诛斥朱梁旧臣，是失信于天下，圣人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普通百姓还要讲个信字，岂有堂堂天子自食其言的?这都是段凝那厮造的孽。使相应向皇上进言，不要亲近这样的小人。起码伐蜀重任，不可由他担当。”

郭崇韬道："段凝的为人，我很清楚，康延孝几次在我面前说过他在朱梁时的种种劣迹，但此人买通了刘皇后，又捐钱二十万缗造清暑楼，讨得皇上欢心，而今圣眷正隆，未必能搬得动。况且他只是招讨副使，伐蜀重任，必定另委能将担当。这似乎不必过虑。"

"不然。"冯道回道："太子继岌乃刘皇后所生，但年未弱冠，未有尺寸之功，刘皇后想立儿子的威信，必然向皇上进言由他担任伐蜀统帅。但他还是少年，不懂军事，必然要派一得力助手去扶佐。命段凝为招讨副使，正是此意。以段凝的心机，实权操之谁手，不是一目了然吗！以段凝的才略，伐蜀之役，胜负未可乐观！若此役受挫，不但皇上统一天下大业受挫，恐怕中原以后也要多事了！"

郭崇韬道："学士所言甚是，我当奏启皇上换将，你日侍于皇上左右，也当择机进言。"冯道迟疑地点了点头。

冯道为什么迟疑呢？

原因是李嗣源被解除兵马都总管之后，冯道和芸娘的一次谈话。

冯道说："皇上撤了我户部的职，那是应该应分，谁叫咱们办砸了差使呢。而今伐蜀在即，却突然以段凝代替都总管，且剥夺都总管统领天下兵马的权，真令人不能理解。"

芸娘道："妾近来特别留意那些开国的君主。他们固然都是雄才大略，但也大致有一共同处：共患难易，共富贵难。猜忌功臣，甚或大开杀戒，尤其对那些功劳最大权势最重的大臣，以为天下已定，人莫予毒，演出多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惨剧！汉初韩信那样的异性王，八个杀了七个，原因只有一个：功高震主。皇上对都总管的疑忌有多深？从'天下与尔父子共之'这句话就能看出。自古天无二日，哪个皇帝肯大度到和别人共享天下?！都总管不知收敛，居然当着大臣和优伶的面申斥皇上，换了老爷在这个位子上，你能容得？所以都总管统管天下兵权一职必须得解除。伐蜀也自然不能叫他去，怕的就是都总管据蜀自立。皇上罢了老爷户部的官，也不能说没有猜忌之心。"

冯道愕然道："夺都总管兵权的原因，我也想到了。但我一个文臣，手里无兵，何至于引起皇上的猜忌？"

芸娘道："萧何不是文臣？当年楚汉鏖兵，萧何留守西川，源源不断地把兵员饷械输往前线，对刘邦忠心不渝。然而刘邦还是对他不放心，不断地派使臣回西川，名为慰问，实为察看萧何的动静。说穿了，就是怕萧何据西川自立。萧何有感觉了，心里很不安，夫人替他想了一个法子，把子侄多人派到前线军中，说是求个杀敌立功的机会，实是去做人质，叫刘邦放心。这一招果然

很灵，刘邦再也不派使臣回去‘慰问’了。”

“萧何虽是文臣，但留守西川，也算是一方诸侯，有脱离刘邦自立的条件。我从未领过一处方镇，始终不离当今左右，何至于受猜忌?”

“掌握的机密太多，也是受猜忌的原因，”芸娘笑道，“范蠡和张良如何?都是运筹帏幄、不离左右的文臣，勾践灭了吴，范蠡就坚决辞去职务，去经商做陶朱公。张良封为留侯，再不关心朝政，‘食谷导引’，一门心思修练气功。他二人都看清勾践和刘邦是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猜忌之主，不得已用这个法子保全自己。范蠡的好朋友文种不听范蠡的劝告，结果被勾践杀死。知道的机密太多，反倒成了负担。老爷追随当今皇上十多年，经常参与机密决策。少不了阴谋诡计。当今皇上难道不想：‘此人精明到如此地步，将来可怎么驾驭?’这就是文臣也遭猜忌的缘故。你献的计，皇上采纳的越多，就越对你不放心。”

“夫人提醒得是，我而后在这方面多用心思就是。”

“老爷常常随侍在皇上左右，说话得格外小心。特别是用人方面的大事，更不可轻易表态，免得皇上疑你。妾看皇上，虽然一表堂堂，但豺声狼顾，鹰视狼听，是一世阴鸷枭雄之主。猜忌心重，最是不能容人的。俗话说‘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在这样的皇上面前，只默默地办事就是。何况老爷而今也不是参与决策的大臣。”

冯道听了，沉重地点了点头。

郭崇韬因李存勖两年来变得专横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担心直接进谏不但收不到效果，反而于已不利，便想通过刘皇后进言。当年册立刘氏为皇后，是郭崇韬出的主意。以此刘皇后一直把郭引为心腹。一天，郭崇韬把后宫主管太监请到府邸，对他讲：“公公回去传话给皇后，如若派太子挂帅统兵伐蜀，不可命段凝为副。段凝系亡国旧将，没有军事才略，由他扶佐太子，只能坏事，可能危及太子和我大唐一统大业。公公务必把这层意思说给皇后。”

那公公回道：“使相放心，大唐兴衰，关乎咱家安富尊荣。即为自身计，老奴也一定把话带给皇后。”

郭崇韬命人取出五十两黄金，那公公收下，千恩万谢地去了。

几天后，李存勖把郭韬召到宫中，面谕道：“伐蜀大军很快就要出发了，朕决定命太子统兵，需要得力的人去扶佐。朕决定不用段凝，由你担任诏讨副使，谁可担当排阵大将，卿可举荐一人。”

这很令郭崇韬吃惊，他不是不敢担此任，而是太出乎意外，撤掉段凝，在意料中，肯定是刘皇后起了作用。但何以突然要他挑担?正思虑间，李存勖问道，“卿有什么为难处吗?”

郭崇韬答道："君命，臣何敢辞？然臣从未经过战阵，怕有辱使命。"

李存勖道："继岌还是个毛孩子，没有可靠的人扶佐哪成？朕和皇后思虑再三，才选定了你。若倍不过，能把太子交给你？卿但放心去做，继岌名为招讨使，实际军政大事还要由你拍板。"

说到这个份上，郭崇韬不能再辞，于是举荐康延孝为大将，择日出师。

同光三年九月庚子日，太子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保义军节度使康延孝率六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四川进发。时毛璋已改任华州节度使，亦奉命帅本镇军马押运粮草，紧随大军之后。

蜀王建自梁开平五年建号称帝，至此已历十五年。其间王建于梁末帝贞明四年病死，儿子王衍继位称帝，不过这王衍排斥故老，昵比小人，亲信宦官，而且童骙荒纵，不亲政务。弄得人心离散，将士解体，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故而唐军入川，势如破竹，遘一交锋，蜀军即溃散。王衍走投无路，只好投降。

自唐军出师至王衍投降，前后仅两个多月，四川十方镇、五十四州，二百零十九县，统入于唐。捷报传到洛阳，李存勖大喜，下诏命王衍入洛："固当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仅两个多月就灭了王氏的蜀国，李存勖益发骄纵起来。俗话说："满招损，谦受益。"李存勖因骄而暴，生出许多荒诞的事来。仅仅过了半年多，后唐王朝就生了许多变乱，这位英武一世的李存勖也在变乱中丧生。



第十三回 抚乱兵老令公得福 杀重臣同光帝埋祸

同光三年岁末，洛阳会节园内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气氛。园外正门前，更是气象非凡，三匹金辔笼络的高头骏马拉着的一乘玉辂，上张着黄罗伞盖，安稳地停驻在照壁之前，一望而知，这是皇帝的车驾，另有数十辆随车，也都是朱轮黑漆，油光明亮，缀以金银宝饰。上百名太监、宫人组成的仪仗，手持高旗大扇，金镫银斧，排列御辂两旁。又有上百名禁军兵士，皆五色介胄，或执戟，或佩剑，或挎刀，或持盾，肃立于园门两侧，另有阉宦宫女数十，或执拂尘，或挑宫灯，环侍于门前。

足有上千百姓，远远地驻足围观，指指点点，啧啧称羡。一拨去了，一拨又来。道路为之堵塞。

这是唐主李存勖偕刘皇后及十几名近臣驾幸会节园。

会节园是洛阳最有名气的私家园林。规模宏大，园内假山湖水，曲径游廊，奇花珍木，美不胜收。园子的主人名叫张全义，已经七十高龄。提起此人，可是大大的有名，他是朱梁的大官，拜中书令，食邑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节度使。不过这都是虚衔，只因他是洛阳首富，输财助军，故而朱温给予如此高的名号，朱温当时也曾驾幸会节园避暑，住了十多天，张全义曾引此为莫大荣幸，倾全力巴结。谁知朱温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竟将张全义的儿媳勾引上手，张子知道了，要和朱温拼命。张全义急忙制止：“你要灭咱张家全族呀！”

朱温死，诸子争位，张全义感到朱梁呈衰败之势，乃暗地派人和太原联络，以为将来之地。梁亡，张全义捐出巨款助李存勖筹备郊天大典，又厚赂刘皇后以自保。

李存勖和刘皇后早听说会节园的名气，及至驾临，果然名不虚传。自此几度幸临，往往酣饮达旦。这位刚及壮年的皇帝本来就好肆志畋游，耽情声色，如今刚灭了蜀国，北边又传捷报：李嗣源在涿州大破契丹。遂志骄意满，心花怒放，又驾幸会节园畅游。

刘皇后因为出身微贱，为顾全面子，拒认生父，她总疑心被别的妃妾所轻。今见张全义是洛阳首富，又在朱梁时爵号极尊，便想借拜张全义为义父来抬高自己的出身。她把这个想法对李存勖讲了。李存勖觉得新鲜好玩，便答应了。这次夫妇二人同幸会节园，一来为张全义祝七十大寿，二来借机行拜父礼。

张全义听了刘皇后说明来意，怎敢接受？吓得跪在地上连连叩头。刘皇后命宦官扶起，强扶入座，即便盈盈下拜。急得张全义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再

欲趋避，无奈被太监死死按住，只得受了全礼。李存勖坐在一旁，喜笑颜开，亲酌巨觥，为张全义上寿。张全义谢恩饮毕，急忙命人搬出许多稀世珍玩，献与刘皇后。

时冯道随侍在侧。李存勖命将此事发明诏遍布天下，冯道奏："国母拜人臣为父，从古至今，闻所未闻，臣不知如何下笔，请陛下容臣斟酌属文。"

第二天，刘皇后派太监来催。冯道无可奈何，只好承旨拟诏，缴入了事。

仅过了一天，皇后拜张全义为父的诏书，明发天下，各镇各州各县，见了此诏，皆大惑不解。表面尊奉同光年号的各国，亦觉此举甚是乖张。孰料过了几天，又有一明诏发下：张全义既为国母义父，自当优崇，加封为齐王！此诏一下，天下又是一片哗然。

几天后，李存勖又命冯道草诏：皇后旨意称教令，与皇帝诏旨并行，具有同等效力。冯道不敢违拗，只好拟诏。从此后宫教令频发，有时甚至和皇帝诏旨相牴牾，弄得内外诸官无所适从。

曹太后于李继岌、郭崇韬等率兵伐蜀前一个月病逝，将葬坤陵。李存勖偕刘皇后先期往祀，适天雨道泞，桥梁亦被暴涨的河水冲垮数座。刘皇后怒道："查一查，这是什么地方？谁是主官？"太监很快回报：河南县，县令罗贯。不待李存勖发话，刘皇后即下令："抓起来，治他的罪！"罗贯就这样稀里胡涂地被关进刑部狱。

一场天灾，本与县令无涉，刘皇后为何迁怒于罗贯？原来罗贯为人素来强直，不惧权要。伶人出身的从马直指挥使郭门高的内弟，是河南县内的一霸，纠集一伙不法之徒，随处设卡，强行征收来往商贾的过境税，又欺行霸市，商贩们敢怒不敢言。为争一块"风水宝地"，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指使恶奴将无辜村民活活打死。村妇上告到河南县，罗贯审明后，即将郭门高的内弟和杀人恶奴一同正法。百姓拍手称快。郭门高却对罗贯恨之入骨，一有机会，便在刘皇后面前说罗贯的坏话，于是"罗贯"二字就存在皇后的脑子里，并且印象很坏。

罗贯下狱，河南县绅民自发串联起来营救。他们派了几位有威信的耆老为代表，到洛阳找到冯道，要求冯道为罗贯说情。

冯道原已抱定人事上的事不发一言的宗旨，一则县令官职甚微，不会引起李存勖疑心；二则也风闻罗贯为人正直，所以，答应试一试。遂找了个机会向李存勖奏道："桥圮路艰，乃暴雨所致，不干罗贯的事，责他派人抢修就是了，逮入刑部狱，河南百姓不服，联名来保，还望皇上明察。"

李存勖道："太后灵驾将发，天子朝夕往来，罗贯不于暴雨之前对道路、

桥梁预为保护，致令朕和皇后困于泥雨中，这个罗贯能说无罪吗?”

冯道见李存勖强词夺理，不免心里窝火，从前的直劲又上来了：“突发的天灾人何能料？陛下如此苛责一个小小县令，臣下会无所措手足，当年汉文帝出巡，一平民躲闪不及，冲了驾车的御马，马受惊骤跳，几乎伤及文帝。因为是无心致过，文帝听了廷尉的劝告，并没有治那百姓的罪。陛下应以古明君为心，赦了罗贯。”

李存勖盯了冯道一会儿，然后带着不满的口气说：“近来朕总感到你和从前不一样了。要么不说话，要么一开口总是和朕拧着。这是怎么回事？嗯?”

李存勖如此说，冯道忙跪下来叩头道：“臣不敢自外于陛下，自长安与陛下相识，至今已二十多年，蒙陛下拔擢信任，俾臣得竭尽驽钝。幸天佑我大唐，赖先帝在天之灵，陛下英武奋发，十七年血战，扫灭伪梁，今又一举平蜀，天下一统指日可待。臣望陛下勿忘创业时的艰难，戒逸豫，励精图志，亲贤臣，远小人，成为万民景仰的一代明主，与天下百姓共享大一统太平盛世，那该何等欣愉？当此天下仰慕圣恩之际臣怎能自外于陛下？臣与罗贯素昧生平，只怕有伤皇上的圣明，所以不揣冒昧来保。”

“朕不是拒谏饰非的天子，”李存勖似有所动，“和朱梁血战那些年，你的好主意我哪条不听？不过，罗贯是皇后下令抓的，朕也不能不给她面子，况且罗贯也不是一点过错也没有。这样吧，过几天，叫皇后消消气，朕在她面前替河南绅民求个情，放罗贯回去。”

冯道感到好笑：“皇帝至尊无比，还要在皇后面前求情?”但事已至此，只好躬身奏道：“臣替河南百姓谢陛下。”

因为李存勖说了“放罗贯回去”，所以冯道很放心，散朝后便去刑部打听情况，想就便看看罗贯，安慰安慰他，刚进刑部狱，就听到令冯道大吃一惊的消息：“罗贯暴病而亡!”

“什么病?”冯道问。

“不清楚。”狱吏答。

“尸身停在哪？领我去看看!”

狱吏引着冯道走进监室，罗贯的尸身停在一张床上，面容平静安详，七窍也没有血迹。“是不是你们这些杀才受了谁的指使，把他害死了?”冯道看不出究竟，对两个狱卒怒吼道。

“大人可冤枉死小人了。”两个狱卒躬身答道，“罗令虽然入了狱，终究是朝廷命官，小人怎敢违了法度，把他弄死？况且我们和罗令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怎会存心害他？仵作已勘验过尸身，一些儿伤都没有，也没有服毒的迹

象。”

“皇上已亲口许我，要放罗贯出去，你们为何不放人?”冯道仍然怒气未息。

“要有皇上的诏谕，小的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不放人哪。不要说圣旨了，刑部一个九品官叫放人，我等也不敢抗命。”两个狱卒满腹委屈的样子，眼睛却不敢直视冯道。

“谁把罗贯送到这儿来的?”冯道仍然紧追不舍。

“从马直的两个军校，说是郭指挥使奉了皇后的教令，派他们押送来的。”

对伶人出身的郭门高，冯道历来没有好感，河南县绅民保释罗贯的联名折子里也提到过此人：“罗贯杀了他的恶霸内弟，为民除害。”莫非是这厮使人暗害了罗贯？但尸身却没有任何伤痕，也不像是服毒。以罗贯的风骨，不至于经不起这点风浪，还没审就自杀了？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呢？冯道思忖着，忽然想道：牢狱里暗无天日的事太多，我何不找个黯熟内中情弊的人问问。

冯道派了一名府上的虞侯去察访。虞侯从洛阳狱的一名老狱卒口里打听到牢狱里有一种私刑叫“背土布袋”：把人犯面朝下缚于床上，背上压着一个装满土的布口袋，足有二百斤重。因为四肢都被白布紧紧缚住，无法动弹，身子弱的，连背两个晚上就一命乌呼了，且无伤可验。囚犯的仇家若买通狱卒，用这法子害死个人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罗贯很可能就是被这法子害死的。

冯道把此事奏给李存勖，要求下诏查办。李存勖叫刑部去查，郭门高得知了，赶忙使银子上下打点。邢部官员得了银子，又知道郭门高是李存勖的红人，而且有刘皇后做靠山，便不动真格的，以“查无实据”结案。

“强项令”罗贯就这样冤沉九泉，冯道抓不到证据，也只有徒唤奈何。

放下这边，再来说西南方面。蜀地初平，王氏政权垮台。因太子李继岌年少，处置善后大事皆决于副使郭崇韬。郭有两个儿子随父征蜀，都在军中担任要职。这两个人有一个共性：既贪财又好色，蜀国降臣降将瞅准了这一点，便以财色相贿，求二人在乃翁面前进言，获得好处。蜀中书令王宗弼，献上宝货妓乐，求为四川留后。二人得了好处，便向其父进言。郭崇韬道：“主上焉能委降臣为留后？这王宗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王宗弼白白地赔了宝货美女，欲望却不得满足，乃使人散布流言，说郭崇韬大权独揽，不把太子放在眼里，有据蜀自立的嫌疑。李继岌听了，心不自安，遂给父皇上表，请求尽速还朝。偏偏王氏政权初灭，社会秩序乱，盗贼四起，甚有据山寨为寇的，郭崇韬不得不派兵四出清剿。以此上表唐主，申明不能班师回朝的理由。

李存勖委决不下，便派太监郑子嗣至成都，以劳军为名察看动静。

郑临行，刘皇后召见郑于后宫，泣道："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听说郭崇韬将有不利于太子的举动，你到成都后，察访得实，速报于我，我儿的安全，可全由公公担着干系。"郑子嗣回道："娘娘放心，老奴决不叫太子有何闪失。"

唐故制，太监出京，大臣不得馈赠送行。段凝因郭崇韬代了他的职务，不免衔恨，便于郑子嗣离洛阳前私下里为之设宴饯行，并封赠"红包"一个，私语道："皇上把太子托付给郭公，本意要他扶佐储君立功，今闻郭公蓄异志，此灭门之罪也。公公到成都后，可找东宫洗马李从袭，此人是我故交，他必能助你一臂之力。我等俱受天家厚恩，决不能坐视太子之危！"

李从袭也是个佞臣。这次随太子出征，本是为升官发财而来。偏偏军政大事的处置，全由郭崇韬，自己竟无从染指，不免心生怨恨。也想等个时机，泄泄心中的怨气。

再说郑子嗣到达成都，郭崇韬因素来讨厌宦官擅权，并不郊迎。郑子嗣好生不快。及至入城相见，叙及班师回朝，郭崇韬仍有违言。郑子嗣乃愈信传言为真，及至见了东宫洗马，畅谈情愫，李从袭道："此间军政大事，统由郭公把持。他的两个儿子，日与军中骁将和蜀中豪杰把酒狎饮，指天为誓，不知怀着何意？而今又听说郭公讽蜀人上书皇上，请已镇蜀，又以缓靖地方为辞，迟迟不班师还朝，其司马昭之心，昭然于路人。且郭公还私将所得宝货分赐诸将，笼络党羽。一旦有变，蜀地即非国家所有，不特我等死无葬地，恐魏王亦不免罹祸了！"

郑子嗣道："看来郭公据蜀而叛，已箭在弦上，我不可不急归洛阳，请皇上果断处置。"

第二天，即向李继岌辞行，匆匆回洛，向李存勖复命。

李存勖听了郑子嗣一番添油加醋的饶舌，又见郭崇韬献上的平蜀所得清单：钱不足百万缗，金二十万两，银五十万两，珠玉犀象二万件，粮二百五十万石，马不足一万，文锦绫罗仅五十万匹。乃怒道："都说蜀地是天下的富国，所获哪能只有这点，难道郭崇韬果有二心了？"时刘皇后亦在侧，泣道："看来太子的性命已危如垒卵了，陛下，快救救咱们的孩子吧！"

李存勖乃命冯道草诏：着北都留守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克日赴任。命太子李继岌和郭崇韬立即率师还朝。命王衍和蜀重要降官举族随军赴洛。孟知详娶李存勖叔父李克让之女琼华长公主为妻，是李存勖的堂妹夫，曾做过中门使、太原尹、马步军都虞侯，是李家的女婿，是李存勖信得过的人物。

冯道文不加点，倾刻而就，读给李存勖听，"很好，就是这样，唤郑子嗣

进来，仍由他去西川宣诏。”

郑子嗣进殿行礼毕，李存勖道：“而今事势紧迫，你也熟悉蜀道，还得你去宣旨。若郭崇韬奉命班师，不必说了，要是还借口迁延，你就和太子商量，想办法除掉他！”

冯道听了这话，不禁吃了一惊，平蜀本是朝着天下一统方向大进一步的好事，于今却可能引出新的变乱。他原也听到一些传言，但从他对郭崇韬的了解，并不怎么相信。看了眼下的阵势，他却满腹狐疑了。郑子嗣的奏对，既然来自他身临其境的察访，便不好再视为流言，果真如此，西南大局立刻糜烂，且可能危及朝局。郭崇韬在同光朝的故旧下属甚多，连新委的西川节度使孟知祥都是他的老相识。这些人手握兵权的甚多。郭一旦出事，还不知引出多少乱子，也可能引发一轮大清洗。

眼下这种局面，冯道感到无能为力。他所倚重的李嗣源，远在幽州，而且遭到李存勖的猜疑。谁能挽狂澜于既倒？冯道看不到希望。而且惟一的心愿，就是郭崇韬奉命班师回朝。只有如此，也许满天乌云能一风吹散。

冯道只能忐忑不安地看着局势的发展。

郑子嗣又一次来到成都，向郭崇韬宣了皇帝要他立即班师回朝的诏谕。郭崇韬接旨毕，对李继岌和郑子嗣道：“皇上命我立即率军回朝，我本应遵旨。但蜀地初平，我等一旦离去，谁人能够镇守？皇上既命孟知祥为镇帅，待他到此，我再起程不迟。”

这话被郑子嗣视为迁延不行的借口。因为孟知祥当时驻晋阳，接到洛阳发出的圣谕，少说也得五七天，再赴三千里外的成都，费时就更多了。

看来就得按李存勖指示的第二个方案办：除掉郭崇韬。

当郑子嗣向李继岌提出除掉郭崇韬时，这个未成年的太子脸一下子变白了，手也颤抖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这使……使得么？”

“这是皇上的密旨！”郑子嗣见他这份胆怯相，顿生蔑视：“不除他，你很危险呐！他如据四川自立，能容得了你？！”

“不……不会吧？”李继岌哆嗦着道，“看……看不……出……出……他有……有这个图……图谋呀！”

“干这种事他能向你报告？”郑子嗣轻蔑地说道，“他竟敢抗拒皇上的旨意，一再拖延班师回朝，意欲何为？他欺你年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军政大事，不全是他一手遮天？当断不断祸到临头，后悔就来不及了。”

“那……军队可掌握在他手里呀？”李继岌平静了些，仍不无担忧。

“这个，太子爷不必担心。一切由我和东宫洗马李从习去办。太子爷只需

以议事为名召他入招讨府就行了。”

自入蜀以来，虽然军政大事都由郭崇韬拍板，但名义上的统帅是李继岌，事后都当面汇报。有些事都是当着李继岌的面确定的。在招讨府议事是家常便饭。故而这次得知李继岌招他过府议事。郭崇韬并不生疑，依然如往常一样昂然而入。进入议事堂不见李继岌，只见李从习和郑子嗣带着两个武士立于堂中，没等郭崇韬反应过来，就听李从习大吼一声：“拿下!”两个孔武的武士立刻趋前将郭崇韬捆翻在地。

“为何拿我?!”郭崇韬一边挣扎一边大喊。

“我们是奉旨拿你!”郑子嗣威严地说道。

“架出去砍了!”李从习命令道。

两个武士架起郭崇韬便往外走。郭崇韬挣扎着大喊：“我要见太子！我要见皇上!”

架到外面，李从习一挥手，武士手起刀落，郭崇韬的人头立刻滚落一旁，一腔热血直喷一两丈远。郭崇韬带来的几个随从，也被埋伏在两旁的军校擒住，一刀一个都成了冤鬼。

郭崇韬的两个儿子，正在狎妓取乐，也被突现的军校擒住，不及著衣，拉到街头砍死，二个冤魂，追随其父去了。

除了郭崇韬父子，李从习召众将至招讨府听令。众将至，见府内戒备森严，武士执兵器肃立，气象与往夕大不相同。正狐疑间，见李从习、郑子嗣一左一右扶着李继岌登上议事堂帅位。郑子嗣当众宣布道：“郭崇韬借统兵伐蜀之机，阴怀二心，欲据蜀自立，今已奉圣旨将郭氏父子斩首。罪只及其父子，他人不问。诸位将军只管放心。不论和副使关系如何密切，只要一心报效朝廷，皇上照样信用。”

见众将交头接耳，满脸疑惧，李从习道：“诸位将军回营，好生安抚将士，宣布皇上旨意。皇上已命孟知祥大人为西川节度使，不日就要到达成都了。太子也要统领大军还朝，诸位就要回到中原和父母妻儿团聚。将士们平蜀有功，皇上说了，还朝后要重加赏赐。各位将军回营后，立即整顿行装，准备起程。”

李继岌等担心的乱子终于没有发生，都松了一口气。几天后，孟知祥统帅一万人马抵达成都，李继岌率大军班师回朝。王衍举族随行。蜀降臣及眷属两千余人亦在行列。队伍前后绵延六十余里。

大军行到剑阁，唐主李存勖暴露郭崇韬罪状、诛杀全家、抄没资财的诏书由宦官向全军宣布。同时又传来消息，睦王李存义亦被处死。

睦王李存义本是李存勖的同父异母弟，只为娶郭崇韬之女为妻，至此也被

株连。还真被赵芸娘说中，李存勖的猜忌心太重了。和郭崇韬关系密切的文臣武将，弄得人人自危，受他们的影响，军心开始浮动。

保义军节度使、平蜀军先锋大将（当时名号为先锋排阵斩斫使）康延孝素来与郭崇韬友善，且为郭提名，任平蜀军先锋。平蜀之役，武功第一，就是他首先率军杀入成都，逼得王衍君臣出降。郭崇韬被枉杀，已不自安。至是得知郭在洛阳的家属全部被害，且累及亲党，连睦王李存义都不放过，乃对部下宣言道："郭公佐命之臣，平蜀，全仗其谋划，攻城破敌者，皆我辈也。今郭公因见疑被害，且戮及阖族、亲党。我等皆郭公部下，而今手里有兵，主上不无顾忌。一旦回到洛阳，解除兵权，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你们想想吧！"

部下奋然道："我等不能回洛阳任人宰割，趁着手里有兵，要死也弄他个鱼死网破！将军说怎么着，我等愿效驰驱！"

康延孝道："而今人人皆知郭公之冤，我想举起为郭公申冤的旗号，杀回成都，孟知祥初来镇蜀，人心未附，手中兵力只有一万，不难对付，我等若拥有蜀地，不愁弄不出名堂来。"部下诸将都赞成，磨拳擦掌，都想大干一场。

康延孝乃从剑阁率殿后军一万二千人，向成都进发，并以两川（西川，东川）制置使名义传檄蜀人，旬日之间，众至两万，声势大震。

李继岌的中军，距康延孝部驻地相距四十里，第二天才得到康部兵变的消息。急忙上表洛阳，又听李从习的谋划，大军尾随康延孝，同时传檄孟知祥，由成都起兵，两面夹击。并委孟知祥为讨逆军副都统兼前敌都指挥使，也就是说，南北两支军队都归孟知祥指挥。同时派东宫太监监军，驻孟知祥大营。

康延孝率军抵达汉州，即陷入孟知祥和李继岌两路大军的包围中，进退失据，时军中乏粮，新募蜀兵未经战阵，不堪一击，中原兵卒思乡心切，不愿久滞蜀地，勉强随至汉州。双方实力悬殊，士卒又不用命，一场厮杀，康延孝溃不成军，士卒大部放下武器，康延孝束手就擒，槛车押送孟知祥军前。

孟知祥自酌大巵，递入槛车，待康延孝饮毕，发问道："将军于平蜀之战，武功第一，何患不得富贵？乃为此灭门之举？"

康延孝长叹一声，苦笑道："郭公为皇上佐命功臣，今又几乎兵不血刃，平定两川，无罪被诛，且株连家族亲党。如我等郭公部下，怎得保全？是以不敢还朝。我等此举，只为郭公申冤，并无别意。如今自知不会活命。不过，我提醒将军一句：今日我被诛，明日就轮到你！不见三国末的邓艾和钟会么！"

听了这话，孟知祥却也心动，但对着大众，不便置词。遂道："有话尽管对皇上去说。当今天子圣明，念你昔日战功，给你一条生路，也未可知。"遂命人驱槛车至李继岌处，由他派人解往洛阳。

解决了康延孝，孟知祥在汉州置酒庆贺。李继岌自然坐首席，众将依次入座。

在汉州盘桓了两天，李继岌统领大军还朝。孟知祥身披甲胄，列队为太子送行。临发孟知祥请道："蜀地初平，康延孝又造兵变，兵力少不足以镇抚西川，请太子爷留下三万人马暂时由臣调遣，多则一年半载，少则几个月，待局面安定，再令他们还朝。"

请求来得突然，李继岌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李从习忙道："这怕不行吧？没有皇上的御旨，怎么擅自拨留部队？"

孟知祥道："洗马公有所不知。在下入川前赴洛阳陛辞。皇上许我道：'先给你拨一万兵去，如不足，可随时由太子处增拨。'怎能说没有皇上的旨意？"

李从习刚要再辩，李继岌忙道："既然父皇有旨，就拨给你两万人马好了。"经过两场惊心巨变，李继岌担惊受怕，恨不得一步回到洛阳，离开这个是非窝。所以满口答应。太子发了话，李从习就不好开口了。

"谢太子爷理解臣的苦衷！祝太子爷一路平安！"

李继岌率军启程后，孟知祥心满意足地率领三万人马，驰还成都，凭着这三万精锐，孟知祥要在两川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李继岌统军再次在剑阁安营。李从习献计道："王衍一行三千余人，看守不易，如中途逃脱，皇上面前怎么交待？此地已近凤翔军，不如传檄凤翔节度使李从曮，让他派人押送。那样路上出什么岔子，就没太子爷的事了。"

李继岌点头称善。又道："把那个康延孝也交给他一块押送。"李从曮是岐王李茂贞的儿子，李茂贞于同光二年死去，李存勖便乘机废去岐王封号，只给了李从曮一个节度使的名义。

"太子爷圣明！带着个囚犯上路，实在是太累赘。"李从习乘机奉承道。

西南方面刚刚消停，中原又出了大乱子。

郭崇韬被灭族，引出许多谣言。有说郭崇韬杀死李继岌，自王蜀地的；有说立李继岌为傀儡，'挟天子以令诸候'的；也有说刘皇后因儿子被杀，归咎唐主，已加弒逆，洛阳已经大乱的；也有说郭崇韬自立为王，联合淮南荆楚，即将发兵洛阳的；也有说李嗣源以勤王为名，率军杀向洛阳的；也有说因睦王被杀，诸王疑惧，相率在洛阳作乱的。因魏州是李存勖即帝位处，谣言传得更猛，人心惶惶，百姓一夕数惊。弄得商号不敢开门，路人行商纷纷逃避。

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魏博指挥使杨仁政率兵奉旨远戍瓦桥关，受李嗣源节制，防备契丹。契丹兵退，撤回魏博。因魏州谣言纷传，人心浮动，唐主担心兵变，降旨命赵、杨率军留屯贝州。军士思家，归心如箭，今近在咫尺，不得

与亲人相见，不免口出怨言。

部将皇甫晖率军士入对杨仁政道："主上灭梁而得天下，以先得魏博而尽有河北之兵也。我魏博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十余年，为主上得天下立过汗马功劳。而今因魏州人心浮动，惧我还乡生事，乃留我等于贝州。全不念我等骨肉相思之苦，这是皇上有负于我等。听说京师已乱，将士愿随将军还魏，伺机起事，意外富贵，不难获取。"

杨仁政道："这是什么话？谣言岂能当真？尔等眷属俱在魏州，何能出此灭门之言？"

皇甫晖曰："如不答应，祸在眼前！"

杨仁政怒道："敢造反不成？"

皇甫晖即率军士挥刀乱砍，杨仁政立毙刀下。赵在礼闻变，衣不及带，跃墙欲奔。皇甫晖率领军士追到墙下，扯住一条腿，把赵在礼拉了下来，威胁道："不听我们的，就和杨仁政一样下场！"

赵在礼恐遭毒手，只好应允。于是乱军奉赵在礼为魏博留后，向魏州进发，兴唐尹王正言，监军使史彦琼，只身逃往洛阳。

李存勖得报，令归德军节度使李绍荣率兵往讨，仍以史彦琼为监军。

赵在礼于魏州城头对李绍荣道："将士思家擅归，无意背叛朝廷，劳明公代为奏明，如得免死，敢不自新？"

未待李绍荣答话，史彦琼用手指着城头大骂："你们这群该死的逆贼，城破之日，叫你们碎尸万段！"

皇甫晖见状，怒道："史监军这样说法，想是我们不得蒙恩赦了！"遂对众人大呼："要想活命的，冲出城去杀了这厮！"众军卒怀着必死的悲壮激愤，纷纷冲出城去，李绍荣见状，挥军急忙退去，史彦琼惹了众怒，被魏博乱军追上砍翻，倾刻间成了肉泥。

赵在礼、皇甫晖又挥军进扰临清、永济、馆陶等城。受其影响，邢州、沧州等处相继发生兵变。

这些天冯道心里很乱，弄不清局势会向什么方向演变：刚刚显露的天下统一曙光，又被满天乌云遮住了。孟知祥矫诏留三万劲卒，显然是在准备据西川自立了。平蜀之功前功尽弃 。不仅如此，因郭崇韬被冤杀，引出康延孝反叛，引出满天的流言，又由流言引出魏博兵变，且延及多处州、镇。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变乱，因何而起？祸首应该说就是皇上。如不是他猜忌、专断、荒谬，弄得人心离散，何至于大局如此糜烂！皇上如今有能力有魄力去收拾这盘乱局吗？

想到这里，冯道摇了摇头。

除了皇帝，还有谁能收拾这个局面？冯道又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那只有听天由命了。对于天下一统，冯道已不抱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少燃战火，一家大小平平安安，天下百姓少吃苦头。当然，也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在安富尊荣的社会上层生活了十几年，突然失去优越的社会地位哪堪忍受！

一天，冯道随侍在皇帝身旁。李存勖问道："而今孟知祥与朝廷生分了，魏博又发生兵变，朕打算亲自带兵去解决，你看怎样？"

冯道恭谨地答道："孟知祥还没有公开打出自立的旗号，暂时不宜对西川用兵。况且蜀道艰难、远离中原，就是不得已用兵，皇上万乘之尊，也不可亲冒石矢。况现下流言纷传，陛下更不可轻离京师，魏博军造乱，本由思归引起，史彦琼处置失当，激了众怒。陛下如御驾亲征，是将魏博兵逼上绝路，不反亦是反了。臣以为宜派得力大臣前去，晓以大义，说以利害；只要停止作乱，各归其营，准予自新，如此乱不难平。魏博定，则邢、沧等癣疥之疾，迎刃而解。如彼不听劝戒，继续称兵造乱，则是目无朝廷，目无皇上。那就曲在彼，再用兵去剿不迟。"

李存勖思忖片刻，问道："那派谁去合适呢？"

"魏博兵骄纵难治，积习已达百年，非派一有威望素为魏博兵信服的人不可。"冯道答。

"说说看，谁是这样的人选？"李存勖追问。

"这个……臣一时也想不出来。"冯道本想提中书令李嗣源，因怕李存勖生疑，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此时李嗣源兼领成德军节度使驻在镇州。

"你的主意很好，人选朕再想想。"

冯道辞出，在宫门恰好遇见入宫奏事的新任枢密使安重诲。"何不借此老的口说出我的主意，皇上正信用他，万不会生疑的。"遂道："适才皇上和下官谈话，有意用抚的一手去平息魏博兵乱，只是派谁去还没拿定主意。下官以为，中书令去最合适。赵在礼隶中书令麾下有年，前一阵子又受中书令节制一同抵御契丹。听说赵在军中对中书令执子侄礼，很是恭敬。如派中书令前去招抚，必能奏效。使相何不在皇上面前举奏？"

安重诲点头答应，匆匆进宫去了。

奏事毕，李存勖果然问起招抚魏博乱兵的人选，安重诲便提出李嗣源。

李存勖还在犹豫，安重诲道："事势紧迫，弥乱要紧。既是招抚，自然不必带兵，只带少许卫卒就是了。"安重诲看来了解李存勖的疑心所在，所以有

这样的建议。于是李存勖便派李嗣源以中书令的身份去招抚魏博。为了监视李嗣源，李存勖调拨部分从马直军士，由都将张破败率领，担任李嗣源的中军护卫。前面说过，从马直就是禁卫亲军，由伶人出身的郭门高统领，李存勖一直把从马直视为心腹护卫，予以优厚的待遇，保证他们绝对忠诚不二。万万没有想到，郭崇韬被诛在从马直将士中引起震动和疑惧。一向被李存勖视为心腹的禁军，开始和他离心离德了。

事情还要从郭门高认义父说起。郭门高原名郭从谦，门高是他做伶人时的艺名。因戏演得好，人们便以艺名称呼，本名反而渐渐被忘却。李存勖宠爱伶人，故容貌身条都招人喜爱、嗓音又甜润的郭门高尤其得到李存勖的宠幸，经常出入宫禁，成了皇帝的男宠。后来甘脆就叫他去统领禁卫军，任从马直指挥使。

自从担任禁卫军统领，郭门高有了接近郭崇韬的机会。有一次李存勖在宫中设宴，招待重臣。郭门高侍宴于侧要拜郭崇韬为义父。郭崇韬历来对伶官没有好感，便加以拒绝。郭门高为了抬高身价，便在从马直军士中散播：二人联了宗、叙辈份，称郭崇韬为叔父。

郭崇韬被害，有一次李存勖喝多了酒，戏谓郭门高道："叔父被杀了，你这个侄子怎么样啊?"这本是一句戏言，其实李存勖很清楚二人只是同姓，根本和亲族沾不上边。郭门高听了，却倒吸一口冷气：看来皇上对我有戒心了。我可要处处多加提防。自此每日与好友从马直都将张破败等密议，决定待机而动免得落个像郭崇韬那样举族被冤杀的下场。

再说李嗣源奉命，去魏州招抚乱兵，只带了义子李从珂和几十名随从，由张破败率领百名从马直军士护卫，向魏博进发。两天后到达魏州附近万左镇。天已经晚了，离魏州还有三十里，便在此处宿营。

时至午夜，李嗣源方就枕，就听外面从马直军士喧哗起来，李嗣源急唤从人去问，张破败已率军士，手提利刃闯了进来。

李嗣源厉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张破败拱手道："魏博将士跟随主上十余年，百战得天下。又随令公戍边拒契丹，血战涿州，备极艰苦。幸胜而归，主上只因疑心，不令归乡。从马直数卒喧闹，便欲悉数诛责。我等为时势所逼，不得不死中求生。现经众人公议，与城中合势同心，请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

李嗣源大惊，开导众人道："魏博兵已回魏州，主上不加怪罪，今据城称乱就做得过分了。诸位也清楚，我是为宣旨招抚而来，明日咱们一块入城，事情马上会平息。你们这么闹，不是火上加油吗？城内的将士，肯和你们一块闹

吗？你们的眷属都在洛阳，不想想他们的安危吗？这可是灭族的勾当！再说，魏州城里不过万八人马，能对抗举国之兵？尔等听我的劝，赶快回去休息，我保证不追究这档子事。不听，那你们只管做去，我自己回京师复命！”

众军士嚷道：“而今想罢手也来不及了，令公还要执迷，杨仁政就是前车之鉴！”

说罢，不待李嗣源答话，便抽戈露刃，拥簇着李嗣源向魏州奔去。

听说李嗣源至，赵在礼率城中将士出迎。至公廨，设宴为李嗣源压惊。赵在礼道：“卑职本也无心为此，但不如此，将士们不从，杨仁政已死于乱兵刀下。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都是主上举措失当逼出来的。这几年，皇上举措甚是乖张，弄得天下离心。据卑职看，而今乱相已萌，以皇上所为，要想弥乱，真是南辕北辙。令公贵为皇兄，只因功高盖世，乃为主上所忌。侍奉这样的主子，能不叫人寒心？谁不想过安生日子？他们也是盼望出个英主。将士们拥戴你，这未必不是好事。”

李嗣源越听越不自安。暗忖：若不虚与委蛇，恐不测，只好假意答应，再想个脱身之计。”遂道：“尔等此举，出于无奈，我已理解了。但总不能就这么和朝廷抗着，总得有个了结吧。你们想如何了结呢？”

皇甫晖道：“我等知道自己的斤两，也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求皇上下诏，赦免此次起事诸人。再者，指挥使公已由我们魏博军士公举为魏博留后，请皇上正式加委为使帅，且不得随意更换。这两条要求不为过份。令公既为招抚而来，请回朝后，奏明皇上，我们在此静候佳音。”

听皇甫晖这么一说，李嗣源松了口气，忙道：“两条要求不为过份，老夫明日就启程，诸位等皇上下诏就是了。”

正说话间，人报：“一支万余人的队伍，已经接近魏州南门，请大人们定夺。”

李嗣源、赵在礼、皇甫晖等忙带人登上南城观看动静。原来统兵将是孝义指挥使西方邺。唐主李存勖担心李嗣源招抚不成，乃派西方邺会同曹、郓两州刺史各率本部兵向魏州进发，招抚不成就武力解决。

李嗣源在城头发问：“皇上命我来安抚魏博军士，将军引兵来做甚？”

西方邺道：“我等奉上谕，特来助令公。”

李嗣源道：“魏博将士已接受朝廷招抚，老夫明日就要回朝。将军既来助我，可将军马屯于城外，入城相见。”

赵在礼和西方邺官阶相同，彼此也认识，亦高喊道：“是西方将军啊，几年不见了，请上城来叙叙旧吧！”

西方邺自忖道：我如离营入城，一旦有变，谁来指挥军队？而今城内情况不明，李嗣源这么快就招抚成功？我可得多个心眼，不可脱离部队进城。便对城头高喊："兄弟军务在身，不便进城相见，咱们后会有期。"

说罢，引军向南退去。

李嗣源在魏州住了一宿，第二天借口回朝面圣，急忙带从人离开魏州，当晚宿于魏县馆驿。时值季春之望，一轮明月映照窗前。李嗣源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国家多难，一至于此。戎马四十年，换来朱梁垮台，天下统一有望。平蜀本是顺民心之举，只为皇帝多疑，枉杀统帅，致人心离散，流言四起，魏卒生乱。眼下乱相已萌，不仅天下一统化为泡影，同光朝廷也呈动摇之势。再想到自己，本来对这位皇帝弟弟忠心耿耿，只为功高盖世，反遭猜忌。能不能保余年，尚在不可知之数。今奉旨招抚，险些为乱兵所劫。所幸逃出虎穴，今后的去向呢？是回归藩镇，还是入京面君？实际上这次招抚并不成功。乱兵自举镇帅，强加于朝廷，这等于迫朝廷认可藩镇割据的现实。这一条朝廷不能认可，也绝不会认可。这样的条件，自己怎能向皇帝复旨？再者说，西方邺不肯入城，明摆着怀疑自己在和乱兵沆瀣一气。他肯定要把所见向皇帝报告。如这样，回朝复命岂不是自投罗网？忽然又想起冯道说的"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而危"的警语。对！绝不能还朝，这个举止乖张的皇帝弟弟，还有什么值得恋顾的。

有了准主意，心定了，不一会儿，即安然入眠。第二天，早早起身，带了随行人众，快马加鞭，向镇州驰奔。

这一天行至相州地界，忽见后面大路上烟尘滚滚，一队骑兵约数千骑飞驰而来。李嗣源心中疑惧。正要躲避，就听对方有人高喊："前面可是老令公吗？"喊声刚住，骑兵已飞驰面前。为首一员青年武将滚鞍下马，口称："岳丈大人，小婿有礼！"便向李嗣源行翁婿大礼。

李嗣源眼睛一亮："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敬瑭啊，你怎们找到这里来啦？"

"特为寻找岳丈而来！"来将果是石敬瑭，娶李嗣源之女永宁公主为妻，年方三十几岁，正是英姿焕发，血气方刚的时候。从十几岁起，就跟随李克用、李存勖和李嗣源等南征北战，机智果敢，立下不少战功。自娶永宁为妻，则隶李嗣源麾下，官居左射军使，统领一支精锐的骑兵。

翁婿二人坐于道旁树林中，时柳叶新裁，弱枝轻拂，季春的气息，怡人心肺。石敬瑭得知李嗣源要回镇州，劝阻道："岳丈不要回镇，赶快回转马头，奔向魏州，带领魏博兵速向汴梁前进。"

李嗣源惊道："这是怎么说？难道朝局大变了？"

石敬瑭断然道："不错，大变了，西方邺已飞章洛阳，说岳父和魏博乱兵联在一起，图谋不轨。幸被小婿中途截获，便杀了送奏章的军校，赶忙来报，岳父请想，就是没有西方邺的奏章，皇上也会疑你。哪有上将被乱卒所截，同入贼城，他日尚得无恙的？皇上一定会御驾亲征魏博。为今之计，只有先取汴州以为根本，才可自全。此地为天下要会，城坚粮足，进可攻，退可守。小婿愿率部骑，先往占据，岳丈率魏博军继进，取大梁万无一失。镇州之兵，婿已传岳父的令，一半留守，一半发往大梁，想来眼下已经启程。"

石敬瑭擦了一把汗，又道："岳父奉命招抚魏博，岳母不放心，命小婿带本部骑兵尾随，暗中保护，及至进抵万古镇，岳父已入魏州城去了。小婿不便入城，就在城外往来巡逻。西方邺从魏州退兵，小婿在暗中尾随监视，故而能截取他的奏章。"

说着，将西方邺的奏章呈上，李嗣源看过，三把两把扯碎，掷于地上。

突骑指挥使康义诚亦在骑兵之列，对李嗣源道："主上几年来乖戾异常，军民怨愤，天下事成自果决，败自犹豫。令公须当机立断。这可是生死存亡的关头。"

李从珂也极力主张向汴梁进兵，且说："孩儿愿和附马一起领兵先行。"

张破败也兴奋地喊："末将亦愿随老令公去取汴梁！"

李嗣源带随从，拨转马头朝来路奔回。石敬瑭拨了一百骑兵担任护卫，然后和李从珂、康义诚率大队骑兵向汴梁飞驰。

李嗣源占据汴梁三天多，李存勖才得到确切消息。这位一世英明晚年昏庸的皇帝，气得暴跳如雷，连连切齿顿足骂道："恨不早除掉这个邈佶烈！致有今日之累！"

李存勖决定御驾亲征。大军临发，伶官景进奏道："皇上离去，洛阳空虚。今蜀地未稳，王衍族党不少，闻车驾东征，难免谋变。不应令人洛阳，早除为妥。"

李存勖连说："有理！有理！"乃口授一诏："王衍一行，并从杀戮。"命冯道拟诏，冯道暗付：这一诏谕发去，又有三千无辜人头落地，我不能助人行此损阴德的事。好在替李存勖拟诏，只读给他听，他从不过目的。乃将"行"字改为"家"字。由尚宝司加盖御印，交宣诏太监捧去。这一字之差，活人三千，蜀降臣及眷属，还有王衍的仆役，悉数获免。时王衍一行已进至秦川驿中。王衍母临刑大呼道："我儿举国归降，反加夷戮，信义何在？如此天良丧尽，料尔唐主已死期不远了。"同时被杀的，还有康延孝。

唐主李存勖率军进入万胜镇，接得确实军报，泰宁军节度使、安国军节度

使、横海军节度使、义成军节度使、忠武军节度使、齐州防御使、霸州指挥使、贝州相州等一大批刺史，北京右厢军都指挥使，平卢军节度使等响应李嗣源，各率本部兵，向汴梁进发，要效那“孟津之会”了。还有一般朱梁降将，惧李存勖反复，也投向李嗣源。

李存勖闻报，不由得神色沮丧，登高远望，连声叹道：“难道大势已去了?”

永王李存霸在侧，进言道：“彼众我寡，不如暂回京师，待太子归，他那里还拥数万之众，足以一战。”

李存勖即下令旋师。还至汜水关，留泰州指挥使张唐把守，严令：“汴梁军越过此关，即惟你是问!”

张唐叹道：“我手里兵只数千，且三个月没发军饷，军心涣散，如何守得此关？看来只有死路一条了。”原来去秋两河泛滥，京师财赋减收，军营中粮饷时有不济。李存勖率军出发前，宰相等请以内帑发饷。偏爱财如命的刘皇后不肯，宰相再请，她即取出银盆数只，妆具数件并铜钱十余缗，摆在李存勖面前，狞笑道：“四方贡献，早颁赐已尽，后宫只有此数，拿去劳军吧!”唐主不禁变色，宰相等瞠目结舌，再不敢言语。

果然不到两天，石敬瑭、李从珂等率万人为先锋，进抵汜水关。张唐无心抵挡献关投降。消息传到洛阳，李存勖更加惶乱，时太子李继岌，已统兵还至凤翔一带，近臣建议李存勖驾幸凤翔，与太子会合。李存勖一面差人飞檄各镇，克日赴洛阳勤王，一面也暗作准备，危急时出幸凤翔。

冯道听了这些军报，即紧张又兴奋。紧张，是担心一场大混战将要展开，结局却难以预料。兴奋，是盼望李嗣源取胜进入洛阳。

同光四年四月丁亥日，李存勖方进早膳，忽闻皇城兴教门前，喊杀之声大震，料知有变，忙放下匙箸，召集近卫军士，亲督出御。方出殿门，乱兵已突入中左门，乱首乃是从马直指挥使郭门高！李存勖躁怒异常，指挥近卫军士死战。混战中，突有一箭飞来，正中李存勖面额，近侍忙上前扶掖，拔去箭矢，血流如注。急招御医，哪有人影？李存勖渴懑求饮，宦官于混乱中忙去取饮，待捧浆归来，李存勖已然殒命。终年四十三岁。

李存勖一死，宫中大乱，宫人、太监纷纷逃匿，连刘皇后也逃得不知去向。还是一名叫李善友的伶宦，以乐器覆盖尸身，又放起一把火，将尸身和乐器一起焚化。

李存勖被郭门高射死时，冯道正准备上朝，闻变即刻将府吏、长随、仆役组织起紧闭邸门，严防盗贼乱兵乘机劫掠，嘱咐芸娘、孙氏不要外出。安排

毕，冯道带了几个从人匆匆进宫。宰相豆卢革、枢密使安重诲等十几个大臣都被挡驾，不准入宫。各个宫门都由从马直军士把守。

冯道和十几个大臣费尽口舌，才获准进宫。由一名从马直军士引他们经右掖门进入宝文阁。指挥使郭门高请众人落座后开言道："部分军士作乱，主上不幸宾天，我已将弑君之乱兵正法。为防不测，不得不封锁宫门，致令大人迟滞宫门有时，下官这里赔礼了。"说着一躬。

冯道等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不便作声，郭门高又道："请列位大人来，是要决一大事。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谁来入继大统？列位都是朝廷柱石，请拿个主意。"

宰相豆卢革年事已高，为唐昭宗时旧臣，脑子里还是"父死子继"的陈旧观念，首先发言道："父死子继乃天经地义，况且储君已立有年。当速派亲王重臣西迎太子入继大统。"

有几个大臣就随声附和。

郭门高听了皱了皱眉，把脸转向安重诲："使相大人的意见呢？"

安重诲道："艰难之际，国赖长君。古不但有父死子继，还有兄终弟及。"又有几个大臣点头称是。

"学士大人是什么主见？"郭门高又问冯道。

"我的主意是先请中书令监国。"冯道朗声回答，"使相大人说艰难之际，国赖长君，我很赞同。魏王继岌虽早已立为储君，但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凡事还拿不起来。此次平蜀，他虽名为统帅，实际军国大计，都由郭公崇韬决策。于今我大唐名为天下一统，但强镇割据局面未弥。淮南、吴越、闽、岭南不去说他。即如南平的高季兴，于大行皇帝即位之时，不但上表称臣，还亲自入京觐见。结果呢？伐蜀之役，大行皇帝命他发兵相助，他却乘势占了四川的忠、万、归、峡等州，然后就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及至灭蜀之后，他竟然派兵拦截输往洛阳的蜀货，还杀死押运军校。大行皇帝下旨责问，他竟然答'押运覆舟，当问诸水神！'而今蜀地孟知祥的动态也很令人担忧。在下料他不久就会据蜀自立。这样的纷乱局面，没有一个英武之君如何收拾得了。中书令的人马，已夺了汜水关，距洛阳很近了。我们当务之举，赶紧派人迎接中书令入都监国。至于下一步，由监国去拿主意。'兄终弟及'总是平辈相承。何不来个创新，'弟终兄及'！"

这么一"创新"，说得大臣们都乐了。郭门高也拊掌道："学士的主意好。那就这么办？"冯道的主意入情入理，众臣都赞成，于是，当下议定，由冯道和安重诲捧着群臣的劝进表，去汴梁请李嗣源速入洛阳监国。

冯道对于李存勖的死，并不觉得惋惜。朝着天下一统方向发展的大好局面，都由李存勖晚年的乖张之举破坏了。同光以来的乱相，萌发于李存勖晚年的昏聩，因枉杀郭崇韬而爆发，不过是借了这个引线。李存勖不死，不知还要乱到什么程度，洛阳和汴梁的对立，足以导致中原连绵不断的征战。何况因疑而杀人，太令人恐惧了。从他和李嗣源的私谊来说，他甚盼着这位年高望重的后唐第一功臣来当皇帝，但只说监国不说入继大统。为的是减少阻力，便于各方面接受，只要得以监国，入继大统就易如反掌。那个年仅十几岁的毛孩子太子，如何能和这位有丰富阅历的伯父争衡？

同时，冯道也清楚，郭门高不会赞成由太子入继大统。他当然担心儿子将来要为老子报仇。他肯定赞成由李嗣源当皇帝。这于他的身家性命有保障。杀掉李存勖等于替李嗣源除掉对手。二人在这一点上，利益是一致的。

冯道还觉得，今天这阵式，不啻一场鸿门宴。如果众人都主张迎立太子即位，那很可能谁也不要想活着出宫。放走众人就等于放虎归山，不会留着你们将来给他找麻烦。郭门高连皇帝都敢杀，还能把几个文臣放在眼里吗？郭门高不过是统领禁军的将，议论迎立新皇的大事，怎么会由他来主持？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个人安危的担心。确定由李存勖的对手来当皇帝，他就放心了。

郭门高很快活，当下提议由冯道拟就劝进表，以安重诲、冯道为祈请正副使，捧着表章连夜东行，去请李嗣源监国。

李嗣源已率军进至磨子谷。得知冯道一行到来，立予接见，读了表章，对冯、安二使道："主上本是英明令主，只为群小包围，惨遭此变！而今京师混乱，为我大唐社稷，为了天下安定我不能不尽快入京，但要我监国，可不敢当。太子既然离京师尚远，我可以勉为入京维持，待山陵葬毕，社稷有主，我还得退归藩邸，恪守臣道！"说罢，设宴款待冯道、安重诲一行，然后命大军向洛阳进发。

深夜，李嗣源单独接见冯道于密室，先问了京师的情形，然后笑道："学士不辞辛苦，远道而来，一定有好主意讲给老夫吧？"

冯道语重心长地说道："令公不可推辞监国，既允入京维持，就不能没有名义。不然，以什么身份发布命令？中书令居辅相之首，位极人臣。但终究是臣，何能以臣号令天下？名就先不正了，名不正，言岂能顺？若藩镇以此拒命，如何对付？令公贵为皇兄，名望、功劳，无人能及，当此京师惨变，天下汹汹，人人都盼望令公出来收拾局面，如令公一味辞让，不仅李唐天下可虑，即令公身家性命，亦难保无虞了。郭门高敢于弑君，不正是借了令公聚诸镇于

汴梁和洛阳对抗的机会吗？令公把局面维持了，再请太子入继大统。一旦他坐稳了朝廷，追究起弑君乱源，令公岂不危在旦夕？”

李嗣源道：“揖让至再至三，也不过遵循故事，其实我自入汴梁，就已势成骑虎。学士明白这一层就行了。”

冯道笑道：“令公这样说，学生就放心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揖让之礼，还可再演两次，不过，学士斗胆建议，监国也只是权宜之举，正大位，振朝纲，混一区宇，才是天下百姓的企盼。”

当下驰书远近，为李存勖发丧，一入洛阳，冯道即联络百官，上表劝进，请李嗣源监国，李嗣源三揖三让而后始受，乃入居兴圣宫。受百官朝见，铸监国玉印，下令称教。

李继岌到了渭南，得到父亲被害，李嗣源已入洛监国的消息，吓得六神无主，面色如土，所统军兵得此消息，有的散去，有的烧杀抢掠，部队大乱，李继岌、李从习、郑子嗣皆死于乱兵之中。毛璋统兵殿后，闻变急率军至中军驻地弹压，擒斩造乱兵士数十人，才将局面控制住。

毛璋将李继岌尸体草草埋葬，收集余兵，已不足两万。召集诸将商议行止，众人皆家居洛阳一带，愿意回归故乡，毛璋便统领他们回到洛阳。

李继岌已死，百官累表劝进，又经过三揖三让的过场，李嗣源答应即皇帝位。命礼部拟定大典仪注。因为李存勖登基时，筹备大典即由冯道主持，此次从礼部抽掉人员，组成个班子，仍由冯道主总。

拟定中，有人提出是继续使用“大唐”国号呢？还是改建国号？冯道说：“还是用‘大唐’国号，前代以旁支入继，不一而足。监国虽为太祖义子，但视为犹子，以旁支入继礼可也。若改国号，是大行皇帝成为路人，梓宫何所依托？我辈人臣，问心也觉不安。哪有同家异国的道理？”请示李嗣源，也指示国号仍旧。

仪注很快拟定。同光四年四月丙午，李嗣源自兴圣宫转赴西宫，自服斩衰，百官俱缟素，至李存勖柩前即皇帝位。既而还兴圣宫，御衮冕受贺，百官又换吉服，行朝贺礼。随即改同光四年为天成元年，颁诏大赦天下。以任圜为宰相，安重诲为枢密使，冯道为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后又拜冯道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经位列宰相了。

和本段故事有关的几个人物的结局是：刘皇后逃出洛阳，打算奔渭南投奔儿子李继岌。中途得知李继岌死于乱兵，大哭一场，潜归晋阳，削发为尼。后为李嗣源侦知，派人将她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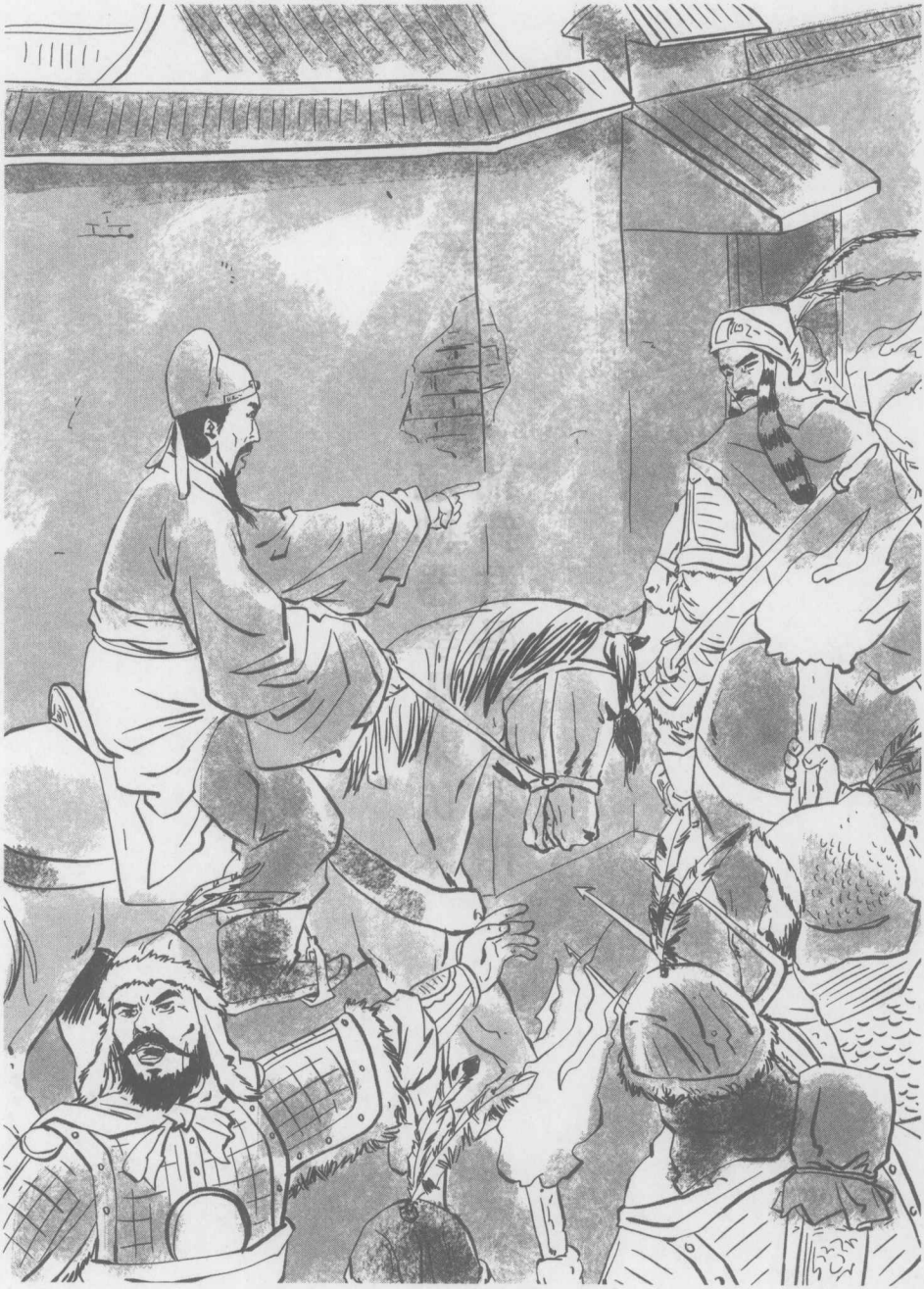
追究郭门高弑君之罪，夷三族。

西方邺曾飞章告李嗣源和魏博乱兵联手，度不见谅，自投于李嗣源面前请死。李嗣源以好言抚慰，称其忠勇可嘉，复原官，会高季兴叛唐，向吴称臣，李嗣源命西方邺统兵击之取其三州，李嗣源赏其功，拜西方邺为宁江军节度使，不久病死。

孟知祥虽仍宗奉天成年号，但自置属官，扩充军队，中央号令，阳奉阴违，眼见得即将叛离而去了。

赵在礼从李嗣源入汴梁，赏其功，拜邺都留守，兴唐尹，后官至节度使。死去时，已是后汉初年了。

郭崇韬、康延孝复原官，为之安葬，两家货财田宅，前籍没者发还之。蜀主王衍，赠顺正公，以诸侯礼丧于长安南郊。



第十四回 窥神器李从荣伏诛 辅新君冯可道入相

却说李嗣源即位以后，更张庶政，改易百官，任圜、安重诲、冯道为相，共掌朝纲，尽心扶佐，一时气象更新，人心安定。中原百姓普遍担心的战乱局面没有发生，人人额手相庆。

李嗣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走南闯北，往来征战，颇知民间疾苦，以此即位后，尽量与民休息。

一日与冯道等从容坐论。李嗣源问道："今年看来年景不错，禾稼长势喜人，百姓们看来今年不会挨饿了。"冯道答道："仕农工商，最苦的还是农。臣尝记进士聂夷中的《伤田家诗》其中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做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语虽鄙俚，却曲尽田家苦况。丰年也只逃过老弱转沟壑而已，哪能放开肚皮吃饭呢！"

李嗣源听了，喜道："这诗写得好，朕能听懂，卿可写一幅来，张于座侧，以备时常诵读，以不忘农家疾苦。"

冯道乃乘机奏请罢鞠场，戒畋猎，清伶人出宫。撤除各镇监军宦官，内外毋得献鹰犬奇玩，诸司有名无实，一体裁革。分遣诸军就食近畿，减省输役。除夏秋税省耗。各道四节供奉，不得苛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贡奉。又奏宫人太监太多，宜加以裁减。李嗣源一一准奏。

转眼到了天成二年四月。这一天正赶上望日，一轮明月高挂中天，其大如盘，清辉四射，万里无云，李嗣源偕嫔妃在后宫赏月，春夜清凉，李嗣源虽穿着夹衣，许是在殿外坐得过久，忽然连连咳嗽起来。慌得嫔妃宫女急忙扶起进入寝宫。

李嗣源忽然想到：四十多年戎马生涯，不知有多少夜露宿荒野，从未感到不适。今晚偶触春寒，便咳个不止，真是年纪不饶人！自己毕竟年过花甲，还有多少天年可享？统一天下大业，尚遥遥无期，想到此，不胜感慨，即沐手焚香，对天祝道："某本胡人，因天下扰乱，为众所推，权居此位，自惭不德，未足一天下安众生。愿天早降圣人，为生民主，天下归一，四海晏安！"

说来也巧，刚刚祝毕，便有一男婴呱呱坠地，降生洛阳郊外夹马营中，这个男婴，便是后来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三十三年以后，天下纷争的混乱局面，又归一统。论者谓全由唐主李嗣源一片诚心，感动上苍，方降下真命天子。

天成二年七月，李嗣源为李存勖举行葬礼。陵位于河南新安县，号雍陵，为之建庙，庙号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

庄宗在世时，任用孔谦为度支使、租庸使。孔谦自弱冠起，即为州孔目，工书算，熟知金谷聚敛之事，是个敛财的能手。李存勖在河上与朱梁血战，凡粮饷供应得力于孔谦甚多，以此深为嘉赏。孔谦又佞巧善事人，见刘皇后得宠，不时以金银宝玩奉献，以此深得刘皇后欢心，多次在李存勖面前夸他能干。

久而久之，孔谦也恃宠而骄，还用钱贿结朝廷权要。宰相豆卢革曾从孔谦手里借钱十万，用于扩建私邸。孔谦从度支库中取给。豆卢革因此格外关照，凡有臣下举发孔谦贪脏不法的，豆卢革往往扣押不使上闻。有的李存勖知道了，豆卢革亦必多方为之曲说，因为有了这些靠山，孔谦特别胆大妄为。

李存勖初登帝位时，为表示恩泽天下，除百姓田赋一年，停缴借贷利息一年。孔谦在某些场合居然违诏办理。为了多收田赋，孔谦主持丈量民田，所用竿尺短于平常，这便令亩数增加，田赋也随之上扬，弄得百姓叫苦不迭。冯道等多次上奏李存勖，为民申张正义，都因刘皇后阻拦，没有下文。孔谦还派人在商旅必经之山谷河梁要地设立关卡向商贾行人征税，冯道主持户部时，多次派人查禁，都屡禁不止，人来撤卡，人去复设，守卡使从中渔利，所入半入私人，又有孔谦为后台，根本不把户部禁令放在眼里。

唐时旧制：中央向州县征收的赋税，都由州的上级主管官员观察使办理。孔谦偏抛开观察使，以租庸使的帖子直接下到州县。观察使们纷纷上奏章给皇帝：唐制，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租庸使直接下文州县征赋，是沿习伪梁的办法。今唐运中兴，宜还旧制。李存勖下诏同意。因为是许多观察使奏请，孔谦不无顾忌，又不甘心，就去刘皇后那里讨机宜。刘皇后给了他一道教令："租庸直帖可也。"前面说过，经李存勖下旨，皇后的教令与皇帝的诏谕具同等效力。孔谦得了这个上方宝剑，照旧撇开观察使，直接发贴子向州县征赋。

观察使们上书户部告孔谦的状，说他竟敢不奉皇帝的诏命。冯道知道他是仗了刘皇后的教令，奈何不得，便想出一个把他调开的法子，乃上奏道："度支、租庸使孔谦勤于王事，调发供馈，丰饶有余，功勋卓著，宜褒奖升赏。"建议升他为邺都留后、兴唐尹。冯道的用意是扳不倒他，请皇上调开他算了。谁知李存勖不但不调开他，反赐"丰财赡国功臣"匾一方，领户部侍郎衔，仍兼租庸使，既升他的官，还继续掌管租赋实权。

李嗣源即位，冯道奏请治孔谦的罪。李嗣源就叫冯道草诏，暴孔谦十大罪，斩于洛阳西市，并籍没其家。天下百姓闻之，无不拍手称快。贪墨聚敛之官，一时为之敛迹。和孔谦有干连的一批官员，也分别受到惩处。审判孔谦的

过程中，牵出豆卢革私吞十万度支库银一案，李嗣源下诏赐其自尽。

孔谦被处死后，李嗣源采纳冯道的建议，废止租庸使一职，其所掌分别并入盐铁、度支、户部三司。

李嗣源即位后，息兵戢戈，务为与民休息，故天成年间，中原比岁稔登，家给人足，民唱小康，这在五代十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实为仅见。

衣食足然后知礼仪。冯道觉得应在教化方面下点功夫了。他给皇帝上奏章，建议加筑国子监舍，增加生员名额，充实国子监机构，恢复科考贡举，凡通儒经者，允定期参加贡举。冯道还建议诏谕各州县、督办乡村蒙学，因为自战乱以来，许多乡村蒙学停办，蒙童失学。

冯道在家乡当蒙学塾师时，曾编撰《百家姓》为启蒙读物。至此捐钱上千缗，买来纸墨笔砚，雇人抄写上千册，发往各州县，俾送蒙童手中，还准备捐资雇人抄写孔孟之书，赠送蒙学。

一日偶闲，冯道游于书肆，发现所售历书，并非手抄，乃是雕板印刷的，数在几十本，且所值不昂。比手抄本字迹工整，行列整齐，便于阅览。冯道很兴奋：如板印书籍推而广之，则于经史文章的传播，功德非浅。当即买了十本带回，分送好友，又封了一本，并附奏章一道于朝会时亲自呈给李嗣源。

过了几天，见没有动静，冯道明白，一定是这位文化素养较差的皇帝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清楚这事的分量，乃请求皇帝召见，专门奏对此事，为了皇帝听得明白，冯道尽量说得通俗易晓。他说："一本书，如有序庠弟子千人，人手一本，从前手抄，一人执笔需抄写千次，千人执笔，又太费人力。如刻于木板印刷，一版印几千甚或几万都没有问题。刻一版比抄一遍可能费时费力，但刻成之后，印刷起来极快，其功效千万倍于手抄，不用多久，可传遍千家万户。即如皇上的诏谕，如需同时下达天下州县，雕板印刷，倾刻可就，比从前手书不知省却多少人力，而且快捷，皇上请想，如此利国利民的事，如于我朝行之，后世必称颂皇上为开辟之君也。"

李嗣源笑道："就是印几本书么，哪里就会留名千古呢？"

冯道肃然道："陛下不可小看此事，文化传播全靠书。书之多寡关乎文化传播的迟速。即以历书为例，如神州百姓每户一册，单靠手抄，需多少读书人？雕板印刷，书写、雕刻、印刷，臣初步预测，不过数十人，手抄一册，需十数天，刻板印刷，倾刻可就，历书从前所以罕见。陛下诚能采臣言，其功德不是几句话能概括的。而且这事不难做，需费有限，臣愿意主持其事。"

李嗣源道："那就由你去办吧。不过，上谕能否刻印，还要慎重。"

得到皇帝首肯，冯道很兴奋，"既然有板印的历书，也可能会有别的印刷

品”，冯道派人到民间寻找，果然又找到了相宅、字书、小学等板印品。原来雕版印刷早已在民间流传了。

于是通过书肆主人，找到梓行老板。冯道把老板召到官邸，详细询问了雕版的技术、用工、费费和经营状况。

从梓行老板的介绍中，冯道了解到，雕板印刷，是受到石刻、印章的启示。关系最密切的要数石刻。交谈中，梓行老板在这方面的知识挺博，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巡幸各地的石刻，还知道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将儒家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之门，这是最早的石经。

“什么时候知道把石经拓印下来呢?”冯道饶有兴趣地问。

“小人孤陋寡闻，确不敢妄说，”老板道，“但从小读韦应物的《石鼓歌》里面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唐初就知道拓石刻了。”

冯道按着老板的思路，接下来道：“既然刻在石头上的字能拓下来，那把字刻在木头上印下来应该更容易，什么样的木头适合刻字呢?”

“梨木、枣木等质坚纹细的木头最好。”

“板印书籍始于何时，第一部书是什么?”冯道问。

“确切始于何时，不好说。小人见到最早的版印书籍是《金刚经》，印于唐咸通九年，看来僖宗以前没有盛行。”老板恭敬有加。

“我想把儒家的经典雕板印刷。此事皇上已首肯。请你来，是要你帮助找能雕刻的能工巧匠，这是个大工程，需要的工匠很多。书写等其他方面的事，由我来安排。”冯道向梓行老板提出要求。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小人自当效犬马之劳。”梓行老板颇有些受宠若惊。于是冯道奏准，由尚书员外郎田敏等任详勘官，由李鹗、朱延熙等人以端楷书写，由能匠雕板，开始刻印《诗》、《书》、《易》、《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

由于刻板很费事，刻一板，要花三两年时间，刻错一个字，都要推倒重来；而且由于朝代更替频繁，这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办办停停，历时二十二年，才告完成（自唐明宗长兴三年至周世宗广顺三年）。同时印成的还有唐张参撰写的《五经文字》、玄度的《九经字样》等书。

因为雕印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所以后世把第一批刻印的书称为“五代监本九经。”

这是官刻书籍的先河。由于冯道的大力提倡，于五代十国的战乱年代，雕板印刷独能盛行。

民间梓行也纷纷涌现、手抄书因价昂无法和板印书竞争，从此销声匿迹。

到了北宋年间，布衣毕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术便成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一千多年以后，冯道因此跻身世界文化名人之列。

天成四年五月，割据南平的高季兴病死，儿子高从诲袭位。前面说过，高季兴于李存勖伐蜀时，叛唐投吴，高从诲袭位后，对僚佐道："唐自李嗣源继位，中原无事，国力扩充，又置荆南招讨使，是欲加兵于我。今唐近而吴远，咱们背唐而附吴，是大失策。我想复修职贡于洛阳，怎么样？"

僚佐回答："南平地狭兵少，诚不可与中国争锋，今唐强于吴，一样是臣服别人，何不臣服近而强的唐？主上所虑甚是。"

高从诲乃上表求内附。李嗣源问于冯道。冯道对曰："这是高从诲见我置荆南招讨使，惧我加兵于彼，我之大敌不在荆南而在吴。契丹前虽经陛下败之于涿州，然其心不死，始终为我边患，蜀孟知祥几度拒不应命，亦将叛离而去，此三处皆亦深为朝廷大患。从诲虽出于被迫，皇上应许其反正。"

李嗣源乃派使臣至荆南，委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罢荆南招讨使。从此，终后唐之世，高氏不复叛。

这一年，群臣为李嗣源上尊号为："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上徽号表凡三章，由冯道撰写。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词藻典丽，义含古道，举朝叹服。冯道撰写的文章尤长于篇诔，且文思敏捷，秉笔则成。每一文成，辄为远近传写。冯道由是文名亦冠于群臣。不特此也，冯道于历数职方，也潜心研讨，所得甚多，群臣少有匹俦。朱梁降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尝进《贺平中山王都表》，其中有"破真定之贼"句。冯道见了，笑对李琪道：古中山国在今定州而非真定。一在南一在北，二者相去不止百里。

因得了徽号，李嗣源将天成四年改为长兴元年，随后下诏，加冯道门下侍郎，吏部尚书，集贤殿宏文馆大学士，封始平郡公。朝臣中尊崇无与伦比。这一年冯道四十七岁。

皇帝如此信赖，冯道感恩不尽，也倾心扶佐，"致君于尧舜"，借上表谢恩的机会，向李嗣源进言道："国家有五种天灾人祸不足惧：阴阳不调，山崩川涸，日月之蚀，害虫伤禾，小人流言。臣所说的不足惧，是说这些现象和国运的兴衰没有关系，不要信'上天示警'那套滥言。晋怀帝时，大臣奏言：神马在京师南门长鸣，是国运兴的象征。可是不到一年，怀帝就成了匈奴人的俘虏。过了五年，另一个皇帝晋愍帝也投降了匈奴人。西晋就亡了。故而陛下对天灾流言，存而不论就是了。"

"那什么是值得畏惧的呢？"李嗣源问。

“陛下问得好!”冯道的神情充满了使命感，“有才有德的人隐藏不出，农工商失其业，上上下下徇私枉法，寡廉鲜耻道德沦衰，拒谏饰非，刑赏不当，这六种事值得畏惧。不要说六个一块来，仅有其一，国家就很危险。”

李嗣源道：“卿所言，关系国家的兴衰，朕当谨记。你写成条幅，朕把它挂在座旁，朝夕省思。朕还要优诏褒奖你。这草诏的事——”

冯道明白，李嗣源也觉得，这样的诏书由冯道拟来不合适，等于自己夸奖自己，所以说了一半，就停住了，冯道乘机进言：“臣所职之事太繁，不能朝夕侍于陛下左右。尔后草拟诏书的事，臣举荐一人。”

“是谁?”李嗣源问道。

“鼎鉴学士赵凤。”冯道答，“先帝取郓州时得之。臣自幼与之相识，伪梁初灭时，先帝简拔为使，和李存霸巡抚新辟之地，甚有政声。任学士，深得先帝信任，此人满腹经纶，足堪当此大任。”

于是李嗣源委赵凤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有一个游僧从西域来，请求李嗣源召见。及见献出佛牙数枚，满口称其祥瑞。李嗣源拿给大臣传看。冯道对于这类事，素持怀疑态度，对李嗣源道：“世传佛牙至坚，水火刀斧不能伤，请允许臣验其真伪。”着人用斧子斫，结果应手而碎。李嗣源乃命将游僧赶出宫门，又下诏停止后宫对僧寺的施舍。

术士周玄豹善相法，相人很多，往往言中。唐庄宗在位时，很信重他，委为北京巡官。李嗣源为内牙指挥使时，和一名虞侯互换衣服，并坐于下座，想以此试试周的相术灵不灵。周玄豹指着虞侯道：“内牙使，是贵将，此人不足以当之。”乃指李嗣源于下坐：“此位是牙使将军!”李嗣源由是惊服。及即帝位，想把周玄豹召进宫来。

冯道进谏道：“相术，乃旁门左道。自古以来没见过以此成事的。陛下如迷信其术而召进宫来，举国效仿，都奔走于凶吉之说，转相惑乱，为祸不浅。臣以为对此等术，闲暇时玩玩可以，安能以此经邦治国？陛下不记五不可惧六深可畏吗?”李嗣源乃罢而不召。

彰义军节度使李知隐献天山汗血马。这马确乎非同一般，双耳如竹批，高高地耸着，全身雪白，出的汗竟是血红色，又长又细的四条腿，蹄子上方的毛又是黑色的一圈，跑起来四蹄腾空，迅疾如风。李嗣源征战四十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良马，非常惬意。有一次放马归来，正好冯道等待奏事。李嗣源道：“卿文才出众，可为朕撰一篇《神马颂》!”

冯道正色道：“马有良驽，此是常情。千里马臣也听说过，可从未见过，更不要说神马了。怪力乱神，圣人不语。先帝玩物之戒，殷鉴不远。况陛下春

秋已高，岂可如青壮一般驰骤?”

大学士提醒得好！将此马赏给戍边将士！”李嗣源笑对左右道，“传话给李知隐，今后把心思多用在政事上，不要再献名马了。”

李嗣源在五代十国诸帝中，算得上明君。但其驭臣下，宽仁有余，刚严不足，有失柔弱。或许因年近老迈，进取之心不足，致坐失良机。李嗣源在位七年，其武略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同样因为柔弱，以致不能制驭其子，酿成骄戾，终有州吁之变。

却说西川节度使孟知祥雄据成都，渐露异志。冯道向李嗣源献计，分蜀地以削弱孟知祥，增蜀官以分其权。原来，蜀王衍举国投降时，朝廷已用冯道计分蜀地为二，东川以伐蜀军大将董璋为节度使，西川以孟知祥为节度使，因为孟知祥原来官职高于董璋，故而又特加“同平章事”衔。至此又设武信军节度使于西川的遂州。割东川的利、阆二州，设保宁军节度使，又由洛阳派出绵州刺史，由数千兵护送上任。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董璋。他本是郭崇韬推荐任东川镇帅，郭崇韬被害，他已先自不安，至是更心怀疑惧。听说绵州刺史带兵赴任，愤然道：“什么护送上任，分明是要乘机图我！我岂能做刀俎上的肉!”乃发兵攻果州、阆州、利州。又派人以“唇亡齿寒”游说孟知祥。孟、董原本不和睦，但东川如失西川亦危，故而孟知祥抛弃前嫌，一面派兵监视遂州，一面发兵暗助董璋。

孟知祥很有心计，要利用洛阳派兵征讨东川的机会削弱董璋，以便伺机夺取川东。所以他不公开打出反叛朝廷的旗号。李嗣源任他为征东川的馈运使，他也不加拒绝，但亦不卖力气。

董璋派兵攻打利州、阆州。这两处都是小镇，兵微将寡，又远离中原，很快被董璋攻下。朝廷乃下诏削董璋官爵，派石敬瑭为帅，统数万军马去攻东川。因蜀道崎岖难行，长途跋涉，人马困乏，且粮饷接济困难，运粮一石，耗费过倍。董璋又有孟知祥相助，多次接仗，总是败多胜少。石敬瑭收复不了阆州、利州，只好屯兵剑门，一面命兵士在附近打粮，一面等待朝廷加派军兵。

董璋虽打败了石敬瑭，但元气也伤了不少，损失人马前后亦上万。孟知祥乘此机会向东川进兵。董璋的部下，纷纷向孟知祥投降，董璋也被叛卒杀死。孟知祥没费多大力气，就占据了东川。

孟知祥虽拥有两川，但天不祐人，偏偏得了一种怪病，右臂不听使唤，常感麻木，甚至用餐时连碗也端不起来。而且部下士卒，多为中原人，孟知祥担心他们思归生变，还想借朝廷的威望，压抚众心，故而认为叛离的时机还不成熟。乃上表洛阳，略称：董璋反叛，臣已出兵救平。感陛下厚恩，誓为朝廷守

两川。数万中原子弟，平董璋有功，乞陛下嘉奖，并请送其家眷来川。

李嗣源开御前会议研讨对策。冯道进言："孟知祥对董璋先助后攻，出乎朝廷的意料。如今孟已拥有两川，六七万人马，成了难制的势力。朝廷的对策，不外抚剿，或二者兼用，剿如今非其时。一则石敬瑭失利于东川，丧失锐气，二则蜀道险阻，进兵不易，且粮饷输运极艰。前征东川时，关右百姓，为逃避被征转饷，多有逃匿山谷者。三则孟知祥只要不公然扯旗反叛，朝廷就不放弃"抚"之一策。臣以为以抚为是。至于请送将士家属入川，不可允其所请。这些人留在中原，对他们就是个牵制。"

众臣也无异议。于是李嗣源下诏，以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两川节度使，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使。惟不允将士家眷入川。

稍后，又册封孟知祥为蜀王，有权除授节度使以下官吏，事后奏闻即可。同时，召石敬瑭统兵还朝。

自此，蜀的地位，与闽、吴越、楚、荆南等同，成又一割据王国，只表面上向李嗣源称臣，宗奉年号而已。朝廷政令，不能行于蜀地。

这已是长兴四年末。次年，孟知祥建号称帝，国号大蜀，年号明德。不过这位李克用家的女婿没有久享"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的福分，半年后病死。这个福，由他的儿子孟昶去享了，而且享得很久，整整四十年，直到北宋乾德三年，才为赵匡胤所灭。

自李存勖同光三年秋出兵征蜀，至孟知祥建号称帝，近九年时间于西南方面有失无得。王衍政权垮了，但蜀地终非唐有，刚一到手，旋即离去，途花费数千万缗国帑，损失数万兵马。不特此也，郭崇韬、康延孝、董璋等重臣上将，相继被杀，又激起兵变，李存勖最终死于非命，又连及太子李继岌，也不终天年。国力亦为之衰落，南汉、闽、吴越相继称帝建号，把契丹也算进去，偌大个中国，一时出现了五六个皇帝。距离天下统一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后唐君臣，自此闭口不谈天下统一。

就在这个时候，李唐王朝内部，祸起萧墙，骨肉相残，连女婿养子都卷了进来，结果是仅仅三年时间，李氏的后唐，为石敬瑭的后晋所取代。

唐主李嗣源，生有四个儿子：从璟、从荣、从厚、从益，另有养子李从柯，跟随李嗣源几十年，屡立战功，数次脱李嗣源于危难，深得器重。已年近五十，封潞王，官凤翔节度使，西京留守。从璟死于魏博兵变，李嗣源将入汴梁时。从荣、从厚、从益则于天兴四年分别册封为秦王、宋王、许王。许王李从益这时还是个几岁小孩子。

李从荣、李从厚是一母同胞，但二人性情截然不同。李从厚寡言好礼，老

成持重，长得像李嗣源，所以深得老子喜爱。李从荣虽为兄长，但性情草率轻夸，专喜与浮浪子弟，赋诗饮酒，自命不凡。李嗣源规戒道："你出生于行伍之家，又在马背上长成。文章又不是你的长处，整天附庸风雅，和那些浮华纨绔厮混，有什么益处？"李从荣虽勉强应允，心中却不以为然。因为冯道的文章学识冠于群臣，李从荣想拜他为师，想以此获得少年同好的尊重。冯道怕结交亲王招惹是非，但又不好拒绝，左右为难，还是赵芸娘为他出了主意："皇上不喜儿子们舞文弄墨，老爷何不抬出皇上做挡箭牌？"冯道便对李从荣道："亲王拜师，非同小可，必须皇上下诏才行。"李从荣受了父亲的规戒，不敢去请乃父下此诏谕，此事只有作罢。后来李从荣伏诛，冯道也就没有受到牵累。

李从荣既自命不凡，对位出己上或大权在握的皇子驸马，往往都看不上眼。天成元年，李从厚授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兼同平章事。位出己上，李从荣未免心中怏怏。石敬瑭为李嗣源婿，尚永宁公主为妻，自西蜀还朝，受任六军诸卫副使。另一女婿赵延寿，尚兴平公主为妻，安重诲死，继任为枢密使。永宁、兴平二公主和李从荣同父异母，两个驸马都实权在握，李从荣也甚是妒忌。

时因李嗣源年事已高，大臣们私下议论请立长子李从荣为太子。这议论传到石敬瑭和赵延寿的耳中，两人未免不安。担心有朝一日李从荣正位，于己不利，便想远离殿廷，以求自保。恰此时契丹东丹王兀欲为契丹主耶律德光所不容，越海奔唐。李嗣源授兀欲怀化军节度使。耶律德光遣使索还，李嗣源不许。契丹主乃耀兵边界。石敬瑭乘此机会，请出守北方以御契丹。李嗣源乃授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受命甚喜，第二天便带着家眷去晋阳赴任。

晋阳乃李唐发轫之地。石敬瑭到此，委部将刘知远、周怀为都押衙，军事委刘知远，财政委周怀，又结好朝廷近臣，静听内外消息，相机行事。

此时只有秦王李从荣和许王李从益尚居京师。李嗣源又加李从荣为尚书令、兼官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了朝廷中参与决策的人物。许王乳母王氏原是司衣的宫女，见秦王李从荣圣眷日隆，想借机依托，乃暗嘱从益至唐主前，求见秦王。唐主即遣王氏携年仅四岁的李从益去秦王府。王氏有美色，李从荣遂与之私通，并嘱咐王氏伺察宫中动静。从此王氏常出入秦王府，传递消息。宫中情事，李从荣莫不掌握。

太仆少卿何泽见李从荣权重，以为李嗣源将传位于他，逢迎希宠，乃联络几个大臣上表请立秦王为皇太子。李嗣源虽然年已六十多岁，仍极其贪恋皇位，览表时对左右太监宫女道："有几个人请立太子，看来朕当归老太原旧宅了！"言词间颇为愤慨。

王氏伺察此情，报与李从荣道："皇上甚厌烦大臣请立太子，王赶快去见皇上，表明心迹。不然皇上会怀疑是你的指使。"

李从荣乃入见李嗣源禀道："听说有人请立儿臣为太子，儿臣听了甚是惶惑，儿臣德才都不配，父皇千万别听小人言！"

李嗣源道："这是几个大臣的意思，我还没考虑好。"

李从荣退出，对赵延寿等发怨言："那些请立我为太子的人，是要削我的实权，把我幽闭于东宫吧？"

赵延寿等见皇上无立太子意，又怕李从荣见怪，遂入奏李嗣源，请加李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位宰相上。有诏准奏。李从荣既加大元帅号，请拨禁军千人为护卫牙兵。每入朝，以数百牙兵前呼后拥，张弓挟矢，驰走道上，好不威风。李从荣又请翰林学士为大元帅府判官。李嗣源不准。

"我真不明白，任我为大元帅，却不准我置属僚。"李从荣口出怨言，乃于元帅府大宴众将，并颁赐名马、锦绢，笼络人心。

枢密使赵延寿见李从荣擅权，与宰相冯道议论此事。冯道说："皇上虽然年事已高，但皇权并未旁落。加秦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不过是望他少和那些文学后生浮薄之徒附庸风雅，饮酒赋诗，多留心些军国大事。本就不是实授，只给名义罢了。秦王从未典兵，有什么军事韬略，叫他统领天下兵马，他能使得动？足下不必介心。据我的观察，此人骄纵轻脱，成不了大事，皇位也决不会由他来继承。"

赵延寿道："皇上已拨护卫牙兵千人归他掌握，这点儿人打仗嫌少，要是搞宫廷政变，还是够用的。如用来封锁皇上的寝宫，把皇帝控制起来然后发矫诏，你我奉诏还是不奉诏？"

"这却不能不防。"冯道经他提醒，沉思片刻道："使相是皇上的至亲，平时可多与公主一起入宫请安，多注意皇上的身体状况，如发现圣躬违和，要多留人在皇上身边侍疾，不可令秦王一人在侧。还要严密宫廷防卫，传谕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要他加强宫禁宿卫。亲王入宫省疾，其护卫亲兵一律不得入内。"

长兴四年十一月戊子日，天降瑞雪。李嗣源偕后妃驾临西宫士和亭赏雪。因为高兴，在亭中玩的时间长了些，这位年已六十七岁的皇帝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当晚就烧得不省人事。秦王李从荣、枢密使赵延寿、许王李从益的生母王淑妃、宰相冯道等人入宫问起居。

王淑妃命宫女掀开缦帐。只见李嗣源双目紧闭，面色灰白，诸人的心都紧缩成一团。王淑妃凑近李嗣源的耳边，轻声道："陛下！"连叫三声，李嗣源没

有反映。王淑妃又道："秦王来看皇上了！宰相和枢密使也来了！"又连说了两遍，李嗣源还是没有反应。王淑妃急传御医前来诊视。命李从荣、冯道等出宫等待消息。

秦王李从荣回到府邸，兴奋，焦急，又夹杂着恐惧，坐卧不宁，一些儿睡意都没有。他预感到最后的关头已经到来。几个亲王中，宋王、潞王都远在外地，许王还是个幼童。只有他一人在京。入继大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行动，那就遗恨无穷。正在紧张思索，许王的乳母王氏急忙来报：皇帝移驾于雍和殿，殿内一片哭声，想是皇上宾天了！"

李从荣得此消息，立刻召集心腹，点起一千护卫牙兵，向皇宫急进。

却说李嗣源，昏睡了两昼夜。到次日夜半，出了一身热汗，便觉热退神清，遽然坐起，环顾四周，只有一个守灡宫女侍于一旁，李嗣源问道："夜漏几时了？"宫女先是吓了一跳，及至见是皇帝醒来，忙回道："已是四更了。皇上可是睡了两天两夜了。"说着，便着殿外太监速去报于后宫。

后妃六宫陆续赶到，见李嗣源醒来，无不兴高采烈，相互笑语道："皇上还魂了！"趋至进前相率请安。李嗣源两天两夜未进饮食，急命进膳。王淑妃命宫女进粥一器和精巧宫点数样。李嗣源吃了，顿时来了精神，面色也回转了好多。

李从荣当然不知，还以为是宫中秘不发表，将迎立他人，乃率兵直抵端门前，列阵天津桥，传语门吏道："皇上病危，秦王为长子，理当入侍兴圣宫，快将宫门打开，耽误了大事，你可吃罪不起。你等各有妻子，祸福只在指顾间，幸勿自误！"

门吏急忙往报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康义诚因为儿子在秦王府供职，尚在犹豫。马军指挥使孟汉琼道："今日变生仓猝，危及君父，难道尚可观望吗？皇上禄养吾徒，正为今日，若使秦王兵入此门，将置主上何地！我辈尚有遗种么？应立即集合禁军，拒其入宫。大人赶紧布置，我要去禀主上！"

李嗣源听了孟汉琼的报告，大惊道："有这等事么？快去命康义诚紧闭宫门！"时潞王李从珂的儿子，控鹤军指挥使李重吉亦侍于侧。李嗣源道："朕与尔父亲冒矢石，手定天下。从荣有何功劳？今乃敢行悖逆！我原来就知道这小子不足以托付天下，所以不立他为太子。当呼尔父来朝，授给他军权。你快去召集控鹤兵，把守宫门！"

李重吉即与孟汉琼各引五百马步军，去把守宫门。李从荣见端门紧闭，命人转叩左掖门，亦无人答应。李从荣正要指挥牙兵破门，忽然端门大开，孟汉琼、李重吉率马步兵蜂拥而出。李重吉边进边呼："牙军受皇上恩泽，怎么倒

跟着弑逆了！不顾身家性命了么？赶快退回营房，免得受他人牵连！”

众牙兵本来就心虚胆怯。见这阵式，如何敢于对敌？忽啦啦一哄跑散。李从荣哪里禁得住？眼见大势已去，只好由亲信拥簇着狼狈奔还。

李重吉早已对李从荣恨之入骨，哪里肯舍，即率兵紧追，追至秦府门前，手起刀落，将李从荣杀死在王府照壁前。

冯道闻变，急忙赶往宫中，恰好从此路过，见禁军将秦王府包围，李重吉等正要带兵卒闯进去，忙高声喊道：“你们这是做甚？”

李重吉见是冯道，拱手道：“秦王弑逆，已被杀死了，我等正要抄斩他的满门亲眷属官！”

“有上命吗？”冯道问。见李重吉等默然，遂对他们说道：“没有圣命，你们怎能乱来。秦王有罪，毕竟是皇上嫡子，他的家眷如何处置，只能由皇上钦定。擅自行事，皇上怪罪下来，你们担待得起？就是秦王的属官，有几个能与闻逆谋？岂能一概而论？为政宜尚宽大，不宜株连无辜！你赶快跟我去见皇上！”

冯道率百官入宫问安，李嗣源呜咽与语道：“朕家不幸，竟至如此，实在愧对卿等！”

冯道亦泣泪沾襟，婉言劝慰道：“陛下宜为天下百姓善保龙体，不必过于悲伤，事情既已发生了，就要面对现实。赖皇上洪福，祸乱刚萌即弥，也是我大唐的幸事。而今陛下龙体欠安，宜速召宋王入京，以杜绝不逞之徒非分之念。”

李嗣源道：“逆子做下这样的事，死不足惜。朕要下诏追废从荣为庶人。国法所在，这是没法子的事，其妻孥属官，如何处置，你们几个大臣议一议，朕听你们的就是。”

冯道遵旨找来枢密使赵延寿等几个大臣议论。冯道说：“秦王为逆，律应坐妻孥，秦王已追废为庶人，其妃刘氏亦应废去妃号，亦不应再居王府，可遣送其母家，其二子尚幼，尔后不得继承勋爵，可由其母携至外祖家扶养。至于秦府属官，为秦王谋划者诛之，亲信者降谪有差，其余不问。如公等赞同我就奏明皇上下诏。皇上为宽仁之君，必不广事株连。”赵延寿深恨李从荣，本欲乘机斩草除根，听冯道如此说，又抬出皇帝来为自己助阵，也不好再说三道四。

时宋王李从厚，已调镇天雄军，唐主李嗣源命孟汉琼驰驿往召，即令他权知天雄军府事。李从厚星夜兼程赶回洛阳，李嗣源已归天三日。为防止潞王等再生变乱，冯道、赵延寿等禀请皇后淑妃，决定秘不发表，以待李从厚。

李从厚入宫哭临毕，即由冯道和赵延寿等重臣辅佐，于李嗣源柩前行即位礼，过了头七，始衰服朝见群臣。惟已是岁暮，不便改元，仍用长兴年号。

越年正月，改元应顺，大赦天下。加冯道为司空，赵延寿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康义诚为检校太尉，兼官侍中，判六军诸卫事。朱弘昭为枢密使，兼同平章事。朱弘时为检校太保，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且命枢密使朱弘昭、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并兼中书令，册嫡母曹氏为皇太后，庶母王氏为皇太妃。独疑忌潞王李从珂，外放其子李重吉为亳州团练使。

却说一班大臣的夫人，入太后宫朝贺，冯道夫人赵芸娘时已封魏国夫人，也预于列。许王李从益由乳母王氏带着于太后宫中玩耍。王氏与芸娘等说起李从荣："秦王的过失在于不在父皇左右侍疾，反欲引兵入卫。但说他敢为大逆，实是冤枉。冯相德高望重，为三朝元老，深得先帝及嗣皇信任，何不在今上面前为之辩白？"

赵芸娘和几位大臣的夫人听了吓一大跳，谁也不敢表态：这个乳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怎么在这种场合议论起这么敏感的事来？说李从荣为逆，乃是出自先皇之口，谁敢否定？且严禁宫人妄议朝政，违者死，是历来的规矩，这个司衣宫女出身的王氏，难道说不想活了？

芸娘回到宰相府，把这事对冯道讲了。冯道惊道："王氏乳娘这不是找死吗？宫人不得妄议朝政，她怎敢在那么多夫人面前谈论此事！你当时表态了么？"

"当时听了吓得心头砰砰直跳，谁敢表态呀！我们都赶紧找借口躲开，"芸娘答道，"可王氏似乎鬼迷心窍了，她还要追着我们说个不停。"

冯道放心地说："不表态就对了。这事可决不能沾边儿。沾边儿就惹祸。你就看着吧。"

果然没过几天，李从厚就下诏赐王氏自尽。王氏跪听赐自尽的诏书后，不但不面现恐惧，反而面带惨笑，从容地起身，把许王李从益抱起，亲了又亲，遍身抚摸，诀别道：小王爷，奴婢再也不能侍候你了，快快长大成人吧。只求小王爷将来别忘了奴婢！"说着，两行热泪流过双颊，李从益拉住王氏的衣襟哭道："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旁边的宫女见了这个场面，都落下泪来。

王氏放开李从益，朝着秦王府的方向叩了三个头，凄声呼道："王爷！奴婢随你去了！"说罢，接过监刑太监递过的毒酒，一饮而尽……

冯道讲这个经过时，赵芸娘也听得落泪，凄然道："这是个烈性女子！"

"也是个苦命女子！"冯道叹息一声，"她十四岁入浣衣坊做浣衣宫女，十九岁由明宗皇帝裁减宫人，放出去配了一名军校。婚后仅两个月，那军校戍

边，死于与契丹兵作战。王氏已有身孕，孩子生下来没成活，时王淑妃刚产下许王从益，急觅乳母。王氏生得模样俊俏，又回宫当了从益的乳娘。她带着从益去见秦王，就发生了那个事。你想啊，以秦王之尊，不是他主动勾引，一个宫女出身的乳娘，敢主动引诱他？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女子，又连遭丧夫失子之痛，久旷的怨女，又有秦王的勾引，能不投怀送抱？王氏不合替秦王伺探宫中动静，终引来杀身之祸。”

芸娘道：“她那么执著地替秦王呼冤，莫非此中真有隐情？”

“这事还真不好说。”冯道摇首道，“说他图谋弒逆，尚无确证。他是误听了皇上宾天的信息后才率牙兵向皇宫急进的。他并未想到皇上突于夜深清醒过来。既然他认为皇帝已死，就不存在弒逆的念头了。不过急于继承皇位，怕被别人抢了先，才急忙率牙兵闯宫的。他的过错在于不该带兵闯宫。尤其又在皇帝昏睡之际，不是弒逆，也是弒逆了。因为有了这些情节，先帝是又恨他又怜他。若认定他谋逆无疑，按律妻孥也要处死。结果并非如此。我判断，秦王如不是混乱中被李重吉杀死，先皇不会要他的命。李重吉杀掉他，还要对其亲眷属官下毒手，是借机泄愤。心肠如此歹毒，嗣皇怎敢放在身边？所以一继大统，就把他远远地打发到外地去。”

“这是不是和潞王有关呢？”芸娘问。

“那还用说吗？”冯道答，“而今嗣皇最担心的便是潞王。他可不是纨绔子弟，秦王也好，宋王也好，从哪一方面都没法和他相比。他从十多岁跟着母亲来到李嗣源身边，至今已三十几年，南征北战，屡立大功。若不是他和石敬瑭率兵奇袭汴梁。李嗣源不但当不上皇帝，连命都难保。连庄宗都称赞潞王：‘阿三不但年纪和我相仿，英勇善战也一样！’阿三就是潞王的乳名。嗣皇继位后，别的大臣都加封，独不及潞王，可见对他的猜忌了。”

“如此说尔后朝廷要多事了！”芸娘担心地问。

“有可能。”冯道也不免面现忧容，“先帝病剧，潞王只遣夫人入省，自坐凤翔观望。先皇宾天，亦称病不来奔丧。他怕什么？还不是怕一离巢穴，便陷入不测境地？前几天赵延寿等给嗣皇出了主意，把潞王等几个位高权重手握实力的镇帅调离原镇。这等于逼他们去造逆。皇上问我的想法，我回答八个字：‘不可妄动，动则生乱。’皇上似乎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

“可不能再乱了。”芸娘道，“再乱，大唐天下就没了！百姓们又要遭殃了！”

“实际上大唐天下早就没了！而今只保留一个空的国号！”冯道有些凄然。

“老爷从前可不这样想！”芸娘道。

“是的，还记得同光初年我们的一席话么？那时扫灭了朱梁，我以为以同光帝的英武，统一天下指日可待。我要辅佐明君，重开天下一统的局面，令天下百姓享太平。可事与愿违，同光帝后来的种种所为，令人失望。及至平蜀，杀郭崇韬，我就预感到祸乱将起。果然不到一年，同光帝就死于伶官之手。才四年的时间啊，我过去的美好愿望，都化为泡影。明宗立，任我为相，虽然稳定了七年，但我心里总不踏实。明宗驭臣下太宽，对节镇太过放纵。哪有镇帅不奉命反而奉就的？如今又出了秦王的乱子。驸马石敬瑭、潞王李从珂，哪个是省油的灯？嗣皇又猜忌用心，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呢？”

芸娘道：“当此多事之秋，老爷总得拿定主意才是。但愿祸乱不及我家！”

冯道说：“我的主意就是诸葛武侯的话：‘苟全性命于乱世！’”

芸娘笑道：“后面还有一句‘不求闻达于诸侯！’”

冯道说：“我不取后一句，是已做不到了。而今不但‘求’了，而且‘达’了，身为宰相，位极人臣，能说不达么？”

“那我们何不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不想做官，只求为民，还不容易吗？”芸娘问道。

“求去也不易。以什么理由？年老？我才刚过五旬。多病？身体又很棒，瞒不过皇上。甚至他会疑心你看不起他。”

芸娘道：“这可怎么好？去又不能，留又难免招惹是非！”

“故而我左思右想，只能奉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信条。”冯道说到这里，真是感慨万千，“我过去还想‘正名’。总想弄出个子午卯酉，谁是正统，谁是僭逆。如今看来，很迂。孟子说：‘春秋无义战。’眼下也一样。这个比那个强些是有的，但都是五十步笑百步！”

“老爷这样说，妾还有些疑问。”芸娘道，“怎能说而今‘无义战’呢？为统一天下而战，总不能说不是义战吧？”

“义战不义战，用什么标准去衡量？统一天下是个标准。但哪个不说自己是为的统一天下？朱温也这样说，甚至刘守光也这样说，成者王侯败者贼，谁最后统一了天下，谁就占足了理。史也由他来修，而今稍有实力的藩镇，谁都想过一把皇帝的瘾。都想以我为中心统一天下。而今出了五六个皇帝，你说谁正义谁不正义？就拿咱们七年前认为的正统同光朝来说罢，兵骄，将悍，吏贪，其官场风气，与朱梁有多少差别？刘皇后之贪吝，下于朱梁后宫？同光帝之猜忌，比之朱温，有过之而无不及。段凝一降将，因以帑赐，乃得重用。其榨取百姓，不惜民力，广事营造，畋猎而毁民田。因天灾而罪县令，种种乖张，不一而足。至于宠伶官而终为伶官所害，自古以来未之有也。当了皇帝就

变成这样，其用武能说是义战?”冯道历数同光帝之失，说起来也不免激愤。

芸娘听了，默默无言。

“既然战争无正义可言，正统、僭逆又无法去区分，那为臣下的也就无忠君可言。人的生命可贵，失去了，不能再得。犯得上为这样的皇上去献生命么？谁当了皇上，咱们都照样伺候。管他是李姓还是刘姓！但有一条必须坚持：不参与任何阴谋活动。”冯道最终道出了事君的原则。

这原则一终确立，至死不变。按这个原则，冯道在尔后二十年的惊涛骇浪中，八面玲珑，始终稳做高官。皇帝换了五姓，冯道却始终如一，岿然不动，稳如泰山，送往迎来，泰然自若。有人讥之如妓娼、不倒翁，冯道也不在乎。

冯道和芸娘谈论事君的原则时，潞王李从柯已在谋划如何行动了。

事情缘自“移镇”，即令节度使调往他处，离开故地。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调任成德军节度使，原成德军节度使范延光，调任天雄军节度使，潞王李从柯由凤翔节度使改任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保义军节度使李从璋，调任凤翔。李从厚最得意的，是李从珂和石敬瑭两人。此二人劳勋卓著，威望高，兵强马壮，把他们调离原镇，为的便于控制，主其谋者，为枢密使朱弘昭等。

潞王李从珂因子李重吉外放亳州团练使，已不自安。接到移镇的诏命，又得知接替他的是李从璋，更加疑惧，李从璋是唐明宗李嗣源的侄儿，封洋王。和李从珂平素来往甚少。这番调至凤翔，李从珂认为是刚当上皇帝的李从厚来挖自己的墙角，急忙召集僚佐，商议行止。

都押衙刘玘道：“新皇年仅二十，不谙政务，军国重事，统由枢密使朱弘昭等主持，移镇的主意，就是他出的。大王威名震主，离镇是自投罗网，不如拒绝为是。”群僚亦多赞成刘玘的主张。李从珂乃决意拒命，命掌书记李专美，草拟檄文，传布诸镇，大略说朱弘昭等，乘先帝染疾，杀长立少，专制朝权，疏间骨肉，动摇藩垣。潞王荷先帝厚恩，誓挽大厦于将倾，爰举父旗，整甲入朝，誓清君侧，愿尔诸镇，见檄响，共图报国。

各镇接到檄文，反应不一。有反对的，有观望的，也有响应，提兵来凤翔会合的。

唐主李从厚，得知李从珂拒命，便命西都留守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指挥禁军和五镇兵共五万人，往讨李从柯。

王思同率大军把凤翔城团团围住，奋力攻打，不想禁军指挥使杨思权，曾是李从珂的部下，由李从珂保荐于义父唐明宗，任奉圣军指挥使，此次随王思同围攻凤翔，乃于阵前倒戈，助凤翔兵反击围城军。王思同猝不及防，军中大乱，李从珂见状，率兵从城内冲出，围城军四散逃窜。王思同见军队已无法掌

握，只好率领牙兵和五节度使同向长安退去。谁知西都副留守刘遂兼素与王思同不睦，见王败还，便闭城不纳，王思同等只好转奔潼关。

唐主李从厚听说王思同等仅率亲兵退回潼关，急召冯道、朱弘昭、康义诚等入朝商议。冯道托疾不至。朱弘昭道："此人而今甚是圆滑，每议大事，辄默然不语。不知是何居心，陛下可派人往视，如装病不来，宜加处分！"李从厚即遣宫监往司空府探视。不想冯道早料到这一招。太监直入卧室，见冯道卧于榻上，两侍女正持汤匙喂药。冯道故意装做承接不准，药汤屡洒襟前，污湿衣衾。太监上前请安，冯道言语不清，只颔首而已。

太监以为是真病，略慰数语，即回宫复命，李从厚还道他是真病，只好放过，和朱、康等人继续商议。结果议出两条：一是传谕各镇，率兵勤王；二是由康义诚统领禁军，驰至潼关前线，候勤王兵至，再图振作。

兵贵神速，康义诚率禁军刚离洛阳，就接得军报：潼关已失，王思同被杀。潞王已兵至陕州了。康义诚这一惊，非同小可。禁军将士闻此消息，也无心再前。康义诚只好率军进入新安，再做打算。

却说李从珂率军东来，长安、华州、灵宝、陕州等处守将，尽皆迎降。至进入陕州，已拥众六万，当下整顿兵马，入城安民，与僚佐商议行止。

刘玭献计道："此地距京洛不足五百里。料都中人必皆丧胆。大王不如移书入都，慰谕文武士庶，令他趋吉避凶，洛阳可不战而下。"

李从珂依言，即驰书洛阳，略谓大兵入都，只为诛奸佞，清君侧，首恶朱弘昭不赦，此外一概不问，文武诸臣，各安旧职，士庶人等各安其业，不必妄自惊扰。檄书先发，李从珂率部继进。檄书传入洛阳，李从柯已进至义马。

义马距新安不足四十里。禁军惊扰，大半散去，康义诚只好率余众至李从珂军前投诚。

李从厚闻信，急召朱弘昭等商议对策。谁知得到的却是朱弘昭自尽的信息。李从厚见大势已去，率五十骑禁兵，出玄武门，向魏州方向驰去，临行对控鹤军指挥使慕容进道："朕先行一步，且幸魏州，徐图兴复。你率控鹤兵保护太后、皇后和皇子紧紧跟上。"时太后曹氏、皇后孔氏染病，皇子年幼，都来不及从行。

慕容进命令控鹤兵整队，喊了半天，没几个人答应。原来控鹤兵士见李从厚出逃，料知李从珂快要杀进宫来，哪个不要保命？纷纷逃出宫门。慕容进长叹一声，命前来的兵士解散，自出宫门寻找出路去了。

时宫中乱作一团，宫女太监号哭乱窜，幸曹太后尚有主见，传教令道："尔等不必惊慌，哀家已遣中使迎劳潞王，俟彼进宫，自有安排。尔等各安其

职就是。”有了太后的教令，宫中稍稍安定。

宰相冯道等急忙入朝，到了端门，方知朱弘昭已自尽，皇帝已经逃往魏州，向赵延寿等道：“天子出幸，太后尚在宫中，我等且至中书省，遣小黄门入宫请示，取太后进止，再作处理。”

赵延寿道：“主上失守社稷，人臣将何处秉承？潞王很快就要进宫了，应赶紧具书劝进，著人即速草拟劝进表！”

冯道暗忖：眼下情形潞王入主天下的大局是定了的。但太后尚居宫中，如不经太后即具表劝进容易留下话柄。由太后传教令再劝进，就稳妥了。遂连忙摇首道：“难道有天子外出，即忙向别人劝进的吗？若潞王仍守臣节，公等何辞对答？我等应问太后进止，再定去就，方算是情义兼尽了。”“此老真是滑透了！”赵延寿听冯道如此说点头微笑，不再坚持。

正议论间，小黄门传太后教令：“潞王已至蒋桥，着宰相冯道率百官至蒋桥迎候！”

冯道乃命太监传令百官到天宫寺取齐，然后同至蒋桥班迎候。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潞王李从珂才由牙兵护卫，耀武扬威而来，见百官排班路旁迎候，乃传令道：“未谒梓宫，不便相见。众位臣工请回京师！”令罢，头也不回，率大队人马向洛阳驶去。冯道和百官无奈，只得跟在滚滚的烟尘后面趋进。

回到洛阳，赵延寿问：“我等是先回第呢？还是到宫门前等候潞王接见呢？”

冯道答：“潞王说了，拜谒梓宫后与百官相见。我等宜跟随王驾一同拜谒大行皇帝的梓宫，然后向王行礼。此刻可不能惮劳累！”赵延寿点头，命百官同去拜谒。

李从珂趋至西宫，拜伏明宗柩前，泣诉诣阙的缘由，拜毕起身，冯道遂率百官列班参拜潞王，李从珂亦以王礼答拜。拜毕，李从珂道：“我此次起兵。实出于无奈。皇上听信奸佞谗言，欲置我于死地，我不得不死里求生，如无辜受死，有伤先帝之明。如今奸佞已去，本王愿和各位卿家同心扶佐皇上！”

“同心扶佐皇上？”冯道心里好笑。但立即想到，潞王既然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此刻必须这样说，而不能说：“我起兵就是为坐天下！”而这又确实是他的本意。此刻既然不便自己说出，当然希望臣下替他说，自己为百官之首，此刻没有推脱的余地，遂答道：“当年灭伪梁，庄宗设宴庆贺，臣有幸预于次。庄宗谓大行皇帝曰：‘天下与尔父子共之！’此臣亲耳所闻。庄宗的天下，也就是千岁的天下。今上既已离京出幸，朝政岂能无人主持？千岁宜总摄

军国大事。”

李从珂道：“等进谒过太后、太妃，再作道理。皇上虽然出幸，尚有太后、太妃在，没有太后的教令，这样的事，好自行担当的么?”

冯道听得出李从柯是要“名正言顺”，以杜天下人的口，也就不再说什么，率百官退出西宫。临行，问道：“千岁还有什么指示?”李从珂道：“百司的政务不能废。你等各归衙府，照常办差。孤等待太后的教令!”

李从珂说着，就带人进兴圣宫进谒太后。冯道和百官各归衙府。

次日，曹太后下教令：降天子李从厚为鄂王，潞王李从珂摄政监国。

赵延寿见了教令，对冯道说：“昨晚太后派太监向我传话：已废皇帝为鄂王，由潞王监国。尔等众臣宜上劝进表，俾早继大位。”

冯道苦笑道：半年不到，宫廷屡遭大变，令人惊心动魄又眼花缭乱。潞王既为监国，登帝位只是早晚的事，臣下劝进，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枢使尽管全力主持，在下无不乐从。大行皇帝梓宫尚未安葬，我为之心有不安。但愿潞王早即位，我当请为山陵使。

于是以冯道名首位，赵延寿其次，百官俱列名其中，上表劝进，请潞王早登大宝。



第十五回　石敬瑭借兵入龙庭　李从珂弑主登大位

赵延寿、冯道等率百官上劝进表，李从珂道："我本为清君侧而来，若乘此坐了皇帝的宝座，那不是违了初衷？今不过权摄监国，等皇上回来，大行皇帝安葬，我还要退归藩邸，以尽臣子之道，劝表实不敢受！"

诸臣知道他言不由衷，只为遮人耳目，作此揖让之态。遂群言道："王如不允所请，臣等只好进谒太后，由太后下教令便了。"李从珂笑而不答。于是以冯道为首，群臣齐聚兴宁宫，请太后下教令，由潞王人继大统，你道曹太后为何如此痛快：原来曹氏与李从荣、李从厚生母夏氏不睦。夏氏早卒，曹氏怨及其二子，故有是令。

曹太后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潞王既为监国，宜勉从群臣所请，择日即皇帝位。"有了这道教令，李从珂不再推辞，心安理得地圆他的皇帝梦去了。

应顺元年三月乙酉日，李从柯在李嗣源柩前即皇帝位，继而返回兴圣宫雍和殿，受百官朝贺，宣布大赦天下，改元清泰，大封功臣，进冯道为检校太尉，相国如故。原凤翔判官韩昭胤为枢密使，掌书记李专美为枢密院直学士，杨思权升任邠州节度使，驸马都尉、枢密使赵延寿为鲁国公，改授宣武军节度使。

册王妃刘氏为皇后，授次子重美为右卫上将军、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不久又加同平章事，封雍王。长子李重吉，本也想授重职，但接得凶报，李从厚出走前已下令处死，只得作罢。由此生了怨毒之心，要将李从厚眷属斩草除根。

唐故主李从厚逃出洛阳时，只有五十骑禁兵相随。这一日行至卫州，命从骑去州衙通知刺史接驾。刺史名王弘赞，早已掌握洛阳发生的巨变，因此并不搭理。李从厚无可如何，自嗟自怨，踯躅前行。忽见一簇人马，拥着一位金盔银甲的大员，吆喝而来。来到近前一看，竟是石敬瑭！见是皇帝，石敬瑭滚鞍下马，倒身下拜："陛下为甚到此？"

李从厚道："潞王发难，气焰甚盛，京都恐不能保守，朕想出幸魏州，号召各镇，再图兴复，卿来此，正好相助！"

石敬瑭道："臣奉陛下徙镇的诏命，所以入朝。而今麾下不过几百人，如何济事？如若从陛下征讨不臣，只有返回晋阳调集兵马。但臣奉到诏命，已交出河东节度使印绶，如何能发布命令？我君臣现在卫州。刺史王弘赞，本系宿将，练达老成，可与他共谋国事。"

李从厚道："朕已派过人命他接驾，不想他并不理睬。"

石敬瑭听了，不免吃惊。暗想这个太守公一定是见潞王势大，另打主意

了。我不可莽撞，见王弘赞后，需见机行事。遂道："陛下劳累了，可先入卫州馆驿安歇。臣去见见刺史，看看他打的什么主意，然后再作道理。为了防止意外，陛下先不要暴露身份。"

到了这个地步，李从厚只好如此。遂带从骑入馆驿安歇。

石敬瑭见了王弘赞，问道："天子蒙尘，已入使君境内，为何不去接驾？"

王弘赞道："前代天子播越，总有将相随侍，并随带府库法物，使群下有所依仰。今车驾只五十骑相随，就使有忠臣义士赤心报主，此时亦无能为力！"

石敬瑭见他不肯接纳皇帝，知道是怕潞王降罪。正感慨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听王弘赞问道："驸马今欲何往？"石敬瑭笑道："我是奉了徙镇的命令，前往洛阳朝天子。不想在这里碰上了。说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石敬瑭说的是假话。他哪里会接受徙镇的圣旨？不过是得知潞王发难，要到京师观察朝廷的动向。行前和亲信部将刘知远议定：由他带五百人先行，刘知远统两万人马随后，向洛阳急进。到洛阳见机行事，主要是牵制李从珂，不让他轻易得手。他倒没想到李从厚这么胆小无能，李从珂还没进洛阳，这位继位仅几个月的皇上却狼狈逃了出来，又恰恰在此相遇。

"皇上落魄成这个样子，诏令还有谁听？"王弘赞道，"我等只有等待洛阳尘埃落定后再谋去就。而今是谁手里有兵，谁就是大爷。实不相瞒，我卫州兵不满两千，能派什么用场？只有于此静观。等待新君。我劝驸马一句，河东是大镇，先帝发轫之地，兵强马壮。而今皇上已落得这个样子，还管他什么徙镇的诏命？赶快返回晋阳，整顿兵马，才能进退自如。"

这位卫州太守很天真，竟然相信石敬瑭的谎话，还为他出谋划策。说话间刘知远率大队人马赶到，得知新皇已逃难至此。忙进前道："朱使君肺腑之言，发人深醒。皇帝的诏命不管用了。而今洛阳去不得。我们赶紧回晋阳整顿兵马为要。"

经二人这一点化，石敬瑭也不管皇帝不皇帝，丢下李从厚，辞别了朱弘赞，带人马返回晋阳。

却说李从厚在馆驿一住多日，始终无人过问，心中焦急不安。命人打听石敬瑭的下落，却是连夜赶回晋阳去了。正没心绪，忽然中使捧来太后的教令，降为鄂王。李从厚拜令毕，流泪道："先帝升遐时，我在外藩，并不愿入都争位。是百官累表劝进，把我推上皇帝的位子。潞王要坐，让给他就是了。何必如此兴师动众。你回复太后，王不王的无所谓，我只求一家数口平平安安就足以了。"说罢，放声大哭。

中使见他说得悲切，只得安慰几句，回洛阳复命去了。

李从厚虽失了帝位，还有一个鄂王的爵号，朱弘赞便以王礼相待，迎入官廨。继而听说潞王已正大位，李从厚亦处之泰然，只是思念娇妻幼子，盼望新皇下令，早日就藩之国。如此捱过半月，忽又有一中使到。这中使不是别人，乃是朱弘赞的儿子朱峦，任李从珂的殿前侍卫牙将，是奉了李从珂的密令来处死李从厚。

因是密令，朱峦先见其父商量。朱弘赞道："不可叫他死于卫州，将来如有人以此说事，可能给我家带来大祸，他毕竟当过皇上，如今这纷纷乱乱的世道，办事要处处小心，何况是前后两个皇帝之间的事！"

"那就押往他州再动手！"朱峦没有其父精明。

"也不能让人知道他是死在我们手里。这样办：咱们假装护送他去鄂州就藩，所经州县必然设宴招待，在酒席宴上做手脚，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事办了。"

"这计策太妙了！"朱峦拍掌道，"我这就去见鄂王。"朱从厚听说是新皇命人护送他之国就藩，半信半疑，仓猝就道。一路上，朱峦和手下人甚是恭谨，李从厚也就渐渐失去戒心。这一天到达孟州，前面就是黄河，过了河再西行几十里，就是洛阳了。李从厚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娇妻爱子，颇为兴奋激动。孟州刺史于当晚设宴为之洗尘。朱峦即乘机将毒药倾入杯中。李从厚哪里提防？酒入毒发，当夜死于孟州馆驿。朱峦回洛阳复命。

李从珂见李从厚已死，命人去杀孔氏母子。孔氏紧紧搂着两岁幼儿，号哭哀求。军校不忍，回去请旨。李从珂大怒道："他杀了我的长子重吉，一报还一报，我要叫他绝根！"你不下手，就代他母子去死！"军校只好复回。孔氏即同两岁的幼儿，一同毙命。

杀了李从厚一家，李从珂去了一块心病。

却说石敬瑭、刘知远率军，星夜驰回晋阳，只说皇帝被废降为鄂王，原徙镇的诏命无效，太后仍下教令命回镇河东。于是整顿兵马，又派人去洛阳打探动静。不几天有消息传回：新皇欲调驸马入京师委以重任。还要加封公主。

石敬瑭冷笑道："什么委以重任，这是要夺我的兵柄，囚我于宫廷牢篱罢了。看来新皇疑我很重了，遂找来刘知远等心腹商讨对策。

刘知远道："镇帅与潞王当年同事明宗，各以勇武闻，不相上下。又皆屡立大功。潞王今已登极，最忌疑的莫如镇帅，彼即位不足一月，即杀鄂王一家，连两岁幼儿都不放过，其残毒世所少有。主公若弃兵柄，入朝为官，不啻虎入牢笼，任人摆布。下官以为不去为是。趁现今诏书未下，可速请公主入京师去向太后说。"

原来石敬瑭妻永宁公主乃曹太后所生。母女情深，曹太后自然竭力代谋。李从珂因两次得太后教令，由监国而皇帝，对太后也不无感激，时进宫请安。一日又进宫省安，永宁公主亦在侧，忙向李从珂行礼。曹太后道："汝妹刚从晋阳来，听她说说那边的消息。"

永宁公主道："我启程前，云州、朔州一带百姓纷纷内逃，说契丹乘我朝中有事，正要举兵内犯。皇上要早点拿主意。"

李从珂道："早料到契丹会来这一手。下诏命边境各州戒严就是了。必要时，朕将亲统大军御敌！"

曹太后道："戒严是必要的。但光戒严不成。这契丹主真是可恨，屡屡乘我朝有事，兴兵入寇，大杀大抢。须派一得力大将，整调兵马，备足粮饷草料，于契丹入寇时，予以痛击。这事就交给石郎去办吧。"

李从珂道："儿臣正想命驸马入朝理政，委以重任。"

曹太后道："用人用其所长。石郎十几岁即随太祖征战，三十年来勇武为天下闻，契丹主也怕他三分。叫他入朝理政，能理出什么来？而今朝局刚刚稳定，皇帝也不宜离京。咱们天家如今两个驸马，一个在外，一个入内，未免引起猜疑。"

李从珂也觉得北疆的事还是非石敬瑭莫属，自己也确实不便于大难初平时离开京师。石敬瑭调京师的事，击败契丹以后再行不迟。乃笑道："母后教诲，儿子能不谨遵？明日就下诏，驸马仍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还要加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妹妹进封魏国长公主。"

永宁公主听了，喜上眉梢，忙跪下叩头："谢皇上！"高高兴兴地回河东去了。

李从珂委石敬瑭以河东重任，终觉不放心，乃召其二子重英、重裔入都，一任右卫上将军，一任皇城副使。名为重用，实是扣为人质，以为牵制，令石敬瑭投鼠忌器，不敢生心。不想此二子恰好利用居京为官的机会，广旋财贿，买通宫监，侦探内廷，每有所闻，即密报晋阳。

却说冯道自请为修造李嗣源陵墓的山陵使。雇佣伕役上万，另有木竹匠人、砖瓦泥漆匠上千，其营造陵墓所用砖瓦石木漆，皆购自各作坊。料工运输银总计不下百万。统管各行管事吏员不下数十人。

冯道把管事吏员召集起来训戒道："我管过户部，和工部的主官也熟，深知营造中的情弊。各作坊为争夺买卖，往往向你们行贿上供，谁给你们供献的多，就买谁的料。甚至以次充好，还高沽其售价，反正花的是朝廷的钱，乐得送人情，还能得回扣。此积弊可谓所从来久远矣。不要以为我高高在上，什么

也不晓得。既然通天下都这样，我也不难为你们。不过本使要提个醒儿，这次营造的可是大行皇帝的陵寝；作工用料都不许有半点马虎。否则皇上怪罪下来，咱们谁都脱不了关系。”

众官吏诺诺连声：“大人放心，小的们不敢马虎！”

“还有一事提醒你们，”冯道环视众官吏道，“不许克扣拖欠伕役工匠的佣银。这也是积习难返。哪一次营造不是官吏工头层层克扣？一两佣银一半发到伕役手里就不错。这次不许克扣。由营造处总账房核定各式伕役匠工的日佣银，张榜公布，俾众知晓，防止有人从中舞弊。”

见吏员们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冯道朗声道：“有什么想法大胆提出来。”

众人见冯道如此问，谁敢公然提出反对意见？私语声立刻停住。

“本使不是诚心堵住你们的生财之道。”冯道见吏员们面无表情，和声劝道：“总得设身处地去想想，这些伕役工匠，背井离乡，活计又苦又累。一块料石，重万千斤，从石场运到墓园，需耗多少力？所得佣金少得可怜，咱们怎么忍心还从他们身上揩油？这点佣金，他们可能要为卧病的双亲求药，为号饥的妻儿求食，你克扣了一些去，不是伤天害理么？把佣金足额及时发到这些无告的底层伕役手里，是积阴德造浮图的善举。后世子孙都会得善报。”

听了冯道如此说，有的吏员面现悲悯之色，见劝说起了作用，冯道很高兴：“尔等督办各行营作。也很幸苦，本使也体恤你们，已命总账房拨出银子千两犒劳，人人有份。”几十名吏员立刻满脸喜悦，气氛活跃起来，一个胆大的吏员道：“大人有所不知，卑职常和这些苍头们打交道，最了解他们。一眼照不到，就变着法儿偷懒。卑职建议，除了定日佣银的标准外，还须定出他们每日的劳作量，达不到规定的要核减佣金！不然只需要一天的活儿，他们敢给你拖上三天！”

“这个主意好！“冯道赞赏道，“即由尔来主持，拟定各行工匠伕役每日的劳作量。就凭这条建议，就要给你加赏银。”

吏员道：“这是卑职分内之事，大人的清廉，是举朝闻名的，而今小人见了风采。大人如此体恤苍头，小人深受感动，卑职家乡亲朋常常被召役作，没有不被克扣的。大人此举功德不小，必然公侯百代！”

过了几天，果然各类伕役匠工的日佣金和劳作量都张榜公示出来。众人见了，无不欢呼雀跃，但也有人猜疑：这不过是官僚等玩的把戏，叫咱们卖命去干就是，兑现与否，还要看最后。官儿们最是狡黠，上下其手，暗箱操作的事甚多。而今是你做你捞，我做我捞，谁不乘此良机大捞一把？不信这位冯大人

就如此好心肠。

但冯道此举毕竟开了先河，受鼓舞者众，以此劳作格外卖力，营造进展很是顺利。冯道颇为高兴。

不想膳食上却出了岔子。一日，冯道巡视营造场地，见不少伕役面色不佳，浑身乏力，且不时有人呕吐。

“莫不是染上了时疫？那样可就糟了。”冯道很担心，“数里方圆之内上万名夫役工匠，住简陋的棚帐里，如一旦染上时疫，传播极快、不但营造要停顿，还要出现人畜死亡相枕藉的可怕后果。”想到这里，忙对左右道：“快去附近村镇请几个郎中来，越快越好！”从人飞快地去了。

冯道叫住一个夫役问：“什么时候感到不适的？”

“昨个儿用完午饭。先是肚子不舒服，接着上吐下泄，腹痛，乏力，我这还是轻些的，挣扎着来上工，还不是图的多挣几个佣金？有的同伴坚持不了，正躺在棚帐里难受呢。”

“多少人出了症状？”冯道问。

“百十来人吧。”夫役答，“我们那个棚帐里的人大都有不适反应。”

“领我去看看！”

冯道和从人由那夫役带路，进入棚帐。荐草上凌乱地铺着又脏又破的行李。几十个夫役面色惨白，两颊和眼眶深陷，躺在那里无精打彩，呕吐出来的秽物，这一堆那一渍，发出腐臭味。冯道用手帕捂着鼻子，勉强问了几句，急忙退到棚外。

“好像不是时疫，倒像误食了什么有毒的东西！”冯道自言自语，吩咐一个从人道：“你去营造场地，见到郎中叫他来这里！”

不一会儿，两个郎中略一诊视，便对冯道说：“是误食了霉败食物所致。没有大危险，老大人请放心，晚生配两副汤药，喝下去便没事了。”

“到伙房去看看！”听说是误食霉变食物所致，且无大碍，冯道放了心。

伙房就在旁边，四五个伙夫因早餐刚过，正在那儿闲聊。几个人见冯道的服饰，知道是个大官，赶忙叩头请安。

冯道略抬了抬手道：“起来说话吧。”从人忙给冯道搬来坐位。待冯道坐定，几个人才心神不安地站起身来，低着头，不敢正眼看。

冯道见尚未问话，伙夫们先已心虚了，便怒道：“你等怎敢伤天害礼，给夫役们霉变的食物？”

伙夫们一听，立刻又跪下了。一伙夫嗫嚅道：“小人也是被逼无奈。前几天，管粮官给我们发来五斛粟来，说是我们半个月的佣金，每人一斛。小人们

因见是霉变的米，味道难闻，拒绝接受。管粮官威吓说不接受不但半月的佣金没了，也不要我们在这儿干了。小人怕被赶走，只好受下。管粮官又为我等谋划：将霉米换成好米拿回家去，再将霉米搀入好米中，每膳搀点。百十号人用饭，一日三餐，十几天就消化了，不显山不露水，吃了也无大碍。昨儿个搀得多了些，乡亲们有了反应。小人们又担惊又心愧，都怪我等鬼迷心窍，愿意领受处分，只求别赶我们回家！”

听伙夫这样说，冯道吃了一惊。整个营造场六七十个伙房，每个伙房都进来五斛霉米，少说也有二十万斤！这样吃下去不知还要出什么乱子。遂对一个随从道：“你去找人到各伙房检查，发现霉米一律倾到河里。”对另一随从命令：“叫管粮官到行辕来见我！”又命虞侯：“这儿的善后你来办！”

冯道回到山陵使行辕不大一会，管粮官跟在一名虞侯后面进来。看来他已知道出事了，所以面色灰白，一进来，就扑通一声跪伏在地。

“如实说吧，或许能从轻发落。”冯道平静地说，对此类事，他也有些司空见惯了。

“小人的儿女亲家管着一处大军草料场，前些日子翻仓，发现近千斛粟米受潮霉变。这可不是小数，有二十万斤呢。亲家慌了神，找我来商量。小人就用伙房的好米替他调了包把霉米运到各伙房顶了好米的数。”管粮官哆哆嗦嗦地说。

“已运来多少霉米？”

“有五百斛。另一半还存在草料场，不过小人嘱咐亲家，叫役卒好生翻晒，能减少霉米，遮人耳目。”粮官为自己辩解道。

“霉掉军粮，是要受军法处置的，你帮同作伪，坑害民夫，也有罪。给你指出两条道由你自己选。一是你到洛阳首县去自首，由他们来判，一是就在这里给你处分，我有这个权力。粮官你不能做了，到场地去当一名监工，中毒民夫的医病钱，伙夫的半月佣金，都得由你出。”

“小人愿在使相大人这里接受处罚！”管粮官感激得不住扣头。

清泰元年末，李嗣源的陵墓完工。冯道拟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李从珂。结算夫役工匠佣金和营造用料银时，发现有十万余两银子的缺口，冯道命行辕总账房核查，书吏报道：“卢龙军的蓟州应解的白银未到。原来清泰初年，户部库银所存无多，李从珂乃命各镇助银修陵，根据各州财力大小不等，规定助银数一至五万不等。蓟州是大州，财力也较雄厚，故而李从珂要他助银五万两。

冯道行咨文于卢龙镇，询问助修山陵的银子为何还未解到？十天后卢龙镇回书：蓟州解银五万助修山陵，于过太行山时为山贼悉数劫去，押解的军校有

的格斗中被杀，有的逃散，返回蓟州报告的只有五人。因州库存银有限，无力再助山陵。

冯道阅了回书，暗忖道：这伙山贼够厉害的。五万两银子，几千斤，驮运的牲口得几十头。护送的军卒也需几十人，竟敌不过拦路抢劫的山贼。这伙强盗的人数少说也在百人以上。不过，这么多银子被抢去，为何不派官兵去剿灭呢？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山陵使行辕前寂静冷清，守门的军士在凛冽的寒风中缩头缩脑，门吏坐在门房的火炉边向火取暖。

一个壮汉拉着一匹白马向行辕大门走来，马蹄踏在坚硬的冻土上，得得的蹄声很清脆，马背上驮着一只口袋。

“站住！干什么的？”一个军士上前断喝。

“小人是给冯太师送礼物的。”那壮汉回答。

“把马牵过一边候着。”军士命令一声，转身进门通报去了。

门吏听了报告，出得门来，对壮汉道：“牵着马，跟我来！”

冯道正在灯下观书，听了报告，命将来人带进厅里，问道：“奉了谁的差遣？给我送什么礼物？”

“奉了一位军爷差遣，什么礼物小人不清楚。”壮汉回道。

“嗯？不清楚？”冯道很惊讶，“礼物在哪里呀？”

“在马背上！”

“拿进来！”冯道注视着壮汉，大声命令道。

口袋抬进来，里面有金属撞击的声音，冯道命人打开，里面还是一只口袋。上面印有八个字：“蓟州库银，助修山陵。”口袋用线缝着，骑线缝还盖着蓟州刺史的官印。

眼前的情景把冯道弄糊涂了：“不是说银子被太行山贼抢去了吗？怎么又出现在这里？而且只有一口袋，这哪里是五万两？”想到这里，命令道：“打开口袋！”

结果令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竟是满满一口袋铜块！”

冯道用犀利的目光逼视着壮汉：“嗯？怎么回事？你是奉了刺史之命来的？”

壮汉也是一头雾水，迟疑地回道：“小人是孟津人。今儿个中午在街上遇到一位军校拉着这匹白马，说是送礼物给山陵使大人，不知路径，要小人给他带路，还塞给小人二两银子作为酬谢，小人就答应了。”

“你们是同来的？那军校现在哪儿？”冯道急切地问。

“快到行辕大门了，那军校说：‘我要方便一下，你先拉着马在行辕门前等我。’小人到了门前，就被带进来了。”

“你带人骑快马向孟津方向去找！”冯道命令旁边的一个虞侯，“料想那军校走不远，一定要把他追回！”虞侯答应一声，忙退出大厅。

“噢！那军校还把一封书信给小人！”壮汉忽然想起了什么，忙从怀中取出书信交给冯道。展开看时，只见上面写着：“拜上山陵使冯老太师：“蓟州解银，助修山陵。银铜调包，心计亦工。铜落山寨，银入囊中。废铜烂铁，要它何用？送与太师，助修山陵！太行山主谨启。”

看过信，冯道明白了一半：原来是州刺使见五万白花花的银子起了贪心，想出这么一个主意，以铜换银，又故意叫山贼抢去，掩人耳目，五万银子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私囊，难怪连强盗都说他“心计亦工”了。可是贪官没想到强盗开了这么个玩笑，竟把铜块送我这里，眼下只要捉得那军校，便真相大白了。

不到一个时辰，虞侯带几个人气喘咻咻地回报：那军校不知去向！原来军校是山贼扮的。托言方便，是乘此脱身而去。“山贼也够机灵的！”冯道想，“用这个法子侵吞库银，真是头一遭听说，亏这位刺史想得出。可也算得花样翻新了。二十年来，冯道已见惯了官场，贪官污吏比比皆是，清廉的官反而显得不合群，往往受到排挤。真是乾坤颠倒是非混淆，他也懒得去管这档子事。可是山贼这么一闹，很快便会满城风雨。自己若置而不问，便有包庇之嫌，想怕麻烦也不成了。只好写了一份详细奏折，连同那袋子废铜，山贼的书信，派人送往洛阳。壮汉无辜，但是个见证，也一同送去。

李从珂览奏大怒，下诏逮蓟州刺史黄亦明，槛车送山陵使行辕着冯道审理此案。审结，即在大行皇帝陵前斩首祭陵。

皇帝下令，冯道只好接过审理。

黄亦明知道东窗事发，断无生理，只求速死，便痛痛快快地招认了一切：

为侵吞五万库银，和儿子及库吏合谋，收集废铜烂铁，装入三十多只口袋，上书“蓟州库银助修山陵”八个大字，又于线缝上加盖刺史印，制造袋里是白银的假象。命一百夫长率三十名军卒押送。为便于山贼抢劫，故意绕道太行山。山贼于幽州城内设一酒店，名为招揽往来客商，实为侦伺下手对象、给山寨通风报信的去处。事先派儿子去酒店，放出口风，说助修山陵的五万巨银将由三十名军卒押送，将经过某某险要之地。

山贼得信，果然届时下山来抢，三十名军卒不知内情，奋起抗击。但敌不过百余名贼众，三十几只口袋连同马匹被抢上山。为了假戏做真，黄亦明上报

幽州节度使，请发兵去讨。待千余官军围住山寨，贼众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幽州城内的那家贼店，也早已关门，人去楼空。

黄亦明分给库吏白银一万两，又拿出些散银赏给逃回报信的五名军士，其余尽入私囊。

案子审清，冯道报给李从珂，结果是：黄亦明及其儿子、库吏，都在李嗣源的陵墓前斩首，家眷流放二千里，家产籍没。

嗣后，冯道奉命主持李嗣源的葬礼，皇太后、太妃、李从珂、皇后和群臣都亲临祭奠，陵名曰徽陵，为冯道亲笔所题。又为李嗣源建庙，庙号明宗，按唐故事，大行皇帝葬仪礼成，山陵使例领一镇。李从珂乃授冯道兼领同州节度使。

且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受命抵御契丹，因粮饷不足，上表洛阳，祈请增拨。李从珂乃诏命卢龙、义武、成德、邠宁等镇所属各州，输粮至代州、雁门一带戍所。石敬瑭从河东派出大车千五百辆，昼夜不停从各地转运。粮饷备齐，石敬瑭乃亲率大军出屯忻州，受命为北面行营总管，会合幽州节度使赵德钧、武宁军节度使张敬达等共同迎击契丹。

是时已是清泰二年初春，大地刚刚解冻，百草尚未萌发。唐军粮草都积聚于坚城之中，契丹军马缺粮乏草，几次派兵至唐军屯粮草处争抢，都被唐军击退。原来契丹前几次兴兵，都靠抢夺唐军粮草供其所需。石敬瑭接受过去的教训。分出近半兵力护粮护草，所以契丹兵不能得手。石敬瑭又广布疑阵，和赵德钧等左出右入，右入左出，契丹主耶律德光难以摸到唐军虚实，不敢骤然加兵于某一方向。石敬瑭又伏军于契丹抢粮军的归路，出其不意加以邀击，几次重创契丹军。

契丹主耶律德光见讨不到便宜，反而几次损兵折将，只好率军黯然退去。边境警报解除，举朝欢庆。群臣认为石敬瑭运筹有方，能力退强敌，纷纷上书。要求李从珂下诏褒奖，且赏赐有功将士。李从珂虽心忌石敬瑭，至此众口一词，也不得不勉从群臣所请，下诏褒奖，因时值暮春，特赐河东军夏衣，军士见了，齐呼“皇帝陛下万岁！”

牙兵都指挥使刘知远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军士不得将令就擅呼万岁，是目中没有主帅，如不借机整肃，他日如何使用？”

石敬瑭即令究查，得为首者十余人，当众杖责八十，打得死去活来。中使将此情形回洛阳报告，李从珂听了不是滋味，下诏令石敬瑭还兵。石敬瑭回奏道：“虏虽遭重创，元气未伤，随时有兴兵再犯的可能。我数万大军往返一次，不但将士疲劳，沿途百姓供张也甚烦苦。臣以为再观察几个月动静为宜。”这

理由很充足，李从珂不好反驳，只好耐着性子等待。同时命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名为协助，实为监视石敬瑭。

直到清泰二年岁末，石敬瑭才率军返回晋阳。

转眼即是新年。正月癸丑日，是李从珂诞辰，设宴庆贺。文武百官，奉觞祝寿。李从珂喝得酩酊大醉，带着满口酒气，返回后宫。时石敬瑭夫人魏国长公主亦自河东赶来祝寿，正与皇后说话。李从珂见了，笑问道："石郎近来都做什么？"

长公主答："他近来身体不好，连政务都不愿亲理，每日卧床调养，需人侍奉。"

李从珂道："驸马筋骨历来棒棒的，怎么突然这么衰弱？不是有什么心事吧？"

"除了一心为皇上办事，他有什么心事？"长公主见李从珂话中有话，只好如此回答。

"你难得来京一回，多住些日子，和皇后好好谈谈心！"李从珂喷着酒气道。

长公主道："今日辞别陛下皇后，明日就要回晋阳了。驸马那里，我不放心！"

李从珂笑道："这么急？不是回去和石郎谋反吧？"

长公主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不好回答，只得俯首趋退。皇后刘氏也是一惊，忙替李从珂打圆场："皇上醉了，妹妹别往心里去！"

第二天李从珂酒醒，刘皇后提及此事，李从珂也觉失言，当下召入魏国长公主，以好言抚慰，又进封她为晋国长公主，长公主自然不免谦逊一番，又连住了几天，方敢向李从珂辞行。

长公主回到晋阳，即将李从珂酒后失言和刘皇后为之圆场的事告诉石敬瑭。

石敬瑭道："人人都知道酒后吐真言。他若不是天天怀疑我，能乘着酒性说出这样的话来？逆来顺受是不行了。不能等人家把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乃密令洛阳的两个儿子，托言军需不足，将私财悉数载来晋阳。于是，洛阳城里，"河东将反"的流言不胫而走。

流言传入宫中，李从珂召近臣议论："石郎与朕是至亲，本不该生分。但既有流言，也不能掉以轻心，你们有什么看法？"众人被突然的发问镇住了，一时无人敢回答。冷场半天，李从珂又催问，还是没人回答。唐主便指着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胤孙道："卿说说看！"

马胤孙虽位列宰辅之一，但为人胆小懦弱，凡事不敢出头，朝臣讥之为“三不开”——口不开、印不开、门不开。口不开是怕“祸从口出”。印不开是无所事事，极少用印。门不开是不接纳宾客，少惹是非。听李从珂指名叫他回答，急道：“臣还没想好，别人先说！别人先说！”李从珂见他这个样子，直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枢密院直学士李崧道：“前曾有调离河南之议，因北边兵警而止。今可下诏徙驸马于别镇。彼若奉诏，万事皆休，若不奉诏，是有异谋，宜果断处置。”

知制诏、端明殿学士吕崎道：“河东若有异谋，必引契丹为助。我如事先结好契丹，使不助彼，或许驸马不敢妄动。”

“如何结好呢?”李从珂问。

“如汉成帝故事，岁给金帛，妻之以女，契丹主与陛下为翁婿，强藩大镇顾外无所引援，就不敢生乱心了。”吕琦回答。

李从珂对此挺感兴趣，又问计于张延朗，张时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掌度支、户部、盐铁三司，位列宰辅，是李从珂信用的大臣。他赞成吕琦的主意，且道：“若和亲计得行，岁不过需十余万缗，比每年备边所费，不过十分之一。老臣为陛下掌三司，这点钱微不足道！”

当下计议定了，李从珂便命吕琦草拟国书，选派使臣，准备与契丹通好。

冯道因兼领同州节度使，于李嗣源葬礼毕，即请旨赴同州视察，时刚回朝复命，李从珂便就和亲契丹的主意征询他的意见。

冯道对曰：“此议不妥。堂堂天子，屈身夷狄，天朝体面何在？况且公主年幼，陛下怎忍心远嫁沙漠苦寒之地？况虏性无厌，若铢求无已，如何应对？满足他，不胜其烦；不满足马上翻脸。这不是后患无穷的事吗？只为防一河东，即如此动作，岂不是因小失大？且汉成帝献昭君于匈奴，遗讥于后人。前不久戎昱作诗讥讽此事，其中有“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之句。陛下请看，这是何等丢人的事！”

李从珂听了，不禁失声道：“非太师言，差点误事！”乃召张延朗、吕琦责骂道：“你二人是朕倚重的大臣，议军国重事宜力持大体，如何出此和亲下策？朕只一女，乳臭未干，你二人就叫朕弃置于北方荒蛮之地？还要年年送银子给契丹，安的什么心?”

二人忙跪下叩头请罪。李从珂怒气不息，张延朗叩头不止，吕琦叩了几个头，便抬起头来辩道：“臣等也是为朝廷着想，就算所奏不当，也不是存心为虏张目！陛下何必如此动怒！”

“你的脖子倒挺硬！”李从珂怒犹未息，“敢如此顶撞，眼里还有朕吗?”

“若臣等为谋不臧，任凭陛下处罚。若多叩头就可免罪，还要朝廷王法干什么！”吕琦仍然强项，直视着李从珂道。

这话对得很妙，倒把李从珂说乐了。冯道趁势道：“你俩还不赶快谢恩？以后别再出这样的二百五主意！”

李从珂亦和颜道：“起来吧！只要忠心事朕，主意出错了不要紧。”

君臣数人又议及徙镇的事，吕琦道：“臣料河东徙亦反，不徙亦反。速反为害小，易敉平，迟反为害大，后患多，臣以为徙为是。”张延朗亦赞成。

李从珂问冯道。冯道说：“俗话说，道旁筑室，三年不成。没主见难以成事。这样的大事，应断自圣衷。臣以为事先防维为是。”模棱两可，听不出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于是李从珂决计徙镇，立命吕琦草诏，徙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驻郓州。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赶快离开晋阳，移驻郓州。

石敬瑭接到移镇诏书，集将佐僚属商议。节度判官赵莹等劝石敬瑭暂且忍耐，姑往郓州。刘知远道：“不可不可！明公如往郓州，是所谓乔迁入谷了。郓州小镇，四面受兵之地。何如晋阳，山川险囿，兵强马壮，若称兵传檄，大事可成，奈何以一纸诏书自投虎口呢！”

石敬瑭道：“吾复镇河东时，主上曾面许终身不移他镇，如今忽然变卦，难道如千秋节时与公主所言有关？我打算上表称病，请缓移镇，主上若宽允，君是君，臣是臣。若不允，甚至加兵于我，那只好孤注一掷了。”

刘知远道：“镇帅怎么还心存幻想？皇上命明公移镇的同时，又令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这不明明白白冲着镇帅来的吗？如不当机立断，祸不远了。”

掌书记桑维翰亦劝道：“太祖、庄宗、明宗皆以河东为发轫之地。今主上以河东复授公，此乃天假公以利器。明宗遗爱在人，今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为明宗爱婿，今上以反逆视之，不是首谢可免灾的。卑职以为指挥使所言为是！”

“河东虽强，终是一镇，若与洛阳争雄雌，总觉得有些势单力孤！”石敬瑭道出迟疑的根源。

桑维翰道：“契丹主当年曾与明宗约为兄弟。其辖地与我接境，且其部落近在云、应，朝呼昔至。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缓急可恃为援。”

石敬瑭疑虑地说：“我刚刚把耶律德光打败，他肯定怀恨在心，怎么会助我呢？”

桑维翰道："耶律德光和他的母亲述律太后都不糊涂，明公昔日为唐将，当然为唐主守唐土。今日自立，与唐为敌国，于契丹则为盟友。耶律和述律安能不捐弃前嫌助我？古往今来，哪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敌友？"

石敬瑭遂决计发难，特令桑维翰草拟表文，其略云：

> 臣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谨顿首上言：
>
>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也，立储以长，传位以嫡，为古今不易之良法。
>
> 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之乱者数十年。秦始皇不早立储君，扶苏死，胡亥立，卒自亡其国。唐之天下，明宗之天下也。不幸宫车晏驾，宋王登基，陛下不守臣节，乃敢抗旨，横行叛逆，以养子入攘大统，天下忠义之士，皆为扼腕！区区臣愚，望陛下退处藩邸，让大位于许王，上对明宗在天之灵，下服忠臣义士之心。若贪位不去，则诸镇同兴问罪之师，稍正篡位之罪，徒使血流污庭，生灵涂炭，彼时悔之，亦嗌脐矣！冒昧上言，复候裁夺！

李从珂览表，无名火起三丈，把表章撕得粉碎，抛于地上，立命学士书诏申斥：

> 卿于鄂王，固非疏远，卫州之事，卿实负之。表中一派胡言，何人肯信？汝其速往郓州，毋得徘徊侥幸致于罪戾，特此谕知。

石敬瑭把李从珂的诏书，遍示将佐。刘知远道："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今日之势，已成骑虎，请明公即刻传檄四方，且向契丹求援，义旗举处，当无不克！"

石敬瑭依计而行，一面传檄四方，一面派人出使契丹求援。

十天以后，雄义军都指挥使安元信率部下六百人来投，石敬瑭婉言慰问道："朝廷称强，河东称弱，公何以舍强归弱？"安元信道："元信无知星识气的慧眼，但据人事论，帝王治天下，惟信最重。主上与明公至亲，尚不能以信相待，何况疏贱？无信如此，不可为强！"石敬瑭听了大为高兴，命为亲军巡检使。接着，又有振武军巡检使安重荣、西北先锋使安审信、彰圣军指挥使张万迪等率部下来投。

清泰三年五月，李从珂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以张敬达为晋阳四面兵马都

部署，知太原府事，以义武军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率兵数万征讨石敬瑭，同时捕杀石敬瑭在洛阳的两个儿子。

张敬达统三万人马扎营于晋祠南的晋安，杨光远统领一万人马屯于晋阳北的虎北口，准备石矢云梯，拟于次日攻城。不想当天午夜，军士正在熟睡，突有数支晋阳小股骑兵驰至营前以强弩向营内猛射，箭矢上缚有硫磺等引火物，帐蓬、营栅被火烧着不少，比及军士冲出营去，晋阳骑兵早已驰远。军士长途跋涉，已然疲劳，又折腾了半宿，更形疲惫。

张敬达下令暂停攻城，自率亲兵和杨光远同至晋阳城下观察敌情，见城高池深，城上戒备森严，刀枪耀目，旗帜鲜明，颇有惧意。乃放弃攻城，筑高垒，挖深沟，把晋阳四面围住，以为长围久困之计。

石敬瑭委刘知远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全权指挥破围战。石敬瑭也亲自登上城头，连睡觉都不下城，就在矢石间坐卧，以鼓舞士气，刘知远指着城下道："张敬达不敢攻城，只高垒深堑，为持久之计，没什么高招。守城不难，我一人指挥军士即可。明公多派人连络外面，特别是契丹，派人去催。彼大军一到，内外夹攻，彼围城之计便无所施其伎！"石敬瑭握着刘知远的手道："有将军指挥筹画，我还担心什么！"

刘知远用法无私，与士卒同甘苦，以此士心归附，乐为之用。双方相持了两个月，守御仍然无懈可击。李从珂见晋阳久围不下，不免焦急起来，派朝使至张敬达军前，促令攻城。张敬达对朝使道："别图快，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我今围城已两个月，再坚持一段时间，城中粮尽，可一鼓而下。"

张敬达的计谋，也算歹毒，自五月围城，说话间就过了三个月，城中粮草果然紧张起来。石敬瑭未免焦虑。与刘知远等计议道："坐困死守，终不是办法。粮草一尽，军心必乱，要守也守不住了。我想令军士饱餐一顿，乘夜突围而出，再转战于外地，或可破敌。"

刘知远道："城中两万人马，要选择一个方向，拼力攻打，突围不难。然而突围出去后，以何地为依托？且晋阳一旦放弃，人心动摇，反为不美。上策是派人出使契丹，晓以利害，促其从速出兵。只要契丹兵到，内外夹攻，破敌就不在话下了。"

石敬瑭道："契丹主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答应助我，却又迟迟不见动静。莫非是诳我不成？"

桑维翰道："契丹往昔入寇，总是大掠一通而还，看来是利得财货人口，如啖以重利，彼必出师。"

石敬瑭即令桑维翰拟表：向契丹主称臣，且愿事以父礼，请即发兵来援。

事成之后，愿割卢龙一道，及雁门以北诸州，作为酬谢。

刘知远劝阻道："称臣就可以了，何必又称子？厚许财货，亦足满足其欲望，何必又割土地？今日因急相许，日后必为国家大患，到时后悔就晚了。"

石敬瑭不耐烦地说："救得眼前危急要紧，日后的事，到时再想别策吧！"乃命如前拟表，又命刘知远选拔精壮士卒，于午夜护着桑维翰，突出围堑，向契丹求援。

桑维翰进入契丹，至西楼以臣礼朝见耶律德光，呈上表章。契丹主见许以如此多的好处，大喜过望，答应马上出兵。

清泰三年九月，耶律德光率五万人马，号称十万，从代州扬武谷进入河东境，直抵晋阳，驻营汾水之北。张敬达见契丹大军至，急忙收缩兵力，列阵于城西北山下。

桑维翰返回晋阳，向石敬瑭传耶律德光的口信："今晚与敌大战。"石敬瑭忙派人通知契丹主："大军远道而来，该早早歇息，何必这么着急？南军五六万众，可不能轻敌。"使者刚去不久，即听南军阵前喊杀连天，尘烟滚滚。原来是契丹兵已与唐兵交锋。石敬瑭忙命刘知远率兵冲出城去助攻。

原来耶律德光见唐军结阵于北山脚下，即派轻骑三千去冲击。这三千虏骑统不披甲，纵马乱闯。张敬达只道他轻率不整，尽出营兵搦战，一场驱逐，把契丹等赶至汾曲。契丹兵乱哄哄地涉水溃退。张敬达挥军追击，谁知芦苇中尽是伏兵，一声呼哨，尽行突出，将唐兵冲做数截。耶律德光指挥大军，反复冲杀，唐兵死伤甚多。张敬达忙收拾败军，向营寨退去。谁知刚至营寨，忽一彪军自营内突出，当先一员大将，横枪跃马，大呼道："张敬达休走！刘知远恭候多时了！"张敬达慌不择路，引残兵败将退入晋安，结寨固守。

这一仗，张敬达大败，死伤在万人以上。石敬瑭会合契丹军将晋安团团围住，设中军于晋安之南，两军连营近百里，纵深五十里，多设铃索吠犬，人硅步不能过。张敬达尚有士卒近四万，马万匹，屯于晋安。但被石敬瑭和耶律德光七万多人马团团围住，和洛阳间的联络被断绝。

晋阳解围，石敬瑭备办羊酒，亲自犒赏契丹将士，见了耶律德光，石敬瑭行臣礼。耶律德光以手扶起，语道："今日是君臣父子相会，也好算是盛遇了！"石敬瑭拜谢，复问道："皇帝远来，人马疲惫，然而一战竟得大胜，这是何故？"

耶律德光笑道："我出兵南来，最担心沿途各州凭险阻击。结果是所经各州，不是闭门息声，就是弃城而去，竟无一州起而抗阻，故而一路畅通无阻，人马也不疲惫。我又用诱敌计。张敬达若不来追，不会惨败，偏偏头脑简单，

不知我诱敌之计，所以大败！”石敬瑭听了，很是叹服。

李从珂从逃回的军卒口里，得知张敬达大败被困晋安的消息，乃派京师都指挥符铭，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分三路救援晋安。不想赵德钧另有打算，逗留不进，李从珂屡下诏催促，赵德钧倒找了个借口加以拒绝，说正在集聚兵力，奔袭契丹都城，以收“围魏救赵”之效。其他诸镇也多持观望。李从珂催不动赵德钧又命魏博镇派出兵力，去救张敬达。赵在礼也托词拒绝。李从珂乃命洛阳附近州县，征用民间马匹，又命每十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甲，谓之“义军”，凡得马两千匹，征夫五千人，由陈州刺史教之战阵，结果没派上什么用场，却把百姓折腾得很苦。

再说晋安被围不到两个月，城中粮草俱竭，军士只好杀战马充饥，一万匹战马，已吃去一半。杨光远劝张敬达投降，以保全士卒性命。张敬达道：“我受皇上厚恩，当元帅却损兵折将，其罪已大，若降敌，有何面目见皇上？再坚持一番，不信皇上不派兵来救。真到了山穷水尽那天，你们砍了我的头去投降，也不算晚。”杨光远见说不动，便乘其不备，将张敬达杀死，率全军降于耶律德光。

契丹主将所获五千战马和数万件铠甲运回国去，将数万降卒编入河东军，由此石敬瑭声势大振，邻近州县望风归顺。

耶律德光对石敬瑭道：“我三千里赴难，成此大功，看你的器貌胆识，不愧为中原之主。宜立汝为天子。石敬瑭装模作样地辞让数次，将吏又复劝进，石敬瑭才答应，先由耶律德光册命为晋王，仅过三天，又由契丹主册命为皇帝。开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册立另一个皇帝的先例。

契丹主耶律德光，自解衣冠，遣使赍授，并给册命。于柳林筑坛，石敬瑭穿戴起契丹皇帝的衣冠，登坛受册。不华不夷，不伦不类。册文自然由桑维翰主笔，其词曰：

> 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丁酉日，大契丹皇帝曰：于戏！元气肇开，树之以君，天命不恒，人辅以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乱而汉图昌。人事天心，古今靡异。咨尔子晋王，神钟睿哲，天赞英武，忠规孝节，固自生知。明宗之享国也，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孙承顺，患难相济。丹书未泯，白日难欺。独夫从珂，本非公族，窃踞宝图，弃恩忘义，离间忠良，听任娇谀，肆虐黎庶，内外崩离。尔今中原无主，四海未宁，茫茫生民，若坠涂炭。万几不可暂废，大宝不可久虚，拯溺救焚，当在此日。是用命尔，当践皇极。

宜以国号曰晋，与我大契丹国永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于戏！尔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执厥中，亦惟无疆之休，其戒之哉！

读罢册文，石敬瑭面南而坐，受百官朝贺。然后鼓吹返回晋阳，御崇元殿，降制改元，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一切法制，皆遵明宗故事。命桑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院事，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刘知远为京城都巡检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立晋国长公主李氏为皇后。册文中即称李从珂为“窃踞”，理法上自然不便称清泰年号，故称清泰三年为长兴七年。册文首句“天显”乃耶律德光年号。

即位以后，又至契丹营拜谢，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环、朔、蔚十六州与契丹，作为酬谢，岁输帛三十万匹。契丹主即在营中设宴相待。

先是，赵德钧奉命出援晋安，便要挟唐主给予更大的权力，统一指挥易、赵、镇等诸州兵，又以兵少为借口，请将泽州潞州兵暂拨麾下。唐主急于解晋安之围，不得不允其请，命赵德钧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赵德钧乃率军驻扎乱柳寨，按兵不动，观望形势。

及张敬达被杀，杨光远率全军降于耶律德光，赵德钧即遣幕客厚赍金帛，往赂契丹：“石郎兵马，不及幽州。如肯立德钧为帝，则与贵国结为兄弟，永不渝盟。石郎仍令常镇河东，是契丹南境，永为友好之邦。”耶律德光答应议后再定。便留住幕客与左右密商此事。

石敬瑭闻信大惊，急命桑维翰谒见耶律德光：“赵德钧无忠无信之人，素蓄异图，皇帝信他的鬼话？如我家镇帅得天下，不但向皇帝岁输货帛，且割让土地，熟轻熟重，不是一清二楚吗？”

耶律德光道：“我不是说话不算数。兵家权谋，知难而退。他现今统数镇之兵，也是强手。幽州与我接境，将来找我的麻烦，也总令人费力劳神。况且石郎危难已解，得永镇河东，也真是保全他了。”

桑维翰道：“赵德钧本无才略，以贿赂得官。他统领的几镇军队，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一群乌合之众，且各怀心事，不堪一击。陛下怕他什么？我家镇帅得了天下，还能叫他做幽州镇帅吗？陛下一旦变约，致令大义不终，道义上已站不住脚了。今屈从了赵德钧，其他各方关系，如何摆平？望陛下熟思。”

耶律德光和随军诸酋反复商议，权衡利弊，还是扶持石敬瑭为上策。遂不

允赵德钧所请，向其幕客面谕道："去回报赵将军，大皇帝前与石驸马有约，不便背盟。望他认清形势，回兵自守，将来不失为一方大员。"赵德钧乃引兵撤去。

于是有前述石敬瑭称帝的事。

石敬瑭即称大晋皇帝，乃和耶律德光分统大军，向洛阳挺进。一路之上，所过州郡望风迎降。没用几天，大军进驻潞州。耶律德光道："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毕竟你是中原之主。我就留驻于此，专候你的好消息。若拿下洛阳，我就回国了。万一有急，可飞骑报我，再统军相助！"

石敬瑭感激地握住契丹主的手，依依不舍，泣下沾襟。耶律德光亦凄然，脱下白貂裘，披在石敬瑭身上，又赠送战马一千五百匹，且与订约道："世世子孙，幸勿相忘！刘知远，桑维翰，赵莹，乃是创业之臣，若无大故，不可相弃！"石敬瑭惟惟点头。

在潞州略为休整，石敬瑭别了耶律德光，自率大军向洛阳挺进。两天后进抵河阳，节度使迎降，晋军即在此渡过黄河，然后兵分三路，一路向西，扼住新安、渑池，一路向东占据偃师、荥阳，阻住李从珂东逃西窜之路。石敬瑭自率中路直向洛阳杀去。

李从珂得报，知道大事已去，便奉着曹太后、偕皇后刘氏、次子雍王重美、都指挥使宋审虔等，带了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积薪自焚而死。享年五十一岁。王太妃与许王从益，逃出宫外避难。至此后唐灭亡，自唐庄宗同光元年至此，后唐共有天下十三年。

李从珂一死，都城守将开门迎降。石敬瑭即率兵进入洛阳。

刘知远受命布置洛阳防务，命各军除护驾禁军外，一律于城外安营，无令不许出营。又派兵扑灭玄武楼余火，收捡李从珂及太后、皇后等遗骨，严格宫禁出入，全城由是肃然，百姓安堵。第二天，石敬瑭下令，促后唐朝官入谨。于是冯道率百官至宫门外候旨。

原来冯道自李从珂下诏调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即称病在家，不再上朝理事，只是时常派人四处打探消息。

芸娘见冯道这般表现问道："老爷又不上朝了，朝局是否有变？"

冯道说："是这样，而今还很难判断变到什么地步。肯定朝廷从此又不得安宁了。皇帝已下令调石驸马到郓州做镇帅。石敬瑭刚刚在北境击退耶律德光，为朝廷立了功，不但不得褒奖，反而从大镇徙为小镇。这不明摆着是猜忌他吗？这样的处置，谁能心服？何况勇武刚强的小石头？议论移镇时，皇上曾征询过我的意见，我没明确表态，实际我不赞成，你知道，我定下了一条原

则：凡阴谋，我决不参与，免得卷进是非窝。”

芸娘皱眉道：“皇上也真是，即位不到三年，朝廷刚刚安静点，又去惹动事端，难道就不能往后放一放吗？”

“皇上是听了吕琦的话，”冯道沉吟道，“吕琦说河东徙亦反，不徙亦反。所以迟移不如早移。于是皇上就发了移镇的诏书。朝臣们听了都感到突然，交头接耳，面现不安神色，都料到要出事。”

芸娘道：“石敬瑭以一镇的力量，能和朝廷抗衡吗？他不能不考虑后果。妾看他未必会起兵抗命。”

冯道说：“石敬瑭不糊涂，他清楚，要他离开晋阳老窝，不过是行事的第一步，最终的目的是除掉他，否则皇上就睡不好觉。为身家性命计，他也定会铤而走险。而且，听说他还要向契丹借兵，要真是那样，中原大地就要烽火连天，血流成河了。最后不管谁坐了朝廷，吃苦的还是百姓。”

“向契丹借兵？那不是引狼入室吗？驸马爷想不到这后果？”芸娘问。

“快要淹死的人，就是一根稻草，也要抓住。这是求生的本能。”冯道解说道，“管他是狼是虎，只要咬别人，不咬我就成。引狼入室的后果，比起个人的生死存亡来，已不那么重要了。”

“只要能活命，脸面都不顾了！”芸娘叹息道。

“脸面是什么？其实是一种信念。”冯道也不免叹息，“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身取义’，都说的是为了坚持一种信念、理想而舍弃生命。烈士、节妇都是这样的。给你说一个节妇的事，这事就发生在一个月以前。”

芸娘听说是同时代的事，来了兴趣。

冯道说：“事情就发生在同州。司户参军王凝，人很正派，也很清廉，但体弱多病。我前不久巡视同州时他正卧病在床，我还去慰问安慰过他，那时他说话都很困难了，只用手指着夫人李氏和幼儿，流泪不止。我安慰他：‘放心吧，万一你不幸去了。我会顾恤她母子。’王凝就在枕上不断地点头，他的夫人和幼子听了，放声大哭。随去的人也凄然落泪。”

看看芸娘，也是泪流满面了。冯道说：“事情就发生在王凝死后。”

芸娘流泪道：“难道她殉夫了？那幼子怎么办？”

“正是因为担心孩子太小，李氏才没有殉死。”冯道说，“李氏带着幼儿扶王凝棺柩回故土安葬，经过陕州。夜晚投宿一客店。老板嫌她带着棺材丧气，不许她住，叫她去投宿寺院。纷争中，老板拉住她的一只手往外拖。李氏叹道：‘不能因为一只手污了我的洁净身子！’竟忍痛砍去了那只手！”

“啊呀！她也太惨了！”芸娘惊叫道，“后来呢？”

“后来，旅客们纷纷指责老板并报了官。”冯道说，“州官打了店老板三十板子，赐药为李氏封创，赠金抚恤，并把此事报了朝廷。”

“这事值得申报朝廷?”芸娘有些不解。

“州官是要叫朝廷下令褒奖。”冯道说，“我认为她的举动不得提倡，便把申表压下了。不是自己的过错，身子叫男人碰了，没有必要作出如此激烈的举动。就是为了便于抚育幼子，也不该如此！有的女人被歹徒强奸，便羞愤自尽，都是不该的。既是被强奸，也不是自己的过错，没什么可丢人的。为此而死，太不值。所以，这样的脸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从一而终，否则便是不贞。要这样的脸面，我只能说她愚憨。”

芸娘听到“从一而终”，脸色便有些不自然。冯道忽然想到，她对此肯定很敏感，因为她有过伤心的往事。于是赶紧转换话题：“石敬瑭和当今皇帝之间的事，更是沾不得。一个是明宗皇帝的女婿，一个是明宗皇帝的养子，石驸马的夫人又是曹太后的亲闺女。我若给圣上出主意，不要说驸马公怨恨。曹太后那里，肯定也不满。万一将来石敬瑭占了上风，我们将来是什么下场?”

芸娘道：“就算石驸马借来契丹的兵，还能抵得过朝廷?”

“那可很难说，”冯道分析道，“好多镇表面上臣服，实际上都处于半自立状态。河东不用说了，魏博的赵在礼，幽州的赵德钧，横海的赵延寿，都是强镇，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见风使舵，不会替圣上卖力。他们抱定的原则就是不损失自己的地盘和实力，甚至会乘乱要挟朝廷。而且朝廷也缺乏有才干的大将。驸马手下有个刘知远，此人深沉又大度，而且足智多谋，料事往往出于常人之上。且赏罚严明，深得士卒的心。当今皇帝手下，就缺少这样的人。这次徙镇，曲在朝廷，石敬瑭是死里求生存。所谓哀兵必胜，就是敢于拼命。石敬瑭在曲直、士气、将才几大方面都占优势，所以我说，动起手来，最后还不知鹿死谁手。”

“如此说来石附马得占上风。”芸娘一边沉思，一边又像是自言自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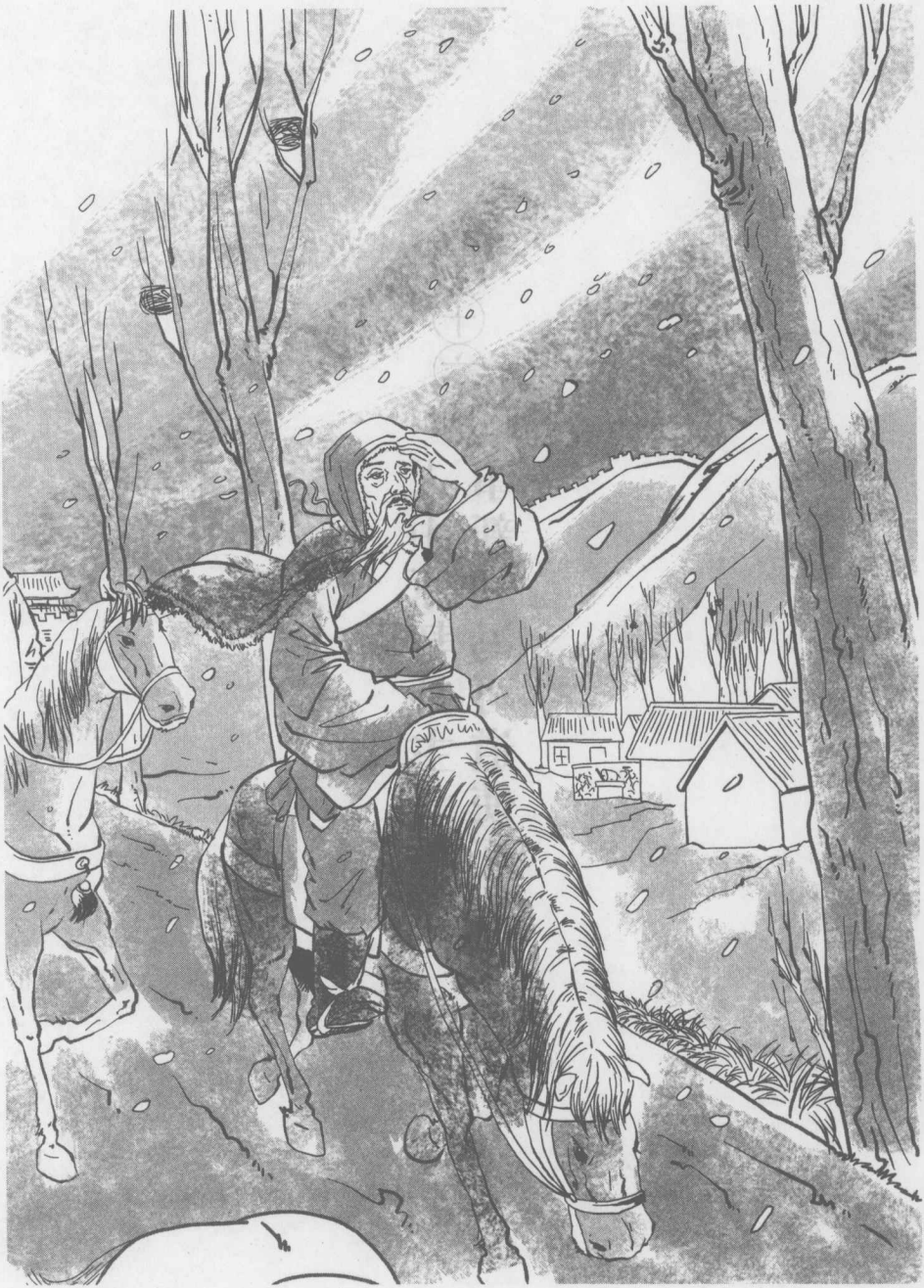
“后来又得知，石敬瑭不但向契丹借兵，还向契丹称臣，认耶律德光为父，割地，输帛。这可太过分了。称臣已失体面，还要甘当儿皇帝，且把这样的话载于册命诏书中，可真是不要脸到家了。虽然当今是个不要脸的时代，也不能下作到这份儿。还割十六州给契丹。华夷之辨的古训也丢尽了。就是当了中原百姓的主子，这个位子，能坐得牢，坐得安心?”冯道显得很激动。

芸娘道：“驸马有一天进入洛阳，老爷怎么办？奉召还是不奉召？若不奉召，老爷可有什么良策？是继续称病，还是离开洛阳?”

“我眼下心里很乱，还不知道该咋办。”冯道又焦急又无奈，“人事真是难

料呀！当年你我在天然居见到的那个小石头，如今变成这个样子。这三十多年里，他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如今他已是皇帝，进洛阳八成是没疑问了，李从珂皇帝挡不住石敬瑭皇帝。他肯定也记着我。自明宗以来，我一直位于宰辅，树太大了，招风啊。怎么好呢？我好生想想再说吧。”

没等冯道想出个所以然，形势便急转直下：皇太后、皇帝、皇后等自焚于玄武楼，石敬瑭已兵临洛阳城下。冯道正要差人出城打探消息，忽然门吏禀报：“圣旨到！”



第十六回 入中原契丹主兴兵 事新朝冯可道使辽

却说冯道正心烦意乱间，听得人报圣旨到，急忙正了衣冠开中门迎接。及至出得门来，冯道不免一怔：来者竟是桑维翰！

没等冯道开口，桑维翰即满面笑容："老太师别来无恙乎？"

因为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儿全是桑维翰极力主张，冯道对他没有好感，冷冷地说："犬马疾不敢劳尊驾问候，听说大人近来忙得不可开交，怎么会有空闲，来会我这个行将入墓的老朽呢？"

桑维翰笑道："在下确是忙，但再忙也不能误了皇上交办的差事呀。我是奉了上命来传旨的。"

"既是圣旨，容我摆香安跪接！"冯道仍然冷着脸，但却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不必！不必！太师是有年纪的人，德高望重，名满天下。皇上说了，一般臣子的礼节，就免了。"桑维翰还是笑容可掬，"就这样站着说话，我做晚辈的很不安，请太师进府安坐，听我宣达皇上的旨意。"

"你得先说明，是哪位皇上。"冯道明知故问。

"当然是大晋皇帝。"桑维翰笑。

冯道听了，抬手一让："那就请进府吧。"

二人分宾主落座，桑维翰道："皇上命我来看望太师。从潞王下徙镇令那天起，太师就告病了，皇上很知你的心，不想和他们掺和在一起，皇上对此很赞赏，派我来，一是问候起居，二是请太师出来为新朝做事。"

冯道推辞道："自天祐四年起，仅三十年，中原已换了三个朝代。变化之快，史书所无。我对旧朝没有什么留恋。若说思念的话，明宗皇帝而已。新皇想必也和我一样，明宗的爱婿么！我和新皇相识三十年，初次见面，他还是少年，是眼看着他长大的，对他深有了解，也有感情。但我已年过五旬，精神大不如前，怕对新朝难以作出贡献，辜负新皇的期望！"

"太师不必过谦，新朝初创，百废待兴，仰仗太师的地方多着呢！"桑维翰素知冯道外方内圆，见他说出推辞的话，复劝道："皇上还没驾临京师，就派下官专程前来看望，足见皇上对太师的倚重。获此殊遇的，除太师外再无第二人，太师可要仔细了。且新朝虽换了国号，其实还是明宗皇帝的事业。明宗的爱女，就是新朝的皇后，皇上已下诏先朝旧臣，一律照常任职。就是明宗后宫的王淑妃，也要迎养至德宫，令皇后事之以母，随时省问。许王从益，虽尚在童稚，亦将沐皇恩。如此说来，不是圣上有负于先朝，实潞王有负于圣上。太师弃旧迎新，于先朝亦无遗憾了。"

冯道说："这些话我相信。我对于改朝换代已不屑于意，谁当皇帝只要用

我，都去侍奉。你恐怕也是如此。不过我确实气衰智竭。侍奉新皇，只是备员而已。”

这番话，就表明了态度：不拒绝为新皇臣下，桑维翰一块石头落了地。石敬瑭原也不打算冯道为新朝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借重他的名望而已。因为不辱使命的目的已达，桑维翰很高兴，正要恭维几句，冯道又说道：“老夫还有一事不明，请大人指教！”

“晚辈在老太师面前哪当得起指教二字。”桑维翰拱手道，“太师请讲！”

“向契丹借兵，听说是出自足下之计，”冯道正色道，“于万难中求生逃死，这也可以理解。然何以屈膝到向虏称臣称儿且割地的地步？此关系新朝尊严和国土沦丧，遗害无穷，难道定策时没有想到后果？”

桑维翰早料到此老必然会提及此事，进洛阳前就拟好了回答的腹稿，乃从容答道：“老太师就是不问，晚辈也要解释清楚。当时向契丹借兵，实出于不得已。议论此事时，我引了伍子胥的话：‘日暮途远，不得不颠倒急行。’方才太师也说我们是万难中逃死求生。不得不如此。以一镇之力，搏暴君全国之师，不借兵何能济？既有求于彼，如何能不称臣？难道分庭抗礼不成？驸马公初起兵时，无意也不可能预料会君临天下。只求保其首领而已。后来事情的发展，既有出乎意料，也有形格势禁。当洛阳兵败如山倒时，幽州赵德钧求契丹立其为帝，耶律德光也曾一度想答应。太师请想，像赵德钧那样朝秦暮楚的奸诈之徒，如称帝中原，国家会成个什么样子？是圣上派我至耶律德光营，喻以大义，晓以利害，理直词切，契丹主才不得不放弃立赵德钧的打算。”

“驸马当时只是一镇之帅，向契丹称臣，尚在情理中，何以称臣之外，又要称子？”冯道似为所动，但对称子一节，仍以为耻。

“太师不知就里。称子云云，非当今皇上主动认虏为父，耶律德光说：当年致书明宗皇帝时，曾约为兄弟，尔为明宗之婿，吾以子视汝，宜也。这便是‘称子’的由来。”桑维翰也感到称子太失体面，故而有此诡辩，而且隐去了致契丹书中“事以父礼”一节。

冯道问：“割燕云十六州又有何说？”

桑维翰道：“此十六州大都是赵德钧辖地，割去不但可取悦契丹，且可削弱赵德钧。自庄宗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等州，至于幽镇之险营、平二州，早在刘守光僭称帝号之前即为契丹所夺取。故而此十六州已无北方藩篱可言。自丧乱以来，北方诸州忽失忽得，割让也不过权宜之计，今日失去，安知后日不会取回？华狄之间，原无稳定疆界。五胡十六国时，淮河以北几全为胡人所据，而今如何？还能分辨出谁是华人胡人吗？全都汉化了。”

“不管怎么说，割地于虏总是丧权辱国！”冯道对于桑维翰的这套理论，当然不以为然。但十年的中枢地位，练就了他喜怒不形于色的气度，虽然并不赞同，口气却很平和。

“太师见了皇上，可千万别这样说！这是皇上最大的一块心病，可不能往他的伤口处撒盐！”桑维翰提醒道，“他发作起来可是非常骇人！”

“光难过没用，总要想出规复之策。此乃我中华之耻！”冯道坚持华夷之辩。

“以老太师的韬略，定能想出规复之策，皇上命我来专程拜访，就是想听听您老的主意。”桑维翰抓住机会，敦请冯道出来为新朝做事。

“此事我思忖了好些天，提出八字方针，你去禀奏新皇：足食、安民、强兵，选将。待中原安定，百姓乐业，兵精粮足，命一上将，提兵以向幽燕，则失地可复。”冯道显得胸有成竹。

“这八个字可谓要言妙道！”桑维翰拊掌道，“按老太师的方略去做，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大事可谐了。眼下还有一事，望太师务必成全：明日御辇就要入宫，望太师率百官于宫门外接驾！”

桑维翰点出了此行的主要目的。沉吟了好一会儿，冯道点头答应。

第二天，冯道率百官聚于宫门候驾。石敬瑭的车驾一到，冯道即率众拜俯道左，三呼万岁。石敬瑭下了车辇，亲手扶起冯道，满面春风地说：“太师是三朝元老，有大勋劳于国家，以后见朕，免去参拜大礼！”冯道称谢。

石敬瑭在桑维翰、刘知远、赵莹等拥簇下进入兴圣宫，御文明殿，受百官朝贺，大赦天下。追谥李从厚为闵帝，改行葬礼，为之筑陵。为明宗皇后曹氏举哀，辍朝三日，封许王李从益为郇国公，迎王淑妃入宫养老。追废李从珂为庶人。旧臣照供原职。独对冯道格外恩宠：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封鲁国公。听从冯道的建议，赦免主张徙镇的吕琦，以示心胸宽广。时吕琦逃匿伊阙，听到赦令，入朝请罪，石敬瑭授之为秘书监。

诸事粗定，石敬瑭派使臣去潞州通知耶律德光，请其归国。契丹主也以远离故国，担心内部生变，即取道云应等州，统兵回国。

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前曾贿赂契丹主立己为帝，恐石敬瑭不能放过，乃于耶律德光马前请降，随契丹主入契丹境。还有驸马都尉、横海军节度使赵延寿，因与赵德钧同族，且素与石敬瑭有隙，担心石敬瑭不能相容，也随契丹主北去。两镇所积财货珍宝，都因此归于契丹。

因为刘知远前曾劝阻石敬瑭向契丹称子、割地，冯道对他说：“耶律统兵回国，必然经过燕云等地，可否由朝廷发密诏，令其拒纳契丹军，耶律急于归

国，即便不放弃，也为将来规复创造条件。”

刘知远道：“主上初登大位，四方未靖，尚有求于契丹，必不肯发此密诏。我听说云应二州的长官是太师的故吏门生，若由太师发一私函，着二处相机行事，或许大事可济。皇上就是知道了，也断不会怪罪的。”

冯道笑着点头，即发密函与云州判官吴峦和应州指挥使郭崇威，叫他们拒纳契丹兵。

却说耶律德光道经云州，见城门紧闭，判官吴峦，率将士立于城头，雉堞后面，统是手持枪刀弓箭的兵卒，乃仰头大呼道：“云州已由大晋皇帝让归契丹，尔等怎敢拒命”？

吴峦道：“民为邦本，民既不从，大皇帝亦不能拂民意以顺外邦。今由城中全体军民公议，仍奉中华正朔，誓不归属外邦。请天皇王俯察民情，勿入此城。”

耶律德光道：“我统五万精兵到此，踏平此城也不在话下，契丹与晋，既永为父子之邦，我也不愿动武，伤了两国的和气。你们不要执迷，到时后悔可来不及。”

吴峦正色道：“我受全城军民推举，率众守城，只要还有一兵一卒，陛下休想入城！”

“这真是不识抬举了！”耶律德光大怒，下令攻城。

契丹兵虽然骁勇，无奈云州城外俱是崇山峻岭，兵力难以展开。城上将士又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拼死防守，滚木擂石，火把矢镞，契丹兵一点占不到便宜，反损折了不少士卒。耶律德光急于回国，乃留下一部人马继续围攻，率众上路。

这消息传到洛阳，石敬瑭亦喜亦惧，喜的是有人敢于公然抗拒契丹，令耶律德光有所顾忌；惧的是耶律德光迁怒于自己，皇位坐不牢。急忙招刘知远、桑维翰、赵莹、冯道等近臣商议对策。

桑维翰道：“天下初定，疮痍未复，公私两困，国库空虚，只能委屈求全，敬事番主。臣以为陛下宜下诏命吴峦停止抵抗，接纳契丹兵入城。如吴峦固执己见，那就撤掉他。至于契丹那里……”

“此计不妥。”冯道不等桑维翰说完，便打断他，“云州军民同仇敌忾，势与城池共存亡，是其心向中华，不愿臣服狄虏。虽有违皇上割地的约书，但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可原。臣以为应下诏褒奖。如碍于原来的约定，不便公开褒奖，可发密诏。像吴峦这样的忠义之士，只恨其少，不厌其多。哪能因拒不接纳契丹，就撤掉呢！陛下应重用才是。臣同意枢密使的意见，而今国力

不足，不是收复十六州的时机，现状暂时维持。陛下可考虑致书契丹主，请他撤除对云州的围攻。再下诏调吴峦入内地，右迁其官，云州军民愿随迁内地的，给予妥善安置。如此则天下皆知陛下不弃其民，必称颂皇恩。”

刘知远道：“方才太师说维持现状。臣以为云州军民尚能坚持一段时间，那就任由吴峦继续守城，待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再令其率军民南撤！”

赵莹也赞同冯道、刘知远的意见。

石敬瑭道：“那就叫吴峦再守一段时间。朕再致书契丹主，请他撤回围城部队，这样子刀兵相见，总不是两国之福！”

出得宫来，冯道对刘知远道：“看来云州入于契丹暂时不能免。但吴峦据守的时间越长，于将来收回越有利，咱们应想办法帮他一把。”

“怎么帮呢？派兵去怕不合适，那会给契丹以口实。”刘知远道。

“我的老朋友毛璋带兵驻在代州，那儿距云州不远。我写封信给他，叫他派出军队，脱下官军号衣，一律换上民服，分成若干支，每支或十几人或几十人，扮做山贼草寇或义军模样，不断袭击骚扰契丹围城的军队，叫他无法全力攻城。这就会大大减轻吴峦的压力！”

刘知远笑道：“这法子妙极！我在那里也有些熟人，叫他们也照此办理！”

二人拊掌大笑。

围攻云州的契丹军不断受到来历不明的武装的骚扰袭击，昼夜不得安宁，乃向耶律德光诉苦，请求撤回国去。同时，石敬瑭的国书亦到，重申割地的旧约，请契丹主撤除对云州的包围。耶律德光正忙于整顿内部，也乐得做个人情，便撤回围攻云州的部队。

吴峦守云州长达七个月，契丹军撤围而去，举城欢庆。正待上表洛阳，石敬瑭的诏书到，命他率军撤回内地，另有任用；实则怕他留在云州作梗，触怒契丹。吴峦洒泪别云州百姓，率军撤向内地，随军内迁的云州民众近万。

吴峦回到洛阳，由于冯道、刘知远的极力保举，石敬瑭委他为宁远军节度使，一下子连升四级，成为一方诸侯。

不过，应州指挥使郭崇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接到冯道的密信，正拟发动应州军民，拒纳契丹军，不料变起肘腋，拒纳契丹的谋划竟胎死腹中。原来指挥副使马希范是赵延寿的旧部，他也接到赵延寿的密信，要他设法接纳契丹接收官员入城。马希范用重金收买了两个裨将，又以防范天雄军造乱为名，矫诏调守城部队开赴汴梁，且背着郭崇威放契丹官兵入城。郭崇威无兵无将，只得单骑南归。

从此燕云十六州入于契丹，不入中原版图三百年。

石敬瑭以卖国得登帝位，为诸镇所轻。为了加以笼络，石敬瑭封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临清王，凤翔节度使李从严为岐王，昭义军节度使王建立为韩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为东平郡王。还把女儿长安公主许配给杨光远的儿子。石敬瑭以为，只要稳住这几个大镇，就出不了大乱子。不想这样一来反吊高了他们的胃口。从天福二年起，这几个镇帅时叛时附，若即若离，或联络邻镇共同抗命，有的甚至请术士看相，居然也想过过皇帝的瘾，弄得石敬瑭心烦意乱，毫无办法。自天福二年至天福七年石敬瑭病死的六年间，没有一年不动用武力去对付这些尾大不掉的藩镇，其内政即可想而知了。

这几个大镇中，最叫石敬瑭头疼的是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他竟然擅杀邻近州官，派兵渡过黄河，攻取他镇城池，扬言道："天子有什么了不起，兵强马壮者当之！"

石敬瑭聚近臣商议对策。桑维翰道："大梁北控魏赵、南通江淮，距魏州不过十驿之地。若天雄有变，发兵往讨，迅雷不及掩耳，足可制其死命。陛下如迁都于彼，近在咫尺，料想范延光不敢再生异念。"群臣或是或否，莫衷一是。

石敬瑭问冯道，冯道说："迁都是大事，应由皇上圣断，洛阳为古都，明宗以来，经过十余年经营，宫阙壮观宏敞，百官衙署完备，商贾萃集，财力雄厚，不宜轻言舍弃。然大梁亦有它的优势，朱梁以为京师十六年，规模宏制亦蔚为壮观，且如枢密使所言，距魏州不过咫尺，控制甚易，为天下安稳计，迁于彼处亦是。"

石敬瑭面现不悦："迁与不迁，都叫你说了，到底是什么主意？何必如此模棱两可？"

"臣确实拿不定主意，"冯道见石敬瑭语带谴责，赶紧陪着笑脸："皇上英资天纵，必能乾纲独断。"

刘知远道："如枢密使所言，迁都为是。但此举能否保范延光不反？臣觉得尚无把握，还应有其他布置。"

冯道因石敬瑭说他模棱两可，自是不安，乃乘机进言道："今诸强镇中，只有范延光和杨光远力量相匹。如范延光反，可令杨光远为招讨使，再从各镇抽掉兵力助他。这是老臣的管见，请皇上圣裁。"

石敬瑭笑道："这倒像是辅宰拿的主意。大家看这可使得？"

赵莹道："这办法好是好，二虎相斗，两败俱伤，但杨光远狡诈，就怕他不肯用力。"

刘知远道："可派人监视他。臣部下郭威血气方刚，有勇有谋，好读书，

知兵法。因位不过裨将，尚未引人注目，如派他率一支军队助讨范延光，可就近观察杨光远的动静。”

石敬瑭道：“这些主意都挺好。朕决定迁都汴梁，其他诸事先做准备，迁都的事，即刻行动。”

范延光见皇帝迁都汴梁，料到是冲着自己来的，果然造起反来。石敬瑭便命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率万余兵马前往征讨。又命诸镇抽出兵力助杨光远作战。刘知远命郭威率兵两千随杨光远北征。

杨光远果然不肯用力，自天福二年秋至三年秋，整整一年时间，魏州城片堞不损，招讨副使张从宾，反助范延光进攻河阳、洛阳，连杀石敬瑭的两个儿子河阳节度使石重信、东都留守石重义，而且进逼汴梁，吓得石敬瑭打算移驾晋阳。朝廷任命的副招讨不为朝廷出力，却替反贼张目。这是怎么回事？

刘知远派人去问郭威，很快得到回报：张从宾的女儿和范延光的儿子定了亲，婚期在即，两人成了儿女亲家，休戚与共。范延光府里养着一个五台山的法师，说范延光有帝王之相。范延光和张从宾都信这和尚的话，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范延光造反，张从宾助逆，都缘于此。这事和杨光远没有关系。杨和张也没见过面。张从宾手下的兵，一部分是从朔方带来，一部分是取自河阳。取自河阳，是奉了朝廷的诏命。原来石敬瑭命张从宾为招讨副使时，虑他手下兵力不足，特命河阳节度使石重信，将镇兵暂交张从宾指挥，张从宾名正言顺地到了河阳，石重信设宴接风，张从宾即在筵席上用毒酒将石重信毒死。石重信年仅二十，少不更事，又有皇帝的命令，毫不防备，即将兵符令箭全都交给张从宾，张从宾合两镇之兵，万余人马，所以格外嚣张。

郭威还报说：范延光和杨光运都知道，任杨光远为招讨使，是为的叫杨光远和范延光两败俱伤，这是冯道出的主意。故而两人对冯道恨之入骨，杨光远因而不肯认真对敌，只在魏州城下虚张声势而已。郭威在密报中还建议：当务之急是赶快消灭张从宾，范延光被杨光远拖住，难有大动作。杨光远虽心存观望，只是担心实力受损，他也怕范延光得势，于己不利。所以从杨光远那里分出部分兵力对付张从宾，不会受到阻碍。

刘知远正与冯道议事，得了郭威的密报，即交给冯道阅看。冯道阅毕，冷笑道：“杨光远的耳报神够灵的，咱们几人和皇上的密议，他都能探听到，真是家贼难防，要查一查，是谁泄露出去的？这郭威后生真是了得，将来前程不可限量。他对目前态势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以老夫的意见，就照郭威的意见办，大人掌握侍卫马步亲军，若亲自去讨张从宾，以大人的军略威望，不难成功。若虑兵力不足，可征调几镇兵力。一个是宁远镇，节度使吴峦，忠直可

靠，刚莅镇不久。再一个是代北节度使毛璋，是我的老朋友。还有潞州节度使杜重威，是当今皇上的妹夫。这几处兵力合在一起，不下两万，何愁张从宾不灭?”

刘知远笑道：“太师此番明白了当，学生心悦诚服。我二人立即去请皇上下诏。飞调几位镇帅来汴梁会合。张从宾鼠辈，看他还能张狂几天!”

一个月后，刘知远率马步亲军和数镇兵，在汜水和张从宾大战。张从宾寡不敌众，河阳兵又阵前倒戈，余众被斩俘殆尽。张从宾率少数亲随西逃，刘知远紧追不舍。张从宾慌不择路，和亲随策马跃入汜水，欲渡水逃生，最后被滔滔洪水吞殁。

范延光知事不济，贻书杨光远，乞代奏朝廷，情愿息兵待罪。杨光远欲并有其众，回书道：“如真心可来营中相见。”范延光不得已，出魏州会见，结果死于杨光远营中。杨光远即表请为天雄军节度使。

表章未到汴梁，早有郭威把范延光的死讯报入京师。

冯道奏道：“不能去了一狼，又来一虎。若任杨光远镇天雄军，是为虎添翼，可赏以宝货，加其封号，进其爵位。魏博百余年来，兵骄将悍，桀骜不驯，号为难制。唐庄宗欲削其势未成，今乘其弱，正可析土分众分置诸镇，永绝后患。”

石敬瑭乃加杨光远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晋爵号郡王为亲王，仍归藩平卢。又升相州为彰德军，以澶、卫二州为属郡；升贝州为永清军，以博、冀二州为属郡，皆置节度使。从此魏博镇一分为三，地小力微，再没有力量和朝廷抗衡了。

杨光远快快归藩，阴养壮士千人，以为爪牙，又以财货贿赂契丹，诋毁晋室君臣，为将来谋叛暗作准备。

天福三年深秋，契丹改国号为辽，又改年号为会同。公卿百官，皆仿中原制度，重用中原人，时赵德钧已病死，乃用赵延寿为枢密使兼政事令，耶律德光既得幽州，改名南京，亦任中原人赵思温为留守。赵思温的儿子赵延熙事晋为祁州刺史，得其父密函，叫他转奏晋廷，愿以幽州内附。

赵延熙带了父亲的密函，亲赴汴梁上奏，石敬瑭得奏，感到左右为难，乃密召刘知远和冯道入大内问计。

刘知远道：“此事委实令人为难。幽州是大镇，赵思温愿内附，心向中华，理应接纳并予褒奖。如拒绝，冷了天下义士的心。如接纳，开罪于契丹，而今国家多难，诸大镇各怀心事，如契丹举国来攻，我如何对敌？现在不是规复失地的时候，为大局计，拒之为是。”

“也不要简单地拒绝，陛下应对此义举，优诏褒奖。”冯道献计道，“再召见赵延熙，向他说明朝廷的难处和暂不接纳的原因。不要冷了赵思温的心，叫他耐心等待时机。朝廷永远不会忘记十六州，入契丹的现状不会长久维持。臣还建议，契丹改国号，朝廷必派出册礼使，可命册礼使于经过幽州时，会见赵思温，向他传达皇上的旨意，听听他的主意。还要提醒他格外小心，臣不密则失其身！不可掉以轻心，被契丹主知道了，可不得了。”

石敬瑭道：“这事就按二卿的意见办：给予褒奖，叫他等待时机。说到册礼使，朕这两天反复挑选，总要一个德高望重、知识渊博、能言善辩的大臣，才显得隆重，令契丹满意。挑来挑去，只有太师符合这样的条件。朕也考虑卿年事已高，塞外苦寒，不应去做这个苦差事。但看在国家多难的份上，太师勉为其难吧！”

冯道没想到石敬瑭会叫他干这个差使，忙道：“臣不愿……入塞外苦寒之地。但陛下差遣，臣亦不能推辞。臣勉力去做，不辱使命，定给皇上一个满意的结果。然臣请问，皇上派谁为副使呢?”他原想说“不愿对穹庐屈膝”，忽然想到这话在石敬瑭面前十分犯忌，便临时改了口。

“副使也须一饱学才辩之士，朕想就是左仆射刘胸吧！”石敬瑭看来早已成竹在胸，所以脱口而出。

“刘胸为副使甚好。臣常和他一起谈文论史，此人确实满腹经纶，长于才辩，必能不辱使命。”冯道慢条斯理地说。

冯道率领的使团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使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及执事官员共三十多人，郭威统领着由三百名精心挑选出来的骑兵组成的卫队护送。除一辆装饰华贵的车供着国书，还有温车十辆，冯道、刘胸分乘一辆，重要执事官两人一辆，又有卤簿仪仗车、载宝货礼品的车十几辆。沿途所经州县，由石敬瑭下诏负责接待。

行前冯道集合使团全体成员训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出使，按皇上的意思，咱们出使的是父皇国。因而见了大辽皇帝，咱们要行家人礼，如儿子对于父辈。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丢面子的事。凡事想开点也就释然了。怎么想开呢?特定的时候，就不一定死要面子，不是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吗？而今国家多难，是需要咱们多磕头行礼，也就是屈的时候。古代先贤、大英雄，在屈这一面给咱们作出过榜样，越王勾践、张良、韩信、都屈过。韩信受胯下之辱的事咱们都知道，当时从人家胯裆下钻过去，丢面子不丢？丢大了。但最终成了西汉最杰出的统帅。”

众人都乐了，冯道也笑道：“所以这里面含着一条哲理，叫‘屈以求伸’。

要念念不忘，眼下的屈，是为求将来的伸。屈是手段，伸才是目的。忘了这个，为屈而屈，一心当儿子，当奴才，那就不可救药了。就是老子说的‘哀莫大于心死。’”

说到这里，冯道有些激动：“只要我中华人心不死，总有一天我们要堂堂正正地伸直腰杆！韩信当时如不受胯下之辱，一剑把那无赖刺死，当时不是没命，也要吃官司，安有后来的建功立业？燕云十六州而今属了契丹，总有一天我们要收回来，这就是伸，我们今天出使，就要做这方面的准备！”

见大家有些诧疑，冯道说：“不是说这次出使就要提出十六州的归属问题，不提，眼下还不是时候，屈的时候怎么能提？那做些什么准备呢？这就要靠诸位了。咱们到了契丹，要多留神，多了解契丹国的国情，了解他的规章制度，官场风气，了解他的武力。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至今不过三十余年，何以成了北方强国？值得咱们学习的地方一定不少。勾践不是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吗？就是用十年的时间积蓄力量，用十年的时间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终于灭了劲敌吴国。二十年啊，时间不算短，这力量是一点一点积蓄起来的。咱们也要有这个耐心。这次出使，诸位多了解契丹的国情，也就为积蓄力量作了准备。”

说到这里，冯道话锋一转，提高声音：“我听说有人担心，这次出使冒风险，冒什么风险？就是担心被扣住，不准回国。这危险有没有？我实话实说，有！当年明宗即位，曾派姚坤出使契丹，就曾一度被扣，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弱国无外交，累及使臣，这也是朝廷的一可哀处。而今我坦言，有怕被扣的，不想出使契丹，现在提出来，我不强人所难。”

冯道环视众人，停了片刻，无人回答。郭威挺身道：“我等蒙太师信任，誓与太师共危艰，决不退缩！请太师下令启程吧！”

“俗话说众志成城，只要大家抱成一团，心向朝廷，一定会不辱使命，安然归来！上天和列祖列宗会保佑我们！”见众人表情凝重，冯道满意地点了点头。

使团车队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进入幽州地界，这里虽已归属辽国，但衣着、语言、风俗、习惯，一如内地。所不同者，时而见留着发辫穿着长袍的契丹人往来经过，用诧异的眼光打量着这支由三百士兵护送的车队。有时还指指点点，因是操着胡语，也不知讲些什么。冯道当年曾巡视过燕赵，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如今山河依旧，却人事全非了，想到这里，感叹不已。

车队进入幽州城，赵思温以辽国南京留守的身份接待。因为赵曾向汴梁纳款，愿意内附，冯道很热情，亲切地问候。但令冯道诧异的是赵思温却很冷谈，表情木然，满口官腔，言必称我“大辽”“大辽太后”、“大辽皇帝”，一副

居高临下的样子。冯道还以为是正式场合，众人在旁，他不无顾忌。提议两人单独谈谈，又遭对方拒绝，这就令冯道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

赵思温这样的态度，冯道只好礼节性应酬一番，第二天便上路。

车过榆关，天气骤然变冷，天空竟然稀稀落落飘起雪花。

“都说塞北苦寒，而今算亲身领略到了。”冯道西望蜿蜒的燕山层嶂，俯看东边天水相接的大海，南北一条走廊式的官道从城下穿过，形势险要果然名不虚传，遂口占一绝：

凭山俯海古边州　旆影风翻见戍楼。
马后桃花马前雪　出关争得不回头！

又是十几天的颠簸，冯道率使团到了上京。耶律德光派赵延寿出面接待。这位当年的后唐驸马爷如今身着契丹官服，大模大样地来到馆驿，见他这个样子，冯道暗忖：“此人已经心死，只是具行尸走肉而已，遂笑道：“驸马爷别来无恙？三年不见，越发地意气风发了。”

赵延寿竟没有听出冯道语带讥讽，含笑答道：“蒙大辽太后和皇上信任，鄙人现居辽国枢密使兼政事令，位在中枢。太后和皇上敬重太师的人品才学，故而派我来接待。老太师为使，足令敝国生辉。”

“这个不敢当！”冯道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晋与辽，是父子国，如今儿子国派使臣来老子国，是怀着毕恭毕敬的心情来的。有礼数不到的地方，还望使相在太后和皇帝面前通融。”

“我大辽风俗，每天都要拜日，故而以东向为尊，这却和内地不同，望太师留心。其他细节，我叫仪注官向使团详细讲说就是。”赵延寿提醒道。

“多承关照！”冯道拱手致谢。

第二天，耶律德光在西楼接见冯道一行。

冯道、刘胸偕随员进入大殿，果见耶律德光东向座。冯道亲手捧着国书和礼单，一脸庄敬之色，缓步而进。至御座前，举手过头，深深鞠一躬，然后挺身而立，朗声道：“大晋国使臣，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鲁国公冯道，向大辽国天皇王致敬礼，祝皇上、皇太后安康！”通事译完之后，耶律德光面现不悦之色，皱着眉头：“嗯？”

赵延寿见状，责问道：“我大辽与尔晋国为君臣国、父子国，尔为臣国子国使臣，见大辽皇帝为何不行跪拜大礼？”

冯道从容答道：“大辽皇帝几次致书我大晋皇帝，尔后只称儿不称臣。我

此次出使贵国，自然不必行臣国之礼。”

“难道子国也不向父国行跪拜礼吗?”赵延寿紧接着追问。

“国和家，公私要分清。”冯道正色道，“大晋和大辽，是国与国的关系。国与国，只有宗主和附属关系，并无父与子的关系。然则大晋和大辽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吗？既然大辽皇帝已许不称臣国，则不视为宗主与附属。既然这样，从国家关系说，大晋和大辽是平等的。既是平等的，我为大晋使臣，行国礼只能鞠躬不能跪拜。至于父与子，只是大晋皇帝和大辽皇帝私人之间的关系，行父子大礼，是家事而非国事，不必行于此正式场合。国事毕，我再代大晋皇帝向大辽皇帝行父子礼。”

这一席话说得不亢不卑，有理有据，赵延寿辞穷。通事向耶律德光译了，这位大辽皇帝既惊讶又赞许，也佩服冯道的胆量，满意地点点头。

冯道捧着国书和礼单献上，耶律德光接过略一过目，置于案上，和颜道：“中华人才济济，名不虚传。谢谢贵国皇帝的厚意。愿辽晋两国世代友好，永无纷争。”

“这也是大晋皇帝的愿望，两国永为睦邻之国，庶两国百姓共享太平。”

当晚，耶律德光于西楼设宴，招待冯道一行。开席前，冯道向耶律德光和述律太后行了跪拜礼，举杯为耶律德光和述律太后上寿。

耶律德光和述律太后都很高兴。席间宾主频频劝酒。耶律德光乘着酒兴，问道：“今日辽与晋为父子，他日晋强盛起来，还尊辽为父吗?”

冯道答：“晋与辽既为与国，不存在父子关系。国家，公器也。父子，私亲也。公器不可以父子论。大晋皇帝可尊陛下为父，就如家人一般，这是两陛下之间的事，与国家盛衰无涉。陛下曾与唐明宗约为兄弟，大晋皇帝乃明宗爱婿，对陛下执子辈礼宜也。不论晋强晋弱，这关系不变。父辈永是父辈，子辈永是子辈。”

耶律德光笑着点了点头，述律太后问道：“如不幸辽晋两国有朝一日失和，刀兵相见，汝晋国皇帝如何对我大辽天皇王?”冯道暗忖：“这问题问得很刁，精明强干的阿保机皇后目光远大。”遂拱手道：“晋辽既为与国，两国君臣百姓不愿见失和之事发生。即偶有失和，各本互谅互让精神亦不难弥缝。我国古代有个晋文公，名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流亡到楚国时，楚成王待之甚厚。有一次置酒席招待晋文公，楚成王问：‘公子归国即位后，如不幸晋楚刀兵相见，公子何以报寡人?’晋文公回答：‘当退避三舍!’楚成王听了大笑：‘公子不欺寡人也!’后晋楚战于城濮，文公果退避三舍然后击之。我国天福皇帝非知恩不报者，如不幸两国刀兵相见，必有以报陛下。”述律太后听了，微笑不语。

耶律德光又问："云州既已割让与我，州官吴峦竟然拒命，是目无君上，汝国皇帝反升他的官，这是怎么回事？将来晋国强盛了，是不是要收回十六州呢？"

冯道答："云州虽已割让，交接亦须按程序办。陛下归国经云州时，吴峦尚未接到交接诏命，不接纳辽兵入城，宜也。不为拒命，也不为目无君上，辽兵强行围攻，是全不把我大晋皇上放在眼里。事涉两国外交，理应双方朝廷交涉，哪有抛开对方朝廷，随心所欲用武的？此事曲在辽国，不在晋国。吴峦拒辽守城，忠于国家忠于皇上，当然应予嘉奖重用。试问陛下，此事若出在辽国，如何处理？吴峦这样的忠贞之臣，嘉奖呢还是惩罚呢？"

耶律德光无词可答，冯道接着道："君王没有不想拓疆辟土的。臣若说晋皇不想收回十六州，是欺陛下。但是天道有常，惟德是祐。土地唯有德之君可以保有。故自三皇五帝以来，朝代更替何止十数，疆界变化无常，其于土地之得失，有当时的环境原因。但常言道："以德得地者，享之久；恃力强夺者，失之速。得民心者得天下。行仁政于十六州，民望之如大旱逢甘霖，虽驱之不去。行虐政，则举国皆以桀纣视之，岂独十六州？"

耶律德光道："我听说你国内几个强镇，和皇帝离心离德，魏博的范延光甚至公开反叛朝廷，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勉强荡平。中国皇帝为我所立，又认我为父，我甚为吾儿担忧。汝归国后，告诉吾儿，若有难，速派使臣来，我当发兵去救他。"

"谢天皇王对我朝的关心！"冯道称谢道，"现在人心思安，镇帅造反，不得人心，我朝自有力量足以敉平，不劳上国费神，上国自天皇王统一各部，仅三十余年，臻于强盛必有致强之道。臣想乘此机会，拜会上国有司，考察军政规制，归国后奏请皇上参照仿行。"

耶律德光道："这个使得，自唐末以来，汉人归顺我大辽的极多。在上京任职的也不少，你不妨多和他们谈谈。这事就由政事令去安排吧。"

"臣遵旨！"赵延寿答道。

冯道在辽上京呆了十天，其间和刘胸拜访辽国各部院大臣，参观兵营，观看军兵作战演习，又命使团的执事官员广泛考察辽国的风土人情，课赋租税，农商工牧，乃至序庠蒙学，百货物价。每晚，不但细心地听取汇报，还要他们把考察到的情况形成文字。以备回国后研究参考。冯道打算写一部详细的出使记，提供给皇上参考。书名初定为《使北记》。这一年，冯道已经五十六岁，当时人们的寿命都不长，过了六十，就算长寿了。他想用这样一部著作，为收复燕云十六州贡献点力量。

十天很快过去了。回国前，耶律德光和述律太后又一次接见使团全体成员，并设宴饯行，还向石敬瑭赠送玉环、金柄佩刀、镶有宝石的强弩和金银器皿，良马一百匹。因冯道年事已高，特赠拐杖一条。按契丹的风俗，这是规格很高的礼品。冯道拜受了。

回到汴梁，冯道把出使契丹的经过详细奏给石敬瑭，同时再次提出“足食、安民、强兵、选将”八字方略，做好收回十六州的准备。又提醒石敬瑭道：“臣在契丹，详细了解过契丹的国情，彼君臣一心，百姓乐业，军兵强悍，一派蒸蒸日上景象，确乎一强国，我可用为强援，内修政理，重振朝纲，削平桀骜不驯的藩镇，然后次第扫平吴蜀，统一中国。那时规复十六州，便不在话下了。”

石敬瑭很高兴，下诏褒奖冯道、刘胸和使团全体成员，还准备提升郭威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谁知郭威却不愿担任此职，仍愿归于刘知远麾下。

话说杨光远既蓄异谋，怕力量单薄，便暗中联络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和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进，唆使他们对抗朝廷。安重荣乃召集亡命，采买战马，想独霸一方。安重进也不是省油的灯。石敬瑭想徙他为青州节度使，安重进讥讽道：“移青州至江南，臣即赴任。”石敬瑭见二镇如此跋扈，便用冯道计，委刘知远为北京留守兼河东节度使，派妹夫杜重威节制天平军，以防范二镇串通杨光远谋乱。

转眼到了天福六年，由于几个强镇的掣肘，石敬瑭“富国、安民、强兵”的计划竟不能实现，渐渐地忧愁成疾。又不放心成德、平卢等镇帅，乃带病北巡邺都，命郑王石重贵留守大梁。石敬瑭临行，冯道献计道：“陛下此行，京师事恐难兼顾，一旦有变，仓促间何能请旨？陛下如留空白诏谕几十道，密付郑王，临变便可以此召诸将退敌。”

石敬瑭依计而行。驾临邺都，早有郭威奉刘知远之命前来候驾，并将防范叛乱的军事部属，详细奏明。

安重荣等听说石敬瑭前往邺都，以为机会到了，便相约率兵掩袭汴梁。他们原以为石敬瑭得到信息再从邺都发诏调兵，必然耗费时日，来不及救援汴梁。不想刚到邓州，就得到军报：武德节度使等四镇兵马两万人来援，已到邓州城下。安重荣大惊道：“皇帝尚在邺都，何人调兵，来得这么快？”不久又接到军报：刘知远已率河东兵出井陉来攻成德军。安重荣大惊道：“如失本镇，军心必乱，还有什么心情作战？”乃和安重进率军急退。此时杨光远刚刚统军离开平卢，得到二安退兵的消息，也急忙返回老巢。安重荣、安重进在撤退途中，被四镇兵截为数段，刘知远、杜重威又率兵赶来助战，结果是二安的军队

全军覆没，二人也被杀死。

石敬瑭得报，自是欢喜，本想乘胜解决杨光远等几个跋扈的强镇，偏偏命运不济，病体日见沉重，只好把此事暂时搁下。

捱到天福七年五月，石敬瑭已经昏厥数次，自知不久于世，乃飞诏调冯道、刘知远、桑维翰等入邺，嘱以后事。

冯道离得最近，先至。行礼毕，石敬瑭命坐于病榻之侧，命内侍抱出幼子石重睿放在冯道怀中，悽语道："朕本想和卿等致国家于富强统一，收回燕云诸州。不想天不假年，将要与卿永诀了。我亲生的儿子，只剩下这一个了。老太师看在我们君臣一场的份上，好好扶佐他吧。"说着，流下泪来，左右宫人和冯道也涕泪不止。

待刘知远、桑维翰等赶来，石敬瑭已不能言语，只是用手指着幼儿流泪，痰涌不止。诸臣忙进前安慰。当晚，石敬瑭逝于邺都行宫保昌殿，时天福七年六月丙辰，享年五十一岁。

冯道、刘知远、桑维翰、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聚议后事。

刘知远道，"大行皇帝既向我等托孤，那就没有什么说的，请即扶新皇在柩前行即位礼。"

冯道亦附合道："诸位大人于路上时，大行皇帝将幼子投之我怀，命我扶佐继承大统。国不可一日无君，我意即按刘帅的主意办！"

桑维翰道："现今国家多难，立幼君会启诸强镇的觊觎之心，于国不利，吾在朝时，先皇过继郑王重贵为义子，曾语郑王道："吾四子皆被杀，将以汝继吾位，时重睿尚未出生。当时听到这话的不止我一人。"

景延广道："当时我也在场，先皇是这么说的。废长立幼，自古取乱之道，不要说诸强镇，自己兄弟先就闹事了，我赞成立郑王。"

四大臣两种主张，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决定秘不发丧，待天明入后宫听皇后李氏定夺。

郭威随同刘知远来邺。献计道："若立幼儿，国家从此多事了。郑王为汴京留后，掌握京师及四镇兵马数万，如拒绝新皇还京，国家立致分裂，如此则晋廷很危险了，而且，立幼子朝政必然为权臣把持。使帅远在河东，岂不受制于权臣？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宜立幼主。"

刘知远道："有冯道在京师主持，还能亏了我等？"

"可不要提这位冯太师了。"郭威道："此老年事已高，不愿与闻政事纷争，也不愿揽权，凡事依违两可。名列三公，只备位而已。此老学识人品没的说，无害人之心，但也乏防人之术。用他的名望可以，不能指望他去主持朝政。听

说他最近又对释道甚有兴趣。”

刘知远点头称是。第二天几个大臣入后宫见李皇后。她也主张立郑王。郑王石重贵是石敬瑭哥哥石敬儒之子，石敬瑭四个儿子（两个为李皇后所生）被杀后，膝下无子，把石重贵过继过来，确曾说过将来由他人继大统的话。石重贵生得唇红齿白，仪表堂堂，虽只有十六七岁，却很懂事，很能讨李皇后的欢心。李皇后也待他视为己出。后来宫人替石敬瑭生了石重睿，李皇后虽然也很喜欢，但毕竟是宫人生的，也不愿由他入即帝位。

冯道见李皇后主张立郑王，刘知远也改了主意，便也不再坚持，顺水推舟，也同意立郑王。当即由李皇后下教令：派冯道为迎銮使，迎郑王至邺都行柩前即位礼。

行过即位礼，石重贵乃扶石敬瑭灵柩返回汴梁，御乾明门，诏告天下，仍用天福年号，宣布大赦。进李皇后为皇太后，景延广以定策功，授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加刘知远检校太师，仍驻晋阳，升郭威为河东指挥使，仍隶刘知远麾下。冯道、桑维翰已位在宰辅，仍居原官。授皇弟石重睿为检校太保，开封尹。因其尚在冲龄，只担此名义而已。

还要向辽国进表章告哀。耶律德光因石重贵不先禀告就即帝位，派使臣来汴梁责问。景延广对辽使道：“今上为晋朝所立，非北朝所立，故无须事先禀告。若先禀命而后立，必然迁延时日，如因此而生内乱，试问北朝能负此责任么?”辽使回国复命，耶律德光认为嗣皇有意背盟，便有兴兵问罪之意。

说来也巧，辽国派来的商务官乔荣，主持辽商的货物贸易。在汴梁设有官邸。此人本系河阳牙将，随赵延寿降辽。辽主因他熟悉情况，派他担任此职。因为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臣，乔荣也鼻孔朝天，不把华商放在眼里。一次因为货物的平准纠纷，乔荣竟纠集辽商将几名华商殴伤。开封府拘捕了乔荣，按伤人抵罪律，要办他。冯道等大臣认为这样做会影响两国关系，上书石重贵，主张释放乔荣。乔荣是放了，但存在其官邸的辽商货物遭到哄抢。还有些地方的辽商遭到抢劫，甚至有的死于非命。乔荣认为这是官方有意放纵，去见景延广讨说法，要求赔偿。

景延广态度很强硬：“你致人重伤，没治罪够便宜了，还求什么补偿？回去告诉你们皇上，以后不要再听赵延寿的花言巧语，轻侮我晋国。彼若来战，我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

乔荣回到辽国上京，添油加醋地把这事一说，更惹得耶律德光动怒。

杨光远早已暗通辽国，石敬瑭死，认为是出头的良机，便送密函于耶律德光，诬称晋廷正在暗调兵马准备收回十六州。催促出兵攻晋，且称晋国境内连

遭旱灾蝗灾，饥民遍地，公私皆困，正是消灭石重贵的难得时机。“陛下大军一发，臣立即率兵响应。”

赵延寿早有心要代替石重贵当皇帝，极力怂恿辽主出兵。耶律德光经不住连激带劝，决计出兵惩罚石重贵。对赵延寿道：“我已召集山后兵及卢龙兵五万，令汝为先锋。此去经略中原，得手当立汝为帝，取代石重贵这个毛孩子！”

辽会同六年，也就是晋天福八年的正月，辽主耶律德光率军向晋大举进攻。这次晋辽之战断断续续打了三年，最终石晋败亡。

战事一起，辽兵分三路向晋猛攻，赵延寿一路猛攻贝州。另一路由伟王率领自代北雁门关攻入。耶律德光亲率主力后进。时贝州已升为永清军，石重贵调当年守云州的吴峦镇守贝州。吴峦推诚抚士，誓众守城，一面申表向朝廷报急。石重贵忙调兵去增援，不想援兵未到，吴峦部将早已被赵延寿收买，竟献了城门，放辽兵入城，吴峦督兵巷战，最后兵败自尽。贝州遂陷，军民死伤上万。

从雁门关攻入的辽军却被刘知远打得大败，秀容一战，斩杀辽兵三千余，伤无数。伟王率军狼狈退出雁门。

辽主耶律德光亲帅主力自涿州南下，一路势如破竹进至黎阳一线。石重贵得报一面准备御驾亲征，一面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重威为副，率所部赴黎阳作战。

刘知远部下郭威，时已任河东指挥使，是刘的得力助手。这郭威乃是邢州尧山人氏，父亲郭简，为晋王李克用的顺州刺史，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郭威少时，读书甚多，尤喜读兵书，《孙子兵法》、《阃外春秋》，百读不厌。对算数也有兴趣。又好习武，遇高手，往往虚心请教，不及成年，武艺已冠于顺州。父亲郭简于战乱中阵亡，母亦忧疾而死。郭威便到潞州从军，当了一名下级军官。潞州有一屠户赵笠，勇武好斗，无人敢惹。有一次郭威去买肉，赵笠坚持好肉次肉必须搭配卖，两人争吵起来。赵笠怒道：“别看你是军官，挎着军刀，敢捅我一刀，好肉白送你！”郭威被激得性起，出手就是一刀。这一刀刺中要害，赵笠当场丧命。郭威见出了人命，哪还顾得上买肉，只好逃亡到他处，后投到刘知远麾下。及为将，延见宾客，褒衣博带，一派儒将气度。得到赏赐，常分予士卒。又行法不私，故将士乐为之用。

这次随刘知远出战黎阳，部伍整肃，阵列威严，耶律德光于马上见了，诧疑道：“杨光远说晋兵不堪一击，为何这般严整呢？”左右道：“牙旗上绣着刘、郭二字，想必是刘知远、郭威统兵了。”耶律德光刚得到秀容之战的败讯，不免心存畏难，乃分兵两队，左右夹击晋军。不想晋军屹立不动，待辽骑驰近，只听一声梆响，晋兵阵里闪出万名弓弩手，齐向辽骑射来，前队的坐骑多被射

倒，只好退去，耶律德光又试探着攻了几次，依然不能得手。两下里苦战至暮，互有杀伤。辽主讨不到便宜，只好引兵向北退去。

此时冯道被石重贵任为山陵使，正在寿安县督造石敬瑭的陵寝，听到辽兵大举入境的信息，乃修了一道表章，差快马送达晋皇行在，其略曰："平卢度使杨光远久蓄异谋，此番辽兵入境，彼难免乘势举兵。若与辽合兵一处，山东非国家所有了。宜速遣将扼守黄河渡口，严防杨光远与辽兵会合。再派大将率重兵布于青州佐近，令杨光远不敢异动。"

果然如冯道所料，杨光远得知赵延寿已攻下贝州，便率兵向黄河进发，要过河会合赵延寿。结果被阻，只好退回青州。

辽主引兵北去，青州便被晋兵团团围住，杨光远死守了几个月，看看城中粮尽，危在旦夕，乃遥望北方，哀泣道："天皇王，你可把我害苦了！"最后是城破被杀。

辽兵退去，石晋举朝庆贺。石重贵回到大梁，决定改元，以明年为开运元年，又封赏功臣，以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封爵北平王，以杜重威为招讨使督率十三节度使，防备辽兵。进桑维翰为中书令，仍兼枢密使。有功诸将皆加官有差。

开运元年秋，耶律德光又集聚八万人马，攻入晋境，仍以赵延寿为先锋，一直打到邢州。辽主设行在于元氏，指挥各路辽兵作战。晋主石重贵命刘知远、杜重威指挥十三镇兵，与辽兵对敌，战至残冬，辽兵各路攻势，都被扼住，耶律德光见仍不能得手，又一次引兵归去。

晋主石重贵见辽兵两次来征，均被击退，以为辽不足畏，遂因骄而逸，渐渐荒唐起来。

石敬瑭从弟石敬胤之妻冯氏，是石重贵的婶母，因生得绝美，石重贵为郑王时，已垂涎于彼。及为帝，敬胤死，遂纳寡婶为后，冯氏也乐得入主后宫。冯氏兄冯玉因妹得宠而显贵，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位列宰辅。此人专权跋扈，性又贪赃。刺史以上官，不经他同意，别人不敢除授。于是行贿买官者，不绝于门。朝政本来就乱，这下更不可收拾了。桑维翰看不下去，屡向石重贵进谏，晋主又护着冯王，桑维翰只好请求辞职，乃罢桑维翰朝职，出为开封尹。

你道为何桑维翰遭此谪降？原来有一次石重贵得病时，桑维翰朝见太后，谈话问了一句："皇弟重睿曾否读书？"冯玉便在石重贵面前离间道："枢密使莫非有废立主意？"

石重贵半信半疑。故乘桑求去之际，有此谪降。有人对冯玉道："桑公乃

是元老，就使撤除枢务，亦当崇其爵号，何故降谪如此?”冯玉答道：“怕他造反!”“彼乃书生，如何能造反?”冯玉道：“自己不能造反，难道不能教唆他人造反?”

桑维翰降谪，冯道又远避政治漩涡，刘知远在河东，朝政统由冯玉把持。

石重贵又搜罗珍宝，大兴土木，扩充宫室。筑织锦楼一座，用织工数百，织造地毯，期年甫成。又喜召优伶入宫，夤夜歌舞，赏赐无度。将士们窃窃私语：“我等舍命疆场，披坚执锐，赏赐反不及优伶，尔后谁还再去奋身效力?”时各道贡赋，统用银两，石重贵命将银易金，取藏内库。“金体小价昂，便于携带。”时人认为此乃不祥之语。“难道皇帝要逃难?”

这年黄河在滑州决口，庐舍冲毁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朝廷调集数万丁夫，耗帑至钜，才将决口堵住。不想祸不单行，河北诸州，又发生大饥荒，饿殍载道，兖州、郓州、沧州、贝州一带，盗贼蜂起。中山人孙方简聚众至数千，先受晋廷招安，后又降辽，愿充辽兵向导。辽主即乘此机会，整顿兵马，大举攻晋。

吸取前两次分兵数路、无功而返的教训，这次集主力于一路，目标直指大梁，于大举进攻前，又设计诱晋军北上，围而歼之。

开运二年末，赵延寿自幽州派人来汴梁，说久处异域，思归故园，乞发大兵接应，当自拔来归。辽瀛州刺史刘延祚也派人来，说愿举城归晋。冯玉大喜，急秉知石重贵。当即决定以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率数万大军，接应赵延寿、刘延祚。结果中了辽主的诱敌之计，损失上万人马。杜重威等率军退过滹沱，与耶律德光夹河列营，并飞章汴梁，请求增兵。

石重贵得报大惊，急调各镇出兵，又将侍卫亲军大部调出，飞诏命刘知远率河东兵赴援。发河北及孟滑潞诸州刍粮五十万，供应军需。时河北方遭大饥，民食不足，又要摊派粮草，因此供应不及。

耶律德光见杜重威等拥数万兵不敢出战，知他怯敌，遂派将潜渡滹沱河上游，绕出晋军之后，断彼粮道。途中遇到樵采晋兵，即便掠去，叫他们回营宣扬晋军后路已断，赶快投降，营中晋兵得此消息，自然惊惧。辽将引兵入栾城，俘得守城晋兵近千，以“奉旨不杀”四字刺面，纵使南走，沿途晋兵和运粮夫役见了，以为虏兵深入，惊惧不止，哪还有心作战？一时风声鹤唳，传遍中原。

却说刘知远镇守河东，率十三节度使五万人马备辽。耶律德光大兵入晋时，万余辽兵亦入侵河东境。刘知远命郭威率两万人于阳武谷拒敌。斩俘辽兵七千余人。至是得汴梁急诏，要他率军增援杜重威，忙聚僚佐商议。

郭威道："千岁奉诏须慎重。如今京师朝政已不可为，诸镇各怀心事，将士离心离德，臣料不久当有大变。我有兵有地，才有应变的资本。如出援恒州，兵少则不济，兵多则河东空虚。这次辽兵入寇，与前两次不同。彼十万大军专攻一路，其势难当。攻我河东的，只是偏师，是为牵制我，也为探我虚实和勇气。我若出援，耶律德光必以精锐向我。即胜也损失必大。臣以为，此际应蓄势待时，审观变为是。"

"我们以什么借口不奉诏呢？"刘知远问。

"眼下汴梁是君管不了臣，臣顾不得君，还要找什么借口？一定要这样，千岁就说入侵河东的辽兵甚众，无法抽调兵力就是了。"郭威笑道，"千岁等着瞧吧，不会有几个镇帅肯去赴援。"

刘知远用郭威计，不发援兵，坐观待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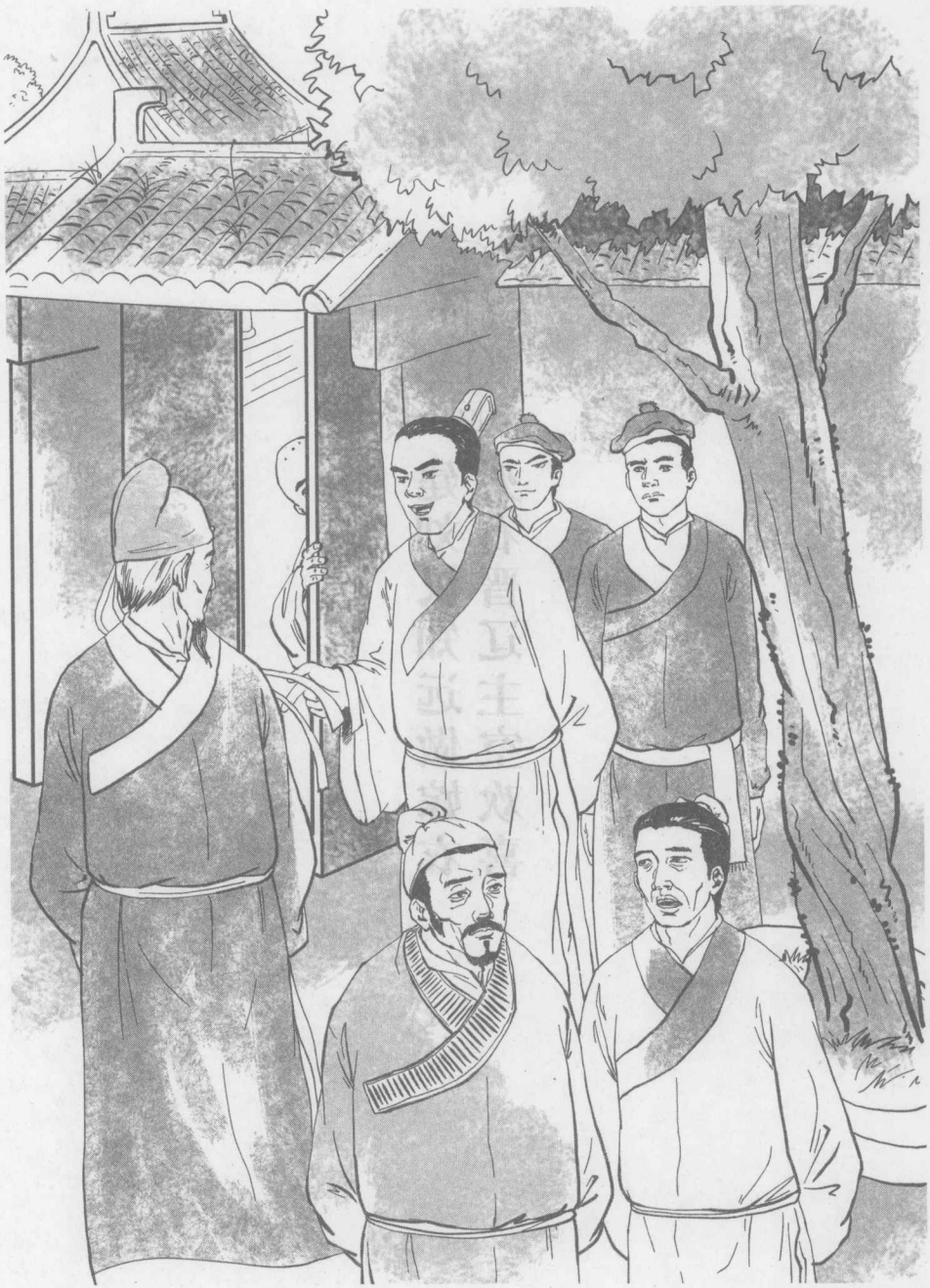
杜重威等守了几个月，盼不到援军，辽兵环逼晋营，气焰甚盛，看看粮草将近，无计可施。想率军撤退，又怕晋主不容。左思右想，惟有降辽一策，尚能保得全军性命，即派心腹往辽营请降。

耶律德光大喜过望，语来人道："赵延寿威望浅，不足为中原主。回去告诉杜将军，如率兵来归，当立为中原之主。"

心腹回报，杜重威乃和李守贞等率全军降辽。汴梁主力降辽，耶律德光声势大振，以通事官傅住哩和降将张彦泽引两千骑先行，自统辽兵和降卒，向汴梁急进。沿途所过州县，皆望风迎降。

开运三年十一月末，张彦泽、傅住哩引两千番兵进抵大梁城下，因不知城中虚实，不敢贸然攻城，扎营于封禅寺，等待耶律德光的主力部队。只以箭书，射入城中，敦促石重贵投降。

军校拾得箭书，急忙入宫禀报。时城中只有五百禁军，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第十七回 建刘汉知远做嫁衣 灭石晋辽主空欢喜

石重贵见了促降箭书，吓得六神无主，忙至后宫去见李太后。惶恐道："儿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还请母后示下。"

李太后倒还把持得住："快召冯玉、赵莹等入宫商议，把冯道、桑维翰也叫来。石重贵急忙派人去召。李太后道："我听说辽主起兵时，对臣下道：'晋主欺吾太甚，我此番出兵，不过略示惩罚而已。'听他这话，或许保全我母子。益召见张彦泽入宫，看看辽主打的什么主意。再派使臣到辽营面见辽主，事情会有转机，也未可知。"

"这个时候，谁肯为咱们天家出使辽营？"石重贵已急得下泪了。

"当年冯道出使辽国，不辱使命。听说耶律德光和述律太后很敬重他的人品才学。就叫此老再辛苦一趟吧。"

"此老自先帝山陵完工，即称病不朝。今辽兵已抵城下，他怎么肯出使？"

"我了解他。待他至，我亲自说给他，他会奉诏的。"李太后道。

不一会，冯道先至。

石重贵首先发话："杜重威是天家勋戚，竟然投降辽国，张彦泽已引兵抵大梁城下。朕方寸乱了，请老太师出来为朕拿个主意。"

冯道说："自冯皇后用事，朝政皆由国舅冯玉主持，陛下何不召他来一议？"

石重贵道："早已派人去召，至今不见动静。想是寻他自己的出路去了。往事朕已深悔。还望太师念在先帝分上，谅解为是。"原来，冯玉正收拾细软珍宝，准备出逃，托病不来。

李太后道："看现在的情势，是挡不住辽主入大梁了。彼此番是要灭我晋朝呢，还是略事惩罚，还不清楚。请太师来，是想烦你去一趟辽营，探探耶律德光的口气。如能争取保存我晋朝，那就是再生之德了。为何劳动太师呢？因为辽主和辽太后都敬你的人品学识，肯听你的话也未可知。听说辽太后并不愿耶律德光自为中原之主。既如此，同是立中原人，何不保存我石家？今辽主就在滑州，过了黄河即到。太师这次出使，绝不会如上次那样风尘仆仆几千里了。"

"原来是要我干这个苦差使。从来敌国侵入都城，没有不易主的。这母子居然还做此痴心妄想。"冯道暗忖。但此时这话不能出口，遂道："太后的意思，是要老臣去番营议和。辽主第三次入侵前，朝廷曾派使臣去辽京修好。那时耶律德光提出：如要休兵，须割镇、定两镇，臣斗胆问一句：这可否作为朝廷这次议和的基础？"冯道这样说，只不过是敷衍，他知道耶律德光是要整个

拿过去。

石重贵："只要保住江山，何惜两镇。现今是救命，不是争一城一地得失。"

李太后凄然道："今大局已经糜烂。如辽主不允和议，也要保全我大晋皇室。"

石重贵道："卿当速去速回，我城中只禁军五百。所幸辽将还不知我虚实，不敢贸然攻城。如迁延时日，一旦城破，统统化为乌有了！"

这时候，桑维翰和赵莹已至。这两个人主张乘辽兵尚未包围汴梁，车驾赶快发晋阳，往依刘知远，再徐谋恢复。或发急诏召他入京勤王。

石重贵道："汴京和晋阳之间，已被辽兵隔断，怎过得去？召他勤王，只怕远水不救近火。"李太后亦觉得这主意行不通。派去见张彦泽的人回报说："张彦泽未得辽主谕旨，不便入城。"

冯道笑道："这厮此时怎能只身入城？既怕无颜面君，更怕遭遇不测。他的心眼多着呢！"

别的法子都行不通，最后只好由冯道去见辽主，或许有万分之一的指望。

李太后道："那就请老太师勉为其难吧！"

"咳！老臣去试试吧。"两天后冯道到了滑州。

耶律德光问道："是来呈降表吗？"

冯道答："臣是来请和的。"

"我前锋已扎营汴梁城下，汝晋国马上就要亡了。还有什么请和可言？"耶律德光傲慢地说。

"不然！"冯道抗声道，"我大晋百零九州，陛下此次出兵，所占不过三分之一。河东，关中，山东，黄河以南，尚有七十州仍奉大晋正朔，怎么能说我晋国就要灭亡？陛下三年来三度出师，两次无功而返，能保证此次定会全胜吗？河东阳武谷一战，辽兵损失不下七八千人。若再有几个阳武谷，陛下如何收场？"

"你那七十州，只有河东还能打几仗，其余都不过是草芥。只要我铁骑一到，不望风迎降才怪！不见这三十几州吗？杜重威、李守贞怎样，十万大军，还不是一朝解甲？"耶律德光语气中充满了轻视。

"世上出人意料的事可太多了。秦符坚攻东晋，所向披靡，淝水一战，七十万人一败涂地，望见八公山上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陛下岂不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讥？"冯道不愧为饱学之士，选取掌故，信手拈来。

耶律德光听了这话，怒道："你是来念丧经的吗？我的宝刀锋利无比，你

是不是想试一试?”

冯道从容答道：“人都说陛下是一代令主，怎能说出这样心胸狭窄的话?臣年已六十有五，这把年纪了，对于生死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因使辽而死，也算死得其所了。不过，怒杀来使，算不得上国的风度吧!”

耶律德光睥睨道：“我没工夫和你饶舌，你说来请和的，那你说说怎么个和法?”

“去岁我国曾奉使上国，陛下曾许割镇、定两道，即可言和。今我国皇帝已答应这个条件。这两道也有十数州，且富庶超过燕云十六州，陛下对这个条件，应该满意了。”

“那已经时过境迁了。”耶律德光冷笑道，“当时你国为什么不接受?不过看我两次用兵没有得手，你们自以为有拒绝的本钱，而今已走投无路，想用两镇之地诱我撤兵，如意算盘打得太精了。我这儿交个底给你：只有举国投降，我才能息兵，你用词不妥，如今只有降，没有和。你们见了张彦泽射入城中的箭书了吧?那就是我大辽的条件，别的免谈!”

“晋国乃上国所立，”冯道见耶律德光口气很硬，没有商量的余地，又想用情来打动他：“我高祖皇帝父事陛下，不曾有半点失礼处，此情陛下岂能忘记?今高皇帝之子得罪上国，已深悔无及。臣此番奉命来见陛下，就是来谢罪的。陛下何不网开一面，保全我国皇上，俾宗祀不坠，则我皇上必知恩报德。”

耶律德光笑道：“敬瑭侍我唯谨，我也没有亏待他处。石重贵就不同了。不但蓄谋背盟，策划收回十六州，且口出狂言，竟敢说什么‘十万横磨剑’的大话，这么藐视朕，我岂能容他?他还纳自己的婶母为皇后，这等乱伦之辈，还有资格做皇帝?你等朝廷大臣，不为此感到羞耻?所以我提兵入汴梁，一定要把他从皇帝的御座上拿下来。但他是我儿之子，也即是我之孙，翁对于孙，不会下狠手。回去告诉你们皇上，他逊位以后，吃饭的地方还是有的。我们契丹人敬天敬日，天天都要祭拜。我此心可对天日，决不食言。这也是保全晋国皇室，俾石氏得留血脉!你把这个底交给他。就是你这老头儿，也不失大臣之位。我这都是实话。回去叫你们皇上赶快拟降表，交给张彦泽。我忙得很，马上要开军事会议，你请回吧!”

逐客令已下，冯道不便再说什么，况且已得到“保全皇室”的保证，皇帝和太后也可放心了。实话说，冯道对于石重贵这样的皇帝，也甚是不满。他不当皇帝，也许朝局会好些。只是这大晋朝为契丹所灭，冯道心里不是滋味。

三天后，冯道回到汴梁。向石重贵复命。因为得到“保全皇室”的许诺，且指天日为誓，石重贵和李太后都放了心，于是决计投降。过了两天，降表即

递进张彦泽营。

张彦泽见了降表，一面统兵入城，一面飞报耶律德光。

却说张彦泽本是石晋高官，今引辽兵入城，心不自安，出入常以百骑护卫。前面导着一面大旗，上书“赤心为主”四个大字。士民见了，免不得笑骂揶揄。此人素性贪鄙，借封库为名，皇宫内的珠宝金银，随意选取。石重贵有一妃子丁氏，甚有美色，张彦泽为彰义军镇帅时，想纳她为妻，不想被选进宫去，册为嫔妃，至是张彦泽强索丁氏，李太后不予，张彦泽便命人带兵入宫，强行载去。昔年与他有怨的晋官，他借机报复，杀死桑维翰和宣徽使孟承诲，却以“自杀”谎报辽主。又拘住景延广，因辽主曾有令，亲自发落。张彦泽不敢擅杀，系于狱中。入城辽兵将士，常有抢劫行为，张彦泽因是降将，不敢制止。种种行为，汴梁士民，无不切齿。

这年除夕日，辽主耶律德光率大军进入汴梁，杜重威、李守贞等降将，亦统降兵同来。冯道、冯玉等率晋降臣迎候于明德门。辽主见了冯道，笑问道：“你两度使辽，咱们是老熟人了。你是个什么样的老头啊?”冯道俯首道：“无才无德，是个痴顽老头儿”。耶律德光道：“你使辽时和朕争辩口若悬河。自谓奉大国皇帝之命，不行跪拜礼，今日为何也来迎驾?”冯道对曰：“大国已亡，无君命可奉。老头儿来讨个吃饭处。”耶律德光听了大笑道：“那不成问题。”又敛笑问：“听说你才智过人。看如今情势，如何救得天下百姓?”冯道答：“此时就是佛祖出世，也救不得。惟有大皇帝能救得!”耶律德光又笑道：“朕说过，要委你高官，你可做朕的太傅，充枢密顾问。”冯道拜谢。

耶律德光入宫，御含元殿，接受百官朝贺。下诏封石重贵为负义侯，送往辽东黄龙府安置。撤销东京名号，降开封府为汴州，府尹改为防御使，封赵延寿为燕王。又颁诏晋原辖各镇，不得再称天福年号，改称辽会同九年。诸镇得诏，只有彰义军节度使不奉命。另有雄武军节度使奉成、秦、阶三州降蜀。余皆俯首称臣。

石晋自此灭亡。总计自石敬瑭称帝，只得一传，共计二主，凑成十一年，是个短命王朝。

耶律德光入汴梁一个多月，白日入宫处理军国政事，夜晚仍回城郊赤冈兵营安歇。渐渐听到张彦泽的劣行，便下诏将他处死。汴梁士民为此无不拍手称快。耶律德光又去了胡服，戴通天冠，着绛纱袍，手执大珪，想以汴梁为辽都，改年号为大同元年，就在中原统治下去。

赵延寿见耶律德光自为中原之主，没有立自己为帝的意思，不免着急起来。过了几天，入谒辽主乞立为皇太子。耶律德光道：“皇太子只有天子的嫡

子可立，别人哪能染指？你已贵为燕王，还不知足？我再给你加官就是了。”遂命人值学士拟诏。学士拟为“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中京留守兼枢密使。耶律德光见了拟草，取笔涂去“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只留下中京留守兼枢密使，颁给赵延寿，赵虽心中怨气，恨辽主食言，但何敢有丝毫不满表示？只得拜谢而去。中京就是恒州，耶律德光入汴梁后所改。

却说石重贵得辽主敕命往黄龙府安置，不敢不从，乃挈家属北行。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冯氏、嫔妃数人、皇弟石重睿、及两个皇子，相偕随往。辽主命晋相赵莹、冯玉伴送，又拨宫女、太监、医官、御厨、仪銮司、亲军等侍护同行，林林总总，加起来也有三几百人。这支奇特的队伍经过几千里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黄龙府，又几经迁徙，在建州定居下来。李太后、安太妃临终时，嘱南向扬灰，俾魂魄得返中原。到了后周显得年间，随从多半亡故。此后消息断绝，石重贵、冯后和二子及伴送大臣，皆不知所终。

却说辽主所统十几万辽兵，驻扎中原各地，每日须军粮二三十万斤，草料上百万斤，时中原数道天灾频仍，饥民遍地，民食不足，大军粮草供应捉襟见肘。驻各地的辽将便用契丹人传统的筹集方式：打草谷。也就是向民间强征粮草，迹近抢劫。饥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纷纷聚众，揭竿而起，到处袭击辽兵，抢夺粮草。各州警报，飞集汴梁。宁州、毫州、密州等城池，甚至为饥民所占，辽兵无法立足。陕州、澶州、相州的降官降将，也呈现反水迹象。耶律德光叹道：“中原人如此难制，实出乎所料”。自是惹动归思。

第二日临朝，传谕蕃汉众臣：“春天已至，春去即是暑夏，我不耐炎热，欲暂归北庭，省问太后。”

众臣劝道：陛下北去，中原何人镇抚？如因省亲不便，何妨派使奉迎？

耶律德光道：“太后族大，就像古柏虬根，不便移动。我不过暂时归去。可令国舅萧翰为节度使，留守汴梁。”萧翰乃述律太后的兄子，其妹为耶律德光的皇后，赐姓为萧，于是辽国后族，世称萧氏，述律太后亦称萧太后。

众臣知辽主去意已诀决不再劝谏。耶律德光乃下诏备驾，选择吉日启跸。

却说刘知远奉晋主命镇守河东，防御辽兵。自阳武谷歼灭来犯的辽兵，乃审机观变。时刘知远已拥六万人马，派兵分守四境，防备不虞。及至辽主入汴，石晋灭亡，使臣至晋阳，征刘知远入朝，乃遣使向耶律德光奉上三表，一是祝贺其入主中原，二是对河东华夷杂居，情况复杂，须加严防，所以未便离镇入朝。三是说辽将驻守汉南，有碍贡道，请将其调往他处，以便入贡。耶律德光知刘知远难制，刚入主中原，局面未稳，不便使出强硬手段，故而优诏褒答，并赐拐杖一根，命他仍镇河东。

嗣闻辽主命石重贵携眷北行，乃问计于指挥使郭威道："听说晋主已离开汴梁北行，如派兵出迎入太原，借以号召，岂不名正言顺，易成大事？"

郭威劝阻道："晋主失德处太多，故而众叛亲离。即册婶母为皇后一事，令多少人所不齿？张彦泽率蕃兵抵大梁，晋主发急诏至各镇，竟无一镇勤王。其威望之低可想而知了。千岁欲成大事，非改弦更张不可。料耶律德光在汴梁呆不长。胡人入主中原，自古以来没有站得住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自古以来中原人辨华夷之观念甚强，契丹人的那一套用到中原。也是驴唇不对马嘴。这耶律德光也忒利令智昏了。以臣愚意，晋主不必迎。他走得越远，越能招人同情，亦越能增百姓对辽主的愤恨。晋主去，于我有利，迎，百害而无一利。千岁今只静观待变就是。"

刘知远遂放弃了迎石重贵入晋阳的打算。

及至得知河北山东民变蜂起，耶律德光决心北归，郭威说刘知远道："耶律德光即将北去，中原无主，千岁举大事的时机到了！"

刘知远乃于是年二月辛未日，在晋阳宫崇元殿，即皇帝位。

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刘知远不改国号，仍称晋朝。不建年号，称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不称开运年号，表示自己不是继承人心尽失的石重贵，而是承自石敬瑭。天福是石敬瑭的年号，只有八年，如今称十二年，是把石重贵的开运年号累加而成。不仅这么做出人意料，而且宣布即位后也没有任命百官。有人去问郭威："这是怎么回事？"郭威道："先把旗帜树起来，待人来投，量才录用。"

皇帝的旗帜一树，那些反辽的力量，有了投奔的方向，纷纷聚于刘知远旗下：磁州、潞州、相州、陕州、代州、晋州、澶州等州刺史、保义军、彰义军等镇帅，相继来归，声势大振。民变首领梁晖也率数千人自滏阳来投。刘知远又命除河东租税一年，以收民心，夫人李三娘将半生积蓄，统统拿出，赏赐有功将士，军士格外感激。

刘知远未称帝前：汴梁、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揭贴：

宗亲散尽不自知，岂识河东赤帝儿？
顽石一朝俱烂尽，后图惟有老榴皮！

首句隐喻石重贵，已众叛亲离，还不觉醒。二句把刘知远比做汉高祖刘邦，三句是说耶律德光背信弃义，三次大举入侵。耶律德光立石敬瑭时，曾指着军营外的山石发誓：此石烂，方改此心！最后一句是收拾残局，只有依靠刘

知远。刘榴谐音，时刘知远已五十三岁，故称老榴皮。

及至刘知远于晋阳称帝，揭起反辽大旗，传播此偈贴者都认为作者有先见之明，非长于观察形势者不能属文。有人想到了冯道，便找个机会悄悄去问。时冯道居汴梁，任耶律德光的太傅，每天入值枢密院以备顾问，断然予以否定："这是灭门的勾当，老夫哪能为此！"其实，这偈贴确是冯道所撰。他臣于辽主并非出自本心，实在是情势所迫，不得不虚与周旋，及见各地饥民自发蜂起抗辽，知耶律德光必然回归辽境。辽主一走，中原谁属？以眼前的实力、人心，自然非刘知远莫属。有感于此，随手写了这首绝句。

夫人芸娘见了，笑道："老爷这首绝句，倒像一篇偈贴谶语。若传播出去，将来应验了，那倒有趣得很！"

"这样的诗，哪能外传？那不是找灭门吗？"冯道不以为然。

"那就不必保留，叫下人看见，也是不得了的事。"芸娘道。

"夫人说的是！"冯道说着，取过那张纸，便就灯火烧了。

过了一天，芸娘带着诡秘的表情道："老爷，这样的偈贴散播出去，或许能逼迫耶律德光早一天北归，胡人都是信神信鬼的。对于图谶，也确信其真。"

冯道说："已经烧掉了。就是不烧，拿出去，谁不认得我的手迹？"芸娘笑道："妾想出一个法子，老爷看可行？由我书写一纸，借去相国寺礼佛的机会，把它丢在假山旁。妾的手迹无人认得，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传出去了。"

"这倒是个法子。"冯道也来了兴趣，"不过已把原诗烧了，你怎么写出来？"

"老爷请看！"芸娘说着从袖中取出一纸，上面写的，正是那四句诗。"

"你真好记性，过目不忘。"冯道夸赞道，"不过这事可不能叫下人去办，那样也会走露风声！"

"这个自然！"芸娘笑道，"妾乘人不备，亲手把它丢去，一张纸，谁会注意呢？"

偈贴首先由一个小和尚清扫寺院时捡到，送于老方丈，老方丈不解其中意，向香客请教。香客中自然少不了识文好诗者，偈贴就这样传播开来。

刘知远称帝的消息传到汴梁，耶律德光又愤怒又焦急，忙找几个亲信商议。永康王兀欲道："可派降将杜重威、李守贞等率降兵赴镇，给以名目，叫他们和刘知远互相残杀，收以华治华之效。我辽兵不宜过于分散驻守，宜集中于汴梁附近数州，以免受骚扰袭击。陛下而今不可急于归国。否则，中原臣服各州又将叛去。"

耶律德光叹道："太后还是有先见之明啊！我契丹人不可直接入主中国。

我第一失招就是不听太后的教诲。再一失误处就是把杜重威等留在身边，不令他们之镇。又不让各镇置牙兵、市战马，结果民变突起，镇压不力。第三个失招是不禁打草谷，民变实由此而起啊！你以华治华的主意好，杜重威等就叫他们归镇。赵延寿也给他个名号，叫他们去和刘知远拼！”

兀欲道：“陛下出兵前曾允立他为帝，是否给他这个名号？”其实兀欲这话不过是试探，他对赵延寿并无好感，尤不愿立他为中原之主。

耶律德光道：“原许他为帝，也是我本意。后来看此人是见利忘义之徒，且反复无常，这样的人，利用可以，怎能立他为帝？”

“既然不能信任，就应有所防范。”兀欲提醒道。

“这事就由你去办，对他多加注意就是了。”耶律德光道“我十几万大军，军粮草料供应最是棘手，今春荒又至，更是令人头疼，麾下将士，不服中原水土，生病的不少，所以我还是想快些回国去。临行多带马匹钱帛珍宝，充实我辽国。前些时候我见那张偓贴说：‘谁识河东赤帝儿’还半信半疑，如今真应在刘知远身上。既然老天示警，咱们岂能违天意？还是快些回去吧！”

辽主命杜重威为天雄军节度使，李守贞为天平军节度使，率降兵之镇。其他几个投降大将，也各归本镇。予赵延寿以“权知南朝军国事”的名号，仍驻守于恒州。令国舅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汴梁，又命几名降将驻军孟州、泽州、镇州等地，防御刘知远。

一切布置停当，耶律德光乃启驾北归。时辽大同元年三月也。

临行前几天，冯道突然带了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回府。这两名女子虽非国色天香，却也面容姣好，楚楚动人。冯道吩咐侍女：把这两个女孩分拨到夫人房里使唤。”此时孙夫人已病逝数年，冯道说的夫人，自然就是芸娘，也是年近花甲的老太婆了。

用罢晚饭，芸娘问道：“老爷哪里弄来这两个女孩，放到我身边使唤？我这里又不缺侍奉的下女。”

“这两女子是辽主赐给我的。”冯道显得心事重重，“耶律德光说我年岁大了，身边需要有人照顾起居。我感到很奇怪，府里男女奴仆成群，还缺少伺候的人？耶律德光说是给我路上用的。”

芸娘疑惑道：“路上用，打算要老爷上哪儿？”

“十有八九是要我随耶律德光北归，前些日子已听到点风声，怕你听了着急，没对你说。今天听耶律德光这话，看来是确实了。”冯道一边说着，一边叹气。

芸娘听了大惊失色：“这真是祸从天降！老爷这般年纪，到塞外苦寒之地，

哪有生还之理？冯玉、赵莹伴送晋主去黄龙府，至今渺无消息。这辽主做事太不近情理了。老爷能不能找个借口推辞？实在不行，芸娘陪老爷去，要死也死在一块儿！”说着，急得流下泪来。

“夫人不要着急，我想吉人自有天相。我曾作七律一首，末两句是‘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我行年六十有六，自问从没做过亏心事，老天不会惩罚我。就是跟耶律德光去了，也断不会把老命送在塞外。夫人更不能去，你一走，这个家不就散了。我几十年忍辱负重，为的什么？还不是支撑着这个门庭？再者说几千里长途跋涉，你一个女流，身子骨也不如从前了，如何吃得消？”

“那叫吉儿随你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芸娘擦着眼泪道。

“叫他去还不把媳妇担心死？她正有着身孕，急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冯道仍然摇头。沉寂了片刻，冯道忽然说：“也许这是个逃出牢笼的机会，沿途举义的饥民甚多，所经州县中，我的门生故吏宾朋也不少。找个机会脱离耶律德光并不难。哎，对了，还忘了告诉你，这几天耶律德光咳嗽不止，面色潮红，痰中有时带血，路上这一折腾，病情难免加重。到时我见机行事就是了。”

“但愿佛祖保佑老爷平安归来！”芸娘凄然道。此时芸娘和冯道一样笃信释道。

“夫人先回房吧，我还要润色我的《使北记》！”

芸娘深情地望着冯道，缓缓走去，未及房门，冯道又嘱道：“那两个女孩跟我来时，面带戚容。夫人去问问她们的身世，如还有爹娘在，把她们送回去，也算咱们为佛祖做了一件善事。”

芸娘叹了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由一个小丫头扶着去了。

辽大同元年三月壬寅，辽主耶律德光自大梁启驾北归。文武诸司及诸军吏卒随行者数千人，宦官宫女数百人，原打算令降臣一并从行，嗣恐人心动摇，只令冯道等几个重臣随行。所有库中金银珠宝钱帛，悉数捆载整装北运，辽兵除分派驻守外州和由萧翰统领镇守汴梁的，悉数北去。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沿途所经州县统由辽主下令，供给所需，弄得鸡犬不宁，百姓叫苦连天。

到了白马津，耶律德光一脸病容，望着滔滔河水，怅然道：“我在北庭，于政事之余，饮宴射猎，很是适意，自入中原后，每天局限在禁宫中，毫无乐趣，如今能回归故国，得见母后，虽死无憾了！”说着，竟咳喘不止。左右急来看视安慰。

过了五天，车驾来到栾城一小镇。耶律德光命在此处歇息，此时这位雄武一时的辽主病势渐沉，遍体苦热，用水沃身，热亦不退。恍惚间耶律德光问：

“到了何地?”左右对曰：“此地名沙胡林!”沙杀同音，辽主误解为杀胡林，大惊道：“此在如此犯讳，难道我命休于此了?!”急命快快起驾，诏命刚传下来，耶律德光即昏迷了，捱到当晚，即撒手人寰。

时已近暮春，天气渐热，辽臣恐尸身腐烂，便剖开尸体腹部，里面塞上食盐，载尸归国，时人称为“帝羓”。

耶律德光的死，引动了两个人的野心，一个是赵延寿，一个是永康王兀欲。

赵延寿早对耶律德光的食言不满，此时便利用辽主加给他的“权知南朝军国事”的称号，谋划自立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北归出发时，赵延寿从恒州来汴梁见驾，并一直陪侍在辽主左右。耶律德光病死沙胡林，赵延寿便急忙返回中京恒州，想以此为根据地去圆他的皇帝梦。

不想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奉了耶律德光密谕监视赵延寿的永康王兀欲抢先一步，带两万辽兵早赵延寿一步进入恒州。赵延寿留在恒州的人马不足一万，无法和兀欲抗衡，兀欲又口口声声说奉耶律德光的遗诏，来接管中京，守成将士只好按兀欲的命令交出城门管钥和府库簿籍。兀欲分兵把住城中要害处，又命赵延寿的部下于营中待命，不得擅自外出。赵部将士未得主帅命令，又不见赵延寿回来，只好暂听兀欲的安排。

兀欲登鼓角楼，与辽将商议道：“我本是大圣皇帝的长子嫡孙，理应入继大统。只因太后偏爱少子，我父不得继位，反将大位传给查奇吉。今查奇吉已死，大位理应归我。吾国精锐尽在我等掌握。若乘此机会举大事，与诸君共保富贵，成功易如反掌。你们看怎么样?”诸将都表示愿意拥戴，兀欲乃与诸将商定，择吉日举行推戴大礼。这里需要说明，大圣皇帝即耶律阿保机，查奇吉就是耶律德光，阿保机有二子，长子突欲，次子即查奇吉，阿保机死，述律太后偏爱幼子，让查奇吉继了皇位，册突欲为东丹王。兀欲是突欲的长子，他对此事怀恨在心，但因手中兵少，又惧太后和新皇威势，隐忍了二十年。至此才得机发难。

翌日，赵延寿亦返回中京恒州，见城池已为兀欲控制，十分恼怒。便要去找兀欲理论，部将劝阻道：“永康王兵多，千岁兵少。这个时候，千岁怎能轻入虎穴？且先忍耐几天，看看兀欲要干什么?”

赵延寿道：“先皇临崩前，要我权知南朝军国事，这不明摆着要我主宰中原么？兀欲怎么不请示我，就接管中京?”

部将道：“千岁可以权知南朝军国事的身份，召兀欲入府来问问，不可去他那儿讨说法，当此辽主崩逝、变起非常之时，千岁谨慎为是。”

赵延寿听了，便派人去请永康王兀欲过府议事。兀欲并不犹豫，当即带人过府来，对赵延寿道："先皇突然西驾，我怕不逞之徒乘机造事，赶快带兵保护中京。此地是我大辽在中原之中枢，因千岁人掌枢密院，小王以为新遭大丧，千岁必然留在栾城料理善后，又怕中京出事，所以赶忙来保护。千岁即已归来，我自当退出，我此时心情和先皇一样，归心似箭，恨不得插翅飞回西楼。三两日就要启程了。"

这番话说得人情入理，赵延寿深信不疑，心想：既然你马上就要走了，我忍几天就是了。

过了两天，兀欲还没动身，忽然门使来报：永康王夫人前来问候！"赵延寿听了，很高兴，便命："快请！"原来赵延寿于辽国为高官时，夫人永安公主与永康王兀欲的夫人很要好，结拜为姐妹，常相往来，赵延寿对她也很熟悉。这次不远千里，来中原看望丈夫永康王，顺便来叙姐妹之情。

赵延寿请出内子永安公主，同见永康王夫人，又设宴款待，宾主尽欢。

第二天，赵延寿又偕夫人去兀欲营回访，席间，宾主亦极欢畅，宴罢，兀欲道："我和千岁还有事需要商议，公主请先回！"永安公主便辞了永康王夫妻先归府第，独留下赵延寿。

兀欲乘此机会，把赵延寿扣住。当晚召集蕃汉诸将，宣布："赵延寿捏造先帝遗诏，图谋不轨，我已将他拘住，押回上京，交给太后处置，尔后南朝军国事，暂由萧翰掌总！"又宣布耶律德光遗诏道："永康王为大圣皇帝嫡孙，人皇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就中京即皇帝位！"阿保机称帝后称天皇王，册突欲人皇王。后凡继皇者皆称天皇王。

赵延寿部将听了，惊疑不止，互相交头接耳。兀欲帐下猛将马达胡按剑厉声道："有敢不奉诏的吗！"赵部诸将见里里外外全是手持利刃的辽兵，只好跪拜。

由是突欲即在中京行即位大礼，宣告四方，改名耶律阮，改元天录。自号天授皇帝。又为耶律德光发丧，命亲信辽将护灵柩返回上京，仍命冯道等随灵车北行。只是这辽主的遗诏，是否为兀欲捏造，亦无从考查。

述律太后得知兀欲在中京正位，怒道："我儿平晋国，取中原，有大功业，应由其子嗣位，兀欲不过人皇王之子，未得我命，怎能僭立呢？"便命人驰往兀欲营，令取消帝号。又声言不从即发兵致讨。

时兀欲已行至南楼锦州，见太后教命，亦怒道："二十年前就是这老太婆偏心，我父不得入立，如今还要多嘴么？辽国精锐，尽在吾手，看她拿什么来讨我？"乃不理述律的教命，只管整队北行。

述律后派来的人马果然不敌，甫经交手，就俯首投降。兀欲进入上京，胁迫述律后出宫，往木叶山安置。这里是阿保机葬处。述律太后毕竟年力已衰，猝遭此变，已回天无力，在此居住数年后病死。赵延寿由兀欲派人亦押往木叶山和太后一起为阿保机守陵，最后也终老于此。

却说冯道随着耶律德光的灵车北行，这一天进至常山。这里是三国名将赵子龙的故乡。乡人们奉赵为神将，又敬其忠于刘蜀的精神，在故居旁筑有赵云庙，逢节日必来祭祀。以此香火不断。

自离开大梁，冯道每天都在寻找脱身的机会，来到常山，听说有赵云庙，冯道便带了两个从人身着便服去游谒。庙的规模并不大，里面的游人并不多，很快就游完了。将出庙门，只听后面有人问道："前面可是冯老太师吗?"

冯道回过头来，见是一个行商打扮的青年，身材颀长，器貌英奇。身后也跟两个长随，却都穿着箭衣，脚蹬皂靴，似保镖模样。这青年看上去也就是二十六七年纪，那两个长随年纪还略小些。

"你是谁？怎么认得老夫?"冯道并不认识这青年。

"请借一步说话。"那青年指了指庙门旁的一家小茶馆。

凭几十年宦场的经验，冯道感觉这青年有来头，努力搜索记忆，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便疑惑地随着进了茶馆。

那青年瞟了冯道的两个随从一眼，低声问："这样子说话可方便?"

"你不用担心，有话只管说。"冯道说，"这两个跟了我十来年了，靠得住的。"

那青年放心地点点头，低声道："晚辈姓柴名荣，现在大汉皇帝殿前为臣，使相郭威帐下左监门卫将军。"

"原来是柴将军，怪不得有些面熟呢。"冯道很兴奋，感到脱身的机会到了，遂问道："你怎么这身打扮？来这儿做什么?"

"郭使相命我带一支人马驻在柏乡，打探耶律德光的行踪，顺便去联络沧州刺史耿彦丰，要他归顺大汉。耿少时与我有同窗之谊，已经答应了。我回晋阳复命路过此地，正好遇见太师。当年郭使相和太师同在晋廷为臣，晚辈多次见过您老人家，故而认得。听说耶律德光逼迫老太师跟随北去，不想却在这里见着了。"

"真是一言难尽!"冯道叹道，"我这把年纪了，耶律德光还要我相随北归，太不近情理了。身在矮檐下，由不得自己呀！而今耶律德光已死，辽国内必有争立之乱，回去告诉你们皇上，这正是进大梁的好机会。"

"老太师打算怎么办?"柴荣问道。

“我每天都在寻脱身的机会。苦于没得其便，今幸遇到将军，这不是机会来了吗？”冯道恳切地望着柴荣。

“这个不难，请老太师先到柏乡晚辈营中安身。晚生马上就要回营去，你老人家随我去便了。”柴荣爽快地回答，又沉吟道：“只是这儿距柏乡尚有近百里路程，老人家没有代步怎成？”

冯道的长随着：“小人回辽营去把太师爷的温车赶过来，辽兵如问，就说太师爷游赵云庙累了，要小人驾车去接，辽兵必不生疑。”

不到半个时辰，温车赶过来了，冯道和柴荣早用完了茶点，匆匆上车，四个从人在车后紧紧跟随，朝柏乡奔去。

路上，冯道提醒道：“而今大梁还在辽将萧翰手里。辽营发现我逃走了，有可能派人报告萧翰去我家搜查，这会累及内子，到了柏乡，你从军营中选两匹马，叫我的这两个从人驰回大梁报信，叫内子找个地方躲一躲。”

却说刘知远接到柴荣报告，确知耶律德光已死，兀欲已在恒州称帝，赵延寿为兀欲所囚，即率四万将士，由晋阳出发，经天井关直达孟津。

辽汴梁守将萧翰，探得刘知远已接近汴梁，泽州、孟州等辽将，已弃城北遁，知大势已去，也只好弃城统兵北归，行前匆匆安排唐明宗的小儿子李从益为“权知南朝军国事”。后唐已亡十年，如何突然把后唐皇室之后抬出来？原来唐明宗晚年得一千金，号燕国公主，明宗与宫女所生，明宗把她交给王淑妃抚养。耶律德光入据汴梁时，此女已十七岁，王淑妃为之择婿。举行婚礼的那天，耶律德光听说后唐宗室之女完婚，派人送来贺礼。婚礼毕，王淑妃带李从益亲到辽营致谢，见到耶律德光。耶律德光道：“昔日明宗曾和我约为兄弟，淑妃便是吾嫂。”又指着她身边的李从益问道：“这个孩子是谁呀？”王淑妃道：“原许王从益。”“啊，也是金枝玉叶啊！”耶律德光笑道。于是授李从益为彰信军节度使。惟此时李从益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自然只领其号而无其实。耶律德光把她母子安置在洛阳。

因为有这层关系，萧翰北逃前，抬出李从益，假造了辽主诏命，令他“权知南朝军国事”。王淑妃感到这不是什么好事，便带着李从益藏到唐明宗的徽陵城中，但被萧翰带着辽兵找到，扶持到崇元殿，受蕃汉诸官拜谒。萧翰率辽官拜殿上，汉官拜殿下。立李从益为“权知南朝军国事”的仪式，就这样草草完成了。萧翰留部将刘祚率一千辽兵护卫汴梁宫禁，即带兵出汴梁，向北遁去。

刘知远逼近汴梁城，王淑妃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建议速召宋州、河阳镇帅入汴京，共商拒守事。王淑妃便命：快派人去召吧。但这两镇节度使并不

奉命，王淑妃道："我母子系亡国残余，怎敢与人争天下！若新主知我为萧翰所迫，悯我苦衷，也许肯容我余生，如今只能奉表请降了！"

刘知远进抵大梁城下，李从益派人奉降表至马前请降。刘知远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领兵五千先入大梁清宫，密令道："李从益母子，并非真心迎我，听说王淑妃曾下令召宋州、河阳两镇帅谋守汴梁。两节度不应命，才被迫迎降的，你入宫，先除此二人，不可有误！"郭从义带兵进入汴梁，李从益为表明真心请降，已退居私第，郭从义派兵围住，迫令自尽。王淑妃大哭道："我母子为萧翰所迫，究竟何罪？我死就死了，何不留我儿一命，使每岁寒食节，持一盂麦饭，祭扫徽陵呢？"说毕即伏剑自尽。李从益痛哭一场，亦伏剑而死，时年仅十六岁，闻者皆为之悲恻。

刘知远入汴梁，城中诸官争前迎驾，辽将刘祚，无法抵抗，也只好率千余辽兵请降。

刘知远御崇元殿，受百官朝贺。下诏：废去大晋国号，改为大汉，夫人李氏为皇后。凡辽主所除各官，各安职任，俱不变更。以郭威为枢密使，苏逢吉为中书门下平章事，皇弟刘崇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从弟刘信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先期归附诸将，皆实授节度使。又大赦天下，颁赐有功将士，惟年号尚用天福，示不忘晋。不过太不伦不类，安有国号已变尚奉亡国年号的？

各镇接到皇帝的明诏，纷纷表示臣服，就是投降了辽主的杜重威、李守贞，亦拜表归命，耶律德光留在中原各州的辽兵辽将，见萧翰都弃了汴梁北逃，也纷纷仿效，一时间中原的辽兵，大都逃入辽境。

却说刘知远带兵向汴梁进发的时候，柴荣接到郭威的命令，要他率部队从柏乡出发，到汴梁取齐。柴荣便率部南进，冯道自然也居于军中，不过这一路南进之师，进展远没有刘知远快。皇帝兵多将广，一路上没遇大的硬仗，柴荣这一路就不同了，不但兵力只有三千，会合相州的人马，总共也不过五千。在卫州受阻，一场恶战，才占领城池，到黄河边，又遇上萧翰率数千北逃的辽兵，又是一场大战，才得渡过黄河，及至到了汴梁，已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了。

刘知远见冯道和柴荣一起进入汴梁，很高兴，召见于便殿，冯道要行君臣大礼。刘知远摇首道："免礼吧！当年朕和太师同为晋皇的臣，都有定策佐命功。今天算起来也只四年多，变化之巨真有沧海桑田之感，老太师陷辽，没有受到什么委屈吧！"

冯道脸微微一红恭敬地回答："臣迎辽主入汴梁，也是身不由己，不过，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虽在辽任太傅，也不过奉朝请而已，绝对没做过有负中原的事，当时得知陛下重创辽师，还暗自庆贺呢，天祐我中原，圣明天子一

出，耶律德光狼狈北窜，中原百姓得见天日。得知陛下在河东正大位，老臣即日夜苦思脱身之计，幸得遇见柴将军，有幸脱离虏营。今得见天颜，老臣虽死无憾了。”

刘知远笑道：“迎辽主一事，太师不必介意，当年晋主还向契丹称儿称臣呢！朕在晋阳，不也向耶律德光连拜三表以示臣服吗？那种环境下，不如此就不能生存。老太师出使辽国之前说得好，‘屈以求伸’，而今不是‘伸’了吗？耶律德光入汴梁时，何等气魄，骄横不可一世，必要自为中原之主。结果如何？不到半年，仓惶北归，身死异国，他是先伸后屈，咱们是先屈后伸，看看谁笑到最后？”

冯道亦陪笑道：“那当然。陛下为中原之主，百姓再不用担心被契丹兵蹂躏了。”

刘知远道：“老太师千里归来，不辞辛苦，朕甚欣慰。你原官不变，年岁大了，不必天天上朝，有什么治国安天下良策。随时上条陈，朕斟酌采纳就是了。”

“谢陛下厚恩！老臣肝脑涂地，无以为报！”冯道站起来躬身致谢。

冯道出了皇宫，急忙回到府第，芸娘高兴得又是流泪又是笑，忙命仆人摆酒接风，叙及别后情形，芸娘道：“自老爷离大梁随虏北去，妾是坐立不安，每日在佛祖前为老爷祈祷。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老爷在漫漫黄沙中独自伛偻而行，妾大声呼唤，老爷就是不应。忽然一阵怪风，刮起漫天黄沙，待风停住，老爷也不见了。妾吓醒了，惊出一身冷汗。当时以为老爷遭难了，托梦给我，整整哭了一天。”说着又流泪，霎时又破涕为笑。

冯道欣然道：“我不是说过，吉人自有天相，不会出事的，你是思虑太过了，自然寝食不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奇怪的。我在路上，倒也没遇到什么难处，你派的那两个长随，真是难得，对我照料得无微不至。”

芸娘道：“老爷离开汴梁不到半个月，两个长随回来报信，说老爷已从辽营脱身，住在柏乡柴荣的军营里，等待回到汴梁，并叫我躲一躲。我到城外一农妇家躲了些日子，萧翰弃城北遁后才回来。”

冯道又问起那两个女孩儿，芸娘道：“她们的爹娘都找到了，就住在汴梁郊外，两个女孩是辽兵四出打草谷时顺便抢来的，据说被抢的有好几十名女孩。说是供宫里使唤，其实是赏给辽官辽将了，这两个女孩算是幸运，遇上了老爷，她们的父母领她们回去时，千恩万谢。已经出府了，还回过头来，对着府门重重地叩了三个头，发誓说来生变牛变马，也要报答。我这次出去避难，

就住在一个女孩家里，她爹娘几乎把我当菩萨供着。”

冯道听了，欣喜说：“自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天理昭昭，报应回环最是不爽的。只要咱们一心向善，任他外面狂风骤雨，咱们安如泰山！”又问道：“你避难乡下那阵子，萧翰没来找麻烦吧？”

芸娘答道：“萧翰派人来府里问：老爷是否回府了？是府里仆人告诉我的。那时我就猜想，老爷一定是从辽营脱身了，只是不知被当今皇上的人救去，真如老爷说的‘吉人天相’啊！”

“我的《使北记》手稿呢？没叫辽兵搜去吧？”冯道问。

“我多了个心眼，把那部手稿也带到乡下，我见那书稿里有指斥耶律德光的文字，怕留下来惹祸，就带走了。”芸娘得意地回答。

“那两个长随，立了大功，要好好赏他们！”冯道说。

“他们回府来报信，我就每人赏了五十两银子。是他俩把我送到乡下避风的。”芸娘答道，又问：“又换了新朝新帝了。老爷看，这回中原能安定下来？”

冯道说：“现在还很难说，这位刘皇帝自称是刘邦后代，没几个人相信，他是不是汉高祖的后代无关紧要，看他的治国纲略如何，得不得人心，我在柴荣营里，听说他杀了李从益和王淑妃。这很失人心。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和五旬的老寡妇，又上了降表，哪能下这个毒手？这还不如耶律德光呢，石重贵那样令他愤怒，仍然给他吃饭处。这样做太残忍了。辽将刘祚，率一千辽兵投降，只为怕他们造乱，就全部杀死在繁台，难道不能把他们遣回辽国吗？这一千辽兵的父母妻子，怎样倚门而望，盼子盼夫盼父，亲人已为他乡野鬼！柴荣听了这两件事，都觉得皇上可怕！仁圣之君，不会如此好杀。”

芸娘听了，沉闷地叹了口气。

却说汉帝刘知远，入汴梁仅一个月，就下了一道诏谕：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移镇宋州，天平军节度使李守贞徙镇河中，宋州节度使高行周调天雄，河中节度使赵匡赞徙镇晋昌，无非是免得他们根深蒂固，跋扈一方。此外各镇也多有徙调，各镇皆奉命转徙，独有杜重威，抗旨不徙。又有赵匡赞，称病表请缓徙。

刘知远闻杜重威抗命，乃命高行周率兵致讨。嗣后得到信息，杜重威与高行周乃是儿女亲家，高行周的女儿是杜重威的儿媳。由此担心高行周不肯用力，乃御驾亲征。

刘知远原以为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攻下邺都，谁想一连猛攻了十几天，死

伤士卒千余，全然攻不下来，刘知远命找来郊民询问，才知道城中有辽将张琏，统兵两千，助杜重威守城，这张琏是耶律德光派来的监军，尚未统兵北归，就被围在城中，刘知远在汴梁繁台诛杀一千辽降兵，消息传到邺都，辽兵和张琏都拼死守城，所以久攻不下。

高行周献计道："张琏是辽国名将，深得士卒拥戴。若能招降他，杜重威就不足虑了。"

刘知远乃派人到城中招降张琏，许以投降之后，可统两千辽兵退归北国。张琏答道："刘祚和一千辽兵既已投降，为何都杀死于繁台？如此无信，我岂能上当，你回去告诉刘皇帝，我两千将士，宁愿全部战死，也不会投降！"

见招降不成，刘知远又挥军攻了几次，还是攻不下来。于是改为长围。

到了十一月，城中粮草俱尽。军民饿毙者，将及半数，杜重威和张琏商议道："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了。不如献城投降，或许还有一条生路。"张琏道："将军若降，可保首领，我是降与不降，都是死路一条。为了城中还有口活气的军民，将军只管开门出降吧。我只能战到最后一口气了！"说着，流泪不止。

杜重威道："我派夫人出城去见汉皇帝，务必讨得一纸信诏，许将军带兵回国，那时再降如何？"

张琏流着眼泪点了点头。原来杜重威夫人宋国长公主是石敬瑭的胞妹，当年刘知远隶石敬瑭麾下，得到长公主的照顾。杜重威觉得这点面子刘知远不会不给。

宋国长公主出城拜谒，刘知远果然优礼有加。于御座旁赐坐，问明来意，乃笑道："既是长公主来求情，朕自当网开一面，不问华夷，一体赦免就是。"长公主又求一张汉帝的手谕，刘知远也爽快地答应了。

宋国长公主持刘知远的手谕回城，杜重威和张琏才开城投降。

刘知远授杜重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却将张琏捆绑起来，责骂道："全城兵民半数饿死，都是你一个人的罪过，我虽有手谕赦你，怎对得起上万冤死的军民？只好借你的头消除戾气了！"张琏怒目道："要杀便杀，不用找这些借口，你这无信的暴君，我在九泉之下也必为厉鬼索你的命！"刘知远即命推出斩首，被杀的还有辽将佐数十人，惟什长以下不杀，纵令归国，辽兵恨刘知远无信，将离汉境时，大杀大烧大掠，以泄怨气。

刘知远又将杜重威部下将佐几十人斩首，将杜重威和僚属的家私抄没，分赐有功将士。又晋封高行周为临清王，镇守天雄，带了杜重威和宋国长公主，

启驾还都。

刘知远征杜重威时，留长子刘承训守汴梁，离开邺都还驾汴梁时，刘承训就病倒了。刘知远回到汴梁，刘承训病情加剧。延至十二月中，悠然而逝，年只二十六岁。刘承训孝顺忠厚，明达政事，刘知远期望他继承父志，不料英年早逝，刘知远痛失爱子，格外伤心，精神恍惚。转眼便是元旦，刘知远颁诏，改天福十三年为乾祐元年，改名刘暠，集满朝文武庆贺新年。不想新年刚过，刘知远得了一种怪病。忽而终日昏睡，忽而惊悸异常，浑身发抖，面色苍白，连呼：打鬼！打鬼！有时又手指暗处，凄厉地大喊："张琏来了！索命来了！""快关殿门！"闹得宫人太监毛骨悚然，烛光整夜不敢熄灭。于是宫中纷纷传言：皇帝杀降损了阴隲，冤魂来索命了。

李皇后急忙带了宫女太监到大相国寺进香，乞佛祖降福，逢凶化吉，绝处逢生。又向寺院长老问计。长老道："可请一德高望重的耆老，于冤魂集聚处，率僧众设水陆道场，诵经超度，则帝疾可愈。"李皇后即召来冯道，要他主持其事。此时冯道信佛，府中设一佛堂，供奉释伽牟尼、文殊、善贤、观世音、弥勒诸佛相，每晚必于诸佛前诵经一道。还时常去相国寺与方丈长老讲求经文。有皈依佛门之志，但不剃度，只算个居士。

见李皇后要他主持禳灾，回奏道："国母之命，臣谨遵，何况是为皇上祛灾。但这类事自古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诸葛武侯在五丈原禳星，就没有成功。老臣德才何敢比于武侯！倘若不能成功，难免群臣非议，那时还祈国母为老臣做主。"

李皇后道："太师放心，尽管去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即令禳灾不成，也不怪罪于你。历朝历代，没有因皇帝驾崩而罪及御医的，况这等病状。太师尽力去做，尽人事而已。"

李后如此说，冯道放了心，就把繁台布置成法台。中央设一神案供奉主生死的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神位。繁台四角，各置长明灯七盏，象二十八宿。台下四方每面设九篮，合三十六个，诵经棚一座，每棚十八位僧人，合七十二人，每日诵经七次，共诵经七天，做七七四十九道场，每当诵经声起，冯道持法剑于繁台中央面南而立，诵经毕，向南斗北斗星君神位行礼致敬，同时焚祛灾表符一道，符上书有刘知远的名讳和生辰八字。

法台之上香烟缭绕，巨烛烧天，虽暗夜亦如白昼。每当诵经声起，鼓磬铙鱼齐鸣，仿佛置身虚幻仙境。

冯道又调一百另八名禁卫军卒，布于繁台四周，每方二十七名，担任繁台

护卫，不许士民人等接近，其实百姓们都知道这是给当今皇上祛灾，谁敢随便靠近去惹麻烦？就是有爱看热闹的，也是站得远远的。

七天过去了，皇帝的病果真大有好转，不再说胡话了，睡得也安稳了，还能和宫女太监等说上几句话。李皇后自是欢喜，带了后宫嫔妃至御榻前请安省候。重赏冯道和大相国寺长老，诵经僧人和守台军士也各有馈赏。

转眼就是上元日，李皇后命宫中遍挂花灯。又在宫中赐百官宴，由皇弟刘崇、刘信主席。时新朝初肇，四方拜表臣服，又值新岁，皇帝脉象平和，欢庆之氛，弥漫宫中，不想乐极生悲，至后半夜丑时，忽起大风，刮得宫灯东倒西歪，好几盏灯被烛火烧着，又霎时烧着窗棂，待宫人发现，火舌已窜入房中，时值残冬，物皆干燥，又风助火势，转瞬间长春宫已被大火包围。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宫女急奔至刘知远寝宫报信。皇帝正在安睡，蓦然听说大火，惊得“啊”的一声即昏迷不省人事。宫女太监手忙脚乱，一面出召御医，一面禀报李后。李后急率宫人赶来，刘知远已是满口胡话：“张琏放火！张琏放火……他又去繁台了，快去救火呀……”

正胡喊间，果有军士来报：“繁台火起！李后急命人扑救。火虽救灭，长春宫及连接宫殿，已成一片瓦砾，繁台也被烧得只剩残台基。

经过这一吓，刘知远病情加剧，捱至元月下旬，眼见得只有进去的气，没有出来的气。李皇后面色惨白，急召刘崇、刘信、二位皇子、冯道、郭威入寝宫接受顾命。刘知远于弥留之际，尚喃喃曰：“杜重威……李守贞……勿忘河东……”声音渐弱，众人急近前探视，已没了气息。眼见得是宫车晏驾了！刘知远做皇帝，不足一年，享年五十四岁。

当即由郭威、苏逢吉等主持，由冯道拟就遗诏，禀明李皇后宣布：皇子承祐继大统。皇弟刘崇为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弟刘信为义成军节度使兼兴捷军都指挥使，驻许州。皇子承勋为开封尹。

当下刘承祐即在柩前行即位大礼，仍用乾祐年号，册李后为皇太后。当夜，即由新皇下诏，将杜重威及其三子尽皆处斩，遣使召李守贞还朝述职。

忙了一宿，第二天冯道回到府里，把刘知远病逝、刘承祐即位的事，对芸娘讲了。芸娘道：“老爷给皇上在繁台祛灾，病势已大减轻，怎么说死就死了？”

冯道说：“禳灾有时管用有时也没用，损阴德的事干得太多了，就没用。孔子的弟子问：‘治理国家要强调什么？’孔子答：‘足兵足食讲信义。’弟子

问：‘这三个要去掉一个，是哪个?’孔子答：‘去兵。’‘再去掉一个呢?’孔子答：‘去食!’弟子问：‘难道信义比吃饭还重要吗?’孔子答：‘是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讲诚信不能在世上立足。”这位刘皇帝太不讲信义了。杀辽降兵于繁台，不是仁，给张琏免死手诏又杀他太失信了。临死还不放过杜重威，太残忍了。无仁无信又残忍，上天和佛祖会保祐他?皇上是自己把自己吓死了。可见连他自己都感到杀张琏是罪孽。”

“那可太过分了。杜重威只空有官衔，无兵无权，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一定要把他的命夺去?”芸娘叹道。

“还没完呢!”冯道笑道，“又征李守贞还朝了，这不明摆着逼他去造反吗?”看着吧，不知会弄出什么局面呢。我总觉得大汉朝长不了!”

却说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听说杜重威诛死，又召己赴阙述职，冷笑道：“什么述职，不过是要取我首级罢了。唬小孩子的把戏，也在我这儿耍，可笑!”遂不奉诏，反召集亡命，暗养死士，治城堑，缮甲兵，准备和朝廷对抗，又召了工匠，于府中日夜打造兵器，为掩人耳目，多蓄鹅鸭以乱其声。

有一云游僧，自云来自西域，曾朝拜过佛祖，能望气知人休咎。入谒李守贞道：“望使帅之面，位不过人臣，望君之背，乃贵不可言!”这明明是教他背叛朝廷，李守贞尊之为“国师”。一日召集将佐，置酒大会。酒酣，指壁上悬挂虎舐掌图道：“我将来若得大福，当射中虎舌!”一箭射去，果然箭矢透过虎舌嵌入墙中，将佐同声喝采。李守贞得意非凡，派人暗中联络永兴军节度使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约他们共同举事。这两镇都回书赞同，赵思绾且使人奉上御衣一袭。李守贞自是反谋益决，自号为秦王。且派使者入蜀求援，派大将据住潼关，阻挡汉军来攻。

汉廷闻三镇连兵，派潞邠澶同四镇帅还有汴梁的禁兵，分头前往讨伐。

刘承祐时年只有十八岁，未经过阵战又刚愎自用，讨伐三叛镇的节度使，互不统属，各自奉命攻打一镇，打了两个月除了潼关是叛将弃城而遁，一座城池也没拿下，反而战死了一名使帅。刘承祐为此感到沉闷。

次日去太后宫请安，李太后问起征讨三镇的战事。刘承祐道：“打得叫人窝火。除了潼关，一城也没攻下，倒战死了奎州节度使尚洪迁!”

“你总是年轻气盛。”李太后责备道，“出兵前我就叫你听听几个老臣的意见，你却说我自有办法，不用劳他们费神，如今怎么样?皇帝就得有容纳百川的气量，一意孤行总是要吃大亏。”又转过脸来问冯道：“老太师，你有什么想法?”

“皇上刚即位，尚未弱冠，就能乾纲独断，大有为之主也。我朝有此英杰之主，是天下的福分。太后教诲得极是，皇上若能于宸断前，多听听臣下的意见，岂不收集思广益之效？东海不拒百川，故能成其大，太后所教真是金玉良言！”

冯道为何此时在李太后处？原来李太后自刘知远死后，也对释道产生兴趣，故而常召冯道入宫讲习经文掌故。

李太后见冯道说出这等两面讨好的话，暗忖：人说此老圆滑，果然如此，微微一笑，又道：“说说对讨叛战事的意见。”

冯道说：“三镇连兵反叛，有主有从。李守贞为主，赵思绾、王景崇为从。陛下岂不闻‘擒贼先擒王’之说？再者，进讨诸镇帅，互不统属，分散用力，也难收效。陛下若选一大将，统领诸镇兵，号令统一，步伐一致，大事可济了。这是老臣的管见，当否伏望太后、皇上宸夺！”

“你看看！就这么几句话，条分缕析，何等清楚！”李太后赞许道。又问：“太师看，任谁为将为好？”

冯道见太后如此发问，心下犯了踌躇：眼下能胜任的，郭威最为合适，但郭威功高权重，威望又著，小皇帝是否有所疑忌？尚不得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嫌疑，不好由自己说出郭威的名字。想到此，乃道：“老臣近二十年来，只是文臣，于武略实无所知。所以选谁为大将，老臣心里没数。”

李太后道：“皇帝就此事召几个大臣商议一下，赶快选个大将去，救兵如救火，拖延不得！”

刘承祐道：“母亲教训得是，我这就去办。”

结果是命枢密使郭威为西面军前招谕安抚使，节制诸镇征讨之兵。

郭威行前至冯道处辞行。冯道说：“而今武将，只知用威的多，恩威并施的少，枢密使如能于此处用心，士卒必乐为之用，古名将吴起、李广是也。”郭威点头称谢。

郭威进驻洛阳，召诸将会议军机。左监门卫大将军柴荣道：“三叛连兵，有主有从，我如先将李守贞消灭，其他两镇不攻自破，而且河中最近，过了黄河就是，凤翔、长安路远，且城墙高大坚固。如先攻长安、凤翔，王赵拒我前锋，守贞袭我后路。我易陷于被动，我应集主要兵力于河中，以偏师牵制另外两处，使其不敢轻易出城增援。还需令接境蜀地的镇帅，防止蜀兵来援。”

郭威分派部分兵力监视凤翔、永兴（长安），率主力进抵河中城下，诸将磨拳擦掌，纷纷请求强攻。郭威道：“先随我近城处看看！”乃率诸将绕城一

周。见城墙高大，楼堞坚固，且西南两面紧临大河，兵力不易展开。郭威看了一回，便传令回营："今晚令士卒好好休息，明早到中军帐议事！"

第二天升帐，郭威发令道："此城形势，不宜强攻，彼踞高临下，势若建瓴，我军仰攻，伤亡必大，歼敌一万，我损八千，这样的仗不能打，生命比什么都可贵。从来勇有盛衰，攻有缓急，时有可否，事有先后，我决定以守为战，取围城战术。待城中粮尽，军心必乱，届时一鼓作气，就攻下来了。"

一将发问道："围城必然耗费时间，倘皇上下诏来催，如何是好？"

郭威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说将亲临战地，远比皇帝掌握的军情多，可临机制定战胜之策，不能事事被远在后方的皇帝掣肘，否则就要吃败仗，歼敌致胜，是用兵的最高原则。也是对君命的最好回答！"乃分派诸将各率本部，把河中团团围住。且下令道："不许城中一兵一卒突出长围，从谁的防区突出去的，谁就要受军法处置！"

郭威每天都亲临各处视察，诸将见主帅如此用心，不敢怠慢，格外用心防守。城中果然一兵一卒不能突出长围，连向蜀、吴、辽求救的军校，也一一被汉军捕获。郭威又与士卒共甘苦，小功必赏，微过不罚，士卒有疾，辄亲自抚视，部下无论贤愚，有所陈论，均和颜悦色，虚心听从，以此士卒用命。

河中被围一年，粮草断绝，外援又不至，几次挥兵突围，都被郭威打回。城中饿兵，为了活命，潜出城门投降的日渐多起来。

郭威见时机成熟，下令攻城，攻下外城，李守贞率残兵退守内城，坚持了两天，李守贞见大势已去，放了一把火，举家自焚。不久，赵思绾被擒，斩首，王景崇自杀，三镇之叛始平。

郭威还朝，刘承祐赐赏金帛玉带鞍马，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枢密使如故，郭威奏道："运筹帷幄，出自庙堂；发兵馈粮，出自藩镇；舍生忘死，出自将士。臣独受此重赏，内心不安。日后有他功，再领赏便了！"

刘承祐道："凡有功将士，都要重赏。"命出国帑颁赏。时李太后的弟弟李业为武德使，掌管内帑，此人性贪，爱钱如命，见刘承祐拿出那么多的内帑赏赐有功奖士，非常心痛，由是转怒于郭威："不是你多嘴，这么多的内帑何至于从我的手里流出！"

乾祐三年一月末，辽兵大举入寇，河北与辽接境诸州，纷纷向朝廷告急。刘承祐决定派郭威统兵前去抵抗。时郭威任枢密使，执掌朝纲，如今要离开京师带兵去北方和入侵的辽军作战，其枢密使一职，免不免去？朝臣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苏逢吉为代表，认为应当免去由别人担任。枢密使是总揽朝纲的，

又统兵在外，是以外制内，故无此例。一种以侍卫马步亲军都指挥史弘肇为代表，认为不必免去，以枢密使掌兵，能便宜行事，更令诸军威服。当然郭威的本意，也是赞同史弘肇的意见，只是碍着面子，不便作声。

当晚郭威去拜访冯道，把朝议时的两种意见说了一遍，然后问道："我即将带兵北去了，枢密使一职，是辞了为是还是不辞为是？我拿不定主意，请太师为我决之。"

冯道想，既然带兵在外，朝政顾不上，自然辞去为是，但郭威肯定不愿辞去，廷争时默不作声，便可想见了。遂道："辞与不辞，看是否于军有利。以枢密使掌兵，诸军威服，号令容易统一，老朽以为不辞为好。"

"谢谢提醒，我听太师的。"郭威很高兴，拜谢而出。于是不上表请辞。

过了一天，朝旨下：郭威以枢密使统军，出镇天雄军，河北诸州皆听节度。

次日朝臣设宴为郭威饯行。史弘肇引酒满觥，眼瞅着苏逢吉，厉声道："昨天廷议，各争异同，幸皇上英明，采纳了我的意见，下官应为使相尽此一杯！"说毕一饮而尽。苏逢吉忍耐不住，也举杯道："朝臣政见有异，原是常有的事，何必介意。我为破除旧例，亦干一杯！"也一饮而尽。史弘肇尚不罢休，又厉声道："安朝廷，扫强寇，须恃长枪大剑，毛锥子有何用？"苏逢吉也动了意气："没有毛锥子，朝廷制度，饷军财赋，从何而发？史公未免太重武轻文了！"

郭威过意不去，用好言解劝。冯道亦劝，且说："战国时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在座的大约无人不知。将相和，国乃安，强敌不敢入侵。二公为了国家，且息意气争。我为二公和解干一杯！二位若给我面子，当置酒相谢！"苏逢吉和史弘肇至此不再言语。

过了些日子，冯道果然设宴招待苏史二臣，并请许多大臣坐陪。酒至半酣，有人提出，行酒令这酒才吃得有趣。史弘肇道："咱是武夫，只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习惯那些文字游戏！"时客省使阎晋卿坐在史弘肇身旁，笑道："指挥使不必担心，轮到你行令时，我帮你就是。"史弘肇未及回答，苏逢吉笑道："身旁有姓阎的，不用担心罚酒！"

不想史弘肇听了，勃然大怒，满脸涨红，忽然立起，紧握双拳就朝苏逢吉奔去。众人只道是他醉了，急忙拦阻，将他扶入别室。

苏逢吉愤然道："老太师，我是为了和解才来赴宴的，史弘肇今晚的行为，真令我不解，诸位同僚，我刚才的话出格吗？"众人纷纷摇首。

众臣中有了解史弘肇家世的，低声对冯道和苏逢吉道："史妻阎氏，原是一酒妓，当年被一恶霸所欺。史弘肇把她救下。阎氏感恩，出私蓄相赠，令他投军，史弘肇发迹，不忘阎氏之恩，娶她为妻。苏相方才的话，必是史弘肇误解了，以为你挪揄他，所以发怒。"

众人这才明白，但经过这场风波，酒再吃不下去了。众臣僚纷纷告辞。

冯道安慰苏逢吉道："待他酒醒，我代为解释便了。这等武人，粗鲁惯了。他如知你并无挪揄意，会去向你道歉的！"

苏逢吉道："但愿如此吧！"语气平静，但皱着眉头。



第十八回

吉人无恙远赴西天
河山有幸复归明主

苏逢吉和史弘肇结下疙瘩。苏逢吉位居宰相，史弘肇是禁军统领，二人官位高下悬殊，史弘肇为何不把苏逢吉放在眼里？原来史弘肇还领着节度使衔，且和郭威关系密切，故而显得专横跋扈，很多臣僚都有些怕他。苏逢吉愤愤地说："史弘肇不过一赳赳武夫，如此张狂，这朝政还能理吗？不信我一个宰相，治不了一个武夫！"

刘承祐和唐庄宗李存勖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和优伶在一起玩，赏赐东西也很大方。一个扮演西施的伏伶脸蛋儿特别漂亮，刘承祐特别喜欢他，赐给他锦袍一件，玉带一条。他常常穿戴起来显摆，有一次就叫史弘肇碰见了。问是哪里来的，答是皇上赐的。史弘肇怒道："军士守边苦战，尚未得此重赏。你有什么功劳？得到这等赏赐？给我脱下来！"优伶不敢不脱，眼睁睁看着史弘肇怒气冲冲地拿走了。

刘承祐后来得知此事，忿忿地说："这不是掴我耳光吗？"因为毕竟是滥赏，所以不好发作，不过对史弘肇已很不满了。

时值宣徽使出缺。国舅李业想谋到这个职位，几个大臣议论此事，史弘肇也在场，冷笑道："这位国舅爷也太贪心不足了，掌管内帑，已肥得流油，还要把手伸向宣徽院。宣徽使历来没有外戚担任的。"李业的宣徽使没谋到，史弘肇的话却传到他的耳朵里。

刘承祐年已二十，尚未立后，时后宫有张妃和耿妃。张氏进宫在先，耿氏在后，但耿氏不但秀丽绝伦，且善解人意，最为刘承祐宠爱，想册她为皇后，和史弘肇谈及此事。史弘肇道："张妃先侍陛下，如册耿妃为后，何以处张妃？"不想红颜薄命，耿妃不久病死，刘承祐想以皇后礼安葬，史弘肇等以'于礼不合'加以阻止，刘承祐不能如愿。

是年九月乙酉，是李太后的五十寿诞，群臣皆至万寿宫祝贺。刘知远的胞弟刘崇、刘信，也从晋阳、许州专程进汴梁贺寿，百官贺毕出宫时，冯道由李太后召去讲说佛法。苏逢吉则由皇帝留下议事。

行礼毕，刘承祐问道："听说前几天在冯道府饮宴时，史弘肇要打你，有这档子事吗？"

苏逢吉答："有的。"遂将当时的情景讲了。

刘承祐笑道："原来是一场误会，事后冯道没给你二人和解吗？"

苏逢吉道："和解不了。史弘肇一口咬定臣就是借机嘲笑他，他多次对臣无礼。臣为了皇上，都忍了。"

刘承祐问道："你二人因何结怨呢？"

苏逢吉道："只为一次廷议。就是郭枢密出御契丹，枢密使一职应否免去，臣和史弘肇发生分岐。臣以为以枢密使统兵，以外制内，不合体例，也于朝廷不利，坚持免去，只为此惹恼了史弘肇。"

刘承祐道："今日把你留下，就为议一议这事。"又目视刘崇道："皇叔也以为不可以枢密使在外统兵。"

刘崇道："郭相出镇邺郡抵御契丹，至今已近九个月，辽兵已退，郭相殊无还朝意。今国家精锐大都在他手中掌握。辽兵即已退去，他还逗留邺郡，里面有无值得朝廷留神的事？皇上想听听你的想法。"

未待苏逢吉开口，刘承祐道："当时不免其枢密使，是太后的主张，朕屈从了太后，今朕想下道诏谕，郭威的枢密使一职，暂由卿署理，待他还朝，再作道理。"又问道："听说史弘肇和郭威关系密切，这样放肆，有时也令朕难堪，和郭威有没有关系？"

苏逢吉听了，心中怦然一动：主上疑郭威了，且对史弘肇不满，何不乘此机会，出口恶气！遂答道："二人关系密切，朝廷人人皆知。史弘肇处处都替郭威说话。陛下如不当机立断，以后会有麻烦呢！"

李太后的弟弟李业亦插言道："朝廷用人，史弘肇也横加干涉，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样的混账行子，留他做什么？除掉算了！"

苏逢吉道："这等事，应禀明太后再办。"

刘承祐道："太后近来一味信佛，这不，又把冯道召进去讲说佛法了，朕曾向她透露过此意，太后说：'这样的大事，应慎重。事又涉及郭威，更不能冒然行事。不能秉告太后，否则就做不成了。"

苏逢吉见皇帝已决，乃进言道："中书侍郎杨邠，三司使王章，都是郭威圈子里的人，若除史弘肇，此二人亦应一并处置。"

刘承祐点了点头，问道："这事交给谁去办？"

苏逢吉道："由禁军牙将郭元明去办吧，郭是史弘肇的部下，数度受史的窘辱，对史恨之入骨。"

当下君臣数人议定：发明诏，以苏逢吉权知枢密院事，命郭威统兵还朝，下密谕给郭元明，除掉史弘肇、杨邠、王章。

乾祐三年七月丙子旦，史弘肇、杨邠、王章如往昔一样入朝，甫至广政殿，即有数十甲士自内突击，不由分说，将三人杀死在东庑廊下，三人家属也由郭元明派禁兵悉数屠戮。

朝中突遭此惨变，群臣惊骇万状，不知所以。与三人有关系的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诛连自己。汴梁人心惶惶，流言满天。

却说郭威自一月末统兵抵邺，至此已九个月，入寇辽兵，都被击退，但因辽兵入境的事仍时有发生，朝廷又没有回朝的命令，便一直在邺州驻扎着。郭威督率将士谨守边疆，又组织百姓坚壁清野，以逸待劳，郭威军令严明，爱惜士卒，将士皆乐为用，辽兵见无机可乘，入寇事渐息。

一日正与将佐议论边事，忽接史弘肇的密友、澶州指挥使王殷差心腹将校送来的密信。郭威折阅毕，脸色大变，立命将佐散去，只留下柴荣等亲信将佐商议。

柴荣首先发问："适才见使相脸色有异，莫非朝廷出了大事？"

郭威道："正是。史弘肇、杨邠和王章被杀了。枢密使由苏逢吉权任，这是把我的官罢了，还要征我回朝，已发了明诏，使者正在路上，这封信是澶州守将王殷派人送来的，他已收到还朝面君的诏命，问我怎么办？说愿听从我的安排。"

监军王峻道："听了这个消息，如同遭了雷击。新皇登基不足十个月，朝局怎么就遭此惨变！天子年方弱冠，这定是左右小人，诬罔窃发。此辈得志，朝廷尚能安宁吗？我愿随公一同入朝，面君洗冤荡，涤鼠辈，廓清朝廷。"

柴荣道："使相功名素著，今握强兵，据重镇，致为小人构陷。这岂是入朝面君所能解释的？史弘肇等素与使相过从密，今已被杀，又征使相入朝，且罢去枢密使，这是明摆着要株连到使相了。此时怎可入朝自投罗网？"

行营马军指挥使郭崇威道："朝廷做如此狠毒之事，真叫人寒心。使相素得将士心，若驱兵南向，将士必乐从！"

于是郭威决计兴兵。第二天，郭威集合全军将士，对着汴梁方向三鞠躬，然后宣言道："我随先帝取天下，大小数十战，废寝忘食，才打出汉家江山，先帝升遐，我亲受顾命，今天子为群小所蔽，擅杀顾命大臣，又欲加害于我。我今欲入都诛除群小，廓清朝廷，汝等愿随我吗？"

"愿意——"全军将士齐声高呼。

郭威留柴荣镇守邺都，自率大军南进，到了澶州，指挥使王殷接入城内，然后引兵随郭威渡过黄河，大军进至封丘，捕得一个汴梁派来探查情况的宫中太监，郭威道："你来的正好，我有一疏，烦你送呈皇上。"乃将奏疏缝于这个名叫成悦的太监的衣领中。

成悦回宫，呈上奏疏，刘承祐展读，只见上面写道：

臣威言：臣发迹寒微，遭际圣明，既富且贵，实过平生之望，唯思报国，敢有他图？今奉诏命，令臣还朝，且罢枢密，此必陛下左右

谮臣耳！今成悦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当及阙下，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岂敢惜死？若实有谮臣者，乞陛下缚送军前，以快三军之意，则臣虽死无恨矣！谨托成悦附奏以闻。

刘承祐阅毕，很觉不安，请出李太后，把奏疏与她看了。李太后道："郭威是我家故人，不是逼上绝路，何至如此？赶快下诏慰谕，君臣名分，或许可以保全，慎勿轻言临兵！"

刘承祐不以为然，待李太后回宫，乃对苏逢吉道："事已至此，太后还要朕派人去慰问郭威，那不是助长了反臣的气焰？"

苏逢吉道："陛下说的是，如此朝廷威势何在？惟有派兵征讨了。"

刘承祐乃命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慕容彦超率禁军前去御敌。此人原是刘知远帐下骁将，以勇力闻。史弘肇被杀，他便担任此职。又飞诏命临近京师的镇帅前来护卫汴梁。

权知开封府事刘铢，原是平芦节度使，性情残暴，进言道："郭军眷属，多在汴梁，如拘上城头，令她们呼夫唤儿，彼不战自溃了！"

苏逢吉道："那得拘住多少人？汴梁还不闹翻了天？激起众怒，反为不美了。"

刘承祐道："就把郭威的眷属拘住吧！这事刘铢你去办！"刘铢答应一声去了。

刘铢带军校围住郭威府第，却叩不开门，原来郭威眷属早防着这一招，两个儿子，三个侄子此时都聚在一块，密商道："如朝廷派人来拘捕，就率家丁反抗，于是聚家丁近百，各执利刃，昼夜防护府第，但是家丁终是敌不过禁军士卒，一场混战，郭威的二子、三侄还有三个年幼的孙子统被杀死。刘铢杀得眼红，拘住郭威夫人张氏，也一刀结果性命。此时郭威原配柴夫人已卒。只张氏在邸，郭府家丁也被杀几十人。

郭威部下听说主帅眷属被诛，不由地担心起自己的家眷来，个个心急火燎，催请赶快向汴梁进军。郭威倒显得很平静，劝部下道："这定不是皇上本意，定是刘铢那厮行凶，我入汴不是与皇上为仇，只为除去几个小人。如南军不曾来攻，不可主动前去厮杀！"

只过了两天，郭威率兵进至七里店，慕容彦超率禁军出城迎敌。年轻气盛的刘承祐率近臣出城观战。时来援京师的各镇兵尚未到达。禁军不敌邺军，纷纷弃甲投戈，慕容彦超见大势已去，自率数十骑向兖州驰去。主帅一逃，禁军更乱，溃兵如潮水般，向城门奔去，郭威军在后紧追不舍，刘铢在城头见状大

喊："快关城门！别放贼军进来！"禁军士兵面对紧闭的城门，背后是蜂拥而来的北军，只好弃兵投降。

刘铢紧闭城门，挡住北军，挡住了溃兵，也把皇帝挡在城外。刘承祐见北军随溃兵迫近城门，不敢入城，乃下了高阜处向南奔去，跑到汴梁南三十里的赵村，跟随刘承祐的只有苏逢吉、郭元明等数人，几个刚要下马歇息，忽见后面尘土飞扬，人喊马嘶，杂沓而来，刘承祐只道是北军追来，慌忙下马入村，想藏匿民家，不想刚近村口，背后突遭一刀，刘承祐本能地转过身来，痛呼一声："是你啊?!"一口鲜血喷出，倒地而亡。

原来杀死刘承祐的，竟是郭元明！这厮以为后面必是郭威派来的追兵，为向北军邀功，杀了刘承祐。

苏逢吉见状，吓得惊恐大叫："你这是干什么?"郭元明狞笑道："你也随皇上去吧。"提刀奔去，苏逢吉吓得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此时，追兵已赶至近处，郭元明一下子呆在了那里，手里的刀哐啷一声，掉在地下，原来不是北兵，而是扈卫的禁兵来寻皇上！

领队的军官见状，什么都明白了，大喝一声："捆了！"

郭威率军驰至汴梁城下，欲从玄化门进城。刘铢在城上拒守，命军士放箭。郭威领兵转至迎春门，守门军士，早逃得不知去向，门已大开，难民载道，郭威无心顾恤，纵辔驰入，先至私第探视，见遍地血污，被杀眷属家丁的尸身，已不知去向，问及尚存的家丁，始知被刘铢下令火化了。郭威痛哭了一场，引兵往明德门来。

冯道率百官已候在门外。郭威见了，忙下马行礼，冯道也不推让，受礼如既往，且笑道："侍中此次入都，实在是不容易。"

郭威道："国家迭遭惨变，实实出乎意料之外，太师速与我入宫禀告太后，请示善后吧。"二人乃率百官入宫向太后问安。

李太后两眼含泪，勉强慰抚几句，即命郭威主持为故主发丧，议择嗣君。

郭威即命人将刘承祐尸棺移入西宫。有人提议仿魏高贵乡公曹髦故事，以公礼葬刘承祐。郭威叹道："祸起仓卒，我不能保护乘舆，获罪不小，怎么还能贬低故君呢!"仍以皇帝的规格安葬。

冯道对郭威说："当务之急，是速立嗣君，使相有什么高见?"

郭威道："这样的大事，我二人如何定得？待百官会议后，再向太后请旨。"

由冯道和郭威主持，百官皆至朝堂会议。沉默了老半天，谁也不愿头一个讲话，都不时把目光扫向郭威。

郭威道："我等是奉太后命在此公议，大家不必顾虑，放开讲。"

监军使王峻道："冯太师德高望重，还是请您老带个头！"

冯道推辞道："此次廓清庙堂，郭使相功高莫及，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使相！或者请使相确一原则，令大家有所遵循。"

郭威笑道："原则哪能由我等臣子定？太后早确定了：皇族中选。"

冯道说："这就好办了，既然是确定在皇族范围内，河东节度使刘崇、许州节度使刘信、皇子承勋、徐州节度使刘赟都是皇室贵胄，都有资格入选"。

郭威道："冯太师点了四名皇室成员，这就好筛选了，大家议一议吧。"

又冷了场，冯道把四人都说了，等于没说，谁都知道，而今皇室中，惟此四人了。可不能四个都来嗣位呀，也不能轮流坐龙椅呀！此老真是圆滑。关键处，也最敏感，说对了还好，有定策功，若说的不对，就要吃挂落儿。

议及日晡时，还没个结果，诸臣都时时看着郭威。

郭威耐不住了："我提个人选吧，皇子刘承勋，高祖的嫡子，太后钟爱，我意可由他入继大统。"

冯道附和道："郭使相所言最当！承勋于皇室四贵胄中，于高祖为嫡子，于大行皇帝为胞弟，最亲最近，老朽完全赞成。"

二人如此说，百官纷纷附和，无一异议。当即议定由冯道和郭威入禀太后。

不想李太后却有异词："承勋依次当立，名正言顺，但此子病人膏肓，恐不久于人世，如何可君临天下？"郭威的本意并不是要刘家的人坐朝廷，听了太后如此说，心里暗喜。对太后道：可否令众臣一见病状，免得啧有烦言。"太后便令宫人舁出承勋坐床，大众见了，方无异言。

"这却如何是好呢？"郭威好象很着急的样子。

"看来只好去徐州迎立刘赟了。"监军使王峻试探地问。

郭威沉吟半晌，方徐声答道："用过饭再议吧。"

食罢，百官再至朝堂，议来议去，多数主张迎立刘赟。虽也有人感到郭威有望百官推戴之意，但在这个时候，谁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若郭威想仿效曹操、司马懿呢？你推戴他，岂不是自讨没趣？所以一经有人提出刘赟，众人马上随声附和。郭威虽有心事，但此时不便拂众意，只好淡淡地点头应允。

当下即由李太后传下教令：

武宁军节度使赟，秉上圣之资，抱中和之德，先皇视之如子，钟爱特深。固可以子育兆民，君临万国，宜择日备法驾奉迎，即皇帝

位。于戏！神器至重，天步方艰，致理保邦，不可以不敬，贻谋听政，不可以不勤。允执厥中，祇应景命！

这首教令，出自翰林学士范质手笔。本来李太后是叫冯道起草教令，但冯道觉得郭威有自立意，怕得罪于他，便以“老臣年迈，一握毫管，手即发抖”为借口辞，李太后才改由范质草教。

教令颁布，李太后又命冯道为奉迎使，去徐州迎刘赟，冯道知道这是郭威的主意，便问郭威道：“我这般年纪，侍中还要我车马颠簸么?”

郭威笑道：“太师勋望，谁人可比？非太师作为领袖去迎，何人可任?”

冯道悄声问：“侍中给我个底儿，去徐州迎刘赟，果真出自内心吗?”

郭威答道：“太师是明白人，而今只能先走这一步，以后的事，看天意吧!”

冯道点头：“老朽明白!”

郭威率群臣送冯道出都，复禀太后道：“徐州至汴梁五百余里，往返颇费时日，朝中不可一日无主。请太后临朝听政。臣尽心辅佐，庶万机得理。”

李太后乃下诰曰：

昨以奸邪构衅，乱我邦家，勋德效忠，剪除凶慝，俯从人愿，已立嗣君，宗社危而复安，纪纲坏而复振，皇帝法驾不至，庶事方殷。百辟上言，请予莅政。宜允舆议，权总万几，止于浃旬，即复明辟。此诰。

这自然又是范质的手笔。

至此，人心稍定，逃难的百姓陆续返回家园，百姓都知道嗣皇已立，冯道等去徐州奉迎，旬日左右，汴梁又有新皇帝了。

次日，郭威上了一道表章，请升赏此次靖难有功将士。李太后接阅，见是王峻等人的名字和升赏官职，乃下诰命照准。于是升王峻为右神武统军使，加枢密使衔，王殷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郭崇威为侍卫亲军马军指挥使，曹威为步军指挥使，李谷为三司使，其他将佐升赏有差。

至此，皇宫的军权为郭威亲信掌握，财政大权也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朝政遂由郭威把持。

李太后又下诰命为史弘肇、杨邠和王章昭雪，抚恤其家属。

苏逢吉、刘铢、郭元明处斩。阎晋卿赐自尽。

只有国舅李业，当郭威率兵入汴时以为大势已去，携了许多金银出逃，欲奔晋阳往投刘崇。结果在绛州遇上了强盗，人被杀死，金银悉数被掠去。

却说冯道等到了徐州，见到刘赟，呈上太后教令，说明来意，刘赟自然欢喜，便打点行装，由冯道等拥从，望汴梁进发。一路上仪仗炫赫，好似天子出巡，沿途军民见了，皆欢呼万岁，刘赟得意洋洋，昂首前进。这一天到了宋州，入宿府署。

当夜无话，翌晨起床，闻府外人喊马嘶，不知何故。刘赟忙阖门登楼凭窗俯看，见许多骑兵，由一将官统领，声势汹汹，环集门外。便惊问道："来将是哪一个？为何在此喧哗？"

来将应道："末将是殿前马军指挥使郭崇威，因澶州发生兵变，太后和郭使相特派我率兵前来保护行旌！"

刘赟道："呵，是这样啊，那你上楼来吧！"郭崇威听了，却站在那里不动。冯道也听到了门外的喧闹声，忙趋至刘赟身旁来观看动静，见郭崇威迟疑不上楼，说："臣下去看看！"

冯道下得楼来，对郭崇威道："既是来保驾的，见了皇上为何不拜？"

"末将甲胄在身，不便行大礼！"郭崇威随冯道上楼，行了军礼，对刘赟道："澶州虽然兵变，郭公仍效忠汉室，不用担心！"

刘赟有些不解："澶州因何发生兵变？眼下可平息了？郭侍中现在何处？怎么没有奏报给我？太后有教令吗？"

郭崇威道："末将也是刚听到澶州兵变的消息，即被派来宋州，匆匆上路，其他情形一概不知！"

冯道也是满腹疑团：我离开汴梁不足十天，朝局莫非又生剧变？澶州兵变，谁发动的？王殷原是澶州指挥使，可他随郭威入汴梁了，听郭崇威说"郭公仍效忠汉室"，似乎兵变和他无关，既派将来，为何不给我一纸书信呢？

左思右想，理不出个头绪，只好照旧行事，对郭崇威道："我奉太后之命，迎新皇入都，皇上的安全，我须负全责。你既是来护驾的，须与徐州来的护驾军一样，绝对听从我的指挥。"

郭崇威笑道："那是自然！既便不是护驾，末将也不敢不听老太师的号令。"

"那好，你带来多少人马？"冯道问。

"七百骑兵。"

"很好，徐州随来护驾的也有五百骑。"冯道分派道，"路上你引七百骑在前，徐州的五百骑在后。嗣皇驻跸了，白天由徐州兵护卫，夜晚由你负责，徐

州的兵由牙兵指挥使张令超统带，你们俩通通气。你们远道而来，在这儿歇息一天，明天再上路。”

“末将遵命！”郭崇威响亮地答应一声，嘴角却显出莫明其妙的笑意。

徐州判官董裔入见刘赟，屏去从人，密语道：“陛下已是嗣君，虽未行即位大礼，也应总揽万几。澶州兵变这样的大事，陛下居然一无所知，汴梁竟无一纸奏章，郭崇威说他一概不知，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一定有什么大变瞒着皇上。情况不明，怎么决策？澶州距此不过二百里，快马一天可以往返。臣以为马上派快马去打探消息，弄清情况，再决定行止。宋州距汴梁还不到二百里，也要即刻派快马去，探清那里的情势。陛下暂时驻跸宋州，待两处情事探明再启驾不迟！臣听说奉迎使为人圆滑，八面玲珑，凡事不能都听他的主意。”

刘赟即差快马去两处打探消息。

董裔又道：“臣听说郭威不乐意迎立陛下，澶州兵变如与此有关，陛下不可贸然入都。”刘赟惊道：“会有这等事？那该怎么办？”

董裔道：“如澶州兵变确于陛下不利，陛下不可入汴梁，乘夜夺取郭崇威的兵，北入晋阳，会合河东兵，再以大命号召天下，大事可图了。”河东节度使刘崇是刘赟的生父，所以董裔出了这个主意。

“等探马回来再定？”刘赟犹豫道。

“可以，不过陛下应密令张令超防范郭崇威。”董裔道。

这边紧锣密鼓，那边也在暗中行事。

当晚，郭崇威密见冯道，取出郭威给他的密函。冯道急拆开阅视，内言：澶州兵变，拥己为帝，己从众所欲，不必迎奉刘赟入京，太师可速回朝，由郭崇威处理后事。阅毕，冯道笑道：“我估计就是这等情事。郭侍中派你带兵来，自然不是保驾了。”

郭崇威道：“白天当着众人，末将不便说破，刘赟身边还有五百护驾军呢！使相既叫太师还朝，必有大事相商。如何安置刘赟，过几天，估计会有太后的诰令到。而今是太后临朝听政。郭侍中也防着刘赟去晋阳和其父会合，那样事情就会出大麻烦。我带兵来，就是监视他，侍中还交待，只要刘赟安分守己，公侯的位子是有保证的。”

“把这样的底交给我，郭公没把老夫当外人。”冯道听了郭崇威的话，并不感到意外，平静地说：“这是预料中的事。只是我启程前，郭公曾对我说‘而今只能先走这一步’。不想这么快就迈开新步了。这老夫确没料到，澶州兵变的事，郭侍中的密函中语焉不详，你能说说吗？”

郭崇威道：“末将确也不知详情，要知道断不敢在太师面前隐瞒的。”

第二天一早，冯道即向刘赟辞行，说是澶州兵变，朝廷召他回去，有要事相商。

刘赟感到很突然，确信发生了于己不利的大变，愀然道："太师为相已三十年，老成持重，以菩萨心肠待世。寡人敬重太师，所以不疑欣然而来。今老太师舍寡人而去了，临行何以教寡人？能无临别赠言吗？"说着，流下泪来。

冯道见这位刚立为嗣君又要遭贬的青年人，也觉可怜，眼圈也红了，动情地说："老臣已是望七十的人了，阅世既多，也就悟出了安身立命之道。清心寡欲，不入政治漩涡。这就是老臣的临别赠言吧！陛下不要难过，待老臣入朝，抚定兵变，再来报命吧。"

冯道这话，倒不是搪塞，确乎发自内心。"清心寡欲，不入政治漩涡"确是他几十年宦海乱世中悟出的立世之道。一掺和进政治纷争，后果就难以预测，不是大起，就是大落，何况而今朝代更替如此之速！弄不好性命都会搭进去。

不入政治漩涡就不能参与党急。唐明宗时，冯道和任圜、安重诲同朝为相。任圜和安重诲各立门户，互相攻击，都想把对方挤垮，他们也都力图把冯道拉向自己一边以壮声势。冯道偏偏站在纷急的漩涡之外，和二人拉开距离，决不亲一个疏一个。结果是，任圜和安重诲两败俱伤，任圜被安重诲矫诏杀死，安重诲又被明宗赐自尽。只有冯道远离党争的漩涡，才安然无恙！

冯道也用这话暗示：皇帝你当不成了。因为皇帝必然是政治漩涡的中心。这是冯道夜晚想出的法子：只能暗示，不能明言。刘赟身边还有忠于他的人，还有护驾的五百军兵，防备万一的好。果然不出所料，刘赟的部将贾贞在侧，瞪着冯道举佩剑给刘赟使眼色，刘赟道："这事与冯公无关，他不是个多事的人，不要鲁莽。"冯道吓出一身冷汗，急忙辞出，星夜驰回汴梁。

冯道离去不久，快马即自澶州、汴梁返回，报称澶州兵变，缘于将士不愿迎立刘赟。太后已下诰命，由郭威监国。

董裔急道："陛下不能再犹豫了，立命张令超点起护驾军，赶快向晋阳起驾吧！"

刘赟急召张令超，张令超却托故不至。刘赟大惊，情知有变，正待与董裔商量对策，却见郭崇威、张令超引着中使到来。中使南面站定，口称："有太后诰命，刘赟接旨。"

刘赟呆在那里，似乎没了知觉，郭崇威忙过去扶他跪了，听中使宣诏道：

比者枢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议立长君。以徐州节度使赟，为高

祖近亲，立为汉嗣，爰自藩镇征赴京师。虽诰命寻行，然军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糜东，适取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赟可降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上柱国，封湘阴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五百户。钦哉惟命！

刘赟听了，跪伏在地竟不能起。郭崇威命军士将他扶起，迁就外馆，不准逗留府署。

董裔在旁见了，大呼道："太后既不临朝，何得称为诰命？我等奉新皇入京，何人敢来为逆？护驾军，将这假传诰命的贼子拿下！"

贾贞上前挥箭便刺，不防郭崇威手快，一刀将贾贞手中剑击落，反手一刀，贾贞惨叫一声，倒在地下。

董裔见状，血脉贲张，嘶声大叫："张令超，你难道袖手旁观吗？"

张令超嗫嚅道："太后诰命，谁敢不从？"

原来张令超与郭崇威是故交，郭威派他领兵来宋州，就是考虑到这一层，郭崇威一到宋州，就把郭威已立为帝的实底交给他。叫他随已一起行动，利害关系加上故人友情，张令超便不再听从董裔的命令。

"你也活够了！"郭崇威上前一刀，董裔也倒在地下。郭崇威将刘赟安置在别馆，派兵看管，名为保护，等候郭威的命令。

话分两头，这里需要说说澶州兵变的来由。

澶州面临大河，为南北要津。汉乾祐年间，王殷任指挥使，因有定难功，郭威升王殷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任郑仁诲为澶州指挥使。郑仁诲与柴荣友善，史弘肇、杨邠、王章被杀后，郭威统兵向汴梁进发，留柴荣守邺都。澶州与邺都近在咫尺，二人常相过从，议论朝政。柴荣是郭威的妻侄儿，自小生活在郭威身旁，对郭威甚为了解。

朝廷遣冯道去徐州迎刘赟，柴荣知道这不是郭威的本意，便想帮助姑夫实现当皇帝的愿望。柴荣绞尽脑汁，想了许久，也未得要领。由太后下诰命废刘赟？当然不行，不要说太后不从，就是郭威也不好改变群臣的成议。派杀手于路上杀掉刘赟？也不是办法。不要说这太冒险，也没有成功的把握。刘赟即立为嗣皇，身边的护卫必定严密。不好下手。况且也未必有人敢冒这个险。想来想去，只有利用军士拥戴。自朱温称帝起，中原已历四个朝代（梁唐晋汉），皇帝大都由军士拥戴。

柴荣把这个主意对郑仁诲讲了，郑仁诲也很赞成。当下即由柴荣和郑仁诲联名向汴梁发急报，称邺都和澶州因迎立嗣皇事发生兵变，请朝廷速命将统兵

前来平定，免得势头漫延。

李太后得报，很是吃惊，聚朝臣商议，派谁带兵前去？郭威请命愿去。这两处都是郭威的亲信部将，自然是郭威去最好。李太后因为刘赟已从徐州启程，也乐得郭威离开汴梁，免生阻梗，便从所请。郭威便统大军自汴梁出发。

大军渡过黄河，进入澶州，柴荣、郑仁诲于军中扬言：汝等前随使相进入汴梁致使皇上遇弑，若刘氏子弟复立，一旦坐稳了皇帝，汝等还能活命么？将士们听了，哗噪起来，俱称不愿迎立刘赟，天子须由侍中自为，我等才能放心。

是时大雪方霁，天晴气朗，冬日荧荧，两边却有五色霞光相衬，郑仁诲指着霞光高叫道："紫气拥日，今日我澶州现天子气，正应在郭侍中身上！"将士见了，也纷纷指点，口呼万岁。一俾将扯起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前呼后拥，进入州府。

待众喧声稍静，郭威即朗声道："众情难违，我听你们的。不过，我得约法三章：一须奉汉宗庙，二须谨事太后，三不许扰民。听我三条，我率你们还都，不听就是杀了我也决不当你们的主子！"

众将士乃齐声应道："听使相的，违者甘受处罚！"

郭威就这样披着黄旗，统军回汴梁。

李太后在宫中坐卧不宁，等着澶州发回的消息。忽由宫人呈上郭威送来表笺一道，内称："将士强行拥戴，臣不敢违众。今勉从众望，统兵南归。臣始终不忘汉恩，愿奉汉宗庙，母事太后，区区此心，可对天日！"

事已至此，李太后只有认可现实。次日黎明，即由宰相窦贞固捧着诰命至郭威营中宣读：

> 枢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内外之任，翦除祸乱，弘济艰难，功业格天，人望冠一世。今则军民爱戴，朝野推崇，宜总万机，以允群议。可即监国，中外庶事，并取监国处分，此诰。

郭威听宣毕，向着皇宫方向，礼拜致敬，将士听了，齐声欢呼。

郭威即派郭崇威统七百兵前往宋州，监视刘赟，又携去密信一封，交给冯道，要他即刻还朝。

第二天，以李太后的名义废刘赟为湘阴公的诰命亦到了宋州，由是演出了前面的故事。

郭威虽任监国，并不入驻皇宫，仍驻汴梁郊外阜门村军营中。凡军国大

事，诸臣俱至营中请示定夺。

却说冯道驰回汴梁，甫入府门，即问："夫人的病情怎么样了？"家仆回道："老夫人的病情无大碍，只是近些天常感气闷。"冯道顾不得歇息，即入卧内看视，原来芸娘自乾祐二年初即患哮喘，每遇天气转寒，病情转剧，发作起来，往往上气不接下气。多方延医诊治，总不见好转。冯道很是焦急。

进入卧室，见芸娘拥衾斜靠大迎枕，似睡非睡，两个侍女立于榻侧，一个手捧痰盂，一个手持面巾，见冯道进来，侍女急忙行礼，然后轻声唤道："老夫人，老爷回来了！"

芸娘睁开眼，见是冯道，忙从榻上坐起，就要穿鞋下榻。

冯道连忙制止："你不要动，就那样靠着说会儿话。"

"老爷回来的好快呀，嗣皇迎到了？"芸娘问道，因为哮喘，语句间并不连贯。

冯道见她说话挺费劲，便道："你尽量少开口，听我说就是了。"便把这些天宋州发生的事讲了。

芸娘听了，显得有些焦躁："这么说……又要……改朝换代了？"因为一急，哮喘加剧，语句更不连贯了。

"是的，刘姓江山又要易主了。郭侍中已由李太后下诰命，立为监国，什么是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用不了几天，就要正位崇元殿了。"

见芸娘又要说话，冯道摇手制止，续道："不过这次改朝换代，却现出些新气象，令人感到欣慰。"

芸娘听了，眼睛亮起来，面现惊喜。

冯道说："郭侍中不爱财，很节俭，贵为侍中，车马服饰朴素无华，也不治府第，能与士卒同甘同苦，上所赐与，分赠将士，故而将士乐为用。这次澶州兵变，虽有人策动，也可见军心所向。更可贵的是他关注民间疾苦。平素常和我谈起这个话题。他说百姓的温饱是天下安定的第一要件。取之于民必须有度。不管百姓死活，横征暴敛，官，不是好官；皇帝，不是好皇帝。早晚得出乱子。这样的人要君临天下，能不出现新气息？也许咱们闭眼的那天，还有幸能见到天下太平呢！"

听到这些，芸娘便现出兴奋的泪花。

"监国很快就要登基了，这次是他召我回来的。"冯道见芸娘面现喜悦，安慰她："安心静养，佛祖会保佑咱们，我还要去见监国，看他有什么安排，眼看就是新年了，大地春回，万象更新。夫人等着好消息吧。"

冯道稍事休息，即驱车赶往皋门军营求见。

听说冯道回来，郭威很高兴，立即传命召入。

行礼毕，郭威略问了宋州的事几句，便道："新年一过，就要举行登基大典了。我想在盛典上诏布天下，兴利除弊，与民更始。过去和老太师就这方面的事谈得很投机。我的想法太师都清楚，都写进诏书中去。召你回来，是和你商量，这道诏书，是否由太师执笔？如因年迈不便，可把我们往昔所议，条析出来，由别人执笔也成。你看如何？"

冯道素喜擢拔有识之士。提携后时，遂道："监国如此信用，老臣实感激不尽。草拟诏书，本不该辞，但翰林学士范质，文声冠中原，有佐命之才，且年富力强，胜老臣十辈。草诏就由他主笔，老臣从旁协助，最为相宜。至于应兴应革，条分缕析，老臣责无旁贷。监国以为如何？"

郭威很高兴："那就请太师费神了。太后让国的诰命，已经备下，新朝告天下书，还未着手，还望老太师不辞辛苦，赶快条陈出来，好交给范学士执笔。"

冯道说："这样的事，怎能迟误？就在营中选一僻静处，老臣拟好马上呈监国过目。"

郭威笑道："太师真是神笔！"命人马上去安排。

不到一个时辰，冯道即草拟完毕。郭威接过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天下罪囚，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天下州县所欠乾祐二年以前夏秋残税，并予除放。

——澶州至汴梁官路两边二十里内，除放乾祐三年残税欠税。

——河北沿边州县，曾遭契丹蹂践处，豁免逋欠如澶州同。

——天下仓场库务，勿得再收斗余秤耗；停进羡余物色。

——乘舆服御，宫闱器物，大官常膳，概从俭约。

——除军国之费外，诸道不得有所进奉，罢四方贡献珍玩美食。

——祥瑞之说，本虚无缥缈，诸道不得奏闻。

——非谋逆大罪，毋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资。罪人量刑，并依晋天福元年以前条制。

——废各镇监军使。

——上太后尊号，迎养西宫。

——唐庄宗、明宗、晋高祖陵，各置守陵大户。汉高祖陵，原守陵人户如故，增守陵职事。

郭威阅毕，笑道："太师知我心也。"乃全部采纳，写进即位诏书中。

乾祐四年元月丁卯，郭威在崇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周，年号广顺，以是

年为广顺元年。颁即位诏书，布告天下。上汉皇太后尊号曰昭圣皇太后。追谥刘承祐为汉隐帝，命有司择吉日以皇帝礼丧于许州。刘知远的幼子刘承勋已经病死，追封陈王。

至此刘汉仅得一传前后共四年，于五代中享年最短。李太后于周显德元年病逝于西宫，不过这是后话。

翌日，又大封功臣：柴荣为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峻为枢密使，冯道为检校太师，中书令，范质为枢密副使同平章事，端明殿学士，王殷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加同平章事衔，郑仁诲为大内都点检，枢密副使。郭崇威等有功将领，多授为节度使。

周朝新立，果然有一番新气象，不同于梁唐晋汉四代。天下百姓，于四方纷扰打打杀杀的苦海中挣扎了几十年，至此仿佛看到了脱离苦海的彼岸，无不额手相庆。

冯道的心情这些天也格外的好。新皇登基大典结束，冯道乘车回到府第，不用人搀扶就便捷地跳下车来，步履轻快地拾阶而上，进了府门，全然不像一个年近七十的老者。

因为严冬已去，芸娘哮喘减轻了许多，冯道回府时，她正坐在慎独堂中等待。

见冯道满面春风地走进来，芸娘笑道："老爷今天心情这么好，莫非得了新皇的恩赏？或者又加了官？"

"恩赏不恩赏的无所谓，自明宗起，我已位极人臣，二十多年不衰不败，还要加什么官？最高兴的是前几天我写的条陈，皇上全部采纳，都写进登基诏书中颁行天下，没有一条遗漏。过几天副本就会下来，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么说果然有大地春回万象更新的兆头了？"芸娘也感到欢喜。

"我看乱世快过去了。"冯道品了一口侍女送上来的香茶，"自朱温以来，中原换了五个朝代，十多个皇帝，除了明宗以外，没有一个不叫人失望的。唯有这位大周新皇，一坐天下就别有一番气象，明宗也无法相比。这是个讲治国之道的明君，不是谁有兵就夺个皇位坐坐的草莽英雄。其心胸也叫人敬佩，刘铢杀了他一家子，连三个侄子三个孙子都不放过。他只把刘铢一个处斩，家眷一概不问。如果也以牙还牙，那就不是皇上的气度了。"

"这确实叫人心悦诚服。"芸娘听得很专注，见冯道停顿了，插言道。

"这就是走向治世的迹象，治世才讲法制。"冯道的兴趣很高，说起来滔滔不绝："诏书里还有一条'非谋逆大罪，毋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资。'这一条就能保全多少人的性命！这几十年，不但皇帝，就连镇帅刺史都成了杀人不眨眼

的魔王，动不动就连亲族一起杀。这毕竟只惠及少数人，还有惠及天下百姓的呢，那就是废除斗余秤耗。你去交租赋，明明应该交一百斤，仓场却叫你交一百一十斤，说是过秤过斗倒仓要有损耗。百姓对此最痛恨。今天新皇宣布废除，天下能不颂皇恩吗？像这样给百姓以实惠，前四代没有一个皇帝做到。不忘故主，母事汉太后，也当得一个‘仁’字。”

“这些确是新气象，值得高兴。可是天下而今还是四分五裂呀，哪一天才能见太平盛世呢？”芸娘又有些悲观了。

“得人心者得天下。”冯道显得满有信心，“这样子做下去，大周兵强马壮，天下归心，不出十年，就能天下一统。你怎么没有信心呢！”

“我是说咱们的年纪，我的身子骨，怕是熬不到那一天了。”芸娘叹了口气。

“咱们的下一代能看到也是好的。”冯道兴致不减，“大典进行时，我就有感而发，把从前断断续续想出的句子，连缀成七律一首，念给你听听。”遂吟道：

莫为危时便怅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吟罢，冯道解说道：“这也是我一生的写照，我立定一个原则：一心向善，不存恶念，在虎狼横行的乱世，只要以此为立身之本，就心无愧疚，也就能活得心安理得，不如此又怎么样呢？一介书生，无拳无勇，和那些蛮横无理杀来砍去的武夫们去斗吗？我奉侍过四代十君，还给耶律德光当过太傅，四十年来确无第二人。为此有人骂我圆滑，甚至骂我无耻。这不公道。为何？就是因为我没有对不住天下百姓的地方。我不管侍奉哪个主子，从不给他出一个祸国殃民的主意。大周以前的那些个皇帝，除了明宗，哪个是明君？没有。昏君自己把天下弄坏了，别人乘机取代他，凭什么要求我这个文人去替他殉葬？”说至此，冯道显得很激动，手里的茶杯“咣”地一声撂在案上。

芸娘劝道：“骂老爷的，不过是几个守旧固执的道学先生，不值得为他们生气。天下百姓，没有不称颂老爷的。”

“这我清楚，皇帝老子用我，尤其是开国之君，就是利用我在士子百姓中的声望，给我的官号很高，太师太傅太保，位在三公。还有比这再尊崇的吗？

但我心里有数，不过是当花瓶而已，并不给我实权，我呢，也就是奉朝请。但这个地位也给我提携后进，抚恤孤弱提供了条件，皇帝需要我给他壮门面，我需要这个地位去做善事，何乐而不为呢？这叫‘相忍为民，顾全大局’。有一次耶律德光问我：‘天下百姓如何救得？’我说佛祖来也救不得，只有大辽皇帝救得。耶律德光很高兴，后来听说有人骂我面谀，不要脸。真是太苛人了。我当时给耶律德光戴高帽，是要他去拯救受苦受难的天下百姓，用心之苦，不难理解，为百姓，这就是顾全大局。”

“老爷的良苦用心，平民百姓都理解的。”芸娘道，“耶律德光送给你的那两个女孩，若赏给辽兵辽将，不知怎样被遭踏呢！幸亏送给老爷，访听到她们的父母，有幸领回。老爷没见那天领回的场面，真是叫人又心酸又感动。她们千恩万谢。头叩了又叩，临出府门，还跪在地上对府门叩了三次头呢！可以想见老爷在她们的心中，简直就是救苦求难的菩萨！”

话分两头，再说河东的动静。

河东节度使刘崇，是刘知远的胞弟，最初听到刘承祐遇害，拟发兵南向，待闻刘赟将为嗣皇，又高兴了：“我的儿子当了皇帝，我还去添什么乱呢？”遂按兵不动，只派人去汴梁探察虚实。郭威对刘崇派来的人说：“我要做天子，也等不到今天了。回去转告刘公，不必疑心。”没过几天，刘赟被废的消息传来，刘崇大怒：“这个郭威也欺人太甚了。你不过原是我刘家皇室的一条狗，而今对着主人狂吠了。你当得皇帝，我金枝玉叶倒当不得？”遂于晋阳称帝，国号仍称汉，年号仍用乾祐，因为岭南有刘隐建的汉，为了区别，我们称之为北汉，因为北汉只据有河东十二州，恐势单力薄，不能与周朝抗衡，乃遣使联络辽主，乞出兵援助。

时兀欲已死，耶律璟继立，改元应历。接到北汉求援书，辽主派大将萧禹厥，率辽兵数万，会合刘崇的北汉兵，向晋州一带进攻。周主郭威想亲自统军去打。冯道谏曰：“陛下即位未久，藩镇未必心服。不可轻离京师。有消息说慕容彦超据住兖州，联络徐州刘赟的旧部，又暗通南唐，图谋不轨，若知车驾出汜水，乘势兵向汴梁，我两面受敌，容易被动。我看辽兵不过乘机入境抢掠，并非真心助刘崇，只须派得力大将坚守。辽主得不到便宜，自然退去，辽兵退，刘崇即不足虑了。

周主郭威乃放弃车驾亲征的打算，派王峻统兵往援晋州。王峻用计，消灭辽兵五千，辽兵果然退去，刘崇也只好退回晋阳。

北面战事平息，再说东面。

慕容彦超自乾祐三年末兵败汴梁逃归兖州，恐郭威不肯放过，疑惧不安，及至郭威称帝建周，派人送表称臣。郭威为去他心病，派人到兖州传旨抚慰："卿当时为汉主守汴梁，朕不怪罪。危乱见忠臣之节，疾风知劲草之心！若为臣者皆复如是，则有国者谁不欲大用斯人！卿但以事故主之心事朕，不惟黎庶获安，亦社稷是赖！披布腹心若此，卿尚何疑？"

词语恳切，慕容彦超略觉放心。就在此时，湘阴公刘赟在宋州突然死去，慕容彦超疑心又起："花言巧语，为的是把我稳住，好伺机下手！"于是决计反叛，派人扮作商贾，携着密信，分赴金陵、晋阳，向南唐北汉求援。

南唐就是原来的吴国，唐昭宗景福二年，授据有淮南的杨行密为节度使，天复二年，封吴王，淮南也称为吴，杨行密病死，他的儿子杨溥建号称帝，国号吴。朱梁为唐庄宗李存勖所灭，吴国不臣服，始终和后唐对立，至晋、汉两代，对立如故，杨溥称帝后，朝廷大权为权臣徐温把持。徐温死，其养子李昇篡夺杨氏政权，自称是唐宪宗的五世孙，改国号为唐。为了和李存勖的后唐相区别，史家称之为南唐。这时石敬瑭刚建晋朝。李昇死，儿子李璟继承皇位。慕容彦超向南唐求援时，是李璟保大九年。

李璟野心大，认为慕容彦超求救是把势力伸向中原的好机会，于是派大将燕敬权统兵援助兖州。

周主郭威得知慕容彦超起兵反叛，且有南唐兵相助，乃留柴荣、郑仁诲留守汴梁，王峻出镇邺都，防御北汉和契丹，亲统禁军东下征讨。

郭威命大军围住兖州，亲率精锐去打燕敬权，下邳一战，全歼唐军，活捉燕敬权。为了笼络李璟，郭威命将燕敬权放回南唐，临行赐与锦衣金帛，命他传话给南唐主李璟：奖顺除逆，各国咸同，难道江南独异吗？我国贼臣，据城反叛，殃及黎民，尔国乃出兵援助，诚为不解。归语尔主，别干这等蠢事！

慕容彦超失去强援，北汉兵又被王峻等阻住，只得据城固守。看看城内粮草将尽，督兵突围，又被周兵打回。城内士兵连饥带病，一大半不能作战。

郭威见攻城时机成熟，一鼓作气，攻入城中，慕容彦超携妻投井而死。

郭威统兵东行前，冯道奏称："陛下此去破反贼后，宜去曲阜祭孔。以示天子尊崇儒术平治天下的决心。"郭威连连称善。

平定了慕容彦超，郭威车驾专程幸曲阜，谒孔子祠，行释奠礼。左右谏道："孔子乃是陪臣，不当受天子拜！"郭威道："孔子为百世帝王之师。怎可不拜？"虔诚礼拜毕，命将祭器留藏祠中，又观孔林，拜孔墓。命孔子四十三世孙孔仁玉为曲阜令，颜渊后代颜涉为主簿。临行，命新任兖州刺史修葺孔

祠，永禁墓旁樵采。

皇帝亲临祭孔，五十年多来不曾有过，士民百姓奔走相告，纷纷聚于曲阜，一睹皇帝风采。郭威抚慰曰："孔子为万世师表，其说博大精深，治国平天下，不循儒道有如南辕北辙。朕亲临祭奠为的是弘扬儒道，行仁政，除苛政，与民更始，重建太平！曲阜为我中华贡献了一位圣人，免除曲阜百姓税赋一年！"

士民百姓听了，皆高呼万岁。

郭威东征归，境内无战事，吴越、楚汉等国都表示臣服，南唐、西蜀亦各保其境，惟北汉刘崇与周敌对，接境屡有兵警，郭威想乘势进兵晋阳，消灭刘崇。问计于冯道、范质等，冯道说："刘崇不足虑，他只有十余州，地狭民贫，与昔年的河东不可同日而语，陛下当务之急，在于修明内政，裁冗省费，减轻百姓负担，聚积国力，待国富民康，兵精粮足，何愁河东不下。"

郭威听了冯道等的意见，放弃对北汉用兵，集中精力整理内部，命冯道等察访历代累积下来的弊政奏闻。

冯道经一段时间考察，就几件应立即废除的事，写成奏章：

——自朱梁以来，禁民间私自买卖牛皮，只能输送官府，而所偿甚薄，至唐明宗时，只以盐抵值。到了晋天福中，连盐也不给那么多了，刘汉则规定：私贩牛皮的处死。牛皮是军用物资，但民间日用亦不可少。建议：每岁民间输官的牛皮，三分减二，厚给补偿。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惟不得卖于敌国。

——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耕种撂荒土地，因战乱频繁，往往耕作不及，户部将这些撂荒地佃给农民，收取租税，设官管理，这些佃户不录属于州县，咸逃避丁役，或藏匿奸盗，州县不能过问。宜罢除户部营田官，以其佃户隶州县，其田分给现佃者为永业田。

——朱温对淮南用兵时，掠夺耕牛数万头，交给农民使役，收取租金，谓之"租牛课"。至是已历五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以为苦，亟宜罢之。

——汉法：贩私盐者无论多少一律处死。盐为民生必须品，官不能给，民必冒死贩私。宜分辨轻重：肩挑背负之私盐责之可也，垄断盐枭，可置大辟。广顺元年，民有为官府佣作者，所偿为盐，民负盐归，过州城，门吏以为私盐，执而杀之，其妻讼冤于官，始知枉杀，其弊若此，安得不除？

郭威览表毕对左右道："传诏给冯道，其所奏皆当，即按太师的意见办。"又说："冯道年纪已七旬，为国殚精竭虑若此，朕甚为感动，应嘉奖。以后入

朝不趋，赞拜不名。”

中使至冯道府传诏毕，冯道入宫谢恩，乘机奏曰：“臣妻赵芸娘，病体沉重，恐不久于人世，臣不揣冒昧，请皇上赐予封号。”

郭威下诏，封芸娘为一品诰命，于郑国夫人之外，再加赵国夫人。

三天后，赵芸娘病逝，享年六十六。冯道于芸娘的遗体前亲诵佛经，诵罢，吟道：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心外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吟罢，冯道平静地对家人说：“我和夫人参禅有年。禅是什么？就是一种境界。其最高境界就是这四句诗。”

见家人似懂非懂的神情，冯道继续说：“南朝时有两个高僧比谁的禅功深，一僧道；‘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叫染尘埃。’吟罢，自恃地笑了，自以为禅功已深，另一僧微微一笑，即吟出我上面的四句，尔等看看，两个高僧，谁的禅功深啊？”

众人道：“自然是老爷吟的四句禅功深！”

冯道点了点头：“禅功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我，一般人绝难达到的。我和夫人自愧离此甚远，夫人离我们去了，大家也不要难过，她是被西方佛祖接引去了。那里是极乐世界，也极清静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岸就在那里。在俗人看来，她是死了，躯体不存在了。实则是解脱，脱离了无边苦海，佛门称之为圆寂。这只有一心向善的人才能达到。”

广顺三年春夏之交，淮河以南大旱，泉水干涸，田地龟裂，淮水水量骤减，人可以涉水而过，南唐的饥民，扶老携幼，涉过淮水，到周所辖州县就食。州县派兵去堵，竟然阻止不住。急报发到汴梁，郭威道：“朕既然立志统一天下，南唐的子民就是大周的子民，不要阻挡了。不能眼看着他们饿死。”下诏调集粮食，卖给南唐饥民。

南唐主李璟笑道：“这是在收买民心啊！郭威的志向不小，那好，咱们正可以混水摸鱼。”命各地多筑粮仓，从周境大批买米以供军用。过了些天，郭威知道了，嗔道：“和饥民争粮，还有人主味吗？”命停止粜米过淮。

冯道谏言：“一律停止粜米，是绝了饥民的生路，有伤陛下爱天下百姓如赤子之仁心。可分别对待。以舟车运载者不卖给他，肩挑背负者，必是饥民，不拒绝卖粮。如此则人心向周离唐。李璟自食恶果。”

柴荣也进言道："李璟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咱们是救民，他却打歪主意。多行不义必自毙。缺德的事做得越多，垮台也越快。臣赞成太师的意见，不拒绝南唐的饥民买粮。我多卖一斗，就多得一份民心！"

于是郭威不禁止南唐饥民买粮。

周主郭威的两个儿子乾祐三年被刘铢杀死，有人劝郭威多纳妃嫔以立嗣，郭威道："国赖长君，传国以贤以能。柴荣自幼长于我家，性情谨厚，沉稳寡言，器貌英奇，谋略过人，必能继吾志。"广顺三年，授柴荣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封尹，封晋王。

这年秋天，郭威得了风痹病，腿脚不便，听信术士之言，筑圜丘、社稷坛、太庙于汴梁，行祭祀礼以祛灾，十二月，帝祭于太庙，左右扶掖登阶，终不能成礼，只好以晋王柴荣代替，这一折腾，郭威病情加剧，差点背过气去，御医急来抢救，才渡过危险。

转过年来，郭威宣布改元为显德元年。因为病体沉重，郭威感到有安排后事的必要，宣布改元后，下诏：以柴荣判内外兵马事，又命柴荣传诏，范质加尚书左仆射，兼修国史，李谷加尚书右仆射，兼集贤殿大学士，升端明殿学士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仁诲为枢密使，加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为武信军节度使，检校太保，仍典禁军，李重进是郭威胞姊之子，有舅甥之亲，故用为亲将。韩通等为节度使。

安排已定，郭威道："我死无遗憾了！"过了一会儿，郭威又觉不放心，传柴荣，李重进入卧内，对李重进道："朕病已不起，晋王将继朕位，甥为肱股臣，善事晋王！"即令李重进拜柴荣，以定君臣名分。李重进年长于柴荣，遵舅父遗命，向柴荣拜了三拜，柴荣急忙趋前扶起，郭威道："我最亲近的莫过于你二人，只要你二人戮力同心，我大周昌盛，指日可待！"柴荣、李重进涕泣受命。

郭威又对柴荣道："当年我西征时，见唐十八陵，无一不被人发掘。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多用金银珍宝陪葬罢了。我死，当衣以纸衣，殓以瓦棺，墓室勿用石，以瓦代之即可，役徒工匠，偿值公允，勿以烦民，勿做石雕羊、虎、人、马，惟刻石置陵前，上书：'周天子平生好节俭，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你若违我遗言，我在九泉下不保祐你！"柴荣哭着答应了。

显德元年正月壬辰，郭威病逝于滋德殿，享年五十一岁。

听到皇上晏驾的消息，冯道感到难过。自唐明宗逝世以来，冯道奉侍过七个皇帝，别的皇帝死了，他都不往心里去，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令冯道失望。

从他们那里看不到治世的端倪，只感到世事的沉沦。但郭威病死令冯道感到惋惜。郭威的才略气度，有历朝圣明天子的遗风。“如果老天再给他十年阳寿，令人深恶痛绝的乱世必能结束！”冯道想，“看来老天尚未厌乱，所以早早地把他召回去了！‘终闻海岳归明主’，看来我乐观得早些了！”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冯道的心情又开朗起来，宫车晏驾，并未引起朝局动荡，柴荣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满朝文武同心拥戴，诸藩镇也没有一个乘机发难的。地方安堵，流言不兴，政局之稳定，三十年来所未有。

冯道自请为大行皇帝山陵使，赴新郑县督造周太祖郭威的陵寝。

行前，昭义军节度使李筠自潞州发来急报：北汉主刘崇乘我朝新丧之机，联络辽兵，进犯潞州，柴荣得报，决定御驾亲征。

冯道谏阻道：“陛下初承大统，人心未定，不宜远离汴梁。刘崇自晋州之败，不敢自来，只需命将出征，已足制敌。”

柴荣道：“从前唐太宗创世之际，屡次亲征，我要效仿前代圣明天子。”

冯道说：“陛下能否比得唐太宗？”

“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必胜无疑。”柴荣有些不快，但还没有发作。

“陛下果能做得泰山吗？”冯道素来在皇帝面前都是察言观色，委婉恭顺，今天不知哪儿来的这股倔劲。

“这老头儿今日是怎么了？说话这么戗人？”柴荣想，不免皱起眉头要发作，忽然想到先帝都不直呼其名，很尊宠他，我也忍一忍吧。遂说道：“老太师的话值得深思。督造先帝陵寝至关重要，非德高望重，不足当之，太师早日起程吧。”

因为郭威临死前嘱咐丧葬从俭，所以陵寝造得很快，至这年的三月，就完工了。四月乙卯，冯道奉大行皇帝梓宫葬于崇陵，庙号太祖，柴荣正亲征北汉，没有参加郭威的葬礼。

五天以后，也就是周显德元年四月庚申，冯道无疾而终，享年七十三岁。

柴荣追赠冯道为瀛王，谥号文懿，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亲点神主。

所以后世都称冯道为冯瀛王。

所谓无疾而终，不过是医学欠发达的古代的说法。脑溢血、心肌梗死之类的病，突然死去又找不到病因，古人便称为“无疾而终”。

冯道去世以后五年，也就是后周显德六年，柴荣去世，享年三十九岁。他的儿子，年仅七岁的柴宗训继位。

仅过了半年，也就是显德七年正月初四，担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建立大宋王朝，五代十国这一面翻过去了。宋太祖宋太宗又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灭了南唐、南汉、后蜀、北汉。冯道毕生渴望的天下一统局面，从此形成。

不过，赵匡胤兄弟能统一中国，基础是后周的两个皇帝给他打下的。太祖郭威在位三年，政治清明，与民休息，天下归心。世宗柴荣在养父兼姑父的基础上，收复了被辽国占据的一州三关（瀛州、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大败南唐，淮南十四州尽入大周版图，取北汉岚、宪、代、忻四州，又命大将伐蜀，攻下秦、风、成、阶等州，天下已见统一端倪，可惜柴荣仅在位五年半，不及四十岁就病逝，统一的宏愿没有实现。

所以冯道至死也没有看到他毕生追求的国家一统。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是一个军阀强权政治的时代。五代的历史，使中国的分裂走向了终点，统一永远是历史的主流。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做宰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

—黄仁宇

ISBN 978-7-5090-0274-2

9 787509 002742 >

定价：30.00元

责任编辑：高玉琪

蒋宏工作室 2008

北京今视窗·盛策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TOP-VISION INTERNATION ADVRTISING CO.LTD
Http://www.jianghong.com.cn
Tel: 010-8256291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冯道传
作者=潘相陈著
页数=405
SS号=12484283
出版日期=2008.05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ISBN号=7-5090-0274-5
中图法分类号=K827=43
原书定价=30.00
主题词=社会人物-传记-中国-政治人物-传记-中国-政治家-传记-中国-外交家-传记-中国
参考文献格式=潘相陈著.冯道传.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05.
内容提要=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是一个军阀强权政治的时代。五代的历史，使中国的分裂走向了终点．统一永远是历史的主流。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做宰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回　借食店演说大背景　仗侠义扶助落难姝
第二回　歇布店书生宴宾客　助酒兴众人谈世情
第三回　夜宿黑店命悬一线　偶遇故人绝处逢生
第四回　皇帝为质岐梁讲和　巨奸逞凶君臣遇害
第五回　日暮途穷冯道投燕　志满意得朱温践祚
第六回　破夹寨李存勖用奇　战蓟北刘守光屠兄
第七回　如晋阳冯道龙归海　战柏乡茂章虎落川
第八回　僭帝号刘守光丧命　宠儿媳朱全忠饮刃
第九回　三义村巡官扶贫弱　莫州城参军惩贪官
第十回　唱筹量沙刘鄩作戏　借箸料敌冯道智取
第十一回　劝称帝冯道逞辩才　灭朱梁存勖登大宝
第十二回　李存勖因骄生荒诞　赵芸娘引史警夫君
第十三回　杀重臣同光帝埋祸　抚乱兵老令公得福
第十四回　辅新君冯可道入相　窥神器李从荣伏诛
第十五回　李从珂弒主登大位　石敬瑭借兵入龙庭
第十六回　事新朝冯可道使辽　入中原契丹主兴兵
第十七回　灭石晋辽主空欢喜　建刘汉知远做嫁衣
第十八回　河山有幸复归明主　吉人无恙远赴西天
封底